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七　中外关系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七　中外关系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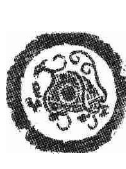
`6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目录



中外关系史论集 ………………………………… 1
新加坡古事记 ………………………………… 255
星马华文碑刻系年 ………………………………… 583



中外关系史论集

卷七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外关系史



目 录

总 类 ······ 5

《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 ······ 5

宋帝播迁七洲洋地望考实兼论其与占城交通路线 ······ 55

SOME PLACE-NAMES IN THE SOUTH SEAS IN THE *YUNG-LO TA-TIEN*(《永乐大典》中之南海地名) ······ 70

说䑸及海船的相关问题 ······ 81

古代香药之路 ······ 95

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 ······ 102

波 斯 ······ 106

塞种与 Soma(须摩)——不死药的来源探索 ······ 106

由出土银器论中国与波斯、大秦早期之交通 ······ 118

安 南 ······ 137

安南古史上安阳王与雄王问题 ······ 137

越南出土“归义叟王”印跋 ······ 165

阮荷亭《往津日记》钞本跋 ······ 168

印度、缅甸 ······ 173

达嚓国考 ······ 173

蜀布与 Cīnapaṭṭ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 ······ 180

蒲甘国史事零拾——Gordon H. Luce's *Old Burma— Early Pagán* 书后 ······ 202

说“诏” ······ 214

泰　国 …………………………………………………… 216
华人入暹年代史实的探索 ………………………………… 216
《泰国华文铭刻汇编》序 ………………………………… 225
泰国《瑶人文书》读记 …………………………………… 226
汶　莱 …………………………………………………… 235
汶莱发见宋代华文墓碑跋 ………………………………… 235
苏门答腊 ………………………………………………… 246
苏门答腊岛北部发现汉钱古物记 ………………………… 246

总　类

《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

一、天一阁钞本《太清金液神丹经》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有明皮纸蓝丝栏钞《道藏》零本《太清金液神丹经》三卷，合《太清修丹秘诀》，共二册。天一阁旧钞，原为嘉业堂刘氏所藏，现归港大。是册《天一阁书目》子部著录。卷上首行题“兴一”，即记《道藏》号数。查正统《道藏》现列“洞神部众术类”第五八二册（民国十三年八月涵芬楼印本），持与天一阁钞本校勘，钞本多有误字及误次。[①] 其文字微异者，如“叶波”钞作“莱波”，“幽简”钞作“幽蕑”，“或枝”钞作“或支”，余无甚差错。

二、《太清金液神丹经》之作者及时代

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云：

《上（太）清金液神丹经》，上卷言《金液神丹经》，文本上古书，义

---

① 天一阁钞本与正统《道藏》本之异文，列举如下：

因旅南行（钞作“难行”）。大柰（大“秦”之误，二本皆同）。诸导仙服、有所导引（钞两“导”字皆误为“遵”）。尚罔（钞误作“冈”）。薰陆（钞误作“董”）。

不可解，阴君作汉字显出之，合有五百四字，言神丹。中卷长生阴真人撰炼丹各法。下卷抱朴子述四海之内，八荒之外，殊方异域，考记异同，详而辨之。

此书卷上题“正一天师张道陵序”，卷中题“长生阴真人撰”。考张君房《云笈七籤》卷六十五为《金丹诀》，内载“《太清金液神丹经》（并序）”，附“作六一泥法”、“合丹法”、“祭受法”，即《道藏》本此经卷上，惟不题“张道陵序”；又下为“太清金液神丹阴君歌”，至“诸有道者，可揽以进志也”止，不题阴长生撰，即此经卷中之上半。《道藏》本卷中于“以进志也”下接有“弟子葛洪曰：晋太兴元年岁在戊寅十月六日，前南海太守鲍靓向洪曰”云云一段。又记“鲍氏乃表元帝陈国祚始终之要，厌禳预防之势”，盖出伪托葛洪者所补记。① 似张君房所见之《太清金液神丹经》与正统《道藏》本不同，否则自“弟子葛洪曰”以下，乃经君房所删削者也。《崇文总目》道书类有《金液神丹经》三卷，《通志·艺文略》诸子类道家有《金液神丹经》三卷，《宋史·艺文志》神仙类亦有《太清金液神丹经》三卷，书名卷数则与正统《道藏》本相符。《道藏》本此经卷下题“抱朴子序述”，其文云：

葛洪曰：洪曾见人撰南方之异同，记外域之奇生，虽粗该近实，而所履盖浅，甚不足甄四遐之妖逸，铭殊方于内目哉。洪既因而敷之。……

又邹阳书曰：今之九州，非天下之州，所谓九之一耳，四极之中，复有其八。世之学者，盖以为虚。余少欲学道，志游遐外，昔以少暇，因旅南行，初谓观交岭而已，有缘之便，遂到扶南。扶南者，方千余里，众以亿计……考其国俗，乃云自天竺、月支以来，名邦大国若扶南考十有几焉。且自大桼（秦）、拂林地各方三万里，其间细国往往而处者，不可称数也……至于邹子所云，阨而非实。但余所闻，自彼诸国，已什九州，其余所传闻而未详者，岂可复量。浩汗荡漫，孰识其极，乃限其数云有八哉。……

---

① 《抱朴子》卷四《金丹》篇云：“汉末新野阴君（长生）合此太清丹得仙，著诗及《丹经赞》并序。”卷三《对俗》篇：“昔安期先生……阴长生皆服金液半剂者也。”此《神丹经》卷中托言阴长生撰者，当与此说有关。阴长生及鲍靓事，可参与大渊忍尔著《鲍靓传考》，《东方学》第十八辑。

所言邹阳书当是邹衍，钞本及《道藏》本皆误。此可谓葛洪之“大‘大九州’说”。彼认“古圣人以中国神州配八卦，上当辰极，下正地心，故九州在此，其余虽广，非此列云”，解释古代以天下为九州八柱之由，而对邹子之九大州说仍觉其隘。此缘自汉至吴，海外交通日盛，眼界大开，“世界观”自宜修正，固非前此可比拟也。其言“见人撰南方之异同”者，盖汉议郎杨孚著《异物志》，其后吴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归国，康著《吴时外国传》，称《扶南土俗传》，朱应著《扶南异物志》，而万震亦撰《南州异物志》[①]，当为《神丹经》作者所寓目并取材者（详下）。是经屡见葛洪自述之语，如云“今撰生丹之国，纪识外邦，并申愚心，附于金液之后；常藏宝秘，则洪辞永全”云云。又如“人视我如狂，洪眄彼如虫”，于大秦国云“洪谓唯当躬行仁义”，罽宾国苜蓿山下“洪按此山必是长生之丘阜也”皆是。

关于葛洪《丹经》之来源，见于《抱朴子·金丹》篇云：

> 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以还丹金液为大要焉……余从祖仙公（葛玄）又从元放（左慈）受之，凡受《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一卷，《金液丹经》一卷，余师郑君则余从祖仙公子弟子也。……[②]

是葛玄所传《丹经》原分为《太清》及《金液》两种，今《道藏》本之《太清金液神丹经》合而为一。《太清丹经》一类见于著录者，《隋书·经籍志》子部医方类仅有《太清神丹中经》一卷，陶弘景《真诰》卷五引有《金液神丹太极隐芝》，又卷十二云“乞丹砂合九华丹是太清中经中经法”，似即指《隋志》著录之书。甄鸾《笑道论》引《道书》有《神仙金液经》，未知视此如何。后人踵事增华，造述日繁，亦有取《抱朴子》割裂演衍为书者。《御览》六六九道部十一引《西极明科》云“《上清金液丹经九鼎神圆太一九转大丹》等凡一百四十卷”。《道藏》第五九三册（斯字下）《抱朴子神仙金汋经》卷中卷下，即《抱朴子内篇》卷四《金丹》篇全文，又第五九八册（松字上）题葛稚川撰《金木万灵论》亦即《金丹》篇前段，同册《大丹问答》记晋道

---

① 参看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又沈莹、薛珝（薛琮子）并有《异物志》之作，皆吴人也。小川博有《南州异物志辑本稿》，《安田学园研究纪要》第二、三号。

② 大渊忍尔所作《葛洪传考》（冈山大学《法文学部学术纪要》第一〇号），未引证此《神丹经》材料，于此问题未曾论及。

士郑思远授入室弟子葛洪事，凡此皆其著例。

陈国符《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云："葛洪《神仙传》亦未述此经。《太微灵书紫文琅玕华丹神真上经》曰：'此（神）泥法既省约于金液九转之（土）釜。'按《抱朴子·金丹》篇据《金液经》述金液作法，但不用土釜。故此《金液》为《太清金液神丹经》之金液。又东晋华侨撰《紫阳真人周君内传》曰：紫阳真人周义山'乃登鹤鸣山……受《金液丹经》……'。按诸真传记载多系伪造，不必实有其事。但至迟东晋时，此经业已出世……又唐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引梁陶弘景纂《登真隐诀》云有'《泰清金液》，此乃安期所传'。据此，是经至迟已于梁代出世。至葛洪在世时已有此书否，疑不能决。"[①] 然又云："葛洪，光熙元年（二十四岁），往广州，遂停南土，尝由日南往扶南。（其后因所闻见，记晋代南洋产砂之国，附于《太清通液神丹经》之后。）后返里。"今按此三卷本之《神丹经》，始见于《崇文总目》，张君房所见则无卷下全文，《政和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亦未征引此经。遍考葛洪自序及隋、唐志洪之著作，亦无此书，是其出现甚晚。此经言葛洪曾到扶南，然《抱朴子·金丹》篇自道其足迹所至，有云"往者上国丧乱，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广数州之间"，仅言中国本土而已，是不能使人无疑。考《晋书》（列传四十二）《葛洪传》云：

> 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铸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以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医术。……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后还乡里。……元帝为丞相辟为掾……咸和初……（干宝）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阯出丹，求为勾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炼丹。岳表补东官太守，又辞不就。……

洪南来广州，前后共两次。初次为参嵇含幕，次则欲为勾漏令，然洪实未赴

---

① 关于《金液丹经》，可参吉冈义丰氏《道藏编纂史》，73页。

勾漏任。[1]《晋书》本传多取材于《抱朴子外篇·自叙》（卷五十），《叙》云：

> 正遇上国大乱，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会有故人谯国嵇居道，见用为广州刺史，乃表请洪为参军，虽非所乐，然利可避地于南，故黾勉就焉。见遣先行催兵，而居道于后遇害，遂停广州……

本传《自叙》俱不载洪曾至扶南。嵇含继王毅为广州刺史，未至广而遇害[2]，事在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洪来广州亦在是年，时约二十四岁。[3]《神丹经》谓“少欲学道，志游遐外”，“因旅南行，初谓观交岭而已，有缘之便，遂到扶南”，使此书可信，则洪之游扶南乃值光熙间南来就广州参军任之后，本传所谓“停南土多年”时也。

《抱朴子》一书，据其自叙云“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盖当晋元帝之世。然《神丹经》中卷论及太兴元年鲍靓之预言，又记太宁二年甲申有王敦之变，三年乙酉二月元帝崩，四年丙戌明帝崩，及（成帝）咸和三年苏峻之乱。考邓岳于咸和五年（公元330）始领广州刺史，至康帝建元二年岳卒，其弟逸代之。[4] 葛洪再至广州，为邓岳所留，旋忽卒，邓岳驰至已不及见。[5] 是洪至迟当卒于建元以前。《神丹经》中言及咸和间苏峻事，似当作于晚岁，其记产丹诸国地理可能作于再度南来之时，则在《抱朴子》成书之后矣。证以《神丹经》下云：“昔经眼校，实已分明也。余今年已及西，虽复咀嚼草木，要须丹液之功，而荏苒止足，显死将切近，小县之爵，岂贪荣耶？洪所以不辞者，欲结以民力，求其通路耳。将欲盘桓于丹砂之郊，而修于潜藏之事，此之宿情，禄愿俱集，永辞坟柏，吾其去矣。”如系洪手

---

① 明湛若水于正德七年二月奉命往封安南王，作《交南赋》（文见《广东文征》卷七十四），有句云：“仍葛洪之丹砂兮，将博访乎勾漏，逢鲍靓于南海兮，余亦与之幽遘。”然洪实未赴任；详邝露《赤雅》卷三“葛洪未至勾漏”条。

② 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南方草木状”条。

③ 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增订版），96页。

④ 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

⑤ 《太平御览》卷六六四道部六引《晋中兴书》记洪卒前与邓岱书事。

笔，当作于咸和六年求为勾漏令之后。[1]

葛洪著作不知名者，如《自叙》记其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黄白》篇记其外篇及杂文二百余处。[2] 此经下卷关于外国丹砂药物，系自他书钞撮者，安知不在其列，惟极难确定。此经中记大秦一章言“昔老君以周衰，将入化大秦，故号扶南使者为周人矣”。又云“今四夷皆呼中国作汉人，呼作晋人者”，似出晋人撮录而托名于抱朴子，且必在王浮撰《老子化胡经》之后。

按用韵可以推定写作时代。《神丹经》卷下文字间有用韵处，兹录二段如次：

> 行迈靡靡，泛舟洪川。发自象林，迎箕背辰。乘风因流，电迈星奔，宵明莫停。积日倍旬，乃及扶南，有王有君。厥国悠悠，万里为垠。北款林邑，南函典逊。左牵杜薄，右接无伦。民物无数，其会如云。忽尔尚罔，界此无前。谓已天际，丹穴之间。逮于仲夏，月纪之宾。凯风北迈，南旅来臻，怪问无由，各有乡邻。我谓南极，攸号朔边。乃说邦国，厥数无原：句稚、歌营，林扬、加陈，师汉、扈犁，斯调、大秦，古奴、察牢，弃（叶）波、罽宾，天竺、月支，安息、优钱。大方累万，小规数千。过此以往，莫识其根。

另末段云：

> 众香杂类，各自有原。木之沉浮，出于日南。都梁青灵，出于典逊。鸡舌芬萝，出于杜薄；幽兰茹来，出于无伦。青木天竺，郁金罽宾，苏合安息，薰陆大秦。咸自草木，各有所珍。或华或胶，或心或枝。唯夫甲香、螺蚌之伦，生于歌营、句稚之渊。萎蕤月支，硫黄都昆，白附师汉，光鼻加陈，兰艾斯调，幽穆优钱。余各妙气，无及震檀也。

---

① 大渊忍尔《葛洪传考》附《葛洪年谱》：“成帝咸和六年（公元 331）：年四十九，求为勾漏令炼丹，南来为广州刺史邓岳所留。康帝建元元年（公元 343）：六十一岁，殁于罗浮，尸解。”是洪第二度南来栖迟粤地有十年之久。余嘉锡《疑年录稽疑》反对钱大昕说，以葛洪卒于咸和时，谓“洪求为勾漏令，本传不著年月，安知不在咸康以后”。

② 参《晋书斠注》卷七十二《葛洪传》“自号抱朴子，因以名书”下注。

观上文四字韵语，与万震《南州异物志赞》文体略同（《异物志赞》严氏《全三国文》七十四辑存贝、犀、象三篇）[1]，而用韵颇近“元、魂、痕、先、仙、删、寒、桓同用”之例，若何承天《上白鸠颂》、谢灵运《山居赋》、张融《海赋》、陶弘景《水仙赋》，大体即如此。[2] “众香杂类”句以下协韵有“南”、“枝”，“南”覃部字，是除阳声-ng、-n、-m 通协外，又协阴声支部字[3]；疑有方音字存于其间，惟从用韵观察，此书决不晚至宋、梁以后，可以断言。

三、《太清金液神丹经》所记外国地理

象林　西图国

《太清金液神丹经》（下简称《神丹经》）云：“象林，今日南县也。昔马援为汉开南境，立象林县，过日南四五百里，立两铜柱，为汉南界。后汉衰微，外夷内侵，没取象林国。铜柱所在海边，在林邑南可三里，今则别为西图国。国至多丹砂如土。”

按：《后汉书》卷一一六记“日南象林蛮夷二千余人，寇掠百姓。因置象林长史，以防其患”。《晋书·地理志》，日南郡统县五，首为象林。是所云“今日南县”者，“今”即晋时，象林为属于日南郡之一县也。象林今难确指为何地，大致属承天府日南界隘云山（《皇越地舆志》卷一。据马伯乐（Georges Maspero）《占婆史》，冯承钧译本，21 页）。

日南，汉武帝置郡。《晋书》六十七《四夷》：“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则马援铸柱之处也，去南海三千里。其俗皆开北户以向日。”又卷十五《地理志》：“日南郡，秦置象郡，汉武帝改名焉。统县五：象林、卢容、朱吾、西卷、比景。”象林（县）下注云：“自此南有四国，其人皆云汉人子孙，今有铜柱，亦是汉置此为界。贡金供税也。”《梁书》卷五十四：“林邑国者，本汉日南郡象林县，古越裳之界也。伏波将军马援开

① 万震《南州异物志赞》一类韵语，侯康辑录，尚有“合浦之人，习水善游”（《御览》卷三九五），“扶南海隅，有人如兽”（《御览》卷七九〇），可补严辑之缺。

② 参王力《汉语史论文集》，《南北朝诗人用韵考》，36 页。

③ 东汉《薛君碑》以南与尘、叹、君、营等叶，详《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62 页。

汉南境，置此县。其地纵广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余里，其南界，水步道二百余里，有西国（按国字应作图。说见下）夷亦称王。”此数条记象林事比《神丹经》为详，故录之以供参证。经云：“后汉衰微，外夷内侵，没取象林国”，是时象林县已部分成为林邑，晋成帝咸康三年林邑国统治者范逸死，其奴范文篡立，葛洪之时林邑范文应尚未控制其地。

日南一名之取义，有须说明者。《水经·温水注》云：“林邑兵器战具，悉在区粟，多城垒，自林邑王范胡达始。……区粟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郡。望北辰星，落在天际，日在北，故开北户以向日，此其大较也。”范泰（晔父）《古今善言》曰：“日南张重举计入洛，正旦大会，明帝问：‘日南郡北向视日邪?’金郡有云：‘中金城者，不必皆有其实，日亦俱出于东耳。’”此条叙日南命名之由甚悉。林邑于区粟地方建表测日影，如郦注说，似始于范胡达（公元380—413），李约瑟《科技史》第四卷据《文献通考》三三一以为更早之观测为九真太守灌邃攻范文时，事在349年。（该书275页，按灌邃名见《南史·林邑国传》不载此事。）然据《隋书·天文志上》：“案宋元嘉十九年壬午（公元442）使使往交州测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遥取阳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计阳城去交州，路当万里，而影实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隋书》之言如此。（李约瑟谓445年，何承天在交州与林邑进行实测，年次不符，承天以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7）免官，卒年七十八，445年承天已七十五岁，决无至日南之理。）可知日南一地，向来以之作为测晷影之实验地方。（观婆罗洲土人至今尚有树表竿测日影之俗，见李约瑟同书附图111。）

西图，他书作西屠。《水经注》三十六《温水注》引《林邑记》：“建武十九年（公元43）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1]《初学记》六引张勃《吴录》：“象林海中有小洲，自北南行三十

① 樊绰《蛮书》：“安宁城，后汉元鼎二年，伏波将军马援立铜柱定疆界之所，去交阯城池四十八日程，汉时城壁尚存，碑铭并在。”此应是建武十九年事，樊氏误记。唐马总又建两铜柱，见《岭外代答》卷十“铜柱”条。

里，有西屠国人，自称汉子孙，有铜柱云汉之疆埸之表。”[①] 左思《吴都赋》：“乌浒、浪䍗、夫（扶）南、西屠、儋耳、黑齿之酋，金邻、象郡之渠。”刘渊林（逵）注引《异物志》云：“西屠以草染齿，染白作黑。”《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引《异物志》文略同：“西屠国在海水，以草漆齿，用白作黑，一染则历年不复变，一号黑齿。”[②] 同上引《交州以南外国传》：“有铜柱表为汉之南极界，左右十余国，悉属西屠，有夷民所在二千余家。”又引《外国传》：“从西图南去百余里，到波辽十余国，皆在海边。”《梁书·林邑传》：“其南界水步道二百余里，有西国夷，马援植两铜柱表汉界处也。”则作“西国”，藤田丰八据《御览》所引《南史》，改正作“西图”，是也。《通典》卷一八八林邑国文略同。而作“有西屠夷亦称王焉，马援所植两铜柱表汉界柱处”。又注引《林邑国记》：“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境。”合以上各条观之，西屠在晋时日南郡象林县南境。汉之南极界有十余国，悉属西屠，则西屠亦非蕞尔之国。其俗为黑齿。至产丹砂，则《神丹经》所独载，他书未言及。

丁谦《梁书地理志考注》：“西屠北距林邑二百余里，在今中圻平定（Binh dinh）。西屠、西图，同音异字。或云今 Chaudoe（朱笃）。”陈荆和云：“朱笃今南圻地，位置近越棉边境，坐落后江江口 180 公里之上游。”西屠所在，以此说较合理。

寿灵浦

《神丹经》云：“出日南寿灵浦，由海正南行，故背辰星而向箕星也。昼夜不住，十余日乃到扶南。”又云：“舶船发寿灵浦口，调风昼夜不解帆，十五日乃到典逊，一日一夕，帆行二千里。”

按：寿灵浦，他书作寿泠浦。《水经·温水注》：“究水北流，左会卢容、寿泠二水。……又东，右与寿泠二水合。水出寿泠县界。魏正始九

① 《七修类稿》卷二三“辨证类”，《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八册，并有《铜柱考》。《玄览堂丛书》本《海国广记》“安南古迹”项，《安南志原》“铜柱”条（1931 年河内远东学院印本）记铜柱事，可参看。

② 《山海经·海外东经》有黑齿国。《淮南子·地形训》有黑齿民。此处《御览》，概据中华书局影本宋本（第四册），下同。

年，林邑进侵，至寿泠县，以为疆界，即此县也。”[1] 又云：“（永和）七年，（滕）畯与交州刺史杨平复进军寿泠浦，入顿郎湖，讨（范）佛于日南故治。”并引康泰《扶南记》：“从林邑至日南卢容浦口，可二百余里。从日南发扶南诸国，常从此口出也。”“灵”、“泠”同音。其地在今沱瀼河地区。陈荆和云：“寿灵即寿泠。越读前者为 Tho-linh，后者为 Tho-lanh，两者与沱瀼（Da-nang＝大南）之欧名 Tourane 甚近。”[2]

典逊

《神丹经》云：“典逊在扶南南去五千里，本别为国。扶南先王范蔓有勇略，讨服之。今属扶南。其地土出铁。其南又有都昆、比嵩、句稚诸国。范蔓时皆跨讨服，故曰名函典逊。典逊去日南二万里。……舶船发寿灵浦口……十五日乃到典逊。”

按《御览》卷七八八引《南州异物志》：“典逊在扶南三千余里，本为别国，扶南先王范蔓有勇略，讨服之，今属扶南。”当为《神丹经》所本。而《神丹经》作南去五千里。疑“五”字为“三”之讹，《香要抄本》霍香条，及《香药抄》“里书”并引《南州异物志》：“藿香出典逊，海边国也。属扶南。香形如都梁，可以着衣服中。”[3]

《洛阳伽蓝记》卷四：“菩（原误‘善’）提拔陀自云，北行一月日至句稚国，北行十一日至孙典国。从孙典国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国。”按“孙典”当为“典孙”之倒。典孙即典逊也。

典逊他书多作“顿逊”，兹辑录如次：

---

① 朱谋玮《水经注笺》谓寿泠即《汉书·地理志》交阯郡之麊泠县。《晋书斠注》同，实误。辨详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三十六，46页。

② 周钰森《郑和航路考》谓：“寿泠浦在今沱瀼河及河口地区，《武备志》所附《外国诸蕃国》交阯界之大灵胡山，《海国广记》作大琅瑚山，俱为‘沱瀼’之对音，而寿泠则其原音云。”按《水经注》之“顿郎湖”与大琅瑚亦应同为一名。

③ 《香要抄本》及《香药抄·里书》见日本《续群书类从》第三十一辑。《南州异物志》此条，宋本《御览》九八二引作“霍香生曲逊国，属扶风”，有误字。宋本《类聚》卷八一引作“藿香出海边国”。通行本“海边国”作“海辽国”。各书互勘，知《御览》夺“海边”二字，《类聚》夺“典逊”二字及“属扶南”一句。“海辽”则明为“海边”之讹。《法苑珠林》卷四十九《华香》篇第三十三引《南州异物志》“藿香出典逊，海边国也。属扶满”，不误作曲逊与海辽，可据校正。参小川博《南州异物志辑本稿》（七）顿逊国条。《神丹经》于典逊之前，有记“扶南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一段。扶南事迹，伯希和有《扶南考》，陈序经有《扶南史初探》专著，考证已详，故今从略。

《梁书》卷五四《扶南传》："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羁扶南。顿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所以然者，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崖岸，船舶未曾得经过也。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又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范蔓）自号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穷涨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①

《御览》卷五五六引《扶南传》："顿逊国人或鸟葬或火葬。鸟葬者，病困便歌舞送郊外，有鸟如鹅，绿色，飞来万计，琢食都尽，敛骨焚之，沉之于海，此上行，必升天。鸟若不食，自悲伤，乃就火葬，取骨埋之，是次行也。"（卷三七五引同）

又卷七一九引同上云："顿逊国有磨夷花，末之为粉，大香。"卷九八一引同上书："顿逊人恒以香花事天神。香有多种：区拨、叶逆花、途致、各遂花、摩夷花。冬夏不衰，日载数十车于市卖之。燥乃益香，亦可为粉，以傅身体。"（《北户录》卷三引《扶南传》："顿逊有区拨花、叶逆花、致祭花、名遂花、摩夷花，燥而合香末以为粉"可以参校。）《御览》卷七八八引宋竺芝《扶南记》："顿逊国属扶南，国主名昆仑。国有天竺胡五百家，两佛图、天竺婆罗门千余人。顿逊敬奉其道，嫁女与之，故多不去，唯读天神经。以香花自洗，精进不舍昼夜，疾困便发愿鸟葬，歌舞送之邑外，有鸟啄食，余骨作灰，罂盛沉海。鸟若不食，乃蓝盛火葬者投火，余灰函盛埋之，祭祠无年限。又酒树，有似安石榴，取花与汁停瓮中，数日乃成酒，美而醉人。"《艺文类聚》卷七十六所引略同，惟不及鸟葬并酿酒事。而云"香有区拨摩（夷）花，冬夏不衰，日载数千车货之，糁更香好"。与《御览》略同。

《通典》卷一八八与上引各书相同，次于扶南之下。惟述鸟葬较详云："顿逊国，梁时闻焉。（原注：一曰典逊）在海崎山上。……其俗又多鸟葬。"文同《梁书》，惟谓"若不能生入火，又不被鸟食，以为下行也"。《太平广记》卷四八二引《穷神秘苑》："顿逊国，梁武朝时贡方国，其国在海岛上，地方千里，属扶南北三千里，其俗人死后鸟葬。"又《御

① 此段文字，西方学者迻译及研究者颇多，有 Groeneveldt，W. P.（1879），Schlegel，G.（1889），Pelliot，P.（1903），Laufer，B.（1918），Luce，G. H.（1925），Braddell，Dato Sir Roland（1939）等，而以 Paul Wheatley 之"Tun-Sun"（*Jras*，1956）后出最精。

览》卷七八八引《唐书》："顿逊国出霍香，插枝便生，叶如都梁，以裛衣。国有区拨等花十余种。"[①] 典逊地望，向多异说。[②] 惟谓于今日马来半岛，学者无异词。Schlegel 考定为下缅甸南端之答那思里（Tenasserim），费瑯说亦相同，颇为一般学者所接受。[③] P. Wheatley 谓顿逊为猛族（Mons）之国，建都于 Phong Tüh 与 Phra Pathom 之间。[④]《梁书》称顿逊有五王。近年 H. L. Shorto 新说，谓 Mon 语，ḍuṅ＝Capital，汉名或表示 Proto-mon "đuŋ Sun" -Sun đuŋ＝five cities（五城）。[⑤] 其说是。典逊，《武备志·郑和航海图》作"典那沙冷"[⑥]。《诸蕃志》："注辇国，北至顿田三千里。"冯承钧疑"顿田"为顿逊之讹。

都昆　比嵩

《神丹经》云："（典逊）其南又有都昆、比嵩、句稚诸国，范蔓时皆跨讨服，故曰名函典逊。"又云："硫黄都昆。"

按：《梁书》卷五四《扶南传》："（蔓）自号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穷涨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次当伐金邻国。"（《南史》卷七八文略同）屈都昆乃暹罗湾四国之一。《神丹经》引范蔓事略同此。范蔓事在康泰以前，扶南之古史也。《御览》卷七八八引《隋书》："边斗国（原注一云'班斗'）、都昆国（一作'都雅'，按鲍崇

---

① B. Laufer（*Ja* xii，1918）谓此节出自宋孙甫之《唐史论断》，Wheatley 亦从其说（*Golden Khersonese*，18 页，注三）。按《唐史论断》凡三卷，有《粤雅堂丛书》、《艺海珠尘》、《学津讨原》、《学海类编》各本，实无此条，及《御览》所引《唐书》诸条。

② 顿逊所在，有若干异说：

（1）马六甲说——《明史》三二五《满剌加传》："或云即古顿逊，唐哥罗富沙。"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六〇外志三夷情上"番夷"蒲剌加国条："顿逊在海崎山上……东界通交州，即古哥罗富沙也。"哥罗即泰南之 Kra，此说实误。

（2）暹罗说——黄省曾《西洋朝贡录》暹罗条及魏源《海国图志》均主之。

（3）旧柔佛说——今人韩槐准《旧柔佛之研究》（《南洋学报》五卷二辑）。

（4）淡马锡说——方豪《中国交通史》第一册（210 页）。

③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谓"里诸今地，假定由 Pakchan 河口北至 Tenasserim 行十二日则由 Tenasserim 东北行至大湖附近应约三十日，与《（洛阳）伽蓝记》文恰符，此亦 Schlegel 说之有力佐证"（127 页）。

④ 见 *The Golden Khersonese*，pp. 17—30，286，292。

⑤ 见 H. L. Shorto："The 32 Myos in the Nedieval Mon Kingdom"（*Bsoas*，vol. XXVI，p. 583，London）。此条承陈荆和先生指出，谨谢。

⑥ 见向达校《郑和航海图》（中华本）1961，53、54 页。

城本作‘都军’)、拘利国(一作‘九稚’)、比嵩国,并扶南、度金邻大湾,南行三千里有此国。其农作与金邻同。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栈香、藿香及硫黄。其藿香树生千岁,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败,惟中节坚贞,芬香独存,取为香。”①《通典》卷一八八文字同。惟云:“边斗国(一云‘班斗’)、都昆国(一云‘都军’)、拘利国(一云‘九离’)、比嵩国,并隋时闻焉。”

都昆异名,除上举注语,亦作都雅、都军,一云都君(《太平寰宇记》卷三七七)。或作屈都昆、屈都乾及屈都。都昆出硫黄及藿香。《艺文类聚》卷八一引《吴时外国传》:“都昆在扶南南三千余里。出藿香。”《御览》卷九八二引《吴时外国传》:“硫黄香出都昆国,在扶南南三千余里。”注云:“《南州异物志》同。”按《法苑珠林》卷四九,《政和证类本草》三“流黄香”条俱引《吴时外国传》文同。又《御览》卷九八一,引《吴时外国传》:“都昆在扶南,山有藿香。”又引《南方草木状》:“栈蜜香出都昆,不知栈蜜香树,若为但见香耳。”

屈都昆即屈都乾。其国史事,据《水经·温水注》引王隐《晋书·地道记》云:“朱吾县属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县民,汉时不堪二千石长吏调求,引屈都乾为国。”又引《林邑记》云:“屈都,夷也。”屈都一名则为省称。《晋书》卷九七《林邑国传》云:“(范文)于是乃攻大歧界、小歧界、式仆、徐狼、屈都乾、鲁扶、单等诸国,并之。”(冯承钧译马伯乐《占婆史》及标点本《晋书》皆读屈都、乾鲁、扶单各二字为一国名。)《御览》卷七九〇引(《交州以南》)《外国传》云:“从波辽国南去,乘船可三千里,到屈都乾国,土地有人民可二千余家,皆曰朱吾县叛民居其中。”又云:“从屈都乾国东去,舡行可千余里,到波延州,有民人二百余家,专采金,卖与屈都乾国。”朱吾夥叛民人处都昆,其国必在日南郡隔岸。

屈都昆有关基本资料,不出上列各条,伯希和《扶南考》谓“都昆应在马来半岛”,其说甚是。日本藤田丰八谓在苏门答腊,山本达郎、桑田六郎、杉本直治郎诸氏均有异说,详见太田常藏之《屈都昆考》文中引述,兹不备列。《神丹经》云“硫黄都昆”,其地以产流黄香著名。“流

① 今《隋书·南蛮传》无此文,岑仲勉云:“或是张大素之《隋书》。”《通典》文同;惟作“有此四国”,多一“四”字。

黄”一名原出自巫语之Lawang（梵语丁香Lvanga同一语源）。马来出肉桂，流黄香即其属类。以香药而论，都昆地在马来是也。屈都昆亦省称曰都昆。关于“屈”字，向有两说，一谓“屈”如巫语河口之Kuala（太田氏说）。一谓“屈”如梵语训地之Ku（岑仲勉说）。至于地望，有Trenggnu、Dungun等说，皆以对音求之。其地当在马来亚东海岸，可以论定，殆即《汉书·地理志》之都元国，众家多同意此说。[①]

比嵩，他书或作北嵩。金刊本《政和本草》卷十二引《通典》云：“次不沉者曰栈香，海南北嵩国出好栈香、藿香及硫黄。”按栈香《岭外代答》作笺香，一名煎香，为沉香别种。马来为肉桂产地，以香药言，比嵩当亦在今之马来半岛。《顺风相送》误毘为昆（作崑宋屿）云：“正路有三个小屿，仔细行船，外有高下泥地。”自来为针路所必经。

《汉书·地理志》：“自黄支行可八月到皮宗。”藤田丰八、费瑯皆以皮宗当满剌加附近之Pulau Pisang（甘蕉岛），即《郑和航海图》之毘宋屿，许云樵、Wheatley俱谓皮宗即比嵩，惟甘蕉屿仅一小岛，比嵩为国名，应指马来半岛之南端。[②]

句稚国

《神丹经》云：“句稚国去典逊八百里，有江日（按应作口），西南向，东北入，正东北行。大崎头出涨海中，水浅而多慈石，外徼人乘舶船皆铁叶，至此崎头，慈石不得过，皆止句稚，货易而还也。”

按《御览》卷七九〇引《南州异物志》：“句稚去典游八百里，有江口西南向。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又卷九八八引同上书：“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外徼人乘大舶，皆以铁锞锞之。

---

① 伯希和《扶南考》（*Le Fou-nan*，冯承钧译《史地丛考续编》，31页），日本太田常藏氏之《屈都昆考》，见昭和三六年东京学艺大学《研究报告》一二，彼已在年前谢世，承其胤子Koki Ota君邮赠此文，附此致谢。太田氏以丁加奴（Trenggnu）比对都昆，似嫌纡曲。岑仲勉云：“中亚语言d与l可互变，则都昆可为卢昆，今马来半岛有Laccn，地在Bandon（万仑）之南，以拟古之都昆，并无不协。”（《中外史地考证》，118页）许云樵则从藤田丰八以都昆即《汉书·地理志》对都元国，以马来亚东海岸丁加奴属之Kuala Dungun（俗称龙运）当之（《马来亚史》，77页）。太田常藏《屈都昆考》亦以都元国即都昆是也。

② 见向达校本，50页。岑仲勉又以比嵩拟Pakchan（《中外史地考证》，126页）音殊不近。许说见《马来亚史》，78页。

至此关以磁石不得过。”合此二条观之，即《神丹经》所本也。句稚去典游八百里句，“典游”，或作“与游”。（如陈运溶《麓山精舍》辑本《南州异物志》。）P. Wheatley 译作 Yü-yu，以为不可考。岑仲勉引《林邑记》“渡便州至与由”为证，然地望不合。今据《神丹经》，如“与游”乃“典逊”形近之误。

《御览》引《隋书》拘利国一作“九雅”。《通典》卷一八八云：“拘利国一云九离。”《梁书》范蔓所攻克者有九稚，稚、离、雅，三字形近，“雅”必“稚”之讹，而“九离”又“拘利”之音转，“句稚”即“九稚”之异译。

句稚去典逊不远，《洛阳伽蓝记》曰：“南中有歌营国……北行一月，至句稚国，北行十一日，至孙典国（即典逊）。”是句稚在典逊稍南，路程相距十一日，当在今马来半岛。《梁书·中天竺传》：“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勿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南史》卷七十八同）拘利口当即《南州异物志》及《神丹经》之“句稚”，江口也。烈维（S. Lèvi）读《梁书》“投拘利”为一地名，以为即希腊 Ptolemy 地志书之 Takkola（此地名亦见巴利文大藏《那先比丘经》Milindapanha 中）。按《水经·河水注》引《扶南传》云：

发拘利口，入大湾中，正西北入，可一年余，得天竺江口，名恒水。

拘利一名，初见于此。原作“拘利”，《梁书》即本康泰说。杨守敬《水经注疏》以为《梁书》“投”字衍文，并云《南史》亦衍“投”字，《寰宇记》“南蛮二”“南蛮四”并无“投”字。许云樵则读作“从扶南发，投拘利口”，以投字为动词。伯希和后悟烈维说为非。谓“据《水经注》卷一引康泰《扶南土俗传》作‘拘利’而非‘投拘利’。此拘利国已见前考，应以拘利为是”（《扶南考》附录三冯译本，44 页）。

拘利所在，许云樵以为即 Ptolemy 地图中之 Coli（或 Kole），即今甘马挽河（Kemaman River）口之朱垓（Chu Kai），岑仲勉则以为拘利即《通典》之哥罗，贾耽之个罗，今之 Kra 海峡[①]，均尚难确定；惟拘利当在马来半岛，则不成问题。

① 许云樵说见《马来亚史》第三篇第五章，62—69 页。岑说见《中外史地考证》，121—125 页。按此实藤田丰八旧说，见其《前汉时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记录》。

杜薄

《神丹经》云，“杜薄，阇婆国名也。在扶南东涨海中洲。从扶南船行，直截海度，可数十日，乃到其土。人民众多，稻田耕种，女子织作白叠花布，男女白色，皆着衣服。土地饶金及锡铁，丹砂如土，以金为钱货。出五色鹦鹉、豕、鹿，豢水牛、犬、羊、鸡、鸭，无犀、象及虎、豹。男女温谨，风俗似广州人也。”

按《御览》卷七八八有杜薄国，引《唐书》云：“杜薄国在扶南东涨海中，直渡海数十日至。其人色白皙，皆有衣服。国有稻田，女子作白叠花布。出金银铁，以金为钱。出鸡舌香，可含，以香不入服。鸡舌其为水（木）也、气辛而性厉，禽兽不能至，故未可识其树者。花熟自零，随水而出方得之。杜薄洲有十余国，城皆称王。”《通典》卷一八八文略同。此段文字与《神丹经》前半同。

《梁书·扶南传》：“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火洲，洲上有诸薄国，日东有马五洲。”《御览》卷八二〇引《吴时外国传》：“诸薄国，安（女）子织作白叠花布。”又引《广志》：“白叠毛织出诸薄洲”。是诸薄与诸簿，亦即杜薄。

《御览》卷七八七引康泰《扶南土俗云》：

诸薄之东有（马）五洲，出鸡舌香，树木多花少实。诸薄之东南有北攎洲，出锡，转卖与外徼。

诸〔转〕薄之东北有巨迹洲，人民无田，种芋。浮船海中，截大蚶螺杯往扶南。（按《艺文类聚》卷八四引徐衷《南方记》：“……大贝出诸薄巨延州土地，采卖之。”“巨延”即“巨迹”，同名异称。）

诸薄之西北有薄叹州，土地出金，常以采金为业，转卖与诸贾人，易粮米杂物。（按《御览》卷七九〇“波延洲”引《外国传》：“从屈都乾东去，舡行可千余里到波延洲。……专采金卖与屈都乾国。”“波延（诞）”与“薄叹”音近，地皆出金。或传译易名。）

诸薄之西北有耽兰之洲，出铁。

伯希和谓杜薄只能视为爪哇，则诸薄国东之马五洲，应求诸于今之Bali。[①]

① 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冯译本，90页。谓“马五”应是“马立”或“马里”之讹。《新唐书》婆利亦号马礼。

今《神丹经》云："杜薄，阇婆国也。"而《新唐书·南蛮传》："诃陵，亦曰社婆，曰阇婆，在南海中。"《岛夷志略》："爪哇，即古阇婆国。"《唐书·诃陵传》作社婆。《神丹经》、《通典》、《御览》引《唐书》均作杜薄，冯承钧于《阇婆传》注称"杜薄"应是"社薄"之讹，说似可从（《南洋交通史》，132页）。则社薄当在爪哇岛上，而社薄、社婆，一音之转，皆Java之古译也。古爪哇实包有苏岛，《马可·波罗游记》即称爪哇为大爪哇，苏岛为小爪哇，杜薄为唐以前爪哇古名，其所辖境必更广。

《北户录》崔龟图注引《南方异物志》："鹦鹉有三种。青者大如乌臼，白者大如鹅，五色者大于青者，五色者出杜薄州也。"又《御览》卷九二四引《南方异物志》："鹦鹉鸟……白及五色出杜薄州。"[①] 同卷引《唐书》："元和十年诃陵国遣使献五色鹦鹉。"亦可为杜薄即唐诃陵国之旁证。

又鸡舌即丁香，产爪哇翠蓝屿，见《马可·波罗游记》。《唐书》杜薄出鸡舌香，《法苑珠林》卷四九《华香》篇："五马州出鸡舌香"，亦可见杜薄之即爪哇也。藤田丰八云："Moluccas诸岛其土人呼鸡舌香为Gaumedi，音近'五马州'，则五马州之义即鸡舌香岛，以其出产名之。"《御览》引《扶南土俗》称"马五洲"，《法苑珠林》引《吴时外国传》作"五马州"，"马五"乃"五马"之倒。[②] 其说较伯希和之改"马五"为"马立"较胜。

陈序经云："诸薄若为苏门答腊与爪哇一带，在方位上，北攎州与马五洲是在小巽他群岛或是西利伯诸岛，薄叹洲既在西北，应在马来半岛，至于巨延洲在诸薄东北，应是婆罗洲。"[③] 按薄叹又作波延，以产金著，薄叹殆为邦项（Pahang）乎？[④]（《海录》："邦项，古志多作彭亨……亦产金，而麻姑所产为最。"邦项亦作湓亨〔《明实录》永乐五年十月〕、蓬丰〔《诸蕃志》〕、彭杭〔《岛夷志略》〕，与薄叹音相近。）

无伦国

《神丹经》云："无伦国，在扶南西二千余里，有大道，左右种桄榔及诸花果。白日行其下，阴凉蔽热，千余里一亭，亭皆有井水。食菱饭、蒲桃酒，木实如胶，若饮时以水沃之，其酒甘美。其地人多考寿，或有得二百年者。"

---

① 小川博《南方异物志辑本稿》，以为此条乃出唐房千里之《南方异物志》，非出万震书。

② 藤田丰八之《叶调斯调及私诃条考》，何健民译本，58—569页。又杉本直治郎书，481页。

③ 陈序经《扶南史初探》，148—150页。

④ 岑仲勉亦以波延为彭享，见《中外史地考证》，120页。

按《御览》卷七九〇有“无论国”，引《南州异物志》：“无论有大道，左右种桃、枇杷及诸花果。白日行其下，阴凉蔽热。十余里一亭，皆有井水。食蔆饭，饮蒲桃酒，如胶，若欲饮，以水和之，其味甘美。”《通典》卷一八八文略同。惟多“隋时闻焉”一句，在“扶南西二千余里”之上。《神丹经》当据《异物志》，惟易枇杷作桄榔。《通典》亦作枇杷树，而蔆饭作麦饭。无伦地望未详。《神丹经》云：“（扶南）北款林邑，南函典逊，左牵杜薄，右接无伦。”又云：“自扶南顿（典）逊逮于林邑杜薄无伦五国之中”，其地在扶南之西，介于典逊、林邑间，不当远至天竺。或以无伦为缅甸之 Promc。[①] 此即有名之卑谬，八世纪骠国毗讫罗摩（Vikrama）王朝建都于此。谓其地在缅甸，似较合。有以印度贵霜王朝号茂伦者持相比拟，恐不可据。[②]

歌营国　蒲罗州

《神丹经》云：“歌营国，在句稚南，可一月行乃到其国。又湾中有大山林，迄海边，名曰蒲罗，中有殊民，尾长六寸，而好啖人。论体处类人兽之间。言纯为人，则有尾且啖人；言纯为兽，则载头而倚行，尾同于兽，而行同于人。由形言之，则在人兽之间。末（按《淮南子·地形训》‘其人面末偻’。《高注》：‘末犹脊也。’）黑如漆，齿正白银，眼正赤。男女裸形无衣服，父子兄弟姊妹，露身对面同卧，此是歌营国夷人耳。”

又赞云：“唯夫甲香螺蚌之伦，生于歌营句稚之渊。”

按《御览》卷七九〇歌营国，引《南州异物志》：“歌营在句稚南，

---

① G. Goede's “Histoire ancienne des Etats hindouisés d' Extrême-Orient”, p. 94. 山本达郎书评《セデス氏極東の印度化した諸國の古代史》(《东洋学报》三一卷三号)。

② 杉本直治郎曾辨《梁书·中天竺传》“其王号茂论”，与贵霜王号之 Murunda 及大月氏王“波调”之为 Vāsudeva 诸对音问题。茂论乃当时王号之固有名词（杉本《アジア史研究》Ⅰ，511—514页)。太田常藏撰《撣、無論、陀洹就りて》(《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223页)，主无论国即乾陀罗国，无论即王号之茂伦。不知乾陀罗即叶波之改名，《神丹经》自有叶波国，故无论不得为乾陀罗国，且茂伦为王号，与无伦之为国名，显然二事，不得遽以牵合比附也。

太田氏以为《通典》言“食麦饭”，而《新唐书》骠条云“无麻麦”。故不从山本达郎说以无论为 Prome。

按《神丹经》原作“蔆饭”，《异物志》写作“麦”，是不应作“麦”，故其说不可从。

许云樵以无论为 Bolor，即《高僧传·智猛传》之波仑（《南洋史》，108页，注一），地在 Kashmir。然《神丹经》自有罽宾国，且其地不应产桄榔，故“无论”地望，以缅甸说较为近是。

可一月行到，其南大湾，中有洲名蒲类，上有居人，皆黑如漆，齿正白，眼赤，男女皆裸形。”（注引康泰《扶南土俗》，称其“大载而去。常望海，过则遮舡，将鸡猪山菜易铁器”。）当为《神丹经》所本。今以“中有洲名蒲类”一语证之，《神丹经》应于“名曰蒲罗”断句。

《洛阳伽蓝记》卷四：“南中有歌营国，去京师甚远，风土隔绝，世不与中国交通，虽二汉及魏，亦未曾至也。今始有沙门菩提拔陁至焉。自云：北行一月，至句稚国，北行十一日，至孙典（即典逊）国，从孙典国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国。方五千里，南夷之国，最为强大，民户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木精珍异，饶槟榔。”（《御览》卷九七一引《洛阳伽蓝记》作“南方歌营国最为强大，民户殷多”。盖误扶南为歌营。）

《御览》卷三五九引康泰《吴时外国传》：“加营国王好马，月支贾人常以舶载马到加营国，国王悉为售之。若于路失羁绊，但将头皮示王，王亦售其半价。”加营即歌营。《御览》卷七八七有“蒲罗中国”，下云：“吴时康泰为中郎，表上《扶南土俗》曰：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曰蒲罗中国，其俗食人。”又卷七九一《尾濮下》：“《扶南土俗传》曰：拘（原作枸）利东有蒲罗中，人人皆有尾，长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并西南，蒲罗盖尾濮之地名。”（此按语非出康泰原书）亦《神丹经》之所本，拘利即句稚也。

按《通典》卷一八七云《南尾濮下》小注引《扶南土俗传》云：“拘利东有蒲罗中，人人皆有尾……按其地并西南。蒲罗盖尾濮之地名。”是《御览》卷七九一此段文字乃袭自《通典·边防三·南蛮上》。其按语仅云：其地并西南，蒲罗下无“中”字。以《通典》同卷所见若附国、黑僰濮诸条按语为例，明“按其地并西南”句以下，乃杜佑之语。郑樵《通志》卷一九七亦有尾濮并注语，亦是钞自《通典》。所引《扶南土俗》但作“拘利东南，有蒲罗，人皆有尾，长五六寸”，蒲罗下无“中”字，而按语作“按其地并在西南，蒲罗盖尾濮之地名”，比《通典》多一“在”字，语意较明。

从各类书所引观之，康泰《扶南土俗传》所言之“蒲罗中国”，虽《御览》两见，《通典》、《通志》皆复载，实际仅为同一来源，杜、郑按语皆称“拘利东有蒲罗，人皆有尾”，分明无“中”字，康泰原书今不可见，或原本无“中”字，但作“蒲罗”亦未可知。《御览》卷七八七始为标题作“蒲罗中国”。《神丹经》与《异物志》行文，多相类似，《异物

志》云“有洲名蒲类，上有居人”。而《神丹经》云“名曰蒲罗，中有殊民”。其“中有殊民”句，与“上有居人”，及上文之“中有大山林”，正为同一句法。故《神丹经》原文，可从“名曰蒲罗”断句，将“中”字连下读。所云“中有殊民”者，谓其中有殊异之民，以其有尾故也。《神丹经》既言“歌营国在句稚南，可一月行乃到其国。其湾中有大山林，迄海边，名曰蒲罗，中有殊民，尾长五六寸，而好啖人。……此歌营国夷人耳”，可见蒲罗之殊民，宜在歌营国境内。再勘以《异物志》云“歌营国在句稚南，可一月行到。其南文（大）潜有洲名蒲类”，是蒲类之即蒲罗，不成疑问。至于殊民，《异物志》云：“皆黑如漆，齿正白，眼赤，男女皆裸形。”《神丹经》云：“末黑如漆，齿正白〔如〕银，眼正赤。男女裸形无衣服。”则蒲类洲上之裸民，自即蒲罗之殊民也。

加营国所在，藤田丰八《叶调斯调及私诃条考》谓即《岭外代答》之故临（Kulam），因该书有“大食贩马，前来此国货卖”之语，苏继庼以为故临之开发在唐中叶，且与故书所记斯谓之方位不合。曾举四事以驳藤田氏，而主张其地为南印度西部内陆之加因八多（Koimbatur）区域，其附近之地，有名 Koyampadi，或 Koyammuturu 者，歌营或加营即 Koyam，乃上举二名之省译。[①] 伯希和则以为歌营决不可能在印度，否则月支马可以遵陆，无须舶载。谓加营当在马来半岛之南，并疑加营一名与诃陵（Kalinga）不无关系。[②] 冯承钧颇从其说，谓歌营得为爪哇。[③] 岑仲勉以《南州异物志》记歌营有州名蒲头[④]，其上居人，男女皆裸形，谓此歌营即今 Nicobar 群岛（明代载籍称为翠蓝屿）。最重要之证有二：

（一）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从羯茶北行十日余，至裸人国。……彼此舶至，争乘小艇，有盈百数，皆将椰子芭蕉及籐竹器来求市易，其所爱者但唯铁焉。”与康泰《扶南土俗》记裸人“将鸡猪山果易铁器”相同。

（二）《通典》卷一八八引《扶南土俗传》：“加营国在诸薄国西。山周三百里，从四月火生，正月火灭。……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绩为大浣布。”诸薄即今爪哇，曰在其西，则宜在爪哇之西明矣。《海录》：“呢咕吧

---

① 《加营国考》（《南洋学报》，七卷一辑）。

② 《关于越南半岛的几条中国史文》（冯承钧译《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78 页）。

③ 《中国南洋交通史》，7 页。

④ 《南州异物志》之蒲类，岑仲勉引《御览》卷七九〇歌营国条作“蒲头”。头字实“类”字之误。

拉（Nicobar）北行约半日许，有牛头马面山……山顶似有火焰。”此《土俗传》所以有火山之说。按薄剌州所以又名“勃焚”者，殆以此故。

是歌营不宜在印度，亦不在爪哇；以在爪哇西之群岛较为近是。

歌营国资料，除上述之《南州异物志》、《神丹经》、《洛阳伽蓝记》，《御览》引《吴时外国传》数条而外，尚有下列：

（一）与斯调及姑奴之距离。《御览》卷七八〇引《南州异物志》："斯调，海中洲也，在歌营东南可三千里。”《御览》卷十九〇引《南州异物志》：“姑奴，去歌营可八千里，民人万余户。”

（二）与火山之距离。《艺文类聚》卷八〇引《玄中记》：“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国之东，加营国之北，诸薄国之西。”（《通典》卷一八八火山条：“……又有加营国北，诸薄国西，山周二百里，从四月火生，正月火灭。”与此文略同，已见上引。）

按斯调当在爪哇（说详下斯调条）。姑奴即是古奴斯调，地在印度境内。斯调在歌营东南三千里，可见歌营应在爪哇西北，可能指今苏门答腊群岛西北部地带。又火山在加营国之北，诸薄之西；诸薄亦即爪哇（阇婆）之异译，当苏岛之东南端，则在其西之加营，自指苏岛西北甚明。

加营国地位，既可确定在今苏岛西北部，而其更北诸岛，正与今翠兰屿及晏达蛮群岛相接。疑吴、晋、六朝之加营国，其范围应包有呢咕吧拉（即翠兰屿）一带，故裸国之薄类洲，地属于歌营。《南州异物志》、《神丹经》所言，为不虚矣。

《太平御览》卷七八八“薄剌洲”条引《唐书》云：“薄剌洲，隋时闻焉。在拘利南海湾中。其人色黑而齿白，眼正赤，男女并无衣服。一名勃焚洲。”所记亦与《南州异物志》相同，是薄剌州亦即蒲类州矣。

《通典》卷一八八有：“薄剌国，隋时闻焉。在拘利南海湾中。其人色黑而齿白，眼睛赤，男女并无衣服。”又《册府元龟》卷九五七《外臣部》：“薄剌洲在拘利南海中，一名勃焚洲。”记载皆同。藤田丰八谓“薄剌洲似即 Balus 之对音。义净《求法高僧传》之裸人国亦即指此”[1]。上举各书关于蒲类、

[1] 藤田氏谓：“此蒲剌似 Barusae，Balus 之对著音。义净之裸人国，阿剌伯人谓之 Lanjabalus。”（何健民译《南海交通丛考》，90 页）

蒲罗、蒲刺一名之异称，可列表如次：

蒲类洲	《南州异物志》，一引误作“蒲头”
蒲罗（中有殊民）	《神丹经》
蒲浪中国	《御览》引《扶南土俗》
蒲罗	《通典》按语，《通志》卷一九七引只作“蒲罗，人皆有尾”。
蒲刺洲	《通典》引《唐书》、《册府元龟》
蒲刺国	《通典》

观于上举异文，可见蒲罗地望为裸人国，殆无问题，康泰之蒲罗中国，亦即指此。《通典》、《通志》按语云：“其地并在西南，蒲罗盖尾濮之地名。”此条原列于云南与古郡尾濮间，因同属于有尾而兼食人之殊民，故引以为证，其意若谓蒲罗及云南兴古郡之尾濮，同在西方地方。蒲罗亦有尾之族，故认为即尾濮之地名。裴渊《广州记》永昌郡西南一千五百里有缴濮国，其人有尾，欲坐辄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汉唐地理书钞辑本引《（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二），亦作缴濮。此处之蒲罗，自属地名。许云樵、岑仲勉谓蒲罗即巫语“岛”之 Pulau，与杜佑等说不合。许氏更进而称《御览》卷七八七引《扶南土俗》“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训“极崎头”为地之极端，相当于巫语之 Pulau Ujong，谓其地即今之新加坡。然崎字有二义，闽、潮人音崎如 Kia，俗指陡峭之高地；而《集韵》“崎，曲岸也”。岑仲勉训“崎头”指海湾之突出者。《扶南土俗》称：“极崎头海边。”《南州异物志》拘利条则称曰：“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此自属通名，与马来、闽、潮语无关，应以岑说为是。至于巫语之 Pulau Ujong，据巫语专家称只有一小地名，位于马来半岛以北，与新加坡相去数百英里，宜许说之不为人所信也。

《御览》卷七八七《四夷部》八列目有“蒲罗中国”，又卷七八八国名又有“薄刺洲”，实为重出。许云樵《马来亚史》于“蒲罗中国”下标其别名曰“梁祚”。按《御览》卷七九一“尾濮”下有三条：一引《永昌郡传》，一引《扶南土俗传》（文见上引），一引“梁祚”。《魏国统》曰：“西南有夷，名曰尾濮。”是梁祚乃作者名，《魏国统》则书名也。《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有《魏国统》二十卷，梁祚撰。祚北地泥阳人，卒于太和二年，事迹详《魏书·儒林传》。宋本《御览》（中华本，3508 页），三书俱提行分段。许书或据

误本又读为“盖尾濮之地，名梁柞魏国，统曰西南”。句读及标点均非（原书86页），附为订正。许君解蒲罗之人有尾，其俗食人，引吕宋岛山中，高山省三底村之Bontok人，今尚为有尾民族[1]，而苏岛之峇沓人（Batak），犹存吃人风俗，则极为有趣。

《瀛涯胜览》裸形国条云：“自帽山（pulo weh）南放洋，好风向东北行三日，见翠蓝山（Nicobar）在海中，其山三四座，惟一山最高大，番名桉笃蛮[2]（Andaman）山，彼处之人，巢居穴处，男女赤体，皆无寸丝，如兽畜之形。”（冯承钧《校注》本，34页）岑仲勉以歌营即义净之裸人国，自羯茶（＝吉打Kedah）北行至此约十日余，《海录》言闽人居吉德（即吉打）者，常偕吉德土番至此，此地与马来半岛交通情形，可以概见。《海录》又云：“由此又北行，约半日许有牛头马面山，其人多人身马面，嗜食人，海艘经过，俱不敢近。”牛头马面山或指桉笃蛮群岛，是其地向来有食人之传说，与蒲罗之殊民好啖人之习俗亦合。

林杨

《神丹经》云：“林杨在扶南西二千余里，男女白易多仁和，皆奉道。用金银为钱，多丹砂、硫黄、曾青、空青、紫石英，好用绛绢、白珠，处地所服也。”

按：《御览》卷七八七“林阳国”引《南州异（物）志》：“林阳，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余万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又引康泰《扶南土俗》：“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数千沙门，持戒六齐（斋）日，鱼肉不得入国。一日再市，朝市诸杂米甘果石密（蜜），暮中但货香花。”《神丹经》取材于《南州异物志》，而改“奉佛”为“奉道”。“林阳”则作“林杨”。

《水经·河水注》引竺枝《扶南记》：“林杨国去金陈国步道二千里，车马行无水道，举国事佛……”杨守敬《疏》：“《外国传》称从扶南西二千余里到金陈，林阳则在扶南西七千余里，是金陈在扶南之西，林杨又在金陈之西也。”《神丹经》称林杨在扶南西二千余里，据《南州异物志》

---

① 许氏据故菲律宾大学Beyer教授供给资料，有尾人之图片，载氏著《马来亚丛谈》，139页。

② 桉笃蛮，《诸蕃志》作晏陀蛮，《武备志·航海图》作安得蛮。

及《扶南土俗》，知“二”为“七”之讹。《神丹经》谓无伦国在扶南西二千余里，林杨故不能亦在扶南西二千余里也。

《水经·河水注》引康泰《扶南传》：“昔范旃时，有嘾阳国人家翔梨，尝从其本国到天竺，辗转流贾至扶南，为旃说天竺土俗。”说者或以嘾阳为林阳之异译。① 然嘾音徒感切，与林声母不近。林阳一名，亦见《御览》卷七九〇引《交州以南外国传》：“从林阳西去二千里，奴后国，可二万余户，与永昌接界。”奴后国未详所在，以此条观之，其地接近云南，则林阳非在今之缅甸暹罗莫属矣。（太田常藏《屈都昆考》以奴后比拟缅甸附近之 Tagaung。）

陈序经撰《猛族诸国考》，引康泰资料，谓林阳即猛族所立之 Rammannadcca 或作 Rammanyadesa，desa 义为国或城，Rammanya 即林阳（或嘾阳）之对音，林阳在扶南之西，即指今暹罗或其一部分以至缅甸与马来半岛北都一带之地。② 陈孺性引宇巴信氏说缅甸中部之昆湿奴城遗址地区，即古之林阳国，亦以林阳即 Ramanna 之音译，为猛族古国，其说是。粤音“林”读为收闭口之 m，与 Ram 正合。

加陈国

《神丹经》云：“加陈国，在歌营西南海边国。海水涨浅，有诸国梁人，常伺行人劫掠财物，贾人当须辈旅乃敢行。”

又云：“林杨加陈。”又云：“光鼻加陈。”

按《御览》卷七九〇加陈国引《南州异物志》：“加陈，在歌营西南。”《神丹经》所言较详。

“梁人”二字以下文推之，或指强梁之人。

---

① 冯承钧以嘾阳与堂明为同名异译（《中国南洋交通史》，14 页）。杉本直治郎因以《元史》之毯阳，《岛夷志略》之淡洋比附嘾阳，然淡洋在苏门答腊，去扶南过远（484—487 页），兹不从其说。

② 陈序经文，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58，2 期，74 页。又同氏著《扶南史初探》第十八章《扶南与林阳》，161 页。

岑仲勉谓依马来语 t 与 l 转读之理，则嘾阳可转为林阳。今克老地峡北有地名 Htayan 或即其地（《中外史地考证》，128 页）。尚乏确证。

太田常藏氏《屈都昆考》中对林阳国有详细考证，列举 G. H. Luce、D. G. E. Hall 等说。又谓林阳为缅甸 Telingana 之略音，由 g 变 j 复变为 y，说颇牵强。

加陈今地未详。[1]

师汉国

《神丹经》云："师汉国，在句稚西南。从句稚去船行可十四五日乃到其国，国称王，皆奉大道，清洁修法。度汉家威仪，是以名之曰师汉国。上有神仙人，及出明月珠。但行仁善，不忍杀生，土地平博，民万余家。多金玉硫黄之物。"

按：《御览》卷七九〇有师汉国，引《南州异物志》："师汉国，在句稚西。从〔句〕稚去，行可十四五日乃到其国，亦称王，上有神人及明月珠，但仁善不忍杀生。土地平博，民有万余家。"《神丹经》文字全同，盖据此。

师汉国皆奉大道，必为佛教国家。《神丹经》谓以有度汉家威仪，故名曰师汉国。如以对音言之，"师汉"与"Siha"音最相近，故"师汉国"即 Sihadípa，乃古锡兰之异译，支娄迦谶译《杂譬喻经》作"私诃叠"云："海中有一国，名私诃叠，中多出珍宝。"是也。亦作"私诃絜"、"私呵条"，伯希和考订为锡兰，精确无疑。"师汉"与"私诃"、"私呵"，亦是一音之变。《神丹经》称自句稚船行十四五日可到师汉国，揆以道里，亦复相合。

扈犁国

《神丹经》云："扈犁国，古奴斯调西南，入大湾中七八百里，有大江，源出昆仑，西北流东南注大海，自江口西行，距大秦国万余里，乘大舶载五六百人，张七帆，时风一月乃到大秦国大道以中。"

按此条乃合下列诸记载缀成：

（一）《水经·河水注》引康泰《扶南传》："从迦那调洲西南入大湾中七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渡江口径西行，极大秦也。"

（二）《御览》卷七七一引《吴时外国传》："从加那调州乘大（伯）

[1] 苏继庼《加营国考》定加营为南印之加因八多之略称，遂谓加陈应在没来海岸，并假定为古里港南之 Kodunrilun。惟就《神丹经》所言道里次第，加陈不宜在南印。

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北堂书钞》卷一三八引，略同。）

（三）《御览》卷七九〇有扈利国，引《南州异物志》：“扈利国在奴调洲西南边海。”枝扈黎亦作拔扈利，《史记·大宛传正义》引《括地志》：“昆仑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河。”《河水注》引康泰《扶南传》：“恒水之源，乃极西北，出昆仑山中，有五大源，诸水分流，皆由此五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东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按恒河（Ganges）别名称 Bhāgīrathī，“拔扈利”即其对音，如枝扈利之“枝”，乃“拔”之写误。杉本直治郎谓：拔扈利可读作 Bat-gu-di，孟加拉传说于恒河地区呼为 Bāgdi，pāla 王朝铭文有 Vyāghratatī，Prākrit，（俗）语作 Vagghaädi，Bengali 语 Bāgdi，语作 Bāgdī，汉译作“拔扈利”。Bhāgīrthī 今称 Hughli，H＝B 之转化。其说是。《神丹经》省称拔扈利为“扈犁”，与 Hughli 音尤相近。所言之大湾，即指孟加拉湾矣。[1]

《神丹经》谓“扈犁国，古奴斯调西南”。“斯”字因下文“斯调国”而衍。当作“古奴调”，与“迦那调洲”及“加那调洲”为一名之异译，详下“古奴斯调国”条。

斯调国　炎（火）洲

《神丹经》云：“斯调国，海中洲名也。在歌营国东南可三千里。其上有国王，居民专奉大道，似中国人。言语风俗亦然。治城郭市里街巷，土地沃美，人士济济。多出珍奇，金银、白珠、琉璃、水精及马珂。又有火珠，大如鹅鸭子，视之如冰，着手中洞洞如月光照人掌，夜视亦然，以火珠白日向日，以布艾属之承其下，须臾见光火从珠中直下。……斯调洲土东南望，夜视常见有火光照天，如作大冶，冥夜望其火光之照也，云是炎洲所在也。有火山，冬夏有火光。”

又赞云：“兰艾斯调。”

按《御览》卷七八七有斯调国，引《南州异物志》：“斯调，海中洲名也。在歌营东南可三千里，上有王国城市街巷，土地泼（沃）美。”与

① 黄楙材《西辖日记》：“进扈枝黎江口，向东北行，曲折百余里，二点钟到卡里格达（Calcutta）。”又《印度劄记》“其南港口曰固支黎”，亦即扈枝黎之异译。

《神丹经》前半相同。

斯调有火山及火浣布，屡见于记载。略举如次：

（一）《御览》卷七八七引万震《南州异物志》："斯调国又有中〔火〕洲焉。春夏生火，秋冬枯死。有木生于火中，秋冬枯死，以皮为布。"

（二）《史记·大宛传正义》引万震《南州志》："海中斯调州，上有木，冬月往剥取其皮，绩以为布极细……世谓之火浣布。"

（三）《魏志》卷三《少帝纪》裴注引《异物志》："斯调国有火州，在南海中。……有木……采其皮以为布……投火中，则更鲜明也。"（《御览》卷八二〇引《异物志》略同。）

（四）《洛阳伽蓝记》卷四："斯调国出火浣布，以树皮为之，其树入火不燃。"

（五）《通典》卷一一八引《扶南土俗传》："加营国北，诸薄国西，山周三百里……取木皮绩为火浣布。""火洲在马五洲之东可千余里，春月霖雨，雨止则火燃。洲上林木得雨则皮黑，得火则皮白。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绩以为布。"

（六）《御览》卷七八六引《外国传》："扶南之东，涨海中有大火洲。洲上有树，得春雨时皮正黑，得火燃树皮正白，纺绩以作手巾，或作灯注，用不知尽。"

（七）《艺文类聚》卷八〇引郭氏《玄中记》："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国之东，加营国之北，诸薄国之西。……取柴以为薪，燃之无尽时，取其皮绩之为火浣布。"（《御览》卷八六八引略同）

（八）《梁书·扶南传》："洲上有诸薄国，国东有马五洲，复东行涨海千余里，至自然火洲。其上有树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纺绩作布。"

（九）《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今去扶南东万里有耆（者）薄国，东五千里有火山国……"

（一〇）《列子·汤问释文》引《异物志》："新调国有火州，有木及鼠，取其皮毛为布，名曰火浣。""新"字乃"斯"之音讹。

（一一）刘欣期《交州记》："波斯王以金钏聘斯调王女也。"（《御览》卷七一八引，《岭南遗书》曾钊辑本。）所谓火洲、大火洲、炎山、自然火洲、火山国，即《神丹经》所言斯调国东南之炎洲。

斯调国所产，除火浣布外，尚有盐、摩厨木、白珠、金床、染毡、琉璃等。

盐：《御览》卷七八七引康泰《扶南土俗》："斯调洲湾中有自然监（盐），累如细石子，国人取之，一车输王，余自入。"

又八六五引《吴时外国传》："涨海州有湾，湾中常出自然白盐，峄峄如细石子。"

摩厨：《御览》卷九六〇引《异物志》："木有摩厨，生于斯调……彼州之民，仰为嘉肴。"（《齐民要术》卷十、《证类本草》卷二三引略同。）

白珠、金床：《御览》卷六九九引《吴时外国传》："斯调王作白珠交结帐，金床上天竺佛精舍。……"又卷八一一引《吴时外国传》："斯调国作金床。"《北堂书钞》卷一三二引（朱）应《志》："斯调国王作白珠交结帐，遗遗天竺之佛神。"

琉璃：《御览》卷八〇八引《广志》："琉璃出黄支、斯调、大秦、日南诸国。"

染毡：《御览》卷七〇八引《（扶）南传》：斯调国有青石染毡，绛染毡也。

斯调之地望，学者讨论至繁。要以费瑯及藤田丰八两家之说，最具影响。费瑯以为斯调即叶调（Yavadvipa），亦即爪哇。藤田丰八撰《叶调斯调及私诃条考》，以为斯调乃私诃条、私诃叠之省略，亦即锡兰（Sihadipa）。冯承钧不韪藤田之说，谓以斯调为私诃条之省称，未免牵强。以为叶调与斯调，非指一地，各书所记斯调，核其方位（按宜近诸薄国），与锡兰岛并不相合。东汉永建六年（公元 131）叶调国王入贡，自指爪哇，而斯调殆指爪哇东南之一岛。冯氏之说如此（《中国南洋交通史》，6 页）。今考《神丹经》言，诸薄为阇婆国，已指爪哇，则斯调当别为一地，应在今日东印度群岛，其地今日尚多火山也。如万丹国（Bantam）有火焰山（《海录》卷中），南海多火山，其地名 Gonung Api（义为火山）或 Tanjung Api（义为火岬）者不一而足，诸薄东五千里之火山国，可以万丹之火焰山当之。火浣布之传说[1]，已肇于汉

---

① 参 B. Laufer, "Asbestos and Salamander, essa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 *Toung Pao*, 1915。

谓火浣布起源在马来。

爱宕松男《馬哥孛羅遊記中の火浣布》（《东方学》二八辑），于景让译（《大陆杂志》三四卷八期）。

（如《三辅黄图》“连昌宫”），其来源有西域（《华阳国志》，《搜神记》十三）南海（万震《异物志》）之异。鱼豢《魏略》谓出于大秦，张勃《吴录》则称日南之火鼠。魏文帝以为天下无火浣之布，著之《典论》。然晋泰康二年，殷巨于广州牧滕侯处，见大秦所进火布，因撰《奇布赋》（《艺文类聚》卷八五）以纪其事。[①] 火浣布本为石棉（Asbestos），乃矿物性纤维，张勃称为火鼠，乃误为动物性，犹之西方谓为火蛇（Salamander）也。若斯调国所产，诸书皆谓火山树木，则误为植物性矣。《御览》卷八二〇布帛部“火浣布”仅引《异物志》“斯调国出火木”一条。据上所考，斯调火山火布相同之记载，不止十事，咸称“斯调”，无一作叶调或私诃条者，足证藤田氏以斯调为锡兰即“私诃条”之省称一说之不确。且以火山所在观之，斯调宜在今东印度群岛明矣。斯调异文，仅《列子》释文作“新调”而已。

再《异物志》言“木有摩厨，生于斯调”[②]，费瑯以为“摩厨”即爪哇语之Maja。《神丹经》记斯调所产有火珠，《御览》卷八〇三引《唐书》：“婆利东有罗刹国……其国出火珠，状如水精，日午时以珠承影，取艾依之即火出。”婆利即爪哇东之Bali，此亦斯调地望当近爪哇之证。

隐章国

《神丹经》云：“隐章国，去斯调当三四万里，希有至其处者。数十年中，炎洲人时乘舶船往斯调耳。云火珠是此国之所卖有也。故斯调人买得之耳。又有丘陵水田，鱼肉果稼，粢粱豆芋等。又有麻厨木，其木如松，煮其皮叶，取汁以作饵，煎而食之，其味甜香绝美，食之如饴。又使人养气，殆食物也。”

按隐章国一名仅见于此。其地与斯调通商，又产火珠，《唐书》称罗刹国出火珠，不及隐章国。

---

① 殷巨系于吴。祖殷礼吴零陵太守。父殷兴亦仕吴。巨事吴为偏将军。入晋，历苍梧、交阯二郡太守。

②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译》（第四分册）“摩厨”条，论摩厨非Maja。又谓斯调不在太海，恐误。盖《南州异物志》明言“斯调，海中洲名也”。至《扶南土俗》之言“斯调州湾中”云云，亦可视为海湾，不得如石氏说为内陆海岸。斯调之必在南海，最要论证为斯调及杜薄附近皆有产火浣布之火洲；而杜薄之为爪哇，则诚不刊之事实。

大秦国　拂林

《神丹经》云："大秦国在古奴斯调西可四万余里，地方三万里，最大国也。人士炜烨，角巾塞路，风俗如长安人。此国是大道之所出。谈虚说妙，唇理绝殊，非中国诸人辈作，一云妄语也。道士比肩，有上古之风。……始于大秦国人，宗道以示八遐矣，亦如老君入流沙化胡也。从海济入大江，七千余里乃到其国。天下珍宝所出。家居皆以珊瑚为棁欂，琉璃为墙壁，水精为阶戺。昔中国人往扶南，复从扶南乘船，船入海，欲至古奴国，而风转不得达，乃他去，昼夜帆行不得息，经六十日乃到岸边，不知何处也，上岸索人而问之，云是大秦国。"

按《神丹经》大秦此段资料，略同于《晋书》卷九七《四夷传》之《大秦传》。《晋书》云："大秦一名犁鞬……居宇皆以珊瑚为棁栭，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础。"《史记·大宛传正义》引万震《南州志》，亦称"居舍以珊瑚为柱，琉璃为墙壁，水精为础舄。"《初学记》卷二四引《南州异物志》："大秦国以榴璃为墙〔则〕也。"《御览》卷一八八引《南州异物志》："大秦国以水精为舄"，皆出自万震之书。《神丹经》此段所言之大秦，指海西罗马之大秦，可以无疑。故云"大秦在古奴斯调（即印度之迦那调州）西可四万余里"，夸言道里之远。又《神丹经》云："自天竺月支以来，名邦大国若扶南者，十有几焉，且自大秦、拂林地各方三万里。"拂林所在，世所熟悉，无待考证。拂林一名，隋裴矩《西域图记》序言："北道从伊吾经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说者以为拂林见于史籍之始。隋西域僧伽佛陀绘有《弗林图人物器样》一卷，见《佩文斋画谱》（卷九十五）。元朱德润《存复斋集》有《异域说》，言佛琛国"其域当日没之处，土地甚广。有七十二酋长，地有水银，海周围可四五十里"。《神丹经》以大秦与拂林连称，在天竺月支之外，此处之大秦，非指印度甚明。又赞云："青木天竺，郁金罽宾。苏合安息，薰陆大秦。"以大秦与安息并列，其指罗马明矣。杉本直治郎氏以为《御览》卷七七一引《吴时外国传》"时风一月余日，从迦那调州可至大秦"，疑里数未合，因谓大秦与南印度之 Dakshiṇa 音近。[1] 冯承钧辈亦有相同说法，以大秦即《佛国记》之达嚫。今观《神丹经》本

① 见杉本直治郎《東南アジア研究》I，494 页，岑仲勉于《水经注卷一笺校》亦有是说。

文云“地方三万里”，可以知其不然。况达嚫（Dakshināpatha）之境域，见于《大战书》（Mahābhārata），原且不包括南印 Pāndyas 国，据 R. G. Bhandarkar 所考证，仅指说 Marāthi 语之区域（见氏著 *Early History of the Dakkan*）。所指甚狭，安能与大秦地方三万里相比拟乎？达嚫与大秦牵混问题，说详余另文《达嚫考》。

《神丹经》此段文字，1937 年，Henri Maspero 尝译成法文，并附考证，谓此经乃伪托葛洪撰，间亦抄袭万震书，其记大秦事多不确，仍以其指海西东罗马之大秦也。①

《南史》卷六十八《中天竺国传》云：“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阯。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阯，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杨，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送论。”此条每见征引，认为大秦早期与华来往之史实，主要由于商人之关系，孙权以黝、歙之短人赠秦论，短人即所谓僬侥（《说文·人部》：“南方有僬侥人，人长三尺。”）。诸葛恪领丹阳太守，讨平山越，在嘉禾三年（《吴志·陈表传》及《权传》）黝、歙二县俱属丹阳郡。于此二县获得僬侥矮人，而以赠与大秦商贾者，因大秦一向传言有小人国，唐太宗子魏王泰《括地志》云：“小人国在大秦南，人才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卫助之，即僬侥国，其人穴居也。”（王谟辑本）疑系权时已有此说，故权以短人示秦论，而论答云“大秦希见此种人”。此亦大秦故事之趣闻也。

古奴斯调国

《神丹经》云：“古奴斯调国，去歌营可万余里，土地人民有万余家，皆多白皙易长大。民皆乘四轮车，车驾二马或四马，四会所集也。舶船常有百余艘，市会万余人，昼夜作市。船行皆幡号鸣鼓吹角，人民衣服如中国无异。土地有金玉如瓦石，此国亦奉大道焉。”

---

① “Un texte chinois sur le pays de Ta-t'sin (Orient romain)”, *M'elanges Maspero*, vol. II (Le Caire, 1937).

后改题 “Un texte taoiste sur l'Orient Romain”，收入氏之遗书第三集 *Etudes Historique* (Paris, 1950)。

按《御览》卷七九〇有姑奴国，引《南州异物志》："姑奴去歌营可八千里。民人万余户，皆乘四辕车，驾二马或四马，四会所集也。舶船常有百余艘，市会万余人。昼夜作市。船皆鸣鼓吹角，人民衣被中国。"《异物志》但称姑奴国，里数作八千。《神丹经》云："扈犁国，古奴斯调西南。"而《御览》引《南州异物志》："扈利国在奴调州西南边海。"《水经·河水注》引康泰曰："安息、月支、天竺至伽那调洲，皆仰此（石）盐。"是其地宜在印度扈利之东。康泰云："从迦那调洲西南入大湾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故其地似在缅甸西南沿岸。①

《神丹经》言"古奴调国"，除上引二条外，尚云："大秦在古奴斯调西，可四万余里。"②

亦有但称"古奴"者，如云：

师汉、扈黎、斯调、大秦、古奴、察牢、叶波、罽宾。

昔中国人往扶南，后从扶南乘船，船入海，欲至古奴国。

古奴，自即《南州异物志》之"姑奴"。

《洛阳伽蓝记》卷四："（菩提）拔陁云：'古有奴调者，乘四轮马为车。斯调国出火浣布，以树皮为之，其树入火不燃。'"苏继庼谓："今本《伽蓝记》有倒植，应作'有古奴调国'。"古奴调可还原为梵文 Kurndvipa，"调"字为梵文 dvipa 之省译，其义为洲，亦可训国。今按"古奴调国"一名，既揭有"国"字，仍存"调"字者，亦如康泰之"伽那调洲"，既称"调"而又呼"洲"也。《伽蓝记》自以作"有古奴调国"为是。

是知"古奴调国"，即"迦那调洲"或"加那调洲"，而"姑奴国"及"奴调洲"则为其省译（参扈犁国条引文）。《神丹经》之"古奴调国"与 Kurndvipa 不合，斯字当为衍文，盖因"斯调"一名而衍也，表之如次：

---

① 岑仲勉又以迦那调为 Kra，可备一说。许云樵云："迦那调洲较拘利为近。"既言西南入大湾，似在今缅甸西南隅。《正法念处经》有 Kanadvipa 一洲，为阎浮提旁五百小洲之一（《南洋史》，105 页）。

② 古奴斯调，Maspero 译作两国："des royaumes de Kou-onu et de Sseu-t'iao (Ceylon)"（Etudes Historique，p. 102）。

古奴（斯）　　调国　　（《神丹经》）
‖　　‖
古奴　　调国　　（《伽蓝记》）
‖　　‖
姑奴　　··国　　（《异物志》）　　《神丹经》亦作“古奴国”
‖　　‖
伽那/加那　　调洲　　（康泰《扶南传》）
‖　　‖
奴　　调洲　　（《异物志》“扈利国”条）
‖
Dvipa

察牢国

《神丹经》云：“察牢国，在安息，大秦中间，大国也。去天竺五千余里，人民勇健，举一国人自称王种，国无常王，国人常选耆老有德望者立为王。三年一更，举国尊之，土地所出，与天竺同，尤多珍物，不可名字。察牢国人，自慕其地土，生不出国远行。人民安乐，国无刑杀，惟修仁义福德为业，甚雍雍然也。”

按《御览》卷七九〇有察牢国，引《南州异物志》：“察牢在安息中间，大国也。去天竺五千里，人民勇健，举国人皆称王种。国无常王，国人常选耆老有德者立为王。三岁一更举。土地所〔出〕，与天竺同。慕其土地，不出国远行。”盖即《神丹经》所本。《御览》引“察牢在安息中间”，似当据《神丹经》于“安息”下补“大秦”二字。察牢今地不可考。以音求之，疑是车离国，见《后汉书》卷九八《魏略·西戎传》，“车离”作“东离”，云：“其国沙奇城，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大国也。其士气物类，与天竺同。列城数十，皆称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

叶波国

《神丹经》云：“叶波国去天竺三千里，人民土地有无，与天竺同。”

按叶波一名，见《宋书》及《梁书》。《宋书·南夷传》：“呵罗单国

治阇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献金刚指镮，赤鹦鹉鸟，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等物。”《梁书·中天竺国传》：“（天竺）左右嘉维、舍卫、叶波等十六大国，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为在天地之中。”此条据原文，应是康泰出使扶南时，面询陈宋二人天竺土俗，而陈等回答如此，为三国时之记录。时天竺自以为居世界之中心，其左右十六大国，叶波即其一也，叶波之名，与《神丹经》相同。亦有作“业波”者，《魏书·西域传》：“乾陀（Gandhwa）国在乌苌西，本名叶波，为哌哒（Hephthalites）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Tegin），临国已二世矣。”（《北史》卷九十七同）《宋云行纪》：“入乾陀罗国，土地亦与乌场国相似，本名业波罗国，为哌哒所灭，遂立勑懃为王，治国以来，已经二世。”则又作“业波罗”，实为 Yopāla 之对音。业波则其略也。[1] 哌哒侵乾陀罗，约当五世纪下半，此书仍称叶波国，则其资料写成应在此之前。沙畹于《行纪笺注》称：《太子须太拏经》谓太子为叶波国湿波王之子，业波、叶波似为同国之名是也。[2]

叶波既改称乾陀罗，《法显行传》作犍陀罗，《水经注》作犍陀卫，所引《释氏西域记》作犍陀越，玄奘《西域记》作健驮逻。其国包有今巴基斯坦白沙瓦（Peshawar）附近之地。

罽宾国

《神丹经》云：“罽宾国在月支西北，大国也。……外地人有石彦章者，久居扶南。数往来外国。云曾至罽宾，见苜蓿山，不能高大也。……洪按此山，必是长生之丘阜也。”

按罽宾，汉武时始通中国。《汉书·西域传》：“其地西北与大月支，西南与乌弋山离接壤。”说者谓其地即今印度北部之 Kāsmira。烈维与沙畹合著《罽宾考》，谓“罽宾”之原音，应为 Kapil（a）或 Kapir（a）。据希腊学者 Ptolémée 之地理著作，克什米尔名 Kaspêria，汉名以为罽宾，

① 参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1963，209—210 页。

② 沙畹《宋云行纪笺注》，冯承钧译本（《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六篇），42 页。

亦不足异。[①]

惟藤田丰八说以为汉之罽宾应在唐之建驮罗迤西，约与“迦毕试”(Kapis) 相当（说见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神丹经》：“罽宾次于叶波（即健驮罗）之后，云在月支西北。”而月支在天竺北可七千里，此罽宾又在月支之西，是此罽宾不得为克什米尔，似可为藤田说张目矣。

扶南与罽宾之交通，他书不载，此条足补其缺略。

月支

《神丹经》云：“月支在天竺北可七千里。驰马珍物如天竺。土地高凉，皆乘四轮车，驾四五或六七，軛之在车无小大，车有容二十人。有国王称天子。都邑人乘常数十万，域郭宫室与大秦相似。人形胡而绝洁白，被服礼仪，父慈子孝，法度恭卑，坐不蹲踞。如此，天竺不及也。或有奉大道者。中分地亦方二万里。多寒饶霜雪，种姜不生，仰天竺姜耳。无蚕桑，皆织毛而为纱縠也。犬羊毛有长二三尺者，男女通续用之。”

又赞云：“萎蕤月支。”

按《史记·大宛传》大月氏国条《正义》引万震《南州志》：“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远，国王称天子。国中乘骑常数十万匹。城郭宫殿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色，便习弓马，土地所出，及奇玮珍物，被服鲜好，天竺不及也。”《御览》卷七九三引《异物志》：“月氏俗乘四轮车，或四牛或八牛，可容二十人，王称天子。”凡此皆《神丹经》所本。万震《南州异物志》诸种辑本[②]，皆不及类书所引之“异物志”。今按《神丹经》多据万震书，疑此条《异物志》即《南州异物志》，如是则《南州异物志》辑本，可补者多矣。《汉书》卷九十六大月氏国治监氏城，《后汉书》作蓝氏城，在巴达克山 (Badakhshān) 地域。自张骞还汉后，大月氏逾妫水 (Oxus) 取蓝氏为都。此后大月氏则为吐火罗 (Tokhares)

---

① 《罽宾考》，见 *Journal Asiatique*，1895。冯承钧译本（《史地丛考》，108—112 页）。

其他罽宾有关重要之论著如下：

P. C. Bagchi，“Ki-ipn and Kashmir”，*Sino-Indian Studies*，II (1946-7)，pp. 42—53.

L. Petech，“Chi-Pin”，*Northern India According to the Shui-Ching-Chu* 之附录 pp. 63—80，1950，Roma。

② 有陈运溶辑本，《麓山精舍丛书》第二集；小川博《南州异物志辑本稿》(《安田学园研究纪要》第二、三号)。

矣。公元450年，其王南侵北天竺，乾陀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神丹经》仍分叶波国与月支为二，所记资料，应在此以前。

安息

《神丹经》云："安息在月支西八千里，国土风俗，尽与月支同，人马精勇，土方五千里，金玉如石，用为钱。国王死，辄与铸钱。有犬马，有大爵。其国左有土地，百余王治别住，不属月支也。"

又赞云："苏合安息。"

按《汉书·西域传》："安息国，王死辄更铸钱。有大马爵。① 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当为《神丹经》所本。

古安息即指Parhia之Arsacides，安息国名首见于《史记·大宛传》。赵汝适《诸蕃志》安息香条云："《通典》叙西戎有安息国。"仅引《通典》，不及此经。《梁书·中天竺传》："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即Storax，产于小亚细亚。）《隋书·波斯传》载波斯产苏合。按安息当周隋之时为波斯萨珊王朝，故《隋书》称"波斯产苏合"，《神丹经》成书在前，故云"苏合安息"也。

优钱

《神丹经》云："优钱在天竺东南七千里。土地人民举止，并与天竺同。珍玩所出，奇玮之物，胜诸月支。""乃说邦国，厥数无原。句稚歌营，林扬加陈。师汉扈犁，斯调大秦。古奴察牢，叶波罽宾。天竺月支，安息优钱，大方累万，小规数千。过此以往，莫识其根。"

又赞云："兰艾斯调，幽穆优钱；余各妙气，无及震檀也。"

按优钱他书作优钹。《御览》卷七八七引康泰《扶南土俗》："优钹国者，在天竺之东南可五千里。国土炽盛，城郭珍玩谣俗与竺司。"（按当作"天竺同"）又云："横趺（鲍本作横趺）国在优钹之东南。城郭饶乐，不及优钹也。"《神丹经》似本诸康泰书，而三处并作优钱。且以"优钱"与"千、根"为韵，又一以"优钱"与"震檀"协韵，鄙见由用韵知其

① 《御览》卷七九三引作"有大马大爵"是。《汉纪·孝武纪》、《通典·边防》并同。

作“钱”，应较《御览》两处所引之作“钹”，更为可据。宋本《御览》于优钹国下接记横跌国，字并从金作“钹”，殆由“钱”转写为“钹”。他书引《御览》或作“优跋”，乃更误“钹”为“跋”矣。

横跌（趺）国，在优钱之东南，经考证与担袟、摸趺实同一地，即Tamatipti（=Tamlūk）。[①] 优钱在天竺东南，与天竺同俗，必在印度境内，可能即乌爹（《岛夷志略》），即乌荼（《大唐西域记》）。汉译梵文，每以忧、乌译u，如乌苌国（uddiyana）亦作“忧长”（梁宝唱《名僧传》）是其例。今吴语仍读“钱”字如di，故优钱之为乌荼，似有可能。乌荼，梵文Udra、Odra，Pakrit作Oḍḍa，乌荼必为Oḍḍa之对音。印度东海岸Orissa之古名也。

伯希和谓“摸趺”、“优钹”二名，似其原地名中有Mahadelupat之可能，但不知在何处。设所言之天竺系指印度，则其东南五千里之优钹国[②]，应在恒河以东，混慎出发之摸趺（指《御览》卷三四七引《吴时外国传》记扶南之先，有摸趺国人混慎得神弓事），既在优钹东南，则宜在马来半岛东岸。[③] 对于“优钹”一名无从复原。今《神丹经》三处作“优钱”，可资比勘之助，故余敢断言“钹”乃“钱”之误也。

《神丹经》所记诸国里程：

象林县过日南四五百里，立两铜柱为汉南界。

林邑南可三百里，为西图国。

出日南寿灵浦，由海正南行，昼夜不住十余日乃到扶南。扶南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

典逊，在扶南南去五千里。

典逊去日南二万里，扶南去林邑似不过三千七八百里。

（舶船发寿灵浦口，调风昼夜不解帆十五日，乃到典逊〔高张四帆〕，

① 《水经·河水注》引康泰《扶南传》：“……恒水江口有国，号担袟，属天竺，遣黄门字兴为檐袟王。”

杉本直治郎考证担袟、横趺皆一名之异写，即《西域记》之耽摩栗底国。

② 杉本氏论“优钹”即印度之“羯罗拏苏伐剌那国”，以其在耽摩栗底西北七百余里。其地梵名Karna（耳）Suvarṇa（金），谓优钹=Su-Var，乃苏伐剌那之略称，说甚迂回（杉本氏书，501—511页），今所不取。

③ 见氏著《关于越南半岛的几条中国史文》，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71页。

一日一夕，行二千里。）

杜薄，阇婆国名也。在扶南东涨海中洲，从扶南船行，直截海度，可数十日乃到。

无伦国，在扶南西二千余里。

林阳国，在扶南西二（七）千余里。

句稚国，去典逊八百里有江口。

歌营国，在句稚南可一月行，乃到其国。湾中有大山林迄海边，名曰蒲罗，中有殊民，尾长六寸。……是歌营国夷人耳。

加陈国，在歌营西南，海边国。

师汉国，在句稚西南，从句稚去，船行可十四五日乃到国。

扈犁国，古奴斯调西南，入大湾中七八百里，有大江。自江口西行，距大秦国万余里，乘大舶载五六百人，张七帆，时风一时乃到大秦国。

斯调国，海中洲名，在歌营国东南可三千里。

隐章国，去斯调当三四万里。

大秦国，在古奴斯调西可四万余里。

古奴斯调国，去歌营可万余里。

察牢国，在安息大秦中间，去天竺五千余里。

叶波国，去天竺三千里。

罽宾国，在月支西北。

月支，在天竺北可七千里。

安息，在月支西八千里。

优钱，在天竺东南七千里。

按《通典》卷一百八十八海南序略，言“朱应康泰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是未采及《神丹经》资料可知。其称隋时闻焉之国，计有投和、丹丹、边斗、都昆、拘利、比嵩、杜薄、薄剌、火山、无论等国，除投和、丹丹而外，均见于《神丹经》。《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南蛮诸国名与《神丹经》相同者，有无论、句稚、歌营、加陈、师汉、扈利、姑奴、察牢、西屠，均见《异物志》。卷七八七有蒲罗中国、优钹、斯调、林阳诸国，多见康泰《扶南土俗》，两书所列各国先后，不加伦次，不若《神丹经》之条秩有序，故略揭其书中所记诸国里程，列举以供参考。

四、丹经赞之香药资料

香药自海舶输入，盛于唐世。(《唐阙史》记兰陵崔公统戍番禺，而夷占辐辏；至于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即其一证。)唐人因作《南海药谱》，词人李珣亦撰《海药本草》，而论香药贸易史者，追溯原初，仅及李唐而止。(如日人山田宪太郎所作《东西香药史》是。)此经之末有赞，载众香产地，乃极重要之香药文献，而未见引用。兹录原文如次，并略为注释。范晔撰《和香方序》，已云"苏合安息"(《宋书》卷六九)，与此赞文同。众香杂类，各自有原。

木之沉浮，出于日南。

《御览》卷九八二引《南州异物志》："沉木香出日南，欲取当先斫坏树，着地积久，外皮朽烂，其心至坚者，置水则沉，名沉香；其次在心白之间，不甚坚精，置之水中，不沉不浮，与水面平者，名曰栈香；其最少粗白者，名曰系香。"《香要抄本》引略同。又《梁书·林邑传》："林邑国者，本汉日南郡象林县……出瑇瑁、贝齿、吉贝、沉木香……置水中则沉，故名曰沉香，次不沉不浮者，曰篯香也。"《政和证类本草》卷一二沉香条：《通典》"海南林邑国，秦象郡林邑县。出沉香沉木"。《本草纲目》卷三四引宋苏颂《图经本草》："沉香青桂等香，出海南诸国及交广崖州。沈怀远《南越志》云：交趾蜜香树，彼人取之，先断其积年老木根，经年其外皮干俱朽烂，木心与枝节不坏，坚黑沉水者，即沉香也；半浮半沉，与水面平者，为鸡骨香……"沉香，学名为Aguilaria agallocha。

都梁青灵，出于典逊。

《香要抄本》引《南州异物志》："藿香出典逊，海边国也，属扶南，香形如都梁，可以着衣服中。"《香药抄·里书》引《本草纲目》卷十四引《嘉祐本草》略同。《艺文类聚》及《太平御览》亦引，然多讹夺；详前"典逊"条。又《御览》卷七八八引《唐书》："顿逊国出霍香，插枝便生，叶如都梁，以裛衣。"按都梁乃兰之别名，《御览》卷九八二引盛弘之《荆州记》："都梁县有小山，山水清浅，其中生兰草。俗谓兰为都梁，即以号县。"此言都梁出典逊，因藿香形似兰，故称为都梁也。石户谷勉《中国北部之药草》谓藿香

似为印度之 Pogostemon purpurascens（沐绍良译本，100 页）。

鸡舌芬萝，生于杜薄。

《香要抄本》引《南州异物志》："鸡舌香出杜薄州，云是草花，可含香口。"《香药抄》引同。《御览》卷九八一引《南州异物志》作："鸡舌出在苏州，云是草花，可含香口。""在苏"自是"杜薄"之讹。同卷又引《吴时外国传》："五马洲出鸡舌香。"卷七八七"马五洲"条引康泰《扶南土俗》："诸薄之东有五洲，出鸡舌香，多华少实。"诸薄即杜薄也。《本草纲目》卷三四引唐陈藏器《本草拾遗》："鸡舌香与丁香同种，花实丛生，其中心最大者为鸡舌，击破有顺理而解为两向，如鸡舌，故名；乃是母丁香也。"又引苏恭《唐本草》："鸡舌香……出昆仑及交州爱州以南。"又引李珣《海药本草》："丁香生东海及昆仑国。"石户谷勉谓丁香即 Eugenia aromatica 之干制花蕾，鸡舌香则为其未熟之果实。

幽兰茹来，出于无伦。

无伦国见前。幽兰茹来，不详。

青木天竺。

《御览》卷九八二引《南州异物志》："青木香出天竺，是草根，状如甘草。"《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引同，《香字抄》、《香要抄本》、《香药抄》引略异。《御览》又引《广志》："青木出交州天竺。"徐里（衷）《南方记》："青木香出天竺国，不知其形。"《南夷志》："南诏青木香，永昌所出，其山名青木山，在永昌南三月日程。"[①]《本草纲目》卷一四引《名医别录》："木香生永昌山谷。（陶）宏景曰：此即青木香也，永昌不复贡，今皆从外国舶上来，乃云出大秦国，今皆以合香，不入药用。"《唐本草》："此有二种，当以昆仑来者为佳，西胡来者不善。"《图经本草》："木香生永昌山谷，今惟广州舶上有来者，他无所出。"按青木香盖 Saussurea laffa 之根也，原为 Kashmir 之土产。[②]

---

① 日本《续群书类丛》第三十辑卷八九四为《香字抄》。在第三十一辑之卷八九五为《香要抄》，卷八九六本为《香药抄》，卷八九六末为《香药抄·里书》，共四种。《南夷志》即唐樊绰《蛮书》，今本文字略异，参向达《蛮书校注》(1962)，196 页。

② 参冯承钧《诸蕃志校注》(1940)，125 页；《中国北部之药草》，沐译本，12 页。

郁金罽宾。

《香要抄本》引《南州异物志》："郁金香，出罽宾国。国人种之，先取上佛，积日萎熇，乃弃去之。然后贾人取之。（《南史·中天竺国传》：郁金独出罽宾国，文亦相同。）郁金色正黄而细，与扶容（按：《御览》作芙蓉）华里披莲者相似。可以香酒，故天子有郁酒也。"《香药抄》引同。《御览》卷九八一引有夺文。《本草纲目》卷十四引作杨孚《南州异物志》。又《香药抄》引《遁麟记》："郁金者，是树名，出罽宾国。其花丛取花安置一处，待烂，压取汁，介物和之为香，花稻犹有香气，亦用为香也。"郁金香，学名 Cureuma Ionga Macrophylla。鱼豢《魏略》云大秦出郁金，《周书·异域传》称波斯国出郁金。证之《旧唐书·西戎传》，郁金出于天竺，通于大秦，此云"郁金罽宾"正合事实。

苏合安息。

《御览》卷九八二引《续汉书》："大秦国合诸香，煎其汁，谓之苏合。"《广志》："苏合出大秦；或云苏合国人采之，笮其汁以为香膏，卖滓与贾客；或云合诸香草煎为苏合，非自然一种也。"《政和证类本草》卷一二引陶隐居云："俗传云是师子屎，外国说不尔；今皆从西域来。"又引《唐本草》："此香从西域及昆仑来。"冯承钧《诸蕃志校注》引 Hirth 及 Rockhill 说："今苏合香油乃 storax 油，产于小亚细亚之 Liquidambar orientalis 中。古代中国所识之苏合，出大秦国。按希腊语名此物曰 sturaz，汉名苏合，殆其对音，盖西利亚 styrax officinalis 之产物也。"《隋书》卷八三《波斯传》载波斯产苏合。（按：《周书》五十《波斯传》同。波斯即安息。）《梁书》卷五四与《南史·中天竺国传》云："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苏合，先笮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苏合安息"一语，刘宋范晔已言之。

薰陆大秦。

《本草纲目》卷三四引掌禹锡《嘉祐本草》："按《南州异物志》云：'薰陆出大秦国，在海边有大树，枝叶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夏木胶流出沙上，状如桃胶，夷人采取，卖与商贾，无贾则自食之。'"《御览》卷九八二引《南方草木状》："薰陆香出大秦，云在海边，自有大树生于沙中，盛夏树胶流出

沙上，夷人采取，卖与贾人。”① 注：“《南州异物志》同，其异香（按：为‘者’字之讹）惟云：状如桃胶。”《香要抄本·香药抄·里书》引略同。《御览》又引《魏略》：“大秦出薰陆。”《广志》：“寄六出交州，又大秦海边人采与贾人易谷，若无贾人，取食之。”《政和证类本草》卷十二引《唐本草》：“薰陆香形似白胶香，出天竺单于国。”《本草纲目》引宋陈承《本草别说》：“西出天竺，南出波斯等国。……薰陆是总名，乳是薰陆之乳头也。”《梦溪笔谈》卷二六亦云：“薰陆即乳香也，本名薰陆，以其滴下如乳头者谓之乳头香。”冯承钧《诸蕃志校注》：“释注②以乳香为华语 olibanum（frankincense）之通称，阿剌壁语名香药曰 luban，犹言乳。又以薰陆为译名，出阿剌壁语之 kundur，或梵语之 kunduru，末引《本草纲目》卷三四，摩勒香、杜噜香、多伽罗香三名。伯希和以为薰陆是华名，纵为译语，所本语言尚未详，要与阿剌壁语名无关系也。摩勒对音未详；杜噜如为梵语咄鲁瑟剑 turuska 之省译，然为苏合，而非薰陆；多伽罗对音是 tagara，乃为零陵香，亦非薰陆也。”

咸自草木，各自所珍。或华或胶，或心或枝。

唯夫甲香、螺蚌之伦，生于歌营、句稚之渊。

《御览》卷九八二引《南州异物志》：“甲香，螺属也。大者如瓯，面前一边，直挠长数寸，围壳岨峿有刺。其掩可合众香烧之，皆使益芳，独烧则臭。甲香一名流螺，谓〔诸螺〕（原脱，据《香要抄》末补）之中流最厚味。”《香要抄》末及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二二引略异。《御览》又引《广志》：“甲香出南方。”《西京杂记》述赵飞燕女弟遗飞燕三十五物，有“青木香、沉水香、香螺卮”。香螺卮下原注：“出南海，一名丹螺。”香螺卮当亦即甲香。

萎蕤月支。

《本草纲目》卷十二引《名医别录》：“萎蕤生太山山谷及丘陵。宏景曰：今处处有之，根似黄精，小异，服食家用之。”李时珍亦云：“处处山中有之。”不悉《神丹经》作者因何而谓萎蕤出月支也。

---

① 今本《南方草木状》作：“薰陆香，出大秦，在海边有大树，枝叶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夏树胶流出沙上，方采之。”各书转引徐表《南州异物记》，或作徐里。按徐表、徐里，均为徐衷之讹。参和田久德《徐衷の南方草木状について》（《岩井博士古稀纪念典籍论集》）。

② 按指 Hirth 及 Rockhill 之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硫黄都昆。

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三引《南州异物志》："流黄香出南海边诸国。今中国用者从西戎来。"《御览》卷九八二引《吴时外国传》："流黄香出都昆国，在扶南南三千余里。"注："《南州异物志》同。"又引《广志》："流黄香出南海边国。"（《齐民要术》卷十引《南方草木状》："都昆树，野生，二月花色仍连着实，八九月熟如鸡卵，出九真交阯。"都昆树当以产于都昆得名。）

白附师汉。

《证类本草》卷十一白附子条引陶隐居云"此物乃言出芮芮"，按即蠕蠕。又引唐《本草》："本出高丽，今出凉州以西，蜀郡不复有。"《本草纲目》卷十七引《海药本草》：徐表（衷）《南州异物记》云："生东海新罗国，及辽东。苗与附子相似。"白附子究为何物，学者意见不一。[1] 惟高丽新罗与师汉，东西遥遥，不知《神丹经》作者何以系合一谈也。

光鼻加陈。

加陈国见前。光鼻，不详。

兰艾斯调。

兰艾，不详，疑为兰草及艾纳之合称。《御览》卷九八二引《乐府歌》："行胡从何来？列国持何来？氍毹五味香，迷送（按为'迭'之讹）艾纳及都梁。"都梁即兰。

幽穆优钱。

优钱国见前。幽穆，不详。

余各妙气，无及震檀也。

震檀，即真檀，梵名 Candana，参《诸蕃志》檀香条。

计《神丹经》末述及香药一十五种：除四种不详（幽兰茹来、光鼻、兰艾、幽穆），二种疑记载有误（萎蕤、白附），一种已见《宋书·范晔传》（苏合），余八种见《南州异物志》。

---

① 参《中国北部之药草》，沐译本，43—44 页。

五、结论

(一)《神丹经》所据

昔 Henri Maspero 尝选译《神丹经》记大秦国事，并谓经文多出万震《南州异物志》；所言是也，惟未加阐述。本文三、四两节于《神丹经》各条所据，已有考释，因眉目未清，兹汇录如次：

(1)《神丹经》文与《南州异物志》相同者：

“扶南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自立为王，诸属国皆君长。王号炮到，大国次王者号为鄱叹，小国君长及王之左右大臣皆号为昆仑也。”——《御览》卷七八六引《南州异物志》，较略。

“典逊在扶南南去五千里……今属扶南。”——《御览》卷七八八引《南州异物志》，五千里作三千余里。

“（无伦国）有大道……其酒甘美。”——《御览》卷七九〇引《南州异物志》，无伦作无论，“种桄榔食菱饭”作“种枇杷食麦饭”。“句稚国去典孙八百里……水浅而多慈石。”——《御览》卷七九〇引《南州异物志》，“典逊”误作“典游”。

“大崎头出涨海中……慈石不得过。”——《御览》卷九八八引《南州异物志》，少异。

“歌营国在句稚南……男女裸形。”——《御览》卷七九〇《南州异物志》，较略。

“林杨在扶南西二千余里……皆奉道。”——《御览》卷七八七引《南州异物志》，略同。

“加陈国在歌营西南。”——《御览》卷七九〇引《南州异物志》，同。

“师汉国在句稚西南……民万余家。”——《御览》卷七九〇《南州异物志》，同，惟不及师汉之命名。

“扈犁国，古奴斯调西南。”——《御览》卷七九〇引《南州异物志》：“扈利国，在奴调洲西南边海。”

“斯调国，海中洲名也……土地沃美。”——《御览》卷七八七引《南州异物志》，同，惟不及“奉大道”事。

“（大秦国）家居皆以珊瑚为棁欂……水精为阶苑。”——《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万震《南州志》，同。《初学记》卷二四及《御览》卷一八八引

《南州异物志》，不全。

“古奴斯调国，去歌营可万余里……衣被中国。”——《御览》卷七九〇引《南州异物志》，同，惟“古奴斯调”作“姑奴”，“万余里”作“八千里”。

“察牢国在安息大秦中间……不出国远行。”——《御览》卷七九〇引《南州异物志》，同。

“月支……土地高凉。”“国王称天子……天竺不及也。”——《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万震《南州志》，同。

“（月支）皆乘四轮车……车容二十人。有国王称天子。”——《御览》卷七九三引《异物志》，同。

(2)《神丹经》文采取《南州异物志》者：

“木之沉浮，出于日南。”“都梁青灵，出于典逊。”“鸡舌芬萝，生于杜薄。”“青木天竺。”“郁金罽宾。”“薰陆大秦。”“唯夫甲香、螺蚌之伦，生于歌营、句稚之渊。”“硫黄都昆。”——详“丹经赞之香药资料”。

“又有麻厨木……殆食物也。”——《齐民要术》卷十引《南州异物志》：“木有摩厨，生于斯调国，其汁肥润，其泽如脂膏，馨香馥郁，可以煎熬食物，香美如中国用油。”《御览》卷九六〇引，及《本草纲目》卷三一引《本草拾遗》转引，文字略异，一作《异物志》，一作陈祈畅《异物志赞》。未悉确为万震书否。

(3)《神丹经》文与康泰书相同者：

“（杜薄）女子织作白叠花布。”——《御览》卷八二〇引《吴时外国传》，同。

“蒲罗中有殊民……而好啖人。”——《御览》卷七八九引康泰《扶南土俗》、卷七九一《扶南土俗传》，略同。

“扈犁国，古奴斯调西南，入大湾中卷七八百里……时风一月乃到大秦国。”——《水经·河水注》引康泰《扶南传》，《北堂书钞》卷一三八、《御览》卷七七一引《吴时外国传》，略同。

“优钱在天竺东南七千里，土地人民举止，并与天竺同。”——《御览》卷七八七引康泰《扶南土俗》，“优钱”作“优钹”，“七千里”作“可五千里”。

(4)《神丹经》文与《唐书》相同者：

“杜薄，阇婆国名也，在扶南东涨海中洲……皆着衣服。”“以金为钱货。”——《御览》卷七八八引《唐书》，少异。

(5)《神丹经》文与《汉书》相同者：

“（安息）国王死……不属月支也。”——《汉书·西域传》，略同。

是《神丹经》作者于《南州异物志》取材独多，亦尝参据康泰书。又自附录之《地名异译表》，可知《神丹经》之地名，除见《南州异物志》及康泰书外，又多同于《洛阳伽蓝记》及《梁书》(《梁书·海南诸国传》颇多原出康泰书)。

(二)《神丹经》在古地理研究上之价值

释道二藏，卷帙浩繁，今人虽知其为学界鸿宝，读者终鲜，而研习《道藏》者尤鲜。故《神丹经》一书，自法儒马伯乐于 1937 年将其中大秦国节译成法文，并附考证，谓此经乃伪托葛洪撰，其记大秦事诸多不确，且断为六世纪之作品；治域外地理者于此经鲜见引证。然此经记外国地理之重要，乃在于记载西南诸国里程，并排比其先后得一条贯。康泰、万震之书，既非完帙，类书所引，一鳞一爪，莫由审其经纬。此经大半钞自万震，其资料之素材，可信为依据三世纪之记录，不容忽视。此其价值一也。此经记扶南、典逊、林邑、杜（社）薄、无伦五国，而不及诃罗陁（宋元嘉七年入贡）、婆皇（元嘉二十六年献方物）、婆达（元嘉二十六年入贡）、槃槃（元嘉入贡）、丹丹（梁中大通二年入贡）、狼牙修（天监十四年遣使奉表）诸国，可见并无羼入刘宋以来之南海事迹，且从书中用韵观察，决不能迟至六世纪。此其价值二也。域外地理，古书记载简略，方向既多约略之辞，文献复稠叠，类相因袭，故莫切于鸠集相同之记载，互为校核，以定其从违。此经取材多自康泰万震，持与类书征引者参校，颇多可厘正者，如句稚国条可明宋本《御览》“与游”乃“典逊”之讹。又由扈犁国条，可证传本《洛阳伽蓝记》“古有奴调国”应作“有古奴调国”。此其价值三也。经末述赞众香产地，为早期香药史之重要文献。此其价值四也。于叶波国不称乾陀或乾陀罗，与《北史》所记本名业波正合。叶波为本名，因为哌哒所破，遂改焉，此事亦见《宋云行纪》，云于正光元年（公元 520）至乾陀罗国，可证《神丹经》写成年代，应前于此。其价值五也。由此五端，具见此经之值得重视。虽马伯乐曾论述于前，而探究未周，不妨再事研索。比年整理港大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对此经发生兴趣，浏读《太平御览》，采辑益多，其东西学者对各地名曾论列者，略为引证推勘。以此经可提供当代南洋史家未用之资料，故不自量力，掇为斯篇。惜南海地理非所夙习，于地望所在，但取成说，加以评骘，而不敢妄断，徒有纂文之劳，实蔑释地之功。踳谬之处，俟鸿博之匡正云。

1961 年初稿，1969 年重录改定

附录 地名异译表

《太清金液神丹经》	《南州异物志》	《异物志》	康泰所撰书	《交州以南外国传》	《外国传》	竺芝《扶南记》	《林邑记》	郭氏《玄中记》
西图		西屠		西屠	西图		西屠	
典逊	典逊(又讹作与游)		顿逊(扶南传)			顿逊		
都昆			都昆(吴时外国传)		屈都乾		屈都	
比嵩								
句稚	句稚		拘利(扶南土俗、扶南传)					
杜薄	杜薄(又讹作在苏)		诸薄(吴时外国传扶南土俗)	(诸簿)(诸转)				诸薄
无论	无伦							
歌营	歌营		加营(吴时外国传扶南土俗)					加营
蒲罗	蒲类		蒲罗中(扶南土俗)					
林杨	林阳		林阳(扶南土俗)			林阳	林杨	
加陈	加陈							
师汉	师汉							
扈犁	扈利		枝扈黎(扶南传)					
斯调	斯调	斯调	斯调(扶南土俗、吴时外国传)					
隐章								
古奴(斯)调古奴	奴调洲姑女		加那调州(吴时外国传)					
察牢	察牢							
叶波								
优钱			优钹(扶南土俗)					

续前表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姚思廉《梁书》	《隋书》(《御览》引)	《唐书》(《御览》引)	杜佑《通典》	《广志》	其他
	西图(今本讹作西国)					西屠(吴录、吴都赋)
典孙(原讹作孙典)	典孙顿逊		顿逊	典逊顿逊		顿逊(穷神秘苑)
	屈都昆	都昆都雅(都军)		都昆都军		都昆(南方草木状)都君(太平寰宇记)屈都昆(晋书地道记)
		比嵩		比嵩北嵩		
句稚	九稚拘利	九稚拘利	拘利	九离拘利		
	诸薄		杜薄社婆(唐书南蛮传)	杜薄诸薄	诸薄	耆薄(大荒西经郭注)诸薄(徐衷南方记)
				无论		
歌营				加营		
			蒲剌洲 勃焚洲	蒲剌 勃焚洲		勃焚洲 (抱朴子)
						拔扈利(括地志)固支黎(印度劄记)
斯调					斯调	斯调(应志)
古奴调(据范氏校本)						
业波罗	叶波					叶波(宋书、太子须擎经)业波(魏书)

说明：常见地名而诸书少异者，若扶南、林邑、大秦、天竺、罽宾、月支、安息，未列入此表。

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　興三
抱朴子述
葛子曰洪曾見人撰南方之異同記外域之
奇生雖粗該近實而所履蓋淺甚不足甄四
遐之妖逸銘殊方於內目哉洪既因而敷之
使流分有測微其廣視書其名域令南北審
定東西不惑然混沌既分兩儀剖判天之所
覆地之所載四海之內八荒之外蕩蕩乎其
遠不可得而究陰陽所陶日月所照育生素
質跂行蠕動浸浸乎其眾不可得而詳也昔
禹治洪水十有三年跨歷九州徵召荒要然

天一阁旧藏明钞道藏零本

后记

日本学人颇怀疑《神丹经》为晚出伪书。

近日冯汉镛著《葛洪曾去印支考》（见《文史》三十九期，1994），列举葛氏书中言及印支特产与扶南土俗等，则力证其到过印支。谓其《仙药》篇言及日南卢容水中玉，卢容近灵寿浦，可能彼曾逗留过一段时间，且考出其航行路线系取道琼州、儋州线，可以参看。

宋帝播迁七洲洋地望考实兼论其与占城交通路线

宋季帝昰播迁海裔，由潮而惠、而广，转徙于官富场及其附近（即九龙新界辖境）者凡九阅月，然后南走秀山，舟次井澳。元军追至七洲洋，帝欲奔占城不果，遂驻于化之硇洲。无何，驾崩。帝以弱龄，自井澳惊悸得疾，遂乃"海桴浮避，澳岸栖存"①。虽凌震有复广之讯，马南宝曾赋诗志喜，时帝舟实次于硇洲②，故遗诏谓"沙洲何所，垂阅十旬"。盖帝仍泊舟中，有谓其至广，如《二王本末》说，盖谰言也。

帝昰自浅湾（《新安县志山水略》："浅湾山在县南九十余里。"）走秀山，旋至七洲洋，盖欲往占城未果，故驻于化之硇州。秀山亦名虎头山，《筹海图编·广东沿海山沙图》有大小虎头山，俗又名虎头门。③ 自宋至明，船舶南往诸蕃，出虎头门，乃入大海。由粤航海，向分中路及东西路。

明王在晋《海防纂要》记广东中路云：

> 日本诸岛入寇，多自闽趋广。柘林为东路第一关锁，使先会兵守此，则可以遏其冲，而不得泊矣。其势必越于中路之屯门、鸡栖、佛堂门、冷水角、老万山（按即大屿山）、虎头门等澳，而南头为甚，或泊以寄潮，或据为窠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东莞大鹏戍守之兵，使添置往

① 陆秀夫《景炎帝遗诏》语。

② 参黄佐《香山县志·马南宝传》。

③ 见陈伯陶《东莞志·山川》。

来，预为巡哨，遇警辄敌，则必不敢以泊矣。其势必历峡门、望门、大小横瑟山（按即横琴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灶山（按应作三灶）、九星洋等处而西，而浪白澳为甚，乃番舶等候接济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来，预为巡哨，遇警辄敌，则亦不敢以泊此矣。其势必历厓门、寨门海、万斛山、硇州（按即硇州）等处而西，而望峒澳为甚，乃番舶停留避风之门户也，附海有广海卫、新宁、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来，预为巡哨，遇警辄敌，则又不敢以泊此矣。[1]

此记广东沿海险要戍所甚详，盖本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三《广东事宜》中路条。《方舆纪要》（卷一〇一）广东"海"条引《海防考》文略同，而字作"硐洲"，当是"硇州"之误。关于香山线之仙女澳等处，宋帝自秀山南奔，曾经其地。

黄佐嘉靖《香山县志·山川》云：

九星洲山，九峰分峙，多石岩石屋，灵草石上，溜水甘美，为番舶往来所汲，曰天塘水。

零丁山，下有零丁洋。

小横琴山，下有双女坑。大横琴山，幽峻，为寇所伏。

深井山，即仙女澳也，亦名井澳，在横琴下。宋端宗御舟尝至此。（注云："景炎二年十二月，帝舟入海，至仙山澳；丙寅，风大作，舟败几溺，帝惊悸得疾，曾一却元兵于此。"）

三灶山，三石形似名。与横琴相对，皆抵南番大洋。

考《筹海图编·广东沿海总图》，东莞县虎头山南有九星洋，而吴川县南有七星洋，实为二地。又同书《沿海山沙图》，九星洋在官富山东南，大小虎头山之北。检罗洪先《广舆图》一"广东舆图"，东莞以南，香山之北，有"七星"及"虎头"二名并列，"七星"当是《山沙图》之"九星"。以"九星洋"与"七星洋"，自明以来即易淆混，故元将刘深追帝昰所至之七洲洋，向来因有二说：

① 日本蓬左文库藏修德堂万历刊本。

(1) 以为“七星洋”

《厓山志》云：“丁丑，刘深追（帝）至七星洋，大战洋中，夺船二百艘。”黄佐《粤志》同。广东《阮通志·海防略图》说“七星洋在遂溪县南，与硇洲为犄角之势”。《明一统志》卷八十二《琼州府山川》：“七星山在文昌县东滨海，山有七峰，状如七星连珠，亦名‘七洲洋山’。”《文昌县志》因谓：“七洲洋山在县东百余里大海中，七峰连峙，与铜鼓山相属，俱有石门，上有山，下有泉，航海者皆于此樵汲。元刘深追宋端宗获俞如圭（珪）于此。”[①] 张燮《东西洋考》考卷九《西洋针路》乌猪山，下条为七州山七州洋，引《琼州志》亦云：“在文昌东一百里，海中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洌可食。元兵刘深追宋端宗执其亲属俞廷珪之地也。”此《琼州志》乃万历以前所修者。

(2) 以为“九星洋”

《读史方舆纪要》香山县井澳条云：“九星洋在县西南，宋景炎二年，元将刘深袭井澳，帝至谢女峡，复入海至九星洋，欲往占城不果。《一统志》‘海中有九曜山罗列如九星’，洋因以名。”按明《一统志》卷七八：“九曜山在（广州）府城西海中，罗列如九星。宋郭祥正诗：番禺城西偏，九石名九曜。”此九曜山实在番禺西，若香山县乃有“九星洲山”（见黄佐《香山志》），顾祖禹引番禺九曜山以附会“九星洋”，实误。

按九星洲山在香山县，近仙女澳，具见上引黄佐嘉靖《香山志》。然黄氏于此条不书宋帝事。“七星洋”与“九星洲山”至易相混。“七洲洋山”据《明统志》地在文昌县，然元《经世大典》云：“二十三日，沿海经略使行征南左副都元帅府丘追昰昺世杰等至广州七洲洋，及之，战海洋中，夺船二百艘，获昰母舅俞如珪等。”则以此七洲洋在广州，然《经世大典》所记时地，多极虚泛，如谓昰遁海外砜洲，即接言十四年九月五日福建宣慰使唆都言“南剑州安抚司达鲁花赤马良佐，遣人于福泉等处密探得，残宋建都广州改咸熙元年”云云。咸熙年号之误，自不待论，至谓其建都广州，亦非事实。寻彼所谓“广州”可能泛指广东境，故谓“广州七洲洋”一语。“广州”二字亦极空泛，恐不能执此以定七洲洋必属广州境也。

① 道光《琼州府志》卷四上“山川”引。

又考帝昰自井澳至七洲洋，各书所记，时地亦复多歧。

《宋史·二王纪》云："十二月丙子，昰至井澳，飓风坏舟，几溺死，遂成疾。旬余，诸兵士始稍稍来集，死者十四五。丁丑，刘深追至七洲洋，执俞如珪以归。"

黄漕《番禺客语》自注云："遇风之日，新史（指《宋史》）以为丙子，《填海录》以为丙寅。"余考遇飓事，应以《填海录》所记"丙寅"为正，黄佐《香山志》深井山条亦以为"丙寅"（参看拙作《九龙与宋季史料》，33页），如是与《宋史》经旬余兵士稍集正相符合。《客语》自注又云：

> （御舟）入海，至七洲洋，欲往占城不果，遂驻碙洲镇。碙洲屹立海中，当南北道，隶化洲。

此云入海，至七洲洋，则此七洲洋当远在海外，非香山县在井澳附近之九星洲山。黄培芳《新会县志》卷一三《事纪》据《方舆纪要》改作"九星洲"，而云：

> 此云"九星洋"不知所本。……《纪要》引《一统志》海中有九曜山，罗列如九星，洋因以名。又云九星洋在香山县。据此，则九星洋与《经世大典》所云七洲洋之地正同，或因七九形近，故作七洲洋耳。

案《宋史·二王纪》、《经世大典》均作"七洲洋"，《厓山志》、黄《通志》则俱作"七星洋"。黄培芳之说实不可信。九星与七洲实为两地，《方舆纪要》之九星洋，误以为番禺之九曜山当之，自不待论。至据其改"七洲洋"为"九星洋"，殊属不必。

考"七洲洋"向来为往占城之要道。黄佐《通志》"海寇"条云"中路自东莞县南头城山佛堂、十字门、冷水角诸海澳"，其子注引（黄衷）《海语》云："自东莞之南亭门放洋，至乌潴、独潴、七洲三洋。星盘坤未针；至外罗坤申针，入占城。"《真腊风土记》总叙云："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通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

自粤泛海至占城，明正统间行人吴惠有日记（惠字孟仁，东吴人）书其事，见《震泽纪闻》及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七"占城"条，而黄《通志》亦载其日记略云：

正统六年七月，奉使占城立嗣王。十二月，某日，发东莞，次日过乌猪洋；又次日过七洲洋，瞭见铜鼓山；次至独猪洋，见大周山；次至交趾洋，有巨洲横截海中，怪石廉利，风横舟碍之即糜碎，舟人不胜恐。须臾，风急过之，次日至占城外罗洋、校桮墅口。廿九日，王遣头目迎诏宝船象驾，笳鼓填咽。……五月六日回洋。十五日，瞭见广海诸山，遂收南门，以还广东。……①

此七洲洋可望见铜鼓山，当在文昌县。明《一统志》七星山亦名“七洲洋山”，次条即为铜鼓山，云：“在文昌县东一百里，俗传民尝于此山得铜鼓，因名。”吴惠所言之七洲洋，以铜鼓山证之，自即文昌县之七洲洋，亦即黄衷《海语》所谓乌潴、独潴、七洲三洋之一也。前人于“七洲”与“九星”两地，不能详辨；最可笑者，如陈伯陶《东莞志前事略》云：

按文昌东海有七洲洋，然刘深追宋师，必无舍广州而直抵琼州之理。惟《方舆纪要》引《一统志》云：“九星洋在香山县南。”又云：“海中有九曜山罗列如九星，洋因以名。”然则亦广州地也。今考《方舆纪要》：“东莞县西南有乌猪海洋。”吴惠《日记》：“正统六年，奉诏使占城，放东莞，次日过乌猪洋，又次日过七洲洋，瞭见铜鼓山。”则七洲洋去东莞不远。

此条有二大错：一是不知明《统志》九曜山乃在番禺，与九星洋无关。一是既引吴惠日记，则此已过乌潴之七洲洋，且可望见铜鼓山，自不能属于东莞，应在文昌。彼盖昧于西洋航路，亦不能深责矣。

考现存可据而较早之航海图，应推茅元仪《武备志》卷二百四十所附之“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近人考证为郑和舟师集体之作，制成于洪熙元年至宣德五年间（见周钰森著《郑和航路考》），乃明初航海图。图中“九星”与“七洲”，明为两处（详看插图），不容混乱。今再综合言之：余所以断刘深追至七洲洋之地望应在文昌者，其理由有五：

（1）《宋史》、《经世大典》称“七洲洋”，《厓山志》、黄佐《通志》称“七星洋”，正与七星山及七洲洋山名称形状符合。

---

① 亦见《方舆纪要》一百一“三门海”条。

（2）香山之“九星洋”绝无“七洲”之名，郑和航图但称“九星”，可证。

（3）黄佐嘉靖《香山志》于九星洲山下不书刘深追帝昰事。

（4）《东西洋考》引万历以前《琼州志》，记刘深此事于文昌七洲洋下，可见万历以前，说者咸认为帝昰到过七洲洋。（可见顾祖禹之说为后出，且误九曜山为九星，故不可信。）

（5）帝昰意欲往占城，故经七洲洋。

有此五大理由，七洲洋应在文昌，可成定谳。

一般疑七洲洋不宜在文昌者，因其路途太远，此则不明当日针路里程，有以使然。考北宋时自屯门南至占城为时仅十日，《武经总要》前集卷二十一《广南东路》云：

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州，又三日至不劳山（在环州国界。按即《唐书》之占不劳山，在占城），又南三日至陵山东。

再按之针路，《海国广记》所载：

自东莞南亭“用坤未针，五更，取乌猪山”。

自广州往暹罗针路。自乌猪山“用坤未针，十三更，平七洲山”。又广州往爪哇，自乌猪山“用坤未针，亦十三更，取七洲洋山”。

十三更合31小时12分，五更合12小时，是自东莞南亭起航，至七洲洋山，需时共43小时12分（参看周钰森《郑和航路考》）。循针路而行，不过三日而已。

证以自琼州与广来往时间，据牛天宿康熙十五年修《琼州府志》云：

外路：徐闻可半日到。若达广州，由里海行者，顺风五六日，大海放洋者，三四日。福建则七八日，浙江则十三日，西至廉州四日。自儋州西行，二日可达交趾万宁县；三日可抵断山云屯县。崖州南行，二日接占城国。[①]

① 道光《琼州志》卷三《疆域》引。

是琼州至广放洋者，三四日可达，与吴惠所记发东莞，越两日可抵七洲洋，日程正合。牛津藏旧钞本《顺风相送》有1639年（崇祯十二年）大主教（Arch. Laud）题赠款，盖明人航海针经，次七洲山七洲洋，次于乌猪山、独猪山之中间。其福建往交趾针路："坤未针五更平乌猪山，用单坤针十三更平七洲山。"浯屿（即金门岛）往大泥（Patani）吉兰丹（Kelantan）针："用单坤五更取乌猪山，用单坤及坤未针十三更平七洲洋，用坤未七更平独猪山。"此七洲洋以七洲得名，即今海南岛以南之西沙群岛，为赴南洋必经之险地。吴自牧《梦粱录》所云"去怕七洲，回怕昆仑"者也。帝昰于景炎二年十二月丙寅，移井澳遇飓，是月陈宜中先往占城。丁丑，元将刘深追至七洲洋，是时帝殆欲往占城，故南趋七洲洋，则此七洲洋当为铜鼓山附近之七星山，可无疑义。硇洲去七洲洋不远，黄溍称："至七洲洋，欲往占城，不果，遂驻硇洲镇。"此由七洲洋可确定硇洲应即化州之硇洲，或当时闻王道夫入广，遂中止前往占城而留居硇洲耶？《厓山志》云："帝欲往居占城不果，遂驻次于化之硇洲。遣兵取雷州，曾渊子自雷州来。"又云："雷州既失守，而六军所泊居雷化犬牙处，非善计……遂以己未发硇洲，乙亥至厓门驻跸。"其自硇洲迁厓门，正因雷州失守，南往占城，有所不便。时士卒方散处雷、化二州之间。综观是时人地种种情形，硇洲自非在化州莫属矣。《武经总要》前卷二十一记宋时硇洲形势，谓："自化州下水至海口四日程。从州东至海三十里，渡小海，抵化州界，地名硇洲。入思广州，通江浙福建等路。"硇洲地形之重要于此可见。帝昰所以暂次于此岛者，意存观望，进而可回广州，退则可往占城。迨王用降元，沓磊浦为元兵控制，雷州又告陷落，供给路断，遂东折往厓门。诚如《新会志》云"取给于广石诸郡"，形势渐迫，不得不尔也。

余论

（一）硇洲异文

明罗洪先《广舆图》卷一《广东舆图》吴川对岸有小岛曰"硇洲"，当是"硇洲"之误。隆庆刊本《筹海图编》称"万斛山纲州"，《海防纂要》作"硐州"，《方舆纪要》又作"硐州"，皆误。

（二）杨太后帝昺图像

南薰殿所藏宋代帝后图像有轴及册多种，自宣祖至度宗，自宣祖后至宁宗后。弘治刊《历代古人像赞》，但至宁宗。万历刊王圻《三才图会》亦至度

宗而止。苦荼庵主人藏有碧江赵冕玉家传《赵宋一代帝后遗像》，内有帝昺，作僧像；又杨淑妃像，为各书所无，惟帝昰像缺。未审果如周密所言：“锐下，一目几眇，未由勘验，是可惜也。”

（三）广州湾杨侯王庙

由黄佐《广东通志》观之，大屿山非宋帝驻跸之地，明儒已有定论。故今大屿山地区，西至昂坪，东极梅窝，绝无宋室遗迹，非若九龙之有二王殿，可以稽考。若东涌有杨侯王庙，建自清乾隆时（见《大屿山志·名胜》）。盖“侯王庙”广地多有之，而以广州湾之“杨侯王庙”建筑最为瑰伟。周密记厓山之败，陆秀夫、杨亮节皆溺海死焉，谓亮节道卒九龙，此乃陈伯陶之臆测，了不足信。广州湾亦有杨侯王庙，殆因二帝曾播迁化之硇洲，非偶然也。

附　宋王事迹略谈

九龙有宋王台，关于宋季史迹，兹分（1）宋季三幼主（帝㬎、帝昰、帝昺）及其外戚，（2）宋帝行宫论述之。

三幼主年岁相若。帝㬎即位仅四岁，失位时年六岁。帝昰在福州即位，年九岁，崩于硇州，时十一岁。帝昺在硇州登极，年八岁，厓门坠海时，年九岁。（《三朝政要》则以昰、昺同年所生，似不可信。）此三幼帝向来每被人混误，如《二王本末》一书即误称“广王昺”作“广王”（按昰应称益王）。后人图绘帝后遗像，或以帝昺作僧服，疑因帝㬎而误。《元史·世祖纪》：“二十五年，赵㬎学佛法于土番。”宋旧宫人郑惠真诗云“唐僧三藏入天西”，即指其事。三帝皆不同母所生。帝㬎为全皇后出，故贾似道主立嫡，得嗣度宗为帝。昰则杨淑妃所生。昺乃俞修容所生。淑妃即琴学大家杨守斋之女，赵氏族谱谓淑妃为杨镇长女，非是。守斋子杨亮节，原为福州观察使，帝㬎之立，亮节以母舅居中秉权（《宋史》卷四五〇）。厓山败，亮节与陆秀夫皆溺海死（见《癸辛杂识》）。陈伯陶作侯王庙圣史牌记，谓九龙杨侯王庙即祀道病卒之杨亮节，余曾证其误，已得学人之同意。若帝昺舅即俞如珪，井澳之败，于七洲洋为元将刘深所俘。

《嘉庆一统志》卷四四二：“端宗（即帝昰）自闽入广，行宫凡三十余所。”其详不可悉考。据《厓山志》及《新安县志》胜迹，“梅蔚山有景炎行宫”。官富场（今九龙一带）旧有二王殿村，后人于其附近建为宋王台。《新安志》宋王台条称“昔帝昺驻跸于此”，实误“昰”为“昺”。九龙旧有宋街、

帝街、昺街。其实当端宗驻今九龙之时，昺只得称为“卫王”而已。又“二王”之号，因元人所修宋史，在《瀛国公本纪》之下附“二王”之事，可知“二王”乃沿元人之贬称。据《填海录》所载，端宋于景炎二年四月次官富场，六月次古墐（《厓山志》作“古塔”），至十二月，自浅湾移秀山，前后居九龙一带约有九个月，所经各地行宫，今亦莫考。其至秀山，元《经世大典》书中云：“山上民万余家，有一巨富者，昰买此人宅作殿阙，屯驻其兵。”此出于当日探报，行宫在何处，亦不可知。自是帝遂入海，至井澳，因元兵南下追迫，唆多既大会师于官富（《元史·唆都传》），刘深又于井澳进袭，帝复因飓风，惊悸成疾。先是井澳之败，丞相陈宜中欲奉帝走占城，乃先往占城谕意，知事不可为，遂不复归（《宋史·宜中传》），帝因此不得往占城，乃留驻于硇州。无何，复薨于硇州。硇州所在，宋元人记载，如黄溍之《陆君实传后叙》、邓光荐之《文丞相传》、周密之《癸辛杂识》等书所记，乃在化州与雷州犬牙相错之处。其他孤悬海外，帝滞于此小岛者，目的欲往占城也（惟陈仲微《二王本末》作“硇川”，谓属广东之东莞县，与众说异）。硇州今属湛江市，1918 年，法人 H. Imbert 曾在该地调查，发表一文曰《宋末二王驻跸硇州之研究》，载于印度支那书评（*Revue Indochinoise*）第二一卷第三号。据云该地有宋王村、宋王井及宋王碑，是其古迹之多，正可与九龙之二王村宋王台互相媲美。对于硇州一地望，可作最后之论定。卫王昺在硇州继位，改元祥兴，遂升硇州为翔龙县。其年宋将王用叛降元，硇州乏粮，时雷州又失守，张世杰以为泊居雷化犬牙处，非善后之计，遂自硇州徙居新会崖山。崖山地属广州，因升广州为翔龙府。在厓山之行宫，据《二王本末》一书所记，起行宫三十间，内正殿以杨太妃故立名慈元殿。以上即二帝在沿海播迁，经过各地建立行宫及其遗迹之可考者。

1962 年在香港西区扶轮社讲

按拙作《九龙与宋季史料》，主硇州不在大屿山应在吴川说。嗣见清吴宣崇亦撰《礵州即硇洲考》，末段云：“《元史·世祖纪》（十五年）行中书言张世杰据硇州，攻旁郡未易平。”盖世杰时攻雷州，惟在吴川之硇州，故攻雷最近。且六军泊居雷化犬牙处，非吴川之硇洲又何处乎？《香山新会志》乃执陈仲微吴莱之误说，力争硇州属广州之东莞县，与州治相对第隔一水，真通人之蔽也（文献《广东文征》卷三六）。宣崇吴川人，为懋清之孙，著有《友松

居文集》。

法人在硇州调查所得，译述如下：

在硇洲岛赤麻村之前门，犹存宋王碑。不幸因千载之风雨青苔剥蚀之故，碑上文字已不可辨。①

宋末二王驻跸于硇洲之地在马鞍山之下，此地今犹称曰宋皇村。

于赤麻村之附近，有井曰宋王井，其水甚甘。

土人谓有于田地底掘获巨大之木梁（poutre en bois），相传即宋室遗物。

又安南史籍有关南宋夫人事迹，兹附录二则：

（1）《大越史记全书》黎正和十八年岁在丁丑仲冬刊本（1697·12·13——1698·1·11）《本纪》，陈英宗兴隆二十年，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卷六，二九b—三〇a：

六月帝还自占城。……加尊先帝先后徽号，及加封各处名神。立芹海门神祠。先是帝亲征，至芹海门（注：前曰乾。避讳改为芹）。〔仲侠按：李仁宗（1072—1128）讳乾德是也。〕驻营，夜梦神女泣曰："妾赵宋妃子，为贼所逼困于风涛至此，上帝敕为海神久矣。今陛下师行，顾翼赞立功。"帝觉，召故老问事实，祭然后发，海为无波，直到阇槃（即占城），克获而归。至是命有司立祠，时祭焉。

（2）《大南一统志》（维新三年：1909年，印本），卷十五，《义安省下·祠庙》：

芹海神祠在琼琉县香芹社。宋祥兴年间师溃于崖山，杨太后与公主三人赴海，忽飓风大作，漂泊于乾海门，颜色如生，土人为之立祠。陈《史记》兴隆二十年英宗亲征占城，舟抵乾海门，夜梦神人曰……〔仲侠按：后与《史记全书》同〕……大捷，及还命加封赠国家南海大乾圣娘，

① H. Imbert: "Recherches sur le se'jour a l'ile de Nao-tchesus des Jeruiers empereurs de la Dynastie des Song", *Revue Indochinoise*, XXI (1918, Mars), n. 3.

A Nao-tcheou, il y a devant le village de 赤麻 une stèle nommée 宋王碑, que la plinè. les cmbruns salins.

增广祠宇。

黎洪德元年（公元1470），圣宗亲征占城，舟过乾海门，诣祠密祷，风恬浪帖，直抵占境，克之。师还帝舟已过汴海，忽东风回帆，舟复至祠下，遂命登秩，增建祠宇，因名回舟处为东回村。

此后屡著灵应，递年腊月有竞舟会，观者如堵。本朝加封。今通国多有祠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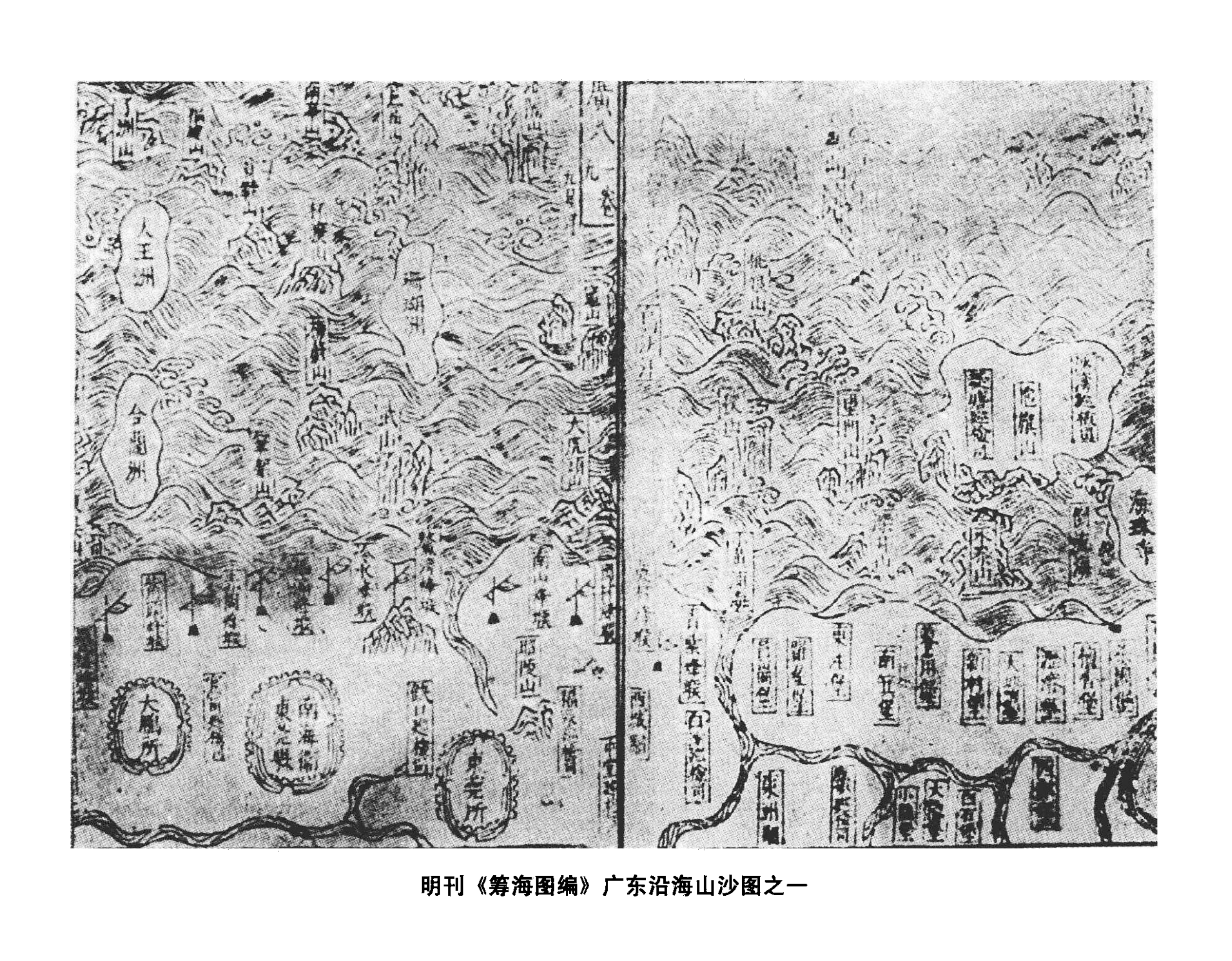


杨淑妃像



宋帝昺像

（杨淑妃、帝昺两像俱见碧江赵冕玉家传“赵宋一代帝后遗像”，黄绳曾先生藏）



明刊《筹海图编》广东沿海山沙图之一

《筹海图编》广东沿海总图

黄佐嘉靖《粤通志》所记宋季二帝由官富场南迁路线示意图



明洪熙至宣德间航海图之一段（见《武备志》）

SOME PLACE-NAMES IN THE SOUTH SEAS IN THE *YUNG-LO TA-TIEN*
(《永乐大典》中之南海地名)

Early Literature

Previous to the voyages of the Ming admirals Chêng Ho 郑和 and others (1403—1431) to the countries in the Western Oceans (Hsi-yang 西洋), the main sources of Chinese information on the South Sea regions (Nan-yang 南洋) were in the monograph sections on foreign countries (外国传) of the *Sung-shih* 宋史 (1345) and *Yüan-shih* 元史, the *Ling-wai tai-ta* 领外代答 of Chou Ch'ü-fei 周去非 (1178), the *Chu-fan chih* 诸蕃志 of Chao Ju-kua 赵汝适[1] (1225) and the *Tao-i chih-lüeh*[2] 岛夷志略 by Wang Ta-yüan 汪大渊 (1349—1350). The *Sung Hui-yao* 宋会要, in its chapters on Foreign Barbarians (*Fan-i chuan* 蕃夷传)[3] and tribute offerings during various dynasties

[1] Chao Ju-kua, according to its foreword, would spend hours in studying maps of various countries, which shows the interest among the Chinese of those days in foreign lands and voyages. It is true that Chao was Superintendent of the Fukien provincial customs.

[2] See Hirth and Rockhill (1991: 61—69); also notes (*chiao-chu* 校注) by Fujita Toyohachi 藤田丰八 (1915) on *Tao-i chih-lüeh* 岛夷志略 by Wang Ta-yüan 汪大渊.

[3] The *Fan-i chuan* 蕃夷传 (Biographical notes on Foreign Barbarians) in the *Sung Hui-yao* is further proof of the popular interest in foreign affairs in China at that time.

(*Li-tai ch'ao-kung* 历代朝贡), contained valuable information. Fragmentary data o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were also found in the *T'ang Hui-yao* 唐会要, the *T'ai-p'ing kuang-chi* 太平广记, *T'ai-p'ing huan-yü chi* 太平寰宇记 (c. 976—983) and *T'ai-p'ing yü-lan* 太平御览.

Ch'ên Yüan-ching 陈元靓 collected the Sung data on foreign countries from various sources in his *Shih-lin kuang-chi*[①] 事林广记, and Chou Chih-chung 周致中 did the same for the Yüan data, in his *I-yü chih* 异域志.

The chapter on Barbarians (*Fan-i* 蕃夷) in the Yüan work *Ching-shih ta-tiem* 经世大典 (*Yüan wên-lei* 元文类, ch. 41) only mentions the places which the Imperial envoy Yang T'ing-pi 杨庭壁 visited. A similar chapter in the *Huan-yü t'ung-chih* 寰宇通志 (*Wai-i* 外夷, ch. 118) in its record of political events and products of various countries, contains a few errors[②] which are left uncorrected in the *Ta-ming i-t'ung chih* 大明一统志, which simply repeats the same information.

There are four other books, no longer extant today, which according to their titles must have contained information o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These were the *Hai-wai san-shih-liu kuo chi* 海外三十六国记 (Records of 36 countries) by Ta hsi Hung-t'ung[③] 达奚洪通; the *Tai-tou*[④] *chu-fan chi* 戴斗诸蕃记 (Records of countries) by Chang Chien-chang 张建章; the *Hai-shih-ch'êng kuang-chi* 海使程广记 (Reports of envoys sent on overseas missions) by Chang Lai 章僚. (The above three are listed in the bibliographical section of the *Sung-shih* 宋史.) The fourth is *Chan-ch'êng kuo lu* 占城国录 (Records

---

① Several Yüan and Ming editions exist with variants in their texts. In the so-called new edition (新编) of 1325 it is said there are 21 countries between Champa and Djabirsa 茶弼茶. See also Wada (1954).

② Errors such as taking 古里 for 班卒 or taking 忽鲁谟思 and 忽鲁母思 (Ormuz) for two different countries due to a minor difference in transliterating the name.

③ About the year A. D. 760 the author visited the thirty-six countries between ch'ih-t'u 赤土 (Red Earth) and Ch'ien-na 虔那. His book must have contained data of exceptional interest, some of which however seem to have been used in chapters 2 and 3 of the *Ling-wai tai-ta* 岭外代答.

④ Fêng Ch'êng-chün 冯承钧 (1937) and other geographers have mistaken *Tai-tou* for a personal name. I find in the *Ta-fa-sung* 大法颂 of Liang Chien-wên-ti 梁简文帝 (A. D. 503—551) the following couplet 戴日戴斗，靡不来王： "Sooner or later under the Sun and under the Bushel constellation, all come to the King's Court", where *Tai-tou* is simply a metaphor for the world.

of the Champa kingdom) by author unknown（失名）; its title is found in the *Chih-chai shu-lu chieh-t'i* 直斋书录解题.

Yung-lo Ta-tien 永乐大典

Chüan 卷 11, 907 of the *Yung-lo Encyclopaedia*, which was compiled by Imperial order and completed in A. D. 1407, is based as we shall see on the *Nan-hai chih* 南海志, and lists the products of various countries,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y were found. It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as we may gather from the following extract taken from the *Nan-hai chih*:

> Canton is where foreign ships assemble, with an abundance of valuable product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When our August Court covered all the countries within the four seas 圣朝奄有四海 envoys came with tribute from... far more countries than were ever recorded in previous gazetteers 前志. Their tribute with their names follow...

The name *Nan-hai* 南海（South Sea regions）occurs in the titles of the following five monographs, the last one of which, as I shall show, is certainly the *Nan-hai chih* from which the *Yung-lo Ta-tien*（YLTT）copied its information. They are:

(i) *Nan-hai chün-lüeh* 南海郡略, anonymous（失名）, about which see the *Yü-ti chi-shêng* 舆地纪胜, a Southern Sung geography completed in 1227 by Wang Hsiang-chih 王象之 and reprinted in 1855—1860 by Wu ch'ung-yüeh 伍崇曜.

(ii) *Nan-hai t'u ching* 南海图经（1209）in 5 chüan by Li Mu 李木.

(iii) *Nan-hai hsien-chih* 南海县志（1299）by Ch'ên Hsien 陈岘.

(iv) *Nan-hai hsien-chih* 南海县志（c. 1247）by Fang Ta-tsung 方大琮.

(v) *Nan-hai hsien-chih* 南海县志（1304）by Ch'ên Ta-chên 陈大震.

The classical expression *Yen-yu ssŭ-hai* 奄有四海（*Shu-ching* or Book of History II, 2, iv）could only refer to the Mongol world domination and not to

the Sung period (993—1278) and therefore the first four titles above are to be eliminated as too early, leaving the last one as the only possible "*Nan-hai chih*" of *chüan* 11, 907 in the *Yung-lo Ta-tien*. Moreover the reference to the "previous gazetteers" (前志) in the quotation given above can only have originated in (iii)、(iv) or (v) as we have no further gazetteers (*chih* 志) until we come to A. D. 1609, and this would point again to Ch'ên Ta-chên's as being the YLTT *Nan-hai chih*. ①

Customs offices. Much of the information on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ir products must have been originally compiled in the customs revenue offices of Fukien province② and of Canton. ③ It is practically certain that the lists of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Nan-hai chih*, *Ling-wai tai-ta*, and *Fan-i* (番夷) chapters in the *Kuang-tung t'ung-chih* 广东通志 (edited by Huang Tso 黄佐 in 1558) are from the Canton Customs House. The place-names as recorded by the Fukien provincial customs are often transcribed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s, following the Fukienese reading instead of the Cantonese or Northern readings.

The data on foreign countries are not well arranged in either the *Chu-fan chih* or *Tao-i chih-lüeh*. Several ambiguous passages occur in the later work *Hsing-ch'a shêng*-lan 星槎胜览, allowing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Place-Names

The foreign countries (*kuo* 国) in the *Nan-hai chih* are listed in the following order:

① The Peking National Library has 2 *chüan* which from part of a work entitled *Nan-hai chih* 南海志, about which see P'an Tsung-chou 潘宗周 (1939), *Pao-li-t'ang Sung-pên shu-lu* 宝礼堂宋本书录 Appendix, *Nan-hai P'an shih p'ai-yin pên* 南海潘氏排印本, and the *Chung-kuo li-tai pan-t'u-lu* 中国历代版刻图录.

② In his *Yün-lu man-ch'ao* 云麓漫钞, Chao Yen-wei 赵彦卫 (Sung dynasty) says that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Fukien Customs often went overseas to offer his merchandis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③ In the annotations to his book *Tao-i tsa-chih* 岛夷杂思, Ch'ên Yüan-ching 陈元靓 (Sung dynasty) states that it is a copy of the official original in the Canton Customs House 此本符广舶官本. Chêng Ch'ia 郑樵 (1104—1162) in his *T'ung-chih-lüeh* 通志略, mentioned that Chao Hsieh 赵勰 wrote a book entitled *Kuang-chou-shih po-lu* 广州市舶录 (Canton Customs Records) — a pity that it was lost.

1. 交趾国	Chiao-chih	Cochin, Tongking
2. 占城国	Chan-ch'êng	Champa
3. 真腊国	Chên-la	Kamboja (Khmer)
4. 罗斛国，暹国	Lo-hu, Hsien	Lavo (Lopburi-Uthong), (Sukhothai)
5. 单马令国	Tan-ma-ling	Tāmbralinga
6. 三佛齐国	San-fo-ch'i	Çrīvijaya (Sumatra)
7. 东洋佛坭国	Tung-yang Fo-ni	
8. 单重布啰国	Tan-chung-pu-lo	Tanjongpura (S. Borneo)
9. 阇婆国	Shê-p'o	Java

(The above nine are in the Nan-yang archipelago 南洋群岛)

10. From Nan-pi 南毗 (Namburi) Ma-pa-erh 马八儿国 (Ma'abar) to Hu-ch'a-la 胡荼辣国 (Guzarat) are place-names in South India.

11. The remaining place-names go from Persia to Chi-tz'ŭ-ni 吉慈尼 (Ghazni, in present-day Afghanistan) grouped by geographical propinquity.

Countries under the suzerainty of others are listed under the suzerain power, for instance under Java come, fist, Sun-t'ao 孙条 (Sunda in West Java), then Pa-li 琶离 (Bali Island), and at the end Ti-man 地漫 (Timor Island) to the east (in Malay east=*timur*).

The place-names in the *Nan-hai chih* correspond, nearly all, with those in the *Tao-i chih-lüeh*; though written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s they are however near-to homophones.

The preface of the *Tao-i chih-lüeh* by Wu Chien 吴鉴 is dated 1349 and indicates that the work was written later than the *Nan-hai chih* (1304), but as this list is no copy of the latter it must have been taken from another source.

Tung-hsi-yang 东西洋 (East and West Oceans). According to Fêng Ch'êng-chün 冯承钧: "The name Tung-hsi-yang first appears in the *Tao-i chih-lüeh*; it was not currently used until the Ming period, and probably designated the west coast of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Sumatra—that is to say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Indian (*Hsi-yang*) ocean."

But according to the *Yung-lo Ta-tien* it had been used earlier. The

Tāmbraliṅga, Malay peninsula and Çrīvijaya (Palembang, Sumatra) regions were already known as the Hsiao Hsi-yang 小西洋 (Smaller West Ocean), whereas the Fo-ni region was called Tung-yang or Hsiao Tung-yang 小东洋 (Smaller East Ocean). The region between Tanjongpura (Kendawanga) and Java was called Ta Tung-yang 大东洋 (Greater East Ocean).

The Yüan date of the YLTT list. As the YLTT list of foreign countries is *pre-Ta-tê* (1297—1307) *of Yüan* — when Sukhóthai (Su-ku-ti 速孤底) in Thailand wa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two principalities of Lavo (Lo-hu 罗斛) and Siam (Hsien 暹) — the latter two countries are listed separately for they were not united until A. D. 1349. Another indication of a Yüan date (and not Sung) for the YLTT list is that the San-fo-ch'i 三佛齐 kingdom is given as separate from Java, whereas Wang Hsiang-chih (1227) gives it as and independent country.

P'u-tuan. In YLTT, P'u-tuan 蒲端 comes after Maït (麻叶 Ma-yeh)① and before Sulu 苏录. It has often been confused with P'u-kan 蒲甘 (Pagan). Though not mentioned in the *Chu-fan chih*, it occurs in the *Sung Hui-yao*, in a passage which says: "From Champa kingdom to Çrīvijaya (the sea voyage) takes 5 days, to Maït 2 days, and to P'u-tuan 7 days." Maspero (1925) places P'u-tuan in the Philippine Archipelago, but in the YLTT it comes under Tung-yang Fo-ni (north-cast coast of Borneo), while P'u-kan comes under Champa kingdom — showing that P'u-tuan and P'u-kan are really quite distinct places. Wang Hsiang-chih (1227) places P'u-tan also under Fo-ni. There is a Fo-ni ko 佛坭国 in the *Sung Hui-yao* (p. 7764 iv, 8), where it is transcribed Po-ni kuo 渤泥国 in the *Chu-fan chih*. This Fo-ni or Po-ni is present day Brunei in Borneo②, from the YLTT list. Brunei in those days ruled Manila (Ma-li-lu 麻里噜＝Maliru) and the Sulu Archipelago.③

---

① Also written 麻逸 (Ma-i). In Cantonese 逸 is read *yat* as in Sun Yat-sen. See Wada Sei 和田清 (1942): 明代以前の支那人に知うれたるフイリッピン諸島, *Tōashi ronsō* 东亚史论薮.

② Brunei and Borneo are dialectal pronunciations of the same region, in part due to Arabic script which does not always indicate the vowels of a word. Brunei of today is a small state in the big island of Borneo.

③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now claims sovereignty over North-East Borneo, which by an appeal to an earlier jurisdiction might therefore claim sovereignty over Manila.

P'u-kan 蒲甘（*Pagan*）. China in 1004（Ching-tê 景德，1st year）received tribute from Pagan，Çrīvijaya and Ta-shih 大食（general term for the Arab countries）according to the *Chu-fan chih*，whereas the *Sung-shih* gives P'u-tuan instead of P'u-kan. Fêng Ch'êng-chün（1937）unnecessarily argues that this is due to a clerical slip of writing the place-name with a 甘（*kan*）instead of a 端（*tuan*）. In fact they are quite different localities.

Tan-chung-pu-lo 单重布啰.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3th century，under the Singhasari dynasty，the Javanese overran southern Borneo to which they gave the name Tan-chung-pu-lo，according to the *Chu-fan chih*. In his description of Sukadana（Su-chi-tan 苏吉丹），the author of the *Chu-fan chih* refers to it as Tan-jung-wu-lo 丹戎武罗，which he says is a State of Robbers（Tsei-kuo 贼国）.[①] According to the YLTT，Tanjongpura — written Tan-chung-pu-lo 单重布啰— unlike Brunei，ruled over the Ta Tung-yang. The *Tao-i chih-lüeh*，under the entry Janggala（Chung-chia-lo 重伽啰）spells Tanjongpulo 单重布啰（Tan-chung 丹重）and lists it in the same line（Shiba 1914），or rather column，with Sunda（Sun-t'o 孙陀）and Bali（P'êng-li 彭里）. Though we do not know exactly where Tanjongpulo was，there is a place-name Tanjong，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map of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in east Borneo where it may well have been located in the south-east corner of the island.

Dr P. Wheatley（1961：12）says that Tan-jung-wu-lo（Tan-chung-pu-lo）is Chao Ju-kua's transliteration of Tanjongpura in the Majapahit chronicles；he gives the opinion of Prof J. O. M. Brock，who would locate the town or district in south-west Borneo，and adds that Dr Gibson-Hill still adhered to his earlier identification of Tanjongpura with the region of modern Banjermasin in the south- east corner of Borneo. This leaves the question still open.

Banjermassin（Wên-lang-ma-shên 文郎马神）. Tanjongpulo ruled over Pien-nu-hsin 遍奴忻 which might well be Banjermassin：*Pien-nu* could be *Banjer-*，with *-ma-* omitted.

A Question of Punctuation. There is a passage in the *Chu-fan chih* which

---

① Could he be referring to the Dyak pirates along this south Borneo coast，or is he venting a private grudge against the native traders who in their dealings had the better of the Chinese superintendent of customs?

poses a problem in punctuation. The unpunctuated passage is 西龙宫什庙日丽胡芦蔓头苏勿里马胆逾马喏居海岛中用小船来往. From the *Nan-hai chih*, I would say the place-names in that passage are:

Chu-fan chih	*Nan-hai chih*
(1) Hsi-lung-kung	=Sha-lo-kou
(2) Jih-li	=Chih-li
(3) Hu-lu-man-t'ou	=Hu-lu-mat-t'ou
(4) Su-wu-li	=Wu-li-sin (but should read Hsin-wu-li)

Though none of the above place-names can be identified, they nevertheless help to correct the following errors in Hirth and Rockhill's translation of the *Chu-fan chih*, due to their wrong punctuation of that passage. For example, while Hu-lu-man-t'ou is obviously a place-name, the translators (pp. 157—158) made out of it three places: Jih-li-hu 日丽胡, Lu-man 芦蔓, and T'ou-su 头苏.

Marco Polo. Though many place-names in Marco Polo's travels agree with the YLTT list, some in the YLTT list have been rather oddly rendered. Some YLTT place-names not given in the *Chu-fan chih* and *Tao-i chih-lüeh* are found in Marco Polo. For instance:

Pu-ssŭ-ma 不斯麻 under Çrīvijaya corresponds to Basma in Java Minor
Tan-na 靼拿 = Tana
Chia-la-tu 加剌都 = Calatu
T'u-fu 涂拂 = Dufar (Djofar)

Ming writers transcribe this as Tso-fa-erh 佐法儿 or Tsu-fa-erh 祖法儿, the Zhafar in Ibn Baṭṭūta, *Yüan-shih*. Here are a few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he YLTT and Mongol history:

Yung-lo ta-tien	*Yüan-shih*
Su-ku-ti 速孤底 (Sukhothai)	Su-ku-t'ai 速古台 (*Annals of Ch'êng-tsung* 成宗纪)

Hu-lu man-t'ou 呼芦蔓头（Karimata）	Chia-li ma-ta 假马里答（*Biography of Shih Pi* 史弼）
Pu-chih-kan 不直干（with 干 not 千）（Pachekan）	Pa-chieh-chien 八节涧（间）（*Monograph on Java*）
Pin-t'o-lan-na 宾陀兰纳（Fandaraina）	Fan-ta-la-i-na 梵答剌亦纳（*Economic Section* 食货）
Chia-i-wu 伽一勿（Calicut）	Chia-i 加一（*Monograph of Ma'abar*）. Ming writers transcribed Calicut in the *Tao-I chih-lüeh* as 古里佛（Ku-li-fo）

Chu-fan chih and *Tao-I chih-lüeh*. Here are a few of the YLTT transcriptions written differently in the *Chu-fan chih* and *Tao-i Chih-lüeh* transcriptions.

P'an-t'an 盘檀（Banda islands）	Wên-tan 文诞［*Tao-i*］
Wên-lu-ku 文鲁古（Moluku）	Wu-nu-ku 勿奴孤［*Chu-fan*］，Wên-lao-ku 文老古［*Tao-i*］
Hsi-li fu-tan 禧里弗丹（Salipatam）	Sha-li-pa-tan 沙里八丹［*Tao-i*］

The following reflect transcriptions influenced by Cantonese dialectal readings.

Shên-mo-t'o-lo 深没陀罗（Sumatra）. In Cantonese 深 is read *sam*.

Pin-ts'o 宾撮 which corresponds to Pan-tsu 班卒（Panchur or Fançur）. In Cantonese 宾 and 班 are pronounced alike *pan*.

K'uo-li-mo-ssŭ 阔里抹思（Ormuz）corresponds to Hu-lu-mo-ssŭ 忽鲁谟思 of the Ming writers，who speak of Chêng Ho's calling there.

Copying mistakes also occur，for example with 间 *chien* instead of 干 *kan*. This is a YLTT trans cription for Pa-chieh-chien 八节间 which in the *Tao-i* is written 八节那间 Pa-chieh-na-chien（那 is an unnecessary insertion）. In Cantonese 间 is read kan and 干 kong，in Ch'aochou dialect they are read alike.

In the YLTT list，most of the places between Guzarat and Ghazni 吉慈尼 are given，whereas only the tail-end of the sequence of names is given in the *Chu-fan chih*. Hirth（1911）and Duyvendak（1932）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the concordance of Chinese names with the places in Arabia，so I need not re-

peat this here.

References

CHAO JU-KUA 赵汝适（1225）. *Chu-fan chih* 诸蕃志. See HIRTH and ROCKHILL（1911).

DUYVENDAK, J. J. L.（1932）. Ma Huan re-axamined, *Verhandelingen d. Koninklijke（Nedert.）Akad. v. Weten-schappen te Amsterdam*（adf. letterkunde）, 32（3）. See critical review by P. Pelliot（1993）.

——（1939）. Voyages de Tcheng Houo, in Youssouf Kamal,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4.

FĚNG CH'END-CHÜN 冯承钧（1934）. *Hsi-yü nan-hai shih-ti k'ao-chêng i-ts'ung*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释丛. Commercial Press, Shanghai. Includes a translation of G. Maspero's study of the Kingdoms of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ung period 宋初越南半岛诸国考（pp. 137—188）.

——(1935）. *Chêng Ho hsia hsi-yang k'ao* 郑和下西洋考. Being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Pelliot's article in *T'oung Pao*, 30（1933）. See Pelliot's review in *Toung Pao*（TP), 33（1936): 210-223.

——(1937）. *Chung-kuo ana-yang chiao-t'ung shih* 中国南洋交通史. Shanghai. [See p. 208]

——(1940）. *Chu-fan chih chiao-chu* 诸蕃志校注. Shin-ti hsiao ts'ung-shu 史地小丛书, Commercial Press, Shanghai.

FUIJTA TOYOHACHI 藤田丰八（1915）. *Tao-i chih-lüeh chiao-chu* 岛夷志略校注. *Hsüeh-t'ang ts'ung- k'o* 雪堂丛刻 edited by Lo Chên-yü 罗振玉.

HIRTH F. and ROCKHILL, trans.（1911）. *Chau-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St. Petersburg.

MASPERO, G.（1925）. La géographie politique de l'Indochine aux environs de 960 A. D.. *Études Asiatiques*（25e Anniversaire de I'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 79—126, maps. Paris.

PELLIOT, P.（1933）. 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TP*, 30: 237—455.

—— (1935). Notes additionnelles aur Tcheng Ho et sur ses voyages, *TP*, 31: 274-314.

—— (1936). Encore à propos des voyages de Tcheng Ho, *TP*, 33: 210—333.

SHIBA KENTARŌ柴谦太郎 (1914). 重迦羅の位置に就いて吾人の見解 (Our view about the site of Chung-shia-lo, is location), Tóyó gakuhó, 4 (1): 93-113.

WADA HISANORI 和田久德 (1954). *Sōdai nankai shiryō to shite no tōizasshi* 宋代南海史料島夷としての雜誌 (*Tao-i tsa-chih*, a new Chinese source of the history of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Sung dynasty [960—1279]). *Ocha-no-mizu Joshi Daigaku jimbun kagaku kiyo* お茶の水女子大學人文科學記要, 5 (Sept. 1954): 27-43, with English summary.

WHEATLEY, P. (1961). Geographical notes on some commodities involved in Sung maritime trade, *Journal of the Malay Bra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2 (2).

The above paper was published in "Proceeding of the symposium on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and Linqustic Studies in Southern China, S. E. Asia and the Hong Kong Reg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Golden Jubilee Congress, September, 1961.

附记

此文作于1961年。据《永乐大典》广字号所引《南海志》，加以考证。此《南海志》即元大德八年陈大震所辑《南海志》。《南海志》残本，藏北京图书馆。原书现有广州市史志丛书本（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并附杨宝霖辑佚。

拙文为研究是书诸蕃国之首篇文字，不无开创之劳。其中暹国管上水速孤底一条，丛书标点本误读上水速孤底为一名，应正。速孤底即速可台，上水所在亦见马欢《瀛涯胜览》，黎道纲有详考，见泰京《泰中学刊》1996年号。

说䑢及海船的相关问题

一、䑢与海䑢

新加坡的清代石刻木牌题记，上面记着一些船的名目，对于太平洋航海历史的探讨，提供相当重要的资料。碑记上捐款人题名，有的用船舶作为店户来看待。在拙作《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的引言中①，曾略述之云：

> 闽有下列诸名：船，如陈合益船，金益顺船；䑢，如沈成仁䑢，广德䑢，瑞鹏䑢；双层，如协利双层；甲板，如澄源甲板。以上据道光三十年（公元 1850）《天福宫碑》。琼则称为装，如沈成泰装，同利装史文开，益盛装黄学弼。以上据光绪六年庚辰（公元 1880）《琼州会馆碑》。

《天福宫碑》所见各“䑢”字，所从的“舟”，下无一点，不见于字书。上年陈荆鸿博士来星洲，调查当地文物，与笔者相值，曾询及“䑢”字有何根据，一时不能置答。后来见到更早的道光二十七年（公元 1847）峨嶆（星洲地名）《大伯公庙碑》，其中一行云“吗哌金长发䑢捐银五大元”。其字分明从鸟从舟，方敢确定“䑢”字亦即“䑢”，只是俗写欠了一点。

---

① 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年刊》第十期。

鵃字用作船名，已出见于南朝时代。《梁书·王僧辩传》云：

侯子鉴等率步骑万余人于岸挑战。又以鵃䑠千艘并载士，两边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来辄袭，捷过风电。

此事又见《通鉴》卷一六四《梁纪》承圣元年（公元552），作“以鵃䑠千艘载战士”。《通鉴考异》引《典略》作“乌鹊舫千艘”[①]。

越人长于水战，舟师有“习流”之称[②]。这一传统，下至六朝，相沿未替，故《王僧辩传》的鵃䑠，棹手都是越人。宋曾慥《类说》云：

越人用海鹘于水军。

《老学庵笔记》：“建炎中造船四艕海鹘船，长四丈五尺，为钱三百二十九贯。”《格致镜原》战船门引《海物异名记》：

越人水战，有舟名海鹘，急流俗浪不溺。

茅元仪《武备志》、《三才图会》、《四库全书》中，都有海鹘图[③]，宋时的海鹘，必是梁时鵃䑠的演变，从文字学上加以解释，鵃即是鹘。《说文·鸟部》：“鵃，鹘鵃也。”又鹘字下注云：“鹘，鹘鵃也。”《玉篇·鸟部》：“鵃，止遥、丁交二切，鹘鵃。”《尔雅·释鸟》：“鵃鸠，鹘鵃。”舍人注：“鵃鸠一名鹘鵃，今之斑鸠。”张揖《广雅》：“鹘鵃，䳡鸠也。”鸟名的鹘鵃，即庄子《逍遥游》的鸴鸠，《经典释文》引崔课云：“鸴读为滑鸠，一名滑雕。”字书像《说文》把鹘与鵃二字分开解说，单言鹘时，可指鹘鵃，单言鵃时，亦即指鹘。可见海鹘即是鵃䑠。所以称船为海鹘者，以其船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鹘之形，舷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鹘的翼翅（《三才图会》四器用）。这是以象形来定名，那么鵃之名鵃，取义亦有同然，故鵃与海鹘应是一物。

《类篇》亦云：“鵃䑠，船长貌。”宋丁度《集韵》上声二十九条：“鵃，鵃䑠，船长貌。”以前的字书不说鵃是船名，这里才见鵃䑠一词，乃是采自

---

① 胡三省《通鉴注》鵃䑠云：“盖今之水哨马，即其类。”

② 《吴越春秋》徐天祐注。

③ 各图均载凌纯声先生《中国古代与印度太平两洋的戈船考》（《民族学研究所集刊》二六）。

《梁书》。《玉篇》又有舸字，训"小船也"。《正字通》云："船小而长者艒舸。"显然是合《玉篇》的小船及《集韵》、《类篇》的"船长"二义以立训。许多船名往往是联绵字，像艒䑽、舴艋、舣艎、艕艭之类，越的艒舸正属同样的词性。安南人称舟曰 thuyê n-luó'n，依松本说，也许即是艒舸，艒舸可能是古的越语。[①]

自明以来，战船的制度，有广、福之分。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卷十三兵船类，有广东船及大福船。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底尖上阔，尾设柁楼三重。广船视福船尤大，且以铁为之，福船不过松杉而已。[②] 清时行走太平洋的福州帆船，高桅，船头图绘鹢首。[③]《厦门志》卷五《船政》：其桅高篷大者利于走风，谓之"舡仔头"。各省船只，本以颜色为识别。雍正五年（公元1727）从高其倬奏，允开南洋贸易，九年，着各省船涂色，规定福建用绿色，广东用红色，浙江用白色。闽船绿色；峨嶆大伯公庙及天福宫碑文的艒，是福建人商号航行闽海的船只，自然是绿头船了。

陈铁凡先生于1975年前后在马来亚一带访古，承知告曾得一木雕饰物，悬于庙门之前，初不知其名，后于其他碑刻见到其中有"善信祈福制仙艒捐缘"事，因联想此饰物或为艒。兹附他所赠此船状饰物图片，以供参考。

新加坡福建人坟山最早团体的恒山亭，有道光丙申年（公元1836）该亭"重议规约五条"木牌记，有一段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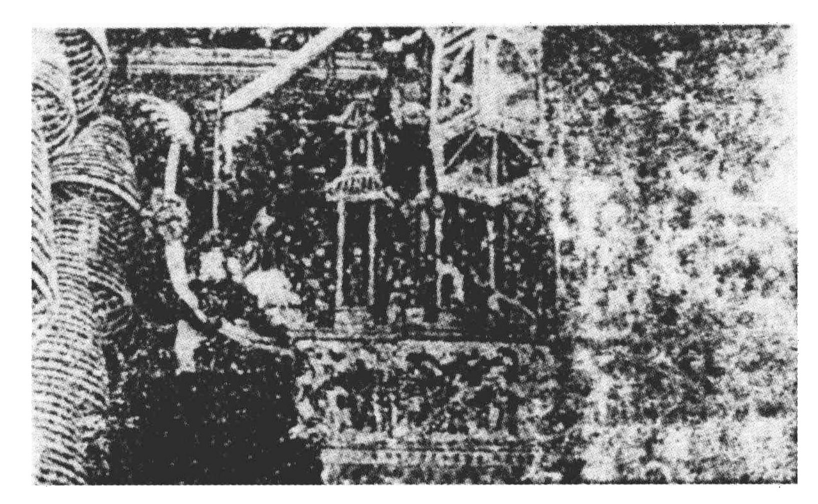
> 恒山亭之香资，和尚于每月朔望日落坡捐化，而逐年唐船、暹船、安南船及外州郡舲舨船、双层船等，平安抵叻者，公议唐船凡漳、泉者，每只捐香资宋（吕宋）银四大员。其船中人客募化多寡，随其发心。如暹船、安南船及外州郡之舢舨船、双层船暨各号等船，不论船之大小，但属漳、泉者，议定每只船捐香资宋银二大元。若属本坡之船，每年捐化香资一次……

这里所见的船名，又有舲舨船、舢舨船等。详见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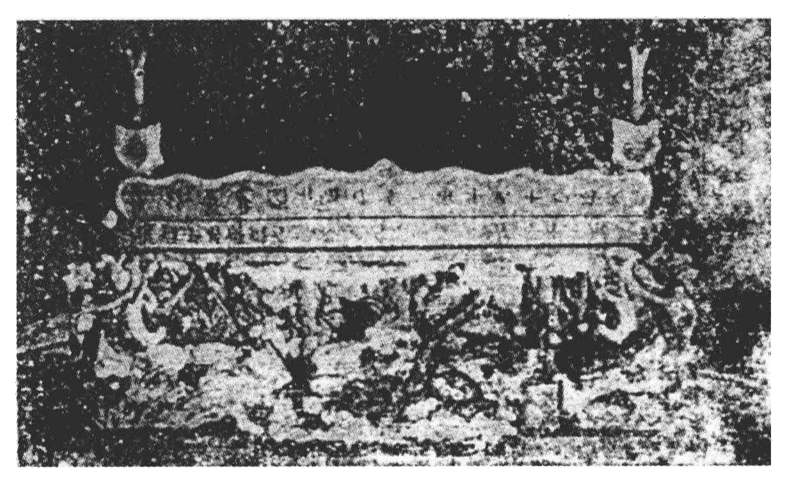
① 松本信广《东亚民族文化论考》，355页。

② 广船及福船插图，见凌纯声《中国古代与太平洋区的方舟与楼船》（《民族学研究所集刊》二八）。

③ 图见田汝康《一七——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



图一



图二　马来亚仙鹢（木雕）

二、中国船名与太平洋语系

清洪亮吉在《卷施阁甲集》卷三有《释舟》一篇，网罗宏富，从语意观点来看，正是一篇有关船名研究的重要文献，可惜自来学人甚少注意。友人松本信广老教授对于船的历史研治多年，著有《船名及其传说》、《古代之船》、《论舶》、《论舢板名义》等文，收入《东亚民族文化论考》中。松本先生之说有略可补充者，兹述如次：

舶——舶字之出现，《御览》卷七六九引《南州异物志》“外域人名船曰船”，伯希和订正作“外域人名舶曰船”。按《北堂书钞》引此实作“外域人名船曰�”。《庄子逸文》“以木为舟称卫舟大白”，司马彪注“大白，亦船名也”。《一切经音义》引彪注“海中大舩曰舶”。舶字亦省借作白。《华阳国志》记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伐楚)。《一切经音义》二大舶注云：“音白。《埤苍》：大船也，大者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者是也。”《华严》第五十卷船舶注云：“音白。《埤苍》：舶大船也。《通俗文》：吴船曰艑，晋船曰舶。”《埤苍》为魏张揖所作，《通俗文》则晋李虔作。(《颜氏家训·书证》篇引阮孝绪、李虔，《初学记》亦引李虔《通俗文》，两《唐志》有李虔《续通俗文》二卷，洪亮吉《复臧镛书》辨李虔与伏虔同作《通俗文》事甚详。《华严经》此处所引《通俗文》晋船曰舶，自是李虔而非伏虔。）可见这里所谓晋船是指晋时的船名，但“舶”字的出现，远在其前。《日本书纪》皇极天皇纪元年，仍赐大舶与同（即舸，见《广雅》)。扶桑亦用“舶”字。

艒䑨——《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卷：“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艒艫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宋本《御览》卷七七〇引《吴志》作“䑨艑”。）张揖《广雅》：舸䑨，舟也。《集韵》：舸䑨，大艑也。吴杨泉《物理论》云：“夫工匠经涉河海，为舸䑨以浮大川。”舸䑨、诃䑨与艒艫字通。这一名出现自吴地，南印度 Tamil 语呼船曰 kalam 或 kalan。[①] 马来语舟小亦名 kōlek，特指独木舟，可能由 kalan 稍变。艒艫、舸䑨和 kalan 语音或者有关系。元阿拉伯人拔都他记当日所有印度和中国间的交通，皆操于中国之手，中国船舶共分三等，大者曰镇克（junk)，中者曰曹（zao)，第三等曰 kakam。[②] 按 junk 即䑸，曹即艚，而 kakam 向不知为何译名，疑是 kalam 之转音。

帛兰——《后汉书·公孙述传》：“聚名甲数十万人积粮汉中。又造十层赤楼帛兰船。”章怀太子注：“盖以帛饰其兰槛。”似乎望文生义。《真腊风土记》小舟以巨木凿成槽，两头尖无篷，可载数人，名为“皮阑”。[③] 安南话称船为 plong、pluk，可能即是皮阑。梵语 plova-为 raft（筏)，音亦相近。

八橹——八橹一名始于赵宋。(徐玉虎君谓八橹为西晋之制，所据为《御

---

① 参 S. Singaravalu 氏 *Social Life of the Tamils*，p. 65 Means of transport。

② 注释家或谓 Zao 为舟之转音，Kakam 为货航之讹。

③ 《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一七八引《真腊风土记》。

览》引《义熙起居注》：卢循作八橹船。[①] 今按宋本《御览》卷七七〇舟部三舰条引《义熙起居注》实称："卢循新作八槽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丈。"《宋书》卷一《武帝纪》亦云："别有八艚舰九枚，起四层，高二十丈。"洪亮吉《释舟》亦同，惟作八艚舰，又引大艚及方艚，加以解释。是卢循所作者实是"八槽舰"，不是"八橹船"，徐君引误。)《梦粱录》称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宋会要辑稿》：四百料（一料即一石）八橹战船每只通长八丈（《食货》五〇之一一）。祝允明《前闻记》有大八橹、二八橹，又详《东西洋考》。《老学庵笔记》："建炎中平江造战船，八艣战船长八丈，为钱一千一百五十九贯。"亦作八艣，可见八橹名称之晚出。马来语船曰 pĕrahu，说者或谓是八橹的对音，恐未确。[②]

舲舨——舲舶船一名，见新加坡《恒山亭木牌记》，亦作甲板。(《玉篇》：舲，船动貌，字又作舨。《广雅》：舺，舟也。）傜语船曰 kebang，印尼语曰 kabang，都和舲舨是一音。

舲——《楚辞·九歌》：乘舲船余上沅兮。《淮南子·俶真训》之越舲蜀艇，舲又作䑢，见《广雅》、《玉篇》。又《玉篇》："艆，海船也。"缅甸语呼舟曰 lai，泰语曰 lu'a，long。

须虑——古越语船曰须虑，松本谓即㑩㑩语之 s'le。[③]

兹将汉语船名，和太平洋各地语言中可比对的，表列如下，以待进一步的研究。

	Th	K	K. p	pl	l	s
太平洋语系	Thuyen-Luo'n	Kalam Kalan Kölek	Kebang Kabang	plong pluk plova-	lai lu'a long	s'le
古汉语	鹔舠	艒艣，舸䑿	舲舨	帛兰，皮兰	舲，艆	须虑

印度人对行船的知识，在 pāṇini 的文法书中所记，有 nau，udavāhana，Kāśika pañcha nau（五船），dasā-nāu。[④]

尚有 Bhastra (inflated 膨胀 skins)、Pitaka (coracle)、Utsanga (cumb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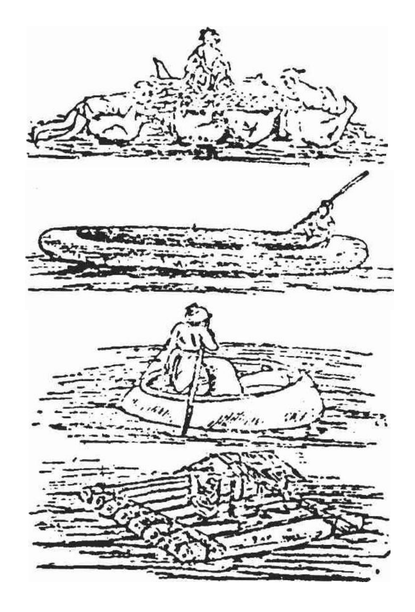
① 徐玉虎《郑和时代航海术语与名词之诠释》"八橹船"条（辅仁大学《人文学报》第一期，259 页）。

② 日人《马来语辞典》认为 pĕrahu=prahn，源于梵语 bahtĕra。

③ 邱新民君改《越绝书》"须虑"，谓为"颁虑"之误，以"颁虑"当马来语 Perahu，谓即"八橹"(《东南亚古代史地论丛》，94 页)。按《越绝书》不误。

④ 有关印度古代船名，参 V. S. Agrawala：*India as Known to Pānini*，pp. 156—157。

Bharata (float of wood) 等。见图三。[①]



图三

Types of Boats: Bhastra (inflated skins)、Pitaka (coracle)、Utsanga (cumba)、Bharata (float of wood)

按 Bhastra 乃所谓皮筏，中国记载用革囊渡水的故事颇多。

《水经·叶榆水注》："不韦县（今云南保山县）故九隆哀牢之国也。……汉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乘革船南下水，攻汉鹿茤民。"这些最早乘革船的，乃是哀牢人。《北史·附国传》："用皮为舟而济。"（附国，今四川、青海间）《旧唐书·女国传》："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东女国在今昌都地区，此种用皮为船之习惯，通行于西南。其后元世祖征大理至金沙江乘革囊与筏以渡江（《元史·世祖纪》）。颇疑此俗先行于印度，西南边民沿袭之。黄河流域兰州至今尚以牛羊皮筏为渡河工具，谓之吹牛皮，顾颉刚详为记载[②]，不知此俗在古印度及阿富汗、古波斯均有之。（此种 floats-of-skin，亦称 mashkākhuvā，大流士时代〔Darius〕已用之。）

---

① Coracle 为一种圆形舟，外面蒙兽皮或油布，Wales，Trcland 有之。参 Hornell：*Primitive Types of Water Transport in Asia*，F. R. A. S. 1946，pp. 124—142。

② 顾颉刚《史林杂谈初编》"吹牛拍马"条，及兰州皮筏国。按清黎士弘《仁恕堂笔记》（《古学丛书刊本》）已言之。

Bharata 即桴，古谓之箄，中国周秦时习用之。《后汉书・哀牢夷传》："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贤栗，遣兵乘军船南下江汉（应作之澜沧）。"李贤注："箄缚竹木为箄，以当船也。"《水经注》作"革船"。

三、船与考古学

近岁考古发掘及研究，对于船的知识，颇多增益。史语所之战国水上战迹图像鉴，人所熟知。以中国本土东南及西南各地区而论，有若干新资料，可供讨论，兹分域略记于下：

吴　武进奄城遗址，1957 年发见刀、镰两铁器在泥炭层之下，与几何形印文陶罐同出，有独木舟一只，长 11 公尺，乃春秋时物。见《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图九七说明。现藏北京历史博物馆。

越　浙江河姆渡漆器有刻花木桨，则七千年前已有船。鄞县甲村石秃头，1976 年出青铜钺，上有羽人划船纹样。二物均藏杭州博物馆。

湘　长江发掘第 203 号汉墓中有十六桨船模，船之两侧边沿平板上皆有钉眼。

鄂　1974 年，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现船模长 71 公分，宽 10.5 公分，有五桨。又竹简上书"大舟皆□廿三桨"。

粤　广州皇帝岗西汉木椁墓发掘所得。陶船模型舱船左右两边各有走道。自前舱至后舱两侧，有木板两块，左右对称。包遵彭在《汉代楼船考》中曾加以讨论。Joseph Needham 在 Science and China's Influence on the World 中有实物摄影两张。[①]

广州汉代城砖，划绘楼船形状。其船头低尾高，船尾有一大舵，与汉墓陶船相同。船身左边，连底舱有多层，为楼船极重要材料。[②]

蜀　四川于 1954 年在巴县冬笋坝及广元宝轮院发见数十座船棺葬，以楠木凿成独木舟状，以为葬具。冬笋坝戈纹所见舟形作⌣形。[③]

滇　云南石寨山发见铜器（鼓）残片，上有划船羽人。棹手排坐船上，头戴长羽，耳带圆环，左右两边，操桨而进，每排如图四已不止七人。惜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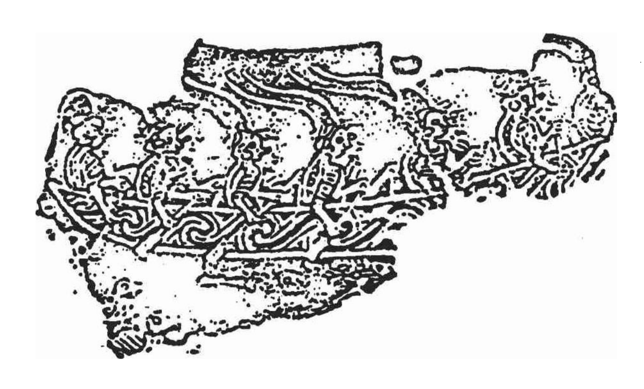
---

① *The Legacy of China*, pp. 294—299, pl.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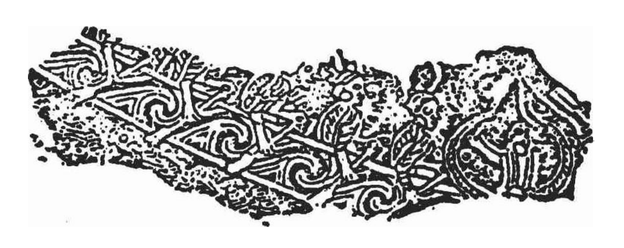
② 汉广州城砖楼船拓本，罗香林先生藏，见凌纯声氏《中国古代与太平洋区的方舟与楼船》图版五。

③ 冯汉骥《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学报》1958 年第二期），四川博物馆《四川船棺发掘报告》1960 年。

缺无法知其棹手总数。越的艅艎，两边有棹子，可于是图想象其情状。附拓本如图四、五。①



图四　羽人划船铜器残片（拓片之一约 1/3)



图五　羽人划船铜器残片（拓片之二约 1/3)

古文字学上的舟字，像殷墟甲骨文字中所见舟及从舟之字甚多，和舟字连在一起意义比较明显的，有“来舟”（《屯》乙七二〇三）、“得舟”（《缀合》一二三）、“矢（[illegible]）舟”（《屯乙》七七四六，义是陈舟）、“王其[illegible]舟于滴”（《后嗣》上一五，八）等记载，舟的字形皆作[illegible]。

四川大学博物馆所藏万县发见的錞于，及《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的“三巳錞于”，其上都有船纹，其形如图六②：



图六　《小校经阁》

①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铜铁器补遗》(《文物》1964 年第十二期，44 页)。

② 川大錞于，载 1936 年《华西学报》五期，此据徐中舒摹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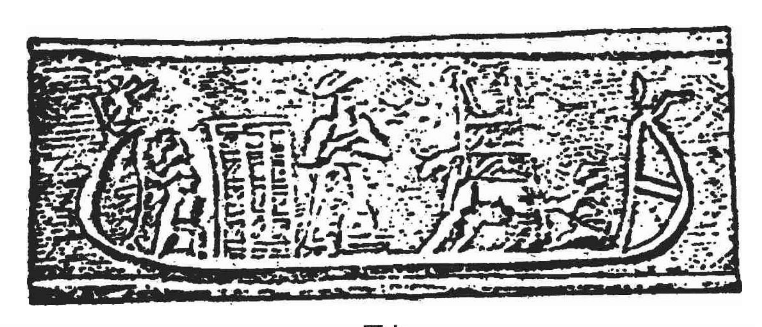
其一很像绘人操楫，悬有风帆等形状，□和 Wādi Hamniāmat 石壁的船形很相像。甲骨文有□、□等字[①]：

庚午卜㠯贞，弱衣，□河，亡若？十月。（《京都》三二二〇）

贞勿令□，□，□□取舟，不若。（《缀合》三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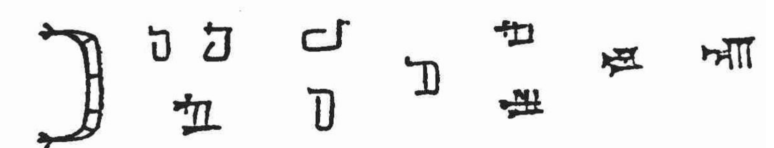
这些动词，都是驾舟的意思，从字形可以看出来。《盘庚》中说：“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尔忱不属，惟胥以沈。”殷人对于行舟，是多么小心的啊！

西亚在公元前三千年已使用船，苏末印章及其图形文字与楔形文，见于 Uruk 各地的泥板，字形有如图七、图八。[②]



图七

Uruk Shuruppak Umina Entemena Cudea Babylonian Assyrian



A ship on a Sumerian seal c 3200 B. C. and the cuneiform sign for “ship”

图八

苏末古文献的 Gilgamesh 诗中有云：

After the Magan-boat had sunk,

---

① 岛邦男《卜辞综类》，462 页。

② 采自 G. Q. Driver：*Semitic Writing*，p. 48。

After the boat "The Might of Magilum" had sunk. ①

苏末楔形文记录言及大 mgilum 船自黑种人之 Me-luh-ha 国，运货物至 Akkad guay。又言及 man of meluhha ship，据近人考证 meluhha＝meleecha（梵文）、milāca，milakka（巴利文），在 Satapathabrāhmaṇa 书中，meleccha 乃指南印度黑种之 Dravidian 族。②

这是西亚与印度航海船舶往来的最早记录。

四、伍子胥水战法之战船与后来海舶之进步

楚有水师，《左传·昭十九年》云："楚为水师以伐濮。"楚《缯书》六月云："曰虞，不可出帀（师）。水帀（师）不衔（率），元（其）畋。"可见楚国已有水军，相传伍子胥有一套水战法，《太平御览》卷三百一十五引《越绝书》云：

> 伍子胥《水战法》。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戈矛四吏仆射长各一人。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又七百七十引《越绝书》云：

> 阖闾见子胥："敢问船运之备何如?"对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舡、桥舡，今舡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舡者当陵军之行楼车也，桥舡当陵军之轻足剽定骑也。"

《文选·七命》"浮三翼"句，李善注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云：

---

① S. N. Kramer：*The Sumesiens* p. 227. 此根据他的英译。

② 参 Asko Paropla 等：*Decipherment of the Proto-Dravidian Inscriptions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first announcement，1969）。

大翼一艘长十丈，中翼一艘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长九丈。

《汉书·艺文志》兵技巧家，有伍子胥十篇，图二卷，其《水战法》必在其中。从这些记载，可以推知春秋时战船的构造和设备的情形。

自汉以后，船舶的制造，日益进步，以下是历史上的重要文献：

汉："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同）

东汉：（公孙述）"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后汉书·公孙述传》）

吴："扶南国伐木为船，长者十二寻，广肘六尺，头尾似鱼。……大者载百人，人有长短桡及篙各一，从头到尾，约有五十人作或四十二人。……"（《御览》卷七六九引《吴时外国传》）外域人名舡曰舡，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御览》卷七六九引《南州异物志》）

晋：王濬伐吴，"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晋书》濬传）。"晋船曰舶，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华严》，第五十引《通俗文》）

宋：卢循"新作八槽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丈"。（《御览》引《义熙起居注》）"（宋）公还东府，大治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宋书·武帝纪》）

陈："湘州贼陆纳造大舰，一名三王舰。……又造二舰，一青龙，一白虎，衣以牛皮，并高十五丈。"（《南史·王僧辩传》）

隋："杨索居永安，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隋书·杨素传》）

唐："贞观廿年六月，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宋："国（宋）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岁久腹败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水入澳，引船当梁上。即车出澳中水，船乃笐于空中，完补讫，复以水浮船。"（《梦溪补笔谈》二权智类）

近年在长江流域发现一些唐、宋、明船只的实物。

扬州施桥镇，在1960年3月，发现古代木船及独木船各一只，约为宋时

物。木船以楠木制成，长 24 公尺，有五个大舱，船舷由四根大木以铁钉成排钉合而成。又唐独木船全长 13.65 公尺，存扬州博物馆（《文物》1961 年第六期）。又郑和宝船舵杆，在中保村发现，地点即是明朝宝船厂旧址（《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十二期）。此杆全长 11.07 公尺，有人引用《明史》推测郑和宝船的长度为 44 丈，宽 18 丈。又据江苏外海沙船身长及落舱深度的比例，证明宝船厂柁杆所配合的船舶长应为 48 丈至 53 丈 6 尺（见周世德所拟郑和宝船示意图）[①]。然据《南京静海寺碑》，郑和下西洋的船，应是二千料海船和一千五百料海船，比《明史》记载较为合理，陈高华等即主是说。

由以上记载，可列成一表如下：

时代	船名	船长	船宽	船高	可容人数	棹手
楚	大翼	12 丈	1.6 丈			50 人
汉	楼船			10 丈余		
东汉	帛兰			10 层		
吴		20 丈	2 至 3 丈		600 人	50 人
晋	八槽舶	20 丈	方 120 步	四层 10 丈余	2 000 人	
隋	五牙槛			100 余尺	800 人	

按以人数论，晋船可容 2 000 人实为最多。长度则晋舶有长至 20 丈者，与宋木船长 20 余丈者相仿佛。从上表观察，当西晋时候，造船业已有飞跃的进步。

J. Needham 先生曾寄贻所著 Abstract of Material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History Commission at Beirut 一文，对于海上交通史论述至详。然近年新发见之材料，若泉州湾宋代海船之发掘及复原（《文物》1975 年第十期），广州秦汉造船工厂遗址之发现（《文物》1977 年第四期），使过去对船舶的看法，为之改观。从广州秦汉造船遗址之两个船台、滑板中心间距，推知当日常用船之长度为 20 公尺左右，载重约 500 斛至 600 斛（合 25 至 30 吨）（《文物》1977 年第四期）。泉州宋船则全船残长 24.20 公尺，残宽 9.15 公尺，残深 1.98 公尺，而推知本船之排水量为 374.40 吨上下，估计此船水手在 50 人以上，与《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记每舟篙师水手可 60 人，最为接近（《文物》1975 年第十期，30 页）。可能即福船类型之前身。

余尝旅行印尼各地，登 Borobudur 佛庙，壁间雕刻 Ramayana 故事，描写帆船破浪渡海，船上复杂构造，可据以考察 9 世纪之船舶制度。又 Jogjakata

① 周世德《从宝船厂舵杆的鉴定推论郑和宝船》（《文物》1962 年第三期）。

博物馆中，陈列古代船筏遗型甚多，对于研究太平洋古代船舶的形制[1]，尤有重大之帮助。

唐代海运，已极发达。唐刻石中，如《轻车都尉强伟墓志》，记“贞观十年将作大匠阎立德江南造船，召为判佐。廿一年，副处部员外郎唐逊造海舷一千艘”。《新唐书·阎让传》：“字立德，复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遂从征辽。”可见唐初造船术之情形。敦煌所出有《水部式》残卷，罗振玉撰跋，举出十一事，论唐代海师掩师水手之制，可补史志之缺（见《永丰乡人乙稿》，新印本《雪堂全集》初编一，283 页）。《钦定福建省外海战船图则例》一书，述后期之战船甚为详悉。又日本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藏唐船之图，为江户时代关于中国商船之资料，所有广东、福州、广南、厦各船图像，及暹罗船、咬嚁吧船等，均有详细说明（大庭修有专文研究，见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五）。作者对此一问题，愧未能作深入研究，谨举出涉猎所及之零星材料，借供同好作进一步之参考。

① C. Edwards: “New World Perspectives on Pre-European Voyaging in the Pacific.” 见 *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vol. III, pp. 843—887。

古代香药之路

姜伯勤君谈敦煌与香药之路，举出莫高石窟文书之乾元寺科香帖（P·三〇四三号）及香药方（S·四三二九号）二事，进而谈及香料入华历史应推前：香药之路虽以南宋及元代为极盛，但应追溯到汉代与月氏人的交往。

余之看法更有不同。五千年前之红山文化，已发见有香炉一件，似国人对“香”的使用，施于祭祀，在古代已相当普遍。

香料入华之历史应再推前。香料来自印度及海外诸国，如《金液神丹经》言及香药产地，所记大致如下：

郁金—— 罽宾　　白附—— 师汉
苏合—— 安息　　鸡舌—— 社薄
薰陆—— 大秦　　沉木—— 日南
萎蕤—— 月支　　青木—— 天竺

又，《翻译名义大集》卷二四三，载有诸香名目共十三种：

(1) 草河草　Vayanam
(2) 零陵香（松香、甘松）　Tagaraṃ
(3) 栴檀（檀香）　Candanaṃ
(4) 丁香（沉香）　Agaruḥ

(5) 苏合香(兜罗香) Turuṣkaḥ(后汉时已有苏合香输入)

(6) 沉香 Kṛṣṇāgaruh

(7) 翟叶香(多磨罗叶) Tamālā paṭṭram

(8) 蛇心檀 Uragovsāra-Candanam

(9) 随时檀 Kālānusāri-Candanam

(10) 龙脑香(樟脑) Karpūram

(11) 郁金香(红花) Kmikuman

(12) 薰陆香 Kundüruḥ

(13) 白胶香 Sarjarasah

围绕古代香药之路问题,我在本文试提出两个问题来讨论。

一、郁方与郁金香

郁金香为外来贡品,《说文·鬯部》郁字下云:

> 郁,芳草也。十叶为贯,百廿贯,筑以煮之为郁。……一曰:郁鬯,百草之华,远方郁人所贡芳草,合酿之以降神。郁,今郁林部也。

《周礼·肆师》郑注:"筑郁金煮之,以和鬯酒。"《水经·温水注》云:

> 又东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
>
> 秦桂林郡也。汉武帝元鼎六年,更名郁林郡。

郁水即古西江之名。郦注引应劭《地理风俗记》曰:

> 周礼郁人掌祼器,凡祭醊宾客之祼事,和郁鬯以实樽彝。郁,芳草也,百草之华,煮之合酿黑黍,以降神者也。或说今郁金香是也。(一曰郁人所贡,因氏郡矣。[①])

① 《水经注疏》本,2982页。

《御览》卷九八一香部引应说至“是也”，文同。应说乃杂采《周礼》及许慎语。汉儒都说郁金香是远方郁人所贡。

周初彝铭像《叔卣》说：“赏叔荂鬯。”小子生尊说：“易（赐）金、荂鬯。”即是郁鬯。九锡之赏赐，鬰鬯一卣为其中之一。鬯是以“鬰酿郁草芬芳攸服以降神”（《说文》许慎语）。《礼记·郊特牲》言：“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这样用郁草和酒来灌祭，殷人已如此。卜辞鬯字多见，繁形有合匕（柶）鬯为一字作[illegible]的，有从示作[illegible]的，像两手奉鬯以祭。而郁字亦见于卜辞，于省吾已指出甲文荂字作[illegible]，同于《叔卣》，证明即是郁字，其说可信。东汉武梁祠石刻山左次一兽只存后二足，右题一行云：“皇帝时南夷乘鹿来此巨暘。”证之《宋书·符瑞志》：“黄帝时，南夷乘白鹿来献鬯。”皇帝即黄帝，巨暘即鬰鬯，指郁鬯。则南夷进郁金香由来已久，且见之汉代画像石上。卜辞所见荂字异形甚多，最可贵的是出现郁方一地，兹录其文如下：

> 乙丑，王[illegible][illegible]方（《合》二〇六二四）
>
> ……方……[illegible]……荂方（《合》一一二五二）
>
> [illegible]方……一月（《合》二〇六二六）

又有往郁之文：

> 戊午卜穷贞　呼雀往于郁，戊午〔卜〕穷贞：勿乎雀往于郁（六九四六正大龟）
>
> 贞：王勿往于[illegible]（《合》八一八五正）
>
> 贞：……令往荂（《合》五四二六）
>
> 贞：令往荂（《合》八一八二）
>
> 贞：令往[illegible]（寻）
>
> 贞：令往荂（《东》六三七）

据说近时研究，证明殷代铜器原料不少取自云南，详细报告，尚待公布。而英国所藏龟甲，实为缅甸龟（详《英国甲骨录》下册）。殷人与西南地区关系，有如此密切。如果这郁方是指汉的郁林郡，则殷人的足迹已及西南出产郁草的地区了。

《宋书》记范晔撰《和香方》，其序有云：“苏合安息，郁金、奈多和罗之属，并被称于外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郁金者，出罽宾国，国人种之。”殷代已有郁方的地名，可推知郁金的传入甚早。盖从西南路线，由印度（身毒）输进吾国，证之殷墟出土龟甲，杂有棉布即土卢布，相当榜葛剌所谓兜罗棉。西南中印交通路线之陆道，既是古代丝绸之路，亦是古代的香药之路。乳香药物主要产于红海沿岸。广州南越文王墓及广西贵县汉墓均有出土遗物。《贵县罗泊湾汉墓》一书中从器志木椟详著其事，其器物上刻画“布山”二字地名，布山即今之贵县。

二、香炉原始

美国莱恩（Ellen Johnston Laing）氏曾研究敦煌壁画和画幡中的多件香炉。莱恩氏以为中国以外的地方很少有香炉的实例。又以为佛教徒借用了道教徒礼拜仪式用的博山炉，更换纹饰，直到魏隋时代，又流行矮脚香炉。[①]

其实，人类使用香炉，在西亚先史时代已甚流行。近东的诗颂有云：

> He hath prepared his spell for my mouth with a censer for those Seven, for clean dicision. … A hawk, to flutter in thine evil f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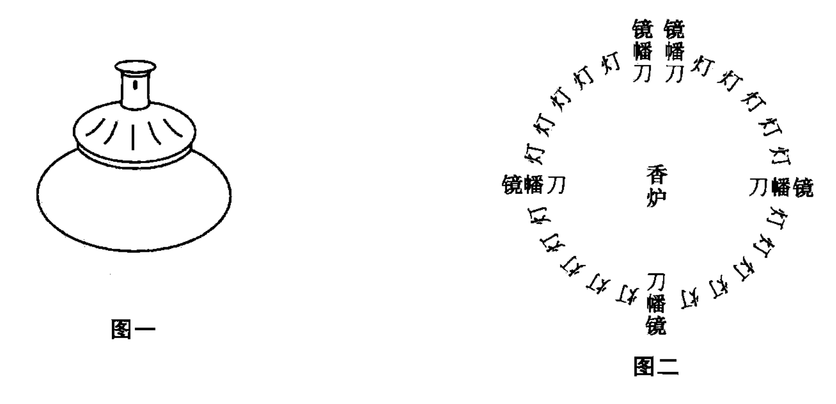
他们惯用一个香炉和七字的咒文来赶除邪魅。西亚咒语诗中言及右手执鹰隼（hawk），又有神鸦（raven）作为 god 之助手，以驱邪魅。庙底沟出黑陶鸮尊，殷墟出土有石鸮，阜新县出土有玉鸮有羽，此类鸮鸟，殆亦神鸟相佐辟邪之意。raven 亦如金乌，西亚之俗或燃火执炬致祭。而殷人亦用[illegible]，像人执火炬之形。西亚诗颂咸称神鸟、香炉及火炬（torch）之属，皆大神所赐贻我等者。

吾国红山文化有坛、庙、冢，祭器有豆形镂孔薰炉（如图一），是中国熏炉最早资料可推至五千年前。且当时已使用薰香。《广雅·释天》：“天子祭以鬯，诸侯以郁，卿大夫以茝兰，士以萧，庶人〔以〕艾。”这是古逸礼《王度记》的佚文，见《白虎通》卷五《考黜》及《周礼·郁人》贾疏。《正义》

① 参见莱恩《中国的供佛香炉和有关的供案陈设》，载敦煌研究院 1990 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缩写文》。

称："礼祎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谓郁金之草也。"《左传·僖四年》记晋献公卜娶骊姬，其繇有云："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薰即香草，《陈藏器本草》谓即零陵香。《御览》卷九八三香部薰香下引《魏略》："大秦出薰草。"又引《苏子》："薰以芳自烧。"以薰香焚烧，故有熏炉之制。马王堆出西汉熏炉，透雕孔，灰陶敷色加彩。[①] 南越文王墓出土豆形陶熏炉，形制略相近。

佛经中亦见有香炉。梁扶南僧伽婆罗译《孔雀王咒经》，后有"结咒界法"，言及五尺刀五口、五色幡五枚、镜五面、安息香、薰陆香等，并附有坛法图（见图二）。坛法图之中央即香炉。考印度火祭，神坛以砖砌成飞鸟形状，又以苏摩（Soma）酒致祭，正如周人用郁鬯，均富有刺激性，意正相似。



图一

图二

连云港尹湾汉简，其（成帝）《永始四年（公元前13）车器杂簿》中，木牍的反面第四栏记载着：

薰毒八斗

又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大量文书，内记药名的有编号T·〇二一二四，一书"付子"，一书"薰力"，一书"细辛"。

薰力应译为薰陆（Kundürut），不成问题。薰毒之"毒"为"毒"之省笔。亦宜释"薰陆"。[②]

以上二事，可证薰陆香之东来，有陆路及海道二途。薰陆香亦称乳香，

① 见《世界陶瓷全集》。

② 参看张显成《西汉遗址发掘所见"薰毒"、"薰力"考释》，长沙吴简国际学术论文。

宋掌禹锡《嘉祐本草》："薰陆出大秦国。"《南方草木状》上言："薰陆出大秦国，其木生海边沙上，盛夏木胶出沙土，夷人取得，卖与贾客"。乳香药物，在南越文王墓及贵县汉墓均有出土。

西汉皇室宫中，大量使用乳香，且有专人司其职。汉宣帝时，有披香博士淖方成者。当赵飞燕入宫，成帝悦其歌舞，召入宫大幸，其女弟复召入。淖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通鉴》著其事于成帝鸿嘉三年（标点本，996 页）。胡三省注："披香博士，后宫女职也。"

汉世学人，且有关于宫方著述，如经师郑玄即有《汉宫方注》（见《墨庄漫录》），宋洪驹父曾集古今香法。

上述郁鬯及薰陆等香之传入，古代中外香料，往来甚早，西汉时已极为普遍，滨海之尹湾木简有"薰毒"之记录，至于悬泉与西域之关系，更不必论矣。

附　《回回药方》题辞

《回回药方》之受世界学人瞩目，由于其书对中外文化交流具有独特之意义。本书编者江润祥教授此一研究成果，必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无待余之揄扬。江君以余喜谈中外琐事，嘱题数语，试拈一事论之。

《回回药方》卷三十"杂证门"谈及先贤札里奴西所造药物，据考证即指《医典》第五卷第一章所记伽里奴斯制之"郁金药膏方"，札氏即罗马帝国希腊医生盖仑（Galen，约 129—200）。回回方中有两个与郁金膏药有关之禄其方剂（Lakki，指松香树胶）。郁金，梵音为 Künkuman，题葛洪撰之《金液神丹经》称"郁金出罽宾国"。其实中国西南亦产之。广西郁林郡，汉武时置，本秦之桂林郡。《说文》："郁，芳草也。远方郁人所贡，今郁林郡也。"即以郁金得名，其水曰郁水，即今之西江也。东汉应劭《地理风俗记》："（周礼）郁人所贡，因氏郡矣。"（见《水经·温水注》）殷卜辞有地名曰郁方，字作[illegible]，余年前著《谈古代香药之路—— 郁方与古熏香器》一文已细论之。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漆杯，题识勒"布山"二字，布山即郁林郡治所在，今之贵县，足见其地久属汉郡管辖之内。今检马王堆出土之《五十二病方》，中有一则云：

用郁，求☐三物治胻炙伤

是汉初已使用郁香制药以治伤口。《本草》谓郁金主血渍，下气生肌止血。从长沙病方证知以郁金制药，远在罗马盖仑以前。《吐鲁番文书》：高昌国粟特康姓人买郁金。是原为汉产，回回药方更瞠乎后矣。

因知中外医学史药剂问题，仍有待于考古新资料之佐证，不易贸然定其先后。唐段成式记唐玄宗颁赐安禄山品物名单，内有“金石凌汤一剂及药量就宅煎”，赐药且可就宅煎吃，亦云奇矣。汉土文献丰富，好学深思之士如江君者，可致力者尚多。牢笼今古，发微阐幽，企予望之。

丙子重阳，饶宗颐

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

近年西北新疆地带，考古发见之资料甚夥，对于丝路在汉唐以来交通情形，已有丰富实物可为证明，世所共悉。如高昌县残纸有“在弓月举取二百七十五匹绢向龟（兹）”之语（《文物》1972年第三期），尤觉有趣。

沙畹于《西突厥史料》中云：“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以婆庐羯泚（Broach 据冯承钧译本采用义净《大孔雀咒王经》译名）为要港。”又称罗马 JustinII 谋与印度诸港通市，而不经由波斯，曾于531年（梁中大通三年）遣使至阿剌伯西南 Yémen 与 Himyarites 人约，命其往印度购丝，而转售之于罗马人，缘其地常有舟航至印度（冯译本，167页，据注云，见 Procope 著 *de bello Persice*，I）。从波斯的史料，可看出六朝时候，罗马与中东国家，对中国丝织品贸易的竞争，而且特别开辟海道作为丝路运输的航线。

《南齐书·南蛮传》赞说：“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只言及商舶自远而至的事。自三国以后，海路交通发达，王室及官吏，掌握特殊的权利，喜欢从事这种厚利的海外贸易。像东晋义阳成王司马望的孙奇，“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晋书》卷三七《宗室》），即是较早的例子。《南齐书》广陵人《荀伯玉传》云：

> 世祖（齐武帝萧赜）在东宫，（伯玉）任左右。张景真使领东宫，主衣食官谷帛，赏赐什物，皆御所服用……又度丝锦与昆仑舶营货，辄使

令防送过南州津。

这条极重要。费瑯（Gabriel Ferrand）所作《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征引汉籍四十二条，未尝及此（冯承钧译及近年陆峻岭《补注本》）。印度 Mysore 曾发现汉铜钱，足证黄支国即印度西汉与华已有往来。[1] 昆仑舶一名，向来止采用唐代的记载，像武后时的《王綝传》，"迁广州都督，南海岁有昆仑舶，市外区琛琲"（《新唐书》卷一一六《王綝传》）。又《王方庆传》："广州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唐书》卷八九）这二事屡见称引。但从《荀伯玉传》，可知南齐时已有昆仑舶在海上行走，且以丝锦为主要商品，由皇室的亲信兼营这种海上贸易。《梁书・王僧孺传》：

> 天监初……出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贸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僧孺乃叹曰："昔人为蜀郡长史，终身无蜀物，吾欲遗子孙者，不在越装。"

可见当日海舶与外国贾人交易情形，及蜀货向来为人垂涎的程度。越装之与蜀物，都是与外国互市的物品，才有这样厚利可图。越装的"装"，后来亦用作船只的名称，如琼州人的货船，都叫作"装"（参拙作《说鹢及海船的相关问题》，《民族学集刊》三三期）。南齐时期，昆仑舶载丝锦出口，这和罗马人于 531 年由海路输入丝物，年代完全符合。中西史事，正可以互相印证。昆仑舶中有黑种的骨伦人充当水手。慧琳《一切经音义》："海中大船曰舶……入水六尺，驱使运载千余人除货物，亦曰昆仑舶。运动此船多骨伦为水匠。"骨伦即昆仑的音转，人皆知之。慧超《往五天竺传》记波斯国，"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锦之类"。则唐时波斯人亦循海道从事丝绢贸易了。日僧元开撰《唐大和尚（鉴真）东征记》，（天宝八年至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当日船舶之盛，可以

---

[1] 参 *Mysore Archaeological Report*, 1910, p. 44。又"A Chinese coin Sirpur"，见 J.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 1956, vol. XVIII, p. 66。Nilakanta Sastri 在他的 *A History of South India*: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India by sea as early as the second Century B. C is attested to by the record of Chinese embassy to Kanchi（黄支）and the discovery of a Chinese coin of about the same date from Chandravalli in Mysore."（1958, p.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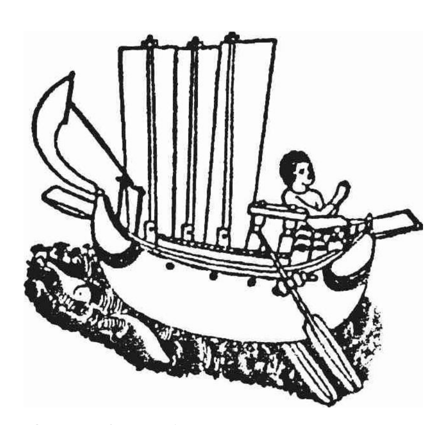
概见。

海道的丝路是以广州为转口中心。近可至交州，远则及印度。南路的合浦，亦是一重要据点，近年合浦发掘西汉墓，遗物有人形足的铜盘。有陶器提筒，其上竟有朱书写着“九真府”的字样（《考古》1972，5）。九真为汉武时置的九真郡。东汉建武十九年十月马援入九真，至无切县，渠帅朱伯弃郡亡入深林巨薮，时见象数十百为群。援又分兵入无编县至居风县，斩级数十百，九真乃靖（《水经·叶榆河注》）。无切、无编、居风都是九真郡的属县，皆马援士卒足迹之所及。这个陶筒必是九真郡所制的，而在合浦出土，可见交、广二地往来的密切。合浦汉以来是采珠的地区，《汉书·王章传》称章死狱中，“妻子皆徙合浦。其后王商白成帝，还章妻子故郡。其家采珠，致产数百万”。《梁书·诸夷传》：（晋）简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采珠，没水于底，得佛光艳”。佛的金身，沉在海底，竟为采珠人所获得，中、印海上往来，合浦当然是必经之地。而广州自来为众舶所凑，至德宗贞元间，海舶珍异，始多就安南市易（《通鉴》卷二三四）。

蜀布中细布的黄润，在汉代很出名，亦作为贡品。扬雄《蜀都赋》谓“绵茧成衽……筒中黄润，一端数重”，它是很精细，而需要盛以筒来保护的。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且说“黄润纤美宜制禅”，《说文》：“禅，衣不重也。”《释名·释衣服》：“禅衣，言无里（裹）也。”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单衣三件，极为纤细精美，即是所谓禅。该墓所出遣策竹简，有二处言及闰字。一是第二七六号，文云：“瑟一越。闰绵衣一赤掾（缘）。”一是第二七七号，文云：“竽一越。闰锦衣，素掾（缘）。”其字作“闰”，“王”上有一横笔，释者谓是黄润的润之变体。细布的闰，可以制为内衣的禅，亦可作乐器竽、瑟的绵套。马王堆瑟衣，系以两重三枚经线提花方法织成图案（见该墓《报告》，51 页，图四四）。长沙的黄润细布，是否出自巴、蜀，尚无法证明。但长沙和广州乃咫尺之地，这样精美的丝锦，在汉以后一定是外国人采购的目标，成为昆仑舶和越装经营的货品，自然不成问题。由于马王堆墓所出丝织品的繁复及精致，令人想到扬子云《蜀都赋》所描写的蜀地丝织品质料之美，倍觉可信。难怪罗马人要开辟海道的丝路辗转往印度输入彼土。当日昆仑舶之为海上重要交通工具，从六朝到唐，一直是负起运输的任务，可想而知。

印度海上船舶形状，见于 Ajantā 第二石窟所绘者，为 6 世纪物（见附图）。又吴哥窟壁画所见船舶，图样至夥。P. Paris 著 Les Bateaux Des Bas-reliefs Khmèrs（见 Bulletin De I'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Tome XLI-

1941. pp. 355—361)，所收图版，不一而足。Khmer 人之船，即是昆仑舶，此类实物资料，更足珍视。



印度：海上船舶形状，见 Ajantā 壁画

中、印海上交通，Basham 已有详细讨论，兹不复赘。[1]

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四十五本四分册，1974 年 6 月

---

① 参看 A. L. Basham: *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 p. 226, "Sea Trade and Overseas Contacts"。

波　斯

塞种与Soma（须摩）

——不死药的来源探索

一

嫦娥偷灵药是唐人诗常用的典故，灵药指不死之药，来头甚大，不是汉家独有可居的奇货，而是世界性的美丽而广泛传播的宗教上的佳话。

新出土的湖北王家台的秦简记录之殷易《归藏》，久已对学术界起了相当的震撼。就中有一卦说：

> 《归妹》曰：昔者恒我（娥）窃毋死之▨〔奔〕月而与〔枚〕占□□（原列第四一）

传世的《归藏》佚文，马国翰辑本云：

> 昔嫦娥以不死之药奔月。

《淮南子·览冥训》好像取自《归藏》。文云：

>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以奔月。

依据这相同的说法，加以推勘，可以补足简本《归藏》的缺文。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他的《灵宪》书中亦说：

>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以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太平御览》天部四引）

以前大家都认为这一故事是出于汉人的编造，实则殷易《归藏》的繇词已有之，足见其来源之远，在先秦很流行。《文物》2002 年第一期，刚公布的四川三台郪江崖墓有石刻的蟾蜍座，背托棺底，说明蟾蜍正是嫦娥的化身，可以长生不老，有起死回生的神力，可证张衡之说。蜀地出土文物，不少与蟾蜍有关，近时成都金沙遗址出土金器有蟾蜍形金饰片二件，为晚殷西周之物。更可推前，证明月中虾蟆的传说，殷代已在蜀地流行，与《归藏》可相印证。金沙村蟾蜍形金饰甚薄，发掘者推测可能是嵌贴于漆器上的饰物（图形见《金沙淘珍》，33 页）。不死药要取自西王母。《穆天子传》记周穆王宾于西王母，王母为天子谣曰“将子毋死，尚能复来”，亦使用“毋死”一词。西王母的地区，西北汧陇多有其遗迹。泾川回山有王母宫，在泾、渭、洛三河的交会处，其地古称为回中。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至鸡头山，西过回中。东汉画像石，陕西米脂 1981 年发见的墓室竖柱有西王母、东王公及玉兔、羽人。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像西王母两肩有翼，身边羽人围绕，又有玉兔，可证《楚辞·远游》“从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之说。西王母所在地即是不死的旧乡。我在 1977 年曾写过一篇《不死（amṛtā）观念与齐学》（《梵学集》），只引证吠陀梵语，举出《梨俱吠陀》第十，129，2《创造之歌》，以 mṛtyum 与 a-mṛtam 即死与不死相对而言，而未能追溯到波斯文献，现在再加以补充。

二

古波斯建国，在碑铭上每每提到 Sakà 族，即所谓塞种。在大流士一世的 Susă 铭文，E 第 24、25 行，和大流士一世的 Naqš-i-Rostam 铭文 A 第 25、26 行都记着二种 Sakà 族，列于 Hidus（印度）之后。

一是 Saka hauma-vargà；

二是 Saka tigraxaudà；

另一是 Saka paradraiga（指海边塞种）。

在薛西斯（Xerxes）一世的碑铭 H 第 26、27 行，亦把 hauma Saka 与 tigraxaudà saka 分而为二，列于印度 Dahà 族之后。

Tigraxaudà 是一种戴尖帽的习俗，尽人皆知，至于 hauma-vargà 是指什么呢，塞种史家，在译述上列碑铭，只译作“崇拜 hauma 的 Saka 族”，没有加以说明。

我们如果细心读 R. G. Kant 的《古波斯文文法》原书，在字汇（Lexicon）221 页 hauma-varga 条有如下的解说：

> hauma-varga-，adj. “hauma-drinking” or “hauma-preparing”：Elam. u-mu-mar-ga，Akk. ú-mu-ur-ga-'，Gk. ' Auvpyiol. From hauma-，Av. haoma-，Skt. sòma-name of a plant，also a drink prepared from the juice of its crushed stems，to root Av. hau-，Skt. su- “press”，＋ varga-，of unknown connections.

便可以明白波斯《火教经》的 haoma，即是梵文《吠陀》的 Soma。从字根来讲，Av. 的 hau-，梵文作 su-，是榨（汁）（press）的意思。因为 Soma 是从植物榨出的汁，饮之令人精神旺盛，是一种兴奋剂，可以长生不死。南朝陈时，真谛译《数论》经典《金七十论》，其第一偈注云：“四违陀中说言：我昔饮须摩味故成不死，得入光天。”（原出 Rig-veda 8，48）这是最早出现的汉译，称为“须摩”，饮之不死。在波斯的世界里，haoma 的神圣地位比印度的 Soma 来得更高。就是至圣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štra）之所创造的 haoma，又称为 Hom。《火教经》的赞颂说 Hom 在世界创造过程之中，是由教主查拉图斯特拉缔造的，又是月桂树（Laurel）Gŏkarn 的象征符号，因为他能显示新生的不死力量（Immortalité）。[①]

《火教经》中致日神 Mithra（密多）的颂赞，有时提到 haomayōgava，即是 haoma-milk，文法上用不同的格，语尾略有变化，亦即是 Soma。又屡次言及我们要崇拜那仁慈行善的 Aməša Spentas，有时称 hapta（seven）Aməša Spentas，可译为七圣。Aməša ＝ Amṛtā，义即不死，亦指不朽，Spenta 谓有

① 关于波斯时代 haoma 的功能和宗教上的地位，及其与吠陀的关系，请参看 M. Molé 的《古代伊兰的祭祀、神话及宇宙论》（《集美博物馆丛刊》）。通过索引 Hom 一条，便可检得极多的材料。

分量的人物，后来演变为官名的萨宝（Spàta）。①

梵文 Soma 有时亦写作 Sauma，由\o 变\\ au。印度 Soma 的神力，由 eagle（鹰）把 Soma 送给最上神 Indra。在《梨俱吠陀》之中，几乎接近一百二十篇颂来赞美 Soma 神，Soma 又名曰 indu，意思是 the bright drop（灿烂的点滴），汉译亦称为甘露。在 *Avesta* 经，haoma 有许多地方简直是代表月亮。印度吠陀吸收波斯《火教经》的 Hom 和 haoma，演变为 Soma，代表一股不死的神力。Soma 是液体乳汁型之物，汉语所谓“一滴如甘露”。Hauma 既象征月亮，是从月亮取来具有不死神力的甘露。故此，我说所谓不死药，应该就是代表不死的 hauma 或 Soma。

Saka 族既有一支称为饮不死汁的 Saka，在波斯大流士的时代（公元前521—前 486），相当于《通鉴》开始编年的周威烈王之前一百年左右光景。这时候的塞种人应尚居住于印度地区。但塞种人分明曾入居中国西北，《水经·河水注》：“河水又西径罽宾国北，月氏之破，西君大夏，塞王南君罽宾，治循鲜城。”此说钞自《汉书·西域传》，“循鲜”应据《御览》引作“修鲜”。罽宾在今阿富汗喀布尔，河水安得西径之?《西域传》谓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今喀什）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又《乌孙国传》云：“本塞地也。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乌孙故地在敦煌以西，天山以东，伊犁附近。乌孙既本为塞地，则塞种人足迹自可及于西北，正是西王母的地区，故有 amṛtā（不死）兼与奔月神话的产生，岂当时入居此地的塞种人即是波斯所称的 hauma Saka? 西南夷有另一称为“附塞夷”者，是否即附属于塞种的夷人?《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夷王于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南下击附塞夷鹿爹，鹿爹人弱，为水所溺。附塞夷与其分散为数国的塞种有无关系? 不可得知，全无资料，可以不论。惟四川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大量金人面罩和金杖、金带，与 Uruk 文化女神像上带有金箍，及埃及王陵葬殓面具，上笼金面罩，形制完全相同。说者因谓西亚古文化曾为蜀人所吸收。如是，“附塞夷”亦可能即是塞种人南下之一支，尚待证实。

至于乌孙塞地，与从希腊人手中夺取的 Bactria 的 Asii 等四族的实际情况，应为今日的什么地方，因资料不足，而 Bactria 在古波斯文称 Baxtri，Akk. 作 ba-ah-tar，Av. bàxδā 与 Tochari，无从对音，其地自属今阿富汗，不欲详论。

---

① 参看 Ilya Gersheviteh, *The Avestan Hymn to Mithra*, 163—165 页的注释。

三

1978年，我发表《穆护歌考》，指出吐鲁番所出《金光明经》题记的庚午岁是公元430年，文中的胡天即指袄神，又引《晋书·载记》慕容廆曾祖名莫护跋，可能出自波斯。这些说法已经逐渐为学人所证实，荣新江在他的近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屡有引述，所论只限于粟特的材料。其实莫护跋的名称，应追溯到《火教经》和《梨俱吠陀》时代。从《火教经》可知 moγu 来源的长远。

傅斯年在其《夷夏东西说》中，曾举出慕容廆以大棘城为颛顼之墟，作为东夷历史的佐证，不知慕容氏源出自东胡，其曾祖名莫护跋，即《火教经》习见 magavan 的音译。古波斯文后置语惯用-van，音译为"跋"。如有名之 aša-van、aṛtà-van 诸例。aša 即梵文之 rta，表示正义，与 druga 之为邪恶相反。Aṛtà 表示战斗，波斯王者每以此为称号。由莫护跋一名，令人推想慕容氏祖先必是波斯语系人种。近年中外讨论昭武九姓之安姓，甚为热烈，大都引证唐代碑志，以论其先世有攀附汉族之嫌。其实，更前之史料如陶弘景《真诰》之《稽神枢》，已明言颛顼父居于弱水。改《帝系》之若水为弱水，以配合外来安息之安氏。可知此说不自唐始。慕容氏地区正为唐代营州，故慕容廆及其家族可视为晋代之营州杂胡。我故谓此项史事应再推前，不限于粟特史料，当可有更多的收获。

所谓袄教僧侣（mages）一向被认为是 Zoroaste 之弟子。在 Avesta 即称为 moγu、magu。其神职主祭祀及赞唱解说 gàtha（圣诗），亦得称为 magavan（详上举 Mol 书，70页）。印度《梨俱吠陀》中称为 magha 及 maghavan，如，RV. 1. 11. 3：Pårvir indrasya ràtayo na ri dasyaüti åtayah/yadi vàjasya gomat-ap stotçbhyo maühate magham // 因陀罗所赠予，其恩惠不同于寻常之歌赞，而是一家畜组成之胜利品之馈赠。

《梨俱》中每言 Soma，促使大神因陀罗以 magha 给予人类（参上引书，158页），故 magha 亦与 Soma 有深切关系。

四

Saka 又称塞西亚（Scythian），原住黑海，种族不一，自归属波斯为二十

三邦之列，与东方似多有往来。考古学上的证据，最令人惊讶的，无如齐景公墓，环绕着超过六百匹马的马阵，排列齐整，其方式恰如高加索山的 Kostroraskajia 的墓葬。罗森以为齐制即仿自塞西亚的丧葬习俗。刘向《别录》称齐威王用兵，大放穰苴之法，穰苴为景公时大将，败燕晋之师。威王兵法，即取自穰苴兵法（《史记・穰苴传》及《七国考订补》"田齐兵制"条）。岂穰苴时有塞种人参与军事行动？又临淄郎家庄春秋墓出土的角形水晶佩饰，也是模仿自塞西亚式。西亚带翼的半狮半鹫的畏兽型的金器，公元前 6 世纪已流行于秦、晋地带，说明西方胡人文化久已被人采用。[1]

波斯文化的东来，西域丝路之外，还有海路一道。我曾指出汉初临淄齐王墓的银器上泐刻"三十三年"字样，西汉无三十三年，当是秦始皇时代，说明秦及其更前时代早与波斯已有交通。

由海上漂流来的外国船舶[2]，带来了方仙道的灵药。《史记・封禅书》谓"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秦始皇东游海上，因有不死药之求，船交海中，因风不得而至"。塞种既有 hauma 的塞人，以"不死"为种族之号，影响所及，不死药的追求，愈为人所乐道，观齐景公问晏子古而无死之乐（《左传・昭二十年》）。齐鲍氏之制器的《黏镈》有"用祈寿老毋死"之语，合齐景公墓葬之制，齐人久已濡染波斯文化之点滴。

尚有进者，汉武帝元鼎年间，由于栾大的大言不惭，自谓外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于是重新掀起求仙之事。及五年，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其祠列火满坛。有司云"祠上有光"（《通鉴》卷二十）。这俨然是瑣罗亚斯德教崇拜 Mithra 的情状。马小鹤在《摩尼教朝拜日夜拜月研究》文中有详细分析。他没有想到汉武郊拜泰一的礼仪，列火而且有光，光即是粟特语的 Roxšan。我疑心栾大可能在海上曾从塞种人学到一点火教的智识，为汉武说法。臣瓒引《汉仪注》云："郊泰时，皇帝平旦出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颜师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盖常礼；郊泰畤而揖日月，此又别仪。"把这样简便的别仪，作为郊礼，当另有所本。《国语・周语》内史过说：

① 见《远望集》下册。罗森《中国的统一》（453—490 页）。

② 见拙著《由出土银器论中国与波斯、大秦早期之交通》。

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于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协其辰。

匈奴亦有朝日夕月之事。西周以朝夕日月，配春秋二祭，这一礼制与波斯火教有些相似。

殷易《归藏》已有嫦娥奔月的故事。蜀地殷代流行金蟾蜍的信仰，蟾蜍可能即代表不死永生的标记。

屈原曾使齐，他的宇宙观可能受到齐学的影响。他说："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他在《天问》中屡次提到"不死"的问题：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何所不死，长人何守？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寿何所止？

第一是言月有死生，问月何得而能死而复生。闻一多谓尝得不死之药。第二是言东方的不死之乡，第三是问西方黑水之间的不死地区。三危山三青鸟居之，为西王母取食，见《西山经》。又《海内经》，流沙之中黑水之间，有山名三危之山，这即西王母所居的地方。屈原问三危在何处，何以有不死之方，正是《黏镈》所言的"寿老毋死"的问题，所以我说屈原的思想与齐国有一些因缘。

《黏镈》言"用祈侯氏，永命万年。黏仲皇母用祈寿老毋死，保盧兄弟用求考命弥生"[1]。器铭作长生不死的祈求。是器于同治庚午（公元1870）出土于山西荣河县后土祠旁河岸（《攀古斋款识》）。考汉元鼎四年，武帝自夏阳东幸汾阴。十一月庚午，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可能在汉时流传至晋地，必供奉于后土祠，故得于其地出土。

波斯与印度在宗教及语文，有密切渊源，治印度史者对于《火教经》与《梨俱吠陀》二者间之联系，本已耳熟能详，今之讨论，了无新意可言。haoma（Soma）之与月亦然，毋庸多作赘论。以不死相等于 amasa 与 amṛtā，在言语学上亦属老生常谈，故本文不欲多所引证，但指出塞种有善饮 haoma（Soma）之一族，且以此命名，其散居人处吾西北边裔西王母居地既是事实，

① 《金文集成释文》，239、240页。

而古代齐地葬俗，侈用马阵，同于高加索地之塞种。是自大流士以来，华与胡两种文化，接触自不寻常，未可等闲视之。谈中古时代中外文明之交流，正宜上推至更前时代。兹所揭论之“不死药”，仅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

2002年2月　于香港

补记一

Haoma一名，有人汉译作“豪摩”①，在北周萨保安伽墓刻在墓门额上的图像，作璀璨辉煌的圣火坛，祭桌上面，瓶中有豪摩叶及豪摩，盛以豪摩汁。这是Haoma表现于石刻上的见证。

《火教经》中致Mithra上神的颂赞，有时用代名词的“Whom”来代替Haoma。求长生不老的祭司作Haoma祭时，唱诵音声，上彻三光，下绕九地，遍于七候（Seven times）。（八九号颂）

由于Haoma是第一位上穷碧落星辰的祭司，他从最高处，率先制造Haoma茎实（stalks），使Ahura mazda（最高圣神）已得不死永生的颂赞，亦要从他那遥远驰马似的阳光取得无上的庄严。（九〇号颂）

远古波斯人的信仰中，Haoma神力的威灵，不可思议。我从ILYA氏所译的Mithra hymns中试取两篇，撷其大意，以供参考。

安伽墓简报，见《文物》2001年第一期，517页，图八——六。亦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161页。

补记二

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破天竺，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以归。自言有长生之术。太宗颇信之，令娑婆寐于金飙门合延年药，又发使诣婆罗门诸国采药。药竟不就，乃放还。及高宗即位，复诣长安，又遣归。玄策时为道王元庆之友（掌陪侍规讽之职）于显庆二年（公元657）七月辛亥奏言：“此婆罗门实能合长年药，自诡必成。今遣归，可惜失之。”高宗因李勣对，终不能（《通鉴》卷二〇〇，高宗显庆二年；标点本，6303页）。娑婆寐既是婆罗门，必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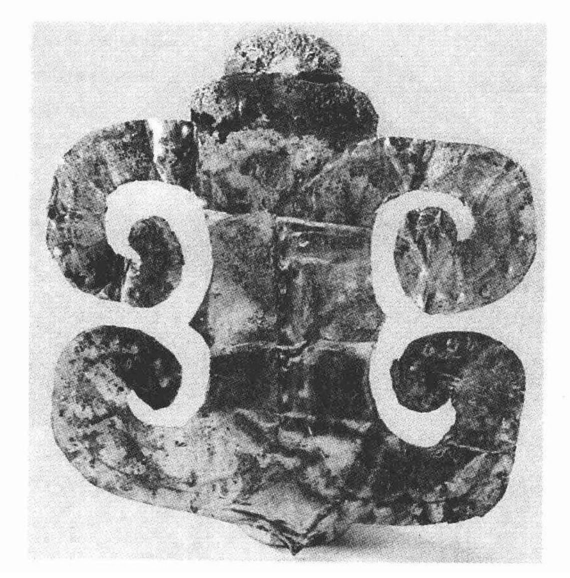
① 姜伯勤《西安北周萨保安伽墓图像研究》，《华学》第五辑，14—36页。

习吠陀，深明 Soma 之义，故敢以长生不死药进。观王玄策之推举，谓“此婆罗门真能合长年药”，可见唐初一般人确有承认婆罗门的 Soma 为不死药之事。西印度与罽宾、波斯接壤。胡三省注引杜佑曰：“天竺，塞种也。”颜师古曰：“塞，释也。”按《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西戎五，天竺列于哌哒之后。其注语甚长，有云：“捐毒国……南与葱岭相连，北与乌孙接，衣服类乌孙，随水草，故塞种也。”又引颜师古云：“塞种即释种也，盖语音有轻重也。”印度古属波斯辖境，见于碑铭。故唐代学人以印度为塞种，其说很值得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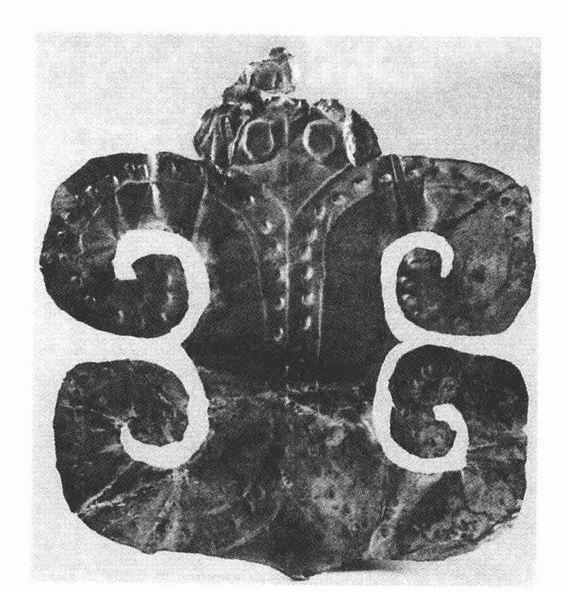
印度吠陀专家，近期研究结论，在公元前 2500 年至前 400 年期间，雅利安先民已写成一些吠陀颂赞，从其原居地在乌浒河（Qxus）的 Balkh 区域，施行宗教上简单的圣火和 Soma 崇拜，发展至于阿富汗邻近及 Panjab（参 R. N. Dandekar：Vedic literature：a quick overview，Bhandarkar 东方研究所 2000，1）。Balkh 地应即 Bukhārā，《新唐书·西域传》称为“布豁”，又名“捕喝”（《大唐西域记》）。慧超以为在安国境。《梨俱吠陀》颂偈及雅利安族群之起源，即在塞种居地，Soma 崇拜之与 Saka- hauma 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唐人视天竺为塞种，自有它的充分历史根据。

近闻 Dandekar 教授遽归道山，教授著《吠陀目录学》若干巨册，贡献至巨。余受聘至 Bhandarkar 东方研究所，得君之延揽。又同于 1980 年，被法京最古老的 Asiatique 学会选举为永久荣誉会员，深感殊遇。谨以此文为君纪念，识吾哀悼之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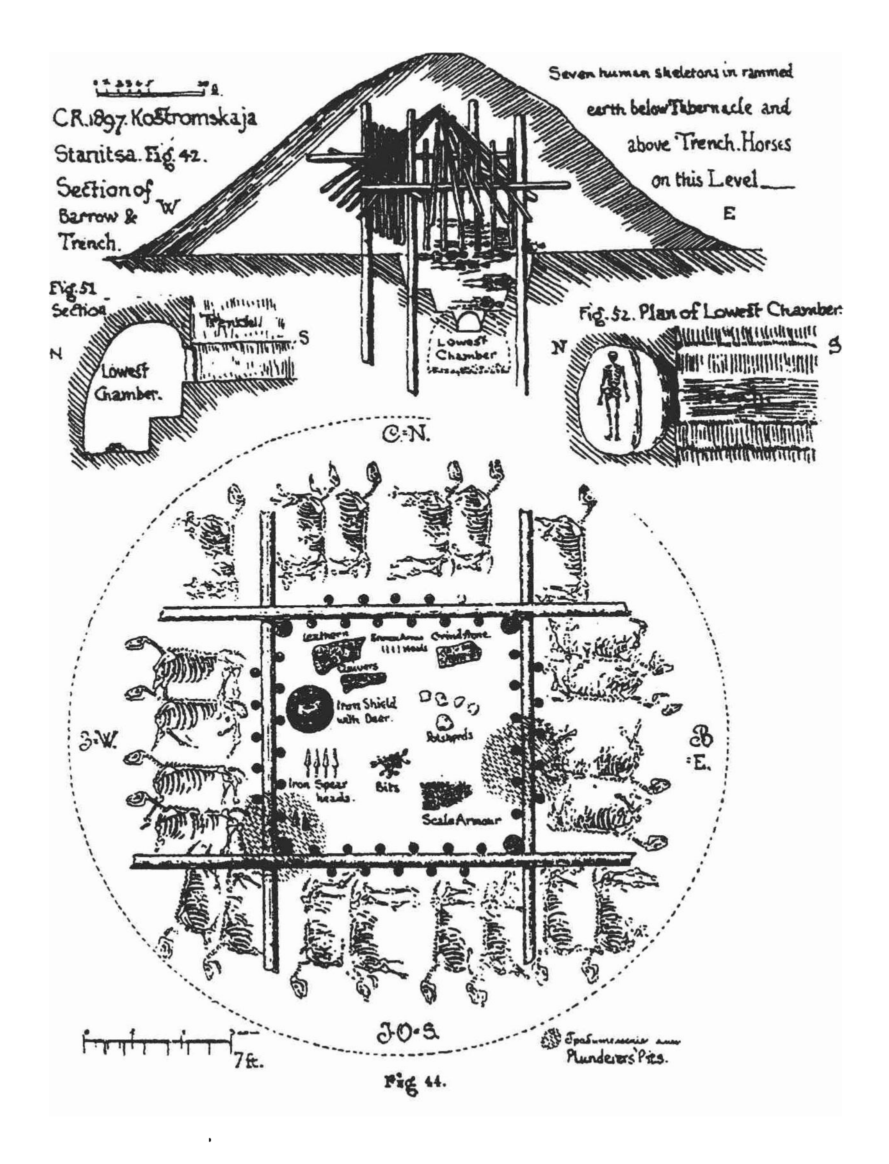
2003 年 6 月饶宗颐附记



成都金沙出土蟾蜍形金饰（2001 CQJC：215）
（晚殷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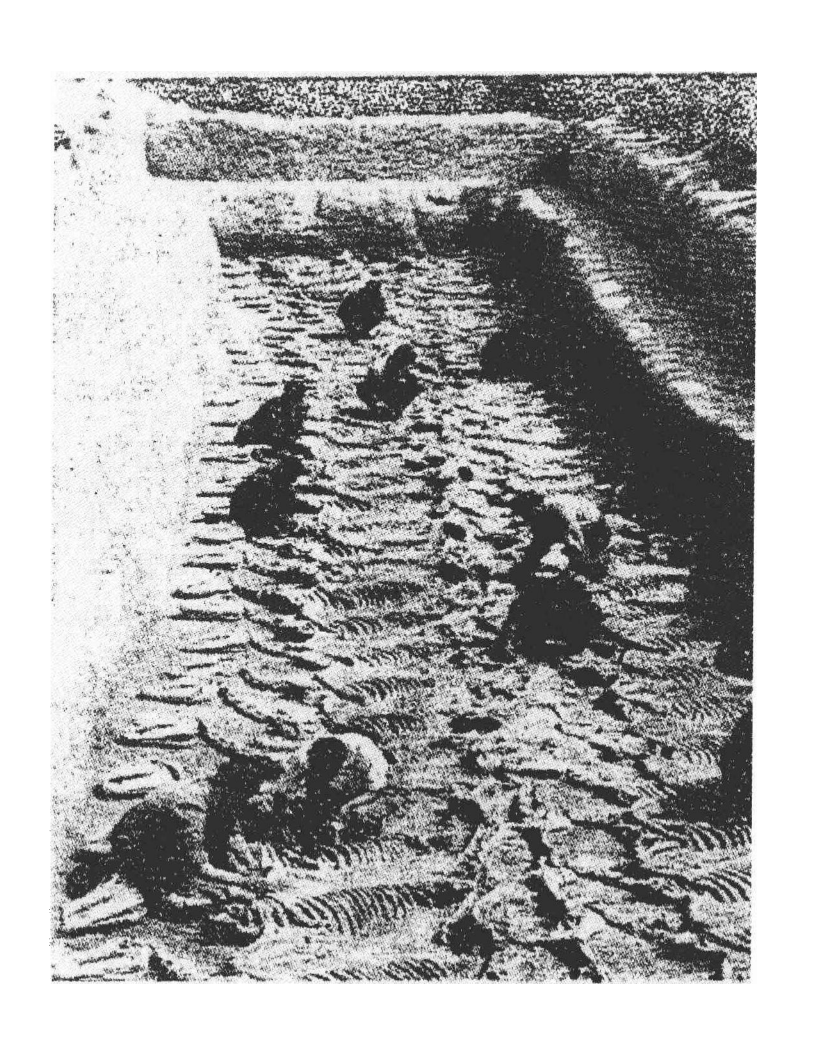


蟾蜍形金饰（2001 CQJC：217）



高加索山卡斯同卡加地区塞西亚墓平面及构造图

（《远望集》下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477页）



五号齐景公墓殉马坑西面南段（自南向北）

（《齐故城五号东周墓及大型殉马坑的发掘》，《文物》1984 年第九期，18 页）

由出土银器论中国与波斯、大秦早期之交通

由银器（Phialear）以论东西交通问题，著论者不乏其人①，惟考索汉文史科，仍多疏略，未能深入。尚须继续研究，有下列两项：古代华南与中东往来的历史背景，海上出入口岸有关文献的实际情况。以上二者，均有待于考释说明。诸家援引资料，各就其所知举出，未能作综合的叙述。今之著论，企图彻底作全面的检讨。

至于波斯金银器制作原委与对外流通，详细记录，中外学人著论甚多，已十分详备。现存美国的 Darius I 与 Xerxer I 的金碗及 Artaxerse I 的银碗，都作凹凸或水滴纹、叶瓣式，且有楔形文题识，在伊朗 Hamadan 出土刻有 Artaxerse I 名号的金银器皿，都是最早的波斯金银器。谈波斯银器的由来，必须追溯到这一时期。其实，三千年前西亚 Ur 遗址，已出瓣式金碗，璀璨夺目（Philadelphie M. 藏）。（图见 A. Parrot，*Sumer*，160 页。）波斯艺术亦有它的远源。

中国方面，先是 1979 年山东临淄富把村西汉齐王墓出土瓣形银碗。其后

① M. Pirazzoli-Sersterens："Cultural Contribution of the Outside World to China：Interaction and Assimilation" 已举出齐地及南越银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迎接二十一世纪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403 页，科学出版社，1998）。孙机《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林梅村在 1998 年他的《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书中《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注译一列举有关文献，十分详尽，可以参看，今不缕述。

齐银盒见《考古学报》1983 年二期。孙机《凸瓣纹银器》（《中国圣火》，139 页），齐东方《唐代以前的外来金银器》（《考古学报》），皆是重要论文。

1983年广东番禺南越王第二代赵昧墓亦出同样银盒，引起考古学家的注意，有许多论文予以报道。[①] 1984年9月，在广东遂溪边湾村南朝窖藏出土一件分瓣银碗，在其口沿之外，刻有一行近似 Aramaic 铭记，已经多方研究，大家同意是粟特文。还有伴出一件鎏金的银钵，外部有精细动物和花卉的花纹。有人认为遂溪银碗口沿铭文，类似焉耆银碗上的文字，未确。银钵上纹样与韩国庆州皇南大冢北坟出土银钵相同（见东潮等《韓國の古代遺跡·新羅篇》1985，东京）。

去岁12月，余于役法京，曾持赵昧墓所出银盒照片，出示罗浮宫 Louvze Annie Canbet 女士，蒙其见告赵昧墓所出银盒，实际系由两个银盘组合而成。遂溪银碗口沿照片和拓本，亦经罗马史家认为是粟特文，已详日本吉田丰的论著。孙机书中亦有摹本，可以参考，见《中国圣火》，162页。

孙机认为此类凸瓣纹银器是伊朗之安息朝的舶来品。遂溪银碗的粟特文，重42个币，属于九姓石国 sp 之物，已有姜伯勤先生的精细考证。（见所著《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1991），广东社科院。及荣新江 China e Tran 书评，《唐研究》卷三，54页。）

一、先秦汉地与波斯关系之推测

最值得研究的是齐王墓所出银盘之一，其上刻有“三十三年”字样，考秦、汉帝王年号有三十三年之数者，只有秦始皇一人，故可推断这一银盘必是始皇三十三年以前外国所制，传入山东。

成书于秦世的《吕氏春秋》提及“大夏”之名，《古乐》云“大夏之西”，《本味》云“大夏之盐”，可能是指渴石山（Miyan-Kiss）的红盐。秦时人们对大夏想必已有相当认识。

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相当于波斯 Artahanus 时代。《淮南子·人间训》：是年秦人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发动五十万人戍五岭，又北斥逐匈奴，既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其辖境已达《汉书·地理志》所言的大秦入贡的日南障塞。秦人在南越地区大开拓疆土，《通鉴》胡

① 朱非素《南海丝绸之路考古发现浅析》（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迎接二十一世纪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409页，科学出版社，1998）。邓炳权《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博物馆开馆四十周年纪念文集》，145页）。王贵枕、王大文《从古代中外货币交流看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同上书，15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注引《茂陵书》："象郡治临尘，去长安七千五百里。"韦昭注云："今日南也。"《汉书·地理志》："郁林郡有临尘。"《高帝纪》颜注引臣瓒说与《茂陵书》相同。似秦时象郡治设在广西，尚未远及柬埔寨之象林。但西汉则日南郡象林已设有"候长"。尹湾汉墓出木牍四第二栏记"建陵侯家丞梁国蒙孟迁，故象林候长以功迁"（94页），出现"象林候长"一名，可为佐证。《续汉郡国志》刘昭注："象林，今之林邑国。"是武帝以后，在今越南地区设有候长，可见当日对边徼之重视。

《水经·河水注》引古《纪年》："魏襄王七年四月，越王使公孙隅来献乘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魏襄王七年为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3），是时越人已利用犀牛、象牙为贡物，秦人之南征，垂涎此类异品，由来久矣。

以前我在《中国古代胁生神话》一文中，曾指出秦改称人民为黔首，好像是取名于Dark-headed，似乎受到波斯流传西亚史诗中Salmat qaqqadi的影响。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黔首之称，见二十六年诏版，及云梦龙岗秦简，为统一以后之事），故三十一年（公元前216）使黔首自实田（《通鉴》标点本，241页）。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这样的行政区划，好像借鉴于波斯大流士一世灭巴比伦后，创立二十行省。二十是神秘数字，古波斯文作⋞，即重叠二个"十"字，相当于梵文的vinsatim。波斯喜欢刻石记功，始皇亦屡屡出巡，立石以颂功德（此文见《燕京学报》新第三期，北京，1997）。我的看法，在周、秦之世，国际活动，中外必有互相影响的地方。波斯器物，已经海路入华，加工制造，并刻上"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字样，此时波斯正进入Parthian（安息）的Antahanus时代。

释氏传说，始皇时有外国沙门室利防一十八人来秦，见《广弘明集》卷十一法琳说及《历代三宝纪》。始皇与印度阿育王同时，阿育王收拾佛舍利，起八万四千宝塔。唐时傅奕说"塔经周世，终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烧典籍，育王塔遂废"。周时是否有佛塔，尚无明证，室利是梵文Sri的译音，佛教经过阿育王的倡导，传播入秦，亦非无可能之事。

佛教入华年代，现在研究成果，可以推前。如季羡林教授《再论浮屠与佛》文中，证知"浮屠"一名是取自大夏文的bodo，boddo。鱼豢《魏略》中的《西戎传》谈到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里不称"佛经"而称"浮屠经"，再参证《牟子理惑论》说："于是上（指汉武帝）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二十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及魏收《魏书·释老志》言及"开西域，遣

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开浮屠之教”等记载。可推知初期译佛经乃在大月氏地区，“浮屠”之出自大夏语 bodo，与张骞之使大夏亦有缘由。佛教的传入，至少应该推前至西汉时期。袁宏《后汉纪》卷十五引身毒《本传》曰“西域郭俗造浮图，本佛道”，其书佛与浮屠二名兼用。可见东汉时，浮屠与佛二名，同时使用。

关于化人（幻人）来华的年代，自来认为肇于西汉武帝元封六年，汉使抵安息，安息以大鸟卵及黎轩善幻人献于汉。故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起建章宫，太液池内有条支大鸟之属。

但袁宏《后汉纪》云：

> 大秦一名犁轩，在海西。汉使皆自乌弋还，莫能通。……
>
> 及安帝元初中，日南塞外檀国献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又善跳丸，能跳十丸。其人曰我海西人，则是大秦也。自交州外塞檀国诸蛮夷相通也。又有一道与益州塞外通。（《四部丛刊》本）

《后汉书·大秦传》则檀国作掸国，指今之缅甸。此为再一次之幻人东来记录。

《列子》向来是被目为伪书，在卷三《周穆王》篇开头便说：

> 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

其书异文，西极有作“西域”或“西胡”，把幻人写作化人。如是幻化人东来时代，可追到周穆王时，文中言及穆王西征，至于巨蒐氏之国，巨蒐献白鹄之血以饮王。

穆王西征事，详见《穆天子传》，从来被视为小说家言。近时王家台秦简出土《归藏》，谈到周穆王，文云“……师卦曰：昔者穆天子卜出师而枚占……”(429)。

证之传本《归藏》，言及穆王曰：

> 昔穆王天子筮卦于禺疆。
>
> 昔穆王天子筮于西征，不吉。
>
> 曰：龙降于天，而道里辽远，飞而冲天，苍苍其□。

可见战国以来，穆王西征之事，绝非无稽之谈，故《归藏》亦举其事，作为占卜的繇词。

穆传中的巨蒐氏，即《禹贡》“织皮、西戎渠搜”。其名亦见《周书·王书》篇，《大戴礼》之《五帝德》及《少闲》，《史纪·五帝纪》作渠廋。贾谊《新书·修政语上》云：“（尧）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搜。”

武梁祠画像“来庭者”前题榜云：“渠搜来。”《宋书·符瑞志》：“渠搜禹时来献裘。”前人把渠搜属之夏代。《隋书·西域传》：“钹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故渠搜国也。”《御览》卷一六五引《凉土异物志》：“古渠搜国当大宛北界。”其地望后来越传越远。

汉时朔方郡有渠搜县，这和张掖郡有骊轩县，安定郡有月氏道，上郡有龟兹县，都是因其族曾聚居而得名。佉卢文的 Kosava 即氍毹，织皮之一种，巨蒐、渠搜，即因出 Kosava 而闻名（见马雍，《新疆佉卢文中之 Kosava 即氍毹考》）。巨搜古国族，得佉卢文证明；其事实既存在，幻人东来之事，亦非子虚乌有。《列子》之穆王说，是有根据的。西域丝路交通，更早可推前至周穆王时代。

江上波夫曾从华佗使用麻醉药，推论幻人之事。引《魏书·西域传》“悦般国，于太平真君九年（公元 448）献幻人”，见石田乾之助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1965，75—93 页），今由《周穆王篇》所载，与秦简《归藏》参证，幻人入华年代，可能更提前一些。

二、波斯大秦与汉交往之文献正确记录

正史及其他文献记载大秦与中国交往共有下列各次：

（1）前 128　西汉武帝元朔元年

张骞使大夏来，言通身毒国（印度）之利。

按《史记·西南夷传》云：“元狩元年（前 122），张骞使大夏来。”《通鉴考异》云：“按年表，骞以元朔六年二月甲辰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归也。”兹从《通鉴·汉纪》卷十。

（2）前 105　西汉武帝元封六年

汉使西逾葱岭抵安息。安息发使，以大鸟卵及黎轩善幻人献于汉（《通

鉴》，696页）。

按郭宪《洞冥记》云："元封三年（前108）大秦国贡花牛"。此误以安息为大秦。

（3）前115　武帝元鼎二年

张骞分遣副使通大夏、安息、身毒、大宛、康居、大月氏等国（《通鉴·汉纪》卷一二，657页）。

（4）公元87　东汉章帝章和元年

安息国遣使献狮子符拔（《后汉书·西域传》）。

（5）公元97　和帝永元九年

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至安息西界（《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

（6）公元100　和帝永元十二年

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遣使内附，赐金印（《后汉书·和帝纪》、《后汉书·西域传》序）。

（7）公元101　永元十三年

安息王满屈复献狮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

（8）公元120　安帝永宁元年（袁宏《后汉纪》作安帝元初中）

十二月，掸国献乐及幻人（《后汉书·西南夷传》）。

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人即大秦人。

（9）公元166　桓帝延熹九年

大秦王安敦贡象牙、犀角（《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

（10）公元173　灵帝熹平二年

日南徼外国，重译来献（《后汉书》）。

（11）公元183　灵帝光和六年

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后汉书》）。

（12）公元226　吴黄武五年

大秦贾人秦论来交趾，交州太守吴邈遣送诣（孙）权（《梁书》卷五四）。

（13）公元281　晋武帝太康二年

大秦使至广州，于滕侯献火浣布。

(14) 公元 455　北魏太安元年

冬十月，波斯、疏勒并遣使朝贡（《魏书》卷五）。

(15) 公元 476　承明元年

二月，库莫奚、波斯诸国遣使朝贡（《魏书》卷五）。

(16) 公元 507　世宗正始四年十月辛未

哌哒、波斯遣使朝贡（《魏书》）。

(17) 公元 517　肃宗熙平二年

四月，波斯、疏勒、哌哒朝献（《魏书》）。

(18) 公元 521　正光二年

四月乙酉，乌苌国朝贡。

闰月丁巳，居密、波斯国朝贡（《魏书》）。

北魏时波斯遣使朝献，据《魏书·本纪》统计，自文成帝太安元年（公元 455）至孝明帝正光三年（公元 522）共有十次，皆当五世纪下半（见《文物》1983，八期，马雍《北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波斯银盘》一文），今不复述。

安息、大秦的王名，见于汉籍为一般学者所提到的，有《后汉书·西域传》公元 101（和帝永元十三年）的安息王满屈（复）及同书《大秦传》的 166（桓帝延熹九年）的大秦王安敦，这二位屡屡见于中西交通史记载，为人所乐道。勘以波斯史籍，公元 51—75 年，为安息（Parthian）王 Vologeses 一世，77 年薨，安息发生内乱。由钱币得知，由其子 Pacorus 二世嗣位，Pacorus 死于 106 年左右，可见 101 年在位的安息王当为 Pacorus 二世。《后汉书》的“满屈”即是 Pacorus 的译音。Pacorus 亦称为 Pakor，即译音的略词。

安息人来华最早而在历史上闻名的人物是安清，亦称安世高，事迹见于康僧会所著的《安般守意经序》，他是安息王嫡后之子，让位于其叔父。马雍在所著《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有详细考辨，他指出冯承钧《历代求经翻经录：汉录》书中的安世高传所言不符事实之处。冯氏以安世高是安息王满屈二世（Pakor 之太子），他不甚赞同，另从罗马所见史实，论证世高不当是满屈二世之子。《阿育王传》由西晋“安息三藏”安法钦译（《大正》，50 册），“安息三藏”一名，说明安氏与译经工作有关。近时中外学人，对昭武九姓研究，诸多创获，粟特胡的安氏，更为讨论的焦点。《唐书世系表》云：“后汉末（安息国）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出土安氏有关墓志，多数攀附汉俗姓氏书，拉上黄帝的关系，把汉地的姬水和西域的妫水（Oxus）连在一起，

像《史诃耽墓志》所说“分轩丘而吐胃”、“掩妫水而疏疆”，大作其文章，又把安息与安国混淆，这大概是出于后代的附会，已有学人加以疏理，不用多费唇舌。（如 Antomiso Forte，*The Hostage an Shigao and His Offsping*，京都，1995；及荣新江《安世高与武威安氏》，收入黄时鉴编《东方与西方》第一集，上海；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第三卷，1997，295—338 页。）

至于安敦的年代是公元 166 年，查波斯史表 148—192 年在位者为 Vologeses II（二世），其时尚未进入萨珊王朝。萨珊王朝第一代是 Ardaser 大帝。

晋袁宏《后汉纪》卷一五《殇帝纪》末有一段关于大秦文字云：

> 其王常欲通使于汉，奉贡献，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不得令通。及桓帝建初中。
>
> 王安都遣使者奉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一通焉。（《四部丛刊》宋王铚刊本）

大秦王安敦写作安都。查建初是章帝年号（公元 76—83），不当属于桓帝，二者必有一误。无论作安敦或安都，皆是 Antoninus 的对音。《后汉书》作延熹九年即西元 166 年。是时应是 Marcus 在位的第六年，Antoninus Pius 是 Marcus 大帝的义父，Marcus 在位时，受到义父安敦的陶冶，倡导容忍政术，有声于时。（参 M. Schofiel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e Political Thoughts*，2000 年。）《南史·蛮貊传》把大秦事系于桓帝延熹三四年。汉土史籍年代殊不一致，范晔《大秦传》之外，袁宏《后汉纪·南史》复有出入。袁宏一书，未见人引用，故提出讨论。

近时治中外交通史家，意见亦多歧出。林梅村说《后汉书》大秦王安敦当时的罗马皇帝是 Trajan（公元 97—117）（林著《西域文明》，13 页），与 166 年代不合。汶江及刘迎胜说大秦王安敦即 161 年至 180 年在位之罗马帝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似较合理（《古代中国与亚非地区的海上交通》，36 页），安敦、安都，均是 Anton 的音译。Marcus 连署其父之名（《丝路文化海上卷》，27 页）。

公元 224 年，安息已进入萨珊王朝，为 Ardashir I。孙权黄武五年（公元 226）正值这时期。《梁书》记有大秦贾人秦论来交趾。权差会稽刘咸送论，

论乃送还本国。这说明在萨珊王朝初期，大秦与华商贸，已密切派人来往。是年孙权复遣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宋本《御览》卷七七一《舟部》引《吴时外国传》云："从伽那调州乘大（伯）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水经·河水注》引康泰《扶南传》作"从伽那调洲西南，入大湾七八里乃到扶扈黎大江"，又引《吴时外国传》："从加那调洲乘大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大秦国。"

扶扈黎江口是印度恒河口，当日船行海上，印度是必经一个站。《水经·河水注》又引竺芝《扶南记》云："安息国去私诃条国二万里。"

扶南的记录亦提到安息国，可见吴遣使至扶南，正因为扶南与印度至大秦，海上大舶往来已久，行程需一月以上，至公元281年即晋武帝太康二年，是时值萨珊 Bahnam II（二世）大秦国来献琛，道经广州，安南将军滕侯作镇于此。吴零陵太守殷兴之子殷巨，入晋，官苍梧、交趾二郡太守，适为滕的僚属，目睹贡品，火浣布尤奇，撰有《奇布赋》及《鲸鱼灯赋》二篇，流传至今，为大秦贸易史上留下宝贵的记录（文见《艺文类聚》八〇及八五，收入严可均《全晋文》卷八一）。《列子·汤问》："周穆王大征西戎，献锟铻之剑、火浣之布。"

5世纪以后，银器出土，有北魏时代景明二年（公元501）之银盘（《文物》1983，8）、银碗（《文物》1992，8），以上原物存大同博物馆。

1983年，固原李贤墓所出天和四年（公元569）银壶（见《文物》1985，11）。1988年甘肃靖远出银盘（《文物》1990，5）。1976年赞皇李希宗墓所出武平六年（公元575）银碗（《考古》1977，6）。以上材料，均详齐东方《唐以前的外来金银器》文中，可以参考，不再缕述。

1981年，山西大同市区郊出土北魏封和突墓志及波斯银盘，盘中人物据马雍考证，与萨珊朝第四代王 Bahram 一世相近。他列出北魏时，波斯遣使朝献于北魏凡十次之多，文中有详细考证。

现藏南京博物院题梁元帝萧绎的《职贡图》残卷（《文物》1960，7）已有许多人考证，可与《梁书·西北诸戎传》对勘。现存图迹有波斯国使图及题记。记中引释道安《西域诸国志》残文，十分可贵，末记："北万里即沉壤稟国。（中）大通二年，遣中经犍陀越奉表献佛牙。"据《释迦方志》下引梁图作㨖懔，应是拂菻。在同卷滑国使下有云：

波斯□子锦玉妻□□，亦遣使康符真同贡物。其使人莘头剪发，着

波斯褶、锦袴、朱麋及长壅靴（靴）。其语言则河南人重译而通焉。

波斯使臣康符真，当是康国人。北魏曾遣韩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魏书·西域传》）。隋虞弘仕茹茹，亦曾出使波斯（见《虞弘墓志》）。此并为使波斯名字之可考见者。《后汉书·大秦传》称“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丝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大秦通汉，屡为安息所阻挡，正如魏通波斯，屡为于阗国所格，情形相似。近年来对昭武九姓在华之活动概况，如安氏、史氏等等，已有多家作专文探讨，见《唐研究》卷三、《北大国学研究》卷七，对粟特人来华史迹更加明了，今不复述。

三、外国贡品的象牙、犀牛与桂林郡的“封中”及交趾郡的“封溪”路线

文献上最早贡品的犀角、象牙是《竹书纪年》载魏襄王（前引二）七年，即周赧王三年，越使公孙隅贡犀角、象牙。《战国策·楚策》楚王曰：黄金、珠玑、犀牛、象出于楚。实际这些品物有的还是远道的舶来品。公元前 312 年于波斯为 Seleucid 王朝，仍属 Parthian Arsacids 时代。《淮南子·人间训》记秦所以戍兵五岭，正为垂涎于越的犀角、象牙、珠玑等物。以公孙隅事观之，这些外来贡品可能在先秦时候，已有往来了。

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大象牙五支，成堆叠放，被确认为非洲产。漆盒内的乳香，为红海之物（《西汉南越王墓》上，346 页及附录 14）。犀角则 1960 年广州三元里马鹏岗一号墓出犀角十五支。其他南越地区，陶制犀角板型有 1955 年广州东山梅花村二号墓出四支陶犀角、五支陶象牙，最长者 49 厘米，而广西贵县、梧州及长沙都有之，贵县秦时为桂林郡治，长沙贵族亦从南越引进海外珍品。赵佗上汉文帝书明言：“附贡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这张贡单里面有“犀角十”，可见当日如何珍视。一直到东汉季年，士燮为交趾太守四十年，经常派人进奉珠宝犀、象、蕉、龙眼，无岁不至。

沈怀远《南越志》云：“象牙长一丈”（《御览》卷八九〇引），似有点夸大。

《东观汉记》：“章帝元和元年（公元 84）日南献白雉白犀。”（《御览》）

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 221）魏向吴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

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通鉴》，2197页）。

明帝青龙三年（公元235），帝使人以马易珠玑、翡翠、玳瑁于吴，可见魏吴之间，这类珍异外来品物，还有极高的交换价值。然《江表传》云："魏文帝遣使于吴求象牙，群臣以为非礼。"

云南晋宁古滇国一一号与一二号墓，各出一件镀锡凸瓣纹铜盒，形制与赵昧墓十分相似。该地博物馆负责人承认这两件都是外来银盒的仿制物。滇王降汉事在公元前109年，即汉武帝元封二年，郭昌、卫广发巴蜀兵灭靡莫以临滇，滇王举国降，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通鉴》，686页）。晋宁出土有滇王印。滇墓这一凸瓣纹铜盒必制于元封以前，与南越墓之物，相距为时不会太远，这说明波斯银器可从日南徼外传入，早在张骞使大夏以前，已有贾人来往。同时，证明《后汉纪》所说"又有一道与益州塞外通大秦"一说之正确。《三国志》卷引裴注引《魏略》言"大秦既从海北陆路，又循海而南，与交阯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当日四川的出产，可至永昌，再由此出口以至大秦。

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与地形图，标有"封中"二字，位于贺江流域地带，据考证该图当作于赵佗发兵攻长沙边邑之后。佗出阳山关，攻破桂阳，攻入九疑山区。显示桂阳是争夺要地。秦人所以要设置桂林郡。《淮南子·人间训》记秦人进军五路。一路塞镡城之岭，是从湘桂交界的越城岭南下，一军守九疑之塞，即沿湖南潇水经萌渚山岭，贺江以进入越人腹地。封中当在封水区域，汉属苍梧郡，在封水之阳有封阳县。又广信原为封川县，俱因封水得名（参陈乃良《封中史话》，广州地图出版社，2001）。《水经·温水注》："郁水又东迳苍梧广信县，漓水注之，又东封水注之。"又云："封水出冯乘县广西谢沐县东界牛屯山，亦谓之临水，其地为临贺县。"封中当在此一带。前汉置交州，其交趾刺史治交趾郡之羸𨻻。元封五年，移治于苍梧之广信（见《水经注》引《交广春秋》）。东汉时一度移治交趾郡之龙编。建武十六年（公元40）麊泠县雒将之女徵侧，与妹徵贰反，九真、日南、合浦（俚）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马援出征，缘海而进，自九真以南，随山刊木，千余里至浪海上，大破之。浪海一地，据《通鉴》胡注云"其地在交趾封溪县界"，是则交趾郡之封溪地。

向来谓马援平交趾，奏分西里置封溪、望海二县。东汉于此置封溪，乃由马援所奏而增设。

考封溪县实为蜀安阳王南来治所。《广州记》云：

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尉佗攻破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史记·南越传》引)

由此一事观之，尉佗势力亦曾远及于此封溪地；马援兵之所至，赵佗早已奄有其境，故与外国接触较易，观南越王眛出土及广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铜提筒，其带羽人船纹者，与东山文化骆越地区的铜提筒，几无二致。其乳香、象牙已证验为非洲由海路输入，以及银盒与金花泡饰等物之为舶来品。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西胡月支献香四两，死者未三日者，熏之即活(《海内十洲记》)。已详南越墓《报告》，不必缕述，今另试就封中、封溪二地历史背景作一探讨。

耿舒谓“马援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援卒后，谮者谓其交趾时载还皆明珠文犀。交、广之间，向来官吏无不垂涎贡品，况援为征伐胜利者，自不必须此类之贿赂，特越地进奉之品必多，以贾胡比之，可谓讽刺之甚。

《续汉书·礼仪志》引吴人（丁孚）《汉仪》云：“大鸿胪食邑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长九寸以上，郁林用象牙长三尺以上。”象牙、犀角之用途，在掌诸侯及四夷归义蛮夷，交广远人受其统辖，所以使用犀角象牙独多，料皆出自贡物。《御览》卷九八〇引范氏《计然》云：“犀角出日南郡，上价八千，中价三千，下一千。”可见当时之价值。

班固论汉武之事业云：“开七郡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蒟酱竹杖别开牂牁、越巂；闻天马、葡萄，则通大宛、安息。”指出开疆拓土，完全因异珍奇货的诱惑，可谓一语中的。

沈约《宋书》卷九七《蛮夷列传》云：“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汉衔役，特艰斯路。而关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凌波，因风远至。……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海上交通的盛况，所记全符合事实。

远至海南岛振州，犀角、象牙至唐代仍为海贾商品，《太平广记》卷二八六幻术部引《投荒杂录》：“海南振州，袭掠海贾犀角、象牙、玳瑁仓库数百。”《通典》一八四：“延德郡振州（理宁远县）土地与珠崖郡同。隋置临振郡，大唐置振州。”

四、日南徼外与日南障塞

《后汉书》记大秦王安敦自“日南徼外”来献贡物。《汉书·地理志》云：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五月有都元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贝。有译长属黄门。以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物前往。

远自大秦（罗马），近则印度，从南方进入汉土，日南是最重要的门户。由于日南在汉代是交州刺史所辖最南的一郡，在今越南境内，东汉末年，交州成为中亚胡商聚居移植的地方。“康僧会先世是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家于交趾。”魏甘露初（公元256），月氏僧支畺梁，从内地到交趾，译出《法华三昧经》。交州成为佛教输入基地之一，聚集了不少的胡人。《三国志·士燮传》记“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士燮的父亲士赐为日南太守，燮为交趾太守、卫将军、龙编侯。兄弟壹为合浦太守，䵋为九真太守，武为海南太守。士氏一家族控制着整个交州的冲要，政治经济都在其掌握中，西来的胡人想必定要和他们通关节，是很自然的事。黄初七年（公元226）士燮卒，吕岱南下，把士氏一家铲除，是有他的政治目的。吴黄武五年，分交州置广州，虽然为期甚短，这样措施，分明是为了分薄交州的力量。《通鉴》卷五八：“交趾土多珍贵，前后刺史无清行，财计盈给，辄求迁代，故吏民怨叛，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三府选京令东郡贾琮为交趾（州）刺史，加以招抚。”（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可见向来交趾、合浦太守，被视为肥缺，以其与国际贸易有关，利之所在故也。

《汉书》称“日南障塞徐闻、合浦”。何以谓之障塞？障塞是边徼设防的所在，西北通西域设有障塞，西南的海路亦然。障与塞同义。《说文·阜部》：隂，塞也。隔，塞也。障，隔也。三字互训。西北丝绸之路，设塞多至不可胜数。《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广至县有昆仑障。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作昆仑塞。法显《佛国》记载所经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障可称曰塞，合称则曰障塞。是徐闻、合浦在武汉帝时，被看作日南的障塞，其地必有设防及关口。汉志称“有译长属黄门”，是其地又设有翻译人员，隶属中央的黄门所管辖。黄门属少府。颜师古注：“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唐人所载，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里。

遂溪与徐闻

广东遂溪的边湾村于1984年9月20日出土陶罐，内有波斯银币二十个

及银盒等物。据称出土时不少一二百个。在此之前，广东地区亦两度出土波斯萨珊朝银币。

（1）英德浛洸镇出土破银币三枚，属卑路斯（Prouz）（公元 457—483）时期，伴出墓砖文云："武帝齐永明元年大岁已卯（公元 483），明帝建武四年（公元 497）大国。"

（2）曲江南华寺山坡出九片剪开的波斯银币。

从遂溪北上至英德、曲江，何以有这些波斯币出土？主要是由于东汉章帝时新开了陆道，大司农郑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因汉时交趾七郡转运多循海道，七郡是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入贡转运，皆从福建东冶（泉州）泛海而至，有风波之险阻，郑弘乃奏开峤道，此出《后汉书》卷一三郑弘传（《通鉴》）系其事于章帝建初八年（公元 83）。自是遂成陆路上入贡之孔道，如临武长唐羌奏交趾七郡献生龙眼之贡道，即走此一路线。南朝时，由遂溪北上，当即取峤道北进。乃取陆运而非海运。今据郑弘所奏，交趾七郡入贡，在章帝之前，乃从东冶泛海而至（洛阳）。东冶，胡注引《太康地理志》："后汉为东侯官，今泉州闽县。"近时考古所得，冶城旧址在福州城北冶山，出有绳纹砖瓦及瓦当（见《闽越冶城地理的历史考古问题》，载《考古》2000 年一一期）。东冶是汉时海路一个中间转口站。

遂溪在今湛江市西南，隋开皇十年置铁把县。唐天宝元年（公元 742）改名遂溪。古代应属徐闻所辖。《元和郡县图志》："雷州徐闻本汉旧县。"又云："海康、遂溪二县亦徐闻县地。汉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舆地纪胜》卷一一八引作"至徐闻，可致富"。向来此一说，足见其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通典》卷一〇四："雷州，秦象郡地，二汉以后并属合浦郡地。梁分置合州。大唐置雷州，或为海康郡。领县三：海康，遂溪，徐闻。"唐时，遂溪与徐闻分而为二县。在雷州徐闻五里乡二桥村，采集汉代遗物有"万岁"二字瓦当。1988 年发掘面积有八千余平方米的城址，据考证即西汉徐闻县治遗址。

郦道元《水经·温水注》描写徐闻情状云：

> 大海中，南极之外，对合浦、徐闻县。清朗无风之日，遥望朱崖州，如囷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周回二千里，径度八百里，人民可十万余家，皆殊种异类……

历历如亲履其境。

朱庐与朱师

1984年海南岛乐东县出土“朱庐执刲”银印，蛇钮。已有许多学人著文讨论。执刲即执圭，为楚爵名。朱庐为《汉书·地理志》合浦五县之一。详杨式挺《朱庐执刲银印考释》(《岭南文物考古论集》，357页)。

广西合浦望牛领汉墓，亦出土“劳邑执刲”蛇钮印，琥珀制（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1980年在珠海市外伶仃石涌湾采集遗物，这陶罐口沿肩部刻有“朱师所治”四字。见邓聪著《珠海文物集萃》，256页。考《晋书·地理志》：“交州合浦郡汉置，统县六：合浦、南平、荡昌、徐闻、毒质（瑁)、珠官。”《宋书·州郡志》：“合浦县，孙权黄武七年（公元228)，更名珠官郡，所统县有合浦长、徐闻长、朱官长、荡昌长、朱庐长（吴立）等。”

刘宋泰始七年（公元471）春二月，宋分交广置越州，治临漳。刘昫云：“宋分珠官郡置临漳郡，及越州，领郡三。”沈约《宋志》作临障，宋白《续通典》作临瘴，萧子显云：“临漳郡本合浦之北界也。”

是时朱官应属越州所管。

南越地区，屡有古玺印出土，如越南出土的“胥浦候印”即其著例。胥浦是汉代九真郡的治所。

查南交候长可考者，表列如下：

合浦郡	徐闻	汉置左右候官
苍梧郡		有苍梧候丞印
九真郡	胥浦	有“胥浦候印”，鱼钮，越南清化 Thanh Hoa 出土。(Brussels 博物馆藏)
日南郡	象林	象林候长，见西汉尹湾简牍。

以上现存交广印信带“候”官名者34例。“候”的取义，日本吉开将人有文详细讨论（见所著《岭南古玺印考》，前、中、后三篇。《东洋文化研究所记要》136册、137册、139册)。

合浦郡朱官，汉志作“朱庐”，续志作“朱厓”，银印作“朱庐”。“朱师”可能指合浦的朱官，朱官县地方官师所制陶器，故刻上“朱师所治”款识，

其器流传至珠江口，尚待证实。

朱官一名，有时亦作珠官。

《晋志》“毒质”乃瑇（玳）瑁的异写，“珠”和“瑇”都是以特产为地名。

遂溪银碗口沿确是粟特文。考粟特从北魏以来屡次入贡，见于《魏书》本纪，计有下列记载：

世祖太平真君五年冬十二月（公元444）粟特国来朝。

高祖皇兴元年（公元467）、四年（公元470）粟特朝献。

遂溪银器是南齐时之物。这一时期，粟特人入贡频繁，在南方自然亦有交往贸易。

五、青州与海外交往

法显于晋义熙八年（公元412）七月十五日由耶婆提（印尼）船飘至青州长广郡登陆。和他约略同时的另一僧人佛驮跋陀，亦从交趾附舶循海风飘至青州东莱郡。最可注意的是宋元帝元嘉中（公元424—453）有僧启奏文帝资给遣沙门道普，将书吏十人西行寻经，至长广郡舶破，道普伤足而卒（见《高僧传卷二》）。《高僧传》作者慧皎说：“道普本高昌人，经游西域遍历诸国……善梵书备诸国语，游履异域，别有《大传》。”（《大正》50页，三三七上）道普是高昌人，他先已曾游历各国，故派他西行寻觅《涅槃经》后部分。可惜他的传记没流传下来。但从这一件事看来，有很重要的认识：

（1）南方政权可以在魏人统治下进行海外活动。

（2）刘宋时，青州长广郡似乎是一个出海往来的关口，故可从此附舶上船西行。

（3）佛驮跋陀从交趾来此，法显亦在此登陆，可见当时的商舶，经常来往。

南方的交趾和东面的青州都有口岸设备，为商舶出入管理机构，我们从另外一条史料，可透露其中消息，《魏书》郦道元的父亲《郦范传》说青州镇将伊利，表告他造船市玉，与外贼交通。外贼必指外国人，郦范官青州刺史，以地方官仗权力与外勾结，从事贸易走私，而且造船舶，被人控制贪污罪，可见青州和交阯遥相呼应，自来是外国船舶必经的海口。

结语

本论文主要重点，总结史志上的波斯、大秦与华早期交往的记录，通过出土银器的所在地说明古代彼此往来的时空关系，在不完整的记录下，推究出一些实际情况，主要的看法有下面数事：

（1）撇开陆上丝绸之路不必去详细讨论，专从海上交通来看问题，南北有两个地方，交州与青州在早期是很重要的站口。印度的商舶在南朝时代经常来往，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2）齐王墓出土银盘有秦始皇“三十三年”文字，说明先秦已有海上交通，与外国往来年代应该推前。

（3）日南郡的设置，成为南海对外的障塞，和西域上的障塞设备同等重要，是对外的关防。有翻译官隶属帝室私人机构的黄门所辖，可能交易出入有奇异珍品，中央必要加以管制。故此在交州任职的官吏往往是个肥缺，自东汉以来屡有贪污事件发生，如合浦太守来达，即其一例。青州亦然。北魏郦范被人控告“造船市玉，与外贼交通”即其明证。当时地方官吏可以制造船舶，必从事走私贸易可知。

（4）遂溪银器铭文，经中、日、西方学人辨认确是粟特文。在南北朝时候，粟特商人充满西北市场。高昌文书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七三TAM五一四）正可说明一切（残帐见钱伯泉文（《西北史地》1992年第三期，46页），荣新江文见《欧亚学刊》第二期）。买卖双方都是粟特人。遂溪银器是粟特文，可见南方日南障塞，亦是粟特人从事贸易的地方。

陆路上的交通路线，当以高昌国为一关口，是必经之路，近时我看到荣新江写的《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一文，提供不少西北地区出土的残帐和名册，可以看到当日中外来往的实际情况和输入舶来品的名目，最重要的是当地对外来客的供应、约束、管理、接待制度。我在上面引道普在长广郡出海，慧皎的《高僧传》引用他的《大传》的记载，可惜新江没有注意到，其重要性有三项：

（1）可知高昌人与南方政权亦时有交往。

（2）高昌僧人久已习知印度的宗教学术情况讯息。

（3）南方皇室由于宗教上的宽容，亦可通过商舶出海的关口去进行文化交流而没有外交上的限制。

这一条材料是高昌人在4世纪中扮演东西交通的角色，道普的《大传》没有流传下来，是对外交通史料极大的损失。

附 谈大秦与琉璃、璧珋

上引《汉书·地理志》记日南障塞："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据鱼豢《魏略》云：

> 大秦国：赤、白、黑、黄、青、绿、绀、缥、红、紫十种琉璃。（《御览》八〇八珍宝部七）

《吴历》云：

> 黄龙、扶南诸外国来献琉璃。（同上引）

《广志》云：

> 琉璃出黄支、斯调、大秦、日南诸国。（同上引）

《玄中记》云：

> 大秦国有五色颇黎（玻璃），红色最贵。（如上）

颇黎与琉璃自是一物，汉代以来，主要出产以大秦为大宗，经印度（黄支）扶南海道以入华。《梁四公子记》载有扶南大船从天竺国来卖碧颇钟的故事。《说文·玉部》珋字下云："石之有光者，璧珋也，出西胡中。"璧珋即是璧琉璃。一般谈古代出土玻璃，都说璧琉璃出自梵语的 vaidurya，几无异议。惟关善明在他所著的《中国古代玻璃》中《琉璃与费昂斯（faience）》一节提出异议。认为公元前1世纪罗马建筑家 Vitruvius Pollio 在他的记述中，称玻璃物质为"色流离琳" cacruleum，或许即是璧琉璃的对音，很有见地。从《魏略》诸佚书所载，琉璃主要出产于大秦，从海路经印度、越南传入。武梁祠壁题记有璧琉璃。琉璃一名，又见于扬雄《羽猎赋》。《吴国山碑》且以璧琉璃为符瑞。璧琉璃自是外来胡语。与罗马的关系，值得再进一步的研究。

附记

池田温在《东亚细亚文化交流史》书中第三部《前近代东亚纸的国际流通》一章言及晋太康五年（公元 284）大秦以三万幅蜜香纸入贡，说见嵇含《南方草木状》（《百川学海》本）。门人马泰来曾撰《南方草木状辨伪》，指出此条屡为西儒夏德等所征引，乃由《拾遗记》卷九张华造《博物志》，武帝赐“侧理纸”万番所讹传，不足为据（文见《香港大学中文系集刊》一卷二期，1987）。

安　南

安南古史上安阳王与雄王问题

安南古史，与中国载籍，颇可互证，而大体相符，鄂卢梭（L. Aurouseau）论之详矣。[①] 顾其古代传说，史料缺乏，令人感到棘手。其中有两个异文歧出极不易解决之问题：一为雒王与雄王之异文，一为伐雒越之蜀王子安阳王，是否为实录。关于前者，法儒 E. Caspardone 曾撰 "Champs Lo（雒）et Champs Hiong（雄）" 一文，刊于 1955 年《亚细亚学报》（*J. A.* p. 462），所论容有未尽。关于后者，日本藤原利一郎氏有《安阳王与西呕》一文，主张蜀王之蜀字，可能为"呕"字之讹，蜀之征骆，实为西呕之征骆，此说既出，颇博得东南亚史专家之同意[②]；惟细核之，实难凭信。因汉籍言及安阳王者不一而足，而《日南传》尤为重要。《日南传》为向来谈安南古史者所未征引，不可不详论。又"雄"王之称，在安南后出史书，别有其意义，不可概目为"雒"王之讹。因撰此篇，为治东南亚古代史者进一新解焉。

---

① 见鄂氏《秦代初平南越考》*La Premjere Conquete chinoise des Pays annamiles*（冯承钧译本）。鄂氏文章，引起不少讨论，除法儒马伯乐于 1924 年通报为撰书评外，中国学人有下列各文：

（1）吕思勉《秦代初平南越商榷》，见《国学论衡》第四期，又见《燕石札记·秦平南越》上下。

（2）岑仲勉《评秦代初平南越考》，见中山大学《史学专刊》第一卷第三期，1936，后收人《中外史地考证》。

（3）饶宗颐《秦代初平南越辨》，见《南洋学报》第六卷第二辑，1950。

② 见许云樵主编《东南亚研究》第三卷，27 页，1967。

一、史源之检讨

向来讨论雒越问题，仅知利用两处材料，作为研究之依据。

（一）《水经注》卷三十七《叶榆河注》：“水自麊泠县东迳封溪县北。”《交州外域记》曰：

> 交阯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中略，文见后。）越遂服诸雒将。

（二）《史记·南越传》“索隐”姚氏按语引《广州记》：

> 交阯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阯、九真二郡人。寻此骆，即瓯骆也。（《广雅丛书》本《史记索隐》卷二十五）

此两书所引，鄂卢梭于《秦代初平南越考》注云：“可参照黄恭《交广记》及《安南志异》所引的《交阯城记》。姚氏所引之《广州记》，撰者未详。”考晋裴渊、顾微，宋刘澄之俱著有《广州记》，不知属于何家。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列为裴渊之书，其谓安阳王治封溪县，前汉志交阯郡无封溪。《续汉郡国志》封溪建武十九年置。《旧唐书·地理志》：“武平下云：吴置武平郡。本汉封溪县。后汉初，麊泠县女子徵侧叛，攻陷交阯，马援率师讨之，三年方平。光武乃增置望海、封溪二县，即此也。”封溪，东汉初马援始请置县，非南越时所有。曾钊跋刘欣期《交州记》，谓“封溪，晋志属武平郡，宋志无，则刘欣期当为晋时人”。不知封溪建县于马援平越之后，《宋志》武平太守领县六，文缺，只存三名，不必无封溪也。

《索隐》引《广州记》末有“令二使典主交阯、九真二郡人”一句，勘之《叶榆河注》麊泠县下云：

《交州外域记》曰：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阯、九真二郡民。后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讨越王，路将军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赍牛百头、酒千钟及二郡民户口簿诣路将军，乃拜二使者为交阯、九真太守，诸雒将主民如故，交趾郡及州，本治于此也。

如是“二使”一语亦见于《交州外域记》，足见其与《广州记》有互钞复出之处。《汉书·地理志》交趾郡麊泠县下云“都尉治”，盖麊泠即汉时交趾郡治之所在。

又《索隐》所引《广州记》，别本《索隐》或作“姚氏按《益州传》”。关于《交州外域记》及《益州记》二书之来历，有加以检讨之必要，试详论之：

（一）《交州外域记》

此书作者不明，《水经注》曾引用多次：

《温水注》	九德县下	见杨守敬《注疏》卷三十六，52页下
《叶榆河注》	麊泠县下	同书卷三十七，12页上
	封溪县下	同书卷三十七，14页上
	羸陵县下	同书卷三十七，17页下
	九德县下	同书卷三十七，18页下

再查《太平御览》征引交州有关各史籍，未见《交州外域记》一名，是其亡佚已久。张燮《东西洋考》卷十二逸事考引作《交阯外域记》，“交州”作“交阯”；又同书卷一《形胜名迹·雒王宫下》，引作《交州异域记》，此据惜阴轩本“外”字作“异”，书名微有不同。《安南志略》越王城条引作《交州外域记》，此据陈荆和校本。陈校引内阁文库本作《交阯外城记》，静嘉堂本及大英博物院钞本间有异文。知鄂卢梭所谓“交阯城记”，即出于此，“城”乃“域”字形近之误，非别有一史源也。

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史部著录有《交州外域记》，作者未详。其撰写年代据《水经注》九德县下云《交州外域记》曰：“交阯郡界有扶严究。”究者，竺枝《扶南记》云：“山溪濑中谓之究。”究即川也。按《宋书·州郡志》武平郡吴建衡三年讨扶严夷，以其地立。此书言及扶严事，是应作于吴建衡以后，殆为晋人所撰。

(二)姚氏按语引《益州传》

《史记索隐》中引用各注家之说，有“姚氏云”及“姚氏按”等注，如：

落下闳下“姚氏按《益部耆旧传》”(《天官书》)。

公玉带下“姚氏按云云”(《武帝纪》)。

《高帝纪》“鸿门”下“按姚察云”，《孝文帝纪》“元元”下“按姚察云”，可见姚氏乃指姚察。《隋书·经籍志》有姚察《汉书训纂》三十卷，《索隐》即采自此书。察仕梁陈至隋，卒于大业二年，事见《陈书》本传。[①]

有关益州之著述，姚察之前，实有多家[②]，详张氏之《古方志考》。《蜀中广记》卷九十六李膺《益州记》条，先是谯周、任豫、刘欣期各有《益州记》。查刘欣期又著《交州记》，言及安阳王事。《吴都赋》注引其一条“一岁八茧蚕出日南”。其人颇熟悉南中及交广事迹，疑姚氏所引之《益州传》即刘欣期之《益州记》，但称“记”为“传”耳。地书名曰“传”者，如燕盖泓撰之《珠崖传》，是其例。

二、早期汉籍中之安阳王史料——《日南传》及其他[③]

有关安阳王事迹之汉籍，鄂卢梭谓《交州外域记》一书乃最古之记录。又谓与此相近之文，又有《安南志略》引之《交阯城记》。[④] 其所知资料，至为贫乏，其实“交阯城记”即“交州外域记”，非为二书，说已见前。余考上述诸书外，又有《日南传》、刘欣期《交州记》、宋沈怀远《南越志》、梁刘昭《续汉郡国志注》、李石《续博物志》等书。其中《南越志》为人所悉知，E. Gaspardone 曾加讨论，其余较少人注意，尤以《日南传》为新发见资料，兹分述如次：

---

① 鄂卢梭以“姚氏按”之姚氏，即撰《交州记》之姚文咸，实误。岑仲勉已辨之，详岑著《中外史地考证》，56 页。

② 有关益州著述，参何守度《益州谈资》，《学海类编》本。

③ 本节内容曾以“《日南传》考——安南古史上安阳王资料”为题，由陈荆和译成日文，载于庆应大学《史学》，1970 年 2 月。又载《选堂集林·史林》，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 年。

④ 见鄂氏《秦代初平南越考》注八九。

（一）《日南传》文云：

南越王尉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睪通，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万人死，三发杀三万人。他（佗）退遣太子始降安阳，安阳不知通神人，遇无道理，通去。始有姿容端美，安阳王女眉珠悦其貌而通之。始与珠入库，盗锯截神弩，亡归报佗。佗出其非意。安阳王弩折兵挫，浮海奔窜。

此文见《太平御览》卷三四八兵部弩所引，陈禹谟刊本《北堂书钞》卷一二五神弩亦引用之。考《隋书·经籍志》，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著录均有《日南传》一卷，撰人未详。《御览》卷八九〇引有万震之《南洲日南传》。（文云“扶南王善射猎，每乘象三百头，从者四五千人”。）又同书卷十一天部引《扶南日南传》（文云“金陈国入四月便雨……”），一于《日南传》前益“南洲”二字，一益“扶南”二字。万震吴人，丹阳太守，著有《南州异物志》，近年小川博有辑本。[①]《日南传》如为万震所作，则为吴时作品，是时吴与扶南通使，康泰朱膺并有撰记。《日南传》之载安阳王事，盖吴时传入中土者。有关安南史籍源流，法人考核至详[②]，惟对《日南传》则未之及。

（二）《水经·叶榆河注》云：

……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按《晋太康记》，县属交趾。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曰媚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南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迳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晋太康地记》县属交趾。越遂服诸雒将。马援以西南治远，路遥千里，分置斯县治。

---

① 小川博《南州异物志》辑本稿，在《安田学园研究纪要》第二、三号。

② 关于安南史籍源流，可参 E. Gaspardone 著 *Le Ngan-Nan Tche-yuan et son Auteur*，见《安南志原》卷首，该书 1931 年河内远东医院版。

此文前引《交州外域记》，记雒王、雒侯、雒将，而接书安阳王故事，终以“越遂服诸雒将”句，似全文皆出自《交州外域记》。惟中间插入按语二条，两引《晋太康记》以说明武宁县、平道县皆属交趾郡。王先谦《合校本水经注》引全氏（祖望）按语云“九字注中注”，以此为《水经注》中之夹注。兹因原文起讫难明，故但题其出处为郦注。《东西洋考》十二逸事考引此亦作《水经注》文。按前汉《地理志》交趾郡县十，无武宁及平道二县。《水经注》引《太康地记》谓两县并属交趾，然《晋书·地理志》交趾郡有武宁而无平道。《宋书·州郡志》交趾太守下武宁令，吴立。又九真太守下亦有武宁令，云吴立，何志：武帝立。《太康地志》无此县而交趾有。总之，武宁乃吴时所置县，晋初属交阯郡，与《太康地记》合。毕沅于《经训堂丛书》辑《晋太康三年地记》，采“平道县属交阯郡”一条，即据郦注。

《南齐书·州郡志》平道县在武平郡，武宁县在交阯郡。《旧唐书·地理志》云贞观初，以武宁人龙编，又云：“平道，汉封溪地。”故知郦注所记安阳王宫城在今平道县，实即后汉之封溪也。

郦注此条，记安阳王故事，比《日南传》为详。倘其材料果出于《交州外域记》，则与刘欣期之《交州记》同属于晋时人之作。

神弩之神话，在印度支那一带，自昔已颇盛行，如 Ramayana 颂所记十车王子能折湿婆（Siva）之巨弓，即其一例。

安阳王故事涉及南越王赵佗，《史记·南越传》但记赵佗之孙名“胡”，《日南传》等则载其太子名“始”，《交州记》又称赵曲为佗之孙。凡此均不见于《史记》，尤可珍异。

（三）刘欣期《交州记》文云：

> 安阳王者，其城在乎（平）道县之东北。林贺周相罣通徐作神弩。赵曲者，南越王佗之孙，屡战不克，矫托行人，因得与安阳王女婿媚珠通，截弦而兵，既重交一战而霸也。

此见《北堂书钞》卷一二五神弩条引。孔广陶校注云《水经注》卷三十七《叶榆水注》引刘《交州记》其城十三字作“有神人名”四字。“罣”作“皋”，“徐”作“治”，无“赵曲”以下。陈本改引《日南传》，事同而文异。按刘欣期《交州记》有曾钊辑本，刊于《岭南遗书》，此条失收，可补其缺。欣期书中言及李逊征朱厓事，当为东晋太元以后人所作（详曾钊跋文）。

（四）梁刘昭《续汉郡国志注》文云：

> 交阯郡，武帝置，即安阳王国，雒阳南一万一千里。

按《安南志原》城郭故址引此。文云："越王城……又名可缕城，古安阳王所筑也。……故址犹存。"刘昭云"交阯即安阳王国"是也。

（五）李石《续博物志》文云：

> 交州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为安阳王治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1]

（六）元王恽《秋涧大全集》卷十《下濑舡歌》自注引《南越志》：

> 尉佗时安阳王治交趾，有神人曰皋通造神弩事。

由上知安阳王事，始见于《日南传》。各书均有明确记载，安阳王实有其人，不成问题。姚氏（察）之按语，非采用《广州记》，即引自《益州传》，安阳王为蜀王子，故《益州传》得记其事，是蜀王之"蜀"原自无误。

太史公《南越传》赞云："隆虑离湿疫，佗得以益骄；瓯骆相攻，南越动摇，汉兵临境，婴齐入朝。"此段为韵语。"瓯骆相攻"乃赵佗以后之事，故南越只得系颈俯首，盖言其内乱也。藤原氏说蜀王原为句王，句即西区，按篆文蜀字与句字形相去甚远，既无异本可资佐证，且对《史记》本文殊觉难解，故其说不易成立。

三、雄王及其有关问题

《交州外域记》言雒田、雒王，《索隐》引《广州记》及《益州传》其字略异，作骆田、骆王。至刘宋沈怀远《南越志》乃作雄田、雄王。

---

① 《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卷九五亦引《续博物志》此条。

《南越志》共八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原书久佚。[①] 见于他籍征引，言及雄王事者，有《旧唐书》、《太平广记》、《太平寰宇记》。

（一）《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安南都护府平道县下引《南越志》云：

交趾之地，最为膏腴，旧有君长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后蜀王将兵三万讨雄王灭之。蜀以其子为安阳王，治交趾。其国地在今平道县东，其城九重，周九里，士庶蕃阜。尉佗在番禺，遣兵攻之。王有神弩，一发杀越军万人。赵佗乃与之和，仍以其子始为质。安阳王以媚珠妻之，子始得弩毁之。越兵至，乃杀安阳王，兼其地。

（二）《太平广记》卷四八二交趾条：

交趾之地，颇为膏腴，徙民居之，始知播植。厥土惟黑壤，厥气惟雄。故今称其田为雄田，其民为雄民，有君长亦曰雄王，有辅佐焉，亦曰雄侯。分其地以为雄将。（自注出《南越志》）

（三）《太平寰宇记》卷一七〇《岭南道平道县下》引《南越志》与《旧唐书》，所引全同。惟多“以其田曰雄田”一句，又作“后蜀王之子将兵三万讨雄王灭之”（据乾隆万廷兰刻本）。同书同卷交趾县下安阳故城下引《南越志》云：

交趾之地，最为膏腴，有君长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其地为雄田。后蜀王将兵讨之，因为安阳王，治交趾。尉佗兴兵攻之。安阳王有神人曰皋通佐之。（中略）安阳王御生文犀入水走，水为之开。《抱朴子》云通天犀一尺以上刻为鱼形，御以入水，水当开三尺。故神弩之事出于南越也。

---

① 沈怀远见《宋书·沈怀文传》，前废帝时为武康令，后坐事徙广州，所著《南越志》，原八卷，见《隋书·经籍志》著录，久佚。商务印《说郛》本，只收二条，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叶昌炽《觳淡庐丛稿》皆有辑本，马伯乐（Maspero）著有《论沈怀远南越志》，见河内《远东校刊》1916（1）及1918（3）。

按安阳王御生犀入水事，亦见《越史略》卷一“国初沿革”。《御览》卷八九〇犀部引《抱朴子》云“通天犀角南人名为骇鸡”，不及安阳王事。惟《大南一统志》卷一五乂安下，“安阳王庙”引《越史外纪》云：“王讳泮，巴蜀人，在位五十年，因失龟爪神弩，为赵佗所败，南奔持七尺文犀入海。世传高含社暮夜山，是其处也。”犹能确指其地，此种古迹，殆出后人所假造。

《南越志》诸书所引均称雄王雄田，且对雄田二字，予以特别解释。

按古书“雒”与“雄”二字混淆，由来已久，如吴王孙雒，亦作王孙雄，清人考证多认“雄”为“雒”之误，《墨子·所染》篇即其一例。卢文弨云：“今外传吴语王孙雄，旧宋本作王孙雒，《墨子·所染》同。”孙诒让《闲诂》云：

> 隶书“雄”字或作“雄”，与“雒”相似，故“雒”讹为“雄”……《韩子·说疑》篇有吴王孙领，“领”即“雄”之讹，则其字本作雒，益明矣。

此与雒田雒王之作雄田雄王，正同一情形。

越南史籍，记述此事，大都作雄王；亦有作雒王者。《大越史记全书》卷一《鸿庞纪》云：

> 貉龙君……封其长为雄王。

《雄王纪》云：

> 雄王之立也，建国号文郎国。……文郎王所都也。置相曰貉侯，将曰貉将。……世主皆号雄王。

《蜀纪》安阳王云：

> （安阳）王既并文郎国，改国号曰瓯貉国。初，王屡兴兵攻雄王……雄王谓王曰：或有神助，蜀不畏乎。……

又《徵纪》：

（王）姓徵，讳侧，本姓雒。峰州麊泠县雒将之女。

又卷四前《李纪》，夜泽王附注："世传雄王时，王女仙容媚娘事。"（据日本明治一七年埴山堂翻印本）

吴士连《大越史记》于"雄王"概作"雄"，与《南越志》同；于雒侯雒将，则不作"雄"，而作"貉"，且附注云：

貉将后讹为雄将。

但于雄王，则如旧，不云有误。

其他越南史籍，如潘清简《钦定越史通鉴纲目》，黎崱《安南志略》、《越甸幽灵集》等均称雄王。亦有作貉王雒田者。《安南志原》：

雒王宫，交阯有貉王，筑文郎城。

同书引《西越外纪》云：

交州土地古称雒田，其实沃壤（原作坏误）。

"雄"与"雒"并见，说者咸谓"雄"字即"雒"之讹，"雒"字他处异文尚有作额、碓及雌者，实亦形近之误，附辨如下。

各书所引"雒"字，计有三误：

（一）误作"额"

陈荆和《交阯名称考》，谓《东西洋考》卷一形胜名迹及金溪究两条所引"雒"字均作"额"，"额"字非"雒"之转误。彼力证"额"与"鳄"通，主张雒民即额民，亦即鳄民，古所谓鲛人也。[①] 查陈先生所依据者，乃《丛书集成》排印本，《集成》所据则为惜阴轩本，余检李锡龄校刊之《东西洋考》（即惜阴堂丛书本）雒王宫条引《交州异域记》各字均作"雒"，又金溪究条下引《水经注》并作"雒"，无作"额"者，此《丛书集成》排印时，刻字错误，不

① 《交阯名称考》，见《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四期，79—130页。按额字同额，五陌切，与雒无关。

足为据。

（二）误作“碓”

《大越史略》于雄王作碓王（《守山阁丛书》本，《皇朝舆地丛书》本），碓为雒之误，杉本直治郎已详辨之。[①]

（三）误作“雌”

戴裔煊《僚族研究》引《太平寰宇记》卷一七〇平道县下，误雄侯为雌侯，按余所见乾隆刊本《太平寰宇记》，原作雄侯，无误。[②]

以上为显而易见者，雒之作额，作碓，及雄之作雌，均为一误再误。

附表：

雒田，雒民，雒王，雒侯，雒将	《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
骆田，骆人，骆王，骆侯，骆将	《史记·南越传索隐》姚氏引《广州记》，及《益州传》
雄田，雄王，雄侯	沈怀远《南越志》（《旧唐书·地理志》引，《太平广记》卷四八二引，《太平寰宇记》卷一七〇平道县引）
（以上中文史料）	
雄王	黎文休《大越史记》（1272）
雄王	黎崱《安南志略》（1307—1339）
碓王	《大越史略》（1380）
雄王貉侯，貉将	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1479）按此处“雄”、“貉”并见
雄王	《岭南摭怪鸿庞传》（1492）[③]
雄王	潘清简《钦定越史通鉴纲目》（1844）
（以上安南史料）[④]	

① 碓王为雄王之误，杉本直治郎氏有详辨，见《东南亚细亚史研究》，713页。

② 戴裔煊《僚族研究》，见《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六期。

③ 《岭南摭怪列传》，前者黎朝洪德二十三年（公元1429）序，余于法京所见者，为P. Demiéville教授藏旧钞本，近有开智书局排印本。

④ 关于安南后出史书、沿革，可参杉本直治郎《东南亚细亚史研究》（增订本），89页，《安南正史系统表》。

自《南越志》将雒王、雒侯、雒将，写作雄王，其后越南史籍及神话著述似本诸《南越志》，大都称推其长者为雄王，故相传十八世皆称为雄王，其名有如下列：

泾阳王（陆阳王）	雄贤王（貉龙君）	雄国王（雄麒）
雄晔王	雄牺王	雄晖王
雄昭王	雄晡王	雄定王
雄曦王	雄桢王	雄武王
雄越王	雄英王	雄朝王
雄造王	雄毅王	雄璿王

（共十八世，至璿王为蜀所灭）

此一系列雄王之名，见于《鸿庞纪》，当出于假托，不成疑问。然考《岭南摭怪》记其祖先所自出之《鸿庞传》云：

炎帝神农氏三世孙帝明，生帝宜，南迳五岭……生禄续……帝明奇之，使嗣帝位，禄续固让于兄，明帝立帝宜为嗣，以治北方，封禄续为泾阳王，以治南方，号其国为赤鬼国。泾阳能入水府，娶洞庭君女，曰龙女，生崇揽，是貉龙君。……貉龙君教民衣食，始有君臣尊卑之序。……帝宜传帝来以治北方，天下无事，因念及祖帝明南巡狩，接得仙女之事，乃命蚩尤作守国事，而南巡赤鬼国。……帝来北还，传帝榆罔，与黄帝战于板（阪）泉，不克而死，神农遂亡。……龙君久居水府……思归北国……黄帝闻之惧，分兵御塞，母子不得北归……生得百男……将五十男归水府，分治各处，五十男……居地上分国而治……妪姬与五十男居于峰州，自推尊其雄长为王，号曰雄王，国号文郎国[①]。其国东夹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南至狐孙精国（自注今占城）……世相传皆号雄王而不易……乃令以墨刺为水怪之状；自是蛟龙无咬伤之患。百越文身之俗，实始于此。……盖百男乃百越之始祖也。

① 文郎国，《太平寰宇记》作文狼国，见卷一〇七峰州条云："峰州古文狼国，有文狼水。秦属象郡。"《水经注》三六："朱吾以南，有文狼人，野居无室宅。"文郎当即文狼。《越史略》卷一称越有十五部落，文郎九真居其一。

此段神话，杂糅中国古史各方面传说而构成。13 世纪黎文休所编，15 世纪(1479) 潘孚先、吴士连等补修之《大越史记外纪全书》卷一鸿庞氏，19 世纪(1844) 阮朝《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并存此说。据称吴士连即依《岭南摭怪》编写《鸿庞纪》。兹就此一传说，试加以分析如下：第一，禄续让兄，类似虞仲与吴太伯故事。第二，帝明南巡狩而接仙女，类似帝舜与湘夫人。第三，雄王世世以雄为号，有如楚人世系皆以熊为号，雄即是熊。第四，其国境北届洞庭，正是古三苗氏的地区。第五，百男即附会百越之百。考中国古史分为炎黄二大系统，越南神话托始于神农氏，属于炎帝系统，一如楚与吴越，故其古史乃袭楚吴越旧说加以改易捏造而成。其龙君神话，则以越人崇拜蛟龙之故。《淮南子・主术训》云："昔者神农氏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阯。"中国古史已言交阯在神农氏版图之内。

由是言之，安南史家所以据《南越志》称曰雄王、雄田，一因《南越志》言"厥土惟黑壤，厥气惟雄。故今称其田为雄田"。既给予雄字以新颖之解释，而《鸿庞传》则云"自推尊其雄长为王，号曰雄王"。故十八世皆以雄为号。楚国历代之君，自熊绎以下皆称熊，熊与雄同音。苗人自称曰雄，疑受楚熊氏之影响，如湘西红苗自称曰果雄 (Ko ɓioŋ)①，严如煜《苗防备览》云："呼苗曰果雄。"果为字头，如句吴之句，乃语词，雄即是熊也。越南先代史家疑以雄王比附楚之熊氏，楚人世世称熊，彼亦世世（十八世）称为雄某，仿效楚国历史，将雄王与楚史混而为一。雄王世系之构成，疑越南史家受到楚世系之暗示。

尚有进者，《岭南摭怪》企龟传，记欧貉国安阳王为巴蜀人，命其臣作弩。以安阳王属于欧貉国，弩之文化与越发生甚密切之关系。沈怀远《南越志》又载："（粤）龙川有营涧，有铜弩牙流出……父老云越王弩营处。"（《御览》卷三四八弩部引）弩之产生源于楚国，楚人陈音述弩的故事云："楚有弧父，生于楚之荆由，习用弓矢，以其道传于羿，羿传逄蒙，逄蒙传于楚琴氏。琴氏传之楚三侯，所谓勾亶，鄂，章，人号麇侯，翼侯，魏侯也。"（《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是楚弩之兴，已在熊渠时代。近年长沙发见弩机极多，一般人已相信弩起源于楚的说法之可靠。② 故欧貉之神弩，亦属楚所传来。雄王若干代之名称，既仿楚之熊氏，由是可见古代雒越文化，和楚文化

① 见凌纯声《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② 神弩问题，参唐美君《台湾土著之弩及弩之分布与起源》（台大《考古人类学刊》第一一期，5—34 页，1958)。又楚弩详高至喜《记长沙常德出土弩机的战国墓》(《文物》1964 年六期)。

关系之深。

四、骆越考

（一）骆（雒）越一名之始

骆的名称，说者每举《史记·南越尉佗传》为初见资料。[1] 然《吕览·本味》已言“越骆之菌”。

高诱注云：“越骆，国名；菌，竹笋也。”《史记·南越传》言赵佗事云：“财务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汉书》卷九五《南粤传》同）

旧注如《史记》裴骃《集解》云：“案《汉书音义》曰骆越也。”

司马贞《索隐》云：“邹氏云又有骆越。”按邹氏即指邹诞生。

颜师古《汉书》注：“西瓯即骆越，言西者以别于东瓯也。”

《后汉书·马援传》：“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又云：“得骆越铜鼓。”李贤注：“骆者，越别名。”

《舆地志》（《国策·赵策》高诱注引）：“交阯周为骆越。”

故《安南志略》十一谓“骆即交趾”，即本是说。《吕览》称“越骆”以越字居前，汉时则习称骆越，以越字列后。

《汉书·贾捐之传》“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与《马援传》同称为骆越。

（二）瓯越联称

《国策·赵策》：“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此语亦见《史记·赵世家》。《索隐》引刘氏（伯庄）云：“今珠崖，儋耳谓之瓯人，是有瓯越。”此以瓯在今之海南岛。《山海经·海内南经》：“瓯居海中。”《周书·王会》：“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

又有倒称越沤者。《周书·王会》：“越沤鬋发文身。”字又作“沤”。

（三）西瓯骆与瓯骆

《尉佗传》称“西瓯骆”，依颜注即为骆越，佗与汉文帝书云：“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按裸国为通称。如《吕览》谓禹南至裸国之乡，即其例。）

---

① 杉本直治郎《东南亚细亚史研究》一，28页，《西瓯骆的分析》。

《汉书》则作："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羸），南而称王。"不再加"骆"字，是西瓯骆亦即西瓯。《淮南子·人间训》言秦兵杀西呕君译吁宋，西呕自即西瓯。高诱注："西呕，越人；译于宋，西呕君名也。"

西瓯骆又称瓯骆。《史记·南越传》："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汉书·南粤传》称"粤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四十余万口降，为湘成侯"。又《建元以来侯表》："湘成侯监居翁以南越桂林监，闻汉兵破番禺，谕瓯骆民四十余万降侯。"（《汉书》卷十七《侯表》同）

《汉书·景武等功臣表》："下鄜侯左将黄同，以故瓯骆左将斩西于王功侯"（亦见《史记·侯表》）。此若干条仅称曰"瓯骆"。

（四）小结

兹析言之，瓯骆越之名称，由上讨论结果，可得要点如下：

（1）称西瓯者以别于东瓯，西瓯亦作西呕。（《淮南子》）

（2）汉时称骆越，秦称越貉。骆越一地，以贾捐之、马援著名。

（3）越为大名。

加瓯于前后曰瓯越（《国策》）或越瓯（《王会》）。

加骆于前后曰骆越或越骆（《吕览》）。

以瓯代越，再加骆号，则曰瓯骆（《南越传》），或西瓯骆（《史记·赵佗传》）。

联二名则称西瓯骆越（《旧唐书·地理志》）。

东汉时骆越一名，似泛指越南地，可视为交阯之别名。《水经·叶榆河注》称朱鸢（县）雒将子名诗索，麊泠（县）雒将女名徵侧为妻……攻破州郡，服诸雒将。此指徵侧夫妇原为雒将也。又同书记安阳王（蜀王子）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雒于此处皆作为大共名；《广州记》字作骆。故《索隐》云"寻此骆，即瓯骆"也。《资治通鉴》卷四十三记马援平徵侧事云："峤南悉平。援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此数语即本《后汉书·马援传》。胡注引《林邑记》曰："日南、卢容浦通铜鼓外，越铜鼓即骆越也。"此条勘以《水经·温水注》引《林邑记》原文应是："浦通铜鼓外，越安定黄冈心口，盖借度铜鼓，即骆越也。"胡注删节，几不成语，标点本《通鉴》亦有错误（1394 页），安定乃汉晋交阯郡所统之一县。《郡国志》作"定安"，吴将吕兴督交阯军事封定安侯，即此"越安定"句，越应训跨越与通字均是动词，非地名之越。卢容称浦者，《交州记》云有采金

浦温水注引康泰《扶南记》曰："从林邑至日南卢容浦口可二百余里。"卢容乃汉晋日南郡所辖之一县（《晋志》云"象郡所居"）。此处《林邑记》指铜鼓一地亦为骆越之所在。《马援传》云"善别名马于交阯，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可证。建武十九年马援上言："往麊泠出贲古，击益州，臣所将骆越万余人，使习战斗者二千兵以上。"（《水经·叶榆水注》）此非通指交阯内民族不可，与《马援传》、《通鉴》"自后骆越"句用法正同。《水经·夷水注》引此文正作"马援上书臣谨与交趾精兵万二千人"，足见骆越即交阯之异称。故知东汉时骆越一名，与原来雒田、雒将之雒，固无二致也。

西瓯，有人认为即"西于"，杉本直治郎及陈荆和皆持此说。惟有可疑者，黄同以瓯骆左将斩西于王，西于自当别于西瓯骆，因西瓯骆即瓯骆，乃一大名，西于则为一小区域也。西于在《汉书·地理志》为交阯郡十县之一，见《水经·叶榆水注》云"西南迳西于县"。《马援传》援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三千。李贤注："西于县属交阯郡，故城在今交州龙编县东北。"黄同之时，西于王所辖，当与汉之西于相等。是"西于"不能同于西瓯，毋庸深论。

结语

从上文研究结果，可得要点如下：

（1）《史记索隐》姚氏按引《广州记》一文，又作"见《益州传》"。

（2）鄂卢梭所言之《交阯外城记》，即《交阯外域记》，亦见《交州外域记》，非别有一史源。

（3）安阳王事迹，以《日南传》所记为最早，其次又有《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及刘欣期《交州记》。

（4）安阳王事，见于《益州传》、《日南传》，不得以蜀王之蜀乃区（呕或瓯）字之讹。

（5）刘宋沈怀远《南越志》开始将雒田雒王写成雄田雄王，其说甚早，故唐宋地理志书皆沿之，作雄王。

（6）安南史籍最早如《大越史记》，成于1272年，据《南越志》作雄王，其后《安南志略》、《大越史记全书》均从之，其《鸿庞纪》且造为雄王十八世之名称。

（7）汉籍于雒王之雒字，有误雒为额（如《丛书集成》本之《东西洋考》），为碓（如《守山阁丛书》本之《大越史略》），俱为一误再误。

（8）雒越为百越之一，越为楚灭，故吸收楚文化。十八世俱称雄王，实受楚世系名熊所影响。又弩为楚文化特征，雒越有神弩，亦受楚文化濡染之证。

（9）骆越名称，非始见于《尉佗传》，最早出《吕氏春秋·本味》篇，惟称为越骆。

（10）加瓯字于越之前后，可称瓯越，字亦作沤，倒称曰越沤。以瓯代越，再加貉号，则曰瓯骆，或西瓯骆。

骆田、骆王见于《交州外域记》为较早史料，当然为瓯骆之骆。自《南越志》误作雄王以后，安南史家已视如楚国之熊王，以熊与雄同音故也。

《南越志》言蜀王将兵三万讨雄王而灭之，战国时蜀为西方大国，故其王能统兵三万远征交阯（参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此似因秦人破郢，系先入蜀，然后由蜀出兵取巫黔中郡，卒以灭楚，故交阯传说，以为蜀王灭取雄王，此雄王正为影射楚熊王，从可知矣。故越南古史传说，部分取自楚国历史，加以渲染。由是言之，谓越南古文化，亦即楚文化之旁流支裔，自无不可也。

本年六月杪，余在香港，与陈荆和先生谈及安阳王问题，曾举出《日南传》一书资料，陈先生谓此发前人所未发。返星以后，因将早期汉籍中安阳王记录，撰一短文寄之。彼即译成日文，于1970年2月份庆应大学《史学》第四十二卷第三号刊出，读者可取本文与之互参。

1969年10月下旬，附识于星洲。1978年9月改定

附一　论安阳王与西于、西瓯

陈荆和先生于庆应大学《史学》第四十三号发表《安陽王の出自について》一文，论安阳王来历，谓可能由西亏讹写作蜀。甚感兴趣。经细心寻绎，仍觉有难通之处，兹再缕陈如次。

（一）西亏与蜀

藤原教授之说，主张西句→西呕→西瓯，由蜀讹作蜀。今陈博士新说易西句为西于，以为西于→西亏→雩→蜀，亦从形讹立论。按蜀字见于晚期金

文如蜀亜戟字作蜀（《三代吉金文存》二〇，二上），上部从横目，谓其上半从西，殊乏证据。

（二）西瓯不等于西于

陈先生往年在《交阯名称考》（《文史哲学报》第四期）中，从杉本直治郎教授之说，谓西瓯相当于汉代交阯郡所属之西于县，以“于”与“瓯”音相近故也。按《汉书·地理志》西于县仅为交阯郡十县之一。至若西瓯即为瓯骆，《史记索隐》引姚氏（察）按语《广州记》：“后有南越王尉陀攻破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阯、九真二郡人，寻此骆即瓯骆也。”是安阳王瓯骆地区，最少应包有汉交阯、九真二郡之地，与西于仅为交趾郡之县，大小不侔。

《旧唐书·地理志》贵州条云：“党州，古西瓯所居。”郁平县云：“古西瓯骆越所居。”潘州茂名云：“古西瓯骆越地。”可见广东西江南部贵县茂名一带，尚为瓯雒杂居之地，则西瓯何得只为狭小之西于？

西于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 下鄜侯。元封元年四月丁酉侯左将黄同。元年，以故瓯骆左将，斩西于王功，侯。

《汉书·景武等功臣表》略同。

由上文黄同原为瓯骆故将，因征伐西于王有功，可见西于之异于瓯骆。西于乃南荒一小国，黄同既斩其王，汉遂以之置西于县。《后汉书·马援传》奏言西于县户三万二千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黄同当（武帝）之时，西于王所辖，宜与西汉置郡后之西于县及马援所言之西于县相若。西于，《晋书·地理志》属交阯郡（汉置）十四县之一，在嬴陵之下，武宁之上。《宋书·州郡志》西于令属交阯太守十二县之一。然《旧唐书·地理志》爱州，“无编，汉旧县，属九真郡。又有汉‘西于县’，故城在今县东所置也”。是汉之“西于县”，乃在无编县之东境。

章怀注谓西于故城，在龙编县东。据《郡国志》，龙编、西于二县俱属交阯郡，无编则属九真郡。当以李贤说在龙编东为是。东汉初，交阯郡共十二城，据马援上表，时西于一县，户已有三万二千。顾西于只是一县，其疆域当不同于拥有四十余万兵之西瓯甚明。

（三）西瓯之区域及其历史

颜师古《汉书》注云："西瓯即骆越，言西者以别于东瓯也。"观《史记·南越传》赵佗称："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其东其西相对为文。方言："西瓯毒屋黄石野之间曰穆。"郭璞注："西瓯，骆越别种也。"又："东瓯之间谓之蔘绥。"可见西汉时，西瓯与东瓯厘然有别。故西瓯正所以别于东瓯，颜说甚是。

西瓯之众甚盛。《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湘成侯居翁，以南越桂林监，闻汉兵破番禺，论瓯骆兵四十余万降，侯。"其封在武帝元鼎六年五月壬申，《史记·南越传》记：

> （元鼎五年）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
>
> （元鼎六年冬）楼船（杨仆）居前，至番禺。……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城中皆降伏波（路博德）。……苍梧王赵光者，越王同姓，闻汉兵至，及越揭阳令定，自定属汉。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

居翁本为南越之桂林监，番禺既破，遂晓谕瓯骆降汉，时瓯骆拥有兵四十余万众（《汉书》作"三十余万口降汉"）。西瓯在南越降汉后，即相继投降，俱在元鼎六年。若西于王一名，至武帝元封元年始出现，在瓯骆降汉之后若干年。西于在建武时仅有户三万二千。而瓯骆当南越末期有兵四十余万，故从名称出见之先后，及户数之多寡、地域之广狭观之，西于之非西瓯，其事固甚显然也。

方赵佗之盛，"闽越、西瓯、骆皆投属，东西万余里"。此为《史记·南越传》语。佗攻破安阳王，必在此时。故《索隐》钞姚氏（察）按语，引《广州记》"后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阳王"，即系于此语之下。安阳王之灭亡年代，安南史家列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似出于推测。然《南越传》"西瓯役属"，次于吕后崩后，则未必在二世时。又"其东闽越，其西瓯骆裸国皆称王"二句，乃为孝文帝元年后事。陆贾使南越，赵佗上书与文帝，原文如下：

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

此际安阳王已为赵佗破灭，佗亦窃称帝号，南越王国遗物近年已有发现，若广州华侨新村、淘金坑西汉墓所出，有赵安玛瑙印、赵望之铜印，李嘉孙熹玉印，其人必南越之臣僚。又有"食官第一"之陶鼎、刻"常御第廿"之陶罐，赵氏僭号后之制度，可窥见一斑。今由赵佗此书，知西瓯骆在佗灭安阳王之后，盘踞于番禺之西，势力强大，为一大国，与东之闽越遥遥相对。赵佗全盛时且役属之，但西瓯骆仍是一独立国。安阳王之破灭，在赵佗上书文帝之前，故赵佗书中所举之西瓯，与安阳王了不相涉，自不得谓安阳王即西瓯之王或其王子也。《汉书·赵佗传》作"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裸），南面称王"，少一"骆"字，西瓯即是西瓯骆，自无问题。

近年广西平乐银山岭出土战国墓葬，考古学家谓其地即属西瓯（《考古》1980，2）。随葬品有成套兵器，以铜扁茎短剑集中最多，为其特色，可证越俗之"好相攻击"（《汉书·高祖纪》），故"其民好剑，轻死易发"。《汉书·地理志》谓银山岭于战国属楚与百越交界之境，秦为桂林郡地（见《通典》卷一八四）。长沙汉墓出土有洮阳长印，楚怀王时之鄂君启金节作郷阳，《汉书·地理志》谓洮阳属零陵郡，观金节所载交通路线，楚人之驿传关卡，已达桂林，即西瓯部落，早已在楚控制范围。秦灭六国，置桂林郡，此地必为西呕君译吁宋所领，故监禄凿灵渠与越人战，越人皆入丛薄中。《淮南子》记其杀西呕君译吁宋，而秦尉屠睢亦被杀，两败俱伤。银山岭所出兵器有刻江（江国）鱼（鱼复）铭文之戈，及孱陵（《汉书·地理志》属武陵郡）铜矛，说者谓此一戈一矛乃秦军往楚地带至岭南之兵器，可能是西瓯之战利品（详《从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一文），此即秦与西瓯交战之物证。秦亡后，桂林又属南越，故居翁为南越之桂林监，监即沿秦之官号，史称是时西瓯役属于赵佗，说自可信。

（四）安阳王与瓯骆

安阳王与蜀之关系，《水经·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称为"蜀王子将兵三万讨雒"。《史记索隐》姚氏（察）按语引《广州记》或《益州传》字作骆，有断语云：

寻此骆，即瓯骆也。

蜀王子讨服骆王、骆将，据有其地，因自称为安阳王。如姚察说，雒等于骆，亦即瓯骆，亦即西瓯骆，是此讨服西瓯骆之安阳王，其原必非西瓯王子可知，否则何必将兵来讨西瓯，自己攻击自己，于理难通。骆即骆越，秦以前已有其国。《吕氏春秋·本味》篇云"越骆之菌"是也。(《逸周书·王会》作"越沤，鬋发文身"。)《淮南子·人间训》："秦尉屠睢所杀之西呕君译吁宋。"其事在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亦在赵佗破安阳王之前。谓安阳王为西呕君译吁宋之后嗣，殊无明证。[①] 安阳王所攻之骆，即是骆越，当即《吕览》及《淮南子》之越骆及西呕，《王会》之"越沤"。况《交州外域记》、《益州传》、《广州记》及沈怀远《南越志》均称安阳王原为蜀王子，皆无异说，虽后世安南史家为立《蜀纪》，又言安阳王姓蜀讳泮，不知何据；然蜀为秦灭，安知无余裔负隅于西南，如楚既灭，尚有庄蹻之留在滇池者乎？

依上辨证，可得结论如下：

(1) 以蜀为西亏之合文，在字形上缺乏根据。

(2) 西于一名，始出见于武帝元封元年，已在安阳王破灭之后。

(3) 西于王故地，汉置西于县，为交阯郡十县之一，与西瓯之广大地区不合。

(4) "西瓯骆裸国亦称王"一语，出于赵佗致汉文帝书，知安阳王灭后，西瓯仍是一王国。

(5) 安阳王攻骆（西瓯），据有其地，可见彼必非西瓯王子。

由是言之，西瓯不等于西于，安阳王亦不可能是西瓯王子。如是，谓"蜀王子"之安阳王，即"西于王子"，其说恐难成立。从《史记·南越传》史实观之，既多违异，不敢苟同，故不殚覙缕，再为申辨如上。

附表：

周	越沤（名见《王会》）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应即其遗址之一。
秦	越骆之菌（名见《吕览》）

① 藤原氏云："如曰蜀为西呕之误，《交州外域记》所载的征骆，就当成西呕之征骆，与《史记》'瓯骆相攻'一句相符。"径以安阳王谅系译吁宋之子。按蜀征骆须在赵陀称霸以前，而瓯骆相攻乃在南越垂亡之际，时代不合。

	始皇三十三年	西呕君译吁宋为监禄所杀，秦尉屠睢亦被越人所杀。(《淮南子·人间训》)
汉		秦灭后，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后崩后，佗以财物遣闽越、西瓯骆役属，东西万余里。佗攻破安阳王当在此时，与“瓯骆役属”语相符。
	孝文帝元年	是时越南之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见《赵佗与文帝书》)。西瓯亦为一王国。
	武帝元鼎六年	南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兵四十万降汉。
	元封元年	故瓯骆左将黄同斩西于王，“西于”一名出见始此。

1980 年改订

附二　秦代初平南越辩

法人鄂卢梭（Aurousseau）撰《秦代初平南越考》(冯承钧译本)，谓秦人初次用兵南越之年代，在公元前 221 年，即始皇二十六年，平定天下之岁，首命尉屠睢略取越地。此事初见《淮南子·人间训》，为中原与岭南交涉最早之记载。关于尉屠睢伐越之年，百粤方志皆冠于前事略之首，与各书系年略有出入。兹就诸书所载，加以评释如下：

(一) 异说

(1) 始皇二十六年

此说法人鄂卢梭主之，他书所未载，辩详下。

(2) 始皇二十九年

郭棐万历《广东通志》，系屠睢攻越于是年，系越人杀屠睢于始皇三十二年。(原书未见，据光绪《广州府志·前事略》转述)

(3) 始皇三十二年

张镜心《驭交记》云：“始皇三十二年，秦师及南越人战，秦师败绩。后遣赵佗任嚣击平之，置三郡。《淮南子·人间训》：尉屠睢将楼船之士，攻越，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地，越人击之，秦兵大败。至是遣嚣等略取陆梁地，为桂林，南海，象郡。”(《粤雅堂丛书》本)

(4) 始皇三十三年

《大越史记外纪》卷一："丁亥，始皇三十三年，秦发诸道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使校尉屠睢将楼船之士，使监史禄凿渠运粮，深入岭南，杀西瓯君译吁宋。略取陆林地，置桂林，南海，象郡。越人皆入丛薄中，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秦乃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领谪徒五十万人戍五岭，嚣佗因谋侵我。"

(5) 始皇三十四年

光绪《广州府志·前事略》，案云："屠睢事不知在何年，而系《淮南子·人间训》文于始皇三十四年，筑长城及南越地语之下。"

(二) 评议

屠睢事，《淮南子·人间训》载之最详，原文云：

> 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扬翁子将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运粮，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

此事亦载《史记·主父偃传》，文云：

> 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蜚刍挽粟，以随其后。又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汉书·严安传》文同)

《汉书·严助传》云：

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持久，士卒劳倦，越乃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适戍以备之。

《淮南子》所记事，《史记·始皇本纪》不载。伐越年代，诸书均出臆测，人各一说，纷纭难究。窃谓淮南虽未明言其年，然有一事足为考证之关键者，即伐越与伐胡，其事并提在“见河图亡秦者胡”一语之后。考《始皇纪》，“三十二年始皇从上郡入。卢生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乃使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录图为三十二年事，以勘《人间训》，则屠睢伐越，决不能在是年以前所云二十六年及二十九年，两说可不攻自破。至蒙恬击胡事，《史记·蒙恬传》、《史记·匈奴列传》，俱未明言何年。《始皇纪》于奏录图书下云“使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似为三十二年事。然《六国表》三十三年叙略取陆梁为岭南三郡下，即书“筑长城河上，蒙恬将三十万”，是知伐胡伐越，同为三十三年事，《始皇纪》因河图语连带叙及耳。即令三十二年始皇见河图遂有伐胡伐越之令，部署出兵，必经相当时间之准备，可能迟至明岁三十三年。《驭交记》系屠睢事，于三十二年，据《淮南子》立说。《大越史记》系于三十三年，则参《史记》立论，二说较近是，而所差一年，何者为确，惜书缺简脱，故记不书月日，一时难以证实。惟屠睢伐越，必与伐胡同时，则可以断定。《广州府志·番禺县志》前事略据《史记·主父偃传》严安上书，谓“蒙恬攻胡，事在始皇三十三年，则屠睢攻越似亦三十三年事”，殊为有见。则屠睢伐越不能为三十二年以前事，可无疑义。乃引据淮南语者，截去上文，言其果而置其因于不顾，难怪于年代诸多悖谬，如鄂卢梭之说，即其一例也。

鄂氏之言云：

《淮南》此文，是中国初平安南最古记录，此次远征，分为五军，应为公元前 221（始皇二十六年）始皇派往平服百越。统领主将，名称屠睢，秦兵开始胜利，后停顿三年。此三年是 221 至 219（始皇二十八年）。屠睢以粮道不通，进取不易，所以三年不解甲弛弩，凿兴安渠。……据史汉记载，适戍为逋亡人赘婿贾人，其事在 214 年（始皇三十三年），而于同年设置三郡，如是第一次远征期间，从 221 年至 214 年。（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据冯承钧译本删节）

鄂氏所提证据，有二事值得讨论者。

（1）《始皇纪》："二十六年，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鄂氏据沙畹《史记译注》说，北向户即日南，因谓秦对五岭以南至安南之侵略，于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已在进行。

（2）《史记·尉佗传》云："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此表示始皇在221年（二十六年）时，已开始略取南越，并谪徙民，在214年（三十三年）设置三郡。

鄂氏执此二事，为二十六年屠睢已南来攻越之证，至214年（三十三年）始设置三郡。苟如是说，则秦兵自二十六年伐南越，至三十三年置郡，前后经略凡八年。无论《史记·始皇记》绝不载二十六年屠睢南来事，而《淮南子·人间训》明言伐越为始皇于览河图之后，且与蒙恬伐胡同时。鄂氏据《淮南子》为证，而未细察原书上下文，割裂其语，殊为失考。至《尉佗传》秦并天下略定扬越置岭南三郡事，乃史文简略，将定扬越与置三郡两事一笔带叙。前人曾误据此，谓岭南三郡置于二十六年，说见附辩。抑此扬越乃会稽，非岭南之陆梁地。《史记·王翦传》云："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下文接言"二十六年尽并天下"。《始皇纪》云："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是秦并天下时所定之扬越，即王翦平荆江南地所降之越，其地后为会稽郡，与南海绝无关系。诚如鄂氏之说，以秦并天下所定之扬越为屠睢所略之南越，然伐扬越之主帅，为王翦，而非屠睢。且扬越之君已降，故得以其地为会稽郡，非如南越之桀骜不驯，至杀屠睢，流血漂卤，其非一事彰彰明矣。吕思勉曾驳正鄂氏说，亦谓"《尉佗传》略定扬越，乃指秦灭楚后平江南地"，其说是也（吕驳文见《国学论衡》第四期）。至北向户之说，则更不可为据，古人每侈陈疆界之广博，声教之远被，如《尧典》云"羲叔宅南交"，《五帝纪》言"南至于交阯"，所谓北向户，亦作如是观，不足为始皇于二十六年时已经略岭南之证。

综上论之，鄂氏定秦初平南越在始皇灭六国之年，其误自不待论。秦击越，《吕成公大事记》亦言在始皇三十三年，与鄙说合。郭棐万历《广东通志》系其事于二十九年，当是据《淮南子》"三年不解中弛弩"一语，加以推测，以三十三年平南越置三郡，假定越人杀屠睢在其前一年，如是再上推三年即为二十九年。不悟依《淮南子》定说，则击越当在三十二年见河图之后，自身矛盾，无怪《广州府志》讥郭氏为臆断之词也；而《广州府志》系于三

十四年，比三十三年迟一载。考阮元《广东通志》，虽录《淮南子》文于三十四年下，然于三十三年已书赵佗与屠睢同来攻越，则三十三年是，而三十四年非也。

《史记·始皇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六国表》、《通鉴·秦纪》同。又云："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筑长城及南越地。"《集解》引徐广曰："五十万人守五岭。"按《淮南子·人间训》，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分五路以攻越。徐广引屠睢五军之数，以说谪戍之数，徐氏之意，盖以两者为同一事也。按《汉书·严助传》，淮南王谏伐闽越书载此事，而无发卒五十万之语。《人间训》发卒攻越与攻胡，人数均为五十万，然《始皇纪》称蒙恬发兵三十万，相差二十万，以彼例此，伐越五十万之数当为溢辞甚明。

《晋书·地理志》："交州，禹贡扬州之城，是为南越之土。秦始皇既略定扬越，以谪戍卒五十万人守五岭，后使任嚣赵佗攻越，略取陆梁地，遂定南越以为桂林南海象郡等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按此条以谪戍卒五十万人，符屠睢所领之数，又以五岭即五路兵，盖用徐广说，惟将谪戍与使任、赵攻越分为二事，则因《淮南子》记屠睢败后，有"乃使尉佗将卒戍越"一语，从为之辞耳。

又伐越将帅，各书所记，有三说：

（1）尉佗屠睢——《主父偃传》："秦使尉佗、屠睢攻越。"

（2）尉屠睢——《淮南子·人间训》、《汉书·严安传》："使尉屠睢攻越，使监禄凿渠……秦兵大败，使尉佗将卒以戍越。"

（3）任嚣赵佗——《晋书·地理志》："秦使任嚣、赵佗攻越。"

诸说颇有出入。注家有谓《主父偃传》"尉佗屠睢"佗字衍文，如钱大昕《考异》是也。（王先谦《汉书补注》及《番禺志》从之。）有谓《严安传》"尉佗将卒戍越"尉佗为任嚣之误，使嚣戍越，因为南海尉，佗应以偏裨与行。如沈钦韩《汉书疏证》是也。有据《主父偃传》，谓攻越乃赵佗与屠睢，而非任嚣与佗，如阮元《广东通志》是也。考赵佗虽真定人，然来粤已久。（《番禺志》云："汉文帝元年佗上书云'老夫处粤四十九年'，自文帝元年上数四十九年，为始皇二十年。"则屠睢攻越，佗或曾与其役。《史记·主父偃传索隐》，佗及屠睢二人分注，则《史记》文无误，谓佗字为衍文，尚无的证。梁玉绳《史记志疑》云"南越无尉佗攻越事，乃尉屠睢"，说亦未可信。屠睢败，乃以佗将卒戍越，佗来粤已久，时盖以佗代将耳，非睢死后始遣其

南来也。）吕思勉云："《尉佗传》，佗秦时仅为龙川令，及任嚣病且死，召佗，被佗书行南海尉事，佗因以自王，安得有将兵攻戍越之事，更安得当始皇时，即止王不来?"按吕氏徒依佗本传，以佗官南海龙川令，必在南海置郡后，故有是说。不悟据佗上书，佗来粤已久，攻越自为可能之事。吕氏又谓"略地遣戍同在一年，即适筑亦在明年，安得有所谓三年不解甲弛弩者乎？淮南谏书，自言闻诸长老，明非信史"。（按《严安传》但云"旷日持久"，则《人间训》所云"三年"三者仍约辞耳。）

附论　南海置郡之年

南海置郡之年有二说：

（一）始皇三十三年。

（二）始皇二十六年。

《始皇本纪》、《通鉴》并云："始皇三十三年，略取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是此三郡置于始皇三十三年，史有明文。钱大昕乃云："前所置之三十余郡，与后置之三郡，统以三十六郡该之，因谓南海三郡，亦在二十六年始并天下时置。"引《尉佗传》"与越杂处十三年"，及《王翦传》"南征百越"语为证。广东志书如郭棐万历《广东通志》亦以南海置郡在始皇二十六年，光绪《广州县志》、《番禺县志》前事略为之解云："《尉佗传》言秦并天下略定扬越，不言某年，但云与越杂处十三岁。其下文云'至二世时，南越（按应作南海）尉任嚣死'云云，自二世元年上数十三岁，为始皇二十六年，正合秦并天下之岁，故旧志以为始皇二十六年置南海郡也。"

按以二十六年置南海郡，说殊难成立。故洪亮吉《与钱少詹书》，早持异议，谓"秦分三十六郡，在始皇二十六年；而岭南三郡之置，则在三十三年，相距尚八年，必不预为计及"（《卷施阁甲集》）。而钱氏所引《王翦传》南征百越，谈氏阶平云乃指会稽郡，其说甚确。故知南海三郡实置于始皇三十三年，不独非二十六年所置，且亦不列于二十六年所置三十六郡之数也（参看刘师培《秦四十郡考》）。

钱穆曰："三十五年除直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九原之名，始见。然蒙恬于三十二年取河南，三十三年斥逐匈奴，而九原置郡，盖有待于三十四年，或迟至三十五年。可知九原之置郡既然，桂林象郡南海，亦无不然。史言三十三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者，特终言其事，未必其事之竟于是年也。三十四年谪戍南越，即继略地而来，然则此桂

林象郡南海三郡者，抑或陆续置，在三十四年，乃竟迟至三十五年。”（《秦三十六郡考补》）此说亦无的据。考明黄佐《广东通志》以屠睢为南海尉，史禄为南海监，列于职官。吴颖顺治《潮州府志》亦云“南海尉屠睢”。然《淮南子》及《汉书·严助传》但称曰尉屠睢，曰监禄，仅著官名。故阮元《通志》驳之云：“《汉书》但云尉屠睢监禄，不知为何郡之尉监，但引《淮南子》屠睢为越人所杀，则置南海郡时，屠睢已死，焉得有为海南尉之事乎?”今按，屠睢攻越，是否以他郡之尉，领衔前来？抑三十三年攻越时，越虽未平，然时已置郡，而以屠睢即行南海尉事？惜书阙有间，难以遽断，姑阙疑。

越南出土“归义叟王”印跋

1936 年越南北部 Thanh-hoa（清化）之 Tât-ngo 地方发现金印一，高 2.5 公分，广 2.2 公分，文曰：“晋归义叟王。” P. Daudin 君尝为文考证[①]（《越南发见金印考》，载《印度支那研究会集刊》卷十一之二，1936）。余在法京，Piragzoli-t'serstevenes 夫人以抽印本见遗，文中于“归义”一词举证甚详，惟于“叟”字仅据《辞源》为说，试为补证。

叟者，《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九年章怀注引《华阳国志》云：“武帝元封二年，叟夷反，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益州郡。”又《华阳国志》四：“谷昌县，汉武将军郭昌讨夷平之，因名郭昌，孝章帝改为谷昌也。”《晋书·地理志》谷昌县属宁州建宁郡，西汉叟夷根据地盖在此。

赵彦卫《云麓漫钞》云：“古印文有汉叟邑长。”《说文》叟作叜。《书·牧誓》注：“西蜀，叟。”孔颖达曰：“叟者蜀夷别名。”宋人已获睹叟长汉印，且为考证矣。1963 年云南昭通洒鱼河古墓出土“汉叟邑长”铜印，正方，驼钮。[②]《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载《后出师表》云：“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是叟与賨及青羌俱为蜀军成员。三国时将叟兵者，则有刘焉（《后汉书·刘焉传》：“遣叟兵五千助之。”）、吕布（《董卓传》：“布军有叟兵内反”）。

① “Notes sur un cachet en or dicouvent en Annam”，载于 *Bulletin de la Socie' te' des Etudes Indochinoises Nouvelle Se'rie*，Tome XI，No. 2，ze trimestre 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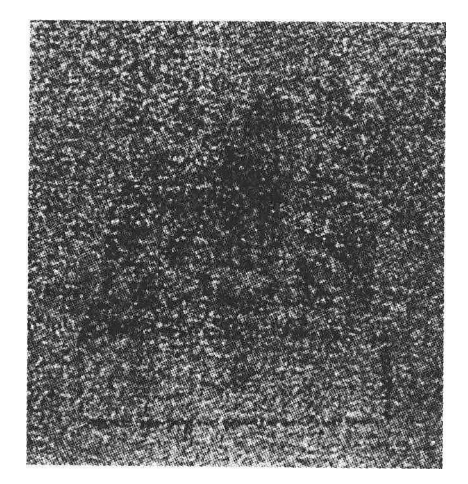
② 《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23 页。

《蜀志·张嶷传》云："初，越嶲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又《李恢传》："……恢案道向建宁。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鉏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据嶷传所载，叟夷以北徼捉马最骁劲，其种落至三千余户。魏蜀之世，叟与賨、濮并为南中劲旅，以骁勇善战闻。汉高募賨人平定三秦，叟亦賨之比也，而服叛靡常，晋氏安抚之，故授以"归义叟王"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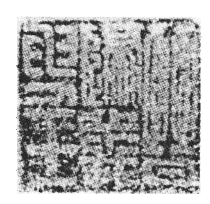
晋时，叟之种落未详，惟宁州乃于晋武帝泰始七年分益州初置。至太康三年又废宁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护之（见《晋书·地理志》）。叟之归义，或在此时乎？惠帝太安二年复置宁州，又以建宁以西六县别立为益州郡。《晋书·李特载记》："惠帝以梁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广汉太守辛冉等七千余人入蜀，李特甚惧。其后，冉购募特兄弟，特与弟骧改其购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赏百匹。'流人咸往归特。"叟王名称复见于此。厥后宁州为李氏所据，李寿且分六郡为汉州，故知叟王之归义于晋，当在武帝时也。《华阳国志》云："太宁元年（东晋明帝，公元323）越嶲斯叜（叟）反，攻围任回及太守李谦，遣其征南费黑救之。咸和元年夏，斯叜破"。斯叜以叟为名，必为叟之种人。同书又称"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后代谓之木耳夷（《太平寰宇记》卷八〇嶲州，《酉阳杂俎》卷四）。

新疆1954年在沙雅县什格提汉代遗址，出土有"汉归义羌长"印篆文卧羊钮一个，《金石索》载有"晋归义羌王"一印，与"归义叟王"印文例正相同。《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壮及众利侯下俱云："以匈奴归义。"西汉以来，四夷归服者，俱得称"归义"，赐以印绶，晋人盖袭其制也。①

① 图见《新疆出土文物》，7页。



Cachet grossi trios fois



Empreinte du cachet

(grandeur naturelle)

阮荷亭《往津日记》钞本跋

阮荷亭《往津日记》稿本一册，原为戴密微教授家藏，后以赠余。书中所记，起（翼宗）嗣德三十五年（公元1882，即清光绪八年）十二月八日，讫三十六年（公元1883）十二月二十九日。一年之间，自香港至天津途中所闻见，逐日为记。时法越纠纷，荷亭衔命，至清廷谒李鸿章，请求代为伸理。书中记李合肥于1883年4月22日抵金陵，不日于沪驻节，与法使德理固折冲尊俎，即为此事。

当日所往来之人物，若广西唐景崧、广东伍廷芳，在中越外交史，均甚重要。他如当时香港、广州、天津、烟台各地实况①，与海上交通②及招商局船政，足为近代史提供重要资料。至于记官吏之酬酢，天津洋枪队之操演，广州之机器局（同治十二年设），谀闻佚事，尤能引人兴趣，皆由目击，洵为实录。而行文之条畅雅洁，犹其余事也。

七月二十九日（8月31日）记马铁崖递交上海电报，内叙“顺安汛炮台已为法兵船攻克，我国与他讲和等语，余等不胜愤恨。我国与法之事，原由中朝来文，愿为调停，又召余等至津询问，乃讲说既不能成，又畏缩趑趄，不肯以兵船相授。……中朝不能保护藩封，不知何辞以自解于天下也?”可见其时清廷对越南已无能为力，读此不胜慨叹。

---

① 记香港开埠四十年后之设备及物价。

② 记上海旅馆长发栈上下二层共百二十四房，住客常数百人。

阮荷亭即阮述，其名见于唐景崧之《请缨日记》中。景崧于光绪八年壬午七月，以吏部候补主事上书言越事，八月被派往云南，著有《请缨日记》。日记起光绪八年壬午七月初九日，至十二年丙戌二月。书中记（八年）十二月初八日：

往拜陈叔讱、阮述、陶登进及船政衙门。[1]

又云：

至阮述衙，则陈设稍华，去岁曾充贡使入都者也。

十二月初九日记云：

阮述送肉桂、豆蔻、碑榻、妙莲、苇野诗集。妙莲为国王女弟，曰梅庵公主……苇野为宗室，曰仓山公。〔颐按此误。苇野乃阮绵寅，仓山为阮绵审，非是一人。〕古文骈体诗词俱可观。[2]

十二月初七日，唐景崧作《上（曾）沅帅交阮述带呈书》云：

窃景崧于十二月初四日行抵富春。初六日经越南王派其礼部侍郎兼机密院陈叔讱、内阁参知阮述前来探慰。据云派出阮述赍国书三本，随马大使赴广东投递。一呈台辕，一祈转咨礼部理奏，一祈转达合肥傅相。[3]

此唐景崧自记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八日与阮述交往之经过。证以阮氏此日记开端云：

嗣德三十五年（即光绪八年）腊月八日……同机密院员外黎登贞（碧峰）、内阁侍讲阮借（梦仙）、笔帖式杜富肃。偕清官唐景崧、马复贲

① 《请缨日记》卷一，20页下，据文海本，下同。
② 《请缨日记》卷一，201页上。
③ 《请缨日记》卷一，20页上。

往香港、广东公干。（19 页）

人物时间均吻合。马大使即马复贲。荷亭《日记》自注："马复贲铁崖。安徽人。即用大使衔充办广东机器局。"（19 页）又于唐景崧名下注云："薇卿，广西人。翰林散馆，分派云南。年前述奉使至燕，曾与相识。"（19 页）文中作者自称名曰"述"，可见荷亭《日记》即阮述所作。时述正官内阁参知。《日记》云：

初七日，海关署幕客李佩之过访。询称南阳人。（33 页）

又：

初三日，李佩之以《荷亭图》并怀庆所出大元山药二物送赠。佩之工绘事，近日住在馆中，为周观察〔馥，官至山海关道〕绘我国地图，稍暇则过余笔谈。闻余有《家山图》，故仿其意，画之以赠。（40—41 页）

自注："奉使日，湖北伴送陈蓝洲所绘，即画余'千里荷风香不断，板桥西畔是吾家'诗句也。"（41 页）蓝洲为陈豪之字，仁和人，又号迈庵，自署墨翁，山水近戴醇士，事迹见《寒松阁谈艺琐录》卷三。阮述自号荷亭，盖由此诗句而得名。又《日记》："初七日，黄琴沧借观《每怀吟草诗集》。"（44 页）自注："余年前奉使诗。"（44 页）又十五日记："黄琴沧以所作诸集题词[①]遗余，余以尺牍谢之。"（45 页）二十四日："（梅小树）谓余诗于岳阳、晴川诸作，寄托遥深，令人折服。"（36 页）是述自作诗集名曰《每怀吟草》，其作品亦有足观者。

书中屡言以苍山、苇野诗文集赠送清朝人士，而《日记》卷端有同庆（公元 1887）丁亥苇野老人序文。苇野即阮绵寊，苍山即阮绵审。明命十九年，封皇十子绵审为从国公，皇十一子绵寊为绥国公。绵审、绵寊，俱以汉文学名。而绵审之词，清季大词家若谭献、况周颐并加推许。谭著《箧中词》，既选录其作品；况著《蕙风词话》称："绵审号白眉子，有《鼓枻词》一卷。咸丰四年，越使过粤，遂传入华，善化梁莘畬在粤督幕，曾录存之。"

① 自注："苍山、苇野、妙莲诸集，并《每怀吟草》拙习，均有题跋。"

其后郭则沄著《清词玉屑》，亦书其事（见卷五）。越南倚声家享誉于中土者，仅此一人。绵审之《苍山诗集》，有王先谦评，日本内阁文库有其书。余考况蕙风之推重阮氏，实由其同乡状元龙启瑞所影响。龙氏《汉南春柳词》有《庆清朝》：

> 序云：今年冬，越南贡使道出武昌，其副使王有光以使国六臣诗集来献，且求删订。余以试事有期，未之暇，略展阅数卷而封还之，其中有越国公绵审及潘佺，诗笔之妙，不减唐人。如“茶江春水印山云”，“画屏围枕看春山”，皆两人集中佳句也。乃录其数十首，并制此词，以寓輶轩采风之意，因见我朝文教之遐敷焉。
>
> 蝇楷书成，乌丝界就，天南几帙琼瑶。茶江印水，殢人佳景偏饶。曾记画屏围枕、春山淡冶似南朝。风流甚，锦囊待媵，采笔能描。
>
> 摹到盛唐韵远，但宋元人后，比拟都超。知音绝久，今番采入星轺。一自淡云句邈，使臣风雅总寥寥。同文远，试登韎乐，聊佐咸韶。[①]

苍山之词，极为清隽，得龙氏之表彰，非偶然也。至绵贲之《苇野合集》，1966年余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得读之。卷一有“诗词合乐疏”，略云：“臣尝受业于礼臣故申文权，与臣兄绵审，乃知宫商有一定之音，而制辞与合乐二者各别。制辞者不必知宫商，而合乐者必不可不知官商。”按申文权事迹，《大南列传》二集有传（《诸臣传》十八）。《疏》又云：“填词者，诗之苗裔；诗词即乐之表里。”又卷三有《词选跋》：“言其于词家不必尽废，亦不敢滥。”又与仲恭《论填词书》云：“闻君言子裕著《词话》，间及仆词，加以评语。”具见越南词学渊源之一斑。苇野词尚未之见，其诗则循香山、梅村、渔洋一路[②]，七绝颇有风神云[③]。

《苇野合集》前有王先谦序。先谦《虚受堂诗》卷十三有“越南国贡使阮思僩书卷，为李幼梅题”[④]。按阮文富北宁东岸人，御赐名思僩，1868年如清。著有《如清日记》，《大南实录》乙编列传卷二有传。郭嵩焘“赠越南使

① 自注：淡云微雨小姑祠，康熙朝高丽使臣诗也。《清名家词》龙启瑞《汉南春柳词》，10页，香港太平书局版。

② 集中如“南琴曲”学长庆体。

③ 其《新岁书感示同人》百韵，尤见工力。

④ 注云：“阮早过长沙，与幼梅相得。”

臣阮懦夫侍郎”二绝句，其一云：“群阮风流笔粲花，年年使节走天涯。纵横王会图中见，天下车书自一家。注：去岁阮君思僩奉使过湖南，于君为宗人，诗笔绝高。”（《养知书屋诗集》卷十一）于思僩倾服尤深至焉。

越人书法，亦为汉土所珍重。今观荷亭《日记》，所至每为人书写楹联。曾从“贡生张逖先就访笔谈”（46 页）。逖生即名书家张祖翼也。在天津致饯之候补知县劳乃宣，即《等韵一得》作者，德人 R. Wilhelm 之所从受《易》也。[1] 其往来酬唱者，津门则有梅宝璐小树[2]，香港则王韬紫诠[3]，皆一时名士。小树称苇野诗文气息甚厚，又盛称荷亭岳阳、晴川诸作，寄托遥深，则洵乎越人之多才也。故楬橥以备研究中越文学关系者之参考云。

上跋属稿在十年前。记 1966 年春在法京，时余治敦煌曲，且留心清词。偶于国家图书馆见《苇野合集》而悦之。一日，于戴密微教授家插架上，检得阮述此书写本，爱不释手，戴先生慨然相赠，余乃携归，故卷首钤有余“固庵所读书”一印。无何，余离香港迁居星洲，此册久鐍闭于箧衍。暇日细读，因撰是跋，略考阮述生平，并与唐景崧《请缨日记》互勘，余文旨在论越南人之语业，兼及中越文学交流，他非所及。以稿远寄戴先生，深蒙激赏，为之译成法文，并著其事于《远东学报》。[4] 邮筒往返，每谓此书宜加以骑译。1976 年春，余三莅巴黎，乃携此册诣戴先生。行前戴先生贻书叮嘱，敦请越南史专家陈荆和教授译出，以饷法国学界，而陈君事冗，逊谢未遑。1977 年秋，余始将拙跋大意，草成论文，宣读于第七届亚洲史学家会议，而英文稿迄无暇整理发表。此书旋经陈教授细心注释，勠成今著，蔚为巨观，曩跋疏陋，直可覆瓿，陈君必欲附载于卷后，因记戴先生重视此书之颠末，并盼他日有人迻译，不负其殷殷之深意。惜戴先生墓木已拱，不及睹此书之刊成。抚卷思旧，为之泫然。

1979 年 8 月

原载陈荆和编注《往津日记》附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 年

---

① 见德译《周易》序。

② 字韵山，著《退学斋诗文集》。梅小树父梅树，著有《津门诗钞》。子元捷，字子骏，亦与阮述交好。

③ 王韬时已自牛津返香港，主《循环日报》笔政。

④ *BEFEO*, Tome LXIII, p. 465, Travaux de Jao Tsung-yi, 1976.

印度、缅甸

达嚓国考

法显《佛国记》中所涉及地理，各家考证，问题尚多。兹举达嚓国为例。显师自言："达嚓国以道路阻难未往。"是彼未亲履其地。惟印度人撰 daccan 史，即靠显师所记为汉土惟一史料，实则汉籍中仍有不少关于达嚓之记载。

（一）道宣《释迦方志·中边篇》言"水"部分，谓："此洲中心有一大池，名阿那陁答多，唐言无热恼也，即经所谓阿耨达池，在香山南，大雪山北。……此一池分出四河，各随地势而注一海，故葱岭以东，水注东海，达倸（一作嚓）以南，水注南海，雪山以西，水注西海，大秦以北，水注北海。"所记达倸与大秦，分明一南一北，不容淆混。按此为四河说之引申。四河说出《长阿含经》、《世纪经》、《起世经》等。阿耨达池（Anavatapta）之位置，世亲《俱舍论》以为在大雪山北，香醉山（Gandhamādava）间，香醉山已被认为西藏喜马拉雅山脉中之 Kailasa 山系，唐人即本世亲之说加以演绎，而以阿耨达池（按即今 Wanasarawar 湖）为宇宙之中心，道宣资以成立其地理学之中边说。《阿含经》原谓阿耨达池南有新头（Sindū）河，即狮子口，以入南海。道宣则云达倸以南，水注南海。盖以达倸为南印度之总称也。[①]

（二）又《释迦方志·游履篇》（第五）搜括传记，列十六事，其第三云："后汉献帝建元（应作建安）十年，秦州刺史遣成光子从鸟鼠山度铁桥而入，

① 另参拙作《论释氏之昆仑说》。

穷于达嚫。旋归之日，还践前途，自出《别传》。"[1] 方志引成光子云"中天竺国东至振旦国五高八千里，南至金地国五万八千里"，疑即出所著《别传》。所谓《别传》，未谛何书。此说果可信，则东汉末自蜀至印，即后来所谓牂牁天竺道，实已畅通，故可从秦州，以至南印度之达嚫。《史记·大宛传》张骞上书云："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又言："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是汉时蜀贾人足迹已至天竺，当取永昌道。征之《高僧传》慧叡西行纪："慧叡（刘宋时人）尝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抄掠，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其经行所至，必循永昌道可知。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云："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出白莫诃菩提礼拜。"此即自蜀经永昌道至南天竺。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十一已详说之。可参李根源所编《永昌府文征》记载卷一。故汉末成光子由秦州至达嚫，必由蜀出永昌，以入南印度，可以推想而知。

（三）敦煌卷中亦言及达嚫。伦敦大英博物院敦煌经卷斯坦因目二一一三号为一长卷，内书白佛瑞像记，略云："中印度有寺，佛高二丈，额上悬珠。……此像经憍赏弥（按即拘睒弥）飞往于阗。"又云："释迦牟尼佛真容，白檀身，从国王舍城腾空来于阗海眼寺。"此文为有关印度佛像记录之珍贵资料。另有一段文云：

> 南天竺建嚫国，北有迦叶佛寺，五香盘石为之。今见在山中。
> 北天竺国泥婆罗国有弥冠柜，在水中。

泥婆罗即尼泊尔，建嚫当是达嚫（见附图）。同卷下文"大目楗连"之"楗"字，所从之建，与"嚫"上一字相同，是敦煌卷乃误写达嚫为建嚫，以达与建二字形近故也。此卷后段为《宕泉创修功德记》，末署"唐乾宁三年丙辰岁四月八日毕功"。则其前段文字，当写于乾宁以前。

史语所藏拓片一四九三六号，为《旃檀瑞像》及《题记》，略记："佛成道后，尝升忉利（天）为母氏说法，数月未还。时优填王以久阔瞻依，乃刻旃檀像佛圣表以伫翘想之怀。……自填王像刻之初，至今泰定乙丑，凡二千三百余岁矣。……昭文馆大学士紫禄大夫宣徽使大都护脱因，以积善深余庆

---

① 《大正》卷五一，969 页。

慕上乘……恭就丽正门西观音堂内模刻于石。……泰定丁卯至万历己丑又二百六十四年，今圣安寺钦依僧录司左觉义通月号印空重刻于石。越山阴弟子诸臣表斋沐书，秦应瑞画。”佛像向来以檀像为贵。于阗佛像，莫高窟C○四七＝T二三一号龛顶周围西题“于阗故城瑞像”，又龛顶南释迦瑞像，题“于阗嬬摩城中雕檀瑞像”，玄奘作媲摩城，俱见普林斯顿大学美术史系藏罗寄梅所摄照片。可与二一一三卷所记互相参证。

（四）《初学记》二十三“寺”条引《佛游天竺本记》曰：“达亲国有迦叶佛伽蓝，穿大石山作之。有五重，最下为雁形，第二层作狮子形，第三层作马形，第四层作牛形，第五层作鸽形，名为波罗越。”注：“波罗越，盖彼国名鸽。”

金赵城藏《法显传》第三十二张至第三十四张云：“伽蓝悉有僧住。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旬，有国名拘睒弥。其精舍名瞿师罗园，佛昔住处。今故有众僧，多小乘学。从是东行八由延，佛本于此度恶鬼处。亦常在此住。经行、坐处，皆起塔，亦有僧伽蓝，可百余僧。从此南行二百由延，有国名达嚫。是过去迦叶佛僧伽蓝，穿大石山作之，凡有五重，最下重作象形，有五百间石室。第二层作狮子形，有四百间。第三层作马形，有三百间。第四层作牛形，有二百间。第五层作鸽形，有百间。最上有泉水循石室前，绕房而流，周圆回曲，如是乃至下重。顺房流从户而出，诸僧室中，处处穿一石作窗牖，通明室中朗然，都无幽暗。其室四角穿石，作䏲蹬上处。今人形小，缘䏲上，正得至昔一脚蹑处。因名此寺为波罗越者，天竺名鸽也。其寺中常有罗汉住。此土丘荒，无人民居。去山极远方有村，皆是邪见不识佛法，沙门婆罗门及诸异学。彼国人民常见飞人来入此寺。于时诸国道人欲来礼此寺者，彼村人则言：汝何以不飞耶？我见此间道人皆飞。道人方便答言：翅未成耳。达嚫国崄道艰难，难知处，欲往者要当赍钱货施彼国王，王然后遣人送，展转相付，示其径路。法显竟不得往。承彼土人言，故说之耳。”

《法显传》所述，比《佛游天竺本记》为详。金藏本穿字一作穽，与高丽本同，穽为穿别体，日本延喜写本《河渠书》穿正作穽。又䏲蹬，他本作梯。波罗越者句，他本多“婆罗越”三字。法显描写达嚫国之伽蓝，乃根据传闻，颇有失实。玄奘《西域记》十憍萨罗国（Kosala）云：“国西南三百余里，至跋逻末罗耆厘（唐言黑峰）岌然特起，峰岩峭险。既无崖谷，宛如全石，引正王（Sadvaha）为龙猛菩萨凿此山中建立伽蓝。”《敦煌遗书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南天竺国有云：“于彼山中有一大寺，是龙树菩萨便（使）夜叉神

造，非人所作，并凿山为柱，三重作楼，四面方圆三百余步。”藤田丰八《笺释》谓：“龙猛即龙树，《法显传》以为伽叶（Kāsyapa），盖传闻之误。《高僧传·玄奘》条云：‘至憍萨罗国即南印度之正境也，王都西南三百余里有黑蜂山，昔古大王为龙猛菩萨造立斯寺。’Beal 氏云：‘《西域记》注黑峰，殆蜂之讹。’黑蜂即 Bhrāmara，乃 Durgā 若 Pawati 之异名，国都为 Bhadak。诸丘为 Durgā 足迹所印，殆是引正王造寺之山也。《法显传》波罗越（Paravata）解云‘鸽’，亦系传闻。”①

按：达嚫为梵语 dakṣiṇa 之音译，义指南方，亦训为右。《西域记》称“达嚫拏者，右也。”《内法传》则云：“特崎拏即是右。……故时人名右手为特崎拏手。”按“特崎拏”应是印度俗书（Prakrit）之 dakkipṇa，巴利文变 Ksin 为 kkiṇ，故达嚫拏写作特崎拏。

达嚫国现指南印度之 Deccan 高原，余于 1963 年读书于蒲那（Poona）之“班达伽东方研究所”（Bhandan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参谒达嚫附近佛教圣地，若 Kanheri、Karli 等石窟，显师所未到者，多曾履及。班达伽为印度大儒，著有 Early History of the Dakkan，收载于其论文集，第三版则于 1928 年印行于加尔各答（Calcutta）。其书开首即引及《佛国记》，文云：

> Sinc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ifth century of the Christian era, Fah-hian, the Chinese traveller, was told at Benares that there was a country to the south called Ta-Fhsin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Sanskrit Dakshina.

《佛国记》自 1836 年有 Abel Rémusat 之法译，1869 年有 Samuel Beal 之英译，其后 H. A. Giles（1877）、James Legge（1886）皆有修订英译本，班达伽得从英译本采摭其说。然汉籍有关达嚫之记载，《法显传》外，尚有上列数条，因为举出，以备他日印人续撰 Dakkan 史者之参考。

梵语“达嚫拏”，汉译亦作“多瑳那”。Lalitavistara 经中列举各国文字，其第十四为 Daksinya-lipi。西晋法护及唐时地婆诃罗（Divākara）皆有汉译。②法护译《普曜经》作“施与书”③，地婆译作“多瑳那书”，均是译音。考《普

① 参藤田书，19 页。

② 唐译称《方广大庄严经》。

③ 似略去 Dā 音，参日本山田龙藏《梵语佛典之诸文献》，10 页。

曜经》中别有大秦书，列于第七，此大秦乃是东罗马。可见 Dāksin 与大秦分明为二地。“多瑳那书”应是指南印 Deccan 地区流行之文字，即达嚓国文字是也。

达嚓与大秦，史家每混淆为一，实宜细加厘别。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云：“大秦指地中海东部，又因音类之关系，佛教徒有时以大秦为昔之 Daksinapatha，今之 Deccan 之对音。”是说也，东南亚史家多受其影响，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岑仲勉《水经注卷一笺校》[①]、日本杉本直治郎[②]皆采是说。

《后汉书·哀牢夷传》说西域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此处大秦，《通鉴》胡注谓即拂菻。近年宫崎市定撰《條支と大秦と西海》一文[③]，以大秦即罗马，西海即地中海，跳丸之技艺，古罗马之折绘（diptych）尚可见之，图中作玩七丸之状，拉丁语称为 pilarius。[④]

罗马与南印度及扶南之交通，近岁考古发掘所知，早在公元初期，越南南部 Go Oc Oe 所出古物，不少为罗马时代银币。南印度 Pondicherry 河边，1939 年发掘亦获罗马 August 时代遗物。[⑤] 可证《后汉书·西域大秦传》桓帝延熹九年（公元 166）大秦王《安敦》（即 Antonius 公元 121—180）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等之说为可靠。《梁书·中天竺传》孙权黄武五年（公元 226）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阯，交阯太守吴邈遣送诸权，权问方土风俗。此为罗马贾人至吴交往之事实。

唐人碑刻每言大秦：南诏《德化碑》云：“爰有寻传，畴壤沃饶，人物殷凑，南通北海，西近大秦。”按寻传即《蛮书》中之寻传蛮。《新唐书》一二〇《张柬之传》，其论姚州云：“姚州古哀牢国，域土荒外，山阻水深。汉世未与中国通。……光武末始请内属，置永昌郡统之，赋其盐、布、毡、罽，以利中土，其国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贡不阙。”此二条之大秦，向来说者均以指远道之东罗马之大秦。

惟唐时别有“大秦婆罗门国”之称，樊绰《蛮书》云：“乃西渡弥诺江水

---

① 《中外史地考证》，218 页。

② 《東南アゾア研究》，494 页。

③ 《史林》二四之一。

④ 见 Rich : *Dictionary of koman and Greek Antiquities*, Iqoo。

⑤ 1963 年，曾于该地法国印度学研究所见之。

(Chindwin）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又西渡大岭三百里，至天竺比界个没卢国(Kamarāpa)。”个没卢为今之 Gauhati，8 世纪其地在东孟加拉（Bengal）与阿萨密（Assam）之间。[①] 吴承志撰《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卷四有极详尽考证，谓：“《大唐西域记》迦摩缕波（即个没卢）周万余里国，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西南之境，即大秦婆罗门道。蜀西南境，谓会川。”（《求恕斋丛书本》）按此大秦婆罗门，与西海之大秦，含义不同。

元张道宗《记古滇说》原传云，“唐册王（皮罗阁）为特进云南王越国公。……自唐进封之后，永昌诸郡，缅罗、暹罗、大秦皆西通之国；交阯、八百、真腊、占城、挝国，此皆南通之国，俱以奇珍重宝……岁进于王不缺。”（《玄览堂丛书》本）此条大秦与暹罗、缅罗等骈列，应指大秦波罗门国，即东印度之 Assam 地方为是。

至若道书言大秦者，若《楼观本纪》言化胡所至地名云：“道君令下化西域，条支、安息、昆吾、大秦、罽宾、天竺，周流八十一国，作浮屠之术，以化胡人。”[②]《太清金液神丹经》：“自天竺月支以来，名邦大国，若扶南者十有几焉。且自大秦、拂林地各方三万里。”又赞曰：“青木天竺，郁金罽宾，苏合安息，薰陆大秦。”以大秦与拂林、安息、天竺等并列。《神丹经》中记大秦国一段，文字最长，间有与《晋书·大秦传》记载相同。此大秦则当非达嚫国。故宜细加辨别。

由于道宣将达嚫与大秦，区为南北。《普曜经》中各种书，其多瑳那书与大秦书亦有绝对分别，则达嚫与大秦，实不容混而为一。伯希和谓释氏未加区别，亦不尽然也。

炳灵寺第一六九窟内有法显题名及愿文。此法显称恒州道人似另是一人。

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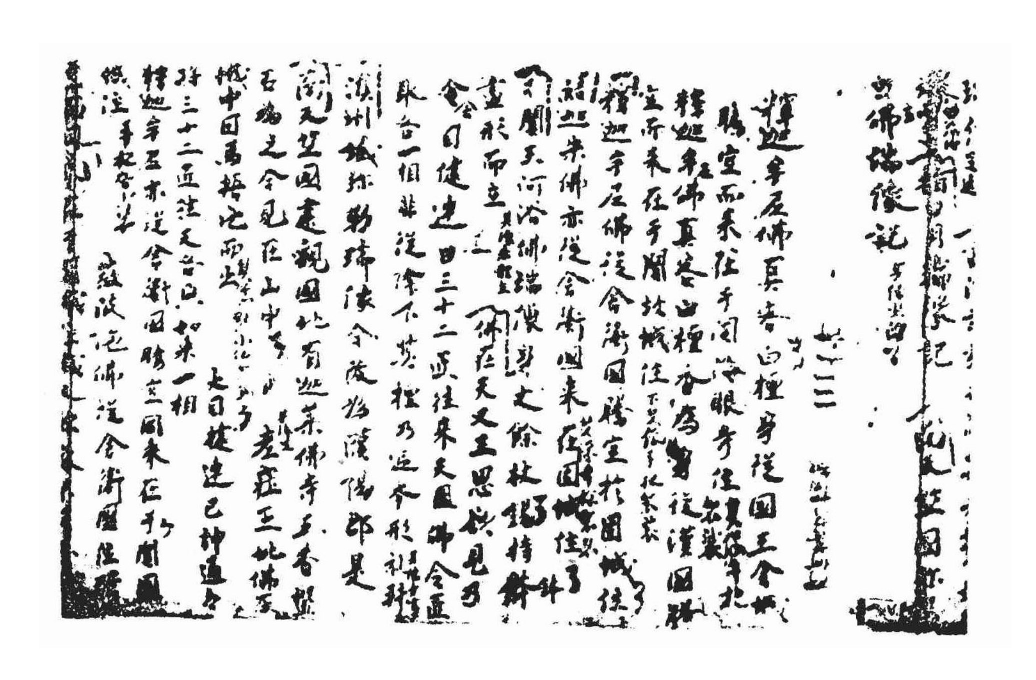
（1）达嚫国一名，除《佛国记》所载外，汉籍资料，尚有《释迦方志》及《方志》引《别传》，敦煌卷 S·二一一三号，与《初学记》引《佛游天竺本记》等条。

---

① 参 Anthong Chriatre《大秦婆罗门国》，*B. S. O. A. S.* 1957，vol 20，p. 160。

② 《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引，《道藏》仪字上，七六〇册。

（2）梵语 Dāksina 之音译，除“达嚫拏”外，又有译作“多瑳那”者。其作“特崎拏”，乃从巴利文译出。释氏书中，如《释迦方志》所记，达嚫与大秦，方向截然不同。



S·二一一三　敦煌卷所见达嚫国

蜀布与 Cīnapaṭṭa

—— 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

近读桑秀云女士《蜀布邛竹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一文[①]，主张当日交通路线是取途于云南经缅甸以入孟加拉。这一说法，向来中西学人意见多相同。伯希和谓缅甸路乃由大理出发，经永昌渡高黎贡江入缅，至 Irrawaddy 地区。国人夏光南颇申其说。[②] 1956 年，Walter Liebenthal 撰 "The Ancient Burama Road—a Legend?" 指出 "This commerce passed along the route, which led from Shu（蜀）to Lhasa（拉萨）Kāmarūpa"[③]，则主中、印早期交通，乃循牂牁路入藏，以至阿萨姆（Assam）之迦摩波（Kāmarūpa），极力反对伯氏之说。同年 Buddha Prakash 别撰 Pūrvavideha 以调停之。[④] 诸家于汉文资料，考索未周，兹不揣固陋，重为研讨如次。

一、僄越与盘越、剽国

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下云：

① 《汉代西南国际交通路线》，载《史语所集刊》41，10。

② *Befeo*, IV, 1904, p. 143；冯承钧译《交广印度两道考》；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15—24 页；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缅甸道》(《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76—178 页)。

③ W. Liebenthal, *Journal of Greater India Society*, vol. XV, no. 1, 1951.

④ B. Prakash 之 Pūrvavideha 刊于上举 *J. G. I. S.* 杂志，1956，no. 2，pp. 93—110。后收入所著 *India and the World*, 1964, Hoshiarpur。按 Pūrvavideha 汉译弗婆提，即四大部洲之东胜神洲。详玄应《一切经音义》一二，冯承钧译 S. Levy《正法念处经阎浮提洲地志校勘录》。

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僄越、裸濮、身毒之民。

僄越一名始见于此。异本或作漂越。身毒即印度，这说明东汉明帝时新置的永昌郡境内，杂处的种民，其中有印度人及僄越人。

同书《南中志》宁州下云：

武帝使张骞至大夏国，见邛竹、蜀布，问所从来。曰：吾贾人从身毒国得之。身毒国，蜀之西国，今永昌是也。

这条最可注意的是说张骞所言的身毒国，即指汉的永昌郡。鱼豢《魏略》称："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蜀人贾似至焉。"（《魏志》三十《裴注》引，易培基《补注》本）《后汉书·西域传》作"磐起国"，《梁书》卷五十四文同，惟作"槃越"。兹比较其文于下。

《后汉书》：

天竺国……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起磐起国，皆身毒之地。

《梁书》：

中天竺国……从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东至槃越。列国数十……皆身毒也。

两文全同，《梁书》之槃越，同于《魏略》，而范蔚宗独作盘起，起与越形近易讹。证以常璩之作僄越，三占从二，则"起"字自是"越"之误。沈曾植云："《唐书》骠国即常璩《华阳国志》永昌所通之僄越，今之缅甸。"（《海日楼文集》上《蛮书校本跋》据王蘧常撰《沈寐叟年谱》引）

向达《蛮书校注》以为槃越或汉越，即《华阳国志》的僄越，亦即《广志》之剽国。剽国为公元后四世纪时缅甸古国之名，至唐代汉译作骠（234页）。其说甚是。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云：《御览》卷一七七引魏晋人撰之《西南异方志》及《南中八郡志》谓传闻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骠国（据冯

承钧译本，34 页）。冯氏《诸蕃志校注》蒲甘国注一亦云骠国，见《太平御览》一七七引上列二书。惟覆查《御览》卷一七七为居处部"台"上，并无此条。又检《太平御览引得》亦无《西南异方志》一书。按骠国此条实出《御览》卷三五三兵部，其文详下。伯氏误记。向达引其说（《校注》十，237页）而未辨，故为纠正于此。

考《广志》言及剽国，计有下列各条：

（1）《后汉书》卷一六六哀牢国"梧桐木华"下，章怀太子注引《广志》云："梧桐有白者，剽国有桐木，其华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织以为布也。"

（2）《太平御览》三五九兵部引郭义恭《广志》："剽刃国出桐华布、珂珠贝、艾香、鸡舌香。"（宋本，下同）

（3）《御览》九八一香部引《广志》曰："鸡舌出南海中及剽国，蔓生，实熟贯之。"

（4）《御览》九五六桐下引《广志》："剽国有白桐木。其叶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绩，织以为布。"（按与李贤引同）

（5）《法苑珠林》三六引《广志》："艾纳香剽国。"（此条据伯希和引）

《广志》各条皆作剽国，又有作剽刃国者，马国翰《佚书》辑本亦然，必是刃字因与剽字偏旁相似而误衍。《御览》兵部引称郭义恭《广志》。义恭晋时人，《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著录《广志》二卷，郭义恭撰，次于张华《杂记》之后。《御览引用书目》郭义恭《广志》列于魏张揖《广雅》之下。《广志》马国翰辑存二百六十余条。《水经·河水注》引郭义恭《广志》记甘水石盐及乌秅西悬度，知其人颇谙熟印度地理。

又《御览》三五三兵部引《南中八郡志》云：

> 永（原误作宋）昌郡西南三千里有剽国，以金为刀戟。（据宋本）

按缅甸产金，此剽国自即骠国，伯希和误引者，即是此条。《马可·波罗游记》卷一一九，离大理西向骑行五日，抵 Zardandan 州，即波斯语之金齿，其都会名为永昌（Yochan），民以金饰齿，其货币用金。以《元史·地理志》所载曲靖路岁输金达 3 550 两一事观之，元时产金之丰富如此。故汉时永昌地区，以金为兵器，自属可信，殆指所含金的成分特多。

《南中八郡志》一书，《太平御览》、《北堂书钞》屡引之。如记南安县出好枇杷（《御览》卷九七一引。南安县，汉置，《晋书·地理志》属犍为郡），

永昌不韦县之禁水（《御览》卷八八四），云南之银窟。（《御览》卷八一三云：“云南旧有银窟数十，刘禅时岁常纳贡，亡破以来，时往采取，银化为铜。”）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云：“详其文，当是晋人作。”言及刘禅亡破，殆成书于晋初。《后汉书·哀牢夷传》貊兽下章怀注引《南中八郡志》云：“貊大如驴，状颇似熊，多力食铁。”左思《蜀都赋》：“戟食铁之兽，射噬毒之鹿。”刘逵注云：“此二事魏宏《南中志》所记也。”则《南中志》即是《南中八郡志》矣。（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上分《南中八志》与魏完《南中志》为两书，张国淦《古方志考》716页亦然，恐不可据。）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及王谟《汉唐地理书钞》重订本目录，均谓魏宏《南中志》即《南中八郡志》。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亦谓当即一书。作者魏宏始末不详。《文选》袁褧本作魏宏，尤袤本作魏完。其人当在常璩之前。常璩书叙事终于晋永和三年，其《华阳国志》之《南中志》必根据魏宏之资料。刘逵《蜀都赋注》既引其《南中志》，逵为晋侍中，与张载、卫权同注《三都赋》（《隋书·经籍志》总集类）。逵欲奉梁王肜，以诛赵王伦（事在伦传），其人与左思同时。则《南中八郡志》成书，更在逵之前，可见晋初剽国名称早已存在。Liebenthal疑骠国一名之晚出，此处考证，可释其疑，且亦可补苴向达之忽略。

《御览》卷七九七引《魏书》云：“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魏书》即《魏略》）是其地与云南相接。《魏略》云：“盘越国一名汉越王……蜀人贾似至焉。”考《史记·大宛传》：“昆明之属无君长。……然闻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而《华阳国志》二《汉中志》云：“张骞特以蒙险，远为孝武帝开缘边之地，宾沙越之国，致大苑之马，入南海之象。”寻勘数文，滇越、汉越、沙越，字皆从水，自是一名之异写。张守节《正义》云：“昆、郎等州，皆滇国也。其西南滇越、越嶲，则通号越。”西南夷人都以越为通号，远至云南边境尚且如此。《魏略》作汉越。《华阳国志》作沙越，书较晚出，或有误写，而《史记》实作“滇越”为乘象之国。晋宁石寨山发现有金质“滇王之印”，疑汉时所谓“滇越”（即滇王国），其势力范围远达徼外乘象之国，今之缅甸当在其统属之内。盘越，既即剽越，而盘越一名汉越（疑当作滇越）为乘象国，则其包有缅甸，自不待言。

张星烺以盘起为孟加拉之对音[①]，然孟加拉明时称榜葛剌（《瀛涯胜览》）。印度古地志称为 Vaṅga。[②] 此国文字，在《普曜经》中谓写 Vaṅga-lipi，唐时《方广大庄严经》汉译，其对音实作“央瞿书”，以央瞿译 Vanga，未闻译作“盘起”者。“央瞿”乃孟加拉在唐代的汉译名称。

Liebenthal 氏以为骠国名称始于唐，引《南诏野史》中王号有骠苴低（公元 167—242），传说谓为阿育王（Asoka）的第三子，显然受到佛教的影响。认为在此以前，缅甸道的交通实无确证，故强调宜由牂牁路，经西藏以入印度。按西藏道，见《释迦方志》所述甚详，足立喜六在其所著《大唐西域记之研究》下卷后编“唐代之吐蕃道”绘有精细地图，此路山岭稠叠，实不如缅甸出阿萨姆之方便。关于骠苴低一名的梵化，伯希和已详论之（《两道考》上南诏王父子联名制）。骠为种族之称，藏缅族系中有 Pyū，缅甸文或作 Prū。唐时汉籍所记之骠国，指缅北民族，有时兼谓南韶。[③] 而云南境内之东蛮，亦有以骠为人名的，如《蛮书》四丰巴部落贞元中大鬼主骠傍，即《唐书·韦皋传》谓唐封骠旁为和义王者也。[④] 南诏王自称曰骠信。寻阁劝立自称骠信（事在公元 808 年），《新唐书·南蛮传》云：“骠信，夷语君也。”亦书作瞟信，加汉名的皇帝合称曰“皇帝瞟信”。大理国张胜温画梵像卷上分标题字，有“奉为皇帝瞟信画”一款。日本有邻馆藏《南诏国传题记》有“瞟信蒙隆昊”。美国加州 San Diego 美术馆藏云南观音像铭文云“皇帝瞟信段政兴”[⑤]。瞟信据谓即缅语的 Pyū-shin，写作 Prū-rhang。今知晋初已有剽国之号，又称僄越。《唐书·骠国传》凡属国十八，其一曰渠论。考《御览》卷七九〇引吴万震《南州异物志》有无伦国，《道藏太清金液神丹经》称无论国在扶南西二千余里，《通典》一八八无论国文相同。以对音来之，可能即缅甸之

①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六册，41 页钞《后汉书》注二云：磐起国，据古音考之，似即孟加拉（Bengal）。又同册 43 页钞《三国志》卷三十（按当作裴注引《魏略》，非陈寿本文也）。盘越国，注云：原作越字，据《后汉书》更正，欲径改为盘起，尤为武断。丁谦谓盘越其国当在东印度，今孟加拉地。张氏盖因袭其说。

② D. C. Sircar: *Studies in the Geography of Ancient & Medieval India*, p. 84. 参 Raj Bali Pandey: *Indian Paleography*, p. 27。

③ G. H. Lace: “Note on the Peoples of Burma in the 12th-13th Century A. D.” (*Journal of the Burma Research Society*, vol. XLII, Part I, 1959, p. 55)

④ 事在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 788），云南王异牟寻时，亦见《通鉴》卷二三三，《唐纪》四九。

⑤ 唐徐云虔所著《南诏录》记其至善阐城遇骠信事甚详，见《通鉴》二五二。参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附载各图。

Prome。[1] 渠论国疑即无论国。伯希和谓骠国名称之来历，有取于 Pyū 的译音之说，是即为蒲甘建都以前，以 Prome 为都城时统治缅甸种族之名称。如是无论又为吴人自扶南所传来的古骠国之译名，可见以 Pyū 作为缅甸之古称，由来已久，真是渊远而流长。附表如下：

	盘越国	魏　鱼豢《魏略》[2]
	无论国	吴　万震《南州异物志》，晋·葛洪《神丹经》、《通典》。
Prū	剽国	晋　郭义恭《广志》
Pyū	剽国	魏宏（完）《南中八郡志》
Prome	僄越	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
	磐起	宋　范晔《后汉书》
	槃越	唐　姚思廉《梁书》
	骠国	唐　樊绰《蛮书》，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

二、Kauṭilya 书中之 Cīna 及其年代

印度文献，许多地方提及脂那（Cīna）。《法苑珠林》一一九《翻译部》云："梵称此方，或曰脂那，或曰震旦，或曰真丹。"最早言及 Cīna 的书，要算 Kauṭilya 的《国事论》（Arthaśāstra），其中有云：

> Kauséyam（蚕丝）[3] Cīna（脂那）Paṭṭās（丝）ca（及）
> cīnaṁ bhuṁi（脂那地）jah（出产）。（chapter XI，81）

同章七九又言及 Cīna si 的 skin（织皮），色为红黑或黑而带白，和 Sāmūra、Sāmūlī 的皮，都从 Bāhlava 一地所取得。Bāhlava 为喜马拉雅山边境的国名。

---

① 参拙作《〈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日本山本达郎说，亦主张无论国＝Prome。见太田常藏《擇、無論、陀洹は就いて》（《和田古稀东洋史论丛》，223 页）。

② 鱼豢，魏郎中。《史通·正史》篇云：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

③ 玄奘《大唐西域记》："憍奢耶者，野蚕丝也。"憍奢耶即 Kauśeya 的译音，可参 Pāniaī 书 IV. 3. 42。见 V. S. Agrawaia：*Indis as known to Pāninī*，p. 137。

由上可知在 Kauṭilya 书中言及脂那的物产，有丝及织皮二种。①

大诗圣 Kālidāsa 亦用 Cīnaṃśuka（脂那丝衣）一词设喻，作为词藻。② 在 Manusmṛti 法典 X，44 中，以脂那人（Cīnas）与希腊人（Yavanā）、塞种人（Sakās）及印度境内之异种民族，若 Odra、Draviḍās、Kāmbōjā Kirātā 等并列，其律曰："以其忽于神圣祭祀，不得与于婆罗门之列，此辈常服兵役，已渐由刹帝利（Kṣatriya）而沦为贱民（Vṛṣala）。"③

两大史诗皆言及脂那，在《大战书》（Mahabharata）中，所见尤为频数④，脂那（Cīna）人每与 Kirātās 书同时出见，被目为蛮族，其人盖为 Prāgjyotisa（在今阿萨姆）王 Bhagadatta 之军队。在 Sabbāparvan26. 9 载是王为 Kirātās 及 Cīnas 人与无数居于海滨之兵士所围绕。同书谓 Cīna 人及群夷住于林中，与 Himalayam（喜马拉雅）人 Haimavatas 人 Nipas（尼泊尔）人最为亲近。在Bhiṣmaparvan书 V，亦谓 Bhagadatta 王之军士有黄种之 Kirātās 及 Cīnas 人。在 Vanaparvan 书中，据谓 Panḍava 兄弟越过 Cīna 国，以其牛车经艰阻之喜马拉雅山（Himalaya—— 雪山）地，Badri 之北而抵 Kiratā 王 Subāhu 之区域。Kirātas 者，为印度蒙古人种居于藏缅交界喜马拉雅山与印度东部地带之狩猎民族。Kirāta 一字乃源 Kirānti 或 Kirati，实为东尼泊尔种人之名称⑤，他们有自己的文字，在汉译的《方广大庄严经》称为厮罗多书（梵言 Kirattā-lipi）。

Virapurusadatta 之 Nāgārjuṇikoṇdā 碑文亦称 Cīna 位于 Himalayas，在 Kirata 之侧。据巴利文史料 Mahāvaṁsa XII，6，Haimavatas（即 Himalaya）

---

① Arthaśāstra，据 R. Shamasastry 的译注本，此数句英译云："The fabrics known as kauśaya, silk-cloth and chīnapaṭṭa, fabrics, of China manufacture." 1961，Mysore，p. 83。同章七九译文见上书，83 页。

② 此诗见 Abhijnānasākuntalam 31，据 M. R. Kale 校本，原句英译云："Forward moves my body backward runs the restless heart, like the China-silk cloth of banner borne against the wind."（Bombay, 1961，p. 55）兹试译为汉诗如下："进移我体兮，退驰我不止之心。如脂那丝衣之旖施兮，迎风而飘举。"（《说文》段《注》：旖施，旗貌。《上林赋》作旎施，张揖曰：犹阿那也。）

③ Vṛṣala 义为 mean fellow，后来称为 Sūdra，印度之第四阶级，此据 Nārānan 校订本，*The Manusmṛti*，p. 434，1946，Bombay。

④ 《大战书》可参 Pratan Chandra Roy 之英译本，Calcutta。书中言及 Cīna 人者，略举如次 Vol. I p. 403，V. II p. 64，p. 115，p. 118，V. III p. 378，V. IV p. 32，p. 165，p. 182，V. V p. 24，V. VIII p. 146，V. X p. 499 重要资料，可看 *Pürvavideha* 文 pp. 101—104。

⑤ 见 S. K. Chatterji，Kirāta-jana-kṛti，*Journal of Rov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e*（Letters），vol. XVI，1953，p. 169。

地相当于西藏或尼泊尔，故其人与 Cīna 人甚接近，印度史诗中所言之 Cīna，其地正在藏缅交界之印度东部，由此可至华界。

Ramayana 史颂在胪列各国族名中，Cīna 之外，又有 apara-cīna 一名，可说是“外脂那”，似乎已认识中国版图之广，故分为内外脂那。①

印度极东部 Assam② 地方，在史诗及《古事纪》（Purāṇās），其原始住民即是 Niṣādas，Kirātas；Cīnas 通常被称为 Mlecchas 和 Asūras。他们操着一种蒙语系的印度支那语。在古 Assam 的军队里有 Cīna 人，史诗记载至为详悉。Assam 与不丹国毗邻，史诗时代称为 Prāgjyotisa，在诗人 Kālidāsa 作品中称为 Kāmarūapa（即《蛮书》中之个没卢国）。

Assam 地区，唐时有大秦婆罗门国。《蛮书》十云：

> 大秦婆罗门国界永昌北，与弥诺国江西正东。
>
> 乃西渡弥诺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又西渡大岭，至天竺北界个没卢国。③

《御览》七八九引《南夷志》云：

> 小“婆罗门国”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按《南夷志》即《蛮书》别名）。

此婆罗门国④与云南永昌接壤，又近 Kāmarūpa（今 Gauhati 地），地正在 Assam 间。这一地区，印度史诗所载，即 Cīna 人居住之所，秦即 Cīna，唐人习惯称呼中国帝京曰摩诃脂那⑤，在秦之前冠以大字，摩诃脂那义即大秦。《蛮书》称此地名大秦婆罗门，以梵语书之，犹言 Mahā CīnaBrahman，以史诗时代原属 Cīna 人所居故也。

---

① 此据 Hippolyte Fanche 之法文译本 Rāmayāna p. 285。

② Sahitya Akadenri，*History of Assamese Literature*（pp. 1—2）谓 Assam 之名起于 13 世纪，Assam 古文作 Acham = a+cham，cham 字义为 to be vanquished（征服），故 Acham 的意思是 Peerless 或 unequalled，犹言无敌，无比。参 B. K. Barua：*Early Geography of Assam*，*Nowgong*，1951。

③ 向达《蛮书校注》疑大秦婆罗门国的“秦”字为衍文。

④ 参 A. Christre《大秦婆罗门国》(*B. S. O. A. S.* vol. 20，1957，p. 160)。

⑤ 赞宁《宋高僧传》，广州制止寺极量传自注云：“印度俗呼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也。”

梵文地理文献有Ṣatpañcāśddeśavibhāga残卷，凡记五十六国，在印度边境有Cīna及Mahā Cīna两地名，据D. C. Sircar氏研究，Cīna-deśa位于喜马拉雅北部Mānasesaeśa之南东，Maha Cīna则从Kailāsa-giri（山名，在喜马拉雅山脉）Sarayu河（今Ghogra）远至Moṇga（蒙古），则指中国本部。[①] 又引AbulFazl的*Ain-i-Akbori*说，缅甸都城的Pegu〔白古〕亦称曰Cheen，以证Cīna可能包括缅甸之地。按《蛮书》记西渡弥诺江，便到大秦婆罗门国，弥诺江（R. Miro）即缅甸的Chind win。Chind win的意思是Hole of the Chins。Chins为缅甸民族的一支，系缅人专指居于缅甸与Assam间一带区域的人民。据G. H. Luce调查Chin Hill山地的语言，谓Chins与Chind win之名，始见于13世纪的蒲甘碑铭，又云Chin是缅甸字，义为fellow，companion，friend。今按Chin的音义，与汉语“亲”字完全相同，又Chin语中借字如Skin音pé，当即汉语之“皮”，足见Chin地语言，自昔即与汉语有密切关系。[②]

Chin人自称为Lai。[③] 这一地区与永昌郡为邻，汉时可能属于哀牢国范围。“哀牢部落甚繁，在在有之，皆号曰‘牢’。”[④] 故疑Lai为牢的音变。而Cheen、Chin也许是“秦”，虽Chin一名在碑铭上出现较晚，但必有其远源。又据郭义恭《广志》称剽国有白桐木，《后汉书·哀牢传》亦言永昌出桐木，永昌与缅甸接壤，所以印度文献中的Cīna，似可兼指汉时的永昌郡而言。

Cīna一字所代表的意义，向来被认为是“秦”的对音。B. Laufer辈却持异议，伯希和和他们辩驳，指出Martini的旧说，以Cīna指“秦”最为可据，又引用佛典后汉录《报恩经》译支那为秦地，及《汉书》颜师古注，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等例，以为佐证。[⑤] 1963年，我在印度Poona的Bhandarkar研究所，见印人Manomohan Ghosh君发表《支那名称稽古》一文，重新讨论这一问题，认为Cīna自当指“秦”无疑。惟始皇帝统

---

① D. C. Sircar: *Srnbies in the Geography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India*, 1960.

② G. H. Luce: “Chin Hills-Linguistic Tour” (*Journal of The Burma Research Society*, vol. XLII, 1959).

③ 姚枏G. E. Harvey《缅甸史道言》注四。

④ 松本信广《哀牢夷の所屬は就いて》引阮荐《舆地志》。

⑤ Laufer文见《通报》，1912年，719—726页。Pelliot说见《交广印度两道考》中《支那名称之起源》，列出其他异说，如Von Richtfon，以Cina为日南，Lacouperie以Cina对滇，而读滇为真，均不可从。Pelliot又有一文，冯承钧译出，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41—55页。B. Laufer后于*Sino-Iranica* p. 588 The Name China章，对波斯古文字所见China一名，及中国古代与希腊关系之事，有详细讨论。惟主张秦字汉音initial当为dž，始与伊兰语无声腭音（palatal）之č可以对音。

一只三十三年，而秦立国甚早，故梵文 Cīna 一字不会迟过公元前 625 年[①]，惜彼于中国史事，仅据马伯乐的《古代中国》一书，所知至为贫乏。

佛典 Mahāavastu 中列举世界各种文字，第十五为 Cīna，第十六为 Hūna（匈奴）。4 世纪初西晋法护译的《普曜经》（*Lalitavistara*），其中《太子答师问》有六十四种异书[②]，其第二十为秦书，第二十一为匈奴书（《大正》三，498 页）。秦书梵文即是 Cīna-lipi。7 世纪唐地婆诃罗译是经称为《方广大庄严经》，共六十五种书，其第十九为支那书，二十为护那书；支那为秦，护那则为匈奴，这是唐时人的音译。但西晋时却称之曰秦，可见 Cīna 正是秦的对音，Professor V. G. Paranjpc 在他的 Kālīdasa《诗剧选本》道言中，论及 Kālīdasa 诗中出见 Cīna 一名，乃谓"The name is probably to be derived from the word Ta Tsin（大秦）"。但我们看西晋法护所译六十四种书中，其第七为大秦书，和第二十的秦书，截然分开（唐译则第七为叶半尼书，即 Yāvanī，乃指希腊文）。可见《普曜经》的作者，对于秦（＝Cīna）与大秦，分别十分清楚。Prof. Paranjpc 之说非是。《普曜经》三国时已有蜀译本，其书东汉末已流入中国了。

《大战史诗》及《Manu 法典》的著作年代相当晚出，故 Cīna 一名之出现，自以 Kautalya 之书为最早。Kautalya 的时代，向来不能十分确定，据 Damodar Dharmanand Kosambi 说："Cīna（Chin）was the name of a kingdom centuries earlier，which controlled the land trade-route to India，and traded in silk"[③]。但彼不知此 Chin 究为何国。近年 Romila Thapar 专研究阿育王及印度孔雀王朝的历史，在他所著 The Date of the Arthaśastra 云[④]：

> that the Arthaśastra was originally written by Kautalya，the Minister of Candragupta.
>
> The original text was written at the end of the fourth century B. C.

---

① M. Chosh："Origin and Antiquity of the Sanskrit Word Cīna as the Name of China."（*Annual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vol. XLII，1961，Poona）可参陈登原《国史旧闻》v. 10 "秦与支那"。

② 关于六十四种书异名，可参山田龙城《梵語佛典の諸文獻》，10—11 页。

③ Kosambi：*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n History*，p. 202.

④ R. Thapar：*Asoka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auryas*，1961，附录一。

他又说：

The cīna of the term cīnapaṭṭ a is generally believed to refer to the Ch'in Empire（秦），which came into existence later than the Mauryan empire.

按司马错灭蜀，在秦惠王时（公元前316）。是时蜀已归秦，故蜀产之布，自可被目为秦布，故得以Cīna-paṭṭa称之。至张骞使西域时，秦王朝已为汉所代替，故秦布一名，不复存在。《国事论》撰成于公元前4世纪，是时周室已东迁，秦襄公尽取周岐之地，至秦穆公称霸西戎，在西北边裔民族的心目中只有秦，故以秦为中国的代称。以此推知中印之交往，早在《国事论》成书之前。

Cīna一名，唐以后东南亚印度化的国家，亦习惯用来称呼中国。见于碑刻者，像10世纪Khmer碑言及“Cīna之境，与柬埔寨相接”[①]，此处之Cīna，乃指南诏。又锡兰10至11世纪在Anurādhapura之Abhayagiri庙中发见碑铭[②]有云“Jīna-rajas（脂那大王）及Prādatsa jina-dūtasya navam”（以船献与脂那使者）等语，是时之脂那，应指宋主。苏门答腊有地名Kota Cīna，去棉兰不远，说者谓即义净书中之Bokkasin（Mohosin），其地出宋元瓷片甚多。华人曾居于此，故有Cina-Kota之号，犹今之称China Town。

三、氐罽、蜀细布与哀牢桐花布

《国事论》所记又有Cīna所出之皮。《大战书》中言及赠以鹿皮千，购自Cīna（vol. IV，p. 183）。

按古梁州产织皮，见于《禹贡》，说者谓即罽之属。四川的氐罽，亦很有名，屡见于记载。《说文》：“纰，氐人罽也。”《纂文》：“纰，氐罽也。”《周书·王会》伊尹四方献令：“正西……以丹青白旄纰罽为献。”梁州的织皮，氐罽之纰，自在其列。《后汉书·西南夷传》，记汶山郡冉駹夷云：“其人能作

① 原见G. Coedés：*L'inscription de Baksei Chamkron*（*J. A.* 1909），兹据Jean Rispand：*Contribution* ā *la Geographie Historique de la Haute Birmanie*文中引用。（*Essays Offered to G. H. Luce*，vol. I.）

② 见S. Paranavitana：*Ceylon and Snī Vijaya*（*Essays Offered to G. H. Luce*，vol. I，p. 205）。

旄毡、斑罽、青顿、毞毲、羊羧（《华阳国志》作羖）之属。”毞字即纰，羌人及藏族使用的毡皮之属，即是此类。在《说文》书中，纰、罽与絣三字列为一组，都是氐人的出产。

《说文》：“絣，氐人殊缕布也。”

《华阳国志》：“武都郡有氐傁殊缕布者，盖殊其色而相间织之。”

《魏略·西戎传》：“氐人……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三国志·魏志》注引）

这种用不同颜色相间织成的丝布，其名曰絣。所谓缕者，缫丝将四五根丝绾在一起，合为一缕曰糸，二糸再合成一缕曰丝（《说文系传》系字）。氐人殊缕布之絣，有他们的特殊织造方法，且加以炼染，配上颜色，故很出名。氐居武都郡，在蜀的北部，氐人的絣当然亦是蜀布的一种。

张骞在大夏所见的蜀布，据颜师古注，引服虔云：“布，细布也。”蜀地的细布，汉人所记，又有𦅾、繐、緆等名目。

《说文》：“𦅾，蜀细布也。从糸彗声。”《一切经音义》八引《说文》：“𦅾，蜀白细布也。”多一白字。

《御览》八二〇引《说文》：“繐，蜀布也。”

《说文》：“緆，细布也。”字又作𪎭，从麻。《淮南子·齐俗训》：“弱緆罗纨。”高诱注：“弱緆，细布。”

緆是细布的通名，而𦅾则是蜀细布的专名。张骞所见的蜀布，如是细布，当即是𦅾。汉时人又称蜀布为黄润。

司马相如《凡将》篇：“黄润纤美宜制禅。”

扬雄《蜀都赋》：“尔乃其人，自造奇锦，紌繏緷缜，缕缘庐中。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其布则细都弱折，绵茧成衽。……筒中黄润，一端数重。”（《古文苑》章樵注：蜀锦名件不一，此其尤奇者。）

左思《蜀都赋》：“黄润比筒。”《文选》刘逵注：“黄润谓筒中细布也。”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黄润细粉，皆纳贡之物。”

又《蜀志》：“蜀郡安汉，上下朱色，出好麻黄润细布。有姜筒盛。”

所谓细布，是指十升以上的细薄布。凡八十缕叫做一升，升亦曰緵或稯。汉代最细密的布可达三十升，即 30×80＝2 400 缕。这种细布，可用以制弁冕。长沙出土的楚国麻布，经专家鉴定为平纹组织，每平方厘米经线二十八缕，纬线二十四缕，细度超过十五升。汉蜀地的细布，究有若干升，

尚待研究。据扬雄赋，西汉蜀地纺织业的发达，蜀锦名件的繁多，尤为特色。[1]

汉代哀牢地方亦出细布。《后汉书·哀牢传》云：

> 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污。

《御览》卷七八六哀牢下引乐资《九州记》（高似孙《史略》：资，晋著作郎，有《春秋后传》）：

> 哀牢人皆儋耳穿鼻，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彩文绣。有兰干细布。（原注：獠言纻也。）织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地出……水精、琉璃、轲虫、蚌珠……

文与范蔚宗书相同。《御览》卷八二〇布下引华峤《后汉书》云：

> 哀牢夷知染彩细布，织成文章，如绞绢。有梧木华，绩以为布。……

与《九州记》相同。[2] 桐华布亦作橦华布。《文选》左思《蜀都赋》云：

> 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

刘逵注云："橦华者树名橦，其花柔毳，可绩为布，出永昌郡。"郭义恭《广志》、常璩《华阳国志》称述尤多，见于《御览》征引者。

---

① 楚麻布见《长沙发掘报告》。蜀布遗物唐代文书像吐鲁番所出，有记着来自四川的丝织品，如"益州半臂"、"梓州小练"等名目，见日本《正仓院宝物》，染织下图版三三、三四。

② 参藤田丰八《古代华人关于棉花布之知识》（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450页）。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四《木棉考》，已极详尽。一般认为波斯湾植棉历史最早，东传入亚洲。或谓梧桐即 Kutun 的音译。梧桐木、橦木意指棉株。

《广志》："黑僰濮，在永昌西南山居。……妇人以幅巾为裙，或以贯头。……其境出白蹄牛、犀、象、武魄、金、钢（一作桐）华布。"（《御览》卷七九一引）

又："木棉濮，土有木棉树，多叶。又房甚繁，房中绳如蚕所作，其大如捲。"（《御览》卷七九一引）

又："梧桐有白者，剽国有白桐木。其叶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绩织以为布。"（《御览》卷九五六桐下引）

又："木绵树，赤华，为房甚繁。……出交州永昌。"（《御览》卷九六〇引）

《华阳国志》："益州有梧桐木，其华彩如丝，人绩以为布，名曰华布。"（《御览》卷九五六桐下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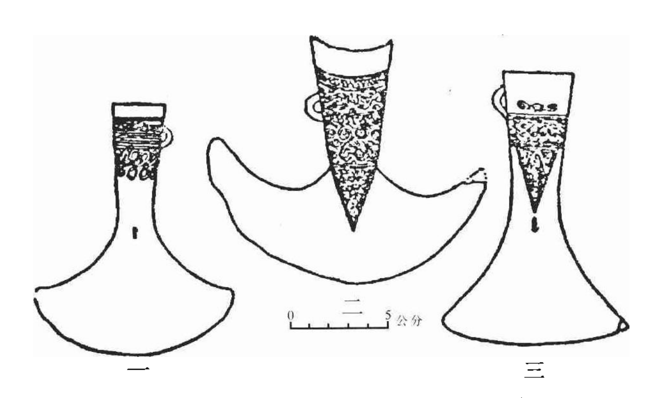
又："永昌郡博南县，出橦花布。"

刘逵之说同于郭义恭，谓橦（桐）华出于永昌郡，而《广志》所记则永昌附近诸濮及剽国皆产之，即哀牢的地区。哀牢人能养蚕，而且晓得炼染，其出名兰干细布，乃指古代僚族语的纻，乐资、常璩都有此说。以苧麻（Boehmeria nivea）织成的东西名曰纻，纤维长而细，韧性甚强，极适宜用作衣着原料。哀牢的桐布，特出的地方是"幅广五尺"。《说文》："幅，布帛广也。"敦煌出土汉代任城亢父所制的残缣，上面写着"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汉书·食货志》上："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郑玄注《礼记》说："令官布幅广二尺二寸。"这是汉代布帛的通例。① 而哀牢的桐布，幅广五尺，阔度倍之，其织造技术，良有足称。我们看云南晋宁山出土铜钺和铜戈的纹饰一类复杂的图案，很像织锦一般（见图一）。汉初以来，滇地的织造工艺已有相当的造诣。

哀牢的织造物，有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等，桐华布只是其中的一种。晋乐资谓其俗桐华布先以覆亡人。藤田丰八曾取东晋之《佛说泥洹经》及《河水注》引支僧载《外国事》，佛涅槃后，以新白緤（《泥洹经》作新劫波 = 吉贝）裹佛缠身一事以说之。② 谓为佛在世时的印度风俗。若然，则哀牢在汉

① 孙毓棠《战国秦汉时代纺织技术的进步》（《历史研究》1963，3）。

② 参松本信广《木綿の古名について》（《东亚民族文化论考》，659 页）。《史记·货殖传》有榻布一名，注引《汉书音义》云："白叠也。"此为最早之记载。高昌称细棉曰白叠子（《梁书》五十四）。清曹籀有《释罽》一文，载《石屋文字》籀书续一。近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文书有"叠布袋"的记录。参沙比提《从考古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10）。



图一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钺和铜戈

时已受到印度文化的濡染了。又帛叠一名，应是Patta的音译。根据方国瑜的看法，蜀布即《后汉书·哀牢传》之帛叠，问题在何以会称之为蜀布，他说：这是由于汉初蜀贾们从哀牢区购出，然后贩运往各地，人只知为蜀贾所卖，故称之为蜀布。① 其实四川自昔即以产布出名，西汉时书《盐铁论·本议》云"非独齐陶之缣，蜀汉之布也"。自秦惠王并巴中，巴氏纳赋，岁户出幏市八丈二尺。汉兴，仍依秦时故事（《后汉书·南蛮传》）。《说文》："幏，南蛮夷布也。"《隶释》冯绲碑："南征五溪蛮夷……收逋賨布卅万匹。"这是征收夷布的一项重要记录。巴地的幏布、賨布、氐人之纰，蜀细布之缯，都是汉代四川的出产，安知当日不会流到国外？所谓蜀布乃是极广泛的名词，后来绵州巴歌亦有"织得绢，二丈五"之句。不必一定是哀牢的白叠。四川麻织业在汉代已极驰名，云南的纺织技术向来是要向蜀人学习的，《蛮书》七："自太和三年寇西川，掳掠巧儿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织绫罗也。"这是南诏吸收蜀工经验的一例。滇地许多东西来自四川，近年云南发掘汉代铁器，上面镌有蜀郡、蜀郡成都等标记，正是从四川输入的物品。所以汉代的蜀布，自然亦可指蜀郡的细布。

哀牢出产又有铜、铁、锡、铅、金银、光珠、琥珀、水精、琉璃等物。Schayler Van R. Cammanu 氏论及合金白铜之出自永昌一事，认为乃汉代中、印交通的物证。惟氏以为蜀布邛杖乃是贱物，何劳远贩，疑张骞所言不是事

① 尤中《汉晋时期的西南夷》文中引方氏说（《历史研究》1957，12，25页）。
又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西南边疆》，12）。

实。[①] 然观 Cīnapaṭṭa 在印度之被珍视，而"秦布"且成为一美名，则蜀布及永昌细布之远至印度，自不成问题。无论蜀布之意义，是指蜀地之细布，抑为永昌之细布，但必经过蜀贩之手。《魏略》言："盘越国，蜀人贾似至焉。"《史记·大宛传》云："蜀贾奸出。"《梁书》中天竺国："汉世张骞使大夏，见邛竹杖、蜀布，国人云：市之身毒。"（《诸夷传》）是蜀之商贾，足迹远至缅甸，遂及中亚；印度东部为必经之地，事至明显。

常璩《南中志》记汉武时通博南山，渡兰仓水、濽溪，取哀牢夷地，置嶲唐、不韦二县。行人作歌云："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仓，为他人。"班固《东都赋》云："遂绥哀牢，开永昌。"李善注引《东观汉记》云："以益州徼外哀牢率众慕化，地旷远置永昌郡也。"《后汉书·哀牢传》："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又同书《郡国志》永昌郡嶲唐县下引《古今注》云："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嶲唐。"《郡国志》永昌郡八城为不韦、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哀牢、博南。有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一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八城人口近二百万。《华阳国志》称永昌郡内有僄越之民。产于永昌之梧木，《广志》谓出于剽国，常璩且目身毒即永昌。盖云南与缅甸及阿萨姆一带，地相毗接，民复杂居，汉晋以来，载事之书，遂亦混淆，可以互指。汉时永昌太守几乎都是巴蜀人士。（《华阳国志》所记太守，蜀郡郑纯，其后有蜀郡张化、常员，巴郡沈稚、黎彪。蜀章武时太守为蜀郡王伉。）第一部西南夷史籍《哀牢传》，作者杨终，是蜀郡成都人。（终字子山，永元十二年拜郎中。《论衡·佚文》篇："杨子山为郡上计吏，见三府为《哀牢传》不能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尝删《太史公书》。）作《华阳国志》的常璩，亦是蜀郡人。汉代云南的统治阶层多为蜀人，故蜀人对于云南的智识，特为丰富，域外地理，可能出于蜀贾报道。蜀郡汉时治成都，成都人口和首都长安相等。据《食货志》，成都在西汉末年，为全国五大商业都市之一，王莽以为西市，贸易之盛，当然与域外有密切的交通关系，可想而知。

四、杂论中、印、缅古代交通

以物产论，中、印古代交通，尚有可得而言者。印度一向被误认为米的

---

① S. Van R. Cammanu: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Chinese Contacts with India during the Han Dynasty*, Sinologica (Switzerland), vol. 5, no. 1, 1956.

原产地，然后传入中国，许多植物史家，多如是说。可是一般认为梵语稻字 vrīhi 最初出现于《阿闼婆吠陀》(Athavaveda)，时代甚晚。据近年考古发掘智识，华北在仰韶期已种稻。印度最早种稻的考古学资料，只相当于中国史前晚期的吴兴钱山漾与杭州水田畈[①]，故中国稻米的种植，实早于印度。近岁云南剑川海门口战国初期遗址，据说有四处发现谷物带芒的稻、麦、稗穗及小粟壳，可见洱海附近的居民，很早就从事种植了。又梵文小米一名是 Cīnaka 或 Cīnna，孟加拉语小米的异名是 Bhutta，反映着传自不丹国。印度小米的命名，或谓即表示由脂那传入。梵语桃称“至那你” = Cīnani（义为脂那持来）。梨称“至那罗阇弗呾逻”，Cīna-rājaputa（义为脂那王子）。虽然近年的研究，知道桃和梨原为印度的土产，但玄奘《西域记》中卷四至那仆底国（玄奘自注此名唐言汉封）所载，唐时有此二物译名，系由汉土移植之传说。所谓“至那”即是 Cīna（参看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記の研究》，300 页）。

A. H. Dani 氏在 *Prehistory and Protohistory of Eastern India* 书中，指出有肩石锛及尖柄磨制石斧，在印度东部分布的情况，前者似由华南沿海以达阿萨姆、孟加拉，后者乃由四川云南经缅甸以至阿萨姆等地。这说明在史前时代，中国与东部印度地区已有密切的交往。

以海道论，巴利文《那先比丘经》(Milindapañha) 记弥邻陀王（希腊名 Menandros，公元前 125—前 95）和龙军（Nāgasana）和尚问答，龙军曾举一个例说到运货船远至支那等地[②]，这是公元前 1 世纪的事情。1963 年我到过南印度 Mysore，得悉该地曾出土中国古钱，地点在 Cand ravallii 地方，据印人考古报告，最古汉钱为公元前 138 年即西汉时代，这可与《汉书·地理志》

① N. I. Vavilor: *Phytogeographic Basis of Plant Breeding in Bot*, Chron. vol. 15, p. 29: "Even though tropical India may stand second to China in the number of species, its rice, which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但近年所得考古资料，已否定此说，详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47 页。按印度《梨俱吠陀》中 anna 指熟米 (cooked rice)，见 R. L. Turner 之 *Indo-Aryan Languages*, p. 395。则“米”非始见于《阿闼婆吠陀》，仍须详考。

② 此巴利文资料据季羡林书 167 页。参 P. Demiéville: *Les Versions Chinoises du Milindapañha*, Befeo, XXIV, Hanoi, 1924。

王莽于元始间与黄支国海上交通之记录，互相印证。[①]

东汉时掸国王雍由调受安帝封，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见《后汉书·西南夷传》）。按云南晋宁石寨山发见滇王印章，则掸国之有印，谅无疑问。掸族至1229年，建阿洪（Ahom）王国于东印度之阿萨姆（Assam），势力及于顿逊（Tenasserin）。1294年袭Arakan北部，广及全缅，代蒲甘国为王，统治阿瓦（Ava）凡二百年。但当东汉时，已受汉封。

至于缅甸与Assam之关系，后来史事，值得叙述者，如上述之阿洪掸邦国境，沿雅鲁藏布江而伸展，缅王孟陨（Bodawpaya）于1816年间，缅军两度进入阿萨姆境，故八莫附近，有五百Assam侨民。而Assam境内之Lakhimpur及Sihsagar两县，至今尚有缅甸村落。[②]

《后汉书·哀牢夷传》记永元六年（公元94）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官本作慕）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夏光南《中缅印交通史》云："上缅甸太公城发现古碑铭，年代为公元46年，并有梵文，志太公为诃斯帝那补罗（Hastinapura 即 Delhi）移民所建。故方国瑜氏以为敦忍乙系太公城（Tagaung）附近旧蒲甘王国之王名"。[③] 按敦忍乙一名他处无征，莫由比对。据G. E. Harvey《缅甸史》第一章注七四谓1894年Führer考证，称其曾在太公发现一石版，上镌年月为公元416年，并有梵文碑铭。又谓此碑未曾公开发表，是不甚可信，且系公元416年，夏氏误为公元46年，应正。

缅文碑铭，最古者可上溯至1053年，为阿奴律陀（Anawratha）征克直通之后一年（见1913年《碑铭汇辑》）。字体为得楞文（Telingana）之一种。[④] G. H. Luce谓骠国碑铭有三：存于蒲甘者，一为自Halingyi移至Shwebo县之残片，为7世纪蒲甘国以前物。一为Myazedi宝塔石柱碑铭，建于公元1113年（当北宋政和三年。1115年蒲甘曾入贡南韶，见《南诏野史》），

---

① 参 *Mysore Archaeological Report*，1910，p. 44。又"A Chinese coin from Sirpur"见 J.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1956，vol. XVIII，p. 66。Nilakanta Sastri在他的 *A History of South India*："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India by sea as early as the second Century B. C. is attested to by the record of Chinese embassy to Kānchi（黄支）and the discovery of a Chinese coin of about the same date from Chandravalli in Mysore."（1958，p. 27）可参藤田丰八《前汉时代西南海上交通记录》。

② 见Harvey《缅甸史》第七章注二一八引E. A. Gait之 *A History of Assam*。

③ 夏光南书，23页。

④ 见Harvey《缅甸史》，姚译本，14、36页。

为开辛他（Kyanzitha）王晚岁所立。[①] 一在蒲甘博物院内，碑具两面，一为骠文，一为汉文，年代约为 1287 年至 1298 年之间。时元蒙古相答吾儿（Asän-tämür）已占领蒲甘矣。[②] Luce 氏近著 *Old Burma-Early Pagán* 三巨册，现已问世，关于蒲甘兴起历史，论述至为详尽。谓 7 世纪 Srī Keṣetra, Pyu Script，乃取自西印度之北 Canarese 文（见 96 页）。其所引汉籍，止溯至《岭外代答》及《诸蕃志》，间涉及《蛮书》，未能远稽《华阳国志》等资料。

宋赵汝适《诸蕃志》蒲甘国条，称其“国有诸葛武侯庙。皇朝景德元年来贡”。作者于 1963 年游蒲甘国（Pagan），未闻其地有武侯祠。在 Nyaug-u 地方，曾瞻仰 Kyanzitha 王（1084—1112）所建之 Nathtaung 庙，庙为砖砌成，壁间绘有蒙古贵族及武士，盖元兵于 1287 年曾据此城。又凭吊蒲甘末帝 Narathihapate（1254—1287）于 1284 年落成费时六载所建之 Mingalazcdi 塔。（帝于至元二十二年〔公元 1285 〕诣云南纳款乞降。）又在缅北孟德勒见华人所建之观音寺，有道光二十三年（公元 1843）匾额，题曰：“汉朝商贾熏沐敬献。”复有咸丰四年（公元 1854）甲寅“华藏庄严”匾，据庙祝云，有老尼自滇腾冲来此始建庙宇。此处有云南同乡会，华人为数不少。印滇缅交界地方，人民杂居，由来已久，我人可想象东汉时永昌郡内僄越、身毒群居之情形。或谓常璩所言之身毒，即指阿拉干民族（Arakanese），尚乏明证。[③]

或疑蜀布传至大夏，道途辽远，恐无可能。然以近年考古所得资料而论，如长沙木椁墓出土刺绣二件，黏在外棺内壁东端及南壁板上，作连环状的龙凤图案（图二），与苏联西伯利亚乌拉尔河流域公元前 5 世纪的巴泽雷克五号墓所出刺绣，作风相同（图三）。[④] 云南石寨山发见之银带钩，镶嵌绿松石珠饰，为西汉遗物，纹饰作翼虎握树，与内蒙古之汉带钩相同。说者举出汉将军郭昌，曾驻朔方，后至昆明，作为佐证。[⑤] 凤凰连蜷的图案，在楚墓的漆奁，时常见到，长沙出土的绣缎，原产地可能出自楚国，但在春秋时代却已

---

① 摩耶齐提柱铭已译成汉文，见姚枬译《缅甸史》，47 页。
骠文碑详 A. H. Dani：*Indian Palaeolography*, pp. 241—250。

② Chen Yi-sein：*The Chinese Inscription at Pagan*（Bbhc vol. I, ii, 1960, p. 153）.

③ 夏光南说，《中印缅交通史》，2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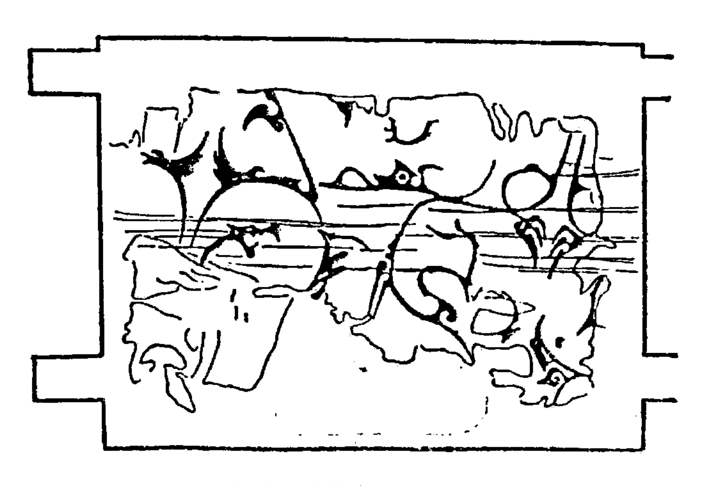
④ 高至喜《长沙烈士公园三号木椁墓清理简报》，又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 年第二期）。

⑤ 参 E. C. Bunker：“The Tien Culture and Some Aspects of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Dongson Culture”，图一七，*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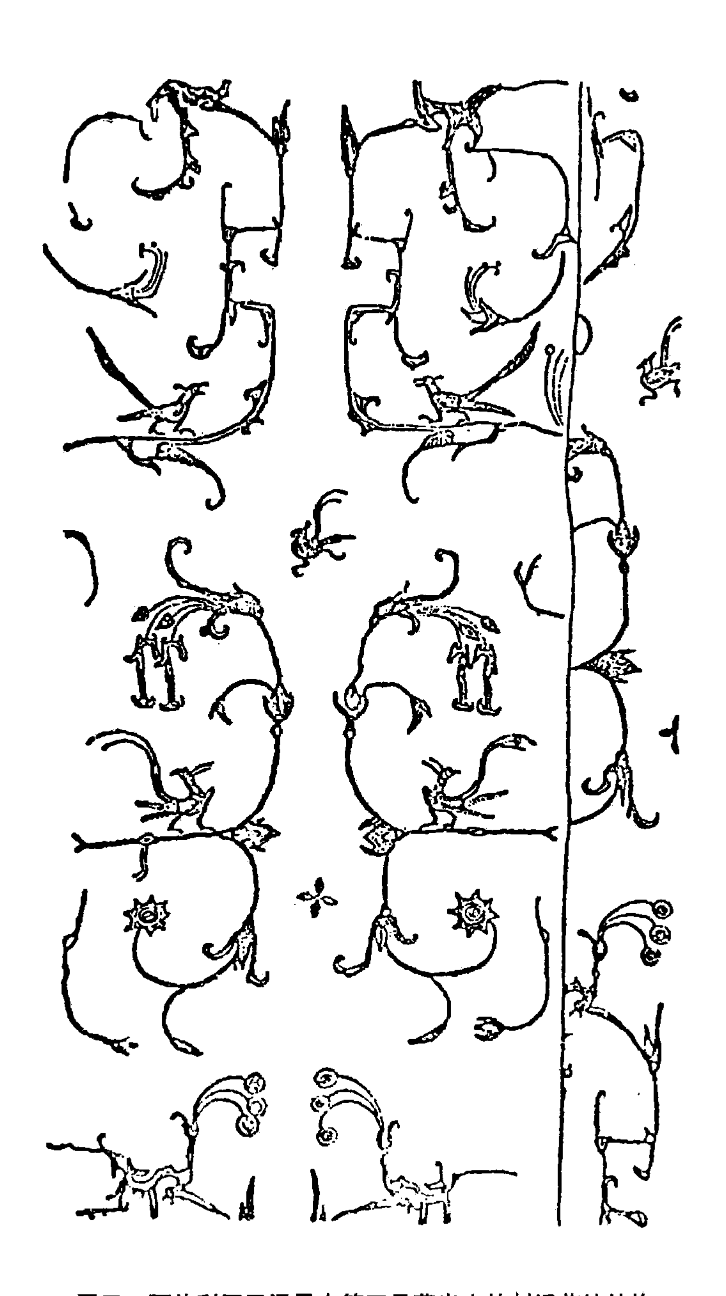
输入阿尔泰族区域，在古代属于北狄的地带；而内蒙古式样的带钩，在西汉时，远道输入滇池。可以看出南北与域外交通的情形，以此例彼，蜀布的输入大夏，自然不成问题了。



图二 A　长沙：木椁墓外棺东向挡板上刺绣摹本



图二 B　长沙：外棺南向壁板上刺绣摹本



图三　西伯利亚巴泽雷克第五号墓出土的刺绣花纹结构

补记

沙畹于《魏略西戎传笺注》（通报，1905 年）“盘越国下与益部相近”句下云：“益部疑为益郡之讹。”（冯译本 97 页）按《续汉郡国志》，永昌郡为属益州刺史部十二郡国之一，原文作“益部”无误。

岑仲勉于《上古中印交通考》“盘越”条，主丁谦、张星烺说，而以盘越为 Pun（dra）vard（dhana）=《西域记》之“奔那伐弹那”之略译（《西周社会制度问题》附录二，174 页），但从对音立说，又未征引《华阳国志》细加比勘，说不可从。兹仍依沙畹说，定此盘越国应在今之阿萨姆（Assam）与缅甸之间。

日本杉本直治郎著《魏略に見えんる盤越國》（《东方学》二九），又以盘越国为“越の盤の國”，谓盘即 Brahma 之音译 = 梵 = 婆罗门，犹言 Brahmadesá，盘之国，犹言梵土，即指身毒之地，以其地久已梵化。然割裂“越”字，于对音未甚吻合。

杉本氏又著《西南异方志与南中八郡志》一文（《东洋学报》四七，三，1964），盖已先我著论，彼对《南中八郡志》成书年代，据《御览》八一三引银窟条，有“刘禅亡破以来”之语，定其书为晋始初之作，盖本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之说，仍未稽及张氏《古方志考》。余则据刘逵年代，定其成书当在梁王肜、赵王伦以前。知《南中志》为晋初史书，彼此意见均合。故骠国之名，在晋初实已出现，可无疑问。按《唐会要》一〇〇骠国条云“魏晋间有著《西南异方志》及《南中八郡志》者云：‘永昌，古哀牢国也。传闻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骠国。君臣父子长幼有序，然无见史传者。’今闻南诏异牟归附，心慕之，乃因南诏重译，遣子朝贡”云云（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七骠国文同）。则王溥早已确定《南中八郡志》为魏晋间书，左思《三都赋》序所称：“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此即太冲所引用方志之一种也。伯希和谓《御览》卷一七七引魏晋人《西南异方志》及《南中八郡志》，实则出于《唐会要》。杉村指出所谓“《太平御览》卷一七七”应是“《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七”之误，其说是也。

近日王叔武辑著《云南古佚书钞》已刊行（1978，昆明），其第二种即为《南中八郡志》，考定《南中志》与《南中八郡志》确为一书。称作者魏完，不知完亦作宏，又不能证明其成书应在晋初。惟采辑颇备，足供参考。

蒲甘国史事零拾

——Gordon H. Luce's *Old Burma*
—*Early Pagán* 书后

缅甸唐代为骠国（Pyu），建都于室利悉坦罗（Sri Ksetra），居 Irrawaddy 河流域。宋初，复建国于蒲甘（Pagán），其地与大理毗邻，有蒲甘国之号。宋时屡缘大理以入贡，《宋史》特为蒲甘立传（卷四八九），但仅记徽宗崇宁五年致贡一事，诏礼秩视大食、交阯，如是而已。

余于 1963 年，自锡兰漫游缅甸，尝踯躅于蒲甘之故墟，其地林木伐尽，为建庙之用。虽烈日丽天，酷热中人，而丛塔数十所，僧皆黄衣[1]，令人发怀古之幽思，徘徊而不忍去。既返，发箧寻绎旧籍，颇有弋获。

近世宇内治缅甸史者，以 Gordon H. Luce 教授最为巨擘。彼既译缅甸史籍《琉璃宫史》（*The Glass Palace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Burma*，London，1923）及樊绰《蛮书》为英文，且撰有巨著《古缅甸——早期蒲甘》（*Old Burma—Early Pagan*）三大册，于 1969 年由纽约大学为《亚洲美术研究》（Artibus Asiae）出版。上册分 History，Iconography，Architecture 三部分，共 422 页；中册为图版目录说明，及书目索引，与缅甸古历，共 337 页；下册为图版，共有 455 页。是书利用诸庙残铭，重建新史，发扬幽潜，足叹观止。惟其征证汉籍，除偶及《蛮书》而外，只援引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而已。（如 8 页 First mention 引《诸蕃志》景德元年

① 见《岭外代答》。

（公元1004）入贡，27页 Ta-li Kingdom 引《蛮书》卷六神农河栅。52页引《蛮书》说 Man 为王。58页 Embassy to Kai-Feng（1106）提出蒲甘入贡于宋之原因。95页 Sung References to Pū-Kan 但转录《岭外代答》及《诸蕃志》两段关于蒲甘国之译文。）Luce 教授不谙汉语，余于古 Mon、Pyu 文字又非夙习，难尽沟通之效。惟汉籍资料，尚有点滴可为涓埃之助者，请略陈之。

近人治缅甸史事可称述者，有李根源、方国瑜二氏。李氏著《永昌府文征》，民国三十年六月印行于昆明。其记载部分卷一为三代至宋：辑录有关蒲甘之史科，有龚鼎臣《东原录》蒲甘进表、《南诏野史》中缅贡大理国二则、《岭外代答》之蒲甘国、赵汝适《诸蕃志》之蒲甘传、《宋史·蒲甘传》、《宋会要辑稿》蒲甘入贡、周致中《异域志》等条。方氏著《宋史蒲甘传补》，载《文史杂志》第二卷第十一、十二期（南洋专号）。正文外附注二十三条，民国三十二年重庆出版，资料大致袭取李书。（此文作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在李书之后，又引龚鼎臣《东原录》，可以知之。）实际只增《玉海》一则而已。李、方二氏有一重要共同错误，即误引《东原录》。按《东原录》作者龚鼎臣[①]，景祐元年进士。没于元祐，生年不可能下及绍兴之世。余检《东原录》各本，若宝颜堂秘笈本、函海本、艺海珠尘本、十万卷楼丛书本、涵芬楼印本（有夏敬观跋），皆无此条。而绍兴丙辰大理蒲甘入贡一事，实见于《可书》十万卷楼本。《可书》与《东原录》同在第十九册，知李氏迻录时，误记其书名。方氏又未覆检，故沿其讹。《可书》者，据叶寘《爱日斋丛钞》[②]引司马光与文彦博论僧换道流事，称为张知甫《可书》，其作者即张知甫。陆心源重刊《可书》序称，此从穴砚斋抄本传录，较《大典》多六十余条，犹是宋时原本。按《可书》蒲甘入贡条原文甚长，李氏、方氏只摘前段，又有抄失。于贡品悉略去。兹具录于下，全文云：

> 绍兴丙辰夏，大理国遣使杨贤明彦贲，赐色绣礼衣、金装剑，亲侍内官副使王兴诚。蒲甘国遣使俄托莱摩诃菩，进表两匣，及寄信藤织两个，并系大理国王封号。金银书《金刚经》三卷，金书《大威德经》三卷，金装犀皮头牟一副、犀皮甲一副，细白毡一十六番，金银装安边剑一张，内有小刀一张，素装剑五张，象牙五株，犀角二株，青白毡一百

① 《宋史》有传（卷三四七）。

② 此书作者，本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说。

二十番，麝香二百九十八脐，牛黄七十八毬，象一头，马五百匹及鞍。安南差武翼郎充特进使范镇，著作郎充特进副使周公明，送到章表一匣，金厮罗三面，银厮罗二十面，象牙五十株，犀角五十株，笺香五十斤。

李书所引夺去大理国遣使"杨贤明"以下十七字，漏去正使杨贤明名。按《可书》又有《守山阁丛书》本，惟无此条，盖为不全本。

绍兴丙辰即六年也。《玉海》卷百五十三，蕃夷奉朝贡者四十二国，列太祖以下各朝入贡蕃名，神宗朝有大理，徽宗朝有蒲甘，中兴以来有大理、蒲甘。又云：

绍兴六年九月癸巳，翰林学士朱震言：大理国本唐南诏，艺祖鉴唐之祸，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上策。今南市战马，通道远夷，其王和誉，遣清平官入献方物，陛下诏还其直，却驯象，赐敕书，即桂林遣之，亦艺祖之意也。

证之《宋会要》卷一九九蕃夷云：

（绍兴）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大理、蒲甘国表贡方物。是日，诏大理、蒲甘国所进方物，除更不收受外，余令广西经略司差人押赴行在。其回赐令本路转运提刑司，于应管钱内取拨付本司。依日来体例计价，优与回赐，内章表等，先次入递投进，令学士院降敕书回答。

盖当时诏还其直，却驯象而赐敕书，其经过如此。《会要》又记：

政和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理国遣使李紫琮、杨苛祥，坦绰李百祥，来贡方物。（蕃夷七之四四）

又《会要辑稿》第八册云：

政和七年，大理国进奉使天驷爽彦贲李子琮、副使坦绰李伯祥，见于紫宸殿。

是徽宗时，大理正副使均蒙召见。大理与宋交往颇密，时大理国为段氏时代，蒲甘屡入贡于大理，不啻为大理国之附庸。故绍兴六年，蒲甘与大理共入贡于宋；贡物“并系大理国王封号”，其故可知。大理正使曰杨贤明彦贲，按彦贲乃官衔。政和七年使彦贲李子琮，大理石刻墓幢均见此号。明政（段素顺）三年（宋开宝四年）之三十七部盟碑文下方小字，有“彦贲〔段〕宇览，杨连永，杨求（永）彦”①。元亨十一年，“大理国措□揄郡彦贲赵兴明为亡母造尊胜幢”②，均著“彦贲”一官衔（元杜昌海幢亦叙其八世祖杜青为大理国彦贲），此“彦贲”官号之可考者也。

《宋史·艺文志》有檀林《甄治舍遗》一卷，又《大理国行程》一卷，宋《秘书省续四库书目》地理类著录檀林《大理国行程》一卷，下有《蒲甘国行程略》一卷，阙。宋神宗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徽宗更《崇文总目》之号为《秘书总目》，广求书籍。《玉海》云：“绍兴初改定《崇文总目》，有续编四库阙书。”《直斋书录解题》：“《秘书省四库书目》一卷，亦绍兴改定。其阙者注‘阙’字于逐书之下。”今观是目于《蒲甘国行程》下注云阙，则绍兴时已无此书，惟《大理国行程》则有之。崇宁间蒲甘尝入贡，则此《蒲甘国行程》当是徽宗时秘书省所收之书。

徽宗崇宁共五年，继之为大观四年，政和八年，此时蒲甘王朝先为Kyanzitha（1084—1113，即宋之元丰七年至政和三年），继为Cañsu第一（1113—1155或1160，政和三年至绍兴二十五年或三十年）；大理王朝则先为后理国第一皇帝段正淳（1096—1108，即绍圣三年至大观二年），继为第二代段和誉（又名正严）。崇宁五年（公元1106），蒲甘入贡者当为Kyanzitha王，而大理则尚为段正淳时代。Luce书中解说蒲甘于1106年入贡开封之原因云：

What was the “Object” of the embassy? —Perhaps Nan-Chao, jealous of Aniruddha's success in Upper Burma, was planning a counter raid on the plains of Burma after his death—to sack the Burmese Capital as it had sacked the Pyu in 832 A. D.; and so Kyanzitha to win allies in its rear, sent this embassy (probably by sea) to Káifêng in 1106. The Sung however, under their Artist-emperor Hui Tsung, must have been too

① 拓本见李家瑞《大理国与三十七部会盟碑》，载《考古》1962年六期。

② 拓本见《考古》1963年第六期孙太初文。元亨为大理段智兴第四个年号，元亨十一年相当南宋庆元元年（公元1195）。

busy with their northern invaders to give any help in the south.

所谓832年之役，即《蛮书》卷十所记："蛮贼太和六年（832唐文宗时），劫掠骠国，虏其众三千余人，隶记柘东，令之自给。"Luce因见在Taungbyors之塔Hlédauk碑铭——碑去孟德勒（Mandalay）之北六里——称其时有Taruk（指Chinese）之兵入侵："... in the battle, the son of the Taruk General was killed."Hlédauk之年代为1111，Luce以为入贡开封在1106，故牵连为说。① 按1111为宋徽宗政和元年，于大理国为段正严嗣位之三年（即文治二年），时高泰明为相。据王崧《大理世家》，高氏第四代泰明（升泰子），于崇宁政和中，立段氏正淳，自为相，讨平三十七蛮部，使四子明清镇守。② 时政出高氏，征讨诸夷，侵及蒲甘，自有可能，而Luce氏谓求援于宋，则鞭长其何能及？据杨慎《南诏野史》1103年（崇宁二年），"缅人波斯昆仑三国进白象及香物"（《段正淳传》）。波斯即下缅甸之勃生，昆仑应在今那悉林Tenass-erim。③ 按《蛮书》卷十，昆仑国正北去蛮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乃与大理为毗邻之国。又1115年（政和五年），缅人进金花犀象（《段正严传》）。如上所述，则在1111年前后，蒲甘屡入贡于大理，仍时求好于大理也。《南诏野史》上记南泰升之《大中国》云："宋哲宗绍圣三年，泰升在位二年。寝疾，遗命必返政于段氏。及卒，其子高泰明遵其遗言，求段氏正明之弟正淳立之。段氏复兴，号曰后理国。高氏世为相，政令皆出其门，国人称为高国主。波斯、昆仑诸国来贡大理者，皆先谒相国焉。"可见其时高氏当权，蒲甘入贡亦必通过"高国主"焉。④ 高氏事迹，大理有碑数种，为重要史料，详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366页）、《高氏世系表》，今不具论。

当日大理入贡，乃取陆道，先是熙宁九年（公元1076），遣使贡金装碧玕山、毡罽、刀剑、犀皮甲、鞍辔。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宋史》卷四八八《大理传》）。至政和三年，又有重议入贡于宋之计划。当时入贡之情形，《宋史·大理传》记之甚详，摘录如下：

政和五年（1115乙未），广州观察使黄璘奏："南诏大理国慕义怀徕，

① Luce书，58页，注六三。

② 据《大理文化史》，367页。

③ 方国瑜《宋史蒲甘传补》附注一九，并参向达《蛮书校注》，241页。

④ 参《金石萃编》一六〇《护法明公德运碑赞》王昶考证。

愿为臣妾，欲听其入贡。”诏璘设局于宾州，凡有奏请，皆俟进止。

六年（1116丙申），遣进奉使天驷爽彦贲李紫琮、副使坦绰李伯祥来。诏璘与广东转运副使徐惕偕诣阙。其所经行，令监司一人主之，道出荆、湖南，当由邵州新化县至鼎州。而璘家潭之湘乡，转运判官乔方欲媚璘，乃排比由邵至潭，由潭至鼎一路。御史劾其当农事之际，而观望劳民，诏罢。方紫琮等过鼎，闻学校文物之盛，请于押伴，求诣学瞻拜宣圣像。邵守张察许之。遂往遍谒，见诸生。又乞观御书阁，举笏扣首。

七年（1117）二月至京师，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南毡、碧玕山诸物。制以其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朝廷以为璘功，并其子晖、昨皆迁官。少子暕为阁门宣赞舍人。已而知桂州。周穜劾璘诈冒，璘得罪。自是大理不复通于中国，间一至黎州互市。

黄璘事件，可谓大理入贡之一插曲。其使者道经鼎州，谒孔庙，可证大理之入贡宋国，乃由内地经湖南而北上，绍兴时入贡有象一头，马五百匹，如此笨重贡物，绝不可能经海道，Luce疑由海路入贡，恐非事实。关于贡象道路，详见李元阳《云南通志》卷十六。又宋时宋如愚《剑南须知》[①] 记熙宁七年买马事，兼叙大理国四境；大理与宋交涉，马政为极有关系之事，不可不知。

绍兴六年，大理、蒲甘贡物。又有金银书《金刚经》三卷，金书《大威德经》三卷。按《大威德经》，疑即《大威仪经》之形讹。[②] 大理写经多为厚纸墨书，就中释道常之《荐举七代先亡写疏》末有题记一行署保天八年，即绍兴六年。此与《可书》所记大理使者杨贤明致贡正为同一年之事。大理、蒲甘均为佛国，故以写经卷入贡。纽约都会博物馆藏有大理国之《维摩经》卷，为紫色绢地金书，上题：“大理囵相囻公高泰明，致心为大宋国奉使钟〔震，黄渐〕造此《维摩经》一部。……（段正严）文治九年戊戌季冬旦日记

① 见《蜀中广记》九三，嘉庆《四川通志》一八四引，张国淦《古方志考》，663页。

② 敦煌佛经P·三九一九有《大威仪经请问说》；S·五六四九有《大威仪经请问经》一卷，Giles目五三七九号之（二）；文见《大正》卷八五，一五二六，录自S·一〇三二。

佛顶寺主僧尹辉富监造。”[①] 其金书经卷，亦施于馈赠使臣，此《维摩经》卷即宋徽宗重和元年（即段正严文治九年，公元 1118），高国主之遗物。自 1004 年至 1136 年，蒲甘与宋之交往，附表如下页。[②]

大理时期写经，目前所知，最早者为《智觊之护国司南抄》（即仁王经疏）残卷，有崇圣寺主密教主赐紫沙门玄鉴集一叙，题云“时安国圣治六载甲寅岁末夏之季月抄”，据考相当于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 894）。大理佛法盛行，段氏有国用僧为相。僧复读儒书，一时有释儒之目（《文物》1979，12）。

台湾士林“故宫”藏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长卷，纸本，末有释妙光题记署盛德五年（公元 1180），为段智兴之第二年号，即南宋孝宗淳熙七年。记云：“大理国描工张胜温捖诸圣容。”捖即 捖（貌）字，俗书从手，敦煌图像习见，捖为貌真之貌，《秘殿珠林》续编著录作捖，恐误。

公元	宋	蒲甘王朝	大理王朝	事迹	来历
1004	真宗景德元年	Aniruddha (1004—1077)	段素英广明十九年	蒲甘遣使同三佛齐大食来贡于宋。	《诸蕃志》（按《代答》无此条）
1052	仁宗皇祐四年		段思廉保安八年	僧扬义隆写经，背钤大理国□□□印。	现藏云南省图书馆（《文物》1979，12）
1076	神宗熙宁九年	Sawlu (—1084)	段连义上德元年	大理来贡于宋。	《宋史・大理传》
1103	徽宗崇宁二年	Kyanzittha (1084—1113)	段正淳天正元年使高泰运奉表入宋求	缅人、波斯、昆仑三国进白象、香物于大理。	《南诏野史・段正淳传》
1106	徽宗崇宁五年二月		段安淳文安二年	蒲甘人贡于宋。	《宋史》四八九《蒲甘传》，《岭外代答》；《诸蕃志》
1115	徽宗政和五年	Cañsū I (1113—1155/1160)	段正严（和誉）文治六年	缅人进金花犀象于大理。	《南诏野史・段和誉（正严）传》

① 参罗振玉《松翁近稿・大理相国高泰明写经跋》，云：“绀纸、泥金书。”又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

② 本表段氏年号，请参李家瑞《用文物补正南诏及大理国的纪年》（《历史研究》1958 年第七期）。

续前表

公元	宋	蒲甘王朝	大理王朝	事迹	来历
1116	徽宗政和六年十二月		文治七年	大理遣使李子琮人贡于宋。	《宋会要》
1118	徽宗重和元年冬		文治九年	大理高泰明赠宋使钟震黄渐金书《维摩经》卷。	纽约都会博物馆藏原卷
1136	高宗绍兴六年七月		段正严保天八年	大理蒲甘国表贡方物；大理正使杨贤明、副使王兴诚，蒲甘使为俄托莱摩诃菩。	《可书》,《宋会要·蕃夷》
1173	孝宗乾道九年冬			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二十二人至广西横山寨议市马，邕宁人得到大悲经写卷，有为坦绰赵般若祈禳目疾题记。	李孝友大理写本佛经引《桂海虞衡志》（检原书未见此文）

抗战期间，吴乾就在大理发现太和龙关赵氏族谱，其背有题记云："大理国灌顶大阿左（阇）梨赵泰升敬造大般若经一部，天开十九年癸未岁中秋望日大师段清奇识。"天开为段智祥年号，此当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此皆现存宋代大理国写卷之足记者。

缅人本呼大理为 Gandhālarāj（犍陀罗王）。《琉璃宫史》卷一三四载 Anawrahta 王遣使至 Gandhala 求佛牙故事，即云：

In the Tarop country of the Kingdom of Gandhala, there is an holy tooth. If I ask that holy tooth from the Tarop Utibwa and make it an object of worship to all being, the religion will shine exceedingly...so he gathered his elephants, horses, and fighting men throughout the King-

dom, and marched to the Tarop country... (p. 80)

此处称曰 Tarop 国，又称为 Tarop Utibwa。Utibwa 一名，据伯希和考证，即梵语 Udaya，为 sunrise 之意，即因汉语翻译吐蕃赐豫南诏王号之“日东王”而来。关于 Tarop 之记载，Luce 在其书中论 Pagan founded 章引缅甸史家 Shin Sīlananics（1455—1520）之说云：

> ... The kingdom of Pagán was established for 1128 years. The kings were 50, beginning from Pyumandhī, i. e. Pyusawhti, down to Taruppreñmaṅ. (Tarok-pyemin, the king who fled from the Turks.)

由此处 Taruppreñman 一名 Tarup-Turks，以指唐土似无问题。至于 Pyumandhī，Pyusawhti，汉史实作骠苴低。试就此名加以分析，Pyu 即骠国，maṅ与 saw 皆指王。缅人兼用之，其语源并见《蛮书》，谓“茫是其君之号”。“呼其君长为寿”，寿即诏也。[1]

案蒲甘国诸王名号，见于 Luce 书所引碑铭。若 Aniruddha 以前，其王曰 Caw Rohan。Caw 即诏也，Rohan 疑即由汉语“罗汉”转来。南诏人名，多以“观音”为号，如高观音、李观音得是。[2] 据《白古通纪》其地流行观音七化之神话。Saw lu 号曰 man Lulan (King Young)，Kyanzittha 号曰 Tilum (＝Htilaing) maṅ。樊绰称“蛮呼茫诏”，即合 maṅ与 chao 为一名。在蒲甘国王号中，maṅ与 chao 可以互用，故骠苴低之苴在《琉璃宫史》中，既作 maṅ，间又作 saw，称曰 Pyusawhti。

《蛮书》十称：“骠国〔蛮〕在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阁罗凤所通也。”是南诏与缅交往始于阁罗凤。盖在唐玄宗时（公元 748 即玄宗三十七年，时阁罗凤初立），自骠国与南诏交通，南诏文化多被其吸收。南诏古史祖先神话，以阮元声之《南诏野史》所记最有系统，其说实取自元代本为僰文之《白古通纪》。试列其名如下表：

① 见《蛮书》卷四各类，及卷一〇弥诺国向达注《校注》，231 页。

② 大理李观音得来求《文选》，以马交换，见《宋史・兵志》一九八。

阿育王——第三子——缺蒙亏(妻)
　　　　　　　　　　嘌苴低——低蒙苴——(九子)名九龙氏

- 蒙苴闪“白夷祖”
- 蒙苴颂“白崖张乐迫求祖”
- 蒙苴林“交阯祖”
- 蒙苴托“居狮子国”
- 蒙苴笃“蒙氏祖”
- 阿辅罗“十六国祖”
- 蒙苴兼“吐蕃祖”
- 蒙苴诺“汉人祖”
- 蒙苴酬“东蛮祖”

南诏因信仰佛教，故其祖先托始于印度之阿育王（Asoka）。[①] 嘌苴低＝Pyusawhti 方算为其真正之始祖。由其诞生九子所代表之地区论之，几乎即是东亚人类之共同始祖。在缅甸《琉璃宫史》中，其祖先乃有 Pyusawhti 者，正为糅合南诏神话之事实。嘌苴低之子名低蒙苴，此为父子连名制；然蒙苴二字连称，又即 maṅ 与 saw 合用之证，《蛮书》所谓“蛮呼茫诏”者是矣。

尚有进者，元平蒲甘后，于其地置邦牙宣慰司。元人征缅，其事详《至元征缅录》。至元十四年三月，其主帅有大理路总管信苴日。前此宪宗三年平大理，以段氏为大理都元帅府总管，第一任即信苴日段实（见《滇载记》，《纪录汇编》本)。《南诏野史》云：“信苴日即段实”。李京《云南志略》白人风俗条：“其称国主曰骠信，诸王曰信苴。”[②] 元代段氏十一代总管皆称信苴。以“信”为王，盖南诏之方言也。《元史》有《信苴日传》。其时蒲甘与元对垒之大将名曰释多罗。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云：“（至元）十四年春，蒲甘遣大将释多罗伯，副以裨将五人，士卒象马以万计，剽掠金齿。飞书求救，公命万户忽都总管段信苴等释围，而蒲兵始解。自后蒲甘不敢犯风。”（康熙范承勋《云南府志》卷十九）又李源道《崇圣碑》亦云：“武定公破释多罗十余万众于洱水之滨。”（见《永昌府文征》卷二引）此虽为汉籍史料，或可供治蒲甘史之参证。前文论列《可书》记绍兴蒲甘入贡一事，Luce 书所未载。此资料极为重要，望他日能加以迻译，作为补充。

---

① 此说道光《云南通志》驳之，辨其不足信，沈曾植录此，自云：“喜寻古文神话，比于宋均《纬书》、罗泌《路史》。”见《海日楼札丛》卷二“白国为阿育王后”条。惟沈氏误谓蒲甘即曼谷，不可不订正。近年南诏考古新资料，可参《云南巍县巄屿山南诏遗址的发掘》（《考古》1959 年第三期）。《白古通纪》为白族古史，自杨慎删订译为《滇载记》书，志乘多采之。近王叔武辑《云南古佚书钞》（昆明印，1978）列为第十种，谓其成书不能早于元初，九龙氏名号，各书颇多异文，参看王辑校语。

② 段政兴自称“皇帝嘌信”。见 Helen B. Chapin：“Yünnane Images of Aualokites'vara”（*H. J. A. S.* 1944，8，pp. 131—186）。

又缅人与师子国之关系，Luce 尝撰 “Some Old Reference to the South of Burma and Ceylon”[①]。仅记其事始于 11 世纪，惟汉籍记录有唐大中十二年（公元 858）丰佑遣段宗牓救缅，败师子国。牓，阳（云南宜良县地）人，佑之勇将。事见《南诏野史》上《丰佑传》（胡蔚本）。此为最早中缅与锡兰关涉史事，似尚可补述也。

此文 1975 年在东京东南亚史学会宣读，后印入《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第五期。1980 年据新出大理写经资料，略作校订。

附　引用书目

《宋史》卷四八九《蒲甘传》，卷一九八《兵志》。
《宋会要辑稿》卷一九九册蕃夷。
《玉海》卷一五四。
樊绰《蛮书》向达校注本。
周去非《岭外代答》。
赵汝适《诸蕃志》冯承钧校注本。
杨慎《南诏野史》乾隆四〇年胡蔚增订本。
　又《滇载记》《纪录汇编》本。
《元文类》四一，《经世大典序录》。
李元阳《云南通志》。
康熙范承勋《云南府志》卷一九。
佚名《至元征缅录》《守山阁丛书》本。
《元史・缅甸传》。
屠述濂等光绪二三年《腾越州志》“师命”部。
王昶《征缅纪闻》单刊本。
李根源《永昌府文征》民国三〇年昆明印本。
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
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

① 见 *Felicitation Volumes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 269—282。

龚鼎臣《东原录》《艺海珠尘》本。
张知甫《可书》《十万卷楼丛书》本、《守山阁丛书》本。
宋《秘书省续四库书目》。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赵与时《宾退录》。
郭松年《大理行纪》。
王昶《金石萃编》卷一六〇《护法明公德运碑赞》。
沈曾植《海日楼札丛》。
罗振玉《大理相国高泰明写经跋》(《松翁近稿》)。
《缅甸诸夷考略》台北"中央图书馆"藏乾隆金笺精写本。
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高氏世系表》。
李家瑞《用文物补正南诏及大理国的纪年》(《历史研究》1958年七期)。
又《大理国与三十七部会盟碑》(《考古》1962年六期)。
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
孙太初《大理国措□揄郡彦贲赵兴明为亡母造尊胜幢》(《考古》1963年第六期)。
又《云南古代官印集释》(《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会刊》1980年)。
《云南巍县巄屿山南诏遗址的发掘》(《考古》1959年第三期,157—160页)。
张增祺《大理国纪年资料的新发现》(《考古》1977年第三期)。
冶秋《大理访古记》(《文物》1961年第八期)。
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
王家祐《巍山祠庙记》。
李孝友《南诏大理的写本佛经》(《文物》1979年第十二期)。
Helen B. Chapin: "Yünnane Images of Aualokites'vara" (*H. J. A. S.* pp. 131—186).
(注二五、三四引骠信。南诏图卷中言及骠信蒙隆昊(署中兴二年)观音像上铭"皇帝嘌信段政典……"。)
罗常培 "The Genealogical Patrongnies Linkage System of the Tibet-burman Speaking Tribes" (*H. J. A. S.* pp. 349—363)。

原载《选堂集林·史林》中,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年

说“诏”

缅甸《琉璃宫史》，其先祖有名 Pyusawhti 者，即《南诏史》之骠苴低。蒲甘国碑铭用骠文镌刻，于诸帝或称 maṅ，或称 char，樊绰《蛮书》谓“茫”是其君之号，又云呼其君曰“寿”，又称蛮呼“茫诏”，则合 maṅ与 char 为连称。[①]“寿”之即“诏”，自无疑义。寻以诏称王，早见于氐羌之俗。

《晋书》载记：“苻坚强盛之时，国有童谣云：‘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称苻氏为诏，坚先世蒲洪，本略阳临渭之氐人，亦为西戎酋长，此氐之首领得称曰诏也。[②] 傣族民间故事“松帕敏”，屡见召勐，义为一地之主。又有名“召片领”者，义为广土之主。召字训主，召实即诏也。此又后来之音讹。苻坚时，“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二王，皆遣使贡方物”。与西域往来尤密。近见 Dašte Nāwur 新出土大月氏史料，其铭文乃用古希腊字母，G. Fussman 已有专文考证[③]，此为继 Surkh kotal 之后一大发见。铭辞所见 Kusāna（贵霜）诸王，有曰 Kuju（la）kad（phises）者，以音求之，可相当于《后汉书·西域传》贵霜翎侯之丘就却（年八十余），有曰 Wim（a）ka（phises）者，可相当于其子阎膏珍。[④] 惟呼之为 Sao＝ šoa，实即诏也。论者谓 Sao 出古伊兰语之

① 有如汉语之称“皇帝”。

② 《魏明帝纪》：景初二年烧当羌王曰“芒中”，疑“芒”亦即“茫”＝man。

③ Documents Épigrapiques Kouchan，法国《远东学院专刊》LXI，1974。

④ 《范书》称其代丘就却为王，后灭天竺。

Xša-wan[1]，Xša-wan 或同于汉语之“诏王”乎？月氏自汉以来，与中国接触频繁。《汉书·赵充国传》记“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鸣）将（羌）月氏兵四千人”。《魏志·明帝纪》：“太和三年，大月氏王波调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诸葛亮集》记载：“刘禅下诏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国、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凡此均月氏入华重要之史实。月氏自亚历山大东征后，通用希腊文字。近日陕西风县姜嫄发现有书希腊字母之铅饼，时代为西汉至东汉初[2]，其为月氏人所传入，可断言也。

① 参 Balley 文 *BSOAS*，XII，1948，327 页。

② 见《考古》1976 年四期。

泰　国

华人入暹年代史实的探索

一

1985年友人南洋史专家姚楠教授在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院演讲《中泰友好关系史话》，原稿已被译为泰文，载于中泰友好纪念册上，其中文本则刊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主编的《选堂文史论苑》中。[①]

本人对于中泰关系问题，向来没有作过专门研究，但在中外交通史上涉猎所及，亦不无一些认识，于浩如烟海的华文史料中，有时偶尔摭拾，亦有点滴材料，可供谈助，有不少为姚先生所未注意到的，现在试提出二三件事，来向各位请教。

自1970年日本白鸟芳郎（Shirotori Yoshiro）等在泰北Chiengrai、Lampang各地瑶村发现汉文书写的瑶人文书以后，1975年出版《瑶人文书》一巨册，为中泰关系的研究开一新境，本人过去于国际瑶族首届会议，曾发表“Some Remarks in the Yao Documents”一长文，中文本亦曾刊于四川出版的《西南民族考古》第一号。[②]《瑶人文书》里面的《评皇券牒》上题记云：

---

① 1994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此书为本人担任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纪念论文集。

② 拙文详附件参考资料一。

正忠景定元禩十二月二十一日给，招抚瑶人一十二姓……

白鸟原书误禩字作禩，不可解，我已加以订正。评皇券牒亦称过山榜，一向以来，瑶人视为迁移过山的证明文件。近时国内民族学家采集所得，过山榜为数一百余件，其中有八十九件全文收入《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八册，其分布地区，以湖南、粤北、广西为主，远及于云南，又有安南和泰国二件，过山榜题“景定元年”计数十件，称“元禩”的有七件，“禩”是古文“祀”字，义训为年。[1] 过山榜何以一概以宋理宗的景定元年为断限，泰国文书中《盘古歌》云“京（景）定元年四月八，逢作圣主改换天”，即是瑶族大举移徙的主要年代。泰北瑶人文书内又有《游梅山书》一本，记明从广西流入泰国，并有抄书人姓名。梅山在北宋时为五溪瑶人根据地。晁补之的《鸡肋集》卷九有《开梅山》一长诗，记载其事，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 1072）章惇招抚梅山诸蛮，泰北瑶人文书有游梅山，可见他们的族源可追溯到湖南的梅山峒蛮，我有详细考证。

查宋理宗景定元年（公元 1260）即蒙元忽必烈汗中统元年，是时蒙古人已灭云南大理国，中统元年六月以石长不为大理国总管。二年（公元 1261）六月，赐大理国段实虎符。这一时期恰好是泰国素可泰始祖室利因陀罗提（Sri Int' arat' itya）在位之顷（1328—?）。据 W. A. R. Wood《暹罗史》因陀罗提在世之时，暹罗之傣族移民一时大增，此时移民乃忽必烈灭南诏之后由云南方面移来者。当日移民其实不止傣族人，瑶人亦在这一时候大量移徙。泰北瑶人文书分明说道“逢作圣主改换天”，正指改朝换代。瑶人的过山榜所以选定宋理宗景定元年（公元 1260），一向不明白它的道理，实际是由于元兵大举入云南的缘故，瑶人似乎忠于宋室，仍奉理宗的正朔，入居泰国的瑶人，其文书追溯到公元 1260 年，书写“景定元祀”，正可耐人去寻思。

复次，元人于 1287 年（至元二十四年）大破蒲甘，缅甸王朝解体，不少缅人投奔暹国（像 Alienma 是）。是时正值素可泰蓝甘杏大帝统治时期（1275—1317），其西北独立国有兰那泰王国（Kingdom Lanna t'ai），所谓百万稻田国，即华人所称“八百媳妇国”，明史载入《云南土司传》，谓“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即今清迈之地，瑶人文书即在此间发现。

---

[1] 出于广西者五件，湖南二件。

元世与八百媳妇国争斗有一极长时期，大德四年（公元 1300）遣刘深、合剌觧、郑祐将二万人征八百媳妇。五年春，给征八百媳妇钞总计九万二千余锭。二月，立征八百媳妇万户府二，设户四员，发四川云南囚徒从军。这一战役，消耗人力极大，发动湖广、江西、河南、陕西、浙江五省兵二万远征，举国骚动，反对者亦多。哈剌哈孙云："山峤水夷，辽绝万里，可谕之使来，不足以烦中国。"① 郭贯曰："令四省军马以数万计，征八百媳妇国，深入炎瘴万里不毛之地，无益于国。"② 与主战派争议不休。兵至贵川水东，遭遇地方势力宋隆济反抗；弘纲死亡③。事后刘深受到处分，遂罢出兵。而八百与车里争杀不已，后来才受到招抚。顺帝元统初（公元 1333）遂设置八百等处宣慰司，受中国羁縻。明代因之，成为西南土司之一。据明代景泰《云南通志》卷六，八百宣慰司的疆域，东至老挝，南至波勒（即彭世洛），西至木邦，北至孟良。刘深伐八百之役为时三年，造成西南地区人民的大流徙，所以元人入云南、缅甸之后，为各处移民史写下一新页，瑶人的南徙入暹只是一例而已。

二

长期以来，研究陶瓷史的人们，一谈到 Sukhothai 窑时，每每说是 13 世纪末期，延请中国陶工来暹建窑，因为该窑出品作釉下单色的简单彩绘，和磁川窑的风格颇接近。但关于华工入暹的记载，中、暹文献，均无可征。暹素可泰朝又于宋加洛（Sawankalok）地方建窑，大量生产类似（处州）龙泉窑风格的瓷器。宋加洛瓷远销印尼、菲律宾各地，成为东南亚重要出口瓷之一。1971 年我在新加坡大学任教，同事博物馆瓷器专家 Willian Willetts 君举行出口瓷展览，指出素可泰瓷的釉下单色彩绘与越南白底釉下黑绘方法相同，乃受越南影响，非来自华工。从此以后，诸多异说。友人金荣华教授于 1974 年来泰专研泰瓷，后来结集论文成《中暹交通史事论丛》一专书，涉及暹窑与华关系不止一篇，颇有新见，如提出素可泰罐有上绘人物骑驴马面头戴鞑靼帽，和菲律宾出土的侈口青花碗所绘者相同，极饶趣味。他提出汪大渊三游南洋于 1349 年（元至正九年）返国，其书丝毫未涉及华瓷入暹的记录，可

---

① 见《元史·哈剌哈孙传》。

② 见本传。

③ 本传云"与叛蛮宋隆济等力战而没"。

证宋加洛兴建窑业必在至正九年以后。他指出元季浙江处州各地即龙泉窑盛行各县，其时均有灾荒兵祸，浙江陶工可能于是时奔亡流落海外，宋加洛的龙泉型瓷器即兴于此时，这仅仅是一种揣测，没有其他坚实的证据。

我在《皇元风雅》书中，找到一首天历初年写的《暹国回使歌》，前有小序，兹录之如下：

> 暹赤眉遗种。天历初，尝遣使入贡。今天子嗣位，继进金字表章，九尾龟一，象、孔雀、鹦鹉各二。朝廷以马十匹赐其国王，授使者武略将军、顺昌知州。使者钱唐人。江东罗儆作歌，仆遂和之。
>
> 江东先生远叩门，口诵暹国回使歌。高秋夜静客不寐，歌辞激烈声滂沱。东南岛夷三百六，大者只数暹与倭。暹人云是赤眉种，自昔奔窜来海阿。先皇在位历五载，风清孤屿无扬波。方今圣代沾德化，继进壤贡朝鸾和。紫金为泥写凤表，灵龟驯象悬鸣珂。彤廷怀远何所赐，黄骊白骆兼青騧，卉裳使者钱塘客，能以朔易通南讹，遥授将军领卅牧，拜舞双颊生微涡。楼船归指西洋路，向国夜夜瞻星河。金鸡喔咿火龙出，三山宫阙高嵯峨。番阳驿吏亲为说，今年回使重经过，先生作歌既有以，却念黎獠频惊吪。田横乘传嗟已矣，徐市求仙胡尔讹。岂如暹国效忠义，动名万古同不磨。

这是一篇对中暹关系极重要的文学作品，希望以后有人能加以注释并译成暹文。《皇元风雅》为至元三年建阳蒋易所编，起刘因讫陈梓卿，共收一百五十五家。《文渊阁书目》云四册，焦竑《经籍志》均著录，有天一阁写本。现存有二种本子，诗的次序不同。一是《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中有缺字，一是《宛委别藏》收的精钞本，只缺一“胡”字，今据元刊补足。二本均收在卷第二十二。作者题名有出入。元刊本题王尚川，临川人；钞本上题王尚志，下题庐陵王东，又有《阿圆曲》一首，为元刊所无。以诗中“鄱阳驿吏亲为说”句乃作者自述，则以作临川人为是。其言“先皇在位历五载”指泰定帝；泰定在位共五年（1324—1328），其五年，为元文宗天历元年，诗序所谓天历初当指 1328 年。《元史·英宗纪》：“英宗至治三年（1323）春正月癸巳朔，暹国及八番洞蛮酋长各遣使来贡。泰定二年（1325）秋七月大小车里来献驯象，己未置车里军民总管府。三年（1326）五月八百媳妇蛮招南通遣其子招三听（一作斤）奉方物来朝。四年（1327）九月甲午，八百媳妇请官

置蒙庆宣慰司元帅府及木安、孟杰二府于其地。以招南通之子招三斤知木安府，侄混盆知孟杰府，赐钞币各有差。致和元年（即泰定五年 1328）五月己巳，八百媳妇蛮遣子哀招献驯象。”在泰定五年之中，元人与八百媳妇和好，没有兵戈冲突，故此诗云“风清孤屿无扬波”，完全符合史实。序所谓天历初尝遣使入贡，或指致和时八百献象事，今天子嗣位谓文宗初登极，同在一年（1328）之事。此诗序文所载可补《元史·文宗纪》的缺略。天历初，在泰国正当蓝甘杏之子吕泰皇时代。甘杏帝崩于 1317 年。

诗与序言“暹人云是赤眉种”。“赤眉”二字似应作“赤土”。《明史·暹罗传》云“暹罗即隋、唐赤土国，后分为罗斛、暹二国”是也。

此诗所记，最有趣的是这位暹国的使者，竟是钱塘人，可见当日暹方的使臣，可用华人充任，诗云：“卉裳使者钱塘客，能以朔易通南讹。”这位原籍钱唐的暹使能精通中暹二种语文，在当时诚属难得。《明史·暹罗传》记“成化时汀州人谢文彬以贩盐下海，飘入其国仕至坤岳”。暹国用华人为官，自来有之。使臣既为浙江人，令人推想浙江人应有不少南来营商。证之《明史·暹罗传》，有一段明太祖的说话：

洪武十六年，时温州民有市其沉香诸物者，所司坐以通番，当弃市。帝曰：“温州乃暹罗必经之地，因其往来而市之，非通番也。”乃获宥。

以皇帝之尊，竟为他们说情，足见温州自元以来，久成为海上暹与华交往的中间站。温州人最善于海外拓殖，至今尚然。龙泉瓷的大量输入，与元时浙江钱塘人在暹廷任官及温州人营商手法，必有分不开的关系。宋加洛所以有龙泉型瓷器的烧制，如是可得到合理解释。不必如金荣华之说认为因元季处州灾荒陶工逃亡而南下为理由。近年的沉船考古工作，如在卡姆岛捞出海中文物宋加洛瓷器之为龙泉型的共有 1636 件之多，而素可泰釉下黑彩瓷只得 185 件而已。这些也许可迟到 15 世纪的出品，但正说明浙江与暹国向来两地关系之深，殊非偶然！

这首暹国回使歌的重要性已如上述，可惜王尚志此诗，乃是和作，江东罗儆的原制已佚。这位浙江暹使，既被元朝授以武略将军之号，复遥领州牧，序言授以“顺昌知州”，只是虚衔。元时于南诏牛睒置顺州。至元十五年改牛睒为顺州，《元史·地理志》属“丽江路”，顺州在丽江之东。元只有顺州，未见顺昌府。

元代中暹双方使者，姓名可考见者，《元史·本纪》所记元世祖时有万户何子志（至元十九年即1282年），暹使仅见延祐元年（公元1314）之爱耽，为暹名译音，可惜天历时越籍的暹使，诗序不记其名字，莫由征考。

三

这首“暹国回使歌”称曰暹国，不称暹罗，或暹罗斛。考之《元史·本纪》亦概称曰暹国，与罗斛分开为二，列出如下：

暹国

1282年（至元十九年）六月己亥，命何子志使为管军万户使暹国。

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冬十月，广东道宣慰司遣人以暹国主所上金册诣京师。

1297年（大德元年）四月，赐暹国、罗斛来朝者衣服有差。

1300年（大德四年）六月，吊吉而、爪哇、暹国、蘸八（占婆?）等国二十二人来往，赐衣遣之。

1314年（延祐元年）三月癸卯，暹国王遣其臣爱耽入贡。

1319年（延祐六年）正月丁巳朔，暹国遣使奉表来贡方物。

1323年（至治三年）春正月癸巳朔，暹国及八番洞蛮首长各遣使来贡。

罗斛（Lavo Lopburi）

1289年（世祖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辛丑，罗斛、女人二国遣使来贡方物。

1296年（元贞二年）十二月癸亥，赐金齿、罗斛来朝人衣。

1297年（大德元年）四月，赐暹国、罗斛来朝者衣服有差。

1299年（大德三年）春正月，暹番、没剌由、罗斛诸国各以方物来贡，赐暹番世子虎符。

罗斛一名，到大德三年以后即不复见。今存大德时陈大震纂修的《南海志》，在舶货诸蕃国项下说：

> 罗斛国，
>
> 暹国管
>
> 上水速孤底。

这是在天历以前所修仅存的地方志，原书藏北京，原文亦见于《永乐大典》广字号。“速孤底”《元史·本纪》作“速古台”，《元史·成宗纪》云：

大德三年（1299），五月丙申，海南速古台、速龙探、奔奚里诸番以虎象及桫罗木舟来贡。

速龙探、奔奚里两地无考。海南速古台即《广州志》的上水速孤底，二名都是 Sukhot'ai 的异译。陈大震云“罗斛国，暹国管”，大德修志时，罗斛为暹国所管辖。此暹国应指素可泰朝。

元时暹人上金册入贡，必通过广东地方政府，故《世祖纪》说：“广东道宣慰司遣人以暹国主所上金册诣京师。”金册即上举《回使歌》所云“紫金为泥写凤表”也。是时诸蕃国从海道来华，从广东入境，盖因宋置市舶司旧例，故陈大震称之为舶货诸蕃，自是十分确实的记录。明初洪武七年使臣沙里拔来贡，言“去年舟次乌猪洋，连风坏舟，广东省臣以闻”。可见暹国与广东关系之密切。

《明史·暹罗传》：

元时，暹常入贡。其后罗斛强，并有暹地，遂称暹罗斛国。

……洪武十年（1377），命礼部员外郎王恒等赍诏及印赐之，文曰暹罗国王之印，自是其国始称暹罗。

按洪武十年九月，太祖下暹国王哆啰禄诏，全文载新印《全明文》卷一。哆啰禄即波隆摩罗阇（Boromaraja）一世皇，是时则已入阿瑜陀耶皇朝矣。

云南傣族与暹罗接境，中国方面保存傣文史料不多，据方国瑜引述，有傣文的《麓川思氏可法记》，为孟定土司藏本，记思可法事，有一段文云：

后至元六年（1340）思可法得位，在职四年，迁居者阑。

又四年（至正七年，1347），中缅来攻，不能克。邻近诸国，相率纳贡者有曼谷（暹）、景线（小八百）、景老（老挝）、整迈（八百大甸）、整东（孟艮）、车里（孟泐）、仰光（古剌）诸土司。

这条材料相当可贵，在元、缅交战之下，泰国附近各小邦情况，约略可见一

斑；但所谓土司，用明代地名，似出于后来追记。

朱明亡国，桂王西奔入缅，《明史·诸王传》五："顺治十六年，大兵入云南，由榔走腾越。李定国败于潞江，又走南甸，二十六日，抵囊木河，是为缅境。……陆行者自故岷王子而下九百余人，期会于缅甸……惟岷王子八十余人流入暹罗。十八年十二月，大兵临缅，白文选自木邦降，定国走景线。"景线即小八百，今泰北清盛，李定国遁居于此，及缅人杀任国玺等十八[①]，定国幸而不及于难。岷王者，明太祖第十八子楩，洪武二十四年封国于岷州，后改云南。是时流入暹罗之岷王子，即其后人也。此一事向所未知，亦值得一记。

明代厉行海禁，动以通番论罪，使节往来，事实以陆路为主。《皇朝政典类纂》一类政书所载：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谕旨，暹罗贡使货运愿至京师者，听其自便。康熙四年（公元1665）暹罗贡使可直抵京师。是时郑成功方在海上活动之际，沿海各省有"迁界"之举，海上交通完全断绝，只得遵陆，别无他途。元大德间，八百媳妇与元廷媾和，屡次进贡驯象，与大小车里相同；献象以为贡品，如此笨重之物，非陆路运输不可。因知当日天历暹使之莅华，贡物有二驯象，仍是从陆路往来，故元廷以马十匹赐之。

根据上述诸事实，可得下面几点结论：

（一）泰北清迈地区发现前代瑶人使用华文书写的各种文件，明白记载系从广西来暹。其中游梅山书显与北宋时期开发湖南的瑶蛮同一族源，有流传《开梅山》一长诗足而佐证。在泰北流行的瑶人过山榜上面记着宋理宗"景定元祀"的年号，可以推证景定元年即是他们族群大迁移的历史性日期。景定元年亦即蒙元忽必烈汗的中统元年，是时蒙古人已长驱入云南，造成了大量傣族流亡入暹，暹罗史家久有定论；其实不特傣族为然，瑶人、汉人亦在同一情况之下，故华人入暹，可以这一时期视为重要开端。况且，元大德间清迈北部Lannathai的八百媳妇国与元兵抗争历时三载，元人调动湖广、江西、河南、陕西、浙江五省兵，以及四川、云南的囚徒，大举南下，引起骚动，人民奔走离徙，自属必然之事；后来招抚授以官职，八百媳妇成为元朝辖下的宣慰司，明代因之"八百宣慰司"作为西南主要土司之一，竟列入明代版图之内。故知12世纪末期至13世纪初，蒙古人攻下云南、缅甸，造成华人（包括少数民族的瑶人）向外奔亡，是为早期华人入暹一个很重要的时代。

---

① 详《明史》卷二七九《任氏传》。

（二）元代天历初年，蒙古经与八百媳妇国修好，兵戈寝息，海不扬波，暹使人贡回归，有人写了一篇《暹国回使歌》，咏颂其事。其时这位暹罗来华使臣，竟是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这首长歌词藻富丽，为极重要的文学作品，我已详为解说，希望以后有人再作注解，翻为暹文，以供人们研究。从这首诗证明1328年，暹国已派用能够通晓两国语文的华人充当使节，方便与华沟通。当日且以“紫金为泥写凤表”作为进贡的金册，证明《元史》所言通过广东宣慰司以暹国所上金册送诣京师之说为十分可靠的记录。《明史·暹罗传》载温州人带运沉香犯法，太祖朱元璋说出“温州乃暹罗必经之路”，可见元、明之际海上温州商人必有不少来暹进行贸易，由此可以解释宋加洛瓷器何以仿制龙泉型及其盛行的缘故。从元代已有杭州人在暹供职并充当来华使节，可能招致浙江陶工之南来，龙泉窑对泰国的影响，正是顺理成章之事。

（三）这首诗名曰“暹国回使歌”，《元史·本纪》记与泰国往来之事，把暹国与罗斛二名，分别甚清楚。现存大德朝纂修的《南海志》，上面记着：“罗斛国，暹国管，上水速孤底。”速孤底为Sukhot'ai的另一异译名称。其时正值素可泰皇朝，故记罗斛为暹国所管。元代方志存者极少，这一译名出自元人，亦该给以重视。

明亡最后一代的永历帝投奔缅甸，据《明史·桂王传》所记，其时岷王子八十余人流入暹罗。李定国走景线（即今清盛）。这是明室最后挣扎的一批贵族人物，竟流落至泰国，亦是中泰移民史上的一桩大事。这一记载，向所未知，故为举出。

1995年12月9日在曼谷京华银行大礼堂演讲，同日在曼谷《星暹日报》全文刊登。

《泰国华文铭刻汇编》序

华人何时入暹，此一问题，牵涉至多，一时难下断语。1975年东友白鸟芳郎教授取其于清迈所得大量汉文资料，辑成《瑶人文书》出版，世乃方知泰北久已有华人居住。其中《评皇券牒》明记“正忠景定元禩十二月给”，寻所有瑶族过山榜，无不以景定元年题记，共数十件之多，向来未明其故。余近始悟出是年恰为忽必烈汗灭大理国之岁，可能引起西南民族之大迁徙，故牒中著其年以彰其事。元天历初，蒙古与八百媳妇修好，暹使入华致贡回归，王尚志和作《暹国回使歌》，其序称暹使为钱塘人，惜失其名。是时暹方已利用华人为官吏。由是观之，元时已有大量华人来暹，可断言也（说详拙作《华人入暹年代史实的探索》）。

旅外华人所至，必建祠庙、茔墓，往往立碑以述祖德，久成惯例，暹地亦然。以余所知，曼谷石刻，以澄海高学能阡表最为巨擘，碑文出自清季名宦夏同龢手笔。余撰《新加坡古事记》已采摭之。忆1970年在星洲，余首倡缀录星、马地区华人碑刻，以备考史之资，傅吾康教授颇韪之，继起有作，既网罗马来西亚所有华文碑碣，复遍及印尼、泰京，孜孜矻矻，殚心力于此事，锲而不懈，历二十余载，集东南亚华碑研究之大成，本书特记泰国者耳。共收巨细约千品，载录周详，图文并茂，补泰地华文《语石》之缺，有裨史学者多矣。余忝主圣大研究院事，为言于郑董事长午楼先生，列为本院华文研究丛书之一，力促其付梓，顷者全书刊成。傅教授来书嘱序其端，爰不辞谫陋，略识数言，述其缘起，以当喤引。

1996年6月

泰国《瑶人文书》读记

一、评皇券牒与过山榜

瑶族自古以来，迁徙频繁，不特“过山”，而且越国。邻邦的安南和泰国，都有瑶人文书的发现。以前马伯乐（H. Maspero）在谅山省禄平州采集有谣人的“评皇券牒”，上面写着“世代源流刀耕火种”。刀耕火种即指烧畬之事。此一文书，人称为“蛮族山关簿”。1970年12月，日本上智大学白鸟芳郎教授等在泰国东部访得若干书写汉文之瑶人文书，于1975年（昭和五十年）由讲谈社（Kodansha）印行。其中最重要者为《评皇券牒》，极受重视，有图绘及朱批，写明“过山防身永远”，开头记载如下：

> 正忠景定元禩十二月十二（二字朱笔）日，招抚猺（瑶）人一十二姓，照仍前朝评皇券牒，更新出给一十二姓名述于后。
>
> 评皇券牒，其来远矣。猺人根骨，即系龙犬出身，自混沌禩间。

禩即禩字之俗写，《说文·示部》：祀字或从异作禩。景定元禩（祀）即宋理宗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白鸟书误作“禩”，应正。[①] 倘如此文所云

① 见《瑶人文书》，296页。

“照仍前朝”，是此类“评皇券牒”之发给，在南宋理宗以前已有先例。其实评王文书，亦称“过山榜”，长期以来瑶人视为汉族统治阶层所给予的证明文件，故每每题上“过山防身永远”字样。据称，国内已发现的“过山榜”为数共一百余件，有八十九件全文已收入《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八册，若干有代表性者又刊载于《瑶族过山榜选编》。此类文献的集中整理，使人对于瑶族历史，获得充分之认识。以前讨论盘瓠传说偶尔摭拾一二件，已觉得十分可贵，今则可见者逾百。“过山榜”分布之广，以湖南、粤北、广西为主，且远及于云南。（“评皇券牒”，云南河口有一件[①]）安南及泰国二件，以上两书均未收，宜补入附录。

泰国是牒题“景定元祼”，不作“元年”而称“元祼”，为其特征。国内之“过山榜”题“景定元年”者数十事，称“景定元祼”者计有七件，出广西龙胜者三、出览桂者二、出湖南城步及新宁者各一。龙胜白水地区之“评皇券牒”为道光十年黄家传钞[②]，与泰国本的文字几乎完全一样，只有月、日及十二姓次序略异耳。龙胜第二本复流传于资源县，末又记唐皇帝及明、清两代年号，下讫于宣统。[③] 龙胜第三本出赵风俊誊抄。[④] 凡此三本，俱不如泰国此本之早。览桂宛田地区之“评皇券牒榜书”为折叠式抄件，长二丈六尺，末绘有盘王像，旁有一犬，又绘六男六女与乐队，其券末书“顺治二年……依古腾（誊）抄”，首有道光十三年题记。[⑤] 泰国此本“评皇券牒”之末亦图绘盘王像及犬与乐队六人，内容与顺治览桂本最为接近。泰国“瑶人文书”中其一题“抄书人董胜利在广西来泰国地坊（方）”。其资料俱从广西而来，此“评皇券牒”与览桂及龙胜流传之本相同，自是意中事。

《选编》第一件的“过山榜”，末题“初平□年”，“保举盘皇子孙……往广东、广西、福建、潮州、潮广、潮北”等语。查潮州，开皇十一年始置。初平为汉献帝年号，其时未有“潮州”之名，当称揭阳县，故此件所系年号，殊不足信。

此外，江西贵县畲民的《盘王敕赐开山公据》称楚平王出敕，年号为“大隋五年”。另在广西原存百色龙川地区的《白箓敕牒》亦记“大隋五

---

①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八册，258 页。
②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八册，71 页。
③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八册，1 页；《瑶族过山榜选编》，13—16 页。
④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八册，74 页。
⑤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八册，99 页。

年……楚平皇敕盘族子孙”事[①]，未有“咸京（亨）二年”记年，此为别一不同资料，但附会评皇为楚平王。其他又有题“真（贞）观二年、三年”各一件，有题“代隋二年”[②]，兼记“右榜付与瑶人郑广通”。按“郑广通”之名，屡见于景定元年之券牒，为十二姓中之郑姓人名，一本作“郑广道”，故“代隋”一年号亦不可信。所有“过山榜”除上述极少数之例外，大抵皆为题“景定元年”之券牒，而以十二姓为主要内容。

券牒所记十二姓，大抵有二大系：

（1）甲：十二姓为盘、沈、郑、黄、李、邓、周、赵、胡、冯、雷、蒋。

（2）乙：盘、沈、包、黄、李、邓、周、赵、胡、唐、雷、冯。

十二姓中有郑、蒋二姓者，泰国券牒即属此系。别一种则易此二姓为包与唐，安南之“山关薄”属之。广西田林县之“盘古瑶榜牒”无包姓，而以唐代郑。[③] 其他歧异处，有待仔细比较。

“过山榜”何以一概以宋理宗之景定元年为断限？泰国文书《盘古歌》云：“京（景）定元年四月八，逢作圣主改换天。改换山源向水口，淹死凡间天底人。”“过山榜”云：“景定元年，十二姓王瑶子孙商议要过南海，渡以彼岸。”[④] 似是瑶人大举移徙之岁，且改换圣主，故以此景定元年作为宋主发给券牒之年。惜无文献可征，尚待研究。

此次正在展出的连县瑶安地区的“过山榜”，写于布上面，文字工整，开首云“大明景定元年”，末行年号亦题“景定元年”，此榜文较为简化，似是明时所书，误加“大明”二字于景定之上。瑶人智识水平不高，自无足怪！[⑤] 所有“过山榜”题“景定元年”者，触目皆是，此特其一例耳。

二、《游梅山书》与宋代之开梅山

瑶人文书中有《迮（游）梅山书》一本，末亦记“抄书人董胜利，在广西来太吐（泰国）地坊（方）”，时间记着是“1973年癸丑岁十一月抄成”，虽然年代甚晚，但该文书分明是从广西传入泰国北部的。

---

①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八册，136页。

② 《瑶族过山榜选编》，8页。

③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八册，30页。

④ 《瑶族过山榜选编》，29页。

⑤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八册，251页。

《游梅山书》内记载梅山三十六洞及梅山殿三殿为宋帝冥王。十王之名，与《十王经》大致相同，广西宜山及宜宾县的“过山榜”，开头即列出十三殿阎王的名称。这很明显是受到《十王经》一类经典的影响。这一文书是以梅山为主题的。

另外在其他的文书中谈及梅山亦不少，例如在《超度书》中有“开山法”和“关山法”，录之如下：

> 又到开山法
>
> 谨请祖师……敕变东方征梅山岭，南方征梅山岭，西方征梅山岭，北方征梅山岭，中央征梅山岭……
>
> 又到关山法
>
> 谨请祖师……东方青帝征梅山岭，南方赤帝征梅山岭，西方白帝征梅山岭，北方黑帝征梅山岭，中央黄帝征梅山岭，五方五面，山河江水，关来押下征山岭，却下例藏，速变速化。准我五奉太上老君，急急令敕。

这里言及梅山岭的五方五面。“五方神”的来历甚远，兹将唐代资料与瑶人文书作一比较。

唐代吐鲁番阿斯塔那三三二号墓出土祭五方五土神文书	瑶人文书中的超度书
谨启东〔方〕……开青门出……	谨请东方青帝旗青旗……
〔谨〕启南方赤帝土公……开赤门出……	谨请南方赤帝旗赤旗……
谨启西方白帝土公驾白车乘白龙白公曹白……开白门出白户盖堂	谨请西方白帝旗白旗……
〔谨启北〕方黑帝土公驾黑〔车〕……右五土解……	谨请北方黑帝旗黑旗……
……敢告北方黑帝[illegible]纲纪、桓山之神兽玄武　神玄冥……	谨请中央黄帝旗黄旗[1]

① 《瑶人文书》四，82—83页。

……赤對……其神咒𩆜（融）[1]

瑶人的祀典，邝露《赤雅》上记其时节祀盘瓠，其乐五合，其旗五方，其衣五彩，是谓“五参”（一作“参五”），瑶人亦是重视五行的！

关于梅山，白鸟教授没有考证。考宋神宗熙宁五年有开梅山之举，是北宋对付瑶蛮的一桩大事。《宋史》卷十六《神宗纪》云：

熙宁五年十一月……章惇开梅山，置安化县。

又卷四九四梅山峒蛮条云：

其地东接潭（州），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嘉祐末，知益阳县张颉收捕其桀黠符三等，遂经营开拓。……熙宁五年，乃诏湖南转运副使蔡烨、判官乔执中同经制章惇招纳之。……于是遂檄谕开梅山，蛮瑶争辟道路。……籍其民，得主客万四千九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诏以山地置新化县。

又卷四七一《章惇传》云：

辰州布衣张翘言：南北江群蛮归化朝廷，遂以事属惇。……惇竟以三路平懿、洽、鼎州，以蛮方据潭之梅山，遂乘势而南。……

《宋会要辑稿》卷四二三〇云：

熙宁五年十月章惇发檄喻告开梅山道而蛮瑶争辟道路，以候得其地。

章惇同时人魏泰在《东轩笔录》有两处记及开梅山的佚闻。晁补之的《鸡肋集》卷九有《开梅山》一长诗，文云：

开梅山。梅山开自熙宁之五年，其初连峰上参天，峦崖盘崄阂群蛮，

[1] 《吐鲁番文书》，第六册，285、288、290 页。

南北之帝凿混元。此山不圮藏云烟。跻攀鸟道出荟蔚，下视蛇脊相夤缘。相夤缘，穷南山。南山石室大如屋，黄闵之记盘瓠行迹今依然。高辛氏时北有犬戎冠国中，下令购头首。妻以少女金盈斗。遍国无人有畜狗。厥初得之病耳妇，以盘覆瓠化而走。堪嗟吴将军，屈死狺狺口。帝皇下令万国同，事成违信道不容，竟以女妻之，狗乃负走逃山中。山崖幽绝不复人迹通。帝虽悲思深，往求辄遇雨与风。更为独立之衣短后裾，六男六女相婚姻。木皮草实五色文。武溪赤髀皆子孙。侏离其声异言语，情黠貌痴喜安土。……迩来梅山恃险阻。黄茅竹箭淫雾雨。南人颠踣毙溪弩。据关守隘类穴鼠。一夫当其厄，万众莫能武。欲知梅山开，谁施神禹斧？大使身服儒，宾客盈幕府。檄传瑶初疑，叩马卒欢舞，坦然无障塞，土石填溪渚。伊川被发祭，一变卒为虏。今虽关梁通，失制后谁御。开梅山。开山易，防獠谁。不如昔人闭玉关。

梅山是湖南五溪蛮瑶的主要根据地，开梅山的原委，在《宋史·蛮夷传》之一，记载最详。大抵辰州地区自昔为五溪蛮所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辰州条云：

开元九年改为辰州，取辰溪为名。（李吉甫）谨按辰州蛮戎所居也，其人皆盘瓠子孙。

观晁氏此刻，可见梅山一带民人都是盘瓠的后裔。宋时其民多内附，有人任朝廷者，北江之彭氏、南江之舒氏、梅山之苏氏、诚州之杨氏，均纳土创立城寨，与向氏、田氏等，皆为巨姓。向氏有名曰“通汉”的，仕宋官富州刺史，曾上《五溪地理图》，即当时内附的重要人物。暹罗文书《盘古歌》云：“立有梅山学堂院，读书执笔写文章。”据《铁围山丛谈》云：“大观、政和之间，广州、泉州请建番学。”大观中赵企所填词有“猺山北面朝天子”之句。梅山开放之后，当设有番学。《宋史·孝宗本纪》“淳熙元年，许桂阳军溪洞子弟，入州学听读”，即允许瑶人受教育的事实。梅山蛮纳土，遂以置新化、安化二县。可能在瑶人心目中，梅山是一圣地，梅山之开发与办学，乃有以上各种措施。

三、由移住经路谈正蛮、莫瑶

白鸟芳郎在《瑶人文书解说》第二部分讨论“瑶族移住经路问题”，甚为简略，兹提供一重要资料。据惠东县多祝地区陈湖村所出《黎氏族谱》下书盆、盘、蓝、雷、黎、栏族谱云：

> 原是河南潭州永康县鹅塘都居住。……五祖公分住黎明岗，六祖公分住连州，叫卢乡，七祖公分在增城县居住，□淳熙二年十月日绘（给）。

此段文字，本名“敕赐胜牒”，详细见《广东省畲族社会历史调查》，又载入《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八册，其中有错字。刻正在香港展览的《蓝氏族谱》与此文几乎完全相同。录之如下：

> 原是湖南潭州府永康县鹅塘乡居住。……五祖公分住黎明山岗，六祖公分住连外卢乡，七祖连州上县洞里，乡唐看。淳熙二年十月□日给。

今按潭州应在湖南，“河”字当是“湖”之误。《黎氏族谱》所记的六姓，实在是三姓的分化。盘姓分为盆与盘，在该族谱中“盘古”亦写作“盆古大王”，可证。蓝分为蓝与兰，亦写作栏。雷则分为雷与黎，都是同音借用。在连州旧俗对瑶有真、假之分。《连州志》说：“盘姓为真瑶，异姓为赝瑶，真瑶驯，膺瑶诈。”① 考此说实起于北宋，《欧阳修文集》卷一〇五《再论湖南蛮贼宜早招降劄子》中指出“蛮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阳之间，四面皆可出寇……今盘氏正蛮已为邓和尚、黄捉鬼兄弟所诱，其余山民、莫瑶之类，亦皆起而为盗”。又云：“莫徭之俗，衣服言语，一类正蛮。”他把瑶人区别为盘氏正蛮一类，山民、莫瑶又为一类，似即后来盘姓为真瑶、异姓为赝瑶之所自出。其实隋唐时候，并无此种区别。《隋书·地理志》记“长沙郡杂有夷蜒，名曰，莫瑶。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名。……武陵、巴陵、零陵、桂阳、灌阳、衡山、熙平皆同焉”。欧阳修所言湖南诸蛮活动之地，即

① 《广东瑶族资料》上册，第 73 页作“膺瑶”，必是字误失校。

隋志所言莫瑶分布的地区。《梁书》卷三十四记，梁张缵为湘州刺史，“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瑶蛮，依山险为居”。是梁时，零陵衡阳有莫瑶。入唐，其地属湖南观察使所辖。《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记：“灌阳、零陵属永州，桂阳、连山属连州。隋开皇。十年置连州，因黄连岭为名。大业初，改为熙平郡。武德四年，复为连州。”隋的熙平即是连州。刘禹锡诗有《连州腊日观莫瑶猎西山》及《莫瑶歌》二首，统称其族曰莫瑶，与隋志所言正合。长沙有莫徭，已见杜甫于大历三年冬在岳阳所作的《岁晏行》：“莫徭射雁鸣霜刀。”

灌阳今存康熙时碑，为对付瑶人之禁令，见《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其地向来有瑶人居住。连县《蓝氏族谱》和《惠东黎氏族谱》都说他们的祖先原住潭州。唐时潭州有莫徭村。最近我在禅宗史籍中检得一条不为注意的资料。《五灯会元》卷九记沩山灵祐禅师及其门人仰山慧寂与香严智闲在一起的故事云：

> 李军容来，具公裳，直至师背后，端笏而立。师（灵祐）回首见，便侧泥盘作接泥势。李便转笏作进泥势，师便抛下泥盘，同归方丈（室）。僧问：“不作沩山一顶笠，无由得到莫徭村。”①

沩山是百丈怀海的门徒，他在湖南潭州觅得一山名曰大沩。据《佛祖通载》十六记：“长沙郡西北名大沩，蟠木穷谷。为罴豹虎兕之宅，虽夷人射猎、虞迹樵夫，不敢往也。”沩山是非常荒僻的地方，虽夷蜒亦不敢前往畋猎，而其村乃有“莫徭”之名，必是莫徭居住的地方，连县蓝氏之瑶，其祖先来自潭州，与唐时沩山莫徭村的莫徭当有渊源。宋人把盘姓视为瑶的正宗，余姓如蓝氏雷氏黎氏等，呼为莫徭，后来看成赝瑶。大概因为盘姓人口较多，尤与盘古名字符合，故被目为嫡系。但在隋、唐之间，只是统称为莫徭而已。《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在潭州下云：

> 其俗有夷人名猺，自言先祖有功，免徭役也。②

从下句“免徭役”观之，猺当是莫徭。今瑶人所有“过山榜”都叙述其

① 见该书中华本，526页。

② 见该书中华本，701页。

先民耕作不交税纳粮及官方颁给山居耕作种种权利。简单说一句，便是免除徭役的证明文件。“莫徭”是瑶族向来最重视的事情。他们之称为“莫徭”，事实上应是所有瑶族的统称。宋以来以盘姓为正蛮，为嫡系，与莫徭之间，乃是后人强作不必要的区别。

以上三点初步看法，不知是否有当，希望瑶族专家给予批评及指正。

原载《南方民族参古》第一辑，成都，1987 年

汶　莱

汶莱发见宋代华文墓碑跋

1972年6月初旬，我去印尼旅行。行前马大陈铁凡先生寄示傅吾康教授最近在汶莱访获一石碑影本，嘱为鉴定。文云："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我即去信询问出土情形。近接来函，得悉该碑发见的经过。据称本年5月，汶莱博物馆在汶莱市爱丁堡桥头路旁一马来人坟山中，首先发现华文古碑。《汶莱周报》（*Brunei Bulletin* vol. 20 No. 20，13th May，1972）曾有报道。[①] 后来傅吾康教授与陈铁凡先生至东马访古，调查当地文物，由该博物馆馆长夏日富丁氏等引道考察，加以证实。嗣后陈氏复至该地，亲为椎拓，以拓本一份赠送汶莱博物馆，并以影本分贻同好。可惜碑文上边款"男"下某甲立"甲"上一字，模糊不清。陈氏暂定为"应甲"，惟未敢十分确定。甚盼他日能获得精拓，借释此疑。

一

在东南亚各处知见的华文古碑碣文物，就目前而论，星加坡有明达濠程朝元墓碑，现已无存。槟城以乾隆壬子（五十七年）大伯公香炉石刻，马六甲以明天启壬戌（二年）黄维弘墓碑为最早。爪哇古物除三宝垅的三宝公庙

① 《汶莱周报》，星大图书馆无之，此据陈铁凡先生所寄示新闻稿转引。此碑发见地点应为 Mile l，Jalan Tutong，Bandar，Sri Begawan。

内传说的船碇之外，以笔者近日初步调查，似以雅加达太史庙（即凤山庙）乾隆壬申（十七年）“灵溢海疆”长春县会首立一匾额，年代较古。苏门答腊阿齐则有明成化七年钟（俗讹为狄青钟）。惟汶莱此碑为南宋末年之物，故其价值最高。

汶莱这碑年代，为景定甲子，即南宋理宗五年，公元1264年。宋汶莱为勃泥国，服属于三佛齐。理宗时，三佛齐国势已衰落，爪哇东南部新柯沙里（Singasari）王朝方崛起，1254年格达拿迦拉（Kertanagara）建国，是碑立于1264年，约在其即位后十载。泉州方面，则蒲寿庚自淳祐五、六年（公元1245）起以至德祐间（公元1275），任宋市舶使前后共三十年（寿庚以战功在宋末升任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是碑正立于蒲寿庚泉州任内，时寿庚尚未降元。[①]

碑上墓主题名“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何以称为判院？考泉州置市舶司在北宋哲宗元祐二年（《宋会要》记在是年十月六日）由福建转运使兼任提举。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福建市舶则由福建提刑司兼领。据《宋会要》，宋广州市舶司设立，“以知州为使，通判为判官，及转运使司掌其事”。盖当时知州，通判及使臣均得称为管勾市舶司。故《会要》云：“景祐五年九月……任中师言臣在广州奉敕管勾市舶司，使臣三人，通判二人，亦是管勾市舶司。”《会要》又云：“通判兼监而罢判官之名，每岁止三班内侍专掌转运使亦总领其事。”藤田丰八考证宋舶官制，谓是时“知州失市舶司长官之实，通判改为监官隶商舶临监，以转运使总领之，为一路市舶之长”。按通判即为副知州，由中书省任命。原得兼掌市舶事，其后市舶官制屡改。[②] 此墓主官衔为泉州判院，其人虽未必是官泉州通判，但必是华化的阿拉伯人而且为回教徒，故为蒲姓。惟是否为蒲寿庚族人，则不可得知。以年代推之，当是蒲寿庚为泉州市舶使时曾任泉州官职。[③]

唐宋时，勃泥及三佛齐人多蒲姓，且与华屡有交往，（唐哀宗）“天祐元

---

① 《宋史·瀛国公本纪》景炎元年（1276）条“蒲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参陈裕菁译订桑原骘藏著《蒲寿庚考》，第四章注二十一，据《宋史》景炎元年十二月“蒲寿庚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定其降元在1276年。

② 参藤田丰八《宋代市舶司及市舶条例》（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291—299页），论宋舶司设有监官，通判兼之。

③ 罗香林《蒲寿庚传》六《蒲寿庚与泉州提举市舶使司关系考》，据同治《泉州府志》职官，列宋代泉州提举市舶使者表，共八十五人。通判泉州而提举市舶者，如明阳思谦《泉州府志》卷十之林孝渊，即其一例。

年（904），授福建道三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蕃长蒲诃粟宁远将军”（《唐会要》卷一百）。[①] 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勃泥人贡龙脑，其副使名蒲亚里（《宋史》四八九《勃泥传》）。绍兴二六年（公元1156）十二月壬戌，三佛齐国使者蒲晋入见。癸亥，以三佛齐国首领悉利麻霞啰㫋（Sri-maharaja）为保顺慕化大将军三佛齐国王，以蒲晋为归德郎将，副使蒲遐为怀德郎将，判官蒲押咤啰为安化司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五）。[②] 这是唐宋两代到过中国的蒲姓著名人物。此蒲晋即曾在广州久住。《宋会要·蕃夷七》云：“（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诏：昨知广州折彦质奏：蒲晋久在广州居住，已依汉官保奏承信郎，今来进奉，可特与转五官，补授忠训郎。”是其明证。南宋又有大食人巨商蒲亚里留居广州之事[③]，其名与北宋初勃泥副使蒲亚里相同，可见此诸蒲当为大食（阿拉伯）人无疑。广州回教怀圣寺即宋时广州蒲姓之礼拜堂[④]，广州观音山东北的知府山有蒲姓坟山，去回教坟场不远，有题名宋讳捏古柏蒲公墓及元讳里翰字文渊蒲公墓，明讳阿噜嘔蒲公墓及明讳噜喂号柏庭蒲公墓，既有汉名，又兼著阿拉伯名，此为蒲氏墓发现于广州者。可是碑石乃是光绪十六年远孙所重立。根据族谱题名，并非正式宋碑。[⑤]

海南岛南端三亚港回教徒甚多，有清真寺四处。《宋史·占城传》称：“雍熙三年，儋州（海南）上言：占城人蒲罗遏为交州所迫，牵其族百口来附。”这是蒲姓自宋初由占城传至琼崖的记录。[⑥] 南海甘蕉《蒲氏家谱》所载蒲姓源流考，亦谓其“先世占城贵人以舶事入中国”，可见宋时蒲姓分布于广州、琼州，多从占城（安南）而来者。蒲寿庚先世的由来，德化《蒲氏谱》与南海甘蕉《蒲氏家谱》，所记不同。前者谓寿庚之父自四川迁入，

---

① 桑原书第三章注十四《三佛齐之蒲姓》列举例证甚多。自《宋史·三佛齐传》以外，元汪大渊《岛夷志略》、元陈元靓《事林广记》辛集八、《大明一统志》九十均谓三佛齐人多姓蒲。桑原书（中华本）误天祐作“元祐”，冯攸译本云：“或作蒲诃栗。”按《宋史·外国传》，周世宗显德间，占城使者有蒲诃散。又见《册府元龟》九七二。蒲诃散亦阿拉伯人，为 Abu HaSSan 的音译。

② 参 O. W. Wolters：A Notes on the Capital of Srivijaya during the Eleventh Century，*Essays Offered to G. H. Luce*，vol. I，p. 235。

③ 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一六绍兴七年条。及《宋会要》绍兴七年，“大商蒲亚里，曾讷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桑原谓蒲亚里的阿拉伯名是 Abu Ali，见该书第二章注二十四。

④ 宋岳珂《桯史》、宋方信孺《南海百咏》，及白寿彝《读桑原藏蒲寿庚考札记》。

⑤ 罗香林《广州蒲氏源流考》及《广州蒲氏宋元二代祖坟发见记》。蒲里翰曾官溧阳州，见光绪《溧阳州志·名宦》。

⑥ 岑家梧《三亚港的回教》（《西南民族文化论丛》，128页）、罗香林《海南岛蒲氏回教徒考》。

后者则谓寿庚之父终居广州，寿庚子孙则居福建泉州。[①] 按德化《谱》谓一世祖为蒲孟宗，既误宗孟作孟宗，显然出于攀附，故从四川迁来一说，恐不可信。[②]

《宋会要》历代朝贡，记"（绍兴）六年八月，提举福建路市舶司言，大食蕃客蒲啰辛状，谓自就蕃造船一只，广载乳香，入泉州市舶"。此又另一泉州阿拉伯番商姓蒲的，和蒲寿庚一家，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此碑出于马来人坟山丛密墓碣之中，惟用华文书写，字体浑厚雄肆，想是出自宋季福建书法名家之手。其为宋碑，绝无疑问。墓主生前官职是泉州判官，而有墓在汶莱，可见其人或先代必兼营海舶，子孙则在汶莱。如彼卸官后，尝随舶返勃泥，殁而葬于此，则其长男立墓碑，何以不书其讳？此墓碑只署年代及立碑者长男某甲之名，于墓主但记官衔而名字则略去，比之广州蒲氏墓，既题其汉名，兼著阿拉伯名的具体办法完全不同。颇疑心这是衣冠冢。即其人殁时仍在泉州，而由留居汶莱的后人立墓碑，以垂纪念，亦有可能。赵彦卫于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 1206）任新安郡守时，著《云麓漫钞》，在书中卷五记述福建市舶司常到的诸国船舶，勃泥三佛齐皆在其列。勃泥以出产脑版著名。周密《癸辛杂志》续集下，记"泉南巨贾南蕃国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其家富甚，凡有海船八十艘"。癸巳（公元 1293）岁殂。此事在蒲寿庚没后九年[③]，泉州蒲姓有关系的贾人，尚拥有海船如是之多。这位曾任职泉州判院的蒲公，很可能直接来自勃泥，和宋初的蒲亚里一样。惟因入仕于宋，故用华人题墓碑，又因其为回教徒，故葬于马来人的坟山。

《汶莱周报》谓："由于是碑的发见，可以证明华人到达汶莱较前人推测可以提早一百年。汶莱历史将为之而改观。"足见此碑之重要性。据向来记载，汶莱的华人多数为福建厦门人，15、16 世纪开始移植该地。可是勃泥一名早已见于 9 世纪樊绰的《蛮书》（卷六《云南城镇》）。10 世纪宋初，汶莱已到过中国朝贡。勃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于永乐六年（公元 1408）卒于会同馆，

① 参罗香林《蒲寿庚传》。

② 拙作《词籍考》，261 页蒲寿宬《心泉诗馀》附《清初举人蒲奇成所修蒲氏谱稽疑》，谱谓寿宬于至元二十三年状元及第。时无科举，安得中状元？足见其说多不可靠。

③ 桑原书第五章注十八"南蕃回回佛莲"条，蒲寿庚亲戚佛莲之外又有乔平章，其女即嫁与寿庚之次子，详《金氏族谱》。参 L. G. Goodrich: Recent Discoveries at Zayton（《刺桐的新发见》），*J. A. O. S.*, vol 77, 3, 1957。

墓葬南京雨花台。可见与中国往来的密切。[1] 在蒲寿庚之前，理宗时任福建提举市舶的赵汝适，在所著的《诸蕃志》中评述勃泥贸易状态，并说勃泥仍崇信佛教。明初洪武二年（公元 1369）沈秩等出使勃泥国，宋濂述其事为作《勃泥国入贡记》（《芝园后集》），亦谓其国事佛甚严。向来中国史家多据此谓是时回教势力尚未传入汶莱。[2] 今观华文景定蒲氏墓碑，乃出现于马来人坟山上，可见 13 世纪的勃泥，事实应该已有回教徒了。[3]

过去仅知碑刻上记载蒲氏的文献，只有泉州出土的明永乐十五年五月镇抚蒲和日为郑和往西洋忽鲁谟斯诸国所立的碑石（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图五七）。今海外汶莱又出宋末的蒲氏墓碑，时代更在其前，尤为难得，这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发现。

近年新发见宋碑，有关中外交通者，若莆田之绍兴八年戊午（公元 1138）《兴化军祥应庙记》，其中有云：

> 往时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以牟利于他郡外番者，未尝不至祠下。……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番者，未尝有是，咸皆归德于神（此碑拓本，见《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九期）。

此文可为三佛齐与泉州在南宋初期船舶往来之史实增一例证。《宋史・三佛齐传》云："泛海便风二十日至广州，其王号曰詹卑。其国居人多蒲姓。唐天祐元年贡物，授其使都蕃长蒲诃栗立宁远将军。建隆二年（公元 961）夏，又遣蒲蔑贡方物。……（开宝）八年，又遣使蒲陁汉等贡方物……"早期唐末宋初，三佛齐贡使姓蒲者甚多，而蒲诃栗立为最先使唐人物。《唐会要》作蒲诃粟，元刊《宋史》此卷黄安写本亦作蒲诃栗立，与《唐会要》异。前论未备，故复补识于末。

---

① 《明实录》永乐六年（卷五九），又胡广撰《勃泥国恭顺王墓碑》。1968 年南京发现《勃泥王碑》。

② 余炜《婆罗洲汶莱古国之变迁》，载《中国学人》第二期，103 页。

③ 桑原书引 Crawfund 于 *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Islands* 谓苏门答腊之回教徒，始于 1200 年，苏岛情形如此，汶莱自然在 13 世纪以前必有回教徒。

二

汶莱宋碑之发现，拙作及陈铁凡、傅吾康诸先生报道与讨论已详。[①] 在泉州的蒲姓石刻，除永乐十五年蒲和日为郑和往忽鲁谟厮所立者以外，我曾于台湾“中央图书馆”得见清魏锡曾的《非见斋碑目稿本》，其中有蒲力目的石香炉题字，该炉立于泉州承天寺中门外，其铭略云：

> 泉城县府前保信士蒲力目偕室李二娘仔，与十方檀信，同发诚心。……时大元至正丁未年四月吉日，化主实裕。住山实和敬题。[②]

这是元至正（公元1367）间所立的。其年代在蒲和日之前。这位蒲力目当然亦是阿拉伯人，他的太太李二娘仔则是华人。自宋以来，蒲家喜欢与华人通婚，像绍兴七年巨商蒲亚里至广州，有武臣曾纳利其财，以女适之，亚里遂留不归[③]，即是很有趣的例子。当日且有“贾胡蒲姓，求婚宗邸”之事[④]，可见海上蕃商恃其财富，且和赵宋皇室联秦晋之好，已是很寻常的事了。

在泉州，永乐中又有蒲妈奴，晋江人。以功升泉州卫前所试百户，子清，袭职调福州右卫后所。万历间，孙国柱又袭位。[⑤] 此则入明为官，可见泉州蒲家之夥，不仅蒲寿庚一系而已。刘铭恕撰《蒲家杂事》，稍有论列。[⑥] 泉州判院的蒲公，和蒲和日、蒲力目、蒲妈奴，都是泉州的蒲氏，时代由宋末至明初，差不多是同时的人。

在广州的诸蒲，除前文所举蒲晋之外，零星记载所见到的，尚有“广州蕃商蒲瑶，献名珠香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九三绍兴三十一年八月）。蒲延秀尝依蒲晋例，补承信郎（《宋会要》蕃夷七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知广州折彦质奏）。又胡妇蒲为子求官。（《杨诚斋集》卷一二五《林运使孝泽墓志

---

① 参拙作《汶莱发见宋代华文墓碑的意义》，载《新社季刊》第四卷第四期；陈铁凡、傅吾康：《东南亚最古的华文史料：汶莱宋碑》（1972年11月26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第四版）等篇。

② 此条可补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之缺。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十六。

④ 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五十五《礼部王郎中墓志》。

⑤ 《图书集成·氏族典》卷九十八引《福州府志》，有《蒲国柱传》。

⑥ 刘文见《宋代海上通商史杂考》，见《中国文化研究所汇刊》第五卷（1945年9月版）。

铭》记其提举广南路市舶事。）这些都是南宋的事情。

勃泥国第一个到中国的使臣名蒲某的是北宋初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的蒲亚里。《宋史》外国《勃泥传》记其王向打遣使施弩、使副蒲亚里判官哥心等赍表致贡，据表中言及，乃是商人名叫蒲卢歇道达入贡的。这桩事亦载于《宋会要·蕃夷七》，名作蒲亚利。惟《宋会要·佛泥国》条称："神宗元丰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佛泥国遣使来朝。佛泥不与中国通者九百余年，至是方入贡。"如果佛泥国即是勃泥国，则分明在宋太宗时其王向打已尝遣人入贡。这样似乎有点矛盾。

《殊域周咨录》卷九在《苏门答腊国》提及："淳化四年（993），广州蕃长以书招谕，舶主蒲希密遂至南海。……自是广州至今多蒲姓者皆其裔。"顾炎武于《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一九亦云："蒲希密……至南海……今色目蒲姓者是其裔也。"这一说是很有问题的。我们细阅《宋会要》蕃夷部历代朝贡中的记录，大食国王珂黎拂遣使舶主蒲希密来贡，在淳化四年三月十日。大食入贡，实肇于开宝元年。太平兴国二年，大食国来华使有蒲思那。在此之前，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月，占城王释利因陀盘遣使蒲诃散等来朝。乾德五年三月，其王波美税遣使蒲诃散来贡（见《宋会要·蕃夷四》之六一《占城国》）。占城之蒲，来华入贡，比大食蒲希密更早了一些时候。又《阇婆国》："太宗淳化三年十二月，其使陁湛、副使蒲蘸里、判官季陀那假澄等至阙下。"其时副使名蒲蘸里，亦先蒲希密一年来华。又在淳化之前，唐末天祐，北宋初太平兴国、雍熙等朝，来华使者名蒲的甚多，略为列举如次：

唐哀宗　天祐元年（公元904）　三佛齐使都蕃长蒲陁汉（见《唐会要》）

宋太祖　建隆二年（公元961）　三佛齐使蒲蔑

乾德五年（公元967）　占城使蒲诃散

开宝八年（公元975）　三佛齐使蒲陁汉

太　宗　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　勃泥副使蒲亚里

二年　大食国使蒲思那（四月）

八年（公元983）　三佛齐使蒲押陀罗

（十一月二十一日又十二月二十九日）

雍熙二年（公元985）　占城国人蒲罗遏

淳化元年（公元990）　　占城新王杨陀排遣使李臻、副使蒲诃散

三年（公元992）　　阇婆副使蒲蘸里

可见淳化四年以前，东南亚诸国使臣名蒲之多。而以三佛齐使华的为最早。上举的人物都早过蒲希密，何得谓所有“色目蒲姓”都是蒲希密的后裔呢?

《宋会要·蕃夷四·占城国》有长篇小注引《中兴书》云:“（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客言潮梅州巡辖马递铺押伴占城奉使韩全状：今月十三日押伴进奉人到建州，约十一月六日到阙，及会问使副以下职位姓名称呼等第项下，其中占城的蕃首有一判官，姓蒲名都纲，呼大盘是官资。”（同书《蕃夷七·历代朝贡》作十月，亦记判官蒲翁都纲，一为蒲翁团翁等八名。）这位来自占城的判官蒲翁都纲，是欲往临安朝贡的。他姓蒲而名都纲，当是回教海上商旅的舶主。海外各国使臣来华的正副使之下，都有判官同行。北宋以来，屡见于记载，就《宋会要》所见，分国略记如下：

勃泥国——使施弩、副使蒲亚利、判官哥心。（太平兴国二年九月二十日）

阇婆国——使陀湛、副使蒲蘸里、判官季陀那假澄。（淳化三年十二月）

占城国——太使陈尧、副使蒲萨陁婆、判官黎姑伦。（真宗咸平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进奉使蒲萨连琶、副使古论思唐、判官力占琶。（哲宗元祐四年六月十一日，占城国条列于徽宗崇宁三年。）

奉使杨卜萨达麻翁、付使教领离力星翁、判官霞罗日加。（孝宗淳熙元年七月三日）

大食国——使蒲思那、副使摩呵末、判官蒲罗。（太平兴国二年四月）

蕃客蒲押提黎、判官文成。（真宗咸平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使蒲麻勿陁婆离、副使蒲加心。（天禧二年五月二日）

三佛齐国——使李眉地、使副蒲婆蓝、判官麻诃勿。（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十九日）

注辇国——使娑里三文、副使蒲加心、判官翁勿。（大中祥符八年九月二日）

上列诸人贡国家正副使以外，都有判官，判官是使臣的佐贰，判官一名显然是借用中国判官的名称。

上列各国使臣中不少名曰蒲某。此外涉猎所及北宋诸蕃国以蒲为名的人物，尚有一些可以列举的如：

大食国—— 舶主蒲押陀黎。（至道元年二月一日，又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使蒲麻勿陁离、副使蒲加心。（天禧三年五月）
首领蒲沙乙。（嘉祐元年）
使蒲啰诜。（神宗熙宁六年十二月）
大食勿巡国—— 舶主蒲加心。（大中祥符四年）
占城国—— 使蒲思马应。（皇祐五年四月）
使蒲息陁琶。（嘉祐元年闰二月）
使蒲麻勿。（熙宁元年六月四日）
使蒲萨连琶。（崇宁四年六月十一日）
蒲端国—— 使亚蒲罗为奉化郎。（大中祥符四年六月）
真里富国—— 番书译语人蒲德修。（南宋庆元二十年十月一日）（见《宋会要·蕃夷》）

以上只是随手摘录，可见“蒲姓”的分布，且远至南印度的注辇（Cola）。其实所谓“蒲姓”，是译自阿拉伯语 Abu，义为父亲，用作尊称。阿拉伯人原只有名而无姓，其名之前冠以 Abu 字，但表示为“某某之父”的意思。凡“蒲某”的名称，既非姓蒲，自然却是同一宗族，而却是同一民族，即表示均是阿拉伯人，当然亦是回教徒了。①

蒲氏在东南亚诸大国，若占城、三佛齐、勃泥、阇婆已为一般所习知。其他像蒲端、真里富诸小国，亦无不有蒲姓的足迹。自唐末宋初以来，阿拉伯人挟其商业力量，贸易所至，整个东南亚几乎都有“蒲姓”寄居。从蒲某

① 参傅吾康等《汶莱古碑注》中引用马来亚大学伊斯兰系 Maktari 博士之说。

名称的分布看来，回教势力从 10 世纪初已逐渐侵入东南亚各国。汶莱有宋季景定甲子（公元 1264）的蒲公墓碑，我在前文提出 13 世纪该地应有回教徒存在。实则三佛齐、勃泥在唐末天祐至北宋太平兴国（公元 904—984）一段时间已不断有蒲某一类的人物充任入贡中国的使者，可见阿拉伯人的向东移植必从唐代开始。一般谈印尼历史的人，认为印度河口 Guzerat（《诸蕃志》之《胡茶辣国》）人善于经商，14 世纪初，始将回教传至苏岛北部的 Perlak 等地。[①] 其实从三佛齐、勃泥各地人名曰蒲某的出现之早，回教徒在唐末已在印尼苏岛及汶莱立足了。我所以将这些所谓蒲姓的名字及其时代，不殚烦地举出，正为提供资料以便懂得阿拉伯文的学者，可以把它们的回名复原，作为研究阿拉伯海上通商问题的参考。再从空间来论，"蒲姓"在东南亚各国分布之广，可见不能像顾炎武那样轻易地说他们都是大食国蒲希密的后裔；亦可见以前史家凡看到有姓蒲的，便派入蒲寿庚世系的队伍中，这种说法之武断，正可不言而喻的。

以上是从汶莱宋碑所引起的对于蒲家历史背景的重新认识，我觉得它的重要性，似乎比较对该碑文本身的考释工作，应该更饶有意义。

《泉州府志》卷二十六职官类，知州以下有通判军州事、添差通判军州事、命书判官三种。引《宋史·职官志》：望州：知州事一员，通判军州事一员，签书判官厅公事一员。如是，属于州判的官职，应包括通判、添差通判、签书判官三者。《宋史·职官志八》河南应天府下云："通判一人，以朝官充，判官、推官各一人，或以京朝官签书。"按通判之下又有判官之职。诸蕃国入贡正副使之外，都有判官一名，大概必为负责公文书者，故借汉职名"判官"称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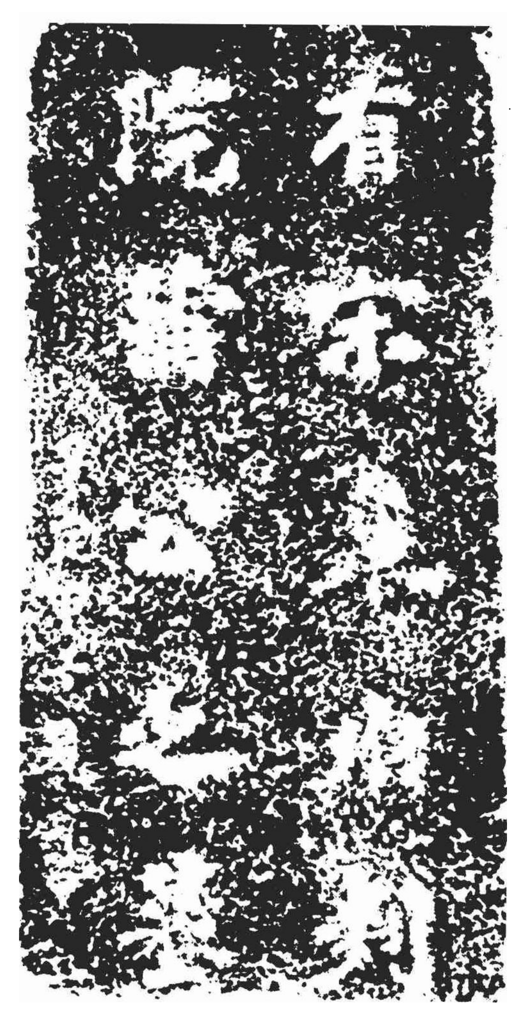
汶莱宋碑上镌"泉州判院蒲公"数字。"判院"一名，在宋代含义甚为复杂。[②] 有时判院只是虚衔，宋人诗文上使用判院，或作为雅称。[③] 陆游诗稿中有《简苏训直判院》一首，证之《渭南文集》中《郎中苏君墓志》，称他"讳玭，字训直，泉州同安人……通判明州"。则这处判院很可能即指苏氏为明州通判而言。至若签书判官一衔，因为是签书判官厅公事，似乎应该称为判厅更为恰当。

---

① 如吴世璜《印尼史话》一七《回教东来》。

② 陈铁凡先生有《判院探原》一文，载《大陆杂志》第四十七卷第二期。

③ 如《南涧甲乙稿》卷五《故提点判院魏公挽词》，《朱子文集》卷三《次判院文雪意韵》等题目。



图一　泉州判院蒲公碑拓本

汶莱这碑的判院，我以前认为可解作通判。现在细想起来，似可以作两种读法，一是任泉州府判院职的蒲公，一是泉州籍曾任判院官职的蒲公。前者的判院，不妨以泉州府下属官的通判说之。后者的判院，可能是一个虚衔，或者其人曾任过掌文书的判官，其后裔立碑，遂为加上美称的“判院”。由于该碑文措词过简，一时无法加以判断，资料所限，只有留待他日有新材料的出现，再行论定。至于该碑所引起的蒲家在泉州及东南亚地区分布问题，对中外交通史的探讨，提供一些较为客观的看法，连类所及，不惮覼缕，重为考索如此。

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岛北部发现汉钱古物记

苏门答腊和中国往来，在唐宋时候已有官方的记录。这一地区，唐、宋属于室利佛逝所管辖。武则天时代，佛逝屡尝入贡。在南部渤淋邦（Palimbang）一带，向称占卑国，唐时亦曾朝贡。《唐会要》卷一百《杂录》载：

武后证圣元年（695）九月五日，敕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弟给。……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

是时南海诸国入贡的，有给粮五个月至三个月不等。同书占卑国条云：

宣宗大中六年（852）十二月，占卑国佛邪葛等六人来朝兼戏象。

懿宗咸通十二年（871）二月，复遣使朝贡。按段公路的《北户录》，记詹卑国出扁核桃。宋时三佛齐[1]贡物亦有扁桃。唐朝占卑即宋时的三佛齐；三佛齐《两唐书》、《五代史》俱无传，惟《宋史》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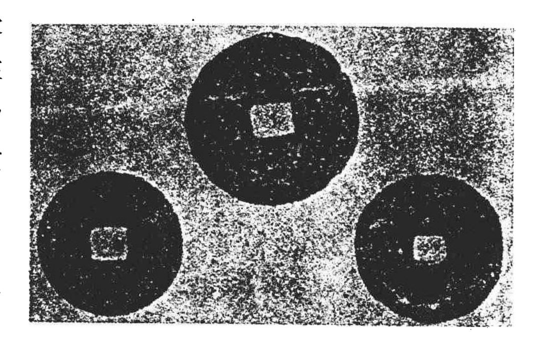
① 三佛齐唐代阿拉伯人称为 Serboza 或 Sarbaza，故宋以来遂有“三佛齐”之名。其国都大体即在渤淋邦。参考桑田六郎之《三佛齐考》（《台北帝大文政学部年报》三，五，1936—1938）。

三佛齐……其王号詹卑，人多蒲姓。

唐末王审知割据福建，和三佛齐货舶来往频繁。《五代史·闽世家》记云：

招来海中蛮夷商贾，海上黄崎一夕风雨，雷电震击，开以为港，闽人以为审知德政所致，号为甘棠港。

这是当日开辟海港的神话。“佛齐”一名，出现于王审知的“德政碑”，碑在福州芝山闽王庙内，立于唐昭宗天祐三年，文为于兢所撰。费瑯在《苏门答剌古国考》征引史籍，甚为浩博，惟此碑则为彼所未注意。兹录于后，以补其缺略。碑文云：



上为建炎通宝，左为皇宋通宝，右为大观通宝，皆汉钱古物。

佛齐（国）虽同临照，靡袭冠裳，舟车罕通，琛赆罔献。□者亦逾沧海，来集鸿胪。此乃公示以中孚，致其内附。

（《金石萃编》：“此碑有缺字。兹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补之。”）又铭云：

佛齐之国，绥之以德，架浪自东，骤山拱北。

（参陈衍《福建通记·福建金石志》（石三）。）《宋会要·职官》四四市舶司条云：

（元丰）五年（1082）十月十七日，广东转运副使兼市舶司孙迥言，南蕃纲首持三佛齐詹卑国主及主管国事国主之女唐字书。……

是詹卑在宋时与华来往，已用唐文。《诸蕃志·三佛齐国》云：“国中文字用番书，以其王指环为印，亦有中国文字，上章表则用焉。”番书必指马来文，

然对华公文，则以汉字撰写，已成惯例。明宣宗有《遣使谕西洋古理、苏门答剌诸国诗》云："似闻溟海息鲸波，近岁诸蕃人觐多。杂遝象胥呈土贡，微茫岛屿类星罗。朝廷怀远须均及，使者敷恩合遍过。莫惮驱驰向辽远，张骞犹说到天河。"这是见于内府手抄红格纸黄绫裱本的《宣宗皇帝御制集》卷四三，现珍藏于士林"故宫"博物院，外间不易见到，涉览所及，附记于此。从这首诗看来，苏岛和中国的关系，在明初接触更是频繁了。

苏岛北部的棉兰（Medan)，目前是印尼的第三个大城市，华人足迹甚早。在老武汉（Labuhan）地区，有华人建的寿山宫，祀观音佛祖。该庙乃光绪十六年庚寅（公元 1890）所立，有碑文略云："窃我唐人到幼里，至今三十有年矣。庙宇佛像未尚建筑，幸董事等集谋□捐敬造。案□观音菩萨，所有捐题芳名支用录于左。……总理人谢应莱仝立石。天运庚寅年冬腊月吉旦。"（原碑华文不甚通顺，照原文录出。碑有摄影，见于 Wolfgang Franke 所著 *Chinese Epigraphy-West Malaysia & Adjacent Areas*，见南洋大学《文物汇刊》，172 页，图一七。）这是棉兰现存最古的华人庙宇。

棉兰又有天后庙，碑为《醵资小引》，题"宣统三年春月日丽华商立"。有香炉一，款曰"光绪三十三年孟秋粤东省天平街"。钟一，铭曰"风调雨顺"，"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敬酬"。在巴烟（Pulubrajan）又有武帝庙，内有光绪辛卯（公元 1891）匾额二，"福建安溪陈妈肴酬"。又有光绪壬辰楹联，其侧为福建公司，乃闽人所建。日丽亦作日里，即棉兰之别名。棉兰华人所建庙宇，可记者如此。

老武汉地方的哥打支那区，在 1973 年 7 月间曾发现砖砌古城遗址。据当地村长说，这座古城是在室利佛逝王朝时代所建。此地原是室利佛逝王朝，为巡视苏岛的一个海舶港口。该古城有长约二百公尺的隧道，中有四个古墓，出土一些中国古钱和一个用大理石制成的石马，石马高六十公分。又发现一艘古船，长约七十公尺，埋于沼泽中，只有龙头形鹢首露出水面。又在古井中发现佛像二尊。报载（附棉兰华文报的图照）："古城中出品，有小铜像、清朝钱币及东印度公司 1804 年的钱币，和中国陶瓷与武器。"

在出土的中国古钱中，据说有唐开元通宝及元丰铜钱，为亲弟锡权收购得；曾以若干枚见赠，皆为宋钱。细加观察，计有下列诸年号：

皇宋通宝　　淳化元宝
天圣元宝　　大观通宝

建炎通宝

俱见插图。闻说当时出土古钱不可计数，都被西人收购，囊括而去。这里几个钱币，只可算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它的年代，上自北宋太宗的淳化（公元 990—994），仁宗的天圣（公元 1023—1031），徽宗的大观（公元 1107—1110），下至南宋高宗的建炎（公元 1127—1130），包括整个北宋及南宋初年。这个时期，中国和三佛齐的贸易关系，更为密切。O. W. Walters 著《十一世纪室利佛逝首都考》（A Note on the Capital of Sirivijaya during the Eleventh Century），对三佛齐的詹卑在北宋时与华交往事迹，有详细考证。①拙作《汶莱宋碑跋》二篇，亦对唐末（天祐元年，公元 904）至北宋太宗淳化间三佛齐来华使臣，有详细的描写。②

本来宋钱在东南亚一带，屡次曾经发现。为人所注意的，像 1822 年 John Crawford 在新加坡升旗山上，发现宋真宗、仁宗、神宗年号的铜钱③；1860 年在印尼日惹，发现宋钱（见 1899 年通报）。爪哇在明初交易的通货，行使汉钱，亦见诸记载（《瀛涯胜览》）。故在苏门答腊北部有宋钱出土，是不足为奇的。这件事已成明日黄花，可是知道的人不多，所以将这几个宋钱印出，以供留心东南亚文物的人士参考。

11 世纪初，三佛齐一带有“金洲室利佛逝城”之称，尝一度为东南亚大乘佛教的重镇，法称似即当日佛教的首脑。以前一些高僧到此留学，唐时义净于佛逝滞留十余年。西藏的燃灯吉祥智（Diparikara-Srijnana）即阿提沙（Atisa），亦尝在金洲留学十二年，从法称问学。金洲法称的著作，尚保存于藏文《大藏经》的《丹殊尔》部。三佛齐国内佛学的发达，是很重要而值得注意的。④

三佛寺建寺用汉名及铸钟，肇于宋时。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三佛齐王入贡，诏以“承天万寿”为寺额，并铸钟以赐（见《宋史》卷四八九《三佛齐传》），遗迹现不可考。

---

① *Essays Offered to G. H. Luce* 第一册（pp. 225—239）。

② 拙文见新加坡出版：《新社季刊》第四卷第四期，又同刊第五卷第三期。

③ John Crawford's Description of the Ruins of Ancient Singapore（*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s of Siam & Cochin China*, London, 1828“道光八年”p. 4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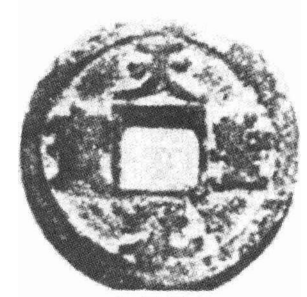
④ 见静谷正雄《三佛齐佛教史》關すさ西藏文の—新资料，《石滨还历论文集》第一册。

老武汉古井中出土的佛像，作风有点和暹罗的差耶（此地一说是曾为室利佛逝的故都）所出的很相似。在印尼中部婆罗浮屠（Borobudur）的佛像，亦可以作比较。可惜古物一出土，便被人取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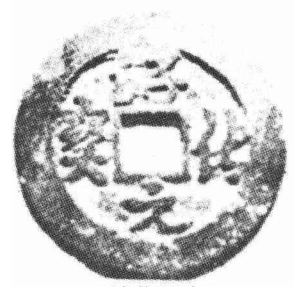
皇宋通宝

又那艘古船，亦没有好好地保存下来，不然对于研究宋代海船制度，将是一件极宝贵的材料。在三宝垄郑和庙内，保存有古船桅一件，用红布包裹。庙有联一对，文云："泊铠以锚坚如铁，古物维尊表其诚。"庙内另有"船舡公"、"船舡节"等匾额，别有所祀。这艘古船，比起三宝垄的船桅重要多矣！印尼人对出土文物，不能珍惜保护，让它为人盗宝掠夺，这是一桩不可补偿的损失。



天圣元宝

在这里我将附带略谈棉兰附近的山水、古迹、人物。在附近的亚齐州[①]，有明宪宗成化七年（公元1471）的铜钟，土人讹称为"狄青钟"。福建林小眉的《摩达山咏古诗》有句云："象军遥渡阿尼里（原注：'亚齐海峡'），牛火宵燔克拉屯（自注：'亚齐城'）。"又云："一代遗钟秋草没（原注：明颁赐亚齐王之钟尚存），千年古币土花斑（自注：土人治井获古元宝二颗，现存外舅耀轩先生家）。"小眉为林景仁的别号。景仁字健人，别署蟫窟，为福建巨室林维源长孙，台湾有名的林家花园的主人之一。他在新婚时期，与妇张馥瑛居于棉兰的Battak山张家别墅，写成一部诗集[②]，名曰《摩达山漫草》（大抵民国六年以前所作），对该地的物产、人文都有题咏，是极有价值的苏北文献。林小眉的外舅张耀轩先生，即张鸿南，梅县人，棉兰首富。荷兰政府时代，任棉兰地方自治会议员。清朝季年，由知府擢至代理考察南洋商务大臣，尝和其兄榕轩建造潮汕铁路，创设日里银行，人号"张百万"。余尝至其宅第，俗称大厝，在沙湾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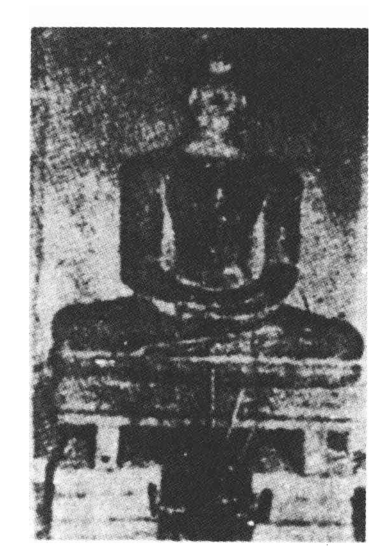


淳化元宝

---

① 亚齐与华贸易甚早。清陈寿祺在《福建通志》卷二七〇《国朝洋市》云："亚齐在西南海中，土产西洋布丁香……之属。"

② 《林小眉诗集》，在《台湾风物》第二十卷第二期曾印出《林健人小眉诗作汇辑》；又同杂志第二十二卷第三期有舒州月作《林小眉诗的研究》，颇详其生平。

古城出土的佛像二尊

街（Kesawan），见历年来政府褒赠的匾额，都保存得很完好。承馥瑛女士惠赠《张耀轩博士拓殖南洋卅年纪念录》一巨册，永远留为纪念。张家富收藏，蒙出示宋湘手写《杜诗》六册，殊为矜贵。

摩达山位于 Toba 湖边，以居民为 Batak 族著名。今译写作峇达。峇达女子能自织自染，平日只围沙笼，以青布缠成一三角形的头包，戴上以银或铜制成的耳环，重可数斤，以耳环连于头包之上。峇达人所居房屋，大都离地二公尺以上，是东亚民族共同的“干阑”式，只有门一扇而无窗牖。酋长屋宇现多保存，成为有名的古迹。峇达族的语言有二大系统：南部为 Toba-Batak，包括 Angkola、Mandailing 语；北部为 Karo-Batak，包括 Alas、Dairi Batak 语。①

“峇达”一名，在中国宋代文献中叫作“拔沓”。赵汝适《诸蕃志》：“三佛齐国所属十五国中有拔沓。”说者皆谓即是苏岛的 Batak。《永乐大典》卷二百《南海志》中诸蕃国名，三佛齐国，小西洋中有“榄邦”，即“淋邦”，但不见“拔沓”。《马可·波罗游记》第三卷一六五章记 Samudra 国（即苏门答腊），后即云入一别国，名称 Dagroian。冯承钧译作淡洋（冯译用 A. J. H. Charignon 法文本），张星烺谓即《明史》的花面国，故又译作大花脸王国。马可·波罗记其国以魔术疗病的习俗甚详。元汪大渊《岛夷志略》称

① 参看 *Bibliographical Series I*，*Languages of Sumatra*。

拔沓为花面，谓："其山逶迤，其地沮洳。男子以墨汁刺于其面，故谓之花面，国名因之。"随郑和征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苏门答剌国》云："其山连小国二处：先至那孤儿王界，又至黎代王界。"又云："那孤儿王又名花面王，在苏门答剌西，地里之界相连。"费信《星槎胜览》所记略同。清初诗人尤侗在《外国竹枝词咏苏门答剌》句云："孩儿不敢跳西洋。"《咏花面》云："旁人莫笑侬花面，只恐君心花更多。"自注："那孩儿男女大小皆于面上刺三尖青花为号。"（见《尤西堂集》）"那孩儿"应是"那孤儿"之误。《纪录汇编》本《胜览》云："那姑儿一山产硫黄，我朝海船驻扎苏门答剌，差人船于其山，采取硫黄，货用段帛、磁器之属。其酋长感恭恩赐，常贡方物。"此处又作"那姑儿"，与"那孤儿"同音，是明人对 Batak 的另一称呼。按其地多火山，如 Sibajak 火山，高达海拔二千多公尺，即其一著名者，故出产硫黄特多。

作者旅行印度尼西亚时，对火山非常感兴趣，尤其万隆的覆舟山更为奇迹，有词一首附录于下：

念奴娇

万隆覆舟山，印尼最高火山。用王半塘韵。

危栏百转，对苍崖万丈，风满罗袖。试抚当年盘古顶，真见烛龙嘘阜。薄海沧桑，漫山烟雨，折戟沉沙久。岩浆喷处，巨灵时作狮吼。
只见古木萧条，断槎横地，遮遏行人走。苍狗寒云多幻化，长共夕阳厮守。野雾苍茫，阵鸦乱舞，衣薄还须酒。世间犹热，火云烧出高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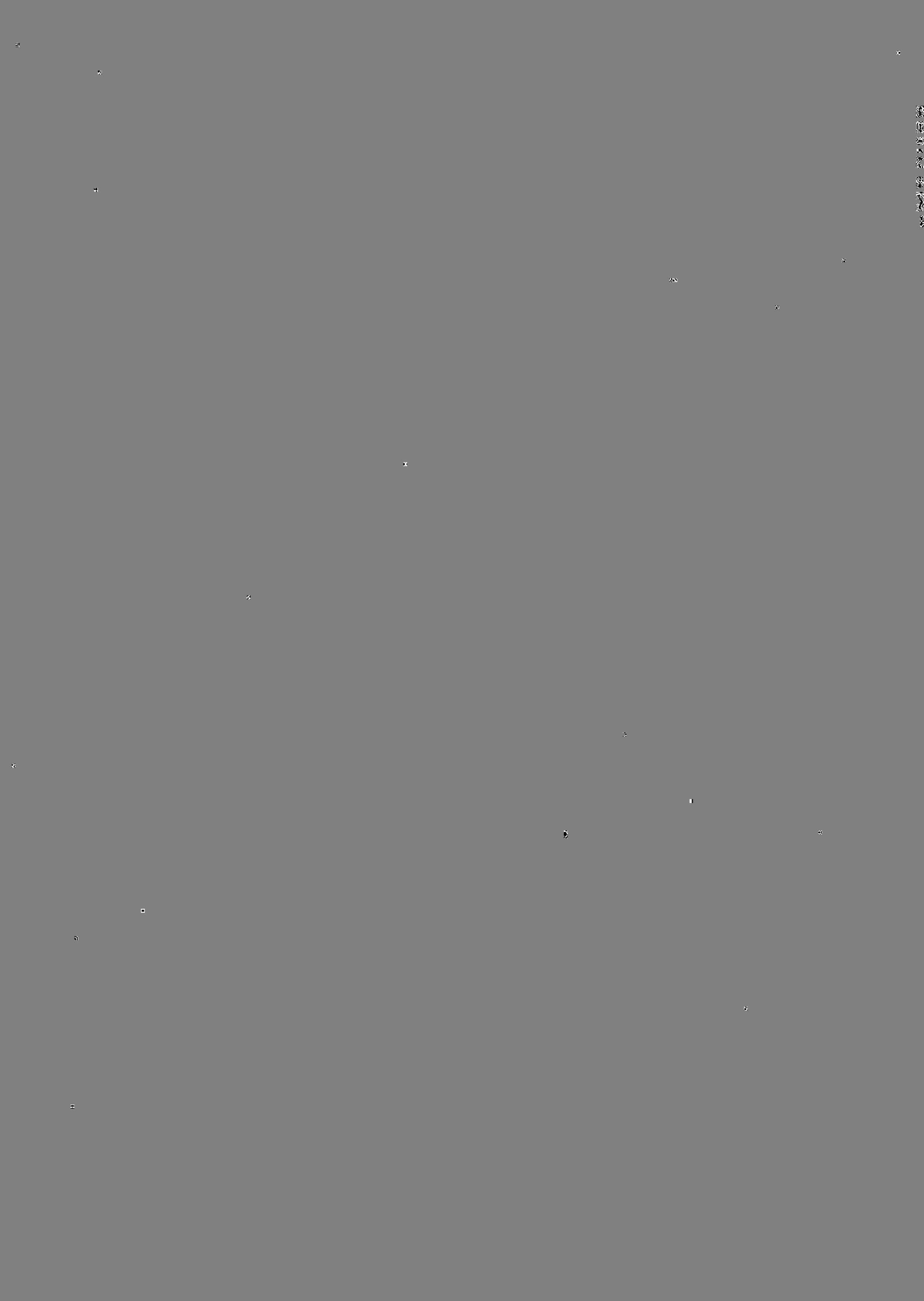
我们回想明初郑和下西洋宝船制度的完美，当时中国海军称霸一时，可是从此以后一蹶不振；至于今日，中国竟变成没有海军的国家。我在三宝垄晋谒三保洞、三保庙，看到章太炎在庙内题篆书一联云："寻公千载后，而我一能无。"（旁题记："民国三年十月游三保洞书此，神君有灵，庶共昭鉴。勋二前东三省筹备使章炳麟。"）可见他仍未能忘怀于轩冕，但于此一联可以知他对三宝公景仰推崇的程度。我尝慨叹中国清季数百年没有海军，很对不起郑和，因依朱彝尊谒张良祠韵，作《水龙吟》一阕，录之以殿吾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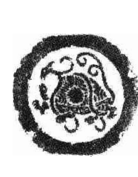
水龙吟

三宝垄吊郑和庙。自公去后，中国遂无海军，以至今日，为之慨叹。用朱竹垞韵。

当年巡海水师，威棱直拟秦皇帝。旌旗所至，邻邦臣服，乘风良易。百卉摇春，七洲戴日，全无冬季。使艨艟针路，都纲尚在，谁敢有、窥墙意。　自断长城万里。任西来、寇氛横地。衣冠旧典，祠堂乔木，神鸦流水。襟带江山，海权永失，关门长闭。算鞭长、只付沙鸥出没，向惊涛里。

1973年初稿于星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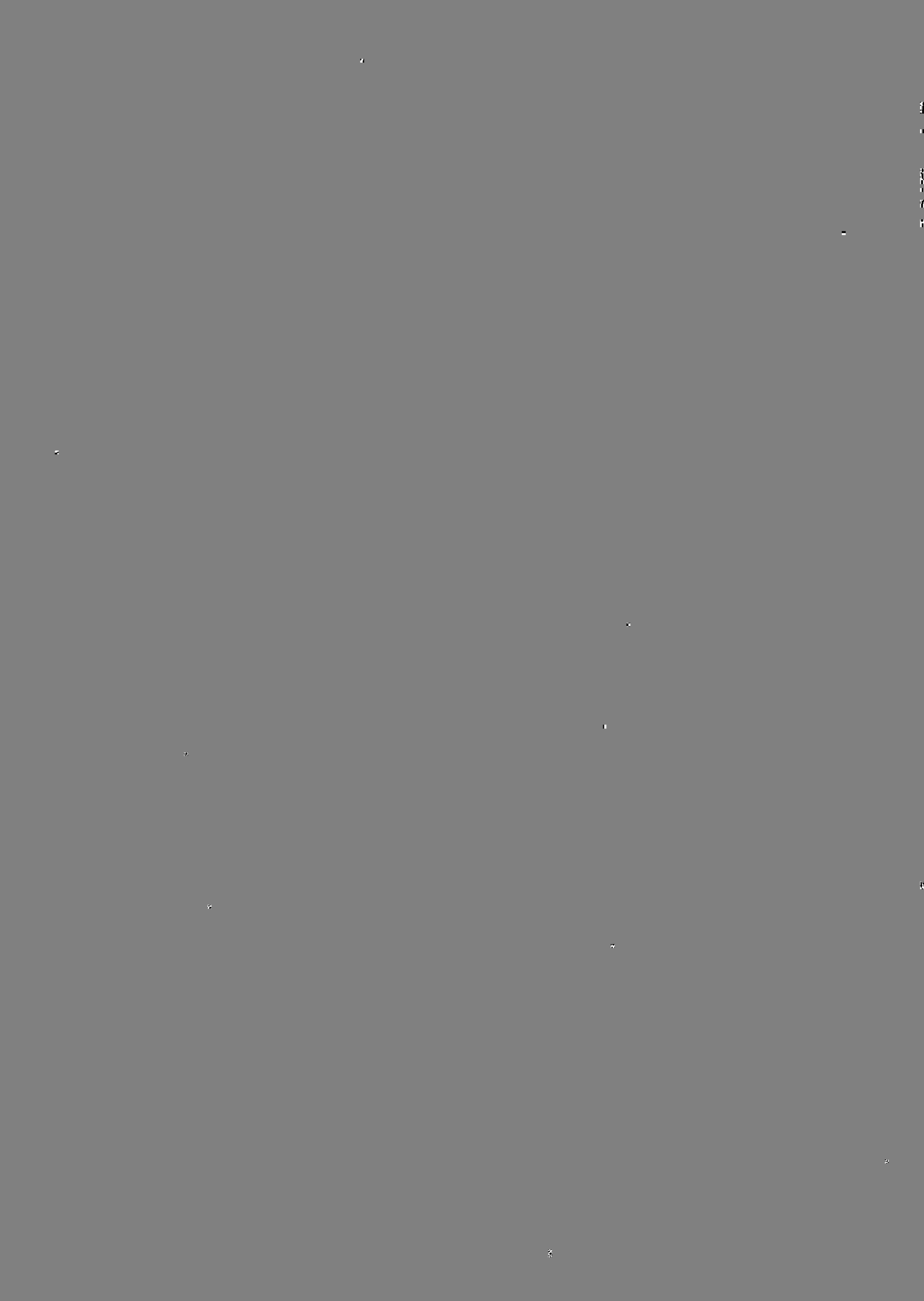




新加坡古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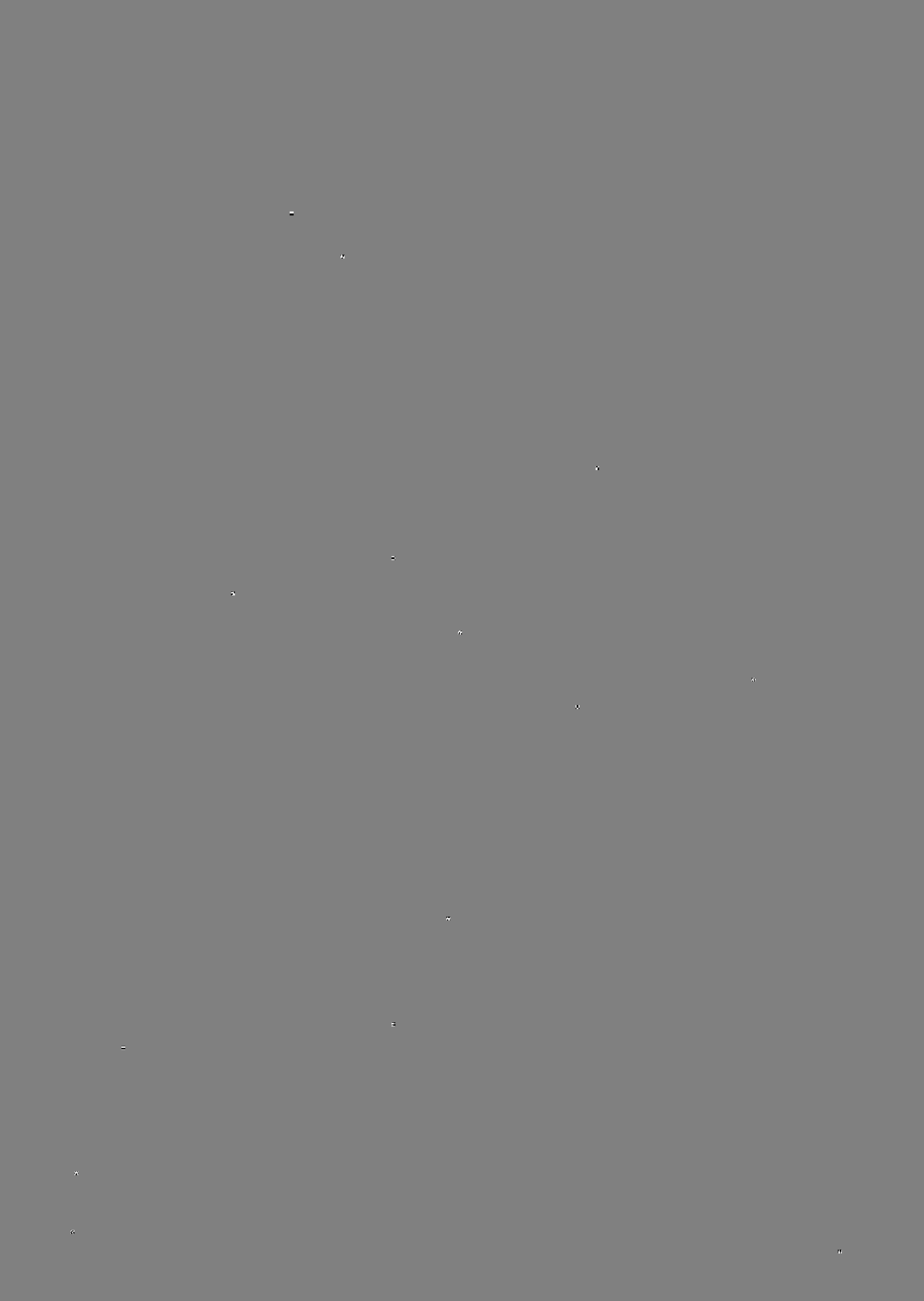
卷七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外关系史



目　录

Foreword …… 259
新加坡古事记引 …… 263
新加坡名称华文异译表 …… 264
　壹　实录类 …… 266
　贰　政书类 …… 274
　叁　公牍类 …… 319
　肆　日记类 …… 337
　伍　游记类 …… 401
　陆　地志、杂述类 …… 418
　附　译文类 …… 482
　柒　散文、诗、词类 …… 495
引用书录解题（择要） …… 522
附录一　清季来往新加坡人物表 …… 545
附录二　清后期西方史地书刊纪略（参译文类） …… 549
附录三　星加坡华文碑刻系年表 …… 554
附录四　《叻报》举例 …… 558
新加坡古事记跋 …… 564
补　记 …… 565



Foreword

A common history is one of the basic elements for the building of a nation. Therefore in the heyday of Western nationalism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ading public and scholarly institutions were most eager to collect and to edit the historical sources relevant to their people and their country. Historical sources, of course, are not the same as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Thus in the case of Germany the main sources for her earlier history are the reports of Roman writers and Latin documents. And the famous modern edition of sources for the early and mediaeval history of Germany has even a Latin name,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work started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fore there was a unified political entity of Germany and contributed to the commo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German nation. Publication of the work still continues today in Germany.

Singapore, a very young nation, is just about to find her own identity and to discover her own history. Due to her former status as a British colony Singapore'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as so far been seen almost exclusively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former colonial overlord and the records of the former colonial administrators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almost the only relevant historical sources. The impact of this view, of course, cannot change automatically—almost overnight—with independence. A new concep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can only be gradually acquired. Much patience and scholarly work are necessary to achieve such gain.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s the collection of all relevant sources. So far, primarily English sources have been collected whereas those in other languages have been only occasionally paid attention to.

Since the major part of Singapore's two million population is of Chinese extraction it should have been expected that Chinese sources on Singapore were well known and widely noticed. Surprisingly, however, this is not the case—notwithstanding a few exceptions such as the *Hsing-chia-p'o f'eng-t'u-chi* 新加坡风土记 by Li Chung-kuo 李钟珏 of 1895. Whereas the relevance of Chinese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prior to the period of Western dominance, i. e. up to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is common knowledge since almost a century, only in recent years some pioneer scholars such as Tan Yeok Seong 陈育崧 (Ch'en Yü-sung), Hsü Yün-ch'iao 许云樵, and others hav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and drawn the attention to Chinese sources on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in general, and of Singapore in particular too. So far, however, no systematical collection of the relevant materials has been endeavoured. The first effort of this kind is Professor Jao Tsung-i's "A Chronological Survey of Chinese Inscrip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Society*,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o. 10 (1969) . Whereas this survey is merely an annotated list of existing stone inscrip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which the author has been himself, the present work is a collection of the complete texts of references to Singapore drawn from more than a hundred and fifty different kinds of Chinese writings, such as various historical records, works on politics, memorials, encyclopaedias, literary collections, local gazetteers, family records, miscellaneous notes, diaries, travel records, stone inscriptions, poetry, etc. , up to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era in 1911. Some of these references are well known to scholars in the field, such as the relevant passages in the *Hai-lu* 海录 of 1820, or in the *Nan-yang li-ts'e* 南洋蠡测 by Yen Ssu-tsung 颜斯综 of 1830 (?), but many others not. It requires the wide reading and the scholarly experience owned by Professor Jao to find out references such as the passages in the *Ch'i-*

min ssu-shu 齐民四术 by Pao Shin-ch'en 包世臣 of 1828, reflecting the author's view on the importance of Singapore in the context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or in the *Ting Tso hai-fang -kao* 丁左海防稿, a manuscript collection of memorials by Ting Jih-ch'ang 丁日昌 (1823—1882) and Tso Tsung-t'ang 左宗棠 (1812—1885) suggesting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ommission of a Chinese consul to Singapore. The so far unknown manuscript of a travel record by Wang Ch'eng-jung, *Wang Ch'eng-jung yu-li-chi* 王承荣游历记, who visited Singapore in 1875 i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Moreover, Professor Jao has added some bibliographical and biographical notes on the sources and their authors as well as a scholarly introduction discussing among other topics the different Chinese names for Singapore.

The present collection is a pioneer work in the unfolding of Chinese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 which is going to have its impact on the rewriting of Singapore's national history and on the future school textbooks, all the more, since henceforth history will be taught in Chinese not only in the Chinese-medium schools, but in most English-medium schools too. Some of the more important texts would have to be translated into the other languages used in Singapore. Thus, not only in the field of academic scholarship, but also in the field of nation building Professor Jao's present work i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new nation of Singapore.

WOLFGANG FRANKE

Early in April 1970

at Nanyang University, Singapore

Almost two decades have elapsed since the above lines have been written. By that time it could be expected that Singapore authorities would give more consideration to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But just the reverse actually happened. A few years later, Chinese-medium Nanyang University was closed

down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hich became the new English-medium National University. Another important work,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Inscriptions in Singapore* 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 by Chen Ching-hao 陈荆和 and Tan Yeok Seong 陈育崧 had to be published outside of Singapore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in Hong Kong in 1973.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to have Professor Jao's collection be brought out in Singapore. All the more, I am happy to learn that agai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is going to publish this work too. In this way, some Singaporeans, at least, manifest their concern for the badly neglected Chinese aspect of their county's history. Scholars interested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will greatly appreciate the eventual, for such a long time delayed, publication of Professor Jao's collection.

WOLFGANG FRANKE

October 1988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新加坡古事记引

自古华人于海外立国，而能厕于强国之林，不以幅员之小而降其声威，不以人口之少而减其盛美，孰有如今日之新加坡国乎？

夫河山有表里，文化亦有表里。今人之所追逐者，唯富是求，然富之至义，非资财货殖之为富也；有内富焉，犹人之有内美也。内美惟何？立国之道，有不可动摇者，以文字历史为其长久之根柢，国之灵魂系焉。文字，非语言之谓也；必循其声音形体，反复其义，进焉以究其道。乃世有外尊语言而内蠲其文义者，有貌崇义理而徒绣其鞶帨者，是存皮而去其骨，买椟而还其珠也。顾体国经野，其途多端，有好为长久之远虑者，亦有喜求一时之炫耀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在智者自择而已。

1968年之秋，余自香港于役星洲。未至之初，尝致力于民国肇建以前华人莅星荜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史迹。窃以立国之本必以史植基，惟不忘其祖祢之所自出者，终将获致长远之道。故所甄录，不啻史前之史；凡文献典籍、杂记之言及国名者，间亦为之条列，以其资料之可珍，不以等闲视之，示不敢遗弃也。良以善治史者，贵乎寻其根株，而无务摭其枝叶。今之学者辄反是，往往套取外人之理论，肆为连犿之言，臃肿成篇，而迷其分寸。余书命名曰古事记，虽假扶桑之名号，亦犹印度之有 Purāṇa，意止此耳。欲为读史者，启其户牖，但直说事状，提供原料，视为史钞也可，非敢侈言史学，以自炫也。

1989年元旦日于香港

新加坡名称华文异译表

新加坡一名，出自梵文 Singapura，义为狮城。称新埔及新州府者，始于嘉庆、道光间。包世臣《齐民四术·致广东姚中丞书》称："粤东外洋，有封禁地名新埔，距省垣千里而遥。"是时初开辟，故曰新埔。王芝《海客日谭》自注云："星加坡一名星架坡，一名新嘉坡，一名星格坡耳，一名星格伯儿，一名星奇坡，一名息力，一名柔佛，一名新州府。"然他书所见，异译甚繁，兹表列如下：

新甲埔	1796 年	《海国图志》引《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新加波	1883 年	郑官应《南游日记》。
生嘉波	1883 年	徐继畬《瀛环考略》。
生架坡	1820 年	王之春《使俄草》。
新忌利坡	约 1830 年	颜斯综《南洋蠡测》——记英人据岛以后，即 1819 以后事。
新加步（峡）	1836 年	道光十六年以前。(《盾墨》四)
新奇坡	1839 年	道光十九年林则徐、邓廷桢奏以新奇坡与新埠分为二。又《瀛环考略》。
新寄坡	1842 年	道光二十二年两广总督祁埙奏。
嘶叻価哺		《宣宗实录》卷三七一。
新祈波	1842 年	道光二十二年台湾道姚莹奏。《筹夷》五十九以新祈波与唊叻分为二。
新地波	1842 年	同年姚莹奏，《筹夷》六十二。

续前表

新歧坡	1859 年	咸丰九年毕承昭奏，《筹夷》四十一。
新嘉陂	1866 年	同治五年蒋益澧奏，《筹夷》四十三。
星驾坡	1866 年	张荫垣《三洲日记》八。
星架坡	1866 年	《海客日谭》。
星格坡耳		同上。
星格伯儿		同上。
星奇坡		同上。
星加坡		《宣宗实录》，《海客日谭》，黄楙材《西辎日记》。
新嘉坡		《海国图志》引英国马礼逊《外国史略》。（亦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十五）
新实力坡		同上。
昔里		《岛夷志略》。
新架坡		丘逢甲《寄邱菽园诗》，蒋玉棱《蕃女怨词》。
息辣		《海录》，《使俄草》，《宣宗实录》三七一。
撒里		万历三十三年《温州府志》。
息竦	1865 年	同治四年英国照会（《筹夷》三十五）。按竦乃辣之误。
息力		《海国图志》引《每月统纪传》。
石叻		《海唇福德祠钟铭》。
呩叻		李钟珏《新嘉坡风土记》。
实力		《厦门志》。
唹叻		姚莹奏。
啫叻坡		《西辎日记》。
寔叻		陈乃玉《噶喇吧赋》。
尸牙波儿		《吴泽庵诗》。
星洲		邱菽园《天南新报》。

清时翻译外文地名，汉字往往多歧。琦善（静庵）者，鸦片战争主割香港者也，道光二十三年，充驻藏大臣，其丙午十二月丁丑疏谓“披楞即英吉利”，平步青于《霞外捃屑》卷二据姚莹（石甫）《东溟文后集》（卷八《候林制军书》），“廓夷东接缅甸，西接毗楞，毗楞即英夷所得东印度地”，以勘琦善之误（卷二，151 页），不知毗楞、披楞即槟城之庇能，《清宣宗实录》作庇昤。区区一地名耳，而纷糅至是，译事之难，即此可见，因并附记于末。

壹　实录类

一、《宣宗成皇帝实录》

卷三七一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

乙巳　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查讯白人供称，该国至广东，风顺不过三个月，至迟六个月；所过地方，如佛囒机、囒欲罨、土啷、噶吶喇沙、姑路、庇吟、噶勒格、星加坡等处，皆该国所属，其经过别国，均难指实名目……（36页下—37页上）

两广总督祁埙等奏：遵查曾到暎咭唎贸易人朱京玉，据称息辣，又名噺㗎哺，即新寄坡，乃暎人埠头……（37页下—38页上）

按：庇吟即庇能（槟城），噶勒格即马六甲。

附　《圣祖实录》卷二七九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五月辛未，兵部议覆广东广西总督杨琳疏，言柔佛等国番人喇哈等五十三名、噶啰吧番人吧甘等三名，乘船被风飘至新安等县击碎，随令各地方官给与口粮，养赡抚恤。但查南洋柔佛等国，俱系应禁地方，无内地商船到彼，闽粤二省又无彼国船只前来，原船已遭风击碎，是喇哈等永无还乡之日，请给内地船一只，令难番附合驾归。（华文影本，3725页）

按同年二月，碣石总兵官陈昴条奏，东南番族最多，如文莱等数十国，尽皆小国，惟噶啰吧、吕宋最强。……（同上书，3699 页）

二、《德宗景皇帝实录》

卷五八　光绪三年九月

丁丑　先是出使美（英?）国大臣兵部左侍郎郭嵩焘奏各口通商事宜，应纂成通商则例一书，并请设新加坡领事，暨派员赴万国监牢会。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至是奏……至新加坡应设领事官，遴委道员胡璇泽承充，应如所请办理……（12 页上—12 页下）

卷七一　光绪四年四月

乙酉　谕军机大臣等，丁日昌奏：劝办潮州并香港各埠捐务，集有成数，及捐款分解晋、豫；南洋捐户，一律给奖；英国总督捐赈，应否致谢各折片。丁日昌督饬通员张铣等，劝捐赈银，绅民人等，急公好义，踊跃乐输。潮州一府，已捐者业有二十余万之多；其香港及南洋各埠，经绅董梁云汉等实力劝办，起解三万余两，新加坡、小吕宋等处华商，亦经该绅士等切劝。已捐定者其三万余圆，将来尚可扩充，所办甚属认真。丁日昌以豫省灾荒，与晋省相等，拟将潮州捐款，专解山西，将香港及南洋各埠捐款，专解河南，均汇至天津，由李鸿章转购米粮，分别起运。即着照所请行。所有潮州及香港等处捐生，业由丁日昌查照新章，先行给予实收，以示招来。其劝捐出力绅董及各埠管事头目，并准于事竣后，由丁日昌知照李鸿章核明请旨奖叙，前发部照不敷，着李鸿章于天津局所存部照内，随时拨给，以资便捷。至巫来由国王捐银千圆，以为华商之倡，该国向无与中国交涉事件，应如何办理之处，着李鸿章与丁日昌斟酌妥办。香港驻埠之英国总督燕轩尼士约翰捐赈银五千圆，亦属好义，已谕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悉，应否酬答，并着该督等酌度具奏，将此各谕令知之。寻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各国商民捐助银米，请缮给乐善好施扁额，并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致该国驻京使臣，传旨嘉奖，以慰远人。从之。（7 页上—8 页上）

按：张铣字寿荃，宁乡人。光绪二年重任惠潮嘉道。

卷七六　光绪四年七月

丙寅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新加坡领事官胡璇泽发给文凭，嗣后照办，允之。（10页上—10页下）

卷一百二十　光绪六年九月

庚寅　予故新加坡领事官胡璇泽议恤。（8页下）

卷二百一　光绪十一年正月

戊申　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刘铭传：据李鸿章电称，接新嘉坡电，法到大战船一、运兵船三，装黑兵四千，并粮铳分往东京、台湾等语。……（10页上）

卷二百四　光绪十一年二月

丁亥　又谕，电寄苏元春等，据张之洞电陈，左育接仗各情，并称黄守忠骁勇等语，黄守忠着准其随同唐景崧助剿，现在谅山已克，法受大创，必图报复；新加坡电报，有法船运水陆兵往东京之信，我军必应稳扎稳守，苏元春等不得恃胜轻进，致有挫失。……（2页上—2页下）

卷二百十七　光绪十一年十月

丙子　又奏（谕?），张之洞奏：外洋各埠如新嘉坡等处，华商甚多，若劝令捐赀，购造护商兵船，分赴周巡，有事时调集相助，养船经费，由各埠抽捐，另设外洋海军统领一员，归粤省调度等语。所陈各节，虽不仅为护商起见，惟此事创始非易，至经久之计，尤须详慎豫筹。着张荫桓抵粤后，与张之洞先行会商，再于经过处所，体察情形，能否照办，悉心妥筹具奏。原片着钞给张荫桓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11页上）

卷二百二十一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

戊寅　谕军机大臣等，翰林院代奏：编修钟德祥条陈时务一折……至所称南洋各岛，应请特派使臣遴员分驻一节，前据张之洞奏，外洋各埠另设海军统领一员，归粤省调度，当经谕令该督与张荫桓会商奏覆。此次该编修所陈，拊循岛埠保卫华商办法，是否可行，并着张之洞、张荫桓归入前奏，一并会议具奏。原折着分别钞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谕知张之洞、张荫桓，并

传谕李秉衡知之。（14页上—14页下）

卷二百四十八　光绪十三年十月

辛丑　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刘瑞芬奏，新嘉坡领事官左秉隆二次任满，恳仍留洋接办。从之。（13页下）

卷二百五十二　光绪十四年二月

壬寅　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刘瑞芬奏。新加坡领事官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左秉隆等四员，出洋期满，请援案奖励……允之。（13页上）

卷二百九十二　光绪十六年十二月

庚申　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薛福成奏请筹设英、法、荷、日所属南洋各埠领事官，保护华民。下所司知之。（11页上）

卷二百九十四　光绪十七年二月

甲辰　予出使俄、德随员知府塔克什讷、新嘉坡领事左秉隆等，奖叙。（5页下）

卷二百九十五　光绪十七年三月

戊子　颁新加坡等处领事关防，从出使大臣薛福成请也。（9页上）

卷二百九十九　光绪十七年七月

甲申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新加坡改设总领事，其关防应援案由出使大臣就近刊给。香港领事俟设立后，照此办理。并从之。（13页下—14页上）

卷三百二十一　光绪十九年二月

己巳　以英国新嘉坡总督施密司、伦敦府尹威德海，募捐苏皖赈款，命出使大臣薛福成传旨嘉奖。（7页下）

卷三百二十二　光绪十九年三月

甲申　以出洋三年期满……赏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三代从一品封典。（1页上）

卷三百三十八　光绪二十年四月

甲寅　谕军机大臣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部会奏，议驳吴大澂奏湘茶亏折拟设局销运请拨出使经费及息借洋款一折。据称茶市价值，时有涨落，而其价之高下，实亦随制法为转移，英商购买茶叶，类皆径运西国，香港、新嘉坡为过路埠头，并非运销之地；吴大澂设局销运，拟向汇丰洋行息借银五六十万两，即使运销稍有利益，恐亦不敌借款之折耗，出使经费现存无几，碍难借拨，均应毋庸议等语。吴大澂所奏设局销茶，既据该衙门筹商，实无把握，其所请借拨出使经费及息借洋款各节，均着毋庸置议，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9页上—9页下）

卷三百四十　光绪二十年五月

辛巳　以神灵显应，颁南洋槟榔屿华商公所关帝庙扁额曰“威震南溟”。以募助赈捐，南洋槟榔屿等处华商郑嗣文等，传旨嘉奖。（3页上）

卷三百五十一　光绪二十年十月

丙辰　又谕电寄张之洞，据电奏调员差委等语。朱采、黄遵宪均着准其调用，其新加坡总领事，即由该督电知龚照瑗改派。（25页下）

卷三百五十三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

乙亥　又谕李鸿章……前闻德船运送枪械，有在新加坡被敌查出扣留之说。有无其事，并着据实覆奏。（6页上—6页下）

卷四百三十五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

癸巳　谕内阁，李鸿章、刘坤一、张汝梅奏：出洋华人报效工赈巨款，恳恩给奖一折。本年山东、江苏地方，连被灾歉，需款浩繁，据道员李徵庸等，禀据南洋各埠华人李戴清等电称，约集出洋经商华人，报效山东、江苏工赈银各二十万两，共银四十万两等语。李戴清等身在外洋，心存乡国，慨捐巨款，实属深明大义，有裨时局，着准其按照银数，奖给实官，以示优异。此外别项赈捐，均不得援以为例。（19页下）

卷四百四十三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

丙午　以潮洲（州）侨民捐助东赈，颁新嘉坡天后庙扁额曰“曙海祥

云”。(20 页上)

按：此匾现存“粤海清庙”左殿天后宫。(见《石叻古迹》图五十四)

卷四百八十五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

庚午　以捐款助赈，予补用道代理新嘉坡总领事官刘玉麟等十三员，分别议叙。(9 页上)

卷四百八十六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

丁酉　又谕，张之洞奏：出洋华商表明心迹，请准销案免累并予褒奖一折。据称福建举人内阁中书衔邱炜萲，向在南洋新嘉坡一带经商，素为华商之望。上年唐才常在汉口破案，供有邱炜萲资助康逆钱财之语，经该督通缉查拿。兹据该举人禀称，初与康、梁二逆往还，嗣闻其借会敛财，煽党谋逆，立即痛恨绝交，冤被株连，恳予自新，奏明销案免累，并报效赈银一万两等语。康、梁二逆逋逃海外，煽惑人心，借会敛财，似此被其诳诱者，必所不免。既据该举人输诚悔悟，具见天良，殊堪嘉尚；邱炜萲着加恩赏给主事，并加四品衔，准其销案，以为去逆效顺者劝。(6 页下—7 页上)

己未　前出使德和国大臣吕海寰奏，遵旨派员前赴南洋各岛，晓谕侨寓华民，切勿轻听摇惑，得旨，现在和约大定，着即将议设领事一节，切实磋商，务期必成。(19 页上—19 页下)

卷四百八十七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

甲子　以出洋期满……赏代理新嘉坡总领事官前驻英参赞罗忠尧从一品封典。(1 页下)

卷四百九十六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

丁巳　出使英、义、比国大臣罗丰禄奏：义、比两国参赞，责任较重，现调派驻比参赞林桂芳充驻义二等参赞官，新嘉坡总领事刘玉麟充驻比二等参赞官，并责成林桂芳赴义设馆，遴派翻译随员，随同驻扎，以资办公。下部知之。(8 页下)

以保护侨黎出力，予代理槟榔屿副领事知府谢荣光等，升叙加衔有差。(8 页下—9 页上)

卷五百十六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

壬申　以劝谕南洋各埠华商创兴孔教，消弭邪说，予同知吴桐林以知府选用。（4页下）

卷五百五十八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

癸丑　以苛待华商，玩视要工，候选同知余文爚、广东道员邱炜萲，均降五级调用。（9页上）

卷五百七十一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

癸丑　颁南洋新嘉坡天后庙扁额曰“波靖南溟”。（12页上）

按：此匾现存天福宫。（见《石叻古迹》图十一）

卷五百七十六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

壬寅　又谕，朕钦奉皇太后懿旨，农工商部奏：南洋华侨商会成立，请派员考察奖励一折。南洋各埠，华侨居多，类以商业自谋生聚，现在商会渐次成立，朝廷时深注念，甚为嘉许。着派杨士琦前往各该埠考察情形，剀切宣布德意，优加抚慰，如有慨集巨资回华振兴大宗商务者，除从优予以爵赏外，定饬地方官妥为保护，以重实业而惠侨民。（10页下—11页上）

卷五百八十八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

癸巳　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奏：南洋闽商胡国廉集赀创兴琼崖地利办法，定为一纲，曰开银行；十目，曰筑马路、广种植、清荒地、兴矿业、讲畜牧、重渔业、设轮船、长森林、兴盐务、开商埠。下部议。

又奏，请饬各省督抚，勿派员前往南洋各埠劝捐，下部知之。（8页下）

三、《大清宣统政纪》

卷十一　宣统元年三月

壬子　御史叶芾棠奏：和属爪哇各岛，华民侨民者，不下数十万人。始设中华会馆，继设中华学堂、中华商会，现泗水又倡立补助祖国海军会。然

华侨爱国之心愈切，外人之忌亦愈深；近来苛政叠兴，于我华民，不以平等相待。其最不平者：抽收人税，则比和之上等人；至偶涉词讼，辄以爪哇下等人律之，不问是非曲直，稍拂和官之意，即酷禁三月，然后讯案，虽辩护士不能干涉。他如身后遗产，必追入官；过境越界，必请路字；购房置器，必征重税；种种苛待，无所底告。光绪三十三年，曾蒙简命大臣，遍历南洋抚慰。今年春间，又派员乘舰前往，侨民无限欢迎。第为日无多，非设领事常驻是邦，不足以资保护。南洋新嘉坡、仰光各埠，中国已设领事；爪哇事同一律，请饬下外务部与和使交涉，于该埠派领事官驻扎，抚驭华侨，并商除一切苛政，俾得各安生业。下外务部知之。（4 页下—5 页下）

卷六十　宣统三年八月

壬寅　出使英国大臣刘玉麟奏：上年赴英时，途经新嘉坡、槟榔屿等处，见华侨商业甚盛，出品以南洋植物居多。然运往欧洲，未可决其获利者，以仰欧人鼻息故也。（17 页下）

卷六十二　宣统三年九月

癸酉　海军部奏：据闽浙总督电称，传闻革党在新加坡制舰，又闻革舰已抵澳门，请速派兵舰驻泊福州、厦门，以备不虞，亦系要着。惟现在各兵舰俱已派赴长江各省，一时无可抽拨；其开赴闽省日期，似应视长江军情之缓急以为断。报闻。（58 页上—58 页下）

贰　政书类

一、《东华续录》

道光二十一年

……再据驻藏大臣孟保等奏：廓尔喀国王禀称，披楞与京属汗争战，被京属烧毁洋船，情愿去打披楞等语。经该大臣等饬驳旋查得披楞，为英吉利所属。该国人常在广东贸易，其与京属打仗，据称在聂噶金那地方，因在外洋不能指实界址，惟知披楞之东，系噶哩噶达地方，直达广东。又称第哩巴察为西南一大国，噶哩噶达及披楞皆其所属，而该夷向呼英吉利为第哩等语，披楞是否即英所属？与广东相去远近若何？并着祁𡊮查访具奏。寻奏，查加尔格打系孟牙拉地方之内城，为英吉利属国，因夷人呼加为噶，呼尔为哩，故亦名噶哩噶达。其地计水程二十余日可到广东，披楞在噶哩噶达之西，亦英吉利所属。英人呼官长为第哩，未闻有第哩巴察之名，聂噶金那即聂噶钗那倒，译作在中国海岸五字。报闻。

二、朱寿朋《光绪东华录》

光绪二年九月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钦差大臣署礼部左侍郎郭嵩焘等奏，出使英国酌

带随员折一件、单一件。光绪二年九月十五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着该衙门议奏，钦此。钦遵。由军机处抄交到臣衙门，据原奏内称：此次遣派公使，实为创行之典，请酌定参赞二员、翻译四员，其余文案、武弁、医生，均应分别调派。谨开清单，恭呈御览，并请饬下江苏、河南各抚臣分别知照各该员，赶速料理，随同出洋。英国三岛并无华商贸易，无从设立领事；而所辖南洋沿海地方如新嘉坡、孟加拉、槟榔屿、锡兰等处，华民流寓至数十万人，应否设立领事，须俟察看情形。所带参赞文案各员，皆可斟酌委派，奏明请旨，其应用工役并由公使携带，不别开支经费等语。臣等伏查本年八月十三日臣衙门于具奏出使各国经费分别酌定数目折内声明，头等参赞官月给俸薪五百两，二等月给四百两，三等月给三百两；头等翻译官月给俸薪四百两，二等月给三百两，三等月给二百两；随员医官月给俸薪二百两，其余武弁供事学生每月每人约百两以内，由出使大臣届时酌定准数，作正开销。又于九月十二日臣衙门奏陈出使章程十二条内声明，出使各国大臣所带参赞领事翻译等官，应酌定人数，开列姓名等项，知照臣衙门查核。各该员亦随同出使大臣以三年为期，年满奏奖；倘不能得力，亦必随时撤回。其月给俸薪，自到某国之日起，各按应得银数支给，扣足三年为期，期满停支俸薪；由中国起程及由差次回华行装归装，均按三个月俸薪银数支给等因，先后奏准行知各该大臣遵照在案。今据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奏请酌定参赞翻译等员名数，并声明给发薪水应否分别等第等因，臣等公同商酌，请将该大臣等派充参赞之布政使衔贵州候补道张自牧作为二等参赞官，江苏候补知州黎庶昌作为三等参赞官，派充翻译之兵部候补员外郎德明户部候补员外郎凤仪作为三等翻译官。此外如有应用外国翻译，应由该大臣等随时酌定；连中国翻译在内，不得过该大臣所定四员之数，以示限制。至该大臣所请将刑部主事汪树堂、候补通判张斯栒、广东候补知县李荆门、候选县丞罗世琨等四员派充文案。臣等查臣衙门前奏出使经费折内只有随员医官，并无文案名目。因请将该大臣等随带之文案四员作为随员，各按月给俸薪二百两之数支给，此外自无须另行咨调人员，以节糜费。至该大臣等奏称英国三岛无从设立领事，而所辖南洋新嘉坡等处，华民流寓数十万人。倘应设立领事，所携参赞等员内皆可斟酌委派，奏明请旨等因，应如所议办理。届时人数或有不敷，再由该大臣等酌度奏咨调往。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门行知该大臣等遵照，并咨令在京各衙门及该督抚等转饬各该员即日束装起程。（总 298—299 页）

按：以上又见《皇朝掌故汇编·外编》卷十八；又见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使英郭嵩焘奏新加坡设立领事片，惟其内容略有不同。

光绪四年十一月

癸丑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新嘉坡设立中国领事，应给俸薪援照章程成案酌核办理。查上年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奏定设立新嘉坡领事，谕知胡璇泽允发开办经费，旋准胡璇泽具报，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开办。其领事薪俸应照奏定出使章程内开工领事月给薪俸银五百两之例，按月由郭嵩焘发给新嘉坡领事胡璇泽照数支领。胡璇泽通晓西洋语言，即毋庸添设翻译，以归节省。至领事官需用文案委员之处，查臣衙门前议复郭嵩焘等奏随带人员折内声明，出使章程只有随员医官，并无文案名目。请将该大臣等随带之文案作为随员，按月照俸薪银二百两之数支给。现在新嘉坡领事处需用人员，未便创立文案名目，应令查照奏案，将文案委员作为领事随员，照出使大臣随员月给俸薪银二百两之数酌减，每月给予俸薪一百六十两，稍示等差。该领事应用随员名数，仍由该大臣核定后咨报臣衙门查核。所有领事及随员等俸薪等项，均自开办之日起支，统于该大臣出使经费内发给，仍汇入一年期满奏销册内，一并列款请销。至该处所收身格纸费等项，臣衙门前咨复郭嵩焘，以现与日国有议订招工章程，华人前往新嘉坡可按此章程商办，所有出洋身格纸费，毋庸另议，以归一律。惟出洋船牌费一项，各国征收有无异同，转饬胡璇泽详细禀复，应令该大臣查照前咨，即饬胡璇泽将船牌费一节迅即查明，禀由该大臣咨复臣衙门核办。并令该大臣饬将该处每年所收船牌费若干，抵支开办薪俸等项不敷若干，再（有）〔由〕出使经费内拨给，以昭核实，得旨。如所议行。（总656—657页）

按：参《皇朝掌故汇编·外编》卷十八“遣使”，16、17页（16页之前仍涉及此事；文缺）。

光绪五年二月

查陈国芬系广东香山县人，已在该岛贸易有年，华洋夙著声望，可否变通酌办？或由南洋大臣，或由两广总督，或由该大臣发给商董谕帖，饬令陈国芬随时稽查约束，即将该处华民人数若干，作何生业，有何章程料理，限于一年之内禀报。如所办实合机宜，随后即可接办，否则即将谕帖撤销各等

语。臣等查泰西有约各国，业经请派出使大臣前往驻扎，且于英国新嘉坡、美国旧金山各处设立领事官，原为保护华民在外贸易佣工起见。檀香山与中国并未立约，原未便按照各国在于该处设立领事，惟现据该大臣查明，该岛华民聚至七八千人之多，若不妥筹保护，时加约束，诚恐华民愈聚愈多；该岛之人渐生忌嫉，他日更难办理。该大臣现拟发给商董谕帖，交由陈国芬稽查约束，并拟嗣后或办或撤，再行随时酌度，原于保护之中，仍作权宜之计。今若由南洋大臣或两广总督发给谕帖，地在万里以外，未免遥制为难，自以由出使大臣就近办理较为合宜，得旨。如所议行。（总 704 页）

光绪七年二月

庚戌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臣衙门前于光绪五年二月间据出使美、日、秘国大臣陈兰彬函请，拟发现驻山域治埃兰即檀香山国商董陈国芬谕帖，约束在彼华民等情。当经据情具奏，请旨办理，并声明檀香山与中国并未立约，即由出使大臣陈兰彬饬令商董陈国芬，随时稽查该处华民若干，有何章程，限一年内禀由陈兰彬酌核办理等因，奉旨。依议，钦此，咨行该大臣钦遵办理在案。兹据出使大臣陈兰彬、容闳咨称，转据驻檀香山国商董同知衔陈国芬禀报，试办一年期满，请派委员接替。又据陈兰彬致臣衙门另函内称：檀香山国虽未与中国立约，但未与该国立约之俄罗斯等国皆有领事在彼驻扎，今陈国芬试办一年，尚无贻误，人地亦觉相宜，似应奏改领事，即以该商董承充。至该商董试办期内原有翻译文案各一人所需用费，委系自行捐给，嗣后可否由出使美国经费项下定明，每年酌拨银二三千两，以资办公各等语。臣等查泰西有约各国，如英国之新嘉坡、美国之旧金山各处，现经设有领事官，原为保护华民在外贸易佣工起见。檀香山虽与中国未立和约，而该处本为华民出洋要冲，又为美国金山后路，且系秘鲁来华中站，华民往彼谋生者日多一日，近又有中国招商局和众轮船在彼常川，往来华商方可陆续赁船赴彼贸易，若不设领事官妥为保护，诚恐华民聚集该处，土人浸滋疑忌。既据陈兰彬函称俄罗斯等国皆有领事在彼驻扎，可否将现驻檀香山国商董同知衔陈国芬改为领事官，以资约束。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门咨行该大臣转饬遵照。至该领事官应需薪俸等项，应由出使大臣陈兰彬在出使美国经费项下每年酌拨银二三千两，归出使美国经费案内造报臣衙门核销，以凭查核。得旨，如所议行。（总 1054—1055 页）

光绪七年九月

诸国不欲芟夷者，凡以屏蔽山海，捍卫神京也。诸国修贡奉职，世为不侵不叛之臣，亲莫如朝鲜，顺莫如琉球，恭莫如越南。朝鲜为盛京之门户；越南为滇、粤之唇齿；视琉球之远在海南，形势更重。泰西诸国，自印度及新嘉坡、槟榔屿设立埠头以来，法国之垂涎越南久矣，开市西贡，据其要害。同治十一年，复通贼将黄崇英，规取越南之东京，聚兵合谋，思渡洪江以侵谅山诸处，又欲割越南、广西边界地六百里为驻兵之所。臣时任广西巡抚，虽兵疲饷绌，余盗未平，即遣将弁出关往援。法人不悦，讦告通商衙门，谓臣包藏祸心，有意败盟。赖毅皇帝圣明洞鉴，察臣愚忠，乃得出助剿之师，内外夹击。越南招用刘永福以折法将沙酋之锋，广西两军，左路则提督刘玉成趋太原、北宁；右路则道员赵沃由兴化、宣光分击贼党，直抵安边、河阳，破崇英巢穴，歼其渠魁，故法人寝谋，不敢遽肆吞并者，将逮一纪。（总1187—1188页）

光绪九年十二月

暹罗极东边境为英国所辟者，曰新嘉坡；地极富庶，粤人居此者十余万。中国设有招商分局，即西贡现亦有招商分局，均系郑官应所司。拟悬重赏密约两处壮士，俟暹国兵到时，举火内应，先夺其兵船，焚其军火，以期聚歼，此二端似有把握，惟未奉朝旨，未敢举动，私相叹息而已。今叠奉谕旨，明示决裂，与法夷决战，郑官应恰有信来，求为奏调由沪回粤，亲赴暹罗、西贡、新嘉坡等处密约布置，机有可乘等语。臣查越南所都曰富春，而以广南嘉定为西京，即西贡也。距富春千余里，法酋图越，以此地为根本，壤接暹罗。遍考图志，雍正、乾隆两朝，先后赐御书匾额于暹罗，曰“天南乐国”，曰“炎服屏藩”。乾隆三十六年，暹罗为缅甸所灭，遗臣郑昭，粤人也，复土报仇，众推为主。昭卒，子华嗣，五十一年锡封暹罗国王，十年一贡。其人止尊中国而不知有他国，用汉人为官属。理国事，掌财赋，皆粤人为多。与郑官应之言皆相吻合，则其言可信矣。又考明万历中平秀吉破朝鲜时，暹罗自请出兵捣日本以牵其后。滇抚陈用宾约暹罗夹攻缅甸，缅疲于奔命，遂不复内犯，永历困于缅，暹罗复起兵攻缅以援李定国之师，其忠于明若是。乾隆中缅甸不臣，得暹罗夹攻而缅始纳贡。阮光平篡黎氏，养海盗、寇重洋，及暹罗助阮福映灭新阮，俘献海盗，而南洋始肃清。其忠于本朝又若是，然则暹罗之能助顺可信矣。今越南事急，滇兵未到，刘永福独力难支，北圻万

分吃紧，臣拟密饬郑官应潜往各该处妥为结约，告以封豕长蛇之患，辅车唇齿之依。该国又夙称忠顺，乡谊素敦，倘另出奇军，内应外合，西贡必可潜师而得。惟是言易行难，其中有无窒碍，先令密速探明，俟有端倪，臣拟再派王之春改装易服同往密筹，届期密催在越各军同时并举，而不明言其故。西贡失，则河内、海防无根；法人皆可驱除，越南或可保耳。昔陈汤用西域以破康居，王元策用吐番以捣印度，皆决机徼外，不由中制，用能建非常之功。我国家厚泽深仁，自应有此得道之助，惟此举若成，则西贡六府自应归并暹罗，庶能取亦复能守。盖西贡为越之南圻，系嘉庆初阮福映兼并占城及真腊北境，非安南故土，志称安南南北三千七百里，东西一千五百里，系专指北圻言也。阮氏有西贡而不能守，被法人夺占二十余年，暹罗能得之阮氏，岂能复问？倾覆栽培，在圣朝亦因材而笃而已。臣现附片奏调郑官应，伏乞饬用电报传知，以免南北洋大臣奏留，致稽时日。除俟办有端倪，再行密报，并预筹越南善后事宜届时密奏外，所有暗结外援，乘虚袭捣西贡各缘由，理合先行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再，此举惟臣与王之春、郑官应等数人知之，其余军中将领、粤中督抚，概未与闻，以昭慎密，合并声明。上谕军机大臣等。彭玉麟密奏暗结暹罗袭取西贡一折，具见筹划苦心，未始非出奇制胜之策。然兵家用间，贵有所因，暹罗国势本弱，自新嘉坡、满加剌等处为英所据，受其挟制，朝贡不通，岂能更出偏师，自挑强敌？道员郑官应，虽与其国君臣有乡人之谊，恐难以口舌游说，趣令兴师。且西贡、新嘉坡皆贸易之场，商贾者流，必无固志；悬赏募勇，需款尤巨，亦虑接济难筹。法人于西贡经营二十余年，根柢甚固；中国无坚轮巨炮，故未能渡海出师，捣其巢穴。即使暹罗出力，而无援兵以继其后，法人回救，势必不支。况英、法迹虽相忌，实则相资。彼见暹罗助我用兵，则猜刻之心益萌，并吞之计益急，恐西贡未能集事，而湄南先已虑亡。以上各节，皆宜层层虑及。阅该尚书所奏多采近人魏源成说，移其所以制英者转而图法。兵事百变，未可徇臆度之空谈，启无穷之边衅。倘机事不密，先传播于新闻纸中，为害尤巨。该尚书原奏所称言易行难者，谅亦见及于此。除郑官应一员业经由电寄谕南北洋大臣准其调粤差遣外，着将所指各节迅速覆奏。（总 1650—1651 页）

光绪十三年十月

张之洞奏：臣于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遵旨，会同出使大臣张荫桓具奏筹议外洋各埠捐船护商情形。当经奏派总兵衔两江尽先副将王荣和、盐运

使衔候选知府余瓗先赴南洋有名诸岛详慎周历，饬将设官造船两事一并密加商度，以凭筹定切实办法等因。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当经总理衙门电致驻英、荷、日使臣转告该国外部去后，该委员王荣和等于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由粤起程，先后往查各岛埠情形，均经随时禀报，颇为谙悉。本年七月各回粤东。臣复面加考询，大抵设立领事一节，事甚切要，势亦可行。谨撮其大要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查该委员等所历南洋计二十余埠，先至小吕宋，为日斯巴尼亚国属。次新嘉坡，次麻六甲，次槟榔屿，次仰江，皆英国属。次日里，次日里各附埠；次加拉巴，次加拉巴各附埠；次三宝垅，次三宝垅各附埠，次泗里末，皆荷兰国属。次新金山之鉢打稳，次雪梨，次美利滨，次亚都律省各附埠；次衮可伦，次衮可伦各附埠，皆英国属。其抵小吕宋也，华民分诉日人虐害情形，恳请派官保护，自筹经费。缘该处华民五万余人，贸易最盛，受害亦最深。该委员等详查被害各案，或挟嫌故杀，或图抢故烧，甚至官兵徇私，巡差讹诈，暴敛横征，显违条约。当经择要照会日官查办，时值土人联名拟逐内地华工，该委员等到吕，其议遂寝。总核情形，非设总领事不可。其分设工副各领事暨驻劄处所，由总领事因地制宜，择员禀委，以期妥洽。其抵新嘉坡也，与原设领事左秉隆往见坡督各官，礼意尚洽。该处华民十五万人，富甲各处。除衙舍公产外，所有实业，华人居其八，洋人仅得其二，每年往来华工又最多。英设华民政务司专理其事，立法尚称公允。惟不向中国领事衙门报名，情意既不联络，而目击招工客馆，作奸欺瞒，无从禁止，亦失保护之旨，似应并由中国领事官稽查，以重事权而免流弊。至麻六甲、槟榔屿两处，与新嘉坡相连，华商居多，生意繁盛。又附属石郎阿国之吉隆埠，卑力国之鳙埠，均尚知保护华工。华人开采锡矿者十余万众，富至百万者数人。服饰礼仪，一如故乡，无所改换。槟榔屿一埠，人才聪明为诸埠之冠，宜添设副领事一员，与驻坡领事相助为理，益可以收后效。其抵缅甸之仰江也，该处华人三万余众，设有宁阳会馆及各公司。该员加访察，出产以米石为大宗，宝石牛皮等物次之。自英据其地，收饷设戍，密迩腾越，为中国隐患。此处宜设副领事，联络商情，必于边事有益。其抵日里也，该处为原奏所未及，华工亦万余众，来自汕头等处。先由汕头带至新嘉坡槟榔屿，经英官查过自愿佣工者，订立华文合同往日里为佣。所业种烟扎烟，勤奋者年中可余番银百余元，否则不足糊口。工头以赌倾其资，继以称贷，第二年复须留工，则返乡无日。查荷官洋文章程内载：工人有过，准园工送官讯办，不得私自鞭挞。做工不得过三年之限，限满后无论有无亏

欠，园主皆应给予川资，不得再留等语。而园主阳奉阴违，于华文合同内并不叙明，任意虐待，经该委员等告知荷官，始允为设法整顿，此处宜设副领事以资保护。其抵加拉巴也，该处华民七万余众，荷人捐税繁多，赌风尤炽，甚至迫令入彼国籍。其附近之波哥内埠、文丁内埠皆有华人聚处。又有三宝垅与疏罗及麦里芬及泗里末及惹加等处，皆荷兰国属地，华人二十余万众。荷官横肆暴虐，该委员等接见华商，备言其苦。中国如筹保护，小吕宋而外，当以加拉巴为先。该处宜设总领事，兼办三宝垅等处事务。于荷属各埠华人加以恩义，数十万之众皆可内附。其分设副领事，一切与小吕宋同。其抵新金山之鉢打稳埠也，华工三万余众；雪梨附近华人万余众，美利滨埠、旺加拉打埠、必治活埠、叭拉辣埠、纽加士埠、市丹塔埠，均属新金山外埠。惟庇厘市槟埠系衮司伦之省城，又有汤市喊路埠、波得忌利士埠及谷当埠，每处华人自数百至千余不等。该委员皆勤加抚慰。查新金山即英属澳士地利，为五大洲之一，地方辽阔，物产繁富，多五金矿产。华人至者颇多，英欲阻之，特立收人税之法。每人纳英金十镑，方准登岸，间有收至三十镑者。似可援照美国总领事章程，在雪梨大埠派设总领事一员，总理雪梨及美利滨、亚都律、衮可伦各埠。并纽讨兰岛华人商务，则华工得所庇倚，谋生益觉有资。其各埠副领事，可即令商人兼办，无须发给薪费。此该委员等先后禀报筹办及回粤后面加考询之大略情形也。臣查委员王荣和等于役南洋，海程五万余里，各埠商民睹汉官之威仪，仰尧天之覆帱，莫不欢呼迎谒，感颂皇仁，其恳求保护之情，极为迫切。查出洋华民数逾百万，中国生齿日繁，借此消纳不少。近年各国渐知妒忌，苛虐驱迫，接踵效尤。若海上不安其居，即归内地，沿海骤增此无数游民，何以处之？故保护之举，实所以弭近忧，而非以勤其远略也。倘蒙朝廷设立领事，加以拊循，则人心自然固结，为南洋无形之保障，所益匪浅。该委员等所到之处，各该国洋官款接照料，礼意甚优，英属尤为周至。商及保护等事，亦俱和平承允。其议设领事一节，英属最为欣然，力劝速办，俾资约束；荷、日限于公法，亦皆无辞相距。查小吕宋距中国最近，华民望切倒悬，必须先设总领事驻劄其地，以收远近之心，以伸华商之气。经臣电商张荫桓，拟派总兵衔两江尽先补用副将王荣和为驻劄小吕宋总领事。缘该处闽人最多，王荣和籍隶福建，稳练精详，究心洋务，素为闽人所信服。此次出差南洋，亲历小吕宋各埠，熟习情形，深得窾要，以之充当总领事，人地实属相宜。应由该大臣先向日国商定发给凭照事宜，再行奏明办理。随准该大臣咨称，业经照会外部，概允照办。而藩部以工人齮龁

为词，惧设官之后，喧宾夺主，碍其溢征，是以至今延宕。臣查各国通例，凡立约通使之后，即可派领事驻劄其地，保护商人。古巴等处，中国早经设官，小吕宋同为日属，何独不可？应请旨饬下总理衙门与日使会商，催令该国速发凭照，不容推宕，一面由臣咨会张荫桓催促外部速办。此外商务较繁之埠，应如何添设正副领事，应俟小吕宋办有规模，再行推广。至英、荷各属，或苛待华工，或暴征身税，亦应次第设官申理，容俟般鸟各岛一律访查之后，由臣分别咨商驻英、荷、法使臣酌度奏明办理。所有总领事翻译随员等官薪俸，前经奏明请由中朝筹给。本年六月十二日承准总理衙门咨开，此次小吕宋新设领事，薪俸经费应由何项拨给，应给若干，由臣妥筹办法等因。臣体察所禀情形，各该岛甚愿自筹，力亦能办。将来小吕宋总领事派定后，应在出使经费项下，将第一年经费先行核给，较为得体。并照总理衙门奏覆新嘉坡成案，饬令该领事将岁收册照各费报明抵还，第二年后更不费公帑，余者作为造船公款禀俟拨用。其总领事等署中一切办公杂用，应准于所收册照等费内动支开报，毋庸另请公款，一年后禀报核定数目。其设领事之处，就其余款酌拨若干，量设书院一所，亦先从小吕宋办起，由臣捐资倡助，并购置经书，发给存储，令各该领事绅董选择流寓儒士以为之师，随时为华人子弟讲授，使其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义彝伦之正，则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水源木本之思，益将深固而不解。从此辗转传播，凡有血气，未必无观感之恩。查各年入款，以每年注册及进出口船牌之费最为名正言顺，诚使事机顺利，不致别有阻碍，屈计该处此两项所入不少，除抵支领事公费外，尚可逐渐积存巨款，备购置护商兵船之用。一切收拨章程，应俟设官之后再行饬令核拟。如所收册照、船牌等费不敷开销，拟恳恩准由粤省劝谕各该埠商量力捐资，奖以虚衔封典翎枝，专充领事经费，永不提用。各埠旺淡不等，挹彼注兹，必可敷用。得旨。该衙门议奏。（总 2368—2371 页）

按：亦见《皇朝掌故汇编·外编》卷十八“遣使”。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军机处片交御史王鹏运奏请讲求商务一折。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钦此。臣等查该御史所陈，无非欲官商一气，力顾利权。此周官保富之法，行之今日，尤为切要。如所称沿海各省会应各设商务局一所，责令督抚专政，局中

派提调一员，驻局办事。将该省各项商业，悉令公举董事一人，随时来局，将该省商况利病情形与提调妥商补救整顿之法，禀督抚而行之，事关重大者督抚即行具奏一节。查通商为致富之原，必令上下相维，始克推求利弊。泰西各国，首务富强，或专设商部大臣，其他公司商会，随地经营，不遗余力。中国各省商行，自为风气，间有公所会馆，章程不一，地方官吏更不关痒痛；公事则派捐，讼事则拖累，商之视官，政猛如虎，其能收上下相维之益乎？自立约互市以来，洋商运货只完正子两税，华商则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于是不肖华商，贿买牌照，假托洋商之名，洋商出售报单，坐收华商之利，流弊遂不可究诘。要之欧美各洲，商民之捐，名目繁多，如田房捐、存款捐、进项捐、印花捐，较中国厘金加重倍蓰。即香港、新嘉坡诸岛，何莫不然，此皆华商习闻习见者也。至于洋商仅完正半两税便可畅行无阻，利权较华商为优。然华商食毛践土，当能仰体国家立约通商之故，不应自外生成。何以假冒牌照之风年来愈炽？良由官商隔阂，官既不恤商艰，商复何知官法？该御史请于各省设立商务局，俾得维护华商，渐收利权，诚为当务之急。惟请派设专员作为提调，以官府之体而亲阛阓之业，终难透辟。不如官为设局，一切仍听商办以联其情。拟请饬下各督抚，于省会设立商务局，由各商公举一殷实稳练素有声望之绅商，派充局董，驻局办事。将该省物产行情，综其损益，逐细讲求。其与洋商关涉者，丝、茶为大宗，近则织布、纺纱、制糖、造纸、自来火、洋胰子诸业，考其利病，何者可以敌洋商，何者可以广销路，如能实有见地，确有把握，准其径禀督抚为之提倡，再出各府州县于水陆通衢设立通商公所，各举分董以联指臂。所有各该处物产价值涨落，市面消长盈虚，即由各分董按季具报省局，汇总造册，仿照总税务司贸易总册式样，年终由督抚咨送臣衙门以备参考。其华商互相贸贩不与洋商相涉之货，亦应按照市价公平交易，不准任意高抬，或故为跌价以累同业。设经局董查确，应即明为告诫，若复怙恶，即由局董禀官，将该行店劣迹榜示通衢，以儆效尤。该局所遇有禀官之事，无论大小衙门，均不得勒索规费，各局所地方长吏，月或一二至，轻骑简从，实心咨访，盖必有恤商之诚，乃能行护商之政，非徒借势位之尊也。各直省果能实力奉行，商情可期踊跃，商利可冀扩充，即华洋交涉亦可得其要领矣。又如原奏所称招商局开办多年并无起色，请特派督办招商局大员一人驻局办事，将招商之务分为闽广、三江、两湖、四川四大股。每股各令公举殷实公正之商董一二人，专办该股一切商务，由各商董议定办法，禀督抚而行之。别置提调一员，专管局中一切章程一节。查招

商局为南北洋轮船总汇，同治十一年前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明设局，商为承办，官为维持。自光绪二年买并旗昌船栈后，官帑积付一百九十万八千两，逮今拔还，现已不存官款，尚非并无起色。即就每年完税而论，各省关所收招商局船税，岁约三百余万，搭载水脚，自开局至今，几逾万万。若无局船，则此利尽属洋商，是该局收回利权，实明效大验，更能力祛中饱，切实经理，则为益较多。该御史请整顿招商局，诚非无见。惟整顿之法，实分两端，一在局之弊，一在船之弊。查该局所以能自立者，实赖官为维持，故虽怡和、太古多方排挤，该局犹能支柱，盖岁运苏浙漕米又带免二成税课，皆该局独擅之利。其于江西、两湖漕米，则代买代运，尤操奇赢。若概属之局中，不由一二人专利，则公积愈增，此在局之弊所应整顿者也。各船买办，半由夤缘而得，每船货脚，容有舱口簿可查，而搭客则以多报少，影射隐瞒，难为究办。外洋轮船，责在船主，事无巨细，悉听船主指挥；每搭客登舟则验票，船至半途则查票，登岸则缴票，此皆大副专责，而船主总其成，不致挤杂朦混。招商局船主，但管驾驶，船中一切，买办主之；故长江买办之缺为最肥美，此在船之弊所应整顿者也。凡兹积弊，临以贵而无位之督办，公私未彻，呼应不灵，徒拥虚名，恐无实际。该局向隶南北洋辖理，以局船起卸口岸均有关道可以稽查，而受成于南北洋较为切近。光绪七年李鸿章议覆王先谦一疏，声明该局缴清官款，不过商本盈亏，与官无涉，并非一缴公帑，官即不应过问，听其漫无钤制，盖豫言之矣。拟请饬下南北洋大臣，将招商局历年积弊认真整顿，该局总办及掣票登账管理船头司事，与夫江海各船买办能否得人，经办之事有无自私自利，为商贾所指摘，并申明旧章，每年结算，由津沪两关道稽核。该局岁刊告白，设被商股诋驳有据，则津沪两关道亦应任咎。至于每船到岸如何稽查客载，应饬各关道委员经理，无分昼夜，与税关船头官公同查验，以杜弊混。其未设关道之地，如江南下关；安徽大通、安庆；湖北武穴等处，由南洋大臣檄委地方官办理，按月径禀南北洋商署存查。能否如该御史所陈分闽广、两湖、三江、四川为四大股，应由南北洋大臣体察情形酌办。该局船曾驶赴旧金山、檀香山、新嘉坡各岛，道远费煤，船小载轻，为利无几。现求扩充之法，宜就中国各口岸有可为该局增益以敌洋商者，统由南北洋大臣随时规划，请旨遵行。至通商时务，向由臣衙门办理。该御史请在京师设立商务公所，与臣衙门无甚表异，自应毋庸置议。得旨。如所议行。（总 3722—3725 页）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

户部奏：臣衙门准署南洋大臣张之洞咨钞拟请设立邮政请饬议章程一片。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钦奉电传谕旨，邮政一节，业经总署筹议，粗有头绪矣。钦此。钦遵。仰见圣主周恤商旅通志类情之至意。查原奏内称，泰西各国邮政，重同铁路，特设大臣综理，取资甚微，获利甚巨，权有统一，商民并和。近来英、法、美、德、日本在上海及各口设局，实背万国通例。曾经前南洋大臣曾国荃据通员薛福成、委员李圭、税务司葛显礼等往复条议，咨由总理衙门饬总税务司赫德详议，谓此举裕国便民，为办得到之事。至税关所办邮递，因与国家所设体制不向，故推广每多窒碍，现复与葛显礼面加筹议，知其情形熟悉，各关税务司熟谙办法者当亦不乏。请饬总理衙门转饬赫德妥议章程开办，即推行沿江沿海各省及内地水陆各路，务令各国将所设信局全撤，并与各国联会，彼此传递文函等语。臣等查光绪二年间，赫德因议滇案，请设送信官局，为邮政发端之始。经臣衙门函商北洋大臣李鸿章，于四年间覆称，拟开设京城、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略仿泰西邮政办法，交赫德管理。嗣因各国纷纷在上海暨各口设立邮局，虑占华民生计。九年间德国使臣巴兰德来请派员赴会。十一年，曾国荃咨称，州同李圭条陈邮政利益各节，并据宁海关税务司葛显礼申称，香港英监督有愿将上海英局改归华关自办之语。经臣衙门先后饬据江海关道总税务司筹议，咨行南北洋大臣查核。十六年三月劄行赫德，以所拟办法既于民局无损，即就通商各口推广办理，拟俟办有规模，再行请旨定设。此该大臣张之洞所称各税关试办邮递之权舆也。臣等复查宁海、江海各关道来禀，每谓税关邮局未经奏定，外人得以借口。十八年冬，赫德亦以数年来创办艰难，若再不奏请设立官邮政局，恐将另生枝节。十九年五月，迭接李鸿章、刘坤一咨，据江海关道聂缉椝禀称，上海英、美工部局现议增设各口信局，异日中国再议推广，必更维艰各等语。是原奏所称体制不同，推广每虞窒碍，诚为洞见症结之论。至各国通行岁收巨帑一节，考泰西邮政，自乾隆初年，普国始议代民经理，统以大臣，位齐卿贰。各国以为上下交便，仿而效之。光绪十九年，葛显礼呈送万国邮政条例，联约者六十余国，大端以先购图记纸粘贴信面送局以抵信资，其费每封口信重五钱者，取银四分；道远酌加。其取资既微，又有定期而无遗拆，百货腾跌，万里起居，随时径达。至有事时，并可查禁敌国私函，诚如原奏所称，权有统一，为利商利民即以利国之要政也。又查十八年以来美国一国邮局清单一纸，所收银圆至六十四兆二十万九千四百九十圆之多。

张之洞所举英国收数，当中银三四千万两，尚系约略之辞。利侔铁路，诚为不虚。且西国邮政与电局相辅，以火车轮船为递送，近年法国设立公司轮船十艘，通名曰信船，遇口停泊，信包未到不得开碇，其郑重如此。中国工商，旅居新旧金山、檀香山、新嘉坡、槟榔屿、古巴、秘鲁者，不下数百万人。据李圭禀称，该工等有一纸家书十年不达者，缘邮会有扣阻无约国文函之例也。中国邮政若行，即以获资置备轮船出洋，借递信以流通商货，其挽回利权，所关尤巨。臣等博访周咨，知为当务之急，爰于十九年劄饬赫德详加讨论，是否确于小民生计无碍。上年六月至十二月，复与该总税务司面商屡屡，先后据其递到四项章程，计四十四款，臣等详加披阅，大致厘然，自应及时开办。应请旨敕下臣衙门，转饬总税务司赫德专司其事，仍由臣衙门总其成。略加各口新关规制，即照赫德现拟章程定期开办。应制单纸，亦由赫德一手经理。遇有应行酌改增添之处，随时呈由臣衙门核定，务期有利无弊。至赫德呈内称万国联约邮政公会系在瑞士国，应备照会寄由出使大臣转交该国执政大臣为入会之据，自可援万国通例转告各国，将在华所设信局一律撤回。按咸丰八年俄约、光绪十三年法约，本载明两国公文信件互相递送，中国既经入会，各国当无从借口。以上所议，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门钦遵分别咨照劄饬办理，俟办有头绪，即推行内地水陆各路，克期兴办。一面咨行沿江沿海及内地各直省将军督抚知照，届期即将简要办法饬地方州县晓谕商民，咸知利便。凡有民局，仍旧开设，不夺小民之利，并准赴官局报明领单，照章帮同递送，期与各电局相为表里。其江海轮船及将来铁路所通处所应如何交寄文信，由该总税务司与各该局员会商办理。官邮政局岁入暨开支款目，由总税务司按结申报臣衙门汇核奏报。得旨。如所议行。（总 3748—3749 页）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

谕。张之洞奏：出洋华商表明心迹，请准销案免究并予褒奖一折。据称福建举人内阁中书衔邱炜萲向在南洋新嘉坡一带经商，素为华商之望。上年唐才常在汉口破案，供有邱炜萲佽助该逆钱财之语。经该督通缉查拿。兹据该举人禀称，初与康、梁二逆往还，嗣闻其借端敛财，煽党谋逆，立即痛恨绝交。冤被株连，恳予自新。奏明销案免究，并报効赈捐银一万两等语。康、梁二逆逋逃海外，煽惑人心，借会敛财，似此被其诳诱者必所不免。既据该举人输诚悔悟，具见天良，殊堪嘉尚。邱炜萲，着加恩赏给主事，并加四品衔，准其销案，以为去逆效顺者劝。（总 4720 页）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

……许景澄等迭经函商总理衙门暨北洋大臣两广总督，筹商保护之法，均以设立领事，为最要关键。惟中国与各国订立通商条约，当时未悉洋情，又视设立领事为无足重轻，故约内只载各国可于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未载中国可在各国口岸设立领事明文，以致中国欲在各国口岸添设领事，无不多方阻止。虽俄续约有中国欲在俄罗斯京城或别处设立领事官，亦听中国之便。德续约有凡德国各处准各国领事官驻扎者，中国亦可派员驻扎。中法越南条约有中国可在河内、海防二处设立领事官各等语，乃至今未能设立。惟秘鲁、巴西、日本、墨西哥条约，有彼此均可设立领事一款。中国业已择要举行，而中国与和兰所订之约，未经声明，和外部即以此阻挠。噶罗巴各岛添设领事，屡议未成。职是之故，臣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即习闻之。嗣于光绪二十三年钦承简命，出使德、和两国，时以此事为念。迨放洋后，至新嘉坡，其时驻扎新嘉坡总领事候选道张振勋，通船谒见，臣以该道熟悉南洋各岛情形，即询以侨寓和属噶罗巴等处之华民，和人相待如何。据称和国国家尚无恶意，惟噶罗巴等处之地方官，擅立苛政，待我侨寓之华民，奴隶不若，不与各国人一律看待。华民之独受凌虐，皆因中国未设领事之故等语。臣查档案。光绪十三字两广总督臣张之洞，曾派员借查访商务为名，探苛待华民之实。尔时和廷颇萌疑忌，经许景澄力为剖白，只以推广商务为词，始免饶舌，是领事之设，彼不乐从，情节显然。旋有寓和职商陈仕林公禀，详陈和属虐待各情。臣到任后，亦接有噶罗巴华商等密禀近来苛虐情形，更甚于昔，急迫控诉，并声明不敢露出姓名，恐彼族闻之，以后即难在该处经商云云。臣查前后各禀内称，有所谓玛腰者、甲必丹者、雷珍兰者，俱系管理华人之名目，和官以华人之生长于此者充之。该玛腰等，仰承和官鼻息，初不过承命行事，继且擅作威福，甘为厉阶，设禁敛钱，无所不至；种种不法，皆玛腰等主之。以中国之人，欺中国之民，可谓丧心昧良。然其人和籍已久，渐不知为我天朝之百姓，固无足怪。其所设苛政，如华人初到和地，概入公堂，问过口供，报明注册，或赴各乡营生，须和官批准，方许前往。嗣忽下不准华民居乡之例，限二十四点钟，立将生意产业，贱售于土番，逾期则罚银，后仍行逐出，将平日之产业，片刻即消归乌有，一时华民扶老携幼，哀声动地，而和人毫无怜惜之意，此其一也。又华人到和属地，向来须有和官凭照，方准登岸。有此凭照，即可前往无阻。近又变立新例，凡登岸

者无论有无凭照，登岸后地方官带至衙门，用绳圈归一处，挨为查点。其老客有原日出口凭照者即放行，若新客，则统饬差役，驱入绳圈内，一体带入玛腰公馆，逼令映像。有人担保者，始为放出；如觅不得担保，则带至地方官衙门，上镣刑具，俟有轮船，再驱出境。华民奔走数十万里，以谋衣食，甫到境，无辜被刑，川资用罄，依赖无门，殒身异域，为之惨然，此又其一也。又华人在此处贸易，必须先由此处领一路（粟）〔票〕。除使费不计外，应缴印花银若干，既到彼处，又须在彼处挂号，再缴银若干。如一日到三处五处贸易，则两头缴费，亦须三次五次。万一挂漏，查出后，从重加罚，必使其亏本而后已。而多方留难耽延时刻，尤其小焉者也，此又其一也。又华人遇有词讼之事，审费照西人至多之例核算，科罪又照土番至重之例办理，纵令理可得直，而追回银数，往往不敷状师之费，因此含冤负屈者，不可胜计，此又其一也。又华人经商和属地，所有家资产业，虽妻子儿女，不得私相授受。如遇身故者，资产即归入公所，当初设此公所，其章程由华人订定，事务由华人经理，必俟其子孙前来领取，均有桑梓之谊，故无不竭力经营也。今则权归和政府，华人之子孙执遗嘱，援照章程，向公所领取者，和官必多方挑剔，反复延宕；如无遗嘱，或抱病不及遗嘱于亲属者，则所有产业概没入官，虽叔侄亲串，不能过问，此又其一也。又华人在日里地方，承种烟叶，往往有奸败，诱惑无知愚民，出洋贩卖。强壮者身价五六十元，或八九十元不等；少弱者或三四十元。订立字据以三年为期，即以种烟之息，偿其身价。入园后不准擅自出入，虽父兄子弟不能晤面，于是克扣工资、盘剥重利，诸弊丛生，工人莫不垂头丧志，忍气吞声，呼吁无门。且升科辟地，各国人民皆得购地种烟，独华人不能。此又其一也。以上苛虐各节，已令人惨不忍闻。正拟设法，向和外部论理间，忽新嘉坡商人寄呈英文报一纸，内载班喀地方华人，在锡矿各厂作工，苦不可言。矿厂大半在山洼，山水下流。厂主不设抽水机，华工日在水中，既患潮湿，又系枵腹，故染病最易；况天气炎热异常，时症不息，死者枕藉。厂主开设店铺，逼勒华工在此购买什物，质极劣，价值极昂，所得蝇利，日用不敷；偶有急需支借工资，按月纳息。支借一两纳五钱，故若辈虽勤，不免枵食。华工积愤已久，遂聚集三百余人，名曰三指会，猝然起事，厂主先知消息，遂开枪轰击，死伤者不计其数，登时逃散。地方官拿获多名，穷诘再三，实因不堪厂主及监工人苛待所致。允为申理，始照旧作工。华工素循规矩，若非所待太苛，必不至于启衅等语。臣展阅之下，愁然心伤。窃思华民侨寓南洋各岛，向以作工为业，平日已不胜其苦，

兹复任意凌虐，其情形与古巴之夏湾拿招工，同一惨忍。是领事之设，断难再缓。臣迭与和外部大臣朴福尔再三申论，并译录商禀及新报苛待情形，详细述之，并备文照会，请其允设领事，以保我侨氓生计。乃该外部以事属藩部，不能作主为词，并云华工在彼处相安已久，决无苛待情事，不可听信一面之辞。且拟设领事，必须先立专约，才能商办。意在延宕。又经臣反覆开道，始允商之藩部，派员往查，再为徐议。嗣闻和藩部派香港总领事得罗在信前往查看，臣当即致函该总领事，请其相助，俾偿和属各岛华工之愿。乃日久无信，迭经臣函催和外部速覆，延缓数月，始于去年二月间据和外部大臣照覆，声称华民禀诉各节，多有不实不尽之处。凡各国设立领事，应管分内之事，稽查本国商务，至词讼等事，不能径达国家，须由驻和使臣与和政府商办，各领事无干预之权。华民首领虽有协理地方之责，向由该处总督自行选派。现藩部所查，各处寓居华人，共四十七万余人，且大半已入和籍。查雅瓦地方所有华民入和籍者，较之不入和籍华民，多至十倍等因前来。臣接此照覆后，又经照会和外部，以华民流寓和属南洋各岛，挟巨资为商者，固不乏人，而穷无所依游手好闲者，亦所在多有。若设领事在彼，亦可随时弹压排解，不致贻地方以隐患，于和属亦属有益。新嘉坡、小吕宋等处，中国早经设有领事。既和属之噶罗巴一岛而论，欧美各大国无不设有领事，而中国尚未设立。中国在别国已设有领事，而和属尚在阙如。且和国既准别国设立领事，亦应准中国设立。况中国早经准和国在中国设立，揆诸施报之常，似不应拒绝中国。况中与和通商最早，修好已数百年，若不准中国在和属设立领事，按之公法，殊欠平允。若允中国在噶罗巴一带设立领事，自应按照各国通例，适如领事之分际而行，毋庸多虑等语。与之反复辩论，嗣因延宕日久，去年夏初，本拟专赴和都，与该外部再行面商。和外部大臣朴福尔人尚和平，与臣亦属浃洽，其覆文内并无不准设立字样，正可相机因应，拟先派员游历，以专查商务为名，俟查覆得实，彼自无可置喙，而后领事之设可成。不意五月以后，变故迭出，彼此隔阂，事遂中止，殊为可惜。迨公约议成后，和外部大臣朴福尔告退，新任外部大臣尚未接洽，臣已奉命内渡。此臣与和外部屡次商设领事已有端绪之实在情形也。伏念我国家保赤为怀，侨寓和属华氓，既受苛虐，亟应设法保护，以救此无告之穷民。而保护之法，非先设领事，无从下手。查和属岛屿林立，应设领事之处有七，如噶罗巴、三宝垅、泗里歪、望加锡、勿里洞、日里、文岛各处，均关紧要。为今之计，万难各处遍设，惟噶罗巴一岛，设立总领事一员，为万不可缓之图。但既设

领事，必须宽筹经费，又必择清廉公正者往任其事，方能声势联络，于事有济。有所谓就地筹款，华民乐于输将者，臣恐不得其人，借端勒索，其害更甚于玛腰。则华民之冤屈仍不得伸，且贻外人以口实矣。说者谓现在库款支绌，经费何从筹措？臣以为若仿照新嘉坡章程办理，一年不过万余金，足可布置。在朝廷国帑虽绌，似乎区区之数，尚不难筹。查南洋侨居之华民，大半闽广之人居多，或令闽广督抚另筹的款，拨充噶罗巴总领事经费之用。在各督抚饥溺为怀，当亦哀此部下之穷黎，为之援手一救也。近来侨寓南洋各岛之华民，因中国水旱偏灾，捐集巨款，踊跃乐输，其急公好义，实有尊君亲上之忱，又何忍其颠连困苦，坐视数十万人之性命，而漠不关心哉？查泰西各国，无论其商务多寡，无不以设立领事为急务。不但寓居之氓，得领事之保卫，而民气益壮，并可坐探事机，密报本国。其有关于商务大局，实非浅鲜。臣现将交卸使篆，念我华民流寓于和属之南洋各岛者，六十余万人，徒受和人苛虐而不能拯之于水深火热之中，寤寐难安，臣心实为抱疚。现在各国重订商约，正可及时预为声明。凡各国通商口岸及各岛屿，华民华工萃集之处，中国查看情形，随时均可商设领事，庶不至临事掣肘。可否请旨饬下商约大臣会商外务部，趁此与和兰修订条约之时，与和兰驻京使臣商量，增入中国可在噶罗巴等处设立领事之条，一面由出使和国大臣与和外部妥议办法，内外通力合筹。彼见我志已坚，当可就我范围，而侨寓华氓远被圣泽，其欢欣鼓舞，有非可以言语形容者也。（总 4810—4811 页）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

外务部奏：臣部筹备出使经费，系由各关所收六成洋税项下，酌提一成半，存储候拨，每年约共收银一百余万两。从前支款，岁有常经，出入尚足相抵。近年来，各处分馆，日益繁多，外洋使用金镑，展转汇兑，每多折耗，以致渐形支绌。加以屡次特简专使出洋，交际所关，需款尤巨。上年臣部改章，奏明堂司各官养廉，如三成钞不敷支给，亦从使费内拨用。而近日义、奥两国使臣，又迭向臣部商请奏派使臣专驻彼国，亦恐难于坚拒。此外不时之需，更难预计。臣等通盘筹划，转瞬已有竭蹶之虞。惟际兹时艰孔亟，亦未敢另行请款，上烦宸廑。计惟有就原定岁收经费之数，明定限制，力求撙节，庶可稍资补苴。现经督饬司员，就近数年各国使臣报销各册，详加酌核。凡有可以节省之款，均一律切实裁减，以慎度支。谨拟章程四条，缮单恭呈御览。如蒙俞允，应由臣部分别行知各出使大臣，自接到部文之日起，一律

遵照章程办理。如此后报销有与本届所定章程未符者，即由臣部随时咨驳。得旨。允行。出使章程：一、出使随员人数。光绪十四年经臣衙门酌定，使臣馆中准设参赞二员、翻译二三员、随员二三员、供事二员、武弁学生各一员；其设有分馆者，准添参赞或领事一员、翻译随员供事各一员，作为定额，奏准通行在案。惟近年使臣随带人数，仍间有逾于定额者，拟请饬下出使各大臣，嗣后统计奏调咨调随员，务必遵照定章。如有逾额，即由臣部奏咨核减。其使署中有延用洋员者，应令并入随带人数内核计。至出使西洋各大臣俸薪，系按九成支给。近因镑价日昂，颇受折耗，应自本年起毋庸减成，以示体恤。出使东洋各大臣俸薪，均照章八成支给。参随等员俸薪，查近数年各使臣咨报销册内，所开银两成数不一，此后各馆随使人数既少，参赞以下俸薪亦宜量从优厚，借资鼓励，统由各该使臣随时酌定咨报臣部查核。一、使费内俸薪等项约略可以预计，嗣后应明定岁支总数，以示限制。臣等公同商酌，所有驻扎美、日、秘使馆及纽约等处领事署经费，每年准支银二十万两；驻扎英、义、比使馆及新嘉坡等处领事署经费，每年准支银十二万两。……臣等覆查南洋各岛，如英属之新嘉坡、美属之小吕宋，皆已设立总领事。朝廷一视同仁，必不忍和属侨氓，独抱向隅之憾。惟该国以各岛为外府，因我设立领事，恐不免以猜忌之心，仍作宕延之计，必须援据公法，查照成案，再三与之申辩，始可渐就范围。原奏所称。现在重订商约，正可及时声明。凡各国通商口岸及各岛屿，华民华工萃集之处，中国查看情形，随时均可商设领事。请饬商约大臣会商外务部，趁此订约之时，与和兰增入中国可在噶罗巴岛等处设立领事之条各节，原以补从前条约所未备。前据盛宣怀来电，拟交英使各款，已有英国允中国可派领事驻扎英国属地一条。英国如能商允，和兰亦易援办。吕海寰现经奉旨留沪会办商约，自可与盛宣怀随时相机筹议。其和外部既经议有端绪，应即责成接任出使大臣廕昌与该外部申理前说，切实磋商，内外坚持，力辩此事，务期得当。至所需经费，应俟添设领事议定后，再出臣部酌照章程奏明办理。得旨：如所议行。（总 4837 及 4842 页）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

商部奏：臣部接据槟榔屿、新嘉坡、小吕宋商董联名禀称，商等散处南洋各埠，多系籍隶漳泉两府之人。福建商务之兴衰，尤为关切。前闽浙总督许应骙奏设保商局于厦门。遵奉上谕，遴选公正绅董，妥为筹办，不准关津

胥吏，借端勒索。嗣竟仅以委员司其事，奉行不力，上下情离。凡闽人由南洋归来，按人抽收局费，并无遴选公正绅董设法保护之实际，致令怨声载道。拟请奏派公正绅董，驻扎厦门，办理保商局务，以联商情而苏民困，并将保商局积弊，如绅董以市侩混充，有名无实；委员司事人等，半支干修；商人被人欺凌，投诉不理；添募勇丁，尤多虚额；商人行李往来，未尝护送；出入款目，从未造报；商人往来，任意勒捐；请领执照，多方留难；敛取商民之资财，有名无实，半归縻费，南洋华商，至以勒捐局目之等情，刊单呈递前来。臣等查福建保商局，办理不善，弊窦滋多。先经御史叶题雁奏参，奉旨饬查。前据兼署闽浙总督崇善据实查覆，请将督办不力之道员延年等，分别惩处。并声明现奉谕旨设立商部，饬令各省分设商务局，厦门保商局，既与商民隔阂，应即裁撤，附入拟设之商务局。专选士商信服之公正绅董，认真督饬，实力整顿。将进出款目、绅董衔名，按月通报查察等语。本年十月十六日钦奉上谕，着照所拟办理等因。钦此。是福建保商章程，业由闽浙总督遵旨妥为厘订，以后闽省回籍华商，当可实受保护之益。该商董所请奏派绅士驻扎厦门一节，自可毋庸置议，仍由臣部咨行该督，迅将改定章程并所派绅董衔名，咨报臣部查核。惟臣等伏查华商出洋贸易，不下百数十万人；南洋各埠，略分闽粤两帮。若欧美各洲，尤以粤商为多。光绪二十六年正月间，兼署两广总督德寿奏明，先在省城设立广东保商总局，派公正绅管理。省外沿海各处，俟办有成效，再行体察推广。奉旨允准在案。该局自开办以来，有无成效？商民往来，是否称便？省外各处，曾否推广？事越数年，未据奏咨有案，应由臣部咨行该省，确查声覆，并将章程送部备案，以防日久懈弛。此外沿海省份，亦不乏出洋经商之人。本年二月二十三日奉上谕。现在振兴庶政，讲求商务。一切应办事宜，全在得人。尤应体恤商情，加意护恤……（总 5115 页）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

岑春煊奏：南洋为欧亚往来孔道；广东、南洋隔一衣带水，密迩如户庭。南洋各岛，虽隶英荷两国，而各埠经商，吾华人十居八九，约计不下四五百万人。臣到任以来，留意怀来，于上年奏派两广学务处查学员广西知县刘士骥前往视学，今年六月回省，当经将该员禀覆查视情形，先后奏明，咨部在案。兹据荷兰属爪哇岛泗水埠华商张济安等禀请在该埠建立孔子庙堂前来。臣查南洋各埠，于不在祀典之祠宇，迷信尤甚。槟榔屿新建极乐寺，费三四

十万金；新嘉坡重修粤海庙，费十数万。坝崖大伯公庙，迎神赛会，糜费辄以数万计。近且闻有一富人捐赀二十余万，在附近叨坡建佛寺者。至如吉隆之议立尊孔学堂、星洲之议建孔子学堂，提议在五六年以前，迄未成立。吉隆尊孔学堂，经臣前派视学员劝集三四万金，克期开办。星洲孔子学堂，尚无头绪。从前香山教谕张克诚禀准前督臣陶模，往南洋开明遵书社，提倡孔教。惜势力尚微，民智不开，听命淫祀，良堪浩叹。今泗水张济安等独知以立孔子庙堂，示华侨信仰之则；崇正黜邪，斯为本务。查泗水商业，为爪哇全岛冠。华商富庶，亦出全岛诸埠之上。该商等不为淫祀所惑，集成巨款，筹建孔子庙堂，识远量宏，有功圣教；吾道南行，此为先路。子思子所称声名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于斯益信。当经臣批饬仿照内地圜桥壁泮规模，遵式建造，复经臣专派荷属华侨总视学员常川驻岛，整顿学务。并咨驻荷使臣，酌派荷属爪哇总领事保护华氓。一俟孔庙落成，再由后任督臣将张济安等奏请特奖。一面由视学员及总领事训习礼仪，率诸华学董学生，春秋致祭，以隆祀典而宏圣教。各埠可于是取法，华侨可于是观感。其为裨益，实非浅鲜。下部知之。（总 5603 页）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

壬申，杨士琦奏：臣奉命前往南洋考察商务，于上年九月二十日，乘海圻、海容两兵舰由上海放洋。历经美属之飞猎滨，法属之西贡，暹罗之曼谷都城，和属爪哇之巴达维亚、三宝垄、泗水、日惹、梭罗及附近苏门答腊之汶岛。英属之新嘉坡、槟榔屿及附近之大小霹雳等埠。所有考察大概情形，业经先后电奏在案。伏查南洋各埠，为神州之外府，瀛海之奥区。唐宋以来，始通中国，航舶互市，琛赆偕来，昔人所谓海外杂国，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时候风潮入贡者也。自西人航海东来。逐渐占据，始则通商建埠，久而屯戍设官，豆剖瓜分，夷为领土者有之。蛮酋岛长，仅有存者。而中国海疆多事，亦萌芽于此。然地当赤道，炎瘴最深，西人以水土不宜，居留甚少。土人则性情乔野，呰窳偷生。惟我国闽粤之人，生长南纪，耐劳冒险；所到之地，类能剪除榛莽，手辟利源，其流寓久者已数百年，拥赀巨者或数千万。而衣冠礼俗，仍守华风；廛市规模，犹同内地。敦本思源之念，有足多者。臣舟车所至，广布皇仁，博咨民隐；举凡工商消长之原，物产盈虚之故，与夫疆域户口政令风俗之宜，谨就考察所及，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飞猕滨群岛大小千余，以小吕宋为最巨；其地西连闽、粤，北枕台澎，距香港、厦门均

不过二千余里。土产以烟、糖、麻、米为大宗，转售行销，皆操自华人之手。贸易则闽南最盛，粤商次之。商会学堂、医院、银行规模具备。惟商税既重，工禁又严，来者日形减少。前此华侨不下十余万人，现在统计户口不满四万，而市面亦因之减色。美官绅渐知非策，始议设法招徕。本年正月间在该埠特开赛会，凡华人来埠者，一律优免进口税。名为赛会，意在招商。臣晤美督时，亦彼此推诚商榷，以期互收利益，业经函知臣部酌核办理。西贡为越南沿海巨埠，上通澜沧江，内通南圻；各省水陆辐辏，商货流通，华侨约五六万人，其散处各省者，共二十余万。距海口十二里有巨市，曰隄岸，系华人贸易旧街，尤为富商所萃；土沃宜稻，播种于田，不烦耘耨，故产米之富，甲于海南；运销出口者，岁约一千二百余万石；未经垦辟者尚多。碾米公司九家，而华商居其七；米市利权，几尽归掌握。惟人心涣散，因省县之异，分为五帮：曰闽帮、广帮、潮帮、琼帮、客帮。各立公所，互分畛域。经臣邀集各帮商人，劝令联络一气，迅设商会学堂，并助法币二千为之提倡。该商等咸感激乐从，不久可期成立。暹罗为南洋大国，北接滇徼，东西介越南、缅甸之间。越躏于法，缅剪于英，独暹罗尚能自立。近岁采用西法，外交内政均极讲求，惟民贫财殚，于海陆军备尚未能扩充整顿。其都城曰曼谷，居湄南河下游；民物殷阜，产米丰贱，埒于越南。象牙、犀角、瑇瑁、燕窝尤称珍品。全国华侨约三百万人，气谊团结，过于西贡。暹政府间岁课华民身税一次，恃为入款大宗。此外尚无苛待情事。现闽、粤各商正在筹设商会，复经臣手札劝谕，商情益形鼓舞，俟订定章程后，即呈报臣部奏明立案。爪哇全岛，大于和兰本国四倍，分为二十三府，环海而治，西部五府，以巴达维亚为都会；中部九府，以三宝垄为都会；东部九府，以泗水为都会，日惹、梭罗则为内地著名都会。某地在赤道以南，与澳洲相近，气候炎燠，土脉膏腴，物产最富。东部以糖业为大宗，西部以米业为大宗，濒海则擅鱼盐，近山则饶林矿。华侨散居全岛，约六七十万人。和官选其才者为马腰、甲必丹等官，专理华民事务。各埠现已设立商会七处，学堂四十余所，颇能讲明大义，爱戴君亲；民气最为纯朴，惟和官税重政苛，事事箝制华人，不以平等相待。汶岛属苏门答腊，在爪哇之西北，地富锡矿，矿工五万余人，均系粤籍。华工入境后即受和人束缚，食以粗粝，居以茅茨。臣道经该岛，停轮抚慰，并派员往视。附近矿场华工数百人，环求拯拔，情殊可悯，亟宜设法保护，以卫民生。暹罗之西南海岸，有地如股，斗入海中。内多巫来由部落，昔皆羁属暹罗，称为地股，今归英人保护，统名曰海门属部。地股之极南，

有岛曰新嘉坡，幅员甚小，农产亦稀。自英人开埠后，免税以广招徕。由此商舶云集，百货汇输，遂为海南第一巨埠。华侨十二余万人，工商而外，擅陂沼园林之利；商会成立最早，势力甚雄。英官颇假以事权，而海外各商会亦以此为枢纽。学堂四所，课程规则，悉遵学部定章，宗旨纯正。英人法令颇为宽简，商民尚得自由。惟五方杂处，良莠不齐，奸宄之萌，尚难尽绝。地股之西岸，有岛曰槟榔屿，商务亚于新嘉坡，而农产过之；果品海产，尤为出口大宗，华侨二千余万人。自商会成立以来，公订规条，自相约束。游惰者资之回籍，贫窭者教以营生。英官颁行新例，有不便商民者，商会得援律驳阻。故华人权限，以此埠为最宽。中华学校一所，为前太仆寺卿张振勋等所设。经臣部奏明立案，蒙恩赏给匾额一方，《图书集成》一部，宸翰褒题，规模遂为各校冠。从前商人子弟肄业英校者，仅以律师医士起家。今则讲求政学，研究中文，商智渐形发达。由槟榔屿东渡海峡，登大陆逾山南行，而至大小霹雳，亦海门属部之一。四山皆矿，产锡最饶，华人来此，往往以赤手致富。所产之锡，岁值九千余万元，由槟榔屿出口，运销东西洋。近岁锡价低贱，年甚一年，业此者颇多折阅。若矿业一停，则华工二十万人皆虞失所；而新槟两埠商务，亦视此为盛衰，关系至为巨要。以上所历，皆系通都大埠、华侨荟萃之区。商务以新嘉坡、槟榔屿为最繁，物产以小吕宋、爪哇、西贡、暹罗为最富；而经营垦辟，全恃华人。故论南洋者辄谓西人虽握其政权，而华人实擅其利柄，其中不乏开敏通达豪杰有志之士，徒以悬隔海外，不睹中国礼乐衣冠之盛者几数百年，忠爱之忱，末由自达。此次蒙朝廷特派专使，抚慰商民，以为奇荣，使车所至，衢市阗溢，家设香案，户悬国徽，结彩张灯，恭迎恩命。臣每抵一埠，即赴商会学堂公所等处演说，敬谨宣布皇太后、皇上德意。万众圜听，额手嵩呼，欢声雷动，外人旁睹，亦为改容。观民心爱戴之深，可知圣化涵濡之远。所到各学堂，均酌给奖赏，以资鼓励。总期为朝廷多布一分膏泽，即为侨氓多添一分感情。至奖励保护及一切应办事宜，另折陆续奏明办理。报闻。（总 5863 页）

三、《筹办夷务始末》

卷八　道光十九年己亥八月庚辰

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奏……惟其贸易夷商，向在他国，往往争占码头，虽无国主之命亦可私约兵船前往攻夺。得一新地，则

许出赀之人取利三十年，乃归其主；故于贸易之处，辄起并吞之心，如夷洋所谓新埠新奇坡等处，皆其数十年来侵据之地，距广东海程不过旬日。占得一处则以夷目镇之，蚕食之心由是日肆，而畏强欺弱又其秉性所成。（7 页下—8 页上）

卷八　道光十九年己亥十月甲申

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奏……经臣等查知大船已去六只，小船约十余只，其为将烟载回夷埠确凿无疑，是以近日情愿搜查，明因烟已离船，得以无恐。惟思夷洋之新奇坡新埠等处，距粤不过半月海程，安知狡狯奸夷不将鸦片暂行寄顿，俟此次搜查毕后，再图偷运而回？（25 页—26 页上）

卷十一　道光二十年庚子七月丙申

闽浙总督邓廷桢奏……并钞录广东澳门文武禀稿，内称五月十七日，据西洋夷目遣番通向该处文武禀称，英夷有兵船四十只，于四月十九日自新奇坡开行来粤，约一二日可到，大兵头所驾兵船，约迟数日始为开行等语。（35 页下）

卷十九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二月丙子

钦差大臣大学士署两广总督琦善奏……并风闻有闽浙奸商私载茶叶，由外洋径赴英夷码头新奇坡地方售卖者。是茶叶既未断绝，不足制其死命。（13 页下）

卷四十三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正月癸亥

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齐慎、两广总督祁𪣻、广东巡抚梁宝常奏……祁𪣻、梁宝常又奏……据周彦才口称，本年八月伊甫自越南起身回家，越南现因英夷滋事，亦随时警备，约造有战船七八只……又另有仿造唤咭唎之属国新洲货船约十余号，亦硬木制造，皆坚重有余而灵动不足。（21 页上）

卷四十九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四月乙巳

扬威将军奕经、参赞大臣特依顺、齐慎奏……据该白夷等供称，自唤咭唎国城至内地广东地方，总视风信，遇顺风时不过三个月即至香港，迟则

四月五月不等，至迟亦不过六月即可以到。所过地方，若佛嘞机、唿欲罨、土啷、嘮吖喇吵、姑路、庇吟、嘮勒格、星加坡等处，皆嘆咭唎所属。（6 页上）

卷五十九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七月癸亥

提督衔台湾镇总兵官达洪阿、按察使衔台湾道姚莹奏……据夷目颠林、同管船大夥长律比、二夥长巴底时、三夥长科因谏坭供，系嘆咭唎国闲你地方人，颠林管驾三桅夹板船一只，系夷人烟治跛本钱，以颠林为呷哔呥，向在广东售卖货物烟土。道光十九年间，在望迈地方闻知广东严禁烟土，令大少夷船将所带烟土全行缴销，领事头目义律报知本国女王，以夷商置货多领国主本钱，年收税利一旦乌有，又不准通市，遂传谕各码头新祈波、骂叻格、槟榔屿、孟加辣、望结仔、嗅叻即息辣勿多力时、望迈即孟菰等各处，调遣兵船，派义律为大总管、伯麦为副总管，到广东打仗。（12 页下—13 页上）

卷六十二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月己丑

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洪阿、按察使衔姚莹奏，窃臣遵旨督同道衔知府熊一本、同知仝卜年及众委员，复提夷俘颠林等，逐层隔别究诘，据供该国工城地名兰邻，在大地极西北隅海中，其国本甚大，王城东西南北周六十里，后枕大山名哀邻，近兰邻之西海中，一地名埃伦。自王城东南陆行半日许，即海，登舟南行十五昼夜至弼爹喇，更南五十昼夜至急卜碌，转东北行五十昼夜至望迈，再自望迈东行二十五昼夜至新地波，其地东北即安南，更东行七昼夜即至广东，复三昼夜而至浙江，凡一百五十余日；极顺风，一百二三十日夜亦可至；不顺风，有迟至半年以上者。兰邻外自西北而西南，更转东北，而至广东。海中所属岛二十六处，皆其埠头，多他国地，据为贸易聚集之所：一曰埃伦，二曰弼爹喇，三曰急时烟土，四曰那古士哥沙，五曰间拏吖，六曰的赊士，七曰散打嗹，八曰金山，九曰士娇也，十曰急卜碌，十一曰骂利加时架，十二曰骂哩询，十三曰息赊厘，十四曰士葛打喇，十五曰烟，十六曰望迈，十七曰士啷，十八曰袜打喇沙，十九曰孟呀喇即孟加剌，二十曰磨面，二十一曰槟榔屿，二十二曰骂叻格，二十三曰新地波，二十四曰路士伦，二十五曰班地文，二十六曰幞士爹厘耶。以上皆岛皆嘆咭唎埠头，设官主之，海中相去或一二千里不等，遥相联络。诸岛左右复有别岛，或自为国，或为贺兰利国埠头，非其所属，亦有不能详者。前供嗅叻即息辣，同望

结系二处，皆贺兰埠头。（15 页下—16 页下）

……又南为槟榔屿，一名新埠；又东名为骂叻格，即《明史》所云麻六甲也，前明本满剌加国，为佛郎机所灭，后归贺兰；嘆咭唎有一地在其南，名孟姑伦，与贺兰互易而有之，乃于其地之西，新开槟榔屿为大埠头；又东为新地波。自急卜碌至此，本皆黑鬼地，而嘆咭唎据之，总称咔朥油，华言无来由是也。自望迈至新地波，舟行二十五日夜，其东北即近安南；更舟行向东，七日夜即广东。《明史》西洋利玛窦言其国至中国九万里，嘆咭唎又在其北，海道可知矣。骂哩询之极南，又有路士伦，又东北有班地文，又东北有幞士爹厘耶，皆嘆咭唎属岛，占自他国，以为聚积贸易之所，谓之埠头，盖华言也。自埃伦至新地波凡二十六岛，皆设官主之。诸岛在海中，相去或千里，或二三千里，势相联络，其左右复有别岛，或自为国，或为贺兰及他国所属者尚数千，而以嘆咭唎为最。此其海路之形势也。（21 页下—22 页上）

按：此条《东溟奏稿》所未载。

卷七十一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五月己巳

山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奏……嘆咭唎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内有利之区咸欲争之，以明呀喇、曼哒、喇萨、孟买为外府，强兵十余万，海外诸国多惧之。嘉庆年间，嘆夷新辟旧柔佛土地，番人称其地为息辣，闽粤人谓之新州府。近闻有《万国地理图书》一部，乃嘆夷自侈疆域富强所作，并将我国新给通市码头编立名号，统为新州府，殊堪痛恨，应请饬下闽浙督抚饬委干员购求此书，以知其夜郎自大之心，以鼓我率土向仇之气。（28 页上—28 页下）

卷七十二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庚子

两广总督耆英、广东巡抚程矞采奏……耆英又奏……惟所称嘆夷将新给通市码头编立新州府名号，载入夷书一节，亟须查明酌办。奴才当委即选道潘仕成，向素识夷商等，慎密访购去后，兹据该道购获夷书三本，即系《万国地理图》，亲赍面呈前来。检阅书内皆系夷字，无从辨认究竟其书始自何年及何人所作，现在通市码头有无编号载入均难查考；遂又谕令该道密饬能认夷字之人，将书中涉及内地各条，译出汉字呈缴。奴才细心检查，无非载及内地山川草木，出产货物，与沿海乡俗服食情形，其间挂漏甚多，并无将通

市码头编立新州府名号之处，其余所载均系外洋各国舆图，与中国无涉。惟访闻粤省琼州西南外洋，相距数千里，有一小洲名新奇坡，本属越南洋界之外，噗夷先于乾隆年间在此占据，设立码头，多有各国商民前往贸易，粤东出海商船每呼为新洲，亦呼为新埠，并有呼为新洲埠者。该御史或得诸传闻，因新洲埠而讹为新州府，亦未可知；惟外夷好为矜夸，窃恐此外另有其书，亦难意料。奴才仍饬该道潘仕成再加广询购求。（32 页下—33 页下）

谕军机大臣等，耆英等奏，体察澳夷实在情形，并访获夷书……噗夷夷书内，查无将通市码头编立新州府名号之事，或系传闻之误。（38 页上）

卷七十二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九月壬午

两广总督耆英奏……窃前承准军机大臣密寄，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初三日，奉上谕，御史曹履泰奏，抚局既定后患颇多一折，内称浙江镇海等处夷妇闯入衙署拜会，并将新给通市码头编立名号，统谓新州府，载入夷书。着耆英确切查明具奏等因，钦此。前经奴才恭折覆奏。（49 页下）

卷七十四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十一月庚辰

两广总督耆英广东巡抚黄恩彤奏……耆英又奏，遵查噗夷驶到火轮巡船，自八月间奏报以后，续又驶到火轮船三只，大小巡船八只，连前共计一十七只。当经密饬沿海各营严密防范。旋据探报前泊夷船，内有三只驶往闽浙海口，有四只尚在尖沙嘴寄泊，其余十只均由老万山驶出，不知去向。奴才与噫吡啪面议各事之便，向其查询，据称驶往闽浙及现泊尖沙嘴船数，与各营探报相符，诘以其余十只究竟驶往何处，据称该船往来并无一定，或驶往新嘉坡或驶往小吕宋等国，或驶还本国，总与中国包无扰累等语……该酋力陈所言俱系实情，并非别有主见，察其情词似尚可信。至尖沙嘴现泊火轮船、兵船尚有四只，为近年夷船最少之数，惟驶至新嘉坡等处船只，是否不复驶还，难以预料。仍应遵旨督饬水师各营将弁留心侦探，持以静镇，相机严防，以昭重而免事端。（32 页下—33 页下）

卷三十四　咸丰九年己未正月戊戌

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两江总督何桂清、五品卿衔刑部员外郎段承实奏……噘（吓唫）酋果否回沪，尚在未定，其弟嗗噜斯迟三四十日可到广东，拟至上海一转，即往天津，定欲进京互换和约，意见甚

坚……现在新闻纸载，由香港派火轮船一只前往新加坡，迎接嗐噜斯。新加坡水程到沪不过十日，计往返总在一月之内。（29页上—31页上）

卷四十一　咸丰九年己未七月丁丑

署广东巡抚毕承昭奏……旋据署南海县知县朱燮，亲往洋船将叶名琛棺柩验收，移至大东门外斗姥宫内妥为停放，并将带回所遗银物逐一点明，封存县库。讯据随行家人许庆、胡福同供，咸丰八年正月初三日，小的们与武巡捕蓝镔，跟随叶主人由省坐火轮船到香港，并厨子刘喜薤、头匠刘四一同携带食物随行，初七日由香港开船，十六日到吗喇国，即新歧坡，十八日由新歧坡到嗌喀喇，即五印度……（27页下）

卷五十一　咸丰十年庚申四月癸酉

巡抚衔江宁布政使薛焕奏……又据候选知县黄仲畬钞闰三月新闻纸，及各夷信，译书暎咈两夷船数兵数清单，具禀到臣（11页上）暎咈两夷停泊各海口船只兵丁数目清单。

香港泊暎国兵船十九只……定海泊暎国兵船十二只……其暎国尚欠兵船八只未到，近闻已抵新加坡，十日前后可到香港。（18页上—21页上）

卷二十五　同治三年甲子五月丁未

日斯巴尼亚国照覆　为照覆事，接得照会，切述各海口通商之处，宜派真正领事官，不得以商人兼充。定约后本国大君主于各海口通商之区，必然特简真正领事官管理通商事务，定不以商人兼充。如现时在贵国通商之广省、厦门、上海三口外，有澳门香港安南新加坡等港口，均须钦派之真正领事官，专司本国通商事务，从不准商人兼充。为此照覆。（23页上—23页下）

卷三十五　同治四年乙丑八月壬戌

恭亲王等又奏，再本年八月二十四日，接准英国使臣威妥玛照会内称，现据住札汕头坚领事详报，华商曾源成行计欠英商银二万四千二十圆七角一分，屡次照会惠潮道请为追办，道台惟以业经奉到总理衙门咨文，饬令速为办理，亦经转饬该地方官迅速追缴，俟详覆到日再行照会等语。本大臣查此等耽延推诿情事，惜与广州省城不准洋人入城之地方官所行似乎相近，目下潮州似与本国颇有欺辱情形，必待领事进地，常与潮州各官相晤，始可望其

更改。至于追还欠项，该道员若肯认真代追，窃意总可必行，此项取偿案件，如该官执意推诿不办，深虑终使外国忍耐不堪，徒向地方官屡屡照会，置若罔闻，必致自出妥速之法，为其人民随时讨补所亏等因。照会前来。臣等查华商曾源成行所欠英商洋银一案，前于上年十二月初一日，本年四月初九等日，臣衙门叠准英国照会，请饬速清欠款。经臣衙门叠次行文两广总督、广东巡抚，饬属查明，迅速办理，并叠次照覆该公使在案。嗣于本年四月十一日，准广东巡抚咨覆，以此案已行惠潮嘉道，檄饬海阳县查提，讯明速办等语。兹复接该公使照会，臣等细阅照会之意，实为坚领事欲进潮州府城，不过借追偿欠款一案，为发端辩难之据……臣等公同商酌，相应奏请钦派该省督抚一员，或邻省督抚一员，亲赴潮州，督饬该地方官晓谕绅民人等，使知外国照约入城，系奉谕旨允行之事，断难阻止。务须极力开导，毋为浮言所惑，俾该领事得以按约进城，军民彼此相安，以了此事。并将华商曾源成行所欠英商洋银迅速办结，免致有所借口。（34 页上—37 页上）

谕军机大臣等……至华商曾源成亏欠英商银二万四千余圆之多，即使内地民人交易，亦当按律严追，讵得以事属英商转存歧视？从来地方官办理中外事件，俱存此意，以致口实愈多，不思其理本短，何以使人心服？并着瑞麟查明，按照条约将曾源成欠项严追归款，倘再迁延不交，即着按律治罪，以昭平允。（37 页上—38 页上）

英国照会　为照会事，近据住札汕头领事官坚详报内称，壬戌年间息竦即新嘉坡华商曾源成行，生意衰败，不能归账，计欠英商洋银二万四千零二十圆七角一分。该行曾文才、曾昌老逃往潮州所属地方，不肯清还欠账。该债主等转托德记行赴敝领事署内禀请追缴，敝领事屡经照会惠潮嘉道查办追究。道员虽知该二人现在汕头来源行内，合伙贸易，实欠英商巨款，并不认真按约追还，迄今毫无定法等因前来。查条约内载，潮州等府城口皆准英商买卖，各口设立领事官，与道台同品，凡视公务应需衙署相见会晤等语。潮州一处领事官不许入城，实系违背条约，无从面晤，事事止得行文咨覆。此案二年之余，该领事屡以照会催办，该道覆文或以经劄该口官员查覆，或待数月再以该口官员未能报覆，往复咨催，不过如是，该领事止得详报前来。理合先将汇送各件，钞录并送贵亲王查阅，务望咨会该省严饬该道各等官，赶紧尽力速行办结为要。为此照会。（38 页上—39 页上）

给英国照会　为照覆事，准贵大臣照会内称，华商曾源成行欠英商洋银等因，本爵查此案，曾文才在呿叻地方合伙开设曾源成行，因生意衰败，积

欠各洋商银两，共计洋银二万四千零。据曾文才房族呈称，曾文才曾出赀本与曾胶走等伙开洋行，一切贸易皆付曾胶走掌管；胶走患病，临终付伊子侄曾兴广、曾玉龙承接；该行生理素非曾文才经手；今曾兴广虽故，倘有掌办生理之曾玉龙、管账之蔡松，均在该处，一切数目，应追应还，应就近查办。又云唉叻有信云及，行内货物并账簿十九本，均被商人封吊，曾玉龙检出照钞底簿，会同查核，计行内被该处各行店船只共欠银三万七千余圆，积欠各洋商计银二万四千余圆，通盘核抵，有盈无绌。被欠各项，业经洋商缎如亚宫缎美景向各店收去货物连银共六千八百余圆。以上各层均应由地方官讯明定断，分别追缴。本衙门已照录来文，咨行广东督抚迅饬各地方官速行照办，除办结咨覆到日再行照会外，相应先行照覆贵大臣查照可也。（39 页上—40 页上）

英国照会　为照会事，前本大臣以华商曾源成行欠英商银，照会贵亲王在案。旋准来文内开，以上各层均应由地方官讯明定断，分别追缴。贵衙门已照录原文咨行广东，迅饬各该地方官速行照办前来。查此案为日已久，未知咨覆业经到否，希即见覆可也。为此照会。（40 页上）

给英国照会　为照覆事，接准贵大臣来文内开，华商曾源成行欠英商银两，咨行广东照办，为日已久，未知咨覆到否等因。查此案于本年三月十四日接到广东咨覆，内称奉到本衙门上年去文，已行知惠潮嘉道，檄饬海阳县查提讯明，迅速办理等语。惟究竟如何迅追办理完案之处，尚未据广东省咨覆到来。兹准贵大臣来文，本爵当再行文广东省，转饬该地方官赶即提集人证讯追完案。一俟覆文到日，再行照覆贵大臣查照可也。为此照覆。（40 页上—40 页下）

英国照会　为照会事，华商曾源成行欠英商银一案，现据住札汕头领事官坚详报内称，曾源成行一案经敝职屡次照会惠潮嘉道，请为追办。道台惟以业经奉到总理衙门咨文，饬令速为办理。亦经转饬该地方官迅速追缴，俟详覆到日再行照会等词相覆。潮州府城距汕头不过一日之路，其七月初六日最后照覆敝职文移，迟至十六日十日之久，始行接获等情前来，本大臣查此等耽延推诿情事，惜与广州省城不准洋人入城之地方官所行似乎相近。目下潮州似于本国颇有欺辱情事，必待领事官按约能进城中，常与潮州各官相晤，始可望其更改。至于追还此次欠项，该道员若肯认真代追，窃意总可必行。本大臣鄙见，凡遇此项追还取偿案件，各该官执意推诿不办，深虑终使外国忍耐不堪，徒向地方官屡屡照会，置若罔闻，必致自出妥速之法，为其民人

随事讨补所亏也。本大臣合为陈明贵亲王查照可也。为此照会。(40页下—41页)

卷四十三　同治五年丙寅七月甲子

广东巡抚蒋益澧奏……内地闽、粤等省，赴外洋经商者非不多，如新嘉陂约有内地十余万人，新老金山约有内地二千余万人，槟榔士伽拉巴约有内地数万人。和约中原载彼此遣使通好，若得忠义使臣前往各处联络羁维，居恒固可窥彼腹心，缓急亦可借资指臂。(16页下)

卷五十　同治六年丁卯九月乙丑

总理衙门信函……溯我朝议开海禁之初，天威震叠，外洋慑服。其时西人之来者甚少，轮船轮车之制未备，至印度、新嘉坡、香港、上海、烟台等处之要路未据，不能联络声势，诸凡有备，故尚帖然。及至今日，彼之势已合而不能遽离，彼之势已强而不能遽弱。(29页上—29页下)

卷五十五　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乙酉

李鸿章附呈藩司丁日昌条款……一、设立市舶司，赴各国有华人所处，管理华人。夫泰西之于商人，皆官为之调剂，翼助国家，攻战之事，商亦时辅其不及，是以上下之情通，而内外之气聚。查闽粤之人，其赴外洋经商佣工者，于暹罗约有三余万人，吕宋约有二三万人，加拉巴约有二万余人，新加坡约有十数万人，槟榔屿约有八九万人，新老金山约有二三十万人。若中国精选忠勇才干官员，如彼国之领事，至该处妥为经理，凡海外贸易皆官为之扶持维系，商之害官为厘剔，商之利官不与闻，则中国出洋之人必系恋故乡，不忍为外国之用，而中国之气日振。仍令该员于该处华人，访其有奇技异能，能制造船械及驾驶轮船，并精习洋枪兵法之人，给资送回中国，以收指臂之用。现在新加坡俄国所用领事，即中国番禺人胡姓，新加坡十数万华人皆听胡姓号令指挥。计外国通商码头，如胡姓之类定亦不少。我中国使臣若能联络鼓舞，定可欣然效命。盖中国多得一助，即外国多树一敌，况本系中国之民，而中国自用之，有不如水之赴壑者乎？(21页下—22页上)

……一俟中国自强之后，不惟可以闭关绝市，且可通海外如新加坡、槟榔屿、新老金山各处华人，以耀威于西土矣。(24页下)

李福泰覆信并附条说……一、遣使一节，为目前急务。西方诸国远隔重洋，

历朝声气不通，故从无遣使之事。近年各国以贸易来者，麇集海口，我闽粤商民赴新加坡等处交易者，更复不少。时异势殊，不得不量为变通。（34 页上）

卷八十七　同治十一年壬申八月甲戌

大学士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张兆栋奏……窃查海禁固贵严防，定罪尤期平允。前因沿海匪徒略诱乡愚出洋工作，经前抚臣蒋益澧会同臣瑞麟奏请，嗣后内地奸民及在洋行充当通事买办，设计诱骗愚民，雇与洋人承工，其受雇之人并非情甘出口，不论所拐系男妇子女，及良人奴婢，已卖未卖、曾否上船，但系诱拐已成，为首斩立决，为从绞立决。其华民情甘出口，在英法等国所属各处承工者，仍准其立约赴通商各口下船，毫无禁阻，以符条约等因。奉旨：允准转行钦遵在案。窃思奏定前例之时，原为被拐之华民并非情甘出口而设。若华民情甘出口系由匪人和诱带引出洋，亦非赴英法等国所属各处承工，则出口之人既出自情甘，而和诱之罪宜略为区别。粤东自兵燹之后，近年商贾日稀，工艺歇业，游手好闲之辈往往迫于饥寒，不遑顾及后患。有人道以出海，止图受雇承工，苟延残喘，无不惟命是听。匪类既借此渔利，愚民即中其奸谋。近据缉捕文武陆续获解拐犯郭亚求等，发交广州府会督谳局委员逐一研讯，情甘出口者实不乏人。若照并非情甘出口之例，概拟骈诛，未免情轻法重，自应酌量定拟，期得情法之平。兹据兼署臬司钟谦钧核议具详前来，臣等伏查定例，和诱知情为首者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为从减等满徒，又断罪无正条者，援引他律比附加减定拟各等语。今被诱之人情甘出口，其诱拐之犯应如何治罪，律例内并无专条。核其情节实与和诱知情无异，惟诱拐出洋较诸在内地转卖者为重，应请嗣后诱拐人口出洋，无论已成未成，被诱之人如非情甘出口者，仍照定例为首斩立决，为从绞立决。若和诱华民出洋雇与洋人承工，不分男女良贱、已卖未卖、曾否上船，但系诱拐已成，被诱之人实系情甘出口者，为首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先于犯事地方枷号一个月，左面刺诱拐匪犯四字，到配杖一百，折责安置；为从拟以满徒。惟广东地处海疆，发配充徙，难保不复萌故智，应请酌量在籍锁系铁杆石墩，三年限满开释，以示惩儆而重海防。再，广东省自通商以来，贸易小民多往外洋金山新加坡各处营生，络绎不绝，与别省情形不同，应请听从民便。所有前项情甘出口之人，无非此等贸易小民。其被匪徒引诱，情节不无可原，并请免其置议。（39 页下—41 页上）

卷九十一　同治十二年癸酉八月己卯

总理船政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奏……其建威练船，去年乘风北驶，历浙江上海烟台天津至牛庄，始折而南。本年二月，教习洋员德勒塞驾船南行，先厦门，次香港，次新加坡，次槟榔屿，六月始回工次，计四阅月。除各码头停泊外，实在洋面七十五日。（34 页上）

卷九十九　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一月庚戌

福建巡抚王凯泰奏……一、调护华商，华人之在外洋者，闻暹罗约有二三十万人，吕宋约有二三万人，新加坡约有十数万人，槟榔屿约有八九万人，新老金山约有二三十万人，长崎亦不下万余人，此系经商佣工并计之。若于遣使之外，更选才干官员分往各处，如彼国之领事，妥为经理，其重大事情仍由使臣核办，凡经商贸易皆官为之扶持调护，商之害官为厘剔，商之利官不与闻，则中外出洋之人，孰不愿为中国用？其有奇技异能者，送回中国，优给薪资，酌予奖励。行见海外华人争思自奋，况中国殷商知外洋有官护持，丝茶大贾皆可广为招徕，自行运销，不受洋人抑勒，是又暗收利权也。洋人之在中国者，福州一口，每月查报，自领事以及教士商人，男女统计不过百余名口；即上海香港汇聚之所，或以千计，或以万计，终不敌华人在洋之数。果能官为联络，中国多得一助，即外国多树一敌，而中国之气日振，外国之气日弱矣。（49 页上—50 页上）

卷一百　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一月辛亥

两江总督李宗羲奏。……抑臣周咨博采，觉事之可行者尚有三端。查沿海各岛大都土瘠产薄，惟台湾一岛形势雄胜，与福州、厦门相为犄角，东南俯瞰噶啰巴吕宋，西南遥制越南暹罗缅甸新加坡，北遏日本之路，东阻泰西之往来，实为中国第一门户，此倭人所以垂涎也。且其地物产繁富，有山木可采以成舟航，有煤铁可开以资制造，其客民多漳泉潮嘉刚猛耐苦之人，足备水师之选。乘此倭事初定，番民感激国恩之时，如得干略大员假以便宜，俾之辑和民番，兼用西人机器，采取煤铁山木之利，迟之数年，该处便可自开制造之局，自练防海之师，为沿海各省之声援，绝泰西各国之窥伺，此中国防海之要略也。惟创办之始，得人颇难，需费亦巨，其中节目繁多，应请饬下闽浙督臣李鹤年、船政大臣沈葆桢妥筹议奏，以期必成。此事之可行者一也。

海外新加坡、槟榔屿、旧金山、新金山各埔头，均有闽广等处之人在彼贸易，每处不下数万人，造有会馆，举有头人名为领首，类能知其姓名。此皆世沐圣恩，萦怀故土，每遇中国人至，款接甚殷。凡为领首之人，必有干济之才，足以提唱全埔。如从泰西原请派领事出洋之议，物色人才，不论官阶文武大小，有能任此事者给以虚衔，使其前往各埔，结纳首领，婉转劝导，发其同雠之念，示以加秩之荣，由各督抚咨请总理衙门奏给官职，派为练首，令其团练壮丁，随时操演，每年酌赏银牌宝星，以示鼓励。约计经费有限，而获益无穷。此事之可行者二也。（8页下—10页上）

四、《清文献通考》

柔佛

《皇清通考》四裔门柔佛在西南海中，背出而国，前临大海，历海洋九千里，达广东界，经七洲大洋，到鲁万山，由虎门入口。国中无城郭宫室，王府即建于海滨，支以竹木，盖以茅叶，民皆环山而居。崇山峻岭，树木丛杂，野兽纵横，天时虽秋冬亦暖。王以柳叶为衣，左衽下裳，密缀小花为之；佩刀，首蓄发长二三寸，蒙以金花帕，跣足。民人冠用铜线为胎，幔以白布，衣短衫，或裸而以裳围其下体。妇女织席，挽椎髻，肩披锦；父母丧则雉发，衣黑衣为丧服。夫皆赘于妇，相见以合掌拱上为礼。俗轻生好杀，尚佛教，喜斗鸡，伐乌木，拾海菜，时出海劫掠。饮食用手，忌猪肉，嗜烟，岁斋一月，举国绝食，见星乃食，历三十日始止。土产降香、乌木、西国米、冰片、海参、胡椒、燕窝之属。亦产沙金，铸花小金钱为币。康熙初，严南洋诸国商贩之禁，故闽粤无柔佛之船，而内地商船亦无往其国者。迨雍正七年弛禁后，其国通市不绝，距厦门水程一百八十更。七洲洋中有神鸟，状如海雁而小，长喙色红，脚短而禄尾，羽如箭，长二尺许，能导人水程，呼是，则飞去，曰否，则仍飞而来。献纸谢神，翱翔不知所之矣。柔佛属国，有丁葛奴、单咀、彭亨，皆雍正七年后通市。丁葛奴亦濒南海，四时皆暖，无霜雪，崇山峻岭，蜿蜒相望，风俗略同。柔佛土产胡椒之美，甲于他番，余则沙金、冰片、沙藤、速香等物。其国人终身不出境，无航海而来中国者。每岁冬春间，粤东本港商人，以茶叶、瓷器、色纸诸物，往其国互市。乾隆二十九年，以两广总督苏昌奏准带土丝及二蚕湖丝。浙闽人亦间有往者，及夏秋乃归。……又曰：吉德国在新埠西北，又名计达，由新埠顺东南风，日余可到。

后山与宋卡相连，疆域风俗，亦与宋卡略同。土旷民稀，米价平减，土产锡、胡椒、椰子，闽粤人亦有至此贸易者。由此陆路西北行二三日，海道日余，到养西岭，陆路又行三四日，水路约一日，到蓬呀，俱暹罗所辖地。自宋卡至此，皆无来由种类，性多凶暴，出入必怀短刀，以花铁为之，长六寸有奇，镶以金海马牙为柄。其刀末有花纹者，持以相斗；刀头有纹者，则佩之以为吉。庆王及酋长皆然。

五、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

卷二百三十七　外交考一

〔光绪元年总理衙门〕又奏：略称钦差大臣署礼部左侍郎郭嵩焘等奏称：此次遣派公使，实为创行之典，请酌定参赞二员，翻译四员，其余文案、武弁、医生，均应分别调派。英国三岛，并无华商贸易，无从设立领事。而所辖南洋沿海地方，如新加坡、孟加拉、槟榔屿、锡兰等处，华民流寓至数十万人，应否设立领事，须俟察看情形。所带参赞、文案各员，皆可斟酌委派，奏明请旨，其应用工役，并由公使携带，不别开支经费等语，臣等公同商酌。(……至英国三岛，无从设立领事，而所辖南洋，新加坡等处，华民流寓数十万人，倘应设立领事所携参赞等员，皆可斟酌委派，应加所拟办理……)

〔四年总理衙门〕又奏：前据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奏称，英国属地新嘉坡，拟设领事官，委道员胡璇泽充当。据英国外部照覆，以按向派领事之例，于派充领事之时，发给该领事派充敕书一道，并由英国君主应给识认领事敕书一道。查中国办理此等事件，向未定有章程，无凭查照。当由郭嵩焘照录臣衙门具奏奉旨之案，作为文凭，知照英国外部发给执照。兹又据郭嵩焘咨，准外部覆，已将来文转咨属部，劄饬新加坡总督，暂认胡璇泽为中国驻扎新加坡领事官，一面仍应等候该员文凭，本国君主敕书须待本部接到胡领事文凭之后，方能给发。查出使东西洋各国，该处有应添设领事官者，发给文凭，均须一律办理。此次新加坡设立领事官，英国外部须以文凭为领事官之信守，所有胡璇泽文凭自应由臣衙门奏明，缮办颁发，并请嗣后于外国设立领事官，如须缮给文凭者，一并援照办理。又奏：出使章程，内开一拟由礼部铸造铜关防颁发出使各国大臣各一颗，以昭信守。其未颁发以前，先刊木质关防行用，除崇厚已由礼部铸造关防外，查出使英、法国大臣曾纪泽，尚未前往接任。前次臣衙门刊给郭嵩焘等木质关防，业经奏明销毁，自应照章另行刊给

铜质关防，以资行用。俟该大臣行抵伦敦接任后，即将此项木质关防缴销。至英国新嘉坡领事官，前派胡璇泽承充，并由臣衙门给予文凭。其需用关防，据郭嵩焘咨商，候臣衙门颁给。当经咨复，以该处应办事件，悉由使臣主裁，此项关防亦应由使刊给。查日本新设中国理事官，经使臣何如璋等咨明刊给钤记行用，似可一律办理。旋据郭嵩焘咨复，以新嘉坡距英国程途较远，与日本各口理事官情形不同。西洋公例，一切取信国家，若由使臣刊给，关防不足以昭慎重，仍请查照前咨办理，自应由臣衙门刊刻颁发。兹已仿照日本理事官钤记式样刊就，发交曾纪泽转给行用。

又奏：据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奏，新嘉坡设立领事，恳给俸薪。据原折称：准总理衙门咨覆。查上年奏请设立领事折内，有在新嘉坡谕知胡璇泽，但允发给开办经费，其应支薪水听从筹划等语。今准咨称：领事、翻译等俸薪，由江海关道归入出使经费内汇拨，自系变通前奏办理，应由臣专折奏明。臣自受命出洋以来，实见开支出使经费，岁益繁多，领事保护民商，尚有身格纸费足资筹划，是以举胡璇泽以为例，非谓各国选派领事，皆应开支经费，独新嘉坡一处，可以责成筹办也。国家所定经制，须归一例，不能以胡璇泽一人独示区别。至该处所收经费，自应责成按年开报，抵消所支薪俸。其需用人员，文案委员，亦不可少；翻译之设，专取传达语言，领事能通知该处言语，翻译一节，即可从省。乞饬总理衙门，仍照定章发给新嘉坡领事及委员等俸薪，从开办之日为始，均归出使经费内开支。所用委员，亦责成使臣酌核名数咨报总理衙门，以昭画一。查上年郭嵩焘片奏领事之名，可立领事之费不可多，各口民商盼望保护，皆愿凑集领事经费。在新嘉坡谕知胡璇泽，但允发给开办经费，其应支薪水，听从筹划报销，胡璇泽亦欣然允从。南洋各埠，应令胡璇泽切实考求，即饬作为南洋总领事，仍统归南北洋大臣及两广总督就近经理等因。当经臣等以新嘉坡须设领事，该大臣拟委胡璇泽承充，应即作为新嘉坡领事官。南洋各埠，相隔甚远，南北洋大臣等势不能节制该大臣，拟饬胡璇泽作为南洋总领事，应请从缓妥筹议给开办经费，不给薪水，即就中国流寓民商愿出户口年貌等费内报销开支，系为力求节省起见，各处情形有与新嘉坡相似者，即照此一律办理。嗣据北洋大臣咨准郭嵩焘咨：胡璇泽驻劄新嘉坡领事所需经费，未据总理衙门核定，似应照奏定出使经费通行章程。正领事官月给薪俸五百两，领事处翻译官月给薪俸三百两，即由报明开办之日起，饬江海关道就近汇交。其中国流寓民商愿出户口年貌等费，每年若干，令该领事据实详细开报，酌核抵消。经臣衙门咨令详细察核咨复：

据郭嵩焘咨新嘉坡领事经费，应自胡璇泽具报开办之日起，支所收商民船牌及身格资费，饬由领事据实阅报扣抵。臣衙门复咨令专折奏明：今郭嵩焘奏请，仍照定章发给新嘉坡领事及委员等俸薪，应请查照定章照数支领。胡璇泽通晓西洋语言，即毋庸添设翻译，以归节省。至领事官需用文案委员之处，查臣衙门前让复郭嵩焘等奏，随带人员折内声明出使章程，只有随员、医官，并无文案名目。请将该大臣等随带之文案，作为随员按月照俸薪二百两之数支给。见在新嘉坡领事处需用人员，未便创立文案名目，应令查照奏案。将文案委员作为领事随员，照使臣随员酌减月给一百六十两，稍示等差。该领事应用随员名数，仍由该大臣核定后，咨报臣衙门查核。所有领事及随员等俸薪等项，均自开办之日超支，统于出使经费内发给，仍汇入一年期满奏销册内列款请销。至该处所收身格纸费等项，臣衙门前咨复郭嵩焘，以见与日国有议订招工章程，华人前往新嘉坡，可按此章程商办。所有出洋身格纸费，毋庸另议，以归一律。惟出洋船牌费一项，各国征收有无异同，转饬胡璇泽详细禀复，应令该大臣查照前咨，即饬胡璇泽将船牌费查明，禀由该大臣咨复，并将年收船牌费若干，抵支开办薪俸等项，不敷若干，再由出使经费内拨给，以昭核实。

五年，出使英法大臣郭咨北洋大臣，兹准英国外部，将英君主颁给识认敕书连同送验文凭一并函答前来。除劄发胡领事只领外，合将英君主敕书照译粘呈。英国大君主维多里亚奉上帝意旨，为大英及爱尔兰合国君主维多里亚诚心保护晓谕忠爱百姓事。中国国家颁发文凭一道，派胡璇泽为驻扎新嘉坡领事官，本君主允胡璇泽为中国国家领事。今特申谕新嘉坡百姓遵照。从此，尔等应接认胡璇泽为领事官，其任内事务应即优为协助，并应享权利，一切得以自主。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本君主在位之第四十二年，于贤真穆宫颁发。

卷三百三十八　外交考二　交际

十三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臣于上年遵旨，会同使臣张荫桓具奏筹议外洋各埠捐船护商情形，当派总兵衔两江尽先副将王荣和、盐运使衔候选知府余瓗先赴南洋有名诸岛，详慎周历，饬将设官、造船两事密加商度，以凭筹定切实办法。当经总理衙门电致驻英、荷、日使臣，禀报颇为谙悉。本年回粤，面加考询，大抵设立领事事甚切要，势亦可行，谨撮其大要陈之。查该员等所历南洋，计二十余埠。先至小吕宋，为日斯巴尼亚国属；次新加坡，

次麻六甲，次槟榔屿，次仰江，皆英国属；次日里，次日里各附埠，次加拉巴各附埠，次加拉巴，次三宝垄，次三宝垄各附埠，次泗里末，皆荷兰属；次金山之钵打稳，次雪黎，次美利滨，次亚都律省各附埠，次衮司伦，次衮司伦各附埠，皆英国属。及其抵小吕宋也，华民分诉日人虐害情形，恳请派官保护，自筹经费。缘该处华民五万余人，贸易最盛，受害亦最深，该员等详查被害各案，或挟嫌故杀，或图枪故烧，甚至官兵徇私，巡差讹诈，暴敛横征，显违条约，当经择要照会日官查办。时值土人联名拟逐内地华工，该员等到吕，其议遂寝。综核情形，非设总领事不可，其分设正副各领事暨驻扎处所，由总领事因地制宜，择员禀委，以期妥协。其抵新加坡也，与原设领事左秉隆往见坡督各员，礼意尚洽。该处华民十五万人，富甲各处，除衙舍公产外，所有实业，华人居其八，洋人仅得其二。每年往来华工又最多，英设华民政务司，专理其事，立法尚称公允。惟不向中国领事衙门报名，情意既不联络，而目击招工客馆作奸欺瞒，无从禁止，亦失保护之旨。似应由中国领事官稽查，以重事权，而免流弊。至麻六甲、槟榔屿两处，与新加坡相连，华商居多，生意繁盛，又附属石郎阿国之吉隆埠、卑力国之罅埠，均尚知保护华工，华人开采锡矿者十余万，富至百万者数人，服饰礼仪一如故乡，无所改换。槟榔屿一埠，人材聪敏，尤为诸埠之冠，宜添设副领事一员，与驻坡领事相助为理，益可以收后效。……其抵日里也，该处为原奏所未及，华工亦万余众，来自汕头等处。先由客头带至新加坡、槟榔屿，经英官查过，自愿佣工者，订立华文合同，往日里为佣，所业种烟扎烟，勤奋者年可余番银百余圆，工头以赌倾其资，则不足糊口，继以称贷，第二年复须留工，则返乡无日。查荷官洋文章程内载，工人有过，准园主送官讯办，不得私自鞭挞。做工不得过三年之限，限满后无论有无亏欠，园主皆应给予川资，不得再留等语。而园主阳奉阴违，于华文合同内，并不叙明，任意虐待，经该员等告知荷官，始允为设法整顿。此处宜设副领事，以资保护。其抵加拉巴也，该处华民七万余众，荷人捐税繁多，赌风尤炽，甚至迫令入彼国籍。其附近之波哥内埠，文丁内埠，皆有华人聚处。又有三宝垄，与疏罗，及麦里芬，及泗里末，及惹加等处，皆荷兰国属地。华人二十余万众，荷官横肆暴虐，该员等接见华商，备言其苦。中国如筹保护，小吕宋而外，当以加拉巴为先。该处宜设总领事，兼三宝垄等处事务，于荷兰各埠华人，加以恩义，数十万之众，皆可内附。其分设副领事，一切与小吕宋同。……此该员等先后禀报筹办之大略情形也。臣查王荣和等，于役南洋海程五万余里，各埠商民睹汉

官之威仪，仰尧天之覆帱，莫不欢呼迎谒，感颂皇仁，其恳求保护之情，极为迫切。查出洋华民数百余万，中国生齿日繁，借此消纳不少；近年各国渐知妒忌，苛虐驱迫，接踵效尤。若海上不安其居，即归内地，沿海骤增此无数游民，何以处之？故保护之举，实所以弭近忧，而非以勤远略也。倘蒙朝廷设立领事，加以抚循，则人心自然固结。为南洋无形之保障，所益匪浅。该员等所到之处，各国洋官款接照料，礼意甚优，英属尤为周至。商及保护等事，亦俱和平；承允议设领事，英最欣然，力劝速办。俾知约束荷、日，限于公法，亦皆无辞相拒。查小吕宋距中国最近，华民望切倒悬，必须先设总领事，驻扎其地，以收远人之心，以伸华商之气。经臣电商张荫桓，拟派副将王荣和为驻扎小吕宋总领事。缘该处闽人最多，王荣和籍隶福建，稳练精详，研究洋务，素为闽人所信服。此次出差南洋，亲历小吕宋各埠，熟习情形，深得窾要，以之充当总领事，人地实属相宜。应由该大臣先向日国商定，发给凭照事宜。随准咨称，业经照会外部，概允照办，而藩部以土人龁龁为词，怯设官之后，喧宾夺主，碍其滥征，是以至今延宕。查各国通例，凡立约通使之后，即可派领事驻扎某地，保护商人。古巴等处，中国早经设官；小吕宋同为日属，何独不可？请旨饬总理衙门，与日使会商，催令该国速发凭照，不容推宕；一面由臣咨张荫桓催促外部速办。此外商务较繁之埠，应如何添设正副领事，俟小吕宋办有规模，再行推广。至英荷各属，或苛待华工，或苛征身税，亦应次第设官申理，容待般鸟各岛一律访查之后，由臣分别咨商驻英荷法使臣，酌度奏明办理。所有总领事、翻译、随员等官薪俸，准总理衙门咨开：此次小吕宋设新领事，薪俸经费应由何项拨给若干，由臣妥筹办法。臣体察情形，各该岛甚愿自筹，力亦能办，将来小吕宋总领事派定后，应在出使经费项下，将第一年经费先行核给较为得体，并照总理衙门奏复新加坡成案，饬令该领事将岁收册照各费报明抵还。第二年起，便可不费公帑，余者作为造船公款，禀候拨用。其总领事等署中一切办公杂用，应准于所收册照等费内动支开报，毋庸另请公款，一年后禀报核定数目。其设领事之处，就其余款酌拨若干，量设书院一所，亦先从小吕宋办起，由臣捐资倡助，并购置经书，发给存储，令各该领事、绅董选择流寓儒士，以为之师，随时为华人子弟讲授，使其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义彝伦之正，则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水源木本之思，益将保固而不解。从此辗转传播，凡有血气，未必无观感之思。查各埠入款，以每年注册及进出口船牌之费最为名正言顺，诚使事机顺利，不致别有阻碍。屈计该处两项所入不少，

除抵支领事公费外，尚可逐渐积存一款，以备购致（置）护商兵船之用。一切收拨章程，应俟设官之后再行饬令核议。如所收册照船牌等费不敷开销，恳恩准其由粤省劝谕各埠华商量力捐资，奖以虚衔，封典翎枝，专充领事经费，永不提用。各埠旺淡不等，挹彼注兹，必可敷用……

十四年，总理衙门奏略称：准军机处抄交两广督臣张之洞奏派员访查南洋华民商务情形一折，臣等随时参稽博访，其中利害节目，殊非一端可尽。兹据奏报该委员等访查事竣议办情形。查闽粤生齿最繁，率倚外海为衣食，散在各国属埠，古巴、新旧金山、新加坡、西贡、暹逻、缅甸、海口等处，经商佣工，何止百万。节经臣衙门与南北洋大臣、出使大臣商度累年，舌敝唇焦，择其尤为紧要之区，次第奏设领事，均就近归使臣管辖，以专责成。该督所奏自系为广树藩篱，联结众志起见，惟其中商埠形势，设官枢纽，实有与历办已设领事之区成案不能相同者，通筹利病，约有数难，何以言之？该委员王荣和等之赴荷国属岛也，该国以系彼久辖之境，不允访查，经前使臣许景澄向荷外部再三缓颊，以游历为名，彼始允行。上年接许景澄密函称，加拉巴让设领事一节，查兵舰巨款非商力所能凑办，设官之说揆彼族猜忌为心，难保不从中掣肘，且势必先与荷外部订立保护专条，并建驻荷使馆，否则笔舌空言，终归无补。又迭准兼使日国大臣张荫桓密称，小吕宋议设领事，面商日国外部，始而慨允，既而以藩部齮龁不允为辞。该大臣责其苛虐滥征，该国颇允革除，而设官一层，绝不松口。臣等惟此议倡于张荫桓，乃该大臣亦已心知其难，迭次函牍，未敢固执前说，此发端之难也。原奏称各岛华民，愿自筹领事等薪俸经费，俟派定后，请在出使经费项下，将第一年先行核给，第二年后便可不费公帑。臣等惟苟设华官，事事索之商民，既非政体，复滋流弊，且该埠之可收身格船费能否充裕，尚无把握。若如古巴领事署之始而踊跃输纳，继而群情涣懈，岁收日绌，遂致不敷支用，又将奈何？查光绪四年，新加坡请设领事官时，前出使大臣郭嵩焘亦请只给开办经费，以后一切自筹，嗣因入款不敷，复请发给历年出使报销册。新加坡每年入款只数百两，而支销至七八千两之多，是当日未克自坚其说，今之所请，亦恐类然。设事已举行，势难中止，见在使费支绌万分，何以应之？此筹费之难也。小吕宋于闽粤较近，然已远隔重溟。至新金山，地分三省，雪梨等埠，往返动需三四月，在他国荒远之地治，为人服役之民，该国既非情愿照设，将事事妒忌掣肘，倘设官而权不我操，彼凌虐者如故，该领事远既不能呼吁使臣，近亦难以咨白，粤中大吏，势成孤立，与不设同，此管辖稽查之难也。尤可虑者，

华商屡诉甲必丹苛敛，不恤商情，然粤省鞭长莫及，既于领事一举一动耳目难周，倘有不肖领事习染外洋服食居处之奢靡，动以该署经费为名，事事苛派，无疑是使华民重受其困，反为国家敛怨。转不如饬使臣责问外部，申明约束，转可使华民实受其福，此恤商除弊之难也。臣等计此数难，深惟古今筹边事者惟是，谨筦钥于近圉，而忌敝精神于荒远。观于汉之轮台罢屯，宋之玉斧画河，孙吴以跨海通辽为失策，唐人以不纳维州降众为老谋，相度目前事势，正宜急近圉而缓远图，似不宜徒建空名，反滋口实。况缅暹南掌西贡等处，腹内之地已虞他人鼾睡，而我转图羁縻其腹外零星之小岛，似恐未获实济，先启嫌疑。该督公忠体国，规划经年，此次奏称，先行试办一处，余俟次第推广，似亦心知其难。与其后日悔发端之太广，收束为难，曷若先事不轻于举办，审量较易？此臣等所为长虑却顾，未敢臆决者也。……

按：此条见张之洞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折（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六、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

使英郭嵩焘奏新嘉坡设立领事片

再，臣奉准总理衙门光绪二年八月十三日具奏出使经费一折，内开总领事及工副领事名目，诚以各口设立领事官与出使事例同条共贯，臣随查明英国属地新嘉坡等处，中国流寓经商人民共计数十万人，应分别设立领事，以资弹压，于是年九月十五日具奏。旋于十月二十八日道出新嘉坡，见广东人道员胡璇泽为其地人民所推服，数年前广属人民与各属互斗，亦经胡璇泽解散，英国官商皆倚信之。臣以新嘉坡领事非胡璇泽无可充承者。经照会英国外部，计逾五月之久，至六月初始得覆文，臣即劄知胡璇泽妥议章程。窃查中国设立领事，情形与各国绝异，其本末利病有须一详陈者：西洋各国以通商为制国之本，广开口岸，设立领事，保护商民，与国政相为经纬，官商之意常亲。中国通商之利一无经营，其民人经商各国或逾数世或历数年，与中国声息全隔，派员经理，其势尤格而不入。窃揆所以设立领事之义约有二端，一曰保护商民，远如秘鲁、古巴之招工，近如南洋日国所辖之吕宋，荷兰所辖之婆罗洲、噶罗巴、苏门答腊，本无定立章程，其政又近于苛虐，商民间

有屈抑，常苦无所控诉，是以各处民商闻有遣派公使之信，延首跂望，深盼得一领事与为维持，揆之民情，实所心愿，此一端也；一曰弹压稽查，如日本之横滨、大阪各口，中国流寓民商本出有户口、年貌等费，改归中国派员办理，事理更顺。美国之金山，英国之南洋各埠头，接待中国人民视同一例。美国则盼中国自行管辖；英国则务使中国人民归其管辖，用心稍异，而相待一皆从优。领事照约稍联中国之谊，稽查弹压。别无繁难，准之事势，亦所易为，此一端也。臣愚以为此时设立领事，取从民愿而已，毫无当于国计，是以领事之名可立，领事之费必不可多。因查各口民商盼望保护，皆愿凑集领事经费。英国古巴领事吉乐福乞假回国，言闻中国工民筹办领事经费无不乐从，吕宋等处人言略同。其专恃以弹压者，但择其地绅商有资望者为之，于户口、年貌、册费内筹备需用款目，由使臣假以事权，俾得尽其调处之益，一切开支应从减省。近年来遣使各国需用浩繁，就臣所处言之，縻费实多，而求可以裨益国家实少，徒使福建船政局、上海机器局需用经费无从拨给，几至停工。若更听从各使臣设立领事开报薪水，以有用之经费资无名之支销，于国计无裨丝毫，于经理各国事宜亦万不能持久。是今日多一豪举，更历数年，亦必多一贻累，诚惧公私交困，进退两穷，在臣谋国之愚忱尤不能不长虑却顾，以为经久之计者也，应恳敕下总理衙门另行竂议。臣之愚虑实早及此，是以在新嘉坡谕知胡璇泽，但允发给开办经费，应知薪水听从筹划报销，胡璇泽亦欣然允从。惟交涉东西两洋事宜，必应明定章程，俾归画一，尤不宜有畸轻畸重之分，听令彼此参差，丰约互形，以资口实，则所损尤大。至所派胡璇泽充当新嘉坡领事，其南洋各埠头应否分段领事，臣皆未能自悉，应令胡璇泽切实考求，报明办理。即饬作为南洋总领事，一切事宜分别申报各国使臣，仍统归南北洋大臣及两广总督臣就近经理，并乞恩准施行。所有设立新嘉坡领事情形，因经费艰难，另行竂议之处，谨附片陈明。谨奏，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旨：该衙门议奏。（卷一一，13 页上—15 页下）

总署奏议覆郭嵩焘奏请于新嘉坡设立领事片

再，光绪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片奏英国属地星嘉坡拟设领事，委通员胡璇泽充当作为南洋总领事，并因经费艰难，应另竂议等因。查臣衙门原议出使经费兼及总领事及正副领事，本因美国之金山、日斯巴尼亚国之古巴、秘鲁国之利马，及日本国之长崎等处，中国人民在彼实繁有徒，须设领事以资钤束保护之处，其是否设立，仍由出使大臣自行酌度，或无须

设立，以免靡费；或如该大臣所称：酌给开办经费，不给薪水，期得节省之益；出使大臣自当各就所至各国地方情形核实，详筹办理，本非令凡出使大臣皆设领事于其国也。今以星嘉坡须设领事，该大臣拟遴委员胡璇泽承充，即作为星嘉坡领事官，所办各事申报出使大臣主裁，其所称南洋各埠头应否分设领事，该大臣未能深悉，拟令胡璇泽切实考求，报明办理，即饬作为南洋总领事，一切事宜分别申报各国使臣，仍统归南北洋大臣及两广督臣就近经理等情。查中国领事官事经创设，南洋各埠头相隔甚遥，胡璇泽甫令任事，才具即堪胜任，耳目亦难遽周，出使各国大臣及南北洋大臣、两广总督势亦不能节制，应请从缓妥筹，此时毋庸置议。该大臣以领事之费必不可多，让给开办经费，不给薪水，即就中国流寓民商愿出户口、年貌等费内报销开支，系为力求节省起见。至若出使各国须设领事，应归划一之处，臣等公同商簌，除不必设立领事各国仍毋庸议外，其有各处情形与新嘉坡相似者，即照此一律办理，或设处口岸另有疑难照办情形，由出使大臣查察，另行奏明核办，仍应力求撙节，以期事归实际，用无虚糜。谨奏。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议。（卷一一，30 页下—32 页上）

总署奏新加坡设总领事经费薪俸办法折

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奕䜣等奏，为新加坡设立中国领事应给俸薪等项，查照章程成案酌核办理事。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奏新加坡设立领事恳给俸薪一折，光绪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奉旨：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于初二日由军机处钞交到臣衙门，据原折内称：准总理衙门咨覆。查上年奏请设立领事折内有，在新加坡谕知胡璇泽，但允发给开办经费，其应支薪水听从筹划等语。今准咨称：领事、翻译等俸薪由江海关道归人出使经费内汇拨，自系变通前奏办理，应由臣等专折奏明等因。臣自受命出洋以来，实见开支出使经费岁益繁多，领事保护民商，尚有身格纸费足资筹划，是以举胡璇泽以为例，非谓各国选派领事皆应开支经费，独新加坡一处可以责成筹办也。国家所定经制须归一例，不能以胡璇泽一人独示区别，至该处所收经费，自应责成按年开报，抵消所支薪俸，其需用人员文案委员亦不可少，翻译之设，专取传达语言，领事能通知该处语言，翻译一节即可从省。伏乞饬下总理衙门，仍照通定章程发给新加坡领事及委员等薪俸，从开办之日为始，均归出使经费内开支，所用委员亦责成使臣酌核名数，咨报总理衙门，以昭划一等语。臣等伏查上年八月间，据郭嵩焘片奏领事之名可立，领事之费不可多，各口民

商盼望保护，皆愿凑集领事经费，在新加坡谕知胡璇泽，但允发给开办经费，其应支薪水听从筹划报销，胡璇泽亦欣然允从，南洋各埠应令胡璇泽切实考求，即饬作为南洋总领事，仍统归南北洋大臣及两广总督就近经理等因。当经臣等以新加坡须设领事，该大臣拟委胡璇泽承充，应即作为新加坡领事官，南洋各埠相隔甚远，南北洋大臣等势不能节制，该大臣拟饬胡璇泽作南洋总领事等情，应请从缓妥筹。该大臣议给开办经费不能给薪水，即就中国流寓民商愿出户口、年貌等费内报销开支，系为力求节省起见，各处情形有与新加坡相似者，即照此一律办理等因，奏准行知各该大臣遵照。嗣于本年二月间据北洋大臣咨准郭嵩焘咨胡璇泽驻扎新加坡领事所需经费未据总理衙门核定，似应照奏定出使经费通行章程：正领事官月给薪俸五百两；领事翻译官月给薪俸三百两，即由报准开办之日起，饬江海关道就近汇支。其中国流寓商民愿出身格、年貌等费每年若干，令该领事据实详细开报，酌核抵消等因，经臣衙门咨令详细察核咨覆。六月间据郭嵩焘咨新加坡领事经费应自胡璇泽具报二月十九开办之日起支，所收商民船牌及身格等费，饬由领事据实开报扣抵，臣衙门覆咨，令专折奏明等因，各在案。今准郭嵩焘奏请，仍照奏定章程发给新加坡领事及委员等俸薪等语，既据该大臣查明据实奏请。查照臣衙门奏定出使章程，内开正领事月给薪俸银五百两之例，按月由郭嵩焘发给新加坡胡璇泽照数支领；胡璇泽通晓西洋语言，即毋庸添设翻译，以归节省；至领事官需用文案委员之处，查臣衙门前议复郭嵩焘等奏随带人员折，内声明出使章程只有随员、医官，并无文案名目，请将该大臣等随带之文案作为随员，按月照俸薪二百两之数支给。现在新加坡领事处需用人员未便创立文案名目，应令查照奏案，将文案委员作为领事随员，照出使大臣随员月给俸薪银二百两之数酌减，每月给予俸薪银一百六十两，稍示等差；该领事应用随员名数，仍由该大臣核定后咨报臣衙门查核。所有领事及随员等俸薪等项均自开办之日起支，统于该大臣出使经费内发给，仍汇入一年期满奏销册内一并列款请销。至该处所收身格纸费等项，臣衙门前咨覆郭嵩焘，以现与日国有议订招工章程，华人前往新加坡可按此章程商办，所有出洋身格纸费毋庸另议，以归一律；惟出洋船牌费一项，各国征收有无异同，转饬胡璇泽详细禀复。应令该大臣查照前咨，即饬胡璇泽将船牌费一节迅即查明禀由该大臣咨复臣衙门核办，并令该大臣饬将该处每年所收船牌费若干抵支开办薪俸等费，不敷若干，再由出使经费内拨给，以昭核实。谨奏。光绪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奉旨：依议。（卷十四，20 页上—22 页下）

按：以上三篇奏折内容亦见《东华录》，惟彼所载不及此数篇详尽。

总署奏遵议添设香港领事改设新嘉坡总领事折

总理各国事务庆亲王奕劻等奏：为遵旨议奏事，窃臣衙门准军机处钞交出使大臣薛福成奏濒海要区添设领事一折，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臣等查此案前于光绪八年六月间，经前出使大臣曾纪泽以照交逃犯一节，照商英外部于香港设立领事；十二年三月，前两广总督臣张之洞亦经奏请催设香港领事，谓此举有通商、保民、交犯、巡缉、防海之益者五；又前出使大臣郭嵩焘暨总税务司赫德先后筹议香港情形，亦谓该处设官实多裨益；近年来均因英外部支展迟延，迄未有成。惟新嘉坡一处经郭嵩焘于光绪四年六月商准英外部设立领事，经该国给与准照，作为暂认；薛福成知事为国体民生所系，曾于上年十二月间就该国属埠统筹全局，专折缕陈宸鉴，各在案，兹复据奏称前因。臣等查南洋各岛华民商旅佣工数逾百万，转徙之利亦倍于前，前年因晋、豫偏灾，新嘉坡华商等尤能以铢寸之余输将巨款，虽属过都越国，依然心向皇仁，慕义急公，不忘中土。近来益增繁盛，其未设领事之区，凌弱逐强，在所不免，呼吁所通，息息均关，廑念今薛福成拟以黄遵宪充新嘉坡总领事，既与英国商定，应如所请办理；至香港近接粤垣，华洋交涉尤非外岛可比，若果设立领事，自于交涉之事有益。惟英国使臣华尔身曾来臣衙门，言及香港设领事只宜以税务司兼充，臣等以其语涉含糊，与薛福成原奏商准外部以左秉降调充各节迥异，因即电薛福成以凭核办。嗣据覆称：港坡之议，英外部实允试办一年。查从前新嘉坡亦属试办，后为常驻，并据外部面称，一年之内香港华民不致与领事为难，领事不侵英民之权，即为长局。又据外部文称，俟奉到大皇帝谕旨，即发与该二员准照，并已电告驻华使臣，及由藩部函知港督，勿稍梗阻别生波折等语。臣等公同商酌，以香港新设领事与新嘉坡本有领事情势稍异。英于香港领事仅允试办一年，日后有无异言尚未可定。且近时洋报传闻，又有香港领事作为罢论之说，虚实无从悬揣。应请旨饬下薛福成察探情形究竟，英廷之意是否不至反复，或明告以试办一年之议，中国未能满意，略作停顿，看其如何答复，再行商办，悉由该大臣妥慎筹议，请旨定夺。惟新嘉坡系由正领事改为总领事，非香港新设可比。若因香港试办一年之说，并新嘉坡固有之权利而亦限一年，似非胜算，亦应由该大臣与英外部妥订准照为要，坡港两岛宜有区别也。至经费数目及增派随员各节，应由臣衙门按照奏定出使章程酌核办理。谨奏。

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奉朱批，依议。（卷八四，28页下—30页下）

按：此篇未见，所剪录之《东华录》有载。

七、黄鸿寿撰《清史纪事本末》

卷五十八　通使及选派留学

十七年，春正月，驻英使臣薛福成奏设南洋各岛领事，从之。上年七月，海军提督丁汝昌巡历南洋群岛。其未设领事各地，华民约三十万，备受土人虐待，因而环诉于汝昌，请求奏设领事。汝昌归言于总署，咨令福成酌夺办理。至是，福成请于香港设一正领事，以新加坡领事知府左秉隆派充。新加坡原设领事，改为新嘉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以驻英二等参赞道员黄遵宪调充，驻劄新加坡，兼辖麻六甲（即《明史》满剌加国）、丹徒斯群岛槟屿、威利司雷省，暨其属部科科斯群岛（以上皆英属土，英人定其总名曰海门，共计华民十七万四千二百二十七）及白蜡（即卑方国，计华民六万余）、石兰莪（即石郎阿国，计华民二万八千）、松盖芙蓉（计华民一万）、柔佛，以上皆小邦，归英保护者。英人联合各地，定其名曰海门属都。

按：此条见载于《皇朝掌故汇编·外编》卷十八，1572页，文字与此稍异。

叁　公牍类

一、《李侍尧奏折》

宫中档二七七三箱　二九五二四号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四日，据南海县知县常德禀称，有船商陈福成前往佛柔（原文将柔佛两字倒置）贸易，被风飘入暹罗，附搭该国番使一名前来投文，并呈缴公文一角到臣，当经拆阅，系郑昭禀臣之件。据称欲为故主复雠，数年积粮训士未尝少怠。今春有前被花肚掳掠之民逃回，知花肚绝贡天朝，现抗天兵，议于来春加兵阿哇城。因海隅之地军需未足，乞买硫黄五十担，锅头五百口等情。

二、包世臣《齐民四术》

同上　答萧枚生书（时客粤海关署）

枚生一弟足下：……足下前次回江，曾言英夷占夺新埔，招闽粤逃人，事深可虑，欲著《粤榷志储》一书，以发其机括。仆入都，就潮惠漳泉计偕解事者问之，多言新埔夷人近改名新嘉坡，广刊汉文书籍；兹询墨农尤详备……道光丙戌正月，世臣顿首。（1页上—1页下）

卷十一　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

亮甫先生大公祖阁下……粤海通商夷国十数，以英吉利为最强。闻乾隆四十年间，粤东外洋有封禁地名新埔，距省垣千里而遥，粤之惠潮，闽之漳泉，无业贫民私逃开垦，英夷回帆过彼，欲占其地，为闽粤客民所败。数年后，英夷以兵船至，客民降服，英夷遂踞其地，每来粤市，舶返辄留人三分之一在彼建置城郭房室，迄今几五十年。并招嘉应州之贫士，至彼教其子弟，又召粤中书匠，刊刻汉文书籍。又闻鸦片毒烟亦以其时始入，粤东并不行销，十数年后省垣及惠潮漳泉居人渐染其毒。嘉庆纪年，吴越人亦吸食，比及其末，烟毒遂遍天下。此物向在例禁，各小国所产不敢显售，必附英夷与匪徒为市，是以粤海夷商亦以英夷为最饶，洋商但与英夷交好者，无不立致不赀，而沿海大户皆以囤烟土为生，至以囤土之多寡计家产厚薄。夷以土入，华以银出，以致银价踊贵，公私交病，于是议严纹银出洋之禁，而禁后银价益长，是禁之不行可知也。夷舶通市，止粤海一关，而厦门、兰台、宁波、乍浦、上海各关，皆有闽广鸟船抵关转输洋货。新埔客民虽降服英夷，并未改从服色，是到各关之鸟船未必无新埔客民在其中，以分散烟土于各省，而交结其匪民，是英夷虽未至江浙，其党羽实已钩盘牢固。再阅数年，银长无已，公私更行困惫，不得不筹塞漏卮。漏卮之塞必在厉禁烟土，烟禁真行，则粤闽之富人分业，而洋商尤不便此，势必怂恿英夷出头恫喝。又闻粤中水师皆食土规，一旦有事，情必外向。然英夷去国五六万里，与中华争，势难相及；而新埔则近在肘腋，易为进退，况内地既有谋主，沿海复多胁从，英夷亦难保其不生歹心……新埔地向封禁，客民私逃本应重科，似宜选胆识俱优之员，密至新埔，查看得实，或宥各容民之前愆，悉徙之内地，仍前封禁；或驱逐英夷而设重镇郡县如台湾，所可销逆萌以弭边衅也。说者必谓英夷占踞日久，聚众已多，与之理谕势必不从，怵以兵威或至构怨，目前无事正可苟安，一官如传舍，安能远虑百年，轻犯祸始，是则非世臣所敢知也。举此诚非易事，然事之难者必有人举之，君子为其难者，是不得不望之于阁下也。十数年后，虽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必至以忧患贻君父，夫岂君子之所忍出哉。世臣游历，未至粤东，所陈五事，皆访之粤人，其说一口，故属虹舫附递上渎，以虹舫行速，灯下草创，语无诠次，字杂行草，伏唯涵察。道光八年四月日故民包世臣谨再拜状上。（3 页下—5 页下）

同上　职思图记为陈军门（阶平）作

……十数年前，姚亮甫中丞陈臬粤东，世臣移书二千言，为言英夷据粤洋之新埠，逼肘腋，意殊叵测，固早知有今日之事也……（6页上）

三、姚莹《东溟奏稿》

遵旨严讯夷供覆奏

奏为钦遵谕旨、严讯夷供、据实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上年八月具奏淡水鸡笼海口擒获夷犯多名，声明委员提郡查讯在案……正在筹商办理间，接到抚臣饬知：奉二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上谕：御史福珠隆阿奏请暂留罪夷以便讯究一折，台湾擒获逆夷多名，如果尚未正法，即着刘鸿翱饬令达洪阿等按照该御史折内所陈，除千里镜一节，毋庸查究外，其余逐层究诘，明白晓谕，务得实情，密筹办理，冀有裨益于攻剿机宜。钦此。并由抚臣照抄该御史原奏，咨行臣等查照办理。

遵查原奏所称应讯各条，俱系案中紧要关键，先经该府厅县悉心推鞠；所问款目，亦与原奏大略相同。兹于钦奉谕旨之后，臣等复加研讯。据黑夷头目明莉啌等供称：伊等驾船三只，同到台洋，均系红毛望结仔、吽膀油地方夹板夷船，向属暎夷管辖。暎夷所辖各岛，每年俱系进纳鸦片烟土，作为贡税。前年中国查禁鸦片，王不能销售，遂向各岛索要金银。各岛夷亦因鸦片难销，无有金银供应，仍未收纳烟土。暎王即于槟榔屿、望结仔、实叻等处，雇调兵船七千余只，在孟加剌地方会齐……令大头目带领各船至中国，与领事义律恳求通商……据称火药、船只俱在本国及息辣地方制造……据供硝磺、米石俱由息辣、孟加剌等处运来，也有各处汉奸接济……臣等复以槟榔屿、望结仔、息辣、孟加剌、唊叻等处，是否国名……向其究问。据称：孟加剌、唊叻是暎夷属岛；槟榔屿、望结仔、息辣三处俱是暎夷大码头，在噶喇吧一带。遇有顺风，亦须四五个月方能驶到中国……（《台湾文献丛刊》本，64—66页）

二次生擒逆夷奸民讯供进呈夷信图书奏（夹片）

覆讯夷供分别斩决留禁绘呈图说奏

按：上二件已见《筹办夷务始末》。

四、《黄爵滋奏疏》

片奏

再，臣闻英吉利占据海岛有三：一名新埠，距粤海大屿山十日程，驻有夷兵；一名新嘉坡，距大屿山六七日程，徙夷众居之，建有坚夏书院；一名码硃格，距大屿山十一日程，建有英华书院。臣前过浙省，会见其书名《东西史记和合》，上叙中国年代，下系彼国年代，系道光十年前所刻，题曰“英华书院藏版”。此书自系汉奸所为。是其包藏祸心，已非一日。若乘此机会，竟与绝市，则从〔彼〕以汉奸为无所用，互相疑忌，其势可不攻而自溃矣。至定海收复，必须乘南风未作，夷势尚分，勒限进攻，必能奏捷。谨将所访定海县图附折恭呈御览。谨奏。

按：黄氏所言之《东西史记和合》原书名 *Comparative Chronology of East and West*，共四十页，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撰，原刊于印尼巴达维亚（Bataoria），道光十三年（1833）重刊于马六甲之英华书院，文中之码硃格即马六甲也。

五、薛福成《筹洋刍议》

船政……扬武练船游阅东南洋各岛，而吕宋旅居华民喜色相庆，至于感泣，以为百年未有之光宠；一埠如此，他埠可知。间尝取海外华人之数，合佣工商贾并计之，吕宋一岛约四五万人，新加坡及槟榔屿诸岛约十万，美国旧金山及其近埠约十四万，流寓越南及西贡等处约三十万，古巴、秘鲁各十余万，其他若日本、若新金山、若太平洋之檀香岛，厥数或逾万或不及万。凡华人聚居之处，莫不有会馆有经董，彼皆自愿集赀，引领以望华官之至也久矣，而兵船抑无论也。盖养一兵船，岁费不过二万两，以一埠六万人计之，每三人而蠲费一两尚易为力，况其中必有殷实商人为之倡者，彼略有所费，而借华船保护，稍张声势便足与洋人齿，偶有交涉，隐受无穷之益，此必华民所乐闻者也。为今之计，宜告驻劄各国公使，如各埠华民有愿得中国兵船

以壮声威者，自筹岁费报明领事，领事请公使咨船政，船政酌度拨遣，或一年调还，或半年调还，再选他船更番前往，借资游练。如一埠不能养一船者，或数埠共养一船，使之往来于其间，中国有事，则悉数召归以备调遣。夫如是，船厂无养船之费，而获捍御之资；兵船无坐食之名，有历练之实；商贾佣工蠲费不多，颇沾利益；公使领事权力虽弱，亦倚声援：盖一举而数善备焉。而中国商船之远适他邦，未始不以此为之嚆矢，是又振兴商务之要端也夫。（《薛福成全集》，13 页上—13 页下）

六、薛福成《海外文编》

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疏（癸巳）

……臣于光绪十七年奏派通员黄遵宪为新嘉坡总领事官，属令到任后详察流寓华民情形，核实禀报。兹据称南洋各岛华民不下百余万人，约计沿海贸易落地产业所有利权，欧洲、阿剌伯、巫来由各居十之一，而华人乃占十之七；华人中如广、琼、惠、嘉各籍约居七之二，粤之潮洲、闽之漳泉乃占七之五，粤人多来往自如，潮人则去留各半，闽人最称殷富，惟土著多而流寓少，皆置田园，长子孙，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亦沿旧俗，近年各省筹赈筹防多捐巨款，竞邀封衔翎顶，以志荣幸。观其拳拳本国之心，知圣泽之浃洽者深矣。惟筹及归计，则皆蹙额相告，以为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之讹索，种种贻累，不可胜言。凡挟赀回国之人有指为逋盗者，有斥为通番者，有谓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谓其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有强取其箱箧肆行瓜分者，有拆毁其屋宇不许建造者，有伪造积年契券借索逋欠者。海外羁氓，孤行孑立，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是不欲回国。间有以商贾至者，不称英人，则称荷人，反倚势挟威干犯法纪，地方有司莫敢谁何。今欲扫除积弊，必当大张晓谕申明，旧例既停，新章早定，俾民间耳目一新，庶有裨益。盖黄遵宪体察既深，见闻较熟，故言之详切如此。臣窃惟保富之法肇于周官，怀远之谟陈于管子，民性何常，惟能安彼身家者是趋是附。中国出洋之民数百万，粤人以佣工为较多，其俗虽贱视之，尚能听其自便，衣食之外，颇积余财，至今滨海郡县称稍殷阜，未始不借乎此。闽人多富商巨贾，其俗则待之甚苛，拒之过峻，往往拥赀百万，羁栖海外，十无一还。且华民非无依恋故土之思也，国家亦本非行驱禁之政也，特以约章初立之时，未及广布明文，家喻户晓，遂使累朝深仁厚意泽不

下究，化不远被，奸胥劣绅且得窥其罅以滋扰累，为渊驱鱼，为丛驱爵，甚非计也。夫英、荷诸国招致华民开荒岛为巨埠，是彼能借资于我也。华民擅干才、操利柄，不思联为指臂，又从而摈绝之，是我不能借资于彼也。及今而早为之图，尚可收桑榆之收，及今而不为之，计必至忧杼柚之空。查前督臣沈葆桢奏请将不准偷渡台湾旧例一概豁除，曾奉特旨俞允省具文，裨实政莫善于此，迄今海内交口称便。出洋华民事同一律，可否吁恳天恩，俯念民生凋敝，敕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议保护出洋华民良法，并声明旧例已改，以杜吏民诈扰之端，由沿海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分途切实晓谕，奉宣德意，俾众周知，并准各口领事官访其平日声名素称良善，核给护照。如是则不事纷更，不滋烦扰，可以收将涣之人心，可以振积玩之大局，可以融中外之畛域，可以通官民之隔阂。怀旧国者源源而至，细民无轻去其乡之心；适乐土者熙熙而来，朝廷获藏富于民之益。一旦有事，缓急足倚，枝荣本固，厥效非浅。所有拟请中明新章，豁除旧禁，以护商民，而广招徕缘由，理合，恭折沥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是疏于光绪十九年五月十六日由英伦使馆发递，七月初十日奉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总理衙门于八月初四日覆奏，应如所请，敕下刑部将私出外境之例酌拟删改，并由沿海督抚出示晓谕，凡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官给与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毋得仍前借端讹索，违者按律惩治。奉朱批：依议。钦此。（卷一，18 页下—20 页上）

附　陈派拨兵船保护商民片（癸巳）

再，臣闻流寓外洋华民，往往以势孤气馁为他国人所轻侮。西洋通例，莫不派拨兵船保护商民，俾旅居者增气以自壮。近者中国海军各舰亦尝巡历新嘉坡诸埠，华民喜色相庆，以手加额，谓为从前未有之光宠。惟海军船数不多，经费不裕，势难分拨兵轮久驻；海外华民集赀，积少成多，未尝不愿供给船费，禀请酌派军舰稍张声势。从前两广督臣张之洞曾议劝办此事，未及就绪。设令果有成效，则海军省养船之费而有历练之资，兵船无坐食之名而著保护之绩，商贾佣工捐费不多，颇沾利益；使臣领事权力虽弱，亦倚声援：一举而数善备焉。臣属总领事黄遵宪相机利导，据称闽南未有出力，事难必成，臣是以有招护华民之请。盖华商有力者之在外埠，商务之旺衰系之，军实之强弱系之，即西人亦视之颇重也。理合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卷二，20 页上—20 页下）

南洋诸岛致富强说（壬辰）

南洋诸大岛星列棋置，固有千余年前入贡中国，自齿外藩，迄今转式微者；亦有亘古荒秽，广莫无垠，人迹不到者。自西人相继南来，占踞诸岛，仅阅一二百年而疆理恢辟，民物蕃昌，无不有蒸蒸日上之势。将谓恃西人之经理乎，则离其本国数万里，究竟来者不甚多也；谓借土人之奋兴乎，则狉榛之俗，囿于方隅，风气未大开，智慧未尽牖也；然则其所以渐树富强之基者，不外招致华民以为之质干而已矣。大抵古今谋国之经，强由于富，富生于庶，所以昔人有生聚教训之说，然谋庶富而欲自生之自教之，已觉其迂矣。今彼乘中国之患人满而鸠我们民辟彼旷土，数十万人无难骤集也，不待生也。中国之人，秀者、良者、精敏者、勤苦耐劳者，无不有之，稍以西法部勒之而成效自著矣，非若土人之颛蒙难教也。西人所留意经营者，惟聚之之法而已矣。泰西诸国用此术者，独英人为最精，自香港、新加坡，以及北般岛、澳大利亚，皆能骤变荒岛为巨埠。荷兰、西班牙亦知华民之可用，始则勉招之，继则虐待之，甚有羁禁之使为奴、诱胁之使入籍者，而其功效乃终逊于英远甚；然所以能自立于南洋者，莫非借华民力也。余尝考越南、暹罗、柬埔寨等国，虽往往多管西人约束，而贸易开矿诸利权，华人操之者六七，西人操之者二三，土人则阒然无与焉。至若吕宋、噶罗巴、婆罗洲、苏门答腊、澳大利亚等处，商矿种植之利华人约占其大半，惜乎受人统辖，中国又无领事官以保护之，以至失势被侮。若使中国仿西人之法，早为设官保护，则南洋诸岛之利权未尝不隐分之。惜乎失机者数十年，一旦觉悟已多牵制。惟英之属岛已允我设领事官，而当事者犹以费绌为辞，不愿多设。是中国有可富可强之机而不知用也，亦终于贫弱而已矣，谓之何哉！（卷三，10 页下—11 页下）

论不勤远略之误（癸巳）

……夫惟不动远略，是故香港、西贡、小吕宋、噶罗巴等处各有数十万华民而不能设一领事，美属之三藩谢司戈、英属之澳大利亚华民皆自辟利源而无端失之，反受他人驱逐。夫惟不勤远略，是故商务无一船越新加坡而西、小吕宋而南者，而兵船游历亦不逾此。出使大臣或懵然于条约之利病而不知久远之计，封疆大吏或惘然于边防之得失而惟偷旦夕之安，以此应敌，以此

立国，其不至召寇纳侮者几人……（卷三，15页上）

海关出入货价叙略（癸巳）

是年，货由英国运到者值银二千八百八十七万余两，香港运到者值银六千九百八十一万余两，印度运到者值银一千二百八十六万余两，新嘉坡运到者值银一百九十一万余两，澳大利亚、大浪山、加那大运到者值银一百零一万余两，以上英国及英属地来货都值银一万一千五百四十八万余两。由中国运之英国、之香港、之印度、之新嘉坡、之澳大利亚、大浪山、加那大者，都值银五千五百七十八万余两。出入相较，中国亏银五千九百七十万两。（卷三，19页下）

七、丁日昌《抚闽奏稿》卷三

现探小吕宋已到兵船二号情形片

再，日国因索伯拉那船遭风旧案，声称欲派兵船来台一事，前阅新闻报纸……又云此案经德国使臣说妥，日使业已回京等语，惟昨据管带扬武、练船记名提督蔡国祥文称：扬武自新加坡游历至小吕宋，探闻日国内乱未靖，帑乏兵疲，举国兵船约有四十号，与台湾毗连之小吕宋，只有旧坏兵船一号，现在修葺，迨扬武回轮时，见其有兵轮船二号，由大吕宋驶来……据说来年春夏间要到中国云云……

按：此为光绪元年以前事，不记年号。

八、彭玉麐《彭刚直公奏稿》

暗结暹罗袭取西贡折（光绪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卷二

奏为密筹暗结暹罗袭取西贡以拯越南而维大局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照法夷吞噬越南、占踞西贡已二十年，现复由河内夺占宣泰、山西。北圻势颇危急，其逼迫越人立约，欲中国不预红河南界之地，及许在云南蒙自县通商，显系图我滇疆，冀专五金之利，不特滇越边境不能解严，即广东天津亦未知撤防何日。彼以虚声，我以实应，数年之后，疲以奔命，必至财力俱穷。臣

早夜思维，寝不安席。叠奉寄谕饬各军坚守北圻，以固滇粤门户，然自唐炯无故退兵，刘永福大受其累，旋至山西不守。前奉寄谕，饬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告以法如侵及我驻扎军之地，即不能坐视等语；然昨准广西抚臣徐延旭来函，前月十七日法夷攻犯山西，正官军驻扎地也，旗号满布，竟敢直前进攻，是彼族业已明目张胆，无所顾惜。刻下滇、粤官军分途进取，皆是正面文章，必须用间出奇，别开生面，以假虞伐虢之谋，为围魏救赵之举，大局庶有转机，鼻端生赘，脑后下针，此之谓也。据臣军营务处候补道王之春密禀，现有三品衔候补道郑官应，广东香山人，自幼从海船遍历越南、暹罗、新加坡等处，熟悉洋务，现办上海招商局及织布机器局、南北电报局，与王之春共事有年，每谈及法酋蹴越，寻衅广东，同深义愤。据云：暹罗王郑姓，广东人，尊敬中国，用汉人为官属，现有掌兵政者六人，如中国之总督，皆粤人也，其人夙重乡谊，与郑官应熟识，谈及法越之事，亦为不平，且引为伊国切肤之患。伊国与越之西贡毗连，尝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由暹罗袭师以潜西贡，先覆法酋之老巢；又暹罗极东边境为英国所辟者曰新嘉坡，地极富庶，粤人居此者十余万，中国设有招商分局，即西贡现亦有招商分局，均系郑官应所司，拟悬重赏密约两处壮士，俟暹国兵到时，举火内应，先夺其兵船，焚其军火，以期聚歼；此二端似有把握，惟未奉朝旨，未敢举动，私相叹息而已。今叠奉谕旨，明示决裂，与法夷决战，郑官应恰有信来求为奏调由沪回粤，亲赴暹罗、西贡、新嘉坡等处，密约布置，机有可乘等语。臣查越南所都曰富春，而以广南嘉定为西京，即西贡也。距富春千余里，法酋图越以此地为根本，壤接暹罗。遍考图志，雍正、乾隆两朝，先后赐御书匾额于暹罗，曰天南乐国，曰久服屏藩。乾隆三十六年，暹罗为缅甸所灭，遗臣郑昭，粤人也，复土报仇，众推为主。昭卒，子华嗣，五十一年赐封暹罗国王，十年一贡，其人只尊中国而不知有他国，用汉人为官属，理国事，掌财赋，皆粤人为多，与郑官应之言皆相吻合，则其言可信矣。又考明万历中，平秀吉破朝鲜时，暹罗自请出兵捣日本以牵其后。滇抚陈用宾约暹罗夹攻缅甸，缅疲于奔命，遂不复内犯。永历困于缅，暹罗复起兵攻缅以援李定国之师，其忠于明若是。乾隆中，缅甸不臣，得暹罗夹攻而缅始纳贡。阮光平篡黎氏，养海盗寇重洋，及暹罗助阮福映灭新阮，俘献海盗，而南洋始肃清，其忠于本朝又若是。然则暹罗之能助顺可信矣。今越南事棘，滇兵未到，刘永福独力难支，北圻万分吃紧。臣拟密饬郑官应潜往各该处，妥为结约，告以封豕长蛇之患，辅车唇齿之依，该国又夙称忠顺，乡谊素敦，倘另出奇

军，内应外合，西贡必可潜师而得。惟是言易行难，其中有无窒碍，先令密速探明，事有端倪，臣再派王之春改装易服，同往密筹，届期密催在越各军同时并举而不明言其故。西贡失，则河内、海防无根，法人皆可驱除，越南或可保耳。昔陈阳用西域以破康居，王元策用吐番以捣印度，皆决机徼外不由中制，用能逮非常之功。我国家厚泽深仁，自应有此得道之助。惟此举若成，则西贡六府自应归并暹罗，庶能取亦复能守。盖西贡为越南之南圻，系嘉庆初阮福映兼并占城及真腊北境，非安南故土；志称安南南北三千七百里，东西一千五百里，系专指北圻言也。阮氏有西贡而不能守，被法人夺占二十余年，暹罗能得之，阮氏岂能复问，倾覆栽培，在圣朝亦因材而笃而已。臣现附片奏调郑官应，应伏乞饬用电报传知，以免南北洋大臣奏留，致稽时日。除俟办有端绪再行密报，并预筹越南善后事宜届时密奏外，所有暗结外援，乘虚袭捣西贡各缘由，理台先行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再，此举惟臣与王之春、郑官应等数人知之，其余军中将领、粤中督抚概未与闻，以昭慎密，合并声明，谨密奏。（卷二，22 页上—23 页上）

遵覆所指各节片（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二日）

再，臣于本年正月十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彭玉麟密奏暗结暹罗袭取西贡一折，具见筹划苦心，未始非出奇制胜之策。然兵家用间，贵有所因，暹罗国势本弱，自新加坡、满加利等处为英所据，受其挟制，朝贡不通，岂能更出偏师，自挑强敌。道员郑官应虽与其国君臣有乡人之谊，恐难以口舌游说趣令兴师。且西贡、新加坡皆贸易之场，商贾者流必无固志，悬赏募勇，需款尤巨，亦虑接济难筹。法人于西贡经营二十余年，根柢甚固，中国无坚轮巨炮，故未能渡海出师，捣其巢穴；即使暹罗出力，而无援兵以继，其后法人回救，势必不支。况英法迹虽相忌，实则相资，彼见暹罗助我用兵，则精刻之心益萌，并吞之计益急，恐西贡未能集事，而湄南先已虑亡。以上各节，皆宜层层虑及。该尚书所奏者，多采近人魏源成说，移其所以制英者转而图法。兵事百变，未可徇臆度之空谈，启无穷之边衅；倘机事不密，先传播于新闻纸中，为害尤巨。该尚书原奏所称言易行难者，谅亦见及于此。除郑官应一员业经由电寄谕南北洋大臣准其调粤差遣外，着将所指各节迅速覆奏各等因，钦此。仰见圣虑精详，洞见本末，跪聆之下，钦悚难名。臣不谙洋务节经陈明在案，徒以蒿目时艰，忘其迂谬，今渥蒙训示，昭君发矇。道员郑官应昨已到营，经臣密为传谕，毋庸

造次，尤不敢稍有泄漏，致干咎戾，请释宸廑。该员血性机警，留心时艰，于洋务尚称熟悉。臣现札委会营办务处，当亦可期得力。所有遵旨覆奏，缘由理合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卷二，23 页下—24 页上）

九、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

《曾惠敏公奏疏》

请奖期满人员疏（光绪五年己卯十二月十九日）卷一

奏为出洋参赞、翻译等员三年期满，援案吁恳恩施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臣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钞咨奏定出使章程，内开：出使各国大臣所带参赞、领事、翻译等员，随同出洋以三年为期，期满奏奖。嗣又咨准吏部文开：核议出使外洋随带人员保奖，厘定章程，仍照异常劳绩，准保免补免选以应升之阶，选用补用不得越级等因。于光绪三年九月十八日奉旨：依议。钦此。……新加坡领事候选道胡璇泽、领事随员盐提举衔候选布经历苏溎清二员，于光绪四年二月设立开办，应俟该员等三年期满之时，再付核办……（19 页上—20 页上）

请恤新加坡病故领事片（光绪六年庚辰七月二十四日）卷二

再，臣于本年三月二十一日，接据新加坡领事随员苏溎清禀报，新加坡领事官选用道胡璇泽于二月十七日在坡因病身故，请派员接办等情。臣当以海洋穹远，遴员接充尚需时日，即饬苏溎清暂行代理领事官事务，一面函商总理衙门王大臣拣员充补，尚未接准该衙门函覆。除俟拟派定人再行陈请奏补外，伏查选用道胡璇泽流寓新洲多年，商民望洽，经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奏充新加坡领事官，规模创始，颇著辛勤，当差两年，因病出缺，似应陈请赐恤，以奖微劳，且使该处流寓华民向慕皇仁，知所观感。惟该故员保报捐道员派充领事，现应如何议恤，无案可循，可否请旨饬下总理衙门，酌议恤典之处，恭候圣裁。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24 页上—24 页下）

拣员补领事疏（光绪七年辛巳二月二十六日）卷三

奏为拣员充补领事官恭折驰陈仰祈望鉴事。窃臣于光绪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附片陈明驻扎英国属地新嘉坡领事官候选道胡璇泽因病出缺，并派委领事随员盐提举衔布政司经历苏溎清暂行代理，仰蒙圣慈垂鉴。查该埠万国通

衢，五方杂处，英人既竭力经营，而华民之经商寄寓于该处者，辐辏往来，日臻繁盛，该处领事官实有联络邦交、保护商民之责，必得精明强干之员，方足以膺兹剧任。臣与总理衙门往返函商，查有五品衔都察院学习都事左秉隆，驻防广州正黄旗汉军忠山佐领下人，由同文馆学生派充英文副教习，历保今职。光绪四年十月随臣出洋，派充英文三等翻译官。该员年力正当，学识俱优，通达和平，有为有守，熟悉英国情形，通晓西洋律例，以之充补新嘉坡领事官，实属人地相宜，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以五品衔都察院学习都事左秉隆充补新嘉坡领事官之处，出自高厚鸿慈所有。微臣与总理衙门函商拣员充补领事官缘由，理合恭折陈明，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10 页上—10 页下）

请奖期满人员疏（光绪七年辛巳八月初八日）卷三

……盐提举衔候选布政司经历苏溎清，经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饬委充当新加坡领事随员，于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到差，均经先后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在案。伏查……苏溎清于光绪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先后扣足三年期满，该员等在洋当差均能尽力宣勤，毫无贻误，实属异常出力。臣前因户部郎中凤仪等分别查明请奖之案未奉谕旨，故将该员等奖案暂缓具奏。兹准部咨前因，所有庆常、苏溎清、联芳三员应得奖叙，自应由臣按照吏部新定申明章程，分别核奖，以昭激劝，合无仰恳圣恩俯准，将……盐提举衔候选布政司经历苏溎清，免选本班以应升之通判，不论双单月归部即选，以示鼓励。……（20 页下—21 页上）

拣员补参赞各缺疏（光绪八年壬午七月二十七日）卷四

奏为拣员充补参赞随员各缺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臣随带出洋人员，前因三年期满纷纷禀请销差，旋因总理衙门奏定给假章程，各员弁感荷朝廷体恤之恩，大半留洋供职。惟驻俄二等参赞官刘翰清衰年多病，力恳回华就医，驻法随员杨文会、驻英三等翻译官陈志尹二员，均因亲老，急切思归。经臣先后准令销差回华，并有驻英之三等翻译官左秉隆，经臣先期奏补新加坡领事官，于上年八月赴任，分别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核在案，计英法俄三国使署大出参赞官一缺、随员……（19 页上—19 页下）

恳留新嘉坡领事疏（光绪十年甲申七月十三日）卷五

奏为领事官任期届满，恳恩留洋接办以资熟手，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据

新嘉坡领事官四品衔分省尽先补用通判左秉隆禀称：自光绪七年八月初三日领凭到任，至本年八月初三日已届三年任满，理合先期禀报，恳请派员接办等情前来。查英属新嘉坡一岛，地当南洋冲要，东接香港西贡，西连印度锡兰，声息相连，各国商舶兵轮往来会集，英人既竭力经营，华民之经商寄寓者，亦日臻繁盛，该处领事有联络邦交、保护民商之责，非谙练洋务，深悉地方情形之员，不足以资镇抚。左秉隆在坡三年，竭力整顿，于前任领事胡璇泽之积弊补救多端，清理华洋讼案，劝谕富商捐资设立义塾，奖掖绅民，因应得宜，操持不苟，不惟华民爱戴，即各国驻彼官绅皆敬佩之。伏查中国初设新嘉坡领事官，派胡璇泽充补之时，颇有迁就英人之意。臣前于光绪七年春间，与英外部面商多次，派左秉隆由使署官员前往充补，乃始收得中国自派领事之权。此次左秉隆三年期满，例应由臣拣员充补。臣再四思维，求如左秉隆之熟悉该洲情形，能自树立者，一时实难其选。该员原系随臣出洋，充当英文翻译，能通英国语言文字、律例规条，又系驻防广东汉军，于新州流寓闽粤人民言语性情易于通晓，以之留任领事，实属人地相宜，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员缺紧要，仍准以左秉隆留充新嘉坡领事官，以资熟手之处出自高厚鸿慈，除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照外，谨恭折陈请，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15 页上—16 页上）

请奖续调期满人员疏（光绪十一年乙酉十月初六日）卷六

……又，候选八品笔帖式驻防广州正黄旗汉军文生员左棠，经臣咨商前任广州将军长善饬赴新嘉坡，随同驻扎该洲领事官左秉隆帮办公务，光绪八年秋间，饬委代理领事随员，于九月初九日奉文到差，十年七月初三日奏请充补斯缺，钦奉谕旨：该衙门知道，钦此。……左棠于本年九月初八日……先后均届三年期满。前据该员等禀请销差，经臣批饬暂留差遣，俟接任大臣刘瑞芬行抵西洋，再定去留。臣查……左棠文理优长，办事谨慎……该员等在洋三年，均属异常出力，自应由臣按照吏部奏定章程，分别核奖，以昭激劝，合无仰恳圣恩俯准，将……候选八品笔帖式驻防广州正黄旗汉军文生员左棠免选笔帖式，以县丞不论双单月归部即选，并赏加州同衔……（3 页下—4 页下）

按：以上奏疏。

《曾惠敏公文集》

巴黎致总署总办论事七条（戊寅十二月十九日）卷三

一、纪泽此番所历海程，与筠仙丈微有不同。筠翁系搭附英国公司轮船径至英国，纪泽则搭附法国公司轮船至法国马赛登陆；英船经槟榔屿而不至西贡，法船泊西贡而不过槟榔屿。计自上海展轮至本月初八日行抵马赛，凡四十日，共海程三万一千七百余里，其间停泊之埠九处，曰香港、曰西贡、曰新加坡、曰锡兰马之巴德峡、曰锡兰岛之格仑坡、曰亚丁、曰苏威士、曰波耳寨、曰拿波里。惟香港、西贡、新加坡三处耽搁稍久，得与该处总督及各国领事等官往还接待，其余各埠停泊不过数时，未及与之酬酢……（1 页上—1 页下）

伦敦致总署总办（光绪五年己卯七月十二日）卷三

六月二十八日寄上一函，想尘台览。台湾轮船洋药一案，昨于七月初五日照会英国外部，另牍咨呈察核沙侯来文所称律例大臣意见，盖系托词，实则仍系沙侯一人之意，并未商之律例大臣。是以此次答文并不提律例大臣名目。俟接覆文，再行奉闻。以愚意揣之，此案争辩犹未有艾也。粤商李梗光等吁求设立领事，昨准丹崖来文，历述摩利孩岛原起，及商贩出产，意在请设领事，以资弹压。查阿非利加洲，归美国管辖之地颇多，流寓华民亦必不少，若处处皆请添设领事，不惟经费难筹，亦且无事生扰。英国属境皆有豪吏、健将，以镇压之，吾华领事不能干预政务，木强负气者，将启口舌之争，柔儒无能者，适招轻侮之渐，有损无益，不如已也。前据温宗彦来禀，欲于葛罗巴岛添设领事，纪泽即以此意答之。且小洲孤屿，与新加坡、西贡等处地当冲道，流寓十数万人，数十万人者，情形究竟有间。（7 页下—8 页上）

巴黎致总署总办（光绪五年己卯十月二十二日）卷三

顷于十七日接奉堂宪八月十九日钧谕，敬承壹是。丝捐之事，纪泽于晤外部各侍郎时，作为闲谈，略叙原委。而于晤瓦定敦时，却仍不敢骤然提及，其故有三：此事本系法昌洋行无理取闹，白罗呢据禀行文，明知中国断不允许，又不便自松前说，故以询问外部之词终焉。若由纪泽先向外部论及，恐转致扬已息之波，一也。瓦尚书深沉而多疑，纪泽若明与辩论，渠必应曰此事相隔太远，本部不能深知其详，俟寄函驻华公使，令其查明见覆云云。其实未必致函，但疑此事必系中国执理不甚圆足，故命驻法公使设计支吾，是吾以堂堂正正之事，而反使人妄生疑惑，二也。法外部断无干预中国税饷捐

厘之权，若吾中国本可自主，而忽以商之他人，是为示之以弱，将使英法人从此生出无数觊觎之心，三也。纪泽来欧一年，确见西洋彼此交接之道，如此等事，直可付之不理，即有答函，不过曰吾国定章如此，不能因贵大臣之言遽然更变，深用歉然云云而已。前此南洋咨复以海塘为词，已与西洋公牍稍异，西洋诸外部如遇此事，渠等并不言明作何用费，但告以实系公捐公用，并非经手之人，私收捐项云尔。盖指明用作某事，犹恐将来某事或有改章之时，后致哓渎，故常以囫囵之词，悍然而拒绝之，所以豫断纠缠也。吾华亦宜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9 页下—10 页上)

巴黎致总署总办论事三条（光绪五年己卯十二月初五日）卷三

一、新加坡英辅政司文阻领事给牌一案，冬月初九日始据胡领事呈报，当即照案议驳，已于前月念一日咨呈冰案。堂宪垂询作何归结一节，纪泽愚见，欲俟胡领事将英国在别埠设立领事、发给英商船牌之例钞录章程呈送以后，纪泽可据之以与外部争论，衙门中亦可据之以与威使辩驳；所谓援彼之矛，陷彼之盾，在我持理既正，即可坚定不移。如胡领事所抄章程实与现在办理情形不同，自当饬该领事相机转圜，以省口舌。刻下威使如向衙门争论，似可以业已咨询出使大臣，未据答覆之语搪塞之也。(11 页下—12 页上)

伦敦致总署总办（庚辰四月十九日）卷四

三月二十九曰肃沏一函，举左都事秉隆充新加坡领事，附论俄事二纸，计可如期达览。使我国书敕书已于四月初五日由轮船公司交来，弟初拟恭奉国书，即星速启程赴俄，嗣于三月二十六日接奉堂宪二月三日钧函，拟将约章各条，分别可准、不可准及应商三端酌议办法，奏请圣明裁定，再行函寄，嘱纪泽预为布置，整理行装及一切事宜，届时再赴彼都云云。(1 页上)

按：以上书牍。

十、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

《李文忠公电稿》

粤督来电（光绪十二年十月十四日未刻到）卷七

王荣和、余瓗两员，八月初三日抵小吕宋，先经张樵使属外部电知吕督，

敝署惟给护照。……王、余九月初二日由吕起程赴新嘉坡，已到埠矣。

十一、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

会筹保护侨商事宜折（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至钟德祥所称南洋各岛特派使臣，遴员分驻，自为办事得手起见。查原奏内称小吕宋为日斯巴弥亚属岛，而距日国都城几二万里；新嘉坡为英属岛，而距英国都城辽远，亦复相等，仅设领事，名微权轻，遇有机变，必株待使臣，商办往返，动逾四五十日，阻误可虞。请特派使臣办事，仍由使臣遴择妥员为领事官，分驻各岛，益昭慎重。……查南洋各岛，小吕宋闽人最多，余岛则粤人较众。现拟派委两员同往，诸事可资商酌。查有记名总兵王荣和，籍隶福建龙溪县，明慎精详，久居外洋，情形极熟，各埠华商亦甚信服。又前内阁侍读盐运使衔候选知府余瓗，籍隶广东新宁县，曾充日本长崎领事官，勤能稳练，洋务透晰。两员均现在粤省，拟即委该两员先赴南洋有名诸岛，详慎周历，宣布德意，联络商量，访查情形，将设官造船两事，一并密加商度。如皆乐从，即筹定切实办法。行程自小吕宋起，并及该埠附近之苏禄、衣琅、禄奈三岛，次新嘉坡，次麻六甲，次槟榔屿，次仰江，次卑力，次新金山，次雪梨，次加拉巴，次泗里末，次三宝陇，次般鸟，至暹罗止。其余若孟米，若苏门答腊，若加吉打，若乌施令，若谷当，若井里汶诸岛，或水土荒恶，或华人无多，不在此列。归途拟即顺道至西贡等处，一律体察，回粤时详细禀陈。……（卷十五，8—13 页。文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外交考二：交际）

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折（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臣于光绪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遵旨会同出使大臣张荫桓具奏筹议外洋各埠捐船护商情形，当经奏派总兵衔两江尽先副将王荣和、盐运使衔候选知府余瓗，先赴南洋有名诸岛，详慎周历，饬将设官、造船两事，一并密加商度，以凭筹定切实办法。……该委员王荣和等，于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由粤起程。……所历南洋计二十余埠，先至小吕宋，为日斯巴尼亚国（Espagne）属；次新加坡，次麻六甲，次槟榔屿（Hispania），次仰江，皆英国属。次日里各附埠。……其抵新加坡也，与原设领事左秉隆往见坡督各官，礼意尚洽。该处华民十五万人，富甲各处，除衙舍公产外，所有实业，华人民其八，洋

人仅得其二。每年往来华工又最多，英设华民政务司，专理其事，立法尚称公允；惟不向中国领事衙门报名，情意既不联络，而目击招工，客馆作奸欺瞒，无从禁止，亦失保护之旨。似应并由中国领事官稽查，以重事权，而免流弊。至麻六甲、槟榔屿两处，与新加坡相连，华商居多，生意繁盛。又附属石郎阿国之吉隆埠，卑力国之罅埠，均尚知保护华工；华人开采锡矿者十余万众，富至百万者数人，服饰礼仪，一如故乡，无所改换。槟榔屿一埠，人材聪敏，为诸埠之冠，宜添设副领事一员，与驻坡领事相助为理，益可以收后效。……（卷二十三）

十二、《吴客斋先生年谱》

陈湘茶连年亏折请设局督销奏折（光绪二十年甲午三月十八日）（谱主六十岁）

现拟奏派湖南候补道庄唐良前往汉口，设立湘茶督销局，访一茶帮中熟悉行市办事公正之人，派为居中公估。凡茶箱运至汉口，除搀和陈茶，成色太低者不估外，其余按箱估计，各给公估单，交商人手执。如英商来汉开盘论价，长于公估之数，官周不复与闻；即稍有折耗，华商愿售与洋商者，亦听其便。万一英商仍有勒掯之意，所议茶价不敷商本者，官为收买，分运香港、新加坡一带各口岸，照本出销。由局先给茶本三四成，其余六七成俟销售完竣，除去局费运脚，通盘核计：盈余则按本公分，亏耗则按成摊扣。臣窃思外洋茶市长落，亦有定价，随时电报可通，不能掩人耳目。洋商运茶回国，苟有余利可图；华员运茶出洋，不致大亏成本。中外既有通商条约，洋货运至中国口岸，湘茶亦可运至外洋口岸，彼此往来，本无窒碍难行之事。惟湘茶向未出洋，恐受洋人抑勒，非得官为倡道，不能开此风气。臣查有候选道陈金钟，原籍福建海澄县人，久居新加坡，熟悉洋情。华人出洋贸易佣工，该道力为保护。平日居心行事，有豪侠之风。此次由臣派员出洋，拟委该道陈金钟会办湘茶督销局。所有新加坡、香港一带外洋地面，由陈金钟包运包销，庶不受英商之挟制，与茶市必有裨益。臣与该道虽未谋面，深知其公正无私，有识有胆；又能力顾中外大局，必可为臣效指臂之力。至外洋茶价长落，亦有出入，臣不能保茶商之无折耗；但期公估公价，华商不致吃此巨亏，未始非维持茶市，体恤商情之一法也。但事属创始，不能不参错众论，郑重周详。如蒙谕允，吁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英国公使，俾知臣之

用意，不与洋商争利，专为华商保本。各国公使向以保护商人为富强之要，中国茶商运茶至异国口岸，亦必告知英国公使照会香港、新加坡各处管理商务之员，妥为照料，以敦和谊，而洽商情。臣为保商保民起见，函商督臣张之洞，意见相同，是否有当，谨会同湖广督臣张之洞合无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按湘产红茶，每岁出口，为额甚巨。以制法粗劣，遂为印锡所夺，民商交困。先生于是锐意整顿，有借款运销之议。二三月间筹划其事，与李鸿章、翁同龢、汪鸣銮、盛宣怀等函电磋商甚密，卒以所请未准而罢。其与汪鸣銮书云：湘中茶市今年大有转机，惜乎所议不成，失此机会。译署不知鄙人之用意，虑其与洋面角胜，贻人口实。贩运出洋一节，本系备而不用之策，洋人知我有此一举，少退茶割价之弊（茶质本佳，而故意挑剔，已定之茶而忽退，已议之价而忽割去数两，大半经纪从中舞弊耳。若茶本不佳，洋商不出善价，官局定能包收包运）。设局督销，与华商有益，与洋商亦未始无益也。今年茶质既佳，获利甚厚。明年湘人趋之若骛，必有借本图利之徒，收买低茶，掺杂陈货，争先抢卖，必将茶市搅坏。此必华商知之，洋商亦极虑之；总须奏行茶票，示以限制，可保中国之利权。此外考究采摘烘制之法为第一要图。茶质果佳，洋人真出善价。（安化茶本不过二十余两，今年售至四十七八两及五十余两，茶利如此之厚，何至一蹶不振?）今春清明至谷雨前后，畅晴二十余日，茶未受病，此乃得之天助，非人力所能强致也。

肆 日记类

一、斌椿《乘槎笔记》

同治五年丙寅

（二月）十八日，卯刻向西行，辰刻至新嘉坡，巳初泊舟，计行六百八十四里。登岸买车作竟日游。英国炮台在其麓，周历一周，形势雄壮。午间坐客舍，洋楼颇宏整，饮茶小憩，晚归。查新嘉坡古名息力，与麻六甲旧皆番部属暹罗，今则咸称为新嘉坡。小船刳木为之，锐其两端。小儿鼓棹啁啾，客皆以银钱掷海中，则群跃没入；少顷，握钱出。盖洋艘至，必以此为戏，故儿童见舟皆拍手笑乐，如拾韩嫣弹丸也。车制与安南小异，御者亦皆麻六甲人。肌黑如漆，唇红如血，首缠红花布则皆同。十余里至市廛，屋宇稠密，仿洋制，极高敞壮丽，市肆百货皆集，咸中华人闽广人也。归舟，有顶帽补服来谒者，都司职衔，闽人陈鸿勋，贸易居此。云此间较本乡易于谋生，故近年中土人有七八万之多，不惮险远也。山多虎，每出觅人食，且有渡水者。援猴小者不盈尺，珍禽尤夥，五色俱备。舟人购畜著，以数百计，大可悦目。惟土人则黑肉红牙，獉獉狉狉，殊堪骇人。使柳子厚至此，必曰：异哉！造物灵秀之气不钟于人而钟于鸟。（有售西国金银钱者，各种皆布地上，舟人多以番银交易。）（《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秩，42 页下）

（八月）十一日……申正，始到新嘉坡。十二日，登岸往客舍一游。忆二

月中旬过此，凭栏啜茗，观海中远景。甫及半年而往返八万余里，已帆归天外矣。酉刻回船，即开。（同上书，56 页上）

二、张德彝《航海述奇》

同治五年丙寅

（二月）十八日戊申，早抵新嘉坡，地系暹罗国界也，现属于英。其地中国人贸易者以万计。天气酷热，地多山冈花树，又有英人建造楼房。土人房屋极陋，面色极黑，深目高鼻，妆饰服色不一，有薙（剃）秃者、缠首者。男子以蓝白红黄四色涂面，有自额前画至准头一条者；有涂在眉间者；人之贵贱，即以此分。耳坠双环，女子七孔饰以白点，手十指戴环，足大指戴一金环。男女皆赤身光脚，腰围红白洋布一条，一头搭于肩上。鸟兽新奇者最多。是日上岸乘马车，亦如安南者。四轮一马，四面玻璃窗，御者黑身，腰围红布，面涂蓝点，耳有小环。车行六七里，见高山开辟，路途平坦，街市气味与房屋皆似安南。先至一法国旅店，名大罗卜，入内上楼，前有厂厅，卷帘四望，见百花争艳，群鸟鸣晴；左右洋楼林立，正面前临大海，舳舻艇艘萃集某处。是日天朗气清，熏风徐拂，波澜不惊，神怡心旷，宠辱顿忘。把酒临风，为之一快。已而酒醒茶罢，去楼登车。复驰驱十余里，至英国炮台，环绕而上，铁阑三道，两边壕沟，铁锁甚固。后至一门如城，入内四围高垒。数十里，列大炮三十余尊，炸炮数堆，药库四座。登高而望见山海接连，直抵天涯，下面沟壑极深，多洋楼，皆英人驻房。上有仙鹤、火鸡等。炮旁有千里眼，长八尺许。把守兵丁皆红衣白裤。去此又行数里，见土人在溪边洗衣，皆晒于草上；盖洋船隔三五日至一处，客人衣服皆交于嘎拉桑，自有土人取去洗涤，开船之时送回。又至一花园，名酷地阔园，亦英人创造者，其广百里，内极清雅，并无一人。花草树木，能识者少；中有平原，在树下皆设立床椅。盘桓少许，登车而回，一路村市多似安南国，土音如中华之北方人。又有坟墓前一石碣上凿字云某处诰封其某之墓，旁有年月。此地平原少，高阜多，坑壑满水，内长杂树。马小善走。其地无煤，煤皆是英、法国公司所运来者。从英法国一路至中华，所用煤块无算，而船不能尽载，故寄囤于各口码头，以备轮船至时，供其一路之烧用耳。（同上书，第十一帙，64 页）

（八月）十一日丁卯，晴，申初抵新嘉坡，见海水澄清，山峰竞秀。是晚

停泊下货。十二日戊辰，早饮后上岸，乘车至前所去之店吃茶。后在街市中见有十余人穿孝服，头戴无缨凉帽，系华人打扮。又六人各持乐器、小鼓、小锣、喇叭等，二人扛一横细条，红色，上有“永远行”三大金字，却似送殡者。又有许多鸦片烟馆。又闻有六万余华人在此贸易；中有黄浦者，系华人，乃为英国管理华人之官。又见岸上有土人售卖藤子、蕉子、小猴、小鱼、五色花鸟、八哥、鹦鹉等。酉初开船，北行，稍热。（同上书，100页上）

十三日晓雨薄凉。舟人指示士冷阿诸山，盖已入麻六甲境。麻六甲旧隶暹罗，与新嘉坡地势接连。前明时，葡萄牙据之，旋为荷兰所夺，今则英人尽有。其地滨海，多武吃种人。按武吃刚猛好武，技击最精，西人称为南海之杰，得此辈数万，可以固圉，可以创霸，而惜其不合亚齐土人同御外侮耳。

三、张德彝《随使日记》

光绪二年丙子

（十月）二十八日，乙卯，早大雨，辰正微止，先南行，后转西，左见小山一带，碧树葱茏，后则左右山冈苍翠入画。巳正，见左山冈前一孤岛上立灯楼，名曰瓦斯寇，系四百年前始觅地来华之葡萄牙人名也。午正，行七百二十里至新嘉坡，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傍岸有中国带扬武火轮炮船，提督蔡瑞庵（国祥）偕其弟副将蔡悦卿（国喜）及黄浦人现充俄国领事官、英国议事官胡琼轩（璇泽）来拜。后英国总督卓威斯遣副将德格利、中军巴屯投刺来拜，言午后命车来迎。未初，黎莼斋、马清臣与彝随二星使乘双马车，行二十余里至胡公园，又名黄浦园。入内灯楼所储珍禽怪兽颇多。见玻璃匣函羚羊头，一双角并存，皆向下三盘乃伸而上。鱼须一，长七八尺，色如象牙，盘结坚固。野牛角、犀角、鹿角各二。鱼鳃一。白蚁二，以玻璃瓶盛水养之，长约二寸，初藏于两石卵，上凿一孔通饮食，很剖卵得之，谓之白蚁王也。鸵鸟卵十余。蛇卵如鹅卵者四。石刻日本富姿山一座，周不及尺，工极精细。瓷造果品数种。中外书籍画轴，及华人赠送匾额对联无数。茶后下楼，旁有铁网小房，内养鸵鸟、袋鼠、彩鸾各二；六脚龟一，长三尺余；白壳龟二，紫花斑文，背中高如峰，头足色俱白；又狗熊、豪狗各一。去此复行数里，登山至总督署，未下车，升十五炮，礼也。楼三层，宽敞整洁。卓公年约六旬，言语温和；后见其夫人及二女，并按察司费力朴。少谈，辞去。乘车绕行二十余里，至前次所游之堪宁炮台。入门有管台副将尼车斯、参将

李荫池迎出，引看各处；兵共一百三十名；带队千总莫拉的延入官厅少坐饮茶。酉正，回船。一路房舍虽增，鲜有华丽者。此地居民西人二千余，华人十万众。

二十九日，丙辰，晴，热。早有英国管带朱努、兵船千总蒲阑、管带麻格派、兵船把总安逊，差帖来拜。辰初，黎莼斋约游，遂同乘车，行十八九里，在粤人所设新远香楼早餐。后游酷地阔园，熏风拂面，花影迎眸，莺声燕语，红绿参差，与前三次所游无异。回船后，遣人持刺答拜二武官。申初，大雨雷。申正，禧在明与翻译官必麒麟随卓威斯冒雨来拜，坐谈良久。卓公兼辖槟榔屿、马六甲、卫拉奚里三处，巡行时及之，而以新嘉坡为常驻之地。酉初，开行出口，向南少西，入夜转北，因英国公司轮船取道槟榔屿，故改道而行。（同上书，第十一帙第三册，213 页下—214 页上）

四、张德彝《使英杂记》

新嘉坡岛，在赤道北一度，北京西十二度，长八十一里，宽四十二里，计二千零十六方里。居民九万九千五百八十名口。原属暹罗国，距麻蕾一里，中隔长江；后于西历一千八百一十九年（即嘉庆二十四年）英买得之。土产：铅、胶、烟、米、胡椒、加非、槟榔、豆蔻、皮革、儿茶、树胶、潮脑、沙谷米、甘蔗、榛子等。（同上书，第十一帙第四册，306 页上）

五、张德彝《使还日记》

光绪六年庚辰

七月初一日，丁卯，晴平，水绿色。申正一刻抵新嘉坡，住船，傍岸后，乘车至唐城漆木街叙仙楼晚餐，颇佳。戌平，回船，入夜热。初二日，戊辰，晴，终日上下货物，装载煤水。此地果品甚多，有一种邦卜当者，大如荔，色红，有冗刺，内一核，肉白色，味如杏；又有杜果者，大如龙眼，色黄皮薄，内四小核，肉粉红，味如橘；又有罐果者，大如菜瓜，外有楞，色浅黄，皮如鳄鱼，厚盈寸，内分三格，每格肉四五块，白色，闻之如葱蒜，食之似蜜糖。初三日，己巳，早阴。辰初，启碇出口，细雨。未刻，西风起水微波。申正，晴。（同上书，358 页上）

六、志刚丁卯《初使泰西记》（同治六年）

（九月）初七日至新加坡，其地去赤道一度。至宵，望南斗在顶上，顾寻北斗，只见魁星，南极之小斗仍未之能见也。

初八日进口，泊于码头，自西阑行三千六百四十里。新加坡为暹罗南尽头，与苏门达拉北角相错为峡。

七、谢希傅《皇华临要》

使欧行程由西贡经波罗峤山至新嘉坡，两日二小时，六百三十七里，为第三埠。

按：指香港、西贡为第一、第二埠。

八、王韬《漫游随录》

同治六年丁卯

（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正抵新嘉坡，泊舟正埠，距廛市尚十许里。赁车登岸，觅寓于海滨一酒楼，园囿宽广，楼台轩敞，丛树杂花，风景清绮；晚餐肴馔精美，器具雅洁，丹荔黄蕉，盈盘璀璨，座客皆供以冰。时序正当严寒，而其地热如盛夏，黄赤道气候之异如此。持友人书往访宋佛俭，同乘马车环游一周，为言余旧识邱天生亦在此。走询其家，妻孥团聚，其二女木屐桶裙作马来妆，见余仍操上海土音，各喜海外相逢，出于意外；邱嫂略知上海烹炰法，杀鸡为黍以款余，久不尝乡味，食之殊美。夕留余宿。小屋三椽，云是新筑，自上海回，出囊赀所购者。清晨，天生偕其子为余入市售食物，余问此间阛阓热闹，可往观乎？曰可，乃以车代步。市中亦有酒炉茗寮，仿佛粤垣，登楼买醉，所饮无算。地多潮郡女子，多作异样装束，衣履与粤垣迥殊。新嘉坡古名息力，华人之贸易往来者不下十余万，多有自明代来此购田园长子孙者，虽居处已二百余年，而仍服我衣冠，守我正朔。岁时祭祀，仍用汉腊，亦足见我中朝帝德之长涵，皇威之远播矣。闻前时斌京卿椿持节过

此，曾有顶帽补服前来谒见者，其念念不忘名器之尊、故土之乐，有可知已。使我朝能以一介之使式临其地，宣扬恩惠，凭借声灵，俾其心悦诚服，归而向我，乐为我用，岂非于海外树一屏藩哉？新埠疆域广袤，华人多居平地，深山邃谷，多为足迹之所未到，层峦叠嶂之间，树木丛茂，林箐深密，皆土番所处，结庐种地，自乐其天。即其地之古民焉，善符咒，咒物能生致之，咒林中飞鸟立堕，咒虎能使之驯，伏牵入市中售之于人，初不虞其噬也，其擅异术如此。每日必雨以润生物，雨过日出，晴晦之状顷刻万变。多产果实，结子累累于树间，翠绿红黄，绚烂可观。土人日必一浴，生长于其地者，亦必以冷水灌顶，否则必患热病。米谷既饶，鸡豚亦贱。居者易于谋生，终年一袭单衣可卒岁矣。产鹤鹅，白羽翠毛，红咮黄距，其色不一。余购二头，笼归船上，阅日偶疏羁靮即飞去。（同上书，第十一帙第八册，536 页下—537 页上）

九、宜垕《初使泰西记》

同治九年庚午

（九月）初七日至新加坡，其地去赤道一度。至宵，望南斗在顶上，顾寻北斗，只见魁四星，南极之小斗仍未之能见也。初八日，进口，泊于码头。自西阑行三千六百四十里。新加坡为暹罗南尽头，与苏门达拉北角相错为峡。暹罗南半率为英有。印度洋与中国南洋适中之要地也。（同上书，第十一帙第二册，142 页下）

十、王芝《海客日谭》卷五

同治十一年戊寅

（二月）二十四日　晓日晴明，春潮滃浥，舟行甚适，得畅观海景。自入海峡，数百里中，岛如星辰罗错，远近蔽亏，参差有致。又属春浓时候，花木繁生，诸岛咸葱绮如画，使人双目应接不周。迤北一带斜杠，可千余里。其南峰嶂巑岏，楼台辉烂，则星架坡也。

坡滨海处为步市，东北大山连抃，云林烟霭，妖娜可亲，笔妙未易曲状。坡之西南，深谷小峦，水环树绕，大似神仙境界，而罗刹踞焉矣。泊舟已近黄昏，步市楼台，灯火竞发，激射晚潮，如碎璧明珠，散光流采，峰嶂高处，

亦有灯火，掩映丛绿中；故虽纤月未升，疏星错落，而星架坡海滨仍焜煌如昼也。

同治十一年己卯

（二月）二十五日　初晓，将乘潮买划载行李，渡星架坡，访朱广兰。盖吉里对（船名）虽轮船，而无码头，不得泊近坡，仅下碇海港中，距星架坡犹数里，必赖划以通，而港中卖桡者多无赖，少不谨，辄为所贼。曩有李正广者，尝商于海，甲子春由漾贡附轮船至此；将渡坡，以行李入划而身随之，未至数武耳，买桡者遽绝划难去。海国茫茫，不谋所向矣。李正广遂永流于星架坡死焉。正广广东人，商于海者多识之。子石子素闻其事戒于心，故于买划星架坡时，先以身入划，坐待仆辈运行李，自恃可无虞，顾虑不可以周防，所买划仅以朽索维吉里对轮船铁槛上，晓潮起甚威，划大荡不止，索不能驭，格然中绝，子石子故不娴踏桡板，惟以两手坚握桡柄而蹲，而任划所如，恍惚之际，已出海港，临汪洋矣。……已仍附吉里对轮船，仆辈与卖桡者持行李急跃入划矣，相与庆更生，而皆昧更生之繇。追至星架坡，饮朱广兰楼中，问其繇于老海商，而后知凡潮起落之时之地皆有定，未尝或爽也。子石子之更生，潮之信也。潮信潮信，于我尤信哉？（原注：老商姓钟名东发，年七十矣，广东人。）

星架坡南里许海港中，有大蟹壳，径欲四丈，十脚色赭，以绿壳上有黑斑如云，疑即所谓蟛蜞也。右脚钳一物，如蛇如鳝，亦赭绿色而黑斑，其长欲二丈，又如生于蟹脚者然。

星架坡北十字街，有红鹦鹉十二架，尾甚短而圆润如鹰，翅上间有翠羽，子石子坐车中捎之甚驯，能作英吉利满剌加语。

星架坡中华海商多至数万，广东居其六七，朱广兰为广东海商之最。

星架坡，旧柔佛国，今英吉利步头，中华海商所谓新州府，西南洋扼要岛也。四至皆约五百余里，北连满剌加、彭亨诸国；余三面皆濒海，而东望婆罗洲，西对苏门答腊，大小亚齐、葛罗巴，遥峙其南冈甲（即丁机宜）、龙牙、柔佛三岛，亦层互海南，若相屏障。岛中产石炭、五金之矿甚茂，又产犀角、象牙、燕窝、翡翠、胡椒、玉果、嘉木、文席诸香之属，土人皆巫来由族。前明为海滨强国。欧罗巴诸国东来窥其岛之势，当海道之冲，咸竭力经营。嘉庆二十三年，英吉利竟据为己有，以戈温洛帅重兵为镇，立步头招聚诸国商船。中华海商来者既众，步头繁盛，遂为南洋第一。近世西南洋诸

国莫不知有星加坡而盛称之。闽粤人特重谓之新州府。若不知其初为弹丸岛国，于中华甚无足重轻也者，盖星加坡距闽粤都不过五千里，海船来最便。闽粤人流寓岛中，纳巫来由土女为室者不下数万人，其中殷羡者颇不乏，顾胥兢兢焉，常恐英吉利公司之忌之也。先是西南洋步头无中华商，多不繁盛，故欧罗巴诸国所至，辄招聚之。中华商最灵，虽不多财，亦皆善商。星加坡所产已多美物，诸国商船争来交市，致富尤匪甚难。然中华官商势相阂，虽我朝海禁宏开，而远商海国者仍无所倚仗，不似欧罗巴国皆以商为急务，官商一气，其肆据海中步头，类出公司之力之谋。公司者，总商也。一曰公班衙。星加坡步头既繁盛，公司益强，又有戈温洛帅兵为之捍护，故得专意年利，盖无孔不搜矣。今见闽粤海商多分其利，势不能不相忌。呜呼！其免于吕宋之坑者几希哉！（明万历三十三年，西班牙忌中华商，借言将乱，坑数万人。）子石子曰：旧柔佛国为英吉利诈劫矫虔以来，臣仆巫来由族，搂榷岛中物产，薄商船之税，以徕诸国交市，其计诱闽粤海商，尤无所弗臻。岛中珍货山积，楼馆云缦，南洋诸步头几莫与侪其繁盛。英吉利视为东道主者，五十五年于兹矣。夫自前明迄今，南洋岛国多为欧罗巴诸国攘建步头，英吉利近有独掠称雄之意，故特遴沉桀善权之酋，为戈温洛帅兵镇星加坡，以总满剌加诸岛事，而伺诸国之隙。子石子游欧罗巴东归，道星加坡，既略访星加坡变岛国为步头始末于闽粤海商，又得观星加坡图，星加坡诚海道冲要哉！宜乎闽粤海商无不思中华亦使大官来镇，以总扼其岛之势，盖诸商咸得所倚仗捍护者，而于海道亦甚得关防也。欧罗巴航海东来有三道：西曰红毛浅，南曰巽他峡，东曰西里伯。朝廷既使大官帅重兵镇星加坡，然后布泊兵船于海三面，东泊婆罗洲以扼西里伯（西里伯东犹有小道，在诸岛国间，皆易扼），南泊葛罗巴，西泊苏门答腊以扼巽他峡。又西泊大小亚齐，且以兵驻满剌加以扼红毛浅，以增星加坡势。复常驾轻船，载精锐，轮流游逻于彭亨、冈甲、龙牙、柔佛诸岛国间，则西南洋数万里海道，皆于镇星加坡者一人之掌扼之。即吕宋诸岛，亦不能漏其握，操之纵之，惟意所如，岛国虽众，曾有不服羁驭者乎？则星加坡真为我新州府矣。世之论海务者，动曰防沿海，或曰防沿海势远而兵分，不若防江河势虽近而兵聚。以子石子观之，不若扼星加坡之为得纲领，势既远兵且聚也。上则张国家之威，下则闽粤海商常恃无恐，庶使中华赤子之流寓海滨及诸岛国者，不致久外生成，又足张其仁也。然则方之穷矫计殚诈力，以区区于争据步头，搂榷物产，攘掠人之岛之利而夷人国者，相去岂不霄壤乎哉！（星加坡一名星架坡，一名新嘉坡，一名星格

坡耳，一名星格伯儿，一名星奇坡，一名息力，一名柔佛，一名新州府。）

巫来由容服，略如缅甸人，息力岛土著也。马中又有车地繁与满剌加人，或髡其头，或缀珠串于耳鼻间，或涂金朱于面额，作日月光则贵人也。其服尚白，容则墨。

十一、王承荣《游历记》（选堂藏钞本）

光绪元年乙亥

（三月）初九日，申刻至印度新加坡，英之属地，此系印度大码头也。士农工商，亦皆闽广人居多，约有五六十万，与本地妇女成家者甚多。所出土产：硬木、檀香、沙藤果等物。各国皆有领事官，如有名商人由英人保举，能至公堂议事管理中华人等。（钞本，1 页下）

附记："光绪元年二月，金陵机器局派通判王承荣赴英法德各国考察炮厂。"（《清季兵工业的兴起》，176 页）

十二、郭嵩焘《使西纪程》

光绪二年丙子

（十月）二十八日。雨。午初，行七百二十里至新嘉坡，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早过一岛曰"浩斯白尔"，有灯楼；浩斯白尔，大西洋始寻地来中土者也。马格里告言扬武轮船已前至新嘉坡。甫至而蔡提督国祥与其弟国喜偕黄浦人胡璇泽来见，黎召民有信教胡君，遂以交之。英国总督哲威里遣兵官以二马车来迎，且请稍迟至四点钟以凭传令各营列队。乃约先诣胡氏园，奇花异草，珍禽怪兽及所陈设多未经见。玻璃巨匣函羚羊头，一双角并存，皆向下三盘乃伸而上。野牛角、犀牛角、鹿角各二，鹿角长三尺许；鱼须一，长七尺许，色如象牙，盘结坚瘦。鱼鳃一。白蚁二，用玻璃瓶贮水养之，长约二寸，有两石卵藏之，上凿一孔，通饮食，剖卵乃得之，谓之白蚁王也。鸵鸟卵十余，大如斗。蛇卵如鹅卵者四。鸵鸟二，彩鸾二。六脚龟一，长逾三尺。白壳龟二，紫花斑文，背中高加峰，头足色俱白。狗熊一，豪狗一。袋鼠一，头及前二足似兔，自腹至后二足则大逾数倍，后足膝后折，着地不能伸，然视前足犹高逾倍，尾长二尺，行则跃起如飞，腹下有袋，故谓之袋鼠。京师德国公使署曾见鸟兽异种图有此。随偕刘副使黎参赞至总督署，见哲威

里与其夫人并其二女，其意气视铿尔狄尤相亲也，夫人亦贤明，慰问甚勤。其领队兵官名摩里雅斯，归过其炮台，盖因山为垒，凡二重，其中将台一、兵房四，每房可容百余人，家眷房二列以处官及兵之有家眷者。兵房后为厨房，藏兵器房二、饭堂一、习书堂一、治养病兵房一。大炮十尊皆有炮台、有火药库，小炮置之墙端，皆有架。大千里镜一具，将台前墙最高处别为一屋以便瞭望。其制度规模与中国炮台绝异。兵有炮兵、有步队。步队习洋枪以辅炮兵。带炮兵者曰米噶尔斯，带步队者曰林芝，其职皆视游击。兵分二等，上者三日一洋元，合银二钱四分；次者四日一洋元，合银一钱八分。将官有家眷者，俸薪足以养之。兵人家眷洗衣缝纫自食其力。此为山北炮台，下临市肆。山南尚有炮台一。

二十九日，雨雷。哲总督又遣马车来迎，并派其翻译必麒麟陪同游历。先至扬武，船兵皆升桅声炮。比登舟，司教习英官拉克斯摩指示一切甚详，并引至其学堂，训练学生二十人又为演试炮兵指授阵法，仍升桅开炮以相送。必麒麟导至洪家花园，闽广人公地也。花木成林，有水一溪，极清幽之致。有虎圈一、豹圈二，并张铁网为外障。狗熊二，山狗三。猿九，有灰色者、有红面者，身臂或长或短，其种各异，其一甚巨而狞，用铁圈笼之，黄毛长四寸许，则所谓金丝狨也。其豺狸、黄鼠、山獭之属，则制铁网为屋，周环约三十余所与雀鸟相间，中植花木，五色缤纷。鹦鹉四种：一白、一灰色、一红、一绿，又有绿色而两羽红者。鹰三种：一白、一苍、一灰色。鸡三种：一彩文、一苍、一棕黑色相间。鸽种甚繁，最奇者翠鸽。异鸟如青鸾山雀水雀。一种山鸡彩文而头蓝色或红色，善鸣。一种似水凫，头有毛一丛甚长而细。而吾于其中得奇景三：一罗汉松高数丈，覆地如钟，披视其中松身合抱，枝皆盘曲而中空，条叶外护乃极繁密；一藤罗障天如巨屏，凡数所，有曲折如九叠屏风者，皆拔地直起高数仞，四无凭倚，花叶周环扫地；一长松高入云际，凡十余株，距地尺许，横出五枝，悬针周匝如盘，每尺许辄出数小枝，远望如数十级浮图罗列深林中，皆奇景也。又制铁盘如伞，引藤络其上，盖新种者，十年后必复成一奇景。始知以上数者，皆人力为之，究不知何以能然也。至蒲葵张叶如巨扇植立，则此间所在有之。其诸花木来自各国及诸番者，皆插牌标记，足见此园魄力之大矣。前至香港有导游花园者，谓当观览，其实政不以游赏为娱，今无意中得此奇景，亦殊惬心。回过按察司署，任是官者棐里布，方踞堂皇听事，吾与云生列坐其旁。堂高五尺如月台，其下列长案如弓曲抱，两造讼师及录供者、传语者环坐向上，两旁设木栏二，云为

词证者立，中设小几八，待讯者坐候，外施阑干，待人观听。无刑扑之威，而规模整齐严肃，不闻喧嚣。尚有大学馆一、小学馆五，内有女学馆一。以总督哲威里约三点钟答拜，不及往观。新嘉坡约二十万人，西洋人二千，番人及印度人盈万，余皆闽广人也，而粤人较多。据胡璇泽云：广属人已至七万之多。总督所管凡三处，西为麻剌甲，再西为槟榔屿，则海中之一岛也。麻剌甲之西，与槟榔屿隔海相望为威诺斯里，并归其所辖属。新嘉坡有英国兵船二：一名儒那，总兵波兰管带，一名马古裨，副将安生管带。哲总督申初枉过，即时开行。三十日，新嘉坡西北行二百一十里过麻剌甲，即西行出印度海。（同上书，147 页下—148 页下）

十三、刘锡鸿《英轺日记》

光绪二年丙子

（十月）十八日，午刻至新嘉坡，水程凡四千三百一十一里，途间蒸热，不能重衣。坡与香港皆群山环抱一水，船可放碇避风，故洋人利之港。山高峻，入口出口处较狭；坡则冈阜连延，或起或伏，长八十一里，广五十二里，不如港之收束两地势舒展，物产丰盈则过之（十月犹有波罗蜜、枇杷、檬果、茄瓠、黄瓜诸物）。至之日，坡督哲威斯（总督兼辖槟榔屿、马拉甲、卫丽斯厘三处，巡行时及之，而以新嘉坡为常驻之地）遣其副德格力暨中军巴屯以马车来迎。时福建船政厂之扬武兵船亦巡洋至此，带兵官蔡国祥、国喜两提督。（国祥号瑞庵，国喜号月卿。兄弟皆以船勇转战江南有功，洊升今职。广东香山人也。洋烟癖疾形于面。）偕本坡客长胡璇泽来见（璇泽号琼轩，年六十，携眷经商于此三十余年，番禺黄埔乡人。洋人呼之曰黄埔，以其秉性忠直，咸崇信之。俄罗斯封以男爵，英亦赐以四等宝星）。璇泽请先憩于其圃，然后往拜坡督。盖其客居积产殊富，园中所畜珍禽异物多目所未经睹也。（物之尤异者：一曰鸵鸟，鸟甚巨，而首如骆驼；一曰袋鼠，鼠面而形如小狗，前两足长仅二三寸，后两足长尺余；一曰六足大龟，背径尺五六寸，其足缩于内，如栗子缀成；一曰鱼头，锥长七八尺，锐其末，海中巨鱼，头戴之如人之插雉尾，通兵船则以此相刺。其所谓鸾鸟者，羽毛浅绀色，遍身白点如碎花，而红爪，雄者曳长尾，雌则否，风雨至乃鸣，开屏时彩色焜燿，逾孔雀也。）坡督鸣炮列队，率其刑司费力朴等相接，仪如香港，并见其妻及二女出。是处垦荒六十年，洋人寓此者不及二千（多由印度锡兰来），华人则不下

十万（广东五大县及新宁人共二三万，潮嘉等属共五六万，其余则闽产）。岁征税课英金钱三十六万镑。（合总督所辖四处言之，每镑时价值洋银三两三钱有奇，盖银实百余万矣。）询之坡督，类皆茫然；请观于其学馆监狱，则谓监狱整肃不如香港，无可寓目，学馆须俟料理，明日乃游览也。地处偏僻，不生戒心，亦无属耳目之众，故官此者乐养庸福，诸事辄不经意，虽以英人之喜炫才力亦不免颓废焉，岂非势使之然哉？炮台因山为之，布置殊疏略，台下栋宇云连，绝碍施炮。守台兵一百三十名，头等月饷洋银十元，二等七元，列二等者状貌龌龊，委琐不堪用。有豪杰者出，以众数百泛渔舟，循山麓上，借屋宇自障蔽，直突其垒，断非其炮所能抵御；由是别筑炮垒于水口及沿岸以守，英人得毋有南顾之忧乎！廿九日，哲威斯与其翻译官必麒麟到轮舟报拜，送客毕，遂启行。（同上书，161页下—162页上）

上年广东委员赴新嘉坡办洋枪，并水脚盘费计之，每枪需银一两零四分，而报价则以三元半。（同上书，208页下）

新嘉坡西北约二百余里为马拉甲，对面有岛，不知其名。马拉甲先属葡萄牙，乾隆间荷兰夺之，嘉庆元年英吉利又夺之，计中尺五百七十六里，土民五万八千名，华民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六名。

（十一月）初一日年至槟榔屿，广二十七里，长四十二里，距新嘉坡凡一千一百四十三里，其民六万一千七百九十七名，华产实十之七八焉。山色葱秀，瀑布长十八丈。对岸为卫丽斯厘，地广二百一十二里，旧称格大国。乾隆五十二年，英人得之，谓是格大国王所让也。其民七万一千四百三十三名，华产惟二万。与马拉甲、槟榔屿，均辖于新嘉坡，酋有协尉段熙奕驻守于此。是日适其请假回国，附载于余所乘舟，华民制“忠勤正直”四字旗以颂功德，鼓乐送之行。

十四、黎庶昌《奉使伦敦记》

光绪二年丙子

（十月）余在江南通州花布厘金局，蒙钦差大臣礼部侍郎郭公嵩焘檄调出洋，于是有奉使英国伦敦之役，至上海始知其为驻扎三年也。十七日，乘英国公司轮船自上海出吴淞放大洋，指南行约二千一百六十里可四日程而得香港，经过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境地。福建以东，台湾障之，西人谓其海为中国海，尝有大风，又多暗礁，船人以为戒。又自香港指南行经七洲洋，约

四千三百一十里可六日程而得新加坡；从雨中过越南，群山连延隐约可辨。新加坡为亚细亚斗入海中处，最近赤道，以图经索之，盖距二百四十里，而遥迤西为马纳甲，对峙者苏门答腊，别自一岛不相连属，舟行有时望见。某地炎热卑湿，有春夏无秋冬；山中奇花异卉，冬至前后号为繁盛。往游粤黄浦人胡璇泽园，园皆西式，有池沼而无亭台，蓄养虎、豹、熊、猿、袋鼠、鸾鸟之属甚众。胡君固富人，英、俄二国皆假以驭民职之，而郭公欲于此建设领事以之充补者也。（1 页上）

十五、李圭《东行日记》

光绪二年丙子

十一月十五日清晨，舟折向东南，左右有山，或远或近，或隐或现，络绎不断，询知左为麻六甲，右为苏门答腊，中间海道由西北而东南，宽处三四百里，狭处仅三四十里，入口偏左有岛名槟榔屿，俗称新埠，亦属英；右为亚齐，属荷兰。内多高峰，山水清胜，闻槟榔、亚齐两处寄居华人，实繁有徒。

十六日晚，见左岸灯塔二；一距新加坡七八百里，一距约五百里。

十七日巳刻，见左岸诸山绵亘百余里如列屏，右有十数小山浮海中，郁然若碧芙蓉。山内多虎，能于海之窄处浮游往来。午正二刻抵新加坡。按新加坡为麻六甲极南海口，今亦属英。进口行一刻许，就本船码头停泊。由锡兰至此计五千七百里。码头东南为英国城，有教堂，塔亦高耸。未刻上岸，雇马车每半时洋钱五角，先游中国街，大小店铺、庙宇、会馆、戏馆、酒楼、娼寮咸备，闻有八九万人，闽人十七，粤人十三，有在此间娶土人女生子，数世不归者。土人色黑，喜食槟榔，故齿牙甚红，以花布缠首，衫而不袴；女亦黑丑，挽髻额贴花钿，以铜环穿右鼻孔，两耳轮各穿五六孔，满嵌铜花，富者或用金银，手腕足胫戴银钏，腰裹短幅，亦衫而不袴，赤足奔走若男子，沿途嬉笑不知耻。闻此等人服役甚勤谨，西人眷属喜雇用之。是日值西人元日，土人就敞地陈百戏、打秋千、抛球、跳舞为乐，观者数万人。酉刻至富南楼酒馆晚餐，皆中土物，不甚佳。戌正回船。此处居人共三十余万，中华及本土人最多，地产胡椒蔗糖。天气极热，每日晴雨参半。其地极南距赤道仅三百零四里，当日驭所正照，宜其四时俱夏也，然多树木，无瘴气，故居人亦少疾疫。英就各要隘建炮台，戍以兵，设有税关，榷税颇轻，寄居界内

华人亦无他费，仅按月稍取巡捕资；惟土人桓与华人冰炭，稍有睚眦即思报复，华人每为其杀害，幸英官尚能拘究严禁之。

十八日，瓜洼接客货轮船未到，再停一日，故复上岸游花园数处，有黄浦（音近王波）加登（译即花园 garden）者，为粤人胡璇泽所筑，住眷其中，花木甚繁，珍禽异兽亦颇具。胡为粤之黄浦人，久居新加坡，隶英籍，南洋各埠贸易甚大，现充俄国领事官，西人多称之曰黄浦，几不知为胡姓矣。英人以其练达，甚敬礼之，凡华人犯案到官，非此君至不讯断焉。（第十二帙第二册，123 页下—124 页上）

十六、李圭《环游地球新录》

新加坡为麻六甲极南海口，今亦属英……此处居人其三十余万，中华及本土人最多，地产胡椒、糖，天气极热，距赤道仅二百零四里，然多树木，无瘴气，故居人亦少疾疫。英就各要隘建炮台，戍以兵，设有税关，榷税颇轻，寄居界内，华人亦无他费，仅按月稍取巡捕费。

十七、张荫桓《三洲游记》

光绪二年丙子

（二月）二十三日，巳正，抵新加坡，停轮傍埠。麦君登岸往拜英领事色肋及驻扎新加坡各国领事。未刻，各西员均来回拜，晤谈片刻而去。按新加坡系海岛，在印度东南，孤悬海中，亦一大埠也，向属于英，为英国管辖，其地生意繁兴，商贾辐辏。当未经通市之时，土地荒凉，人民寥落，并无城郭房屋。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即西历一千八百十九年，英官名拉弗肋者始筑城垣于此，竭力招徕，遂成巨市，有天主堂及耶稣堂各一座，居民约十万人，商贾之盛为东邦所罕者。

二十四日，阴，午后大雨，及暮而止，黄昏大风忽起，重棉犹寒。晨兴招薙匠梳洗，静坐片刻，朝膳后作家书，并办西洋各物寄回家中。领事色肋遣人招饮署中，巳刻，同麦领事仲和乘车而往，一路街衢洁净，人物喧哗，中西之人杂居列肆，甚热闹也。余等入署时已在午后，色领事偕其夫人出会，按泰西风俗，男女并重，略不避嫌，凡有燕会等事，妇女亦得相与在座，执手以为敬，习俗成风不以为异也。少顷又来西客四人，一为法领事，一为西

学士富教及其夫人，一为天主教主教忒楞塞。诸客同入一厅，厅中庋以长桌，上铺布单，洁白如雪，长桌四围团设坐椅，铺以五彩绒裀。每座前置玻璃杯数具、白瓷大盆二、白洋布小袱一、长柄纹银大汤勺一、小汤勺一、银叉一、纯钢解手小刀一，旁列小几，几上设有五色花草及树枝。其列坐则从西礼，主人之夫人坐第一位，主人在其对面，客依次列坐，共相入席：第一位主人之夫人，第二位主教忒楞塞，第三麦领事，第四法领事，第五巴仲和，第六余坐，第七、第八乃西学士富教及其夫人。先是仆人置各人名字于座次，客认名字就坐，不必辞让也。定席之后，侍者进食……席既撤，分坐各位，主人引余等游历一回，麦君乃告辞偕余等回舟。作书与升之、玉堂、曼卿三人。次日无所事事，与仲和乘车同游观西剧……其戏遂毕，时已半夜，余始回。倦极即卧。

二十六日，晴，晨五下钟启轮开船。（同上书，132 页上—134 页上）

十八、张荫桓《三洲日记》卷八

光绪十五年己丑

（十一月）初五日，丁未，晴。未正，入星驾坡口，两岸极狭而不能自守，可惜也。英人所置暗炮台若无所见，曾为俄人图其要妙，至今遂不准外人往观，备敌之意深矣。船主为悬国旗，其岸上公司望楼亦悬旗相答，尖角旧式。三点钟登岸，车行里许，遇衣冠来迓者，知为领事左子兴。闻刘芝使先已函告矣。热甚，偕参赞各员同至华人酒肆小憩。电达广东省城毕，即访领事署；胡璇泽之子心泉道往，遂同游胡氏园，结构平平，惟池荷叶圆径五六尺，又并头猪，皆异种也；荷叶软浮水面，花则重台高瓣，亦不见茎。主人以莲米赠子豫回粤试种，不知迁地能良否。并头猪略如小兔，用药水浸灌，以玻璃瓶储之。镫后，子兴约饮酒肆，复回领事署，子兴谈曾劼侯前办俄约，劾者纷然，其棘手甚于余之办美约，劼侯深谋远虑，尚复如是，诚出意外。一点钟，子兴送余回船，又赠干荔枝、吕宋烟卷。星驾坡终岁衣葛，镫后急风暴雨，几以为例，雨后仍闷热。奉使各国，无冬夏，均暖帽，边沿或呢，或羽纱，略如行营式，惟星驾坡则葛纱袍挂万丝冠。

初六日，戊申，晴。自渡星驾坡口，西人名为中国海，意必曾属中国外洋岛屿，记载逸之耳。泰西船主以能走此水者为好手，风雾靡常，又多礁石也。早六点钟启碇，船略北行，气候仍热，多见小岛，均不知名。华人旋居

星驾坡约六七十万，皆闽粤籍，会馆颇多，坟墓碑识却不忘本，惟人品不一，地方官幸禁赌，而售鸦片者月饷仍十一万金。本巫来由土地，亦有回回教堂，其岛主极能和众，厚结英廷，岁往伦敦一次，英不夺其自主之权，而要以若与他国立约，须先关白。（88页上—89页上）

初八日，庚戌，晴。……（在西贡），晚饮（李）佑宗楼，有星驾坡华商陈某来述星驾坡拐贩人口及舟中谋财害命各事，为之愤懑，子兴曾为言之，特不如是之详，归日当与粤督筹商办法。（90页下—91页上）

十三日，乙卯，晴。……港官系巡抚，新架坡乃总督耳，而华人每误以港官为总督，未深考也。英自得占不那惰山，已握地中海之要。过此为苏彝士河，本法人篱石所凿，法国股子较多，英相威令士潜向土人搜罗股票，至今英国股多于法。西例此等公司股多者当事，则苏彝士河之利英亦垄断矣。格兰忒谓环球三宰相，曰李鸿章，曰毕斯默，曰威令士，即指此也。过红海即为亚丁，英之属土，英船屯煤之地，各国公司亦有煤栈，然英实主之；此地六年不雨，寸草不生，英船入印度洋中国海恃此为中站，不惜百计经营，特人力不能回天叹耳。过此而印度，而新架坡，而香港，英船游驶无可阻碍之者。中英不同洲，而海道若连接，以形势论之，尤不可忽。（93页下—94页上）

十九、钱德培《欧游随笔》

光绪三年丁丑

（十一月）初一日，午抵新加坡，泊船处距市陆路四五里，马车价约英洋六角。其时船上装煤，炭屑尘飞，刻不能支，埠头又无憩息之所，不得不至内市一游。人物市肆与西贡略同，惟多山岭，遍地棕葵，道旁玉兰树尤多，西湖柳有高数丈大数围者。土人肤黑唇红，披红花袈裟，耳鼻皆系以环，能英语者甚少。土籍者并不及闽广客产之多。夏令所食之豇豆茄蒲王瓜诸蔬，虽在仲冬，无不悉备。土产为佳纹席、粗藤、波罗蜜、蕉、鹦鹉、芙蓉鸟，各种螺壳。（《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第五册，280页下，总9332页）

光绪九年癸未

（九月）廿二日抵槟榔屿，地属英，有炮台两座，土人不及华人之多，建有庙宇、会馆，分粤、闽两帮。长街数里，尽属华肆。……有瀑布流泉，英

人设闸，置一管以资吸饮。土人产业以椰蕉渔捕为大宗。……英官之长者出有华文告示，自称巡抚，以地论之，则吾华之一州县耳。

廿五日，向东偏北廿度入新加坡，泊船于煤栈码头。新加坡亦属英国，建有炮台，泊有兵艘，设官以治理之。其地山多而不高，华民约万余，几十倍于土人，间有富商文士，然大半俚俗。称欧洲曰祖家，中国曰唐山，每称英国则必加一大字，鄙陋可笑，其受制于彼族则又可悯。自数年前，我国派领事驻扎，亦无权利可得。盛衰得失，固事理之常，然甘居人下而不知自振，亦无怪人之见侮也。新加坡东洋手车甚多，御者尽华人，每点钟约洋银一角。马车则系土人驾驶，计里而不计时，约合每点钟洋银五角。土人籍隶没来由，言语不通，往往任其滥取，故西人之待土人亦颇严酷。（同上书，431 页上）

二十、曾纪泽《曾惠敏公手写日记》

光绪四年戊寅

（十一月）十二日。早八十四度，夜八十三度。雨甚大，夜晴。

辰初起，登楼一坐，茶食后陪医士诊视銮儿。辰正，舟行九百三十八里，抵新嘉坡。总督罗斌松遣其中军奥克勒来迎一谈。法领事林恩来一坐。新设新嘉坡领事胡璇泽号琼轩、副领事苏溎清号玉川者，来谒一谈。饭后偕松生、仁山、子兴、子振、莘耕、兰亭乘马车至领事署，小坐。至胡琼轩家，观其花园，雨甚，不能游，但观其室厅中陈设，兼于窗间窥视鸟笼、兽圈、龟池而已。坐极久。未初，至总督署。总督罗公与其夫人同见；谈二刻许，入席小宴。席散后，谈良久，出磁器暨所裱暹罗诸像以示余。申正，至法领事，谈甚久而饮酒茗。酉初，回船，偕兰亭、松生、仁山同游市肆；夜归，饭后写一函寄李季泉，登楼一坐。子正睡。

十三日。早八十二度，夜八十五度。早雨，辰后晴。

辰初起，胡琼轩来，久谈。茶食后，登楼一坐。辰正二刻，展轮复行。饭后登楼，因銮儿疾尚未愈，抚视极久。申初，銮儿服法医士之蓖麻油，泄去积滞恶物似龙须菜，小愈，与法兰亭久谈。夜饭后登楼久坐，与内人仲妹牵孩幼辈在大餐间坐极久，登楼一坐，子正睡。

十四日。早八十五度，夜八十五度。晴，巳刻遇雨。辰初起，抚视銮儿。茶食后，复登楼久坐，小睡良久。饭后抚视銮儿。未初，与兰亭久谈，学法语数句，看英语良久，登楼久坐。剃头，登楼久坐。夜饭后陪法医诊视銮儿，

与兰亭一谈。抚视銮儿极久，子正睡。是日午正，牌示行一千零一十五里。

十五日。早八十四度，夜八十六度。辰初遇雨，余时晴。

卯正起，抚视銮儿。茶食后，登楼坐极久，小睡成寐。饭后登楼久坐，除未时与法兰亭一谈，学法语数句外，余时皆抚视銮儿。

光绪十二年丙戌

（十月）初九日，晴，遇雨。

晨起，即办理奖帖之事。未刻，写一函寄梦霭堂。酉初三刻，船抵新嘉坡，泊。会左子兴奉其母姜太恭人率其侄棠，暨胡前领事璇泽之次子来舟迎候，留子兴、树南同饭。戌正，偕内人率儿女往领事署，子兴迎入一谈。更衣后，阅文报局寄到函牍，甚多。子兴请夜宴，席散坐谈片刻，归室阅《申报》，仅读谕旨而已。盥濯，丑初睡。是日，先祖考竹亭大夫九十七岁冥诞。

初十日，晴，遇雨。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万寿圣节，遣人至舟取衣，衣至，率僚属向阙行礼。更衣后与子兴一谈。至上房一谈，写楹联五副，复与子兴谈。入上房清检送礼之物。潮商陈从熙等十三人来谒，坐谈片刻，饭后与子兴久谈。

未正，更衣偕子兴赴英之驻坡巡抚卫尔德处，晤其夫妇一谈。饭后亦谈片刻，辞出，回领事署，与子兴久谈。酉初，茶食，乘车回舟，子兴送来一谈。饭后在船面乘凉，良久，茶食。盥濯，写日记。子初睡。

十一日，晴，遇雨。

辰初，起。茶食后，因本埠华商将来呈递颂词，草应答之。语以示从官，子兴来久谈。饭后复谈良久。年初，闽、粤华商邱松龄等三十五人来递颂词，在船面接见。客去，复与子兴久谈。本日，阿瓦船元拟午初启碇，有戈达维利轮船自噶嚁巴开至本埠，本船候其到后接取信囊，然后启行。戈达维利行甚缓，申初三刻乃到。本船申正乃行，子兴、树南俟船将开，乃登岸也。茶食后小睡。晚饭夜茶如常，日夜看小说，抚视鍚儿，或船面乘凉。子初睡。是日先考文正公七十六岁冥诞。

十二日，阴晴半，遇雨。

辰初起。辰初、亥初茶食，巳正、酉正之饭皆入座。申正茶，未入座。于申初先啖食物，看小说最久，或抚视鍚儿。亥正二刻睡。

十三日，阴雨，下午晴。

辰初起，茶食后，偃卧看小说。浪大船摇，巳正强起用饭，未终席复卧。

未初复啖食物而卧，申正乃起。舟人西贡澜沧江口，泊而候潮。茶食后栉沐，看小说；饭后复看良久。亥正，潮至，舟行，子初睡。

十四日，晴。

辰初起，华商张霈霖（沃水）、招商局委员钟国亨、李沛来谒一谈。西贡总督遣其属官帕尔来迎，与之立谈数来语，至上房久座。饭后复坐良久，年初偕春卿登岸。

二十一、黄楙材《西辅日记》

光绪四年戊寅

（九月）十三日，由孟加拉乘坐轮船，三日至唉家屿，为阿拉干海口，有华人在此贸易。又三日到漾贡，寓胜茂店；五日旋上本号之轮船，名碧芭得刀，惟舵工、管机用五洋人，其余司事悉系华人，一切饮食言语较之洋船为便多矣。出海口向正南行，所称印度洋是也。……望东南一带山岛，断续隐约，浮青历五昼夜。抵槟榔屿，寓永裕店，主人姓颜，亦闽人。此屿幅员五六十里，本巫来由族（一名麻拉），为暹罗所属，今隶于英国。山林秀雅，水泉甘美，四序温和……广潮二郡之人多在山谷耕种。土产椰子、槟榔、豆蔻。全岛华人共有十数万众。……值里社赛会（土地神称曰太伯公），扮演台阁故事，鱼龙灯彩，备极华丽。有戏园一所，男女合串，粤东班也。

（十月）初一日，搭英人轮船，日昳……见右旁麻六甲诸山。

初三日，见苏门塔拉山岛横亘于前，于是折向东行，薄暮停轮。翌早九点钟至星加坡，登岸寓恒广和客栈。星加坡一名啨叻坡，本旧柔佛国，亦巫来由族。道光末为英人所踞，日增繁盛，为海道咽喉，商船往来所必经，四方电线文报悉萃于此，屹然为南洋重镇。英国设个温那一员，统辖星加坡、麻六甲、槟榔屿三埠。中国新设领事一员：胡璇泽，广州人。英国赠以宝星，兼充俄国领事。是时个温那他适，楙材偕胡领事拜会辅政司暨法国领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第六册，430 页下，总 8372 页）

二十二、黄楙材《游历刍言》

旧时泰西诸国之商船来中国者，必绕阿非利加之南，经好望角，由巽他峡以入七洲洋。自后凿开苏彝士运河，地中海与红海相通，轮船往来，皆舍

彼而就此，捷近二万里；而星加坡一埠遂为海道咽喉，四方电线文报悉萃于此。英国镇以巨酋，戍以重兵，屹然为南洋巨镇。

亟宜添设领事以资保护，特遣大臣一员驻扎星加坡，统辖南洋一带事务；并添置兵船，散布各岛。轮流游弋，以壮声威。如此则声势联络，人心固结，不必与诸国据地争城，而南洋数十岛之形胜利权已归我掌握，更足以上崇国体，纲纪万邦，节制东西两洋而无难矣。（同上书，436 页下，总 8384 页）

二十三、黄楙材《印度劄记》

窃思运河既开之后，英人实受其益，如亚丁、毛栗、锡兰诸岛，印度缅甸濒海诸市埠，与夫南洋之槟榔屿、麻六甲、星加坡皆轮船所必经，添煤寄碇，商货流通，贸易兴隆。（同上书，446 页下，总 8404 页）

二十四、徐建寅《欧游杂录》

光绪五年己卯

（九月）二十四日，六点到新加坡，船靠海边码头。七点，装煤小工抬筐蚁附而上。中国领事官胡璇泽号琼轩派委员苏玉庭名湝清来船谒见。时天气热甚，因上煤不得开窗。终夜人声喧闹，煤屑污船，苦不可耐。

二十五日，八点胡领事派家人以马车来迎。十一点，同苏委员、陈翻译号敬甫往观英国炮台，其制与所译攻守制宜所载相同，有外斜坡子墙外墙。一点回至胡领事花园赴宴，肴甚丰，同席者胡领事昆仲、苏委员、陈翻译并教读。三点，领事令苏委员、陈翻译以马车送回轮船。四点半，开船，天气甚热，换穿纱葛尚挥汗不止。

新加坡系巫来由土番旧地土，六十年前英国租得之，每年缴租价洋银一千圆，至今不改。所收地税、房捐与香港、西贡相似，官制与香港亦同，鸦片与酒亦归一公司包税承办，每年收捐银四十二万两。所过香港、西贡、新加坡三处，鸦片与酒均用公司包办之法，由公司自行缉私，欲其便于纳重课也。今镇江洋药捐尚未有一家独揽之实据，而英国达领事惟恐如此，负气与沪道呶呶争辩，甚可怪也。平心论之，中国即仿香港、西贡、新加坡之法以一公司包办，亦与英国无干，安能阻止？惟据英国派驻牛庄领事雅妥马云，该三处因不收进口税，故可如此办理。

新加坡之英国炮台俱用六十八磅弹之生铁前膛光炮共十余尊，另有一百四十磅之田鸡炮四尊。其炮台之制，即以山坡为外斜坡，在半山挖沟为濠，濠内就山为土墙，内再挖低为子墙以置炮，再上又留山坡为内层，墙内又挖低作子墙以置炮，内外二墙相距十余丈，内高外低，俱依山坡之势作外斜坡。炮台之周围约二里余，再于内墙之内将山顶挖平，上造官房及兵房，俱极宽大整洁，又有藏军器及大轮小炮房数座，房内各件均排列整齐。每二三炮有藏火药之小库一座，近于炮处，库内地面低于库外地面四尺，四周作沟，宽六尺，深五尺，库顶以石作穹盖，厚三尺，上加土，厚五尺，筑实，四旁之墙亦如之，上面涂以柏油，以防雨水渗漏。山顶铲平成一大平地，除房屋外，尚留空地作操场，植花木。各路纵横，俱甚宽平，四通八达，便于往来应敌。炮台内住兵一百五十名，内有携眷者十五人。英国去年于旧台西十里新造一台，因其时英俄稍有违言，而新加坡地为东来一线之枢纽，故预修战备，现尚造未完工。计其工程告成，需款十万镑，炮与器械不在内。此炮台俱用新式来福炮。旧炮台中新竖一空心铁旗杆，中空如桶，能容一椅，人坐此椅，可用机器升至杆顶之望楼，旁有一小房，内置大千里镜；有二人常川在内瞭望海面。

二十五、马建忠《南行记》

光绪七年辛巳

（七月）二十三日……晚十一点钟抵新加坡，天气阴晦，待潮，不能进口。

二十四日，晨晴，黎明进口，栉洗毕，登岸至旅店，卸装后即乘车往谒本埠英抚味尔德，则已赴槟榔屿矣。顺道访中国苏领事。午后访代理本埠抚军市米德，坐谈良久，问答另详，节略。（余询以新加坡运载鸦片出入口例，彼答以该埠例不征税，而入口鸦片专销本口者则运入煮烟公司，其余箱只，不得私卸，亦在暂趸。埠内转运南洋各岛者，计去岁该埠共入鸦片八千七百七十四箱，其间姑烟八千三百五十二箱，公烟三百三十五箱，金花八十八箱，转运于南洋各岛：苏门答喇、亚哇、吕宋者七千三百七十五箱；运往香港、西贡者不在此数，是本埠尽销一千三百九十九箱，倘中国禁止鸦片，令出必行，要无虑本埠之私偷。进出船只各有舱口单，照单卸货，必不能于单外偷单分毫也。）晚餐后，办发公事禀件。

二十五日，晨晴，封发上傅相禀函等件。苏领事湝清来答拜，接晤少坐，苏邀下午往游前领事胡君璇泽花园，遂饮于是，却焉不可，诺之。胡君久负盛名，为此埠中西人望，前为我国领事，并兼领俄奥两国事，今已物故，故园仅存。午后乘车至汇丰银行嘱买船票，顺道访苏君小坐，遂游公家花园，野花杂树无足观者。寻访汇丰行主，于其家晤谈。天欲暮矣，遂赴胡园晚餐，同席者为苏文案、张翻译，及船政局购买木料委员余姓者，园主人胡君之子亦与焉，席散回寓。

二十六日，晨晴，检点行装，早餐后至苏君处辞行，遂登舟，舟窄隘殊甚，炎热异常。三点钟开行，舟向西北行，颇稳。（《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八册，6 页）

（八月）十四日，晨七点钟至新加坡。早餐毕闻左子兴自伦敦至，遂往访焉。坐谈良久，因悉黎莼斋与左君同返，留书致余，往来相左仅及半月，不觉怅然。旋偕子兴往谒埠内抚军，少谈而别。晚左君固留晚膳，膳毕回舟。夜间月色迷蒙，水面无风，蚊雷隐隐，不可假寐。

十五日，晨六点钟左君复来送别，八点钟起碇，向东北行，风微海静，午后微雨。（同上书，14 页下—15 页上）

二十六、吴广霈《南行日记》

光绪七年辛巳

（七月）二十三口，南洋舟中。风平浪息。眉叔云明日可至新嘉坡矣。自去香港后，舟行逐渐而南，去赤道日近，夜视北斗沉水、箕尾高悬，昼则火云丽空，蛮烟覆地。水不波而自涌，风徐至而如薰，解愠无琴，驱愁有管。何术排遣？自嘲以诗。亥初，抵新嘉坡，待潮不能进口。披衣起视远灯排列，灿如明星，夜气阴沉，钩月未上。

二十四日，黎明舟进港口，自香港至此水程约四千三百余里。早餐毕，偕眉叔登陆，卸装客邸。出访中国领事署理者为苏姓，衙署猥狭，与华人市铺杂处，门扃不启，问之，盖苏家居时未至也。归发公事函件。申刻，眉叔谒英国代理抚军士米德回，因与出游。怒马一鞭，绿阴十里，街道平广，林木蓊森，厦屋嵯峨，人烟稠密，倚山抱海，巨舰连樯，虽精洁不及沪上，而景趣疏散则似过之，洵南洋一大埠也。至物产之丰庶，地势之展舒，则又过香港远甚。侨寓华民闻约十万余，坐于斯老于斯，诡异侏离，半成异族。土

人种类不一，率皆面目黝黑，男则上衣下幔，首帽如低桶，女则衣幔，外复加一长衫，色喜深红及彩绘者，不裤不履，以首戴物，无假手扶。有披发者，有薙发而不辫者，有翦发如西俗者。大抵白帽者为回种，虬发而耳金环者为印度种，桶帽而披红衣者为西藏种，又有马兰种，服奇状诡，难以枚举。眉叔谓日人出自马兰，观其不裤不履，殆颇类之，其说或近似。多以白土涂额为美观者，郢人垩鼻无乃类是，惜无成军之斤以削之耳。回车大雨以风，登寓楼望而眺海，胸怀为开。英兵戍此者三千人。岁征税约百万余。地出狙猴鹦鹉，又产木林箐弥望果，多橙柚、柠檬、波罗蜜、椰林、槟榔、橘柚，水蕉高数丈，多榕树，盘根十围，垂阴覆亩。惟肿拥卷曲不中绳墨，工师置焉，庄叟谓物无所用者亦无所害，不诚然与？晚作书，录前诗邮寄紫诠。

二十五日，新嘉坡寓中。晴。早餐后封发公事函件。苏领事溎清来访，拨冗接谈。苏约晚间饮胡璇泽花园，诺之。午后小眠，醒偕眉叔乘车出过汇丰银行买票，顺道过苏领事，少谈，已与眉叔驱车往游英国公园，寥廓无可观，惟长池通舫，高树摩云，蓄鸟数笼，鸳鸾、孔雀外亦无异禽。出园迂道访汇丰银行主，主人适归，相留晚餐，以有约辞，小坐，观其夫妇为打毬之戏，寻别去赴胡园。车驰碧树中迢迢十许里乃至，园址颇广，楼阁焕丽，惟门阀列陶器二金鱼及彩绘双狮，俗劣无赖。楼中悬扁对无隙地，率谀词鲜一韵语，至比之于异国王侯，亦何可哂。余耳胡名已非一日，乃未能于生前接其謦欬，而尽于身后人其室观其所布置如此然，亦可以见一斑矣。是日苏君为盛设，同席苏君族弟现办文案、张姓翻译、余君某船政局差购木料者也。向询召民星使年伯状，知足疾愈，欣慰。宴罢驱车回寓，偕眉叔登楼纳凉，夜深乃寝。

二十六日，寓中，晴。检点行装，早餐毕赴苏君处辞行，遂由是登舟。舟属怡和，窄小异常。未刻开行，离埠复折而西北指，盖行经新嘉坡西界及苏门答腊马之海峡中也。晚立舵楼闲眺，见北斗在水，南箕高张，风浪甚静，虽小舟未觉摇荡。舟中有马兰人携猴雏甚多，小仅如拳，即新嘉坡产。归途购数头，置之书案使吞墨汁，殊不恶也。（同上书，5 页下—6 页上）

（八月）十三日，夜抵新嘉坡，自锡兰至此计水程约五千七百里。

十四日，晨起，急偕眉叔登岸。时已中秋，天气炎熇，无异夏伏。絺衣挥扇，汗雨不干，盖地处极南，距赤道仅一度二十分，故炎威特甚也。寻访中华领事署，则实授领事左君秉隆已至，左字子卿，旗籍驻防广东。习谙洋文洋语，年少俊爽，故特膺曾侯之选来驻斯土。眉叔与有旧，相见甚欢，坚

留作尽日谈，徐出曾侯赠行诗箑见示，余欲和之，而饥肠饬辘，构思不属，遂止。午后同乘马车出游，过余氏园亭，闽人之巨富者也，竹木水石极佳，惜布置多俗致。主人他出，啜茗而去。更至一大泽，周约五六里，平波耀绿，水净沙澄，盖本山泉水所汇之处，西人益深广之以储清水，备通埠食用之需，故不许游钓于其中也。坐憩良久而返，左君盛设晚膳，出广东酒，作紫色，香味甘洌，为之畅饮几醉，乃罢。席散纳凉于露台，天气阴晦，月轮匿彩，西北流电送紫，大雨将至，乃辞左君回舟。左君殷殷不忍别，坚送余等至船始返。

十五日，余体中不适，寒热大作，盖昨午伏热，晚又过饮，以至猝发。清晨左君复登舟来送；余强起应之，然头涔面热，几不自持。有顷左去，启轮。(同上书，16页下—17页上)

二十七、郑官应《南游日记》

光绪十年甲申

(五月)二十六日，申刻，大雨。

午正，抵新加坡登岸。入招商局，晤总办陈呅音（名金钟伊，祖福建漳州人，居此地三世，现为暹罗领事)。叙寒暄毕，余以来意告呅音，怃然。曰："越南亡矣，中国败矣，和议成矣，吾何知焉，吾何知焉？"余曰："君不必为是悻悻之言也，君虽为暹罗之官，实中国之人也。中国受辱于西人，平心论之，君独不受辱乎？官应破浪乘风，不远万里而来，以为君识大体，力任时艰，今法人逞其强悍，据安南，灭金边；英人肆其阴鸷，踞印度，夺缅甸，并侵海疆南洋各岛，此皆假通商传教为名，实则心怀叵测。越南已受其愚，须早合从以御暴，若暹罗犹迟疑瞻顾，不联缅甸以事中国，将来必蹈越南覆辙，不为英乱，定为法灭。况中国现已励精图治，数年来练水师，制铁舰，王师英武，何难远近交攻，四讨不庭。且计暹罗之罪有三：暹本中国藩属，多年不贡，其罪一；别国之人在暹不收身税，专收华商之税，其罪二；昔年暹王郑昭，系中国人，已受中国敕封，今暹王之祖，系其相臣，郑王误服蛊毒，不能保护，反弑以自立，其罪三。似此藐视中国，现宜兴师问罪，按照公法，有谁敢保护乎？君既食其禄，而不分其忧，乃如是悻悻以拒人哉？且君不有函以相召乎？曾几何时，而前言之顿弃也。"呅音见余色厉，乃改容谢曰："吾不知尊中国也，但恨君民之气不达耳，富强之策不兴耳，如必欲图

之，则吾有术也。然必蓄三年之艾，而后可起沉疴，且必有破格之酬，而后可共大事。”余曰：“其术若何?”曰：“即与暹罗通商，而已诚能通商，则奇谋秘计可得而措矣。”余曰：“愿闻其详。”因屏左右，属耳约数百言，余心乃沛然莫御矣。余曰：“然则余其暹罗一行乎?”曰：“可，但不可以是告暹王也。告则吾计破矣。明日有轮可即行乎?”余曰：“君速具书，为官应先达来意，余即往矣。”呟音即援笔草奏一通，余亦料理行装，嘱宇弥将一切情形禀达宫保。子正就寝，汗出不息。

二十七日，午间，大雨。

晨起封发各处信函，检点旧稿，属宇弥校订缮写一帙，寄呈新莅粤督张香帅，满腔心事，尽在数稿中。清检礼物，致送暹罗君臣。未正登舟，舟名希翘巴，系英商蓝烟通公司船，专载货物往来孟角、新加坡两埠，其制小，益时一半。该公司共有轮船四十余号，来往中西各埠，获利甚厚云。戌初启轮，傍斜仔六坤而进。

二十八日。

横风大作，舟极震撼，寝馈不安。有同舟德人布郎同曰：“贵国鸦片，每箱捐税若干?”余曰：“每箱不过数十两。”布曰：“西洋鸦片税则，最重每箱捐至千余元。西贡月销六十四箱，月征膏银十万元。新加坡月销五十二箱，征银八万元，较之贵国所征约加十倍。查印度所出鸦片，由官收卖，凡民欲种莺粟者，报官丈地，由官发本辟种，一俟收成，尽数缴官，官为扣除领本，并征税额，余则悉归种户，旋将莺粟发官厂制成鸦片，运口拍卖，每以五箱一拍，书价最昂者得，一时之久可拍卖五千箱，诚关印度度支巨款。然欲禁鸦片来华，似非彼此推诚，筹办归官收卖，每岁递减不可。欲禁吸食者，必须请朝廷颁示天下；已吸者宽以年限，如逾限尚吸者，则视为下人，不在衣冠之列，或冀畏而不吸也。”余曰：“论予旧作易言，已详及之，无如当道不能认真严办耳。”

（闰五月）十二日

……暹罗在越南之西，向为中国藩属。与缅甸接界。数十年前，国本贫弱，较诸越南尤甚。自泰西通商中国之后，复在东路南洋各岛渐次开辟，暹王急与各国订约通商，又遣使臣往泰西修聘，欲联邦交，借为援繫。今王尤笃好西法，亲驾兵船巡视南洋、叻屿、东印度诸处以扩识见……（51 页）

暹罗南洋中所属之部，直接新加坡，其部名有甲力、有六坤。法人前与

暹约从甲力开通土腰，以便轮船驶行西贡。近又改议，以甲力、土腰太宽，必多经费，不如六坤地形仄狭，易于开通。暹罗又允其议，但不知何时兴工。果尔，则法往来西贡东京，较由新加坡又近四五日路程，此虽不及苏彝士河擅地中海红海之要，而南洋有埠，不买英煤，其利益正复不少矣。(53—54 页)

十六日

酉初，抵石叻，开闻法事又将决裂，借端要挟，果能如愿，当出其不意，毁其老巢，使无驻足也。复将所虑，开仗愚见，具一节略，寄禀宫保采择。一、各处绅商，怨恨神甫、牧师、教民久矣。此时与法开仗，尤恐教民倚势作奸，绅民不辨何教认属，人人尽拘而杀之，则传教之国，如英、德、美必与中国理论，谓中国不能保护，彼借口调兵保护为名，踞我内地，侵我利权，以为索赔地步。各省督抚，宜通饬地方官，照会各国公使领事，传谕各国神甫、牧师等，即日一律同居租界，各国洋商，亦不得任意游行，诚恐内地绅民怨恨法人，不辨何国之人，诛杀无辜，如违，被杀不究，勿谓言之不先也。一、中国与法开仗，各国商务未便停止，则各国轮船仍然往来直、奉、江、浙、闽、粤各处口岸，深入内港，法船见其有瑕可蹈，或于早晚张别国旗帜，俟飞过炮台，即易本旗以掩人耳目，或于黑夜偃灯下旗，鼓轮前进，外无铁舰拦截，内无电灯远照，不辨真伪，未敢轰击，即使放一空炮止之，彼已潜越炮台之后，内外夹攻，势难立足，是我之所以制敌者，反为敌所制矣。今亟宜照会各国往来船只，止准停泊海口，或设栈驳运，客货或用华船过载，不得闯入内河，误受水雷火炮之击。一、法船来自西贡，所带煤炭、粮食不多，势必随时采办，如我省禁令森严，奸商未敢贩卖，彼必往香港、澳门、新加坡、槟榔屿、麻六甲、小吕宋、日本等处置办。闻香港、澳门、日本均有法船招人当兵，运子药、粮食等事。今总署亟宜关照各国，饬谕商民，毋得私相接济，故违公法，免事后移文责难，致伤国体。一、华商所设各处旱电报之处，宜归华官办理，不准传递商报，泄漏军情，如上海吴淞福州英丹电线公司可照公法，委通晓中外文字可靠之员，常川在报房掌管，凡有往来之报，必须看过，如无碍军情，方准传递。

二十二日

卯正，抵槟榔屿，许心美、胡紫珊以小舟来迎。登岸，寓中国招商局(即开源栈，系胡紫珊管理)，略为料理，拟往小叭喇访富商郑嗣文。是晚，即坐太平船前去。

二十三日

辰刻，抵叭喇，登岸寓嗣文宅，午后邀往游锡矿一游。厂约五千人，悉以机器吸水，工人掘土，一二丈始见沙石，锡质即杂其中，取沙倾入水沟，用锄淘汰，沙随流水漾去，锡质尽沉于底，将锡质入火炉熔炼成条，于是有锡可售矣。郑云："叭喇本巫来由属地，因华人到此开矿，为水界互相争斗，土酋无力压伏，驻石叻之英督说曰：'我子民在叭喇不相安，理应设官治理。'遂设官于此，自是叭喇归英属，不归巫来由矣。"

二十六日

拟即返新加坡，是日无轮船开行，改订明晨。承各友再三挽留，余以军务倥偬，非吾人流连之日。又拟往西贡一行，深恐法人禁止上岸，即以询之张沃生。

二十七日

早起，郑嗣文偕胡紫珊驾车邀游片时，至其公馆，具酒以待，饮后即行登舟。郑嗣文、许心美、刘世钰、陈荔琴均送至舟中，须臾别去。午刻，启轮，未刻出口，引水过船去。

二十八日

早膳，同舟者排坐，互相问答，均属英籍华商。余此来欲劝南洋华商，急公好义，出奇制胜，无如富者皆入英籍数世，不思故乡，间有心者无力，有力者无心，未能遂我志愿，帚（扫）此妖氛，愤懑无已。未刻，舟泊麻六甲，登岸一游该埠，出西米，多华商，家居有城址一所，询系荷兰所建。盖麻六甲本荷兰所属，因该地与孟加拉相通，英吉利羡之，以亚齐一岛相换，故此岛今已属英云。

二十九日

辰刻，抵新加坡，属宇弥书信四通：一致心美问所商之事；一致嗣文道谢程仪；一致荔琴问沃生回电如何；一致暹罗亲王利云王沙，询其能否相助剿法。晚间与宇弥商往西贡、金边等事。

（六月）初一日

决计往西贡一行，买定法公司船票，船名米江，午刻登舟，酉初启行。阅《叻报》所论法事，辄深感慨。当考法兰西本古奥卢地，民有三种，曰伊伯尔、曰塞耳通达、曰白耳时，皆北狄野蛮之部居多。自克鲁米以权诈创业，中易姓六七君，或君主，或民主，或君民共主，各奉共党，自相拥立，政亦屡改……

十三日，晴，申刻，微雨。

晨兴谓宇弥曰："此去新加坡不远，吾侪当可免祸，君且出舱面呼吸凉风，宣达清气。午正抵坡，仍寓招商局，与金钟细谈。金钟曰如此如此，可以设施。余即以电音禀宫保，电费虽昂，而神速无比，军务倥偬之时，万勿能废此也。"

十四日

早膳后同金钟评论时事。金曰："中国如欲整顿边防，缅甸、暹罗二者不可偏废。缅君无道，杀戮兄弟，前王子奔入印度，英人畜之，将欲效秦伯纳公子重耳故事，则缅全国皆归英辖矣。缅君深患之，近已召法人立约通商，借以牵制英人，而条约所立，法人拟由河内开铁路直走阿瓦都城。夫一英在缅甸，已不支，再加之以法，缅之亡在旦夕矣。缅亡则中国云南恐不可收拾矣。君为中国官，当熟筹而深计也。"金钟此论，虽为中国计，亦为暹罗计，缅亡而暹亦亡。惟中国不及早绸缪，而滇粤亦危矣。午刻出拜领事左子兴，谈顷即邀出游，观英炮台一周，真有形势天然之概。大炮约三十余尊，分列两层，上层子可击五十里，下层子可击二十余里。台中穴土为房，以储火药，门户洞开，兵士皆可由地中往来。台中竖空心铁桅，高七八丈，以为升旗之用。桅内有铁梯，梯尽处四围环以铁网，名曰望楼，置上等千里镜，时常以兵士瞭望各国往来船帜，百里之外，一览而知，故某国之船未至，而某国之旗已高竖矣。若骤以兵舶乘之，亦无能逃其远鉴。舟未抵岸，而炮已碎其舟矣。西人之扼要守险，吾中华固未能及之者。子兴又言："新加坡新开山、开垦荒土者，悉皆华人，太半被骗而来，俗谓之猪仔，佣工之苦，惨不忍言。每早卯正起，至戌初止，不得稍有休息。或有违者，监工人见之即杖以木棍，每年毙棍下者，殆近千人。吾痛恶之。前年初到时，接有此案，即为行文柔佛斯旦（巫来由人谓其王曰斯旦）、英波利士（波利士犹中国之州县），请其惩办，而二处率以含糊了之，以故杖者自杖也，毙者自毙也。吾心恻恻而莫可如何。"余曰："吾华设立领事，按照和约，凡属华事，自归华官办理，何为展转移文，以资轇轕？"曰："领事之设，约有三等：上者有独断之权，人不得而问焉；中者有会审之权，人不得而欺焉；下者不过遇事调和而已。吾华领事则遇事调和者，人许我听之，不许我亦听之，无独断会审之权，是以莫可如何。当日订约之时，秉政诸公，竟未顾念及此，使小子适逢其厄，不得援手，斯民予怀，甚为负疚。"余曰："君既有此隐恨，何以不达之劼侯？"曰："某前曾具禀，谓不更约不能行。惟查此单之来由，皆由厦门汕头香港贩

载而来。君为粤东人，又办粤东防务，何不面陈地方官，榜示通衢，告以猪仔之苦，毋得妄听人言，以遭拐骗？贩猪仔者许人告讦，严密查拿，似可稍绝来源。”余曰：“昔年已将猪仔拐贩情形沥陈当道，请为严禁，不意此风仍未绝也。余手中无权，何能禁止？意所欲为者，不止此一事也。”相与感叹而别。

十五日

陈仲哲备马车邀游柔佛。骏马双驰，雕轮四转，两点钟已抵柔佛境。中阻小江，适万恒成先以小艇相待，渡后即入恒成小息。柔佛酋前年道经上海时，余曾设宴款洽，今来其部，礼当修谒。使人探之，则已出游他处矣。遂留荔枝二桶，候函一通，托恒成代为致意。绕山一观，归来已暮。忽西南递来电音云：法人已调集水师，限中国二十四点钟定议，否则即行攻犯福州。余闻之刻不安怀。窃恐法人如此猖逆，倘不与战，何以立国？然默度吾华水师战舰，难以对敌，倘有疏虞，而要挟更无穷矣。可若何顾后瞻前，终宵不寐，只得归去，再作良图也。

查新加坡一岛，周方约一百七十华里，本巫来由斯旦柔佛所辖。道光间，有英官男爵者，航海东来，道经此岛，见山川秀茂，系泰西轮船往来必经之地，形胜可守，甚欲得之，故向斯旦租地，岁纳饷银，设官治事。斯旦亡，徙其酋于内地，自此不纳租，极意经营，招徕闽粤人，辟荒锄秽，修平道路，疏浚内江，轮舶马车，四通八达，中西商贾云集于此，三十年来已成海外一大部落。聚居华民，合坡埠山内计约二十三四万人，福建籍居十之七，广东籍居十之三。商贾家资上者二三百万，中者五六十万，下者亦数万。而发逆余党，联盟拜会者亦有数万人；有犯法者，英官拘其会首究之；赤贫无依者，悉入内山开垦。华民之外，有土人，有西洋各国人，有暹罗、缅甸人，要皆不及华人之众。土人名巫来由（一名牧拉由），浑身黧黑，自顶至踵，无半寸白肤。男女皆裸体赤脚，腰间围以花布，名曰水幔帷维。男子剃发，多光头，或裹以红白巾；女子披发或蓬首，或挽髻维。吉宁女子鼻梁穿孔，系以铜环，两耳亦穿三四孔，饰以金银钿花。华民贫者，亦多纳土女为室，中国礼教，不可得而闻焉。游玩之所，有博物院，有公家花园，有自来水井，宏富美丽，珍奇异巧，莫不各炫其长。其富商自造园亭，若兰生园、恒春园，其结构之工，亦与公家相敌，而其所列之物，间有胜于公家者。园中所植之果，若绿铃、山枣、波罗，皆甘酸而味美，内地橙梨，无以过之。英国所设，有总督、臬司、知县、兵官各署，有英兵、土兵，各房炮台三，升旗桅二。全坡守兵

八百名。自英辟土以来，从无匹夫揭竿为乱者，盖其法制禁令，有足以慑服之矣。驻坡领事，凡十五国，署前各竖国帜，华则龙旗招展，黄色飞扬，华民深羡之。土产燕窝、海参、降香、胡椒、绀蜜，若金锡亦间有之。进口货税，以鸦片、洋酒为大宗，每岁额征银一百二十四万元，全坡制用，胥恃乎此。该坡天气四时炎热，去赤道北仅一度二十分（合华里三百零四里），故终年无寒凉之时，着衣不过单夹而已。地虽炎燠，而三四日必沛以甘雨，故树木阴森，花果繁郁，四季不凋，华人称为海外乐土，良不诬也。

柔佛酋本巫来由种类，始居新加坡。道光间，英吉利夺据新加坡，遂率众渡江而北，都于江边，去坡约六十里，名为新山。其地方约三四百里，计有小港七十八处，时有浅水轮船往来，贩运货物。该处土产以绀蜜、胡椒为大宗。山内辟荒者多粤东人，其数不下十万，土人不过几千而已。其酋新所入税款，烟酒约五十万元，椒蜜约十二万元，合诸杂税共有百万元。兵刑不设，官职不修，每岁享此巨款，任意遨游，不谓海外竟有无事之君也。

十六日，酉刻，大雨。

晨起嘱友觅船回粤，致函金钟，邀其同往。金钟覆云：中法既已开仗，暹罗通商之事，南北洋大臣必无暇谋。及俟两国和议成后，再行来华。至相商之事，君以诚心相委，自必以诚心相报，余深感之。惟十三日电报，宫保拟邀金钟同来，今既从缓图，恐劳宫保悬望。又前电传之，意语未详悉，不得不再禀报，使宫保早为筹防，因又以二十三字，由电局飞达粤省，适仲哲来告，现有英公司船过本坡，专往香港，可速整束行李。余心绪茫茫，百端交集，各友处均不辞行。申刻径行登舟，酉刻启轮。

二十八、蔡钧《出洋琐记》

光绪十年甲申

三月初一日，舟行倍捷，机鸣甚厉，询诸舟人，曰期以明日下午必抵新嘉坡。初二日，遥见山地一片，林树丛杂，乃马来所居处也。午正，已见新嘉坡岛。申正，入口泊舟，自锡兰至此计五千七百里，行五昼夜二时。其地为英国属土。酉初，偕刘观察登陆，乘车至领事署，访左子兴司马，询以北宁事，均无确音。清谈既久，司马邀往观剧，优人皆粤产。热甚不能久坐，仍回署中，借宿焉。初三日，辰正，左司马以马车来偕游恒心园，陈氏之别

墅也。外则洋式，而其中屋宇皆华制，鸟革翚飞，异常焕丽。园主人甚豪爽，惜已逝世，没时执绋送葬者不下二万余人，皆经其提携蒙恩而受惠者也。今其子亦极慷慨，昔日家赀数百万，今则止六七十万而已。所有华人约十万，闽人居七，粤人居三。殷实富盛之家，如潮人陈姓黄姓，闽人佘姓，皆拥赀三四百万，席丰履厚，他处所未有也。所产甘蔗、黑白胡椒为大宗。出园游览各处，所见贸易于市廛负贩于道路者，皆中土人。街衢整洁，房屋华盛远逊香港，惟多平壤，一望延袤，或有计之者，纵约三十八里，横约七十里。乡间耕植者亦皆中土人也。风俗习尚，仿佛如粤东。天气四时皆热，早晚如中土夏初，正午直若中土三伏。佣工者得单衣一袭可供一年之用，故喜于此处旅居也。游兴既尽，遂回署。途中所见夏屋渠渠，书大夫第朝议第者，则陈黄两家之居宅也。虽远隔数万里之外，旅居百十年之远，而仍复奉正朔遵服制，不忘官阀之荣，皇灵之震叠不既远矣哉。回署后，左司马出感怀诗见示，缠绵跌宕，情韵斐然。司马既精英文，而汉文又如此卓超，殊令人钦羡无已。年初，司马特设盛筵，悉以华法烹煮，久不尝此味，觉食指为之大动。未正，回舟，司马亦偕行远送焉，殊可感也。（同上书，440 页下—441 页上）

二十九、邹代钧《西征纪程》

光绪十二年丙戌

（二月）二十四日，壬午。船向西南行，入新嘉坡海夹（峡），即海录所谓白石口；口门广约四十里，北岸为罗马尼亚觜，柔佛之东南境也，南岸为本定岛，岛东西八十余里，南北七千余里，而阙其西南隅为海湾，甚便停泊，有市埠曰里俄，亦商务繁盛之区。又西行过柔佛河口之南，巴丹岛之北。柔佛河北出柔佛国内地之琛门冬山，南流至新嘉坡岛之东北入海，口内水深至三十尺。巴丹岛在本定岛之西，广狭约方四十里。又西北行至新嘉坡埠，泊焉。自昨午至此行二百三十六海里。马来隅与苏门答剌岛间海夹（即新嘉坡海夹），其东南口（即白石口）群岛丛列，而以本定、巴甘二岛为大。二岛间曰里俄海夹，盖东南达里俄埠者。巴甘西南为布林岛，其间曰狭海夹。布林西南为占波尔岛，其间曰占波尔海夹。占波尔西为苏齐岛，其间曰苏齐海夹。苏齐西南为谋罗岛，其间曰谋罗海夹。谋罗西为萨邦岛，其间曰都林海夹。萨邦西为苏门答剌岛岸，其间为浅沙，巨舰不能通行。诸海夹以里俄、都林为最广；里俄约广十六七里，都林约广二十五六里。凡此均由新嘉坡南达苏

门答刺东海之路，诸岛外小岛尚多，以琐屑不详纪。诸岛均属荷兰，隶于苏门答剌长官。新嘉坡旧本柔佛国南海中小岛，柔佛仅见于明史，盖亦占顿逊之地。颜斯综《南洋蠡测》云：新嘉坡有华人坟墓碑载梁朝年号及宋代淳熙，是华人之旅居此者实始六朝。嘉庆二十四年，英吉利人以新嘉坡为南洋西北门户，因人赀于柔佛以购之，立廛肆、开船埠、减货税，以招商旅，西南两洋之估船麇集，渐成阛阓。然其时仅为印度通南洋必由之路，泰西船东来者，率绕道于阿非利加州之好望角，经印度洋之南，入苏门答剌岛与噶留巴岛间之巽他夹（《唐书·地理志·海道》所谓海硖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即指此夹）。即分诣各处，不必尽至新嘉坡也。自同治中法兰西人沟通红海、地中海之水道，于是泰西商船多北由新嘉坡，不复迂道于巽他夹，而新嘉坡之垄断，遂为西南洋第一。岛东西七十二里，南北四十里，为方里者二千三百又七，东西南三面环海，东北隅对柔佛河入海之口，口门有三小岛东西列。自口门之西有港，绕新嘉坡岛北，西北去复转而西南至岛西达海，名曰老港，广约三四里，水深能行巨舰，所以隔岛与柔佛大地相绝也。柔佛王所居南临老港，英吉利廛肆在岛之南稍东临海，街衢绵亘，自东北至西南约七八里。以廛肆为定处，在赤道北一度十八分，京师偏西十二度三十四分。气候暑甚，而茂林罨霭，海风荡漾，尚不至蕴隆。民口十五万，华人约十万为最多，马来隅种人二万余，印的亚种人一万余，欧罗巴人仅二三千；印的亚种人，土人也，其状貌知识略同马来隅种。英吉利置长官驻此，兼辖满剌加、槟榔屿，守兵不满千，有兵官统之，又置刑官。光绪十年，三处进口货值英金二百六十三万二千八百七十二镑，出口货值英金四百六十一万二千四百一十四镑。华人居此者，闽籍居其七，粤籍居其三，多拥厚赀为富贾，置业传子孙，英人岁税之，其衣冠语言礼仪风俗尚守华制，惜文教未兴，子弟之聪俊者皆入西塾通西文，圣经贤传竟不与目。光绪三年，吾华置领事官治华商事，遥隶于驻英使者，而华领事之权未能牟于他国领事，以他国领事实兼满剌加、槟榔屿两埠事，华领事则仅及新嘉坡本埠，且多窒碍。盖华民既多，英人忌华官号令之，故每多阻挠。窃谓权之有无，领事官势难与争，若纠集吾民之富者，谕以大义，劝之出赀以广义学，置经史有用书，延名师教子弟，使明圣贤大道及古今利病，然后分别性情所近，遣就西学以取西人之长，领事官岁时课其勤惰艺学，果精进或博通时务学有专门者，均请于上官予以出身，迨人才既众，则尺寸之地虽为英据，而庶富且教之民皆吾有也。自强之基胥在于是，何暇与争区区之权哉？且教学之事必不至启英人之疑，

要在有心者为之也。旋登岸往游胡氏英园，园为胡植所辟，广方数里，亭榭树木均精雅，奇禽异兽，琼花瑶草，多生平所未睹。胡植，广东人，本富商，吾华初置领事官，即以植充之。植死，始易今领事左秉隆也。游览未遍，以解缆在即，遂疾驰归船。道旁多槟榔、椰树，槟榔树高五六丈，直干无旁枝，叶附干生，大如扇，其实作房，从心中出一房，数百，实如鸡子，有壳，肉满壳中，色正白，土人咀之，口流赤沫如血。椰树高数丈，亦无枝条，叶在其末，如束蒲，实如瓠，系树头，如挂物也，外皮如胡桃，核里有肤，肤理坚密，白如雪，厚半寸，嚼之味略似胡桃，肤中裹汁升余，清如水，甘美如荸荠，饮之愈渴，名为椰浆。取肤与汁，使尽外皮如匏中作饮器。《吴都赋》谓：槟榔无柯，椰叶无阴。信然。俄见群儿乘刳木小舟环轮船仰呼，若有所求者，舟人以小银钱掷水中，群儿随钱入水，取钱出无或遗。苏长公赠吴彦律序云：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洋，十五而能没矣。今群儿玩水若鱼龟，殆所谓“没人”者欤？晚钟五下，舟发新嘉坡，展轮向南行。（第十一帙第六册，缺页数）

三十、潘飞声《西海纪行卷》

光绪十三年丁亥

（七月）十九日，寅刻，泊新嘉坡。序东将别，复邀余同竹君登岸，坐马车往游其族人豆蔻园。一路树耸遥青，山皴浅绛，园亭敞朗，花木幽深。斌友松郎中（斌椿）、郭筠仙中丞（嵩焘）皆有留题，主人（一名昌亭，一名绮山）出酒饮，客为书楹联云：四时共醉荷筒酒，一雨遥闻豆蔻香。（园四时皆莲，有花小而叶如芋者，有花大而叶数尺者。）日晡，序东偕其从兄弟三四辈送回轮舟，临别凄恋不可言状。余自香港登船与序东、竹君相遇，又有商人吴理卿赠陈酿作华馔，日夕谈笑，不知航海之苦，今序东、理卿别去，舟中相对只竹君一人，而余身自此域外矣。（同上，1页上）

三十一、潘飞声《天外归槎录》

光绪十六年庚寅

（七月）二十五日……余计由亚洲以趋大西洋，沿海埔头俱为英所占据，自香港而外，曰新嘉坡，曰槟榔屿，曰锡兰，曰亚丁，曰马尔他，曰直布陀

罗，皆建炮台，屯重兵，储煤蓄粮，为东来之逆旅，其富强甲于欧洲各国有由来也噫！（《再补编》第十一册，2页下）

（八月）十四日，将抵新嘉坡，岛屿起伏海面者不可纪数。新嘉坡口外两山高峙，中辟海门，真可扼守形险者。南洋一水汪洋，其中大岛数十小岛数百，即除澳大利亚广阔自为一洲外，如婆罗洲、苏门答腊、噶罗巴以及新嘉坡、麻六甲各部，使能联络为一大国，何难拒绝欧罗守此天堑。近时西班牙、荷兰已衰弱，为土酋所逐，而英吉利则假恩恤以笼络其土人，高掌远蹠，几欲席卷无遗，天道好还，其能久恃耶？吾恐百年后必有虬髯者崛起于其间也。是夜因待带水至，故子刻始泊舟。余偕竹君、君迪登岸饮于酒楼，有校书名阿喜邀归其家，相与酣饮达旦。

十五日，余送竹君、君迪回船，再登岸至南生店，适胡叙东（佩义）由日本来，一见诧奇缘。其族昆弟子铭、子承款接殷勤，招至豆蔻园饭酌，荷花烟水犹是昔年情景，不禁流连久之。叙东谈及中国兵船游历来南洋，此间华人乍睹大为忻忭，余谓往岁在西洋，拙撰有请派兵轮分驻金山南洋等处保护华人议，所论旅居外洋华人必乐输经费一节，言之甚详，曾上之星使，颇蒙嘉许，他日必有采及刍荛者。惟专派人游历南洋各岛，察其人情风土，则无倡此议者，使余拥千金不难酬此愿，著书绘图或可补注〔汪〕大渊《岛夷志略》、杨炳南《海录》所未备也。叙东留余作中秋，余恐夜半开船因辞，酒后赋诗书叙东扇，即以志别。（同上，4页下）

三十二、洪勋《游历闻见总略》

光绪十四年戊子

夏四月，泰西水师会操于南洋之新嘉坡，俄军几驾英法之上……（《再补编》第十册，17页上）

中国自开海禁、立市埠以来，洋人得通商之实，华人仅通商之名。虽人与货互有往来，而洋人之来华者，上海一埠不过四千人，通计南北市埠不过二万人，其间殷富商人约五分之一，余俱南洋诸岛国人佣于商人为钞胥者也。以华人之往外者较之，其数之多何止百倍！东洋如日本各岛，南洋如新嘉坡、新金山、锡兰、吕宋、暹罗、越南等处，西洋如旧金山、檀香山、秘鲁、古巴等处，通计无虑数百万，然皆为辛苦工役，仅免冻馁，无有为商人者。即或贩中国之货物以往，亦仍售于寄居之华人，与洋人无涉焉。（17页下）

三十三、洪勋《游历闻见拾遗》

泰西以华人之业农工者，勤操作耐艰苦而尤廉于取偿也，乐用之。新嘉坡多粤人，附公司轮船还香港者常四五百人，开往数亦如之。近来外洋拐骗工役、贩卖人口之风已戢，而新嘉坡固有承揽华工之行家，凡各国于险恶之地，劳苦之役本籍人所不能任者，辄任之华人，需佣若干向行家议价立限招募。华人以工资稍胜归期可待，不惮远去；既去之后，其督责驱策能任与否不遑计矣。（1页下）

三十四、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

光绪十六年庚寅

（二月）初一日，晴，夜大雨。闻新嘉坡埃白金矿出金甚旺，曾以矿石三百五十顿炼之，得金八百七十两云。（因以每顿一千六百斤乘之，为五十六万斤，再以八百七十两折之，为矿石六百四十斤零得金一两，尚不如奉天之金矿、台湾之金沙也。）（26页下）

初七日　按婆罗洲正当赤道之中，与新加坡同纬线；其地极热，草木畅茂。凡极热之地，瘴气必多，故欧人至今始辟之，华人即趋之。

（四月）初七日，晴。暹罗素多金矿……又距曼谷（暹罗京城名）之东七十五英里名凯平者，亦为著名出金之处。今英国新加坡某公司于彼得一地有二百五十见方英里云。（《再补编》第十二册，36页上）

（八月）初四日，晴……俄太子亲带水师兵舰四艘由欧洲往新金山、新加坡、西贡以及中国各通商口岸云。（同上，49页下）

二十三日，雨。新嘉坡来电云：现尔埃白金矿以三百五十顿矿石化炀，获净金八百七十两。核之每顿计得金二两五钱云。（51页）

（九月）初一日　我国家自新加坡初设领事时，其议即以船牌之费为领事之费；及其既设，则又不然。朝廷重违其意，委曲从之，自此以后成为领事之费，由国筹之。……于是各处求设领事者，均作罢论矣。

光绪十七年辛卯

（正月）初七日，晴……同舟美人言欧洲之电线通至锡兰已增成双线，又自印度至中国、越南、新金山、小吕宋、新加坡修补电杆电线，以期一律整齐，共费银四百余万云。（同上，73 页下）

十三日，晴，此数日中波平似镜，舟行砥平。俄太子奉俄皇之命亲带兵舰四艘，由欧洲展轮游新金山新加坡西贡以至中国各通商口岸以广见识。冬初当可抵沪矣。（同上，74 页下）

（四月）初一日，元吉，晴……英人闻德人欲于槟榔屿之北，暹罗与巫来由之间，请暹罗给一地屯煤，谓缅甸与新加坡等处皆属英国。今德人所欲之地横亘在英国属地之中，英人当与彼处土人来往亲睦，以免他人鼾睡其间云云。（因按英国国都在中国之西北，而所辖槟榔屿、新加坡诸地在中国之南，前此侵犯中国其兵舰皆自南至者，时有接济水煤之地也。查新加坡各处中国人数倍于英人而皆为英人所制……）（同上，89 页上）

光绪十八年壬辰

（二月）廿一日：广东自铸银钱，近日流通渐广，有达至新加坡者，商民均以为便，入市日多，新加坡总督主例禁止，自本年始不准行。

三十五、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光绪十六年庚寅

（正月）二十二日记　丑正，到新嘉坡，停轮候潮；卯正，进口泊码头。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北京西十二度二十分。自昨日午正至此，行二百海里，距西贡六百三十七海里。领事官盐运使衔分省知府左秉隆子兴，率其侄随员即选知县左棠树南来谒，御亮纱袍挂纬帽领扇，据云终岁衣服如此。左君在此为领事九年，精明干练，熟谙洋语，与英官皆浃洽，办事颇称稳惬，盖领事中之出色者。巳初，以马车迎余及参随各员，登岸行四五里到领事府，宴叙。午正，余率领事及翻译那华祝往拜英巡抚施密司。未刻，施君带一武官来领事府答拜。施君在广东多年，熟悉中国之事，人亦练达，颇致殷勤，云须于出口时声炮相送，有顷辞去。英国官制：驻香港、新嘉坡等处者谓之“獬物纳”，犹中国巡抚也；驻印度者曰“獬物纳萃乃兰”，犹中国总督也。巡抚管理新嘉坡、槟榔屿、麻六甲全境；其下有按察司、辅政司管理民事；水

陆兵房二所，约有兵丁三千；有机器厂大小五所；书院三所，而中国亦有一所，曰萃英书院者，商人陈金钟所创也。设领事于此者凡十六国，中、法、荷、意、德、美、日本、西班牙八国系特派，俄、奥、比、葡、瑞典、挪威、巴西、暹罗八国系商人兼充。新嘉坡南北十四洋里，东西倍之，旧名息力，本柔佛国地。嘉庆二十三年，英以兵船夺据之，其王退居近岛；今国王颇有能名，通英、法语言文字，善于酬应，常游欧洲，广交英国名公巨卿及各国领事。所以英不废之，认为自主之国，然与他国交涉仍须听英之命。英人不税进出口货物以示招徕，由是商舶云集。十五六年前，华民居此者八九万，今则十五六万矣。此间人民最杂，约有十数种，如闽粤、琼州、嘉应州、印度暨噶罗巴所辖诸岛，如西里百、爪哇（今亦称爪华）、吉宁，言语格不相入。除华民外，巫来由族及印度人约有十万，英人三千。巫来由土著最旧，其人黧黑，蠢陋如鹿豕，男女同蓄发，赤足，腰短裈而被红袯，右鼻孔恒穿一铜环，耳轮则穿六七，负物皆以顶戴，无肩荷者，运重以双牛挽车。英人于山南山北皆设兵房炮台，因山叠垒，绝居形胜。今只抽洋药税、酒税，每月可得八十五万圆；贸易之盛，岁值至千余万圆。土产锡、铅、蔗糖、槟榔、胡椒、椰子、沙籐、紫菜、甘蜜（《瀛环志略》谓之甘沥，即槟榔膏用入药品）、犀角、象牙、降香、苏木、江珧柱、燕窝、翠羽、螺蚌文贝之属，不生五谷棉花，俱由他埠运来。地气极旺，最宜养生，为南洋群岛之冠。余偕子兴等往游胡家花园，前领事黄埔胡璇泽故园也。园中多蓄珍禽异物，郭侍郎《使西纪程》已略志之，故不复赘。新嘉坡、麻六甲、槟榔屿全境，英总名司曲来脱舍脱门此。司曲来脱译言海峡，舍脱门此译言埠也。各国领事皆兼三埠，中国则专司新嘉坡，事缘设领事之初，忘叙及两埠，然麻六甲、槟榔屿华人有事亦有来告领事者，但与英官辨论较多周折耳。此事当俟机会更正之。英巡抚近奉本国政府檄，以新嘉坡出款浮于入款，欲筹养兵之费，俾商民任四之三，本国任四之一。巡抚举华商之公正者为董事，福建五人，广州二人，潮州四人，琼州一人，欲令商办筹饷事，闻商民尚未允也。闽商候选道兼暹罗领事官陈金钟来谒。金钟字呟音，原籍海澄，居新嘉坡数世矣，以商致富数百万金，其祖若父并受暹罗显职。金钟颇疏财好义，即创萃英书院者也。丁丑晋赈捐银十余万，系丁雨生中丞派人来劝者；及左文襄公劝办海防，复捐万金。年六十余，有十子，尚中国衣冠，惟言语不通，须用人传话，自称不忘中国，日后有事极愿效力，余颇奖励之，以备他日之用。酉初一刻，启碇。炮台相距较远，遥望见冒白烟，风又不顺，谛听似有十数声。是日晴，

午后雨即止，寒暑表九十二度。（页数缺）

二十五日记 ……余与同人谈及昨所经之香港、新嘉坡等埠，五六十年前皆荒岛也，洋人借经营商务辟荒岛为巨埠，而英人尤擅能事，以英人于商务最精也。当缔造之初，必审其地为水陆要冲，又有泊船避风之澳，有险要可以扼守，有平地可以建屋，于是招致商民创辟市廛，未几而街衢、桥梁、阛阓、园林无不毕具，又未几而电线、铁路、炮台、船坞无不毕具，浸至商税之旺，民物之殷，辄与中国之上海、汉口相颉颃。……

二十七日记 晴，风小，舟平。丑正，过包恩得葛拉，印度之东南境也。卯初，舟右见来无灯塔灯，盖锡兰东南境，山峦起伏，障海而西。午正，抵锡兰岛之克伦伯。自昨午至此，行三百五十三海里；寒暑表八十七度。埠无码头，舣舟海中。锡兰一岛长二百五十英里，阔百五十英里，周围得二万五千方英里，人丁二百五十万，克伦伯其大埠也，距新嘉坡一千五百九十七海里。人丁二万有奇，种类约有六（按：应作“五”等）等：英吉利人、新格里人、印度人、新嘉坡人、荷兰人；惟新格里人最旧。昔有新格里王居开殿城，初为葡萄牙所吞并，继属荷兰。嘉庆元年，英又夺踞之，垦筑招徕，迄今克伦伯有炮台、兵房、教堂、书院、铁厂、医馆、监狱、关署、花园、博物院，铁路自山顶至开殿城之中间。自开殿至克伦伯埠南椰野止，计程二百英里，居民本崇佛教，近则天方、耶稣、天主各教皆有之。英、法、德、荷、奥、阿剌伯、巫来由各种人皆备，而印度人尤多，其人民粗陋与新嘉坡等。克伦伯海面宽阔，水势湍激，英人以西门土筑堤，约长一里，以障洪涛，始能泊舟，渡船抵岸，亦臻平稳。土产洋药为大宗，及宝石、象牙、玳瑁、加非、桂皮、柠檬、香蕉、波罗蜜、椰子油，出米亦多，近兼种茶，西北海湾麦那儿尤饶蜃蛤。英有官驻克伦伯，职视知府，其大酋驻开殿，即《使西纪程》所谓高诺者也。英人称其大酋曰“格浮男”，译之犹曰管理人，中外人称之总督，或曰巡抚；皆以意会之云尔，其香港、新嘉坡等处亦然。……

二十八日记 ……自过香港以后，历观西贡、新嘉坡、锡兰岛诸埠，虽经洋人垦辟经营，阛阓云连，瑰货山积，而其土民，皆形状丑陋，与鹿豕无异，仍有榛狉气象，即所见越南、缅甸之人及印度巫来由、阿剌伯各种之人，无不面目黝黑，短小粗蠢，以视中国人民之文秀，与欧洲各国人之白皙魁健者，相去奚啻霄壤。……

（二月）初八日记 ……偶与黄公度谈及美国限制华民之事，公度言前为旧金山领事时，查银行汇票总簿，华民每年汇洋银至广东者，多则一千五六

百万圆，少则一千余万圆，四年扯算每年洋银入中国者可一千二百万圆。然此仅就旧金山言之耳。他如古巴、秘鲁、西贡、新嘉坡及南洋诸巨岛，华民不下数十百万，其商佣所得之银输回中华者，奚啻数倍于是。盖近年通商以出入货相准，华银每岁流出外洋者约二千余万两，惟出洋华民商佣所得以之相抵，尚觉有赢无绌。近闻新金山有华民四五万，英人援英国之例，亦有限制苛待之意。此事终恐棘手，必不得已，只可另筹抵制之法。

（四月）初七日记　自中国航海至欧洲，凡海口紧要之地，若香港、新嘉坡、锡兰、亚丁等岛，无不为英人所扼据，盖英人以通商为性命，而又善审地势，有水师以为之先道，数十年间濒海要害之区，几无不入其囊括者。……

（六月）十一日记　前闻英人与美人拟合制气船，可从空中来往。兹阅《新报》称该公司会议数日，须凑集资本英金二万镑，兴工制造该船，但用两人驾驶，其底与洋船一式，船身用矾石之类，质虽轻而坚韧，价又便宜者。船旁张两翼如气球伞，以防不测；翼角有叶如火船上之车叶，可升可降；船头有拨，以主进退；船尾有舵，以主前后；另有小舵一具，可左可右。坐人房舱前有空地，为引路人坐处，有轨置弹弓打电，气船上舵及拨，俱用电气行使，脱有不测，立即拆散舵，还舵拨，还拨敛翼，如气球伞下坠，并无窒碍；即使坠落洋海，亦可飘浮水面，如在陆地更为平稳。该船考究多年，因欲觅得矾石之类制练，始能成功，其第一诀窍在此。此外新式俱属轻巧，加以电气之力控御由人，第一号竣工之日，先须邀同友人试游，然后由太平洋面行五日可以周行天下。以后陆续制造，每六十日可成一号。《新报》之言如此。余谓此次气船公司，或集议而未必遽成，或勉造而尚难尽善，俱未可知。要之就此法而精思之，合群力而互营之，则奇肱氏之飞车，必有乘云御风之一日，其在百年或数百年之后乎！

二十二日记　查旧卷光绪十二年六月，准两广总督张芗帅咨开：南洋各埠华民商务情形，现经奏派记名总兵王荣和、内阁侍读候选知府余瓗前往小吕宋、苏禄衣、琅禄奈、新嘉坡、麻六甲、槟榔屿、仰江、卑力、新金山、雪梨、噶罗巴、泗里末、三宝陇、般乌、西贡等处访查体察，详细禀陈等因。兹将王、余两委员先后所禀闻见实情，摘录如下：新嘉坡铺户、房产、田园，足称饶富，除英官衙廨公产之外，华人实业八成，洋人不过二成。闽省漳、泉帮贸易甚大，粤省潮帮次之，广帮又次之。通埠华众有十五万人，近年英设华民政务司，专理出入华工事宜，定章尚称公允，而华人招工客馆作奸欺

骗之事尚难杜绝。由此西北至麻六甲，轮船十二点钟海程，又至槟榔屿，轮船三十六点钟海程，三埠相连，华人商业房产居多。槟榔屿繁盛足与新嘉坡相埒，麻六甲生意不多，不过商人住宅田园而已。十一年前附英之巫来由种，如石郎国之吉珑埠，卑力国之罅律埠，华工采锡矿者十余万，因其国王贪诈，屡启战争，被华众削平土地，英官入而伐之，拔山通道，保护华人，征收锡烟酒税，华工均利赖之。今吉珑、罅律等埠，商务亦与三埠相表里，至屿埠巨贾甚多，兼通仰江米货生意，就近各小埠物产，亦皆汇集于此，即坡埠市面亦听屿埠号商信息也。又罅律埠锡矿甚旺，开矿华人约有三万，而属粤人郑贵者三分之一。

二十三日记　仰光即仰江，亦谓之南缅甸。出口货物甚富，米为大宗，去年出口九万余吨，值价洋银四五百万元。每包纳税银一钱八分，纳十一包方足一吨，每吨税银二两零，此外玉石、棉花、柚木、牛皮类甚多，收税更重，田税亦重于新嘉坡等处。每年人项除本埠支用外，闻尚溢出金钱三十万镑，解送伦敦。此地一望平阳，可英里二百余至三百迈，现垦熟田未及三分之一，足称沃壤。英乘其无备而取之经营，三十五年竟灭缅甸。今驻英兵由华城至新街、密迩、腾越，大为近忧。仰光缅人尚守旧历朔望，颇宗唐风衣服，与中国无异。……

二十六日记　……南洋诸岛各埠林立，商务、工务均赖华人为骨干，合英、荷、日斯巴尼亚各属埠、暹罗埠所在华民，或经商，或佣工，或种植园圃，或开采锡矿，统计约有三百余万，而尤以新嘉坡、槟榔屿为要冲。其荷属苏门答腊之日里埠，每岁所到华工以八九千计，皆从英属埠华人“猪仔馆”分雇前往。“猪仔馆”之人半由拐卖；荷之园主虐待华工，往往终身为奴，非英属地华人雇用华工可比。园主弊端有四：一、违例虐殴；二、令工头纵赌，诱工人输银；三、纵赌为害，年年借欠，永无脱工之日；四、官定条例亦尚平允，园主不肯张挂。华工出口，每岁十余万人，由汕头来者十居七八，由厦门来者十居二三，而总会之区，实在香港。然关系南洋地方利源不浅，所以英人在新嘉坡特设护工司衙门，以卫护华工。

（七月）初四日记　柔佛一国，居麻剌甲之西南，与新嘉坡仅隔一水。由坡至佛仅两点钟，地颇寥阔，华民在彼贸易种植者十余万。

（八月）初六日记　英国海部兵船测量定章，自船主以及生徒，每日早五点钟起工，晚六点钟止工，凡距海岸三十里外者则驶大船，同行若近在二十里以内，只派小轮前往，或测远角，必开路刊林，或验潮汐，必历深树表，

或占日星，以定针度，或循沙脉，以探伏礁。每遇风急浪涌，不但保护仪器，恐稍遗失，亦必详志涨痕，以备比较。盖小轮时有掀翻，尤极艰险，晚间作为说帖，更费研求，全年甄别一次，或荐调，或留学，或撤退，示赏罚焉。北洋定远兵船大副陈恩焘，光绪十二年出洋，毅然请学海图，由英海部派上依纪理亚兵船学习，由地中海驶入印度海，测出前图未载礁石两处，又驶入亚洲南洋各岛，由噶罗巴测至太平洋，得一新岛，岛中无土番，无大兽，林木蓊翳，禽鸟喁伏，持械裹粮，随山刊木，因陟其巅，苦搜山泉不得，绕岛一周约二百里，行经马达加斯加尔岛，折而东循赤道南四十度，行至四十二度五十四分，伦敦东一百四十七度二十一分，始望见河北镇山，中国谓之新金山，《坤舆图》所称澳大里亚洲也。自新加坡开行至此凡历三十七昼夜，海程一万三千余里，不见一山，不遇一船，悉凭纬度，以定罗盘，凡遇狂风大雹十有二次。陈恩焘自用大索缚身桅柱间，随同船主占针揆度测海驶风，从容料量，不爽毫厘，蕆事而返。期满甄别出考给照，竟列上等，派赴海图房观刻图等法，学成回华。

十一日记　总理衙门五月十四日咨开：准北洋大臣咨：据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文称：去冬奉令巡洋，抵新嘉坡各岛，目击流寓华民交涉懋迁，尚称安谧。惟未设领事之处，多受洋人欺凌剥削，环求保护未便，壅不以闻。查新嘉坡附近英属各岛，曰槟榔屿、曰麻六甲、曰柔佛、曰芙蓉、曰石兰莪（即石郎国）、曰白蜡（即卑力国），华商亦颇繁多，新嘉坡领事既无兼管各埠明文，亦遂无遥制各埠权势。拟请以新嘉坡领事改为总领事，其余各岛设立副领事一员，即以华民公正殷实者摄之，统辖于总领事，每年经费若干由总领事查明撙节，议章禀办，仰祈咨商核办等因。本衙门查外洋各属境添设领事，均须先与彼国外部商定，核给准照，方能次第筹议，相应摘叙原文，咨行贵大臣酌度情形，试与英国外部商议，如能办到，实于华民有裨，须至咨者。

十二日记　余查中国从前与各国订立和约，但有彼在中国设领事之语，而无我在外洋设领事之文，盖因未悉洋情，受彼欺蒙。郭前大臣初设新嘉坡领事时，与英国外部文牍往来，互相辩诘，殆费周折。曾惠敏公拟设香港领事，行文数次英国外部，以咨商藩部为辞，藩部以官民不便为说，管秃唇焦，终无成议。余与参赞等筹商，以新嘉坡旁近各岛华民固须保护，而香港一区尤为中外往来咽喉，凡华洋各商货物均先至香港，然后转运各省，而交涉事务之紧要者：一曰逃犯、一曰走私、一曰海界。粤省每出巨案，派员至港，

只以未设领事，声气隔绝，动多扞格，所以粤东全省政务往往为香港一隅所牵掣。此处添设领事，万不可缓……

十三日记　马参赞呈送英文照会稿……其文曰：为照会事。照得华民寓居英属各地者极多，中英往来交情日加，友睦日增紧要，而中国领事官仍仅新嘉坡一处。本大臣欲告知贵爵部堂渐除此等立异之见，稍合各国亲睦之道，并体我中国朝廷惠顾寓居外国华民之意，本大臣是以奉总理衙门来文，属与贵爵部堂相商中国设领事官于英地之事。从前议设中国领事官于新嘉坡之时，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四月十六日，贵爵部堂致郭前大臣照会内曾云：中国与各国往来，系照特定和约之章，非遵各国通好之道，况中国尚未尽准洋人入内地各处，洋人商务亦未处处开办，是以不能援引别国之式，准派领事官分驻英国之地……

十六日记　……（马）清臣曰："新嘉坡领事左秉隆初到埠时，与英国官员不甚浃洽，今则熟习华洋情事，办理恰如分量，远近均无间言。若香港设中国领事官，当调左秉隆任之，开办一切，必可如法。"……

二十七日记　英属新嘉坡炮台因山建筑，有外斜坡以护垒墙避敌弹之击。垒墙与外斜坡皆用泥土，不用三合土，始可任击不坏，与中国沿海各炮台以三合土作太平面之墙显露于外者不同，此法沪局所译之书已详言之。英台规模极大，墙有三重，台内兵房宽敞精洁，火药库七八座，军械库数座，共费银三十余万两；此旧台也。光绪五六年间，又于西面添建新台，其工程更巨更坚，凡四五年而后蒇事，共用经费银七八千万两云。

（九月）十一日记　今外洋各国设中国领事官者，英国有新嘉坡领事官一，美国有旧金山总领事官一，纽约有领事官一，日斯巴尼亚国有古巴总领事官一，马丹萨领事官一，秘鲁有嘉里约领事官一，嘉里约领事暂驻利马，并居驻秘参赞署中，俟中秘议有招工善章，再令专驻海口，稽查拐贩。日本有长崎、横滨、神户领事官各一，箱馆等处副领事官一。

（十月）初七日记　新嘉坡领事左秉隆禀称：南洋英属各地，除香港、仰光、萨拉瓦、北慕娘纳闽、文莱暨澳大利亚外埠暂置不论外，其归新嘉坡巡抚统辖者，若槟榔屿、麻六甲，皆全属英者也。若白蜡、石兰莪、芙蓉、彭亨，皆归英保护者也。柔佛名为自主之国，实阴受英约束者也。其距新嘉坡道里，柔佛不及一迈，麻六甲约一百十迈，芙蓉一百六十迈，石兰莪二百三十迈，白蜡三百二十迈，槟榔屿三百八十迈，彭亨二百迈。各处华民之数：新嘉坡约十四万，槟榔屿及其附近属地共约十万，麻六甲约三万，白蜡约八

万，石兰莪约十一万，芙蓉、彭亨各约二万，柔佛约十万，通共约六十万人。如欲设官统辖，宜先与英外部议，请以新嘉坡领事为新嘉坡、槟榔屿、麻六甲暨其附近保护诸国之总领事，并准其酌派领事或副领事等官。大约槟榔屿、麻六甲应作一起办法；白蜡、石兰莪、芙蓉应作一起办法；柔佛作一起办法；彭亨新归英国保护，生理尚不甚旺，似可从缓。槟埠宜派正领事，麻埠可派副领事；至白蜡等国半属英国半属土酋，须两国允准，方能派员。该国各有华商一人充当"甲必丹"，既为华民素所仰望，如饬兼充领事，或可允从。

二十日记 ……余乃照复外部，称其办事之公道，且告以中国应派之领事官，首在香港及新嘉坡附近之地，今已选得二员，候总理衙门核定。此二员者，历练有识，持己谨严，接物和平，允堪胜任。驻香港者，拟调新加坡领事左秉隆任之；驻新嘉坡者，拟派使署二等参赞黄遵宪任之。非仅为新嘉坡一处之领事官，并为槟榔屿、麻六甲及附近各处之总领事官；其槟榔屿各处有应选派副领事者，俟审定后再当奉闻。越数日，外部照会称已领悉，并无异言，此事大局遂定矣。

（十一月）十八日记 ……即如新加坡一埠，设立领事已十三年，支领经费未满十万金，然各省赈捐、海防捐所收之款实已倍之，而商佣十四五万人，其前后携寄回华者，当亦不下一二千万两。然则保护华民之事，顾可缓乎？

二十九日记 拜发保奖期满人员一折，新加坡领事盐运使衔分省补用知府左秉隆，请以道员分省补用并加布政使衔，吏部主事承厚请以员外郎补用并加四品衔，又附一片陈明，拟由伦敦移驻巴黎。

（十二月）丙申朔记 英国新加坡附近各岛，于光绪十一年定其总名曰海门。凡海门所统辖之地曰新加坡岛，曰麻六甲省与城；麻六甲即《明史》满剌加国也；曰丹定斯群岛，曰槟榔屿，曰威利司雷省，暨其属部曰科科斯群岛（内分二十小岛）。以上各地共有四十二万三千余人，内有华民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七名。其归海门保护各邦曰白蜡，共十一万人，内华民六万余；曰石兰莪，共四万六千余人，内华民二万八千；曰松盖芙蓉，共一万四千余人，内华民一万；此皆五年前之民数也。

十五日记 新加坡《太晤士日报》云：荷兰领事开列华人先为佣于坡埠，而后就鬻于别埠者之总数，前年共有十六万四千余人，去年共约十五万人。所以较少于前年者，缘近日荷兰驻华之领事知会华官，准由汕头装载华佣直往日里埠，不必如前者，到坡之后而始折往也。由斯以观荷兰南洋各岛之不能不招华佣明矣。抑闻荷人苛待华工，甚于英法等国。华人往往不得其所，

且迫之入籍，所以多去而少还，而荷人之不愿中国设领事官者，亦实由此。然领事之设，实为要着；倘彼不允我设领事，我亦不准彼招工，彼断无不就范之理，若但用文牍往商，口舌辩论，殆无益也。

二十四日记　法人斯各赖脱新出《舆地图》，说以缅甸、暹罗、越南二国谓之中国印度；而柬埔寨（一译作甘孛智）、南掌（即老挝之转音）各国掸人、野人各种亦包在内。其地虽非悉属中国，而地势与中国相连，故以别于英属之五印度也。兹撮录其梗概如下：据所考史事云：安南之属中国始于秦始皇三十三年（耶稣降生以前二百十四年），印度之佛教亦同时而入；迨齐明帝永元二年（耶稣降生五百年），当时佛教自锡兰传至白古、下缅甸（即仰光），渐入缅甸、暹罗、柬埔寨，又百年即至南掌国。盖安南之佛教本自中国来，然未尝盛行也。柬埔寨者，古称真腊国，唐德宗贞元十六年（西八百年）真腊始强大，循海以至南掌，皆为属土，立国亦最久。康熙三十九年（西一千七百年）以后真腊始衰，其改国号曰柬埔寨或在已衰之后。嘉庆年间（西一千八百年后）南境各省皆被安南侵夺，即今法属之下安南也（即西贡等六省）。西面各省亦被暹罗据而有之，渐削渐弱至今，乃归法保护矣。西人之至中国印度，据有其地，在近百年间。道光四年（西一千八百二十四年）英人据新嘉坡，明年据麻剌甲，明年入阿拉冈及台讷蒐力母。咸丰二年取白古及下缅甸；光绪十一年（西一千八百八十五年）遂灭缅甸。暹罗于康熙年间遣使至法国通好，法人自同治元年夺据下安南三省；六年又夺得三省，为今西贡等六省；光绪十一年越南归法国为属国。

光绪十七年辛卯

（正月）二十日记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书云：英使华尔身来议华民入英籍一节，缘闽商蔡得喜，住居海澄，未经出籍，而领事谓其生长新嘉坡，已入英籍，应照英商纳税厦门道，未经允许，因此华使来署，请定华民入籍章程，本处以约章所无拒之。嗣蔡得喜案外间亦已通融了结，英使亦不再提矣。商设领事之议，缘近年华各岛乐华工之贱价，而又患其不法，旋招旋禁，无所依归。我欲合此数十万之华民约束而保护之，舍此别无他计。前年本处议复香涛折，请先由切要之小吕宋，由使臣与日国熟商，该外部始允终宕，迄无成议。现延律师与小吕宋辩论，重收华人身税之事，法属西贡亦应议及。

二十六日记　拜发缅甸分界通商事宜，并拟催英员呈进方物一折、一片；

香港、新嘉坡添设领事总领事官调员充补暨拟刊给关防一折、一片。巴西国政改为民主，法、美二国已先认之，因其皆系民主；且巴西曾许以分界利益也。惟欧洲君主各国未肯遽认，今闻英、德二国亦有将认之意。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跋（节录）

昔征夫、原隰，诗咏夫《皇华》，使者、輶轩，语传夫《绝代》。盖咨以四方之故，定以八月之行，诹谋则远而有光，谣俗则采而还奏，述征纪事由来尚矣。余历聘四国，已逾一年，凡舟车之程途，中外之交涉，大而富强立国之要，细而器械利用之原，莫不笔之于书，以为日记，总其大略，可得而言焉。夫习之来南，永叔于役，爰有述造，此其权舆；然只涉历于寰中，尚非驰观于域外。若乃香港孤峙，今为百粤之门；西贡始通，古属九真之郡；寻海崎于顿逊，则有新嘉之坡；望山屿于翠蓝，则有锡兰之岛。于是日当天而正赤，水沸海而微红，矗矗童山，浪浪暑雨，遂过亚丁之岸，复经埃及之河；大食荒沙，鸵鸟能走，拂菻濒水，鳐鱼善飞，其间苦热于印度之洋，遇风于地中之海；鸢跕跕而下坠，飓隆隆以上盘，盖行三万五千程，历三十有四日始至法国，继驻英京。巴黎繁华，则瑰货山积；伦敦富庶，则巨赀川流；义大利之通使最先，申其旧谊；比利时之置君差后，洽此新邦。举凡飙轮电轨之驰驱，俱入夕课晨书之记载，此行程之可记者也。……

三十六、薛福成《出使日记》

柔佛国在巫来由土股极南，北界彭亨，南界萨赖；当博罗海峡过此峡，即为新加坡岛。明正德七年，有麻六甲苏丹名煞者，被葡萄牙人所逐，至此建城，名曰柔佛，因为国号焉。……柔佛居民十一万五千人，内有华民七万五千人，巫来由四万人。柔佛王今居兰嘎，已归英国保护矣。

（四月）初四日记　余前檄派直隶，先用知府姚文栋乘游历印度之便，查看仰光商务。兹据禀称：印度各埠，均有旅居华人，为数不少，而华人在仰光设立行栈，仅三四十年；开埠最后，且迭经兵燹，生理艰辛，非印度各埠可比。近来义举善会，次第举行，宣讲圣谕，开设公塾，实他埠所未闻。又据禀称：印度一区，地当热带，物产之富，甲于五洲。埠之大者有三：在东曰甲谷他（即加尔各答），在西曰孟买，在南曰马搭剌（即麻特拉萨），皆濒海繁盛之区，为亚欧两洲通商之枢纽。孟买及马搭剌驻有英国大员，本两大

省会；甲谷他乃孟加拉省之会城，其大员驻此者，有统辖全印度之权。体制之尊，拟于王者。凡印度行销四远之货，俱从此三埠出口。华人之商于印度者，亦以此三埠为多。西洋人称亚洲大埠，以甲谷他为第一，而上海次之。然孟买一埠，亦足与甲谷他相埒。查华商出洋，开埠最早者，惟甲谷他及孟买两埠，远在新嘉坡开埠之先。今新嘉坡设领事已逾十年，而此两埠尚未议及，盖因其地为使节所未经，故商情无由上达耳。且印度北通西藏，东逼云南，由甲谷他至西藏边外之大吉岭，火车一昼夜可达；由甲谷他至云南边外之新街，轮舟十余日可达。昔年英人北取锡金，东灭缅甸，调兵调饷，均以甲谷他为总汇，若于此埠设一领事，不但维持商务，亦可裨益边防。查甲谷他西至孟买，轮船绕道甚迂，而陆路有火车可通，不过九百余英里。甲谷他南至马搭剌，火车略须绕道，而沿海有轮船可通，不过七十余海里，苟使甲谷他有一领事驻扎，即可以一埠遥控两埠，不必再议添设，以节縻费。

初五日记　姚文栋又禀请在仰光设立文报局一处，在八募设立分局一处，俾云南与外洋往来文书，得一捷径。英国信船自大西洋入孟加拉海湾者，或从槟榔屿经过，并无径达仰光之线路。查仰光华商，闽帮最大；闽帮商家，胜茂号最大。现举其经手人监生林作秉经理文报事宜。凡递文报，由仰光西达英京，北通八募，轮舟火车俱有定程，不致迟亦不能速。惟野人山须候商队带过，颇费踌躇；然遇有紧要公文，亦可雇用猓夷专送（费亦甚轻），猓夷之于野人，犹生番之于熟番也。计自英京至仰光，轮舟二十余日；仰光至阿瓦，火车一昼夜，轮舟须行六七日。

十二日记　客秋英国，稽核南洋各岛民数，麻六甲八万五千余人，槟榔屿二十二万八千五百余人，白蜡十七万五千人，惟内有五千人系在乡闲居住，新嘉坡十八万四千五百余人。追溯前十年，男妇仅有十三万九千余人；前二十年仅有九万七千余人。台湾基隆金矿每年出口过关之金，约值英金一万五千三百三十余镑。英领事向巡抚言出口渐多，应定收税章程。前议洗金之人，不必纳税，上山开金之人，必须收税。今思最好之法，莫若视出金多少，照数抽税，并照洗金之人数而收之。

十三日记　《泰晤士报》录仰光电述《新报》确信云："中国现拟与英国商办划分中缅界限，中国拟自太平河起流入厄勒瓦谛（一译作伊罗倭的）江，离蛮暮北约十五英里，作为两国交界。"若果以太平河为分界，则附近该处之地南北长约一百五十英里，宽二十五英里，现归英国管辖者，势将让还中国矣。

二十一日记　《叻报》云："防海之法，宜筑炮台于平地，炮在地面之界线下与水面之界线平，就地挖坑，使炮弹由坑内冲出，直击敌船；炮上用太平盖，以避田鸡弹，其盖与地面平，炮后与墙，相距数尺，以通风气，取其易散火药之烟。虽今船内康邦机器，均在水线之下，平击不能坏其机器，然船可毁坏，人必痍伤。"敌如击我，高则弹子飞空，低则入地；我击敌，遥则仰炮，近则平炮。凡从高击低，难以命中；从下击上，易得炮线。平原旷野宜用克鲁伯八生后膛，及五管哈乞开司车轮炮。大毛瑟枪，可以击远，若山路崎岖，宜用火箭及呍嗜士打快枪；单管哈乞开司炮，改用单轮以行山径，倘守营垒隘口，宜用鱼雷及四管拿腾飞炮。

（五月）初一日记　石兰莪亦曰吉隆。去年核计民数，西人、巫来由人、华人、印度人、杂种人，共男女八万一千四百有奇，内华人五万一千一百名。白蜡民数二十一万四千七百有奇，内华人九万四千四百有奇。又统新嘉坡、槟榔屿、麻六甲三府民数，男女共五十万二千有奇。中俄商务，以茶为大宗，近日华茶之在俄销流者，较昔为盛。盖华茶虽减销于英属，仍倍售于俄邦，然絜长补短，有绌无盈。

（八月）壬辰朔记　余前与英外部商定香港设领事，新嘉坡领事改为总领事官，于正日间具折陈奏。奉旨：交总理衙门议奏。会有沮之者，总理衙门遂久搁不覆，而外部亦乘机稍有翻异，谓香港领事先给试办一年准照，如不侵英官之权，不违华民之意，即可换给常年准照；而沮之者因得益以为辞，欲罢此事。余屡发电争之，相持未决。至是适因新嘉坡领事左秉隆以亲老多病，告假回籍，左即拟调香港领事者也。余乃为调停之法，电致总理衙门云："拟暂缓港事，请先议准新嘉坡总领事，并发凭，以便请外部给准照。此事关系南洋全局，亦不牵涉他事，且为英待中国与他国一律之据，似应受之。"旋接回电云："新嘉坡总领事已奏准，以黄遵宪充补，香港领事暂缓，可告以一年之议未惬，看其答复如何，再由尊处请旨。"

十四日记　今年香港稽核户口，欧美两洲人及水陆军兵，共得八千五百四十五人，较十年前多五百五十五人，华人及附近村民蛋户，共得二十一万零九百九十五人，较十年前多六万零三百零五名。此外各国旅寓之民，共一千九百零一人，较前多一百七十九名。总而计之，十年前共十六万零四百余人，今岁共约二十二万一千余人。

十七日记　南洋群岛中有白蜡者，一名卑力国，又译作霹雳，近接槟榔屿，由屿对岸陆路可通，绵亘数百里，层峦叠嶂，向为巫来由（一件穆拉油）

人所居，洪荒初辟，近属于英。同治间华佣始来采锡，苗旺产多，英人设关征税，岁得数十万金。通岛分大白蜡、小白蜡二境，以一河为界。草创之初，民多茅舍，今始有灰泥版筑者。土产槟榔、椰、山竹、榴连、婆罗诸果。此岛产锡最多，惟彭亨兼产金；白蜡亦偶产翡翠、玉石。土番无部落，不相统属，间有强酋，亦自君其地，不能兼辖他境。其地无官、无兵，故其酋与民无所区别；性悍戾好斗，亦常劫杀过客。英人得白蜡后，虽有轮船往来，不能驶入内河，近拟造车路，以便行旅。

二十七日记　马来斯之地（马来斯一作巫来由），印度佛经称为苏佛尔那波米，译言金地，盖佛教来此最先也。宋宁宗庆元六年，暹罗人至其北面，同时苏门答腊之马来斯人，亦至其南面。其地以麻剌甲一城为最古，故称全境亦曰麻剌甲。而兵政商务所荟萃之处则在新嘉坡，新嘉坡译言狮子城，在马来斯土股极南，与柔佛隔一萨赖当博罗海峡，亦称旧峡，屹然为南洋重地。地据两大洋中间，又在土股尽处，遂成印度极东总汇之所。光绪十一年，英政府联合新嘉坡附近各地，定其名曰海门属部，而设一总督以统辖之。先是明正德六年，葡萄牙人始据麻剌甲，其时号称极盛，为泰西人极东最大商埠；崇祯十四年荷兰人夺之。

本朝乾隆五十年，英人从吉德购得槟榔屿；道光四年，与荷兰立约，以苏门答腊之万古累，易麻剌甲；而新嘉坡一岛则嘉庆二十三年向柔佛购得之。此岛当中国海印度洋之冲，为诸海国之中市。英人据以通商屯兵，称天下要口，盖百年之间，垦辟经营；几全有马来斯之地矣。

二十八日记　马来斯即巫来由之转音，南洋之人，多巫来由种也，因以名其地焉。实即《梁书·海南诸夷传》所称扶南海崎上之顿逊国、《元史·外夷传》所称之麻里予儿国。按曲岸曰崎，《泰西地志》称马来斯，或谓之土股，或谓之地嘴，以其三面临海，一面濒岸也，则《梁书》所谓海崎者是已。《元史》言麻里予儿与暹人旧相仇杀，后渐归顺。今马来斯诸国虽多属英，然昔固属暹也。则《西志》所谓马来斯，以音求之，盖麻里予儿是已。至《明史·外国传》之满剌加，只据今麻六甲一城言之，非马来斯全境也。某地狭而长，斗入海中，海水环其三面，惟北面接暹罗。东有迟罗海湾及中国海，西有秘古海湾及麻六甲海峡，与苏门答腊隔海相望。自赤道北十三度三十一分，暹罗海湾起，至赤道北一度二十二分三十秒阿罗马尼角及新嘉坡岛止，共长一千五百三十启罗迈当（合中国三千余里）。地形自北趋南，又自南斜伸稍向东，其极狭处曰克老，在赤道北七度，宽只七十启罗迈当，其极宽处曰

卑剌克，在赤道北五度，自北京西十二度零七分至十八度零七分，宽约三百三十启罗迈当。马来斯诸地，有旧属暹罗或进贡之国；有新属英吉利或保护之国；有马来斯苏丹自主之国。暹罗所属之地，自赤道北三十度三十分起至四度止，约长一千一百四十五启罗迈当。克老以北各部，其民多暹罗人，其酋皆由暹罗派之。六昆以南各部，其民与酋多马来斯人，皆进贡暹罗，为其属国。至吉德、大呢、古兰丹诸国则系自主，虽亦入贡暹罗，然一年一次，不过金花银瓶而已。若英国属部，则有威利斯雷省、麻六甲、丹定斯、槟榔屿、新嘉坡诸地；归其保护者则有白蜡、石兰莪、芙蓉诸国。昔时以印度总督辖之，今则别立海门属部，复设一总督治其事焉。

二十九日记　马来斯自主之国凡三：曰柔佛，二万零七百二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十万；曰彭亨，二万五千九百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五万；曰尼格利桑比郎，先有合众九国，今只有五国，曰绕阿尔（或曰爪诃拉），曰泗里忙打尼（或曰美囊底），曰宗波尔，曰质赖（或曰遮利），曰乌鲁茅（合赛嘎麻为一国），五千一百八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三万。暹罗属国及进贡之国凡五：曰六昆，四万四千零三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五万；曰吉德，九千三百二十四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三万；曰大呢，一万二千九百五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三万；曰吉兰丹，一万八千一百三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二万；曰丁葛奴，一万五千五百四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五万。英国保护之国凡三：曰白蜡，二万零七百二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十一万；曰石兰莪，一万二千九百五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五万；曰芙蓉，一千二百九十五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一万四千。英国海门属部凡五：曰新嘉坡，五百八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十三万九千二百；曰槟榔屿，二百七十七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九万九百五十一；威利斯雷省，六百七十八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九万七千九百五十；麻六甲，一千六百五十七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九万三千五百七十九；丹定斯，五百五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二千。以上统共十九万零四百八十一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九十五万七千六百八十九人。

（十月）初八日记　《叻报》述教会中所出报章云："西历今正核计中国各省传教堂共有四百十处，另有土人传教而受薪水者，一百八十七人，不受薪水者五十四人，各堂同食圣餐会友三千零三十八人，去年内新奉西教者四百二十四人。自内地传教会兴办以来，奉教者四千六百余人，按此盖专指耶稣教言之，似非天主教也。"

二十二日记　新嘉坡《新报》录有造雨奇闻一则，而《华盛顿报》则云

美国人有名知邻科者，亦能酿雨，其术尤精。近来密兰地方天时亢旱，农民延之往试，制一气球，载轻养（氢氧）二气，使之上腾，约至一英里之高，球忽自炸，轰然大震，远近四十里皆闻其声。斯时赤日行空，天无片云，风雨针亦不降下。复以纸鸢数具，系以炸炮，乘风而起，俾轰散空中霰气，又以火药布于地中，计有数里之遥，未几炸炮在空中轰发。知君从下焚其火药，烟焰焰腾起，有二百余尺之高，于是阳气消除，约十分钟之久，黑云满天，风雨针为之陡降，俄而巨雨倾盆，被其泽者计有数百里之遥，平地水深尺余，人皆拍手称奇，以为得未曾有。

二十三日记　香港、新嘉坡两地均为英属东南洋要埠。据核本年税饷，香港可收至二百零三万九千员，新嘉坡可收至三百八十九万七千员。港税加于去岁二万七千员，坡税减于去岁三十七万二千员，观其一增一减，而两地之衰旺情形可见矣。西人以商务为重，以工艺见长，无论攻金攻石攻木，悉以机器运之。其大端不外水运、火运、水火运三法。水运者，顺水之性以注之，水流而轮动；火运者，拂火之性以迫之，焰急而轮奔；水火运者，以火蒸水，积气以激之，而其力更巨。其制则大都设平竖二轮，纵横相加，各环之以齿，承之以机，机动则轮齿相啮以转，而用著焉。此外又有金运、石运、人运、牛马运四法。金运以钢拨轮；石运以重物引机；凡机之小者，金石皆可用，盖水运之余事也。机之大者莫若汽机，如轮船、轮车及耕田、开矿、引水，皆以汽运之，有不能设汽机者，以人与牛马代之。究之水、火、汽运，皆不外发机转轮，无机则轮不动，无轮则机不行也。然其质至重，其力至宏，有一触即坏之虞，故必时加拂拭，使尘锈不生，枢纽不窒；苟或不慎，机捩一松，则其力不能适均，其机即不能流动，故其坏亦易也。盖尝考之：机器之制，肇自三皇，庖牺制浑仪，轩辕作刻漏；书言璇玑玉衡，说者谓玑为转运，衡为玉箫，运机使动，以箫规之。汉张衡以漏水转铜仪；唐僧一行尝为木人，每刻击鼓，每时击钟；张思训更为摇铃撞钟击鼓之制，木偶按时而奏，分秒不忒，即自鸣钟之权舆也。后泰西有俄汝者，始造水自鸣钟，或谓得思训之遗法。而金运、石运之钟表继出焉。又周偃师作傀儡，不手而自舞；公输子作木鸢，不翼而自飞；诸葛亮作木牛流马，不胫而自走。其巧思洵出西人之上。至水火《既济》、火水《未济》两卦爻辞，皆曰“曳其轮”，是隐言以水火曳之矣。《周官》挈壶氏有以火爨鼎水而沸之之法，是又汽运之嚆矢也。昔人言火轮船为木牛流马遗法，岂虚语哉！丁韪良尝言周公作指南车，盖用磁石定方向也；磁石吸力同于电气，其法似由中国流入西洋。人谓丁君

是言不忘本云。

光绪十八年壬辰

（四月）二十七日记　麻六甲开辟独早，本属暹罗，后归葡萄牙，旋隶荷兰，嘉庆年间乃归于英。华人有居此二百余年者，豪富多置田园于此。然其地只宜稻麦，绝无矿产，出入口货物仅及新嘉坡之什一；第为耆老退居之所，非商贾所萃也。槟榔屿四面环海，山水清秀，虽土产无多，各埠所产铅、锡、象牙、胡椒、苏木、甘蜜之类，多转输于此。十余年来，贸易日盛，高阁连云，颇有泰西景象。其归英保护者，曰石兰莪之吉隆，本巫来由地，华人得之，力不能自庇，乃求庇于英，归英保护，不过二十余年。而其地产锡甚旺，岁出息二百余万元，华人麇集，日增月盛。曰芙蓉，地亦产锡，户口不过一小都邑；曰大小白蜡，均产锡，华工云集，颇有因此暴富者。小白蜡近海，由此乘火车，一二时可至大白蜡。凡此各埠，英政崇尚宽大，进出口货皆不课税。惟出产最旺之锡，课落地税，无过什一。其归商承饷，征收较重者，曰鸦片烟，曰酒，曰当，曰赌四者而已。此外则照欧洲通例，课门税、车税、马税以供修道塗、点街灯、养巡差之用。各地利权归于华人者十之七八，欧人与巫来由人仅得十之二三而已。华人中如漳、泉、广、惠、潮、嘉人，均有豪富。每岁由华来者约有万人，近年户口日增盛矣。

（六月）二十六日记　去年英属南洋户口总册，新嘉坡男女共十八万四千五百余人；槟榔屿及邻宁一带共二十五万三千余人；麻六甲共九万二千余人。其归英保护者，白蜡共男女二十一万四千余人；石兰莪共八万一千余人；芙蓉二万三千六百余人；拿吉里士美兰（即尼格利桑比郎）四万一千六百余人；彭亨六万四千余人，以上总数共有九十三万七千九百七十人，较之十年前增多八万八千九百五十八人。本年北京王大臣盘查户部银库，实存正项银一千一百三十四万两，库平银七万一千余两。

（十二月）初十日记　电致总理衙门云："印度恃强尝试，恐渐侵滇。事机紧要，已赴外部争论，告以中国众议，须派兵赴野人山地，保护华商，以符公法。"外部允与印度部妥商，如欧使来探，请免答辞两歧。《叻报》云："暹京《邮信》言沙路云（或即萨尔温）之疆界，前日已经议定。暹国将新地一带多山之地约长八百西里，广二十西里，让与缅甸管辖；缅人则将江镇（或即江骁）一地，归之暹国，其他处毗连之区，亦陆续查勘，以期早日妥协。"

光绪十九年癸巳

（二月）十九日记　柔佛国在巫来由土股极南，北界彭亨，南界萨赖当博罗海峡（亦名旧峡）。过此峡即为新嘉坡岛。明正德七年，有麻六甲苏丹名煞者，被葡萄牙人所逐，至此建城，名曰柔佛，因为国号焉。城距海岸三十二启罗迈当，中跨大河，在新嘉坡东北五十六启罗迈当。柔佛居民十一万五千人，内有华民七万五千人，巫来由四万人，柔佛王今居兰嘎（南临老港即旧峡也），已归英国保护矣。彭亨者，巫来由自主之国也。在东南海岸，赤道北二度四十分至四度五十分，京师西十二度五十七分至二十四度零七分。北界丁噶奴、吉兰丹，南界柔佛，西北界白蜡，西界石兰莪、尼格利桑比郎，长一百五十启罗迈当，共有二万五千九百启罗迈当方里。彭亨江流贯其中，入于中国海，居民五万人，华民不过二三百人，皆作矿工。彭亨诸部落，其酋皆得自主，不相统辖，其会城曰贝儿，在彭亨江口，回王居焉，颇受英国节制。又有一王尚认暹罗为上国，岁有金花银瓶之贡。

二十日记　白蜡在巫来由土股西海岸，赤道北五度五十分至三度四十五分，巴黎东九十八度二分至九十九度二十分。北界吉德、大呢，东界吉兰丹、彭亨，南界石兰莪，西界麻六甲海峡及英属威利司雷、丹定斯两省，长二百二十五启罗迈当，宽一百五十启罗迈当，共有二万零七百二十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二十一万四千余人，内有华民九万四千余人，而西人只六百余。会城曰挂拉冈煞，白蜡江至此城，其流始大，此江亦名松盖白腊，白腊译言银，松盖译言江也。其地有佳矿，以锡为大宗，进口货岁值洋银八百万元，出口货值一千三百万元，亦以锡为大宗。白蜡本苏丹自主之国，昔有拉鲁总督蒙得利者，监查矿政，所有苏丹税饷皆归经理，渐招华人开矿，已立一城曰太平。矿工渐多，屡有争战，拉鲁总督不能制，苏丹不得已，求英国总督相助，英船既到，海岸肃清。英亦派大酋驻其国，弹压华人。苏丹割濒海丹定一地及邦哥尔岛，酬谢英国，英兵始退。然巫来由人与英驻扎大臣不和，光绪元年刺杀之。英督大怒，派兵迁苏丹与其大臣于印度洋之荒岛，拉鲁总督蒙得利亦与焉。英人遂立阿拉喳摩德由素夫为摄政苏丹，归英保护。光绪十三年，阿拉喳意得利士继之。国中政事，悉归海门总督管理，设立议事院，以苏丹为首；而英驻扎大臣监之。申刻，遣马格里赴外部，与山特生贝雷议滇事，稍有就绪。

二十一日记　酉刻，复遣马格里赴外部，与山特生言野人山事。石兰莪

（即《地理备考》之北剌克；《瀛环志略》之沙剌我），英国保护部落也。在巫来由土股西南海岸，北界白蜡，南界松盖芙蓉，东界彭亨，西濒麻六甲海峡，自赤道北二度四十五分至三度五十八分，伦敦东一百度四十二分至一百一度五十六分，地二千九百启罗迈当方里。昔系土番，事迹荒略，其酋称苏丹，奉回教，性狠嗜战。同治六年，吉德苏丹之弟为石酋女婿，总庶政，国人不服，石酋之孙兴兵来攻，连战不息。十二年，华人为矿丁者助酋孙逐酋婿，彭亨苏丹借英兵来平乱，遂归英国保护，遣官驻扎。虽至今尚有苏丹，仅拥虚位，为议院之长而已，一切听命于海门总督。居民九万七千有奇，内华民七万三千有奇，巫来由人二万一千有奇，西人百五十余而已。所出之锡，岁值法银约二千九百万方。巫来由海崎平原之地，东以彭亨为大，西以石兰莪为大，中亘大岭以为之界。地分六府。挂拉郎布者，石兰莪之会城也，在赤道北三度十分，伦敦东一百零一度四十九分，其海口要埠曰吉垅，在赤道北三度三分，巴黎东九十九度九分。此地自归英保护以后，矿政商务，蒸蒸日上矣。去年上海湖丝销路，颇有起色，由沪出口者约五万包；芜湖米市亦甚起色，出口者约三百万石，运粤者十之八九。

二十二日记　松盖芙蓉，亦英国保护部落也，在巫来由土股西南海岸，壤地褊小，西北界石兰莪，东南界麻六甲，东界拿吉里士美郎（即尼格利桑比郎），西濒麻六甲海峡，自赤道北二度二十四分至五十四分，巴黎东九十度二十分至四十四分，地得一千七百启罗迈当方里，本尼格利桑比郎九部落之一。因与邻部阿伦波争兰惹河道，辄有战事，英人为之定界通路。同治十三年，遂自立为国，归英保护，由海门总督遣官驻扎，经理锡矿诸事。光绪十一年复以遮尔布部益之，有议院，苏丹为首领，英官副之，居民二万五千有奇，内华人一万八千，余皆巫来由人。出口货岁值法银四百二十二万七千方，锡居四分之三，进口货值三百五十九万七千余方，鸦片居六分之一。濒海之地有五十启罗迈当，兰惹河中贯全境，自北而南，入麻六甲海峡上游，山中矿场大开，会城曰赛郎邦，在新嘉坡西北二百五十五启罗迈当。

二十三日记　新嘉坡番言狮子城也，或作息辣，或作息力，又作实得力，为英国海门属部之都会，海门总督驻焉。巫来由土股极南之岛，与柔佛隔萨赖当博罗海峡，通岛地方五百三十四启罗迈当，自赤道北一度十五分十二秒至一度二十八分三十四秒，巴黎东一百零一度十七分至一百零一度四十分。宋绍兴二十年，巫来由王始筑城建国于此，附近各酋及印度洋各岛皆属焉。及麻六甲始盛而新嘉坡遂衰。

国朝嘉庆二十三年，英印度公司始至其地，道光四年，乃购此岛于柔佛王，价洋银六万元，每年复偿租费二千四百元。维时英方归爪哇诸岛于荷兰，得此兵政商务，足与荷兰相敌，且驾爪哇之上矣。英始竖旗，此岛居民仅二百人，期年乃至一万，今户口十八万四千有奇，而华人得十二万二千，西人五千二百有奇。进口货岁值洋银一万零八百十一万二千余元，出口货值八千七百十四万三千余元。

二十五日记　槟榔屿（英文译音碧澜）一名布路槟榔，布路译言岛，近又称勃兰斯特嘎勒岛，勃兰斯，译言王，嘎勃（勒），今英太子名也。在赤道北五度十五分至三十分，巴黎东九十七度五十二分至九十八度十一分，其地共有二百七十八启罗迈当方里，为英海门属部之一。此岛初称吉德国，乾隆五十年，英有甲必丹利斯者，娶德吉王女，因以岛为赠，遂归入英印度属部。其会城曰打尚。巫来由人居之；海岸之城曰柔尔日敦，各国之人贸易于此，皆在岛之东北。西面多山，此岛天气既佳，土脉尤肥，盖胜于新嘉坡，自山下观之，皆系槟榔树云。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华民有四万五千余人，约得全岛居民之半，泰西人有六百，此岛与威利可雷省隔一海峡，自南至北，长二十五启罗迈当，北面宽三启罗迈当，中间约十一启罗迈当，水深十拓至十二拓合十八迈至二十迈。

二十六日记　申刻，赴外部，晤劳斯伯里，理论野人山地事。麻六甲即《明史》满剌加国也，为巫来由土股最古之国，在西海岸，旧属暹罗。宋德祐元年，其酋自立为国，明正德六年，为葡萄牙人所据，崇祯十四年，荷兰夺之，失而复得。国朝道光四年，让与英国，英人以苏门答腊之万古累易之。英人考求东方之事，实自麻六甲始，今为海门属部之一，合尼格利桑比郎之那宁为一地，计有一千六百五十七启罗迈当方里。居民九万三千五百余人，北有兰嘎河，与松盖芙蓉为界，南有几桑河，与尼格利桑比郎之茅国为界，东有阿非尔、阿伦邦、太平诸山，与尼格利桑比郎合众国为界。城濒海岸傍海峡，在赤道北二度十一分二十四秒，巴黎东九十九度五十四分二十六秒。城中居民二万人，自英开槟榔屿新嘉坡两埠，麻六甲商务遂衰，然交易粮食，犹极繁盛。光绪六年，进口货值二千零三十万余佛郎，出口货值一千九百二十六万余佛郎，麻六甲自赤道北五度起，至一度新嘉坡止，西北向东南，共长七百七十八启罗迈当。

二十八日记　威利司雷省在巫来由土股西海岸，昔为白蜡地，介于吉德、白蜡之间，与槟榔屿隔一海峡，英海门属部之一，共有六百七十八英方里。

地无城垣，居民九万七千九百余人，有华人、印度人、巫来由各种。丹定斯群岛，亦海门属部之一，在赤道北四度二十分，伦敦东一百度三十五分，近傍巫来由土股西海岸，麻六甲海峡之内，北距槟榔屿一百启罗迈当。其大岛曰布路丹定，布路译言岛也，正对白蜡之拉鲁江口入海处，故稍割白蜡濒海地以益之。其小岛曰桑比郎，曰遮拉。科科斯群岛亦名启令，在印度洋偏东巽他海峡口西南一千启罗迈当，自赤道南十一度四十九分至十二度十二分三十秒，巴黎东九十四度三十五分，总凡二十三岛，地面二十二启罗迈当方里。明万历三十七年，英人启令寻地得此，见岛中大半椰树，故以科科斯名之。（科科亦作可可，译言椰子也。）道光三年，英国哈尔始居于极南岛中，八年苏格兰人阿罗斯率众自爪哇岛来，造屋招工，商务渐兴，今有居民四百户，皆南洋土番。光绪四年，遥隶锡兰，十一年改隶海门，盖壤地虽不相接，而势实联络也。

（五月）初六日记　光绪元年，英国运到中国之货，值银二千一百十三万余两；香港运到中国之货，值银二千七百五十二万余两；印度来货，值银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余两；新嘉坡来货，值银六十九万余两；新金山来货，值银五十五万余两；加那大来货，值银六万余两。以上英国及英属地来货，共值银六千四百三十一万余两。中国运往英国之货，值银二千九百十六万余两，往香港之货，值银一千二百七十四万余两，往印度之货，值银二十四万余两，往新嘉坡之货，值银七十九万余两，往新金山之货，值银二百四万余两，往钮西兰之货，值银十七万余两，往大浪山之货，值银九万余两，往加那大之货，值银四万余两。以上运往英国及英属地货，共值银四千五百三十万余两。出入相抵，中国亏银一千九百零一万余两。美国运到中国之货，值银一百零五万余两，中国往美之货，值银七百六十七万余两，出入相抵，中国赢银六百六十二万余两。欧罗巴（除英、俄二国外）运到中国之货，值银七十六万余两，中国往欧罗巴之货，值银八百五十七万余两，出入相抵，中国赢银七百八十一万余两。俄国运到中国之货，值银十万余两，中国往俄之货，值银四百四十六万余两，出入相抵，中国赢银四百三十六万余两。

（六月）初六日记　新嘉坡总领事黄遵宪禀称：大小白腊及石兰莪之吉隆一地，产锡最旺。华人日增，气象方兴未艾，拟请大小白蜡共设副领事一员，吉隆设副领事一员。去岁吉隆出锡益多，集工益众，商贾麇集，货物云屯，英官方于大小白蜡之间建火车路以资转运。数年之后，将成一大都会。华人之商于大小白蜡吉隆者多获厚利，一年之中，大小白蜡增工役数万；吉隆增

工役二万有余；今岁佣工由闽、越（粤）至新嘉坡者已有三万六千。大抵散居于白蜡、吉隆者为多，流寓日众，良莠不齐。举凡财产钱债赌博斗殴之事，虑其轻于犯法，易于启争，必设领事，可资约束，而筹保护。此虽系英人保护之土，各国尚未设官，然此处寄寓只有华民，并无他族，是中国设官，更属名正言顺。先是总督施密司谓白蜡、石兰莪等处皆华民，系英国保护之邦，不必尽用英律。因嘱将《大清律例·财产》各条钞出，已为钞户律、户役门凡八条，施督即译英文，札交各处承审官一体遵办，为英人绝无仅有之事。施督于华民保护甚周，其行政时有将就华民之处，趁其在位，赶设领事，此亦事机之不可失者也。

二十六日记　《叻报》云：西人多借日食以精测验。梁大同二年，唐武德九年至贞观元年，明嘉靖二十六年，日光大减，皆因日面有黑斑为之掩也。日面斑多，其年地球热度大而五谷丰；日面斑少，其年热度小而五谷歉。太阳光体之外，必有最清之气包之，日为月掩则食。道光二十二年日食，天文士以远镜窥之，见月体外发光，或云如火焰，或云如山。咸丰元年，日食既，玫瑰色峰自日面发出，光体之外皆有云状，太阳光包四围必有空气，其光成为条缕，有若光球内之大浪。同治七年，日食既，甚久，测望之士皆见日边有发出之峰，及四周光带，因以照相最精之器照得之。太阳中亦有云，与地球之云相似，其形状若羊毛棉花，此为太阳格致之创闻，非由日食则不能测得也。日体必最热，恐亦猛火或光热在外，中间隔以云气，令外之热不得入，则日非热体转为冷体，亦未可知。总之日以光热化生万汇，风雷雨露，飞潜动植，川泽消长，河海流行，皆日气所为也。日之功用大矣哉！

二十九日记　《叻报》客有谈边防者，兹摘其大略云：黑龙江真塞外天堑也，其源出自西域，不入中原，经行边界，东入于海，盘旋曲折，劈分南北，界乎中央。江之北为俄地，崇峦叠岭，人迹罕至，荒山旷土，不知几千万里；江之南山川秀发，林木葱蔚，栋梁之材，取之不竭，五金矿产，棋布星罗；沿江居民或耕或渔，亦鱼米之乡也，惜开垦成田者不及十之二耳。乾隆初年划江为界，沿江设卡伦，置台站，黑龙江形胜，我独踞之。厥后俄人窃踞江之出海口岸，今称之为尼格兰斯，于是俄界渡江而南，自乌子江（疑即乌苏里江）以下，南北两岸数千里，尽为俄有。虽乌子江上游，界限崭然，俄人未敢侵越，然江中险要，我已与俄共之。俄自踞尼格兰斯，经营商务，因海轮不能行江，乃创造小轮船公司，以资转输。西人旅居者各国咸集，而德人尤多。自尼格兰斯迄于红土洼，沿江而北，直至俄之金沙厂为止。金厂

大者四座，分设尤众，出金之盛，胜于我南岸漠河金矿数十倍。彼又过江而南，迫令土酋薙发易服，均隶俄籍。其地多貂皮、鹿茸、麝香、东珠、人参等贵重之物，且土脉衍沃，宜乎耕植，乃设兵屯垦其中，其地日见殷富矣。

（十月）十一日记　新嘉坡总领事黄遵宪禀称：槟榔屿商务日微，局势大变。盖屿本一岛，素无土产，全赖他处转输。从前盛时，英属大小白蜡之锡，荷属阿齐伊里之胡椒，劳匿之甘蜜，日里之吕宋烟、加非，商人营运，多得厚利。近因荷兰征阿齐，不克，每封禁各海港，商人遂多耗折。小白蜡出锡极微，大白蜡锡虽极旺，而径运新嘉坡，故华商报穷倒闭之案甚多。去年嘉应商李姓倒闭，欠债数十万；本年闽商王姓倒亏六七十万，闽商李姓倒亏一百六七十万；此皆华人最著名之富家，一经倒闭，牵连俱败者数十家。商务江河日下，殆将与麻六甲相等。当葡人得麻六甲时，贸易推南州冠冕，虽其后稍衰，巫来由诸部犹以此为总汇之区。乾隆五十一年，英人得屿，遂以屿为总汇。道光六年，屿与新嘉坡合而为一，近则以坡为总汇而屿亦衰矣。屿之对面有小岛，名曰吉德者，一小国也。英人初得槟榔屿，每岁以一万元向吉德王赁其地，后改六千员永归英辖。近屿之威烈斯省，亦向吉德划来，吉德虽极微小，内政仍得自主；流寓华民约有万人，多以种植为生。惟吉德毫无纲纪，每遭荼毒，无可申诉。柔佛国有华人数万，开荒垦种，国赖以富，该国方广为招徕，故政稍宽大。

二十三日记　槟榔屿在赤道北五度十六分至三十分，英京东百度□分至二十五分，循麻六甲海峡西上，出麻六甲苏门答腊之间，为海门各岛，散布如星如棋，最大者槟榔屿，距对岸吉打大山不远。乾隆五十一年，为屿开埠之期，盖是年吉德酋长既以屿让英，后十四年又以威烈斯雷省畀英，两次皆□奏闻暹王。暹王怒，道光元年，伐之，夺其疆土，吉酋惧，逃往槟榔屿。六年，屿与坡甲两埠合而为一，仍以屿为总汇，而麻六甲益衰，新嘉坡渐兴。未几南洋各埠以坡为总汇，而屿亦衰。光绪十一年，联合坡、屿、甲及颠顶群岛、威烈斯雷省、科科斯群岛暨归英保护之。硕兰莪、大小白蜡、彭亨诸国，定其名曰实得力塞多尔曼士，译即海门属部，而总督则驻新嘉坡。

二十四日记　嘉庆十年，东印度公司始在屿埠设大酋，与麻打拉萨、孟买两处大酋并行。道光九年，始裁屿酋，而以他员代之。十七年，英始改建总汇于坡埠，而屿次之。槟榔屿所设之官，则有参政司、议政局、地租司、山林司、库务司兼印务司、营造司、兼量地司、华民副护卫司、参事局、船政司、机器测量司、邮政司、按察司、律政司、钱债司、教师监、院医官、

巡理厅、巡捕厅、司狱、统兵官、工部局员。其各国所设领事官，除中国新设副领事外，则有荷国领事、暹国正领事、德国副领事、奥国正领事、比国副领事、丹国、葡国副领事、法国委办领事、美国、意国委办领事。其户口于同治辛未，屿则十三万三千有奇，坡九万一千有奇，甲七万七千有奇。光绪辛巳，屿十九万五百有奇，坡十三万九十有奇，甲九万三千有奇；辛卯，屿二十二万七千有奇，坡十八万二千有奇，甲九万九百有奇。

二十五日记　槟榔屿城建屿之东北，英人名卓耳治城。前临海峡，水阔而深；屿中有高山，名蛇莓子，怪石人立，古树参天，石磴泻泉。英人引自来水于此，有海珠屿，一名宝珠，距城五六里，境幽深，有宝树岩，径皆羊肠，亦幽境也。其为官商别墅者，曰长春坞，曰友石庐，曰竹上居，又天香山上有石磴千二百级。有平章会馆，闽粤人合建，有南华医院，闽粤人施医地。屿中义塾借平章会馆为之者，闽塾、粤塾各一，在会馆左右。英设义学四十二所，教华文者一，教英文者五，教巫来由者三十二。此埠人才聪敏，为南岛冠。藏书家以林培元为最，谢增煜次之，余如温震东、林振琦、林汝舟、吴春程、林载阳，皆有储蓄。有波知滑冢亭，闽人公建；有百年适成亭，闽人新购丛葬处也。风俗则中华流寓既多，颇重风雅，喜逢迎，善褒奖，童子见客，揖让为礼，人情古厚，甲于海南群岛。守家礼，重文教，昏则六体俱备，无不亲迎。新妇入门，合卺毕皆谒家庙，丧不停柩，逾月而葬；亲执绋，必素冠，妇女亦徒跣；虞祭仍凶服，或用墓志，祭典极丰。

光绪二十年甲午

（五月）十六日记　申初，到新嘉坡，总领事黄公度率随员那三等来见，旋以马车接余至领事府憩息。夜设筵席，至十一点钟始回船。

三十七、王之春《使俄草》

光绪二十年甲午

（十二月）二十日，阴。午正，行三百三十三海里，合中国一千一百十里。寒暑表八十八度。未初后行二十二海里，抵新嘉坡。总领事候选知府张振勋弼士、翻译知府那三华祝、直隶州刘玉麟葆生、随员刑部主事王树善杉绿、教谕陈国经锄圃、笔帖式沈铭鼎之、县丞金维梾石声、供事州同衔叶卓林吾庄来谒，并备马车迎余及参随各员。行三四里至领事府宴叙，便至博物

院一观。当门置象头骨一具，甚巨。既人。则虎、豹、犀、熊、腥腥、猿、鼠之属为一室，鹳鹊、孔雀、鸺鹠、鸵鸟之属为一室，各种水族鳞介之属为一室。鼍龙、蟒蛇、蜈蚣并大逾寻丈，玳瑁、螺蚌各种奇形怪状，不能一一悉数，均各用药水傅之，完其皮革，实之以草，植立如生，牌示其名，并注所出之地。其他若中国船橹、水车、纺具之属，群依式制一小者以资考究。盖西人留心格致，非仅用为观玩之具已也。询胡家花园，云琼轩殁后家骤落，今已售去。命车往游，则山花夹道，杉柏、棕榈、桄枫、葵扇各种，嫩绿柔青，争妍贡媚，并如中土仲春时候；所蓄猿熊、鸵鸟各物亦间有之，未能一一备俱也。复询陈金钟，云已前年殁，其家今亦中衰。询柔佛国王，云去此二十余里渡海峡即王居，国王善英法语言文字，雅善酬应，故英人喜之，国中政务尚能自主。此地本柔佛属地（译音亦云息力），嘉庆二十三年，英人夺踞之，名曰新加坡，又作生架坡，又名息辣。英人不收身税，故华人趋之若鹜，遂成巨埠。薛叔耘出使时云：闽、广人约十四五万，今且二十一万余人矣，此外英人二千余，土著阿剌伯、印度、巫来各种亦止共数万人，然英税华货独苛，洋货每百不过抽五，华货则每值百抽至十余元不等，此殊未足以持平也。又云暹罗之滨角各属地华人近已二百余万（此地应设领事），麻六甲百五六万，槟榔屿约十八万余人。去新嘉坡千二百余里，又荷兰属地若婆罗洲、噶留巴、西里百、爪哇、苏门答腊、涧子底、摩鹿加各岛共四十余埠，计百六七十万人，土产白糖约六千万余石，加非约二万万石，及各色呢羽。昔海禁甚严，华人出洋者犹若此。其甚，今自薛叔耘星使奏除此禁，计英、法、俄、德、荷、日诸埠当日盛一日。禹迹神皋生产实繁，得此为尾闾之泄，正不可谓西人之无造于我中国也。弼士居此间三十年，人极练达，与华洋交涉皆能持平。今自本籍大埔莅此甫及二旬，云由此自新山一百里，华人十四万余，今设副领事一人。新加坡、麻六甲、槟榔屿全境英总名司典来脱（译言海峡）舍脱门此（译言埠也）。土产锡、铅、白铁、蔗糖、胡椒、椰子、沙藤、紫菜、甘蜜（《瀛环志略》作甘蜜，薛叔耘谓即槟榔膏，以今考之实即染绸之著莨也，一名孩儿茶）、降香、苏木、香茅油、犀角、象牙、江珧柱、燕窝、翠羽、文贝、螺蚌之属，五谷棉花皆自他埠贩来。地距赤道北一度廿分，北京偏西十二度三十九分（巴黎东一百零十一度二分），由西贡至此六百三十七海里，合中国二千四百二十一里。土著人黝黑，蠢陋如鹿豕，男女并蓄发跣足，上披红袱，下围红布数尺，不着裈，左鼻皆穿孔着环，女则耳轮穿孔至六七，皆饰以金银。负物旧止用顶，近亦有肩荷者，运重以双牛挽车，牛

角锐上而长，群饰以金碧，若双塔然，以为美观。西里百吉宁诸色人并巫来由种族言语侏离，闽、粤人来此贸易者，非习其土音不可，然语殊简略，三月便可熟谙也。夜三鼓登舟，张君以次来送行，小顷即展轮。（《再补编》第五册，9页）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闰五月）初二日……英属则新嘉坡乃总汇之区，土产无多……（同上书，51页下）

初五日，晴。早九点钟抵新嘉坡，总领事张弼士太守率同翻译、随员迎至舟次，当邀同从官乘马车至署宴叙，谭及中外各事甚悉，并赠译出南洋各岛详细地图各件。晚四点钟随送至舟，候船开行乃别去。青莲诗有云：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今日思之，乃益信然。弼士熟悉南洋各岛情形，与西人交涉极称契洽，前已言之。今莅任半载，措置果能裕如。寓居华人亦颂声大起，始信余言固不诬也。（卷八，总660页）

初六日，晴。新嘉坡炮台因山建筑，有外斜坡以护垒墙，避敌弹之击。垒墙与外斜坡皆用泥土，不用三合土，始可任击不坏，与中国沿海各炮台以三合土作，太平面之墙显露于外者不同。规模极大，墙有三重，台内兵房宽敞清洁，火药库七八座，军械库数座，共费银三十万两。光绪五六年间，又于西面添建新台，更称巨固，凡五年而后蒇事，计费银共七十余万云。（同上，52页）

附　王之春《（国朝）通商始末记》

卷二　西南洋诸国来互市条云：转西即旧柔佛，有地曰息力（一作息辣），一名乌丁焦林，一名星架坡。往时丁噶奴、单咀、彭亨皆柔佛所属，后番部徙别岛，遂为大西洋东来四达扼要之地（嘉庆中英吉利据其地，名新嘉坡为第一埠头，闽、粤人谓之新州府）。诸国地各尽百里。……

王之春《国朝柔远记》

卷十九　瀛海各国统考

苏门答腊之东北有大岛，为新嘉坡、麻喇甲，稍西别一小岛，曰槟榔屿。明以前诸岛皆称朝贡，同列藩服，迨欧罗巴人航海远来，其始以重币购片土为埠，舣舟立市，盘踞既久，渐而劫其君、夺其地，百余年间，翦灭殆尽，

惟苏禄以弹丸仅存。（8页下）

三十八、载振《英轺日记》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三月）二十四日，辰正，舟抵新嘉坡，泊公司码头。自香港至此，水程六日，去国日远。

觚棱弥深轸镭。先是舟抵香港，得上海道袁树勋来电，称驻坡代理领事吴世奇，电禀坡督，预订设宴款待，请电覆等语。余复电诺之，至是吴世奇并新派领事凤仪以小轮来迎，且称众商备行台于振裕园，请往少憩。己（巳）刻，遂率参随翻译各员，至官码头登岸，英兵排队奏乐以迎，应接如礼，登车莅行台，接见粤省所派保商委员吴桐林，并绅商李清棩等，众商呈颂词二，颇极藻饰，爰告以国家深仁厚泽，二百数十年声教所讫，莫不尊亲，矧方今皇太后、皇上轸念海外侨黎，屡颁温谕，若辈宜矢志忠贞，遇事力图报效，毋忘厚恩，是所切望。诸商佥唯唯。午正，遂赴督署拜晤。署去振裕园不远，居土冈之上，嵩构崔巍，轩敞寥朗，文石铺地，清洁无尘。坡督史惠忒南迓于门，握手偕入。其中军、参赞及法领事介史惠通名谒见。坐谭片刻，史谓中国大局粗定，以目前情形而论，五年之内可保无事，然必及此闲暇，明政刑，讲义理，修武备，始足为长治久安计，深望中国及早振兴，庶使列邦刮目相视，中英方睦，敢为肺腑之谈，幸恕唐突。余谨谢昌言，告以此次莅英，即拟考求贵国政治学术，且游法、美诸国，咨询咨度，以备国家采择，有所则效。史韪之少顷就宴，马来王披而阿来同席，史告余此君居毕喇，明日登舟同行，至英贺加冕，联坐移时，席散辞归行台，华商佘勉然请赴其花园游览。园为前领事广东胡璇泽所建，今归佘氏，一名蔚园，琪花瑶草，万紫千红，陂塘逶迤，竹树蓊拂。时甫暮春，池荷著花，虫声唧唧，绝似故园秋景。有感得句云："白华补入皇华咏，总是庭闱眷念时。"盖纪实也。佘，闽人，居此三十余年，以商务起家，急公好义，颇不忘本。近与吴世奇等，议捐巨赀，欲集群力，建立孔圣学堂，以教寓坡华民子弟。具呈坡督，准转英藩部核议，有章程呈递驻英使臣张德彝，俟与英外部商定，即为入告。余嘉之，为奖励数言。归时众商请游华民街市，俾遂瞻仰。余允之，周历数里，观者如堵，举欣欣有喜色，门前悬龙旗，结彩绸，栉（栉）比鳞次，旖旎生风，始叹比户可封，岂特尧民。即此海隅，苍生咸知回面内向，眷怀中国，源远

流长，其来固有所自，由兹以往，所以培养而保护之者，宜何如耶？览毕返行台，赴众商宴。查坡埠地居越南之南，其西北为麻喇甲，西南为苏门答腊，东北为婆罗洲，英人据此八十余年。其地东西九千里，南北差狭，内山及附近各岛，茂材木，富铅锡；植物有胡椒、蔗糖、椰子、槟榔；动物有文贝、象牙、犀角。华商旅此，约三十万人，大都以矿业起家。其居累世，生兹土者，皆辫缀红纬，俗称为哇哇，犹言童子，虽髦不改，盖其系恋故国，虽壮不归，犹自托于童稚，其敦本思原之念有足多者，惟不如香港民气之聚。睦姻任恤之谊薄，游民衣食不足，偷惰无俚，驯至行止失检，时见轻于他族。余勉然等思有以格之，而未得速化之术，英例初不准华民练团自保，比以盗贼渐炽，许以百人为限，或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浇风庶几可革也。土民为巫来由种，约二十余万人，黧黑野鄙，椎发跣足，性情尤惰，所营皆佣工贱业，土音戛黠鸠州，殊难索解。近虽有华英官设小学数区，而土人亦不与，鹿豕蠢蠢，其何能淑？英官治此有辅政司、按察司，以理民事；有水陆兵官，以治军政。兵三千人，山南北皆有炮台，守备严密，而警务稍弛，竟日行捕，兵甚罕见，良不可解。宴毕时已戌正，兴辞归舟。

二十五日，辰初。坡督来答拜送行，领事吴世奇凤仪，华商余勉然等皆麇集，分别款劳。辰正解维，坡督及领事商董，犹立河干，余再三辞却，久之始退，时马来王已登舟，王冠绒冠，前后锐有脊亘，其上缀以金络，短衣窄袖有领，遍体金缕，两缕间杂以彩色，衣以下如西服。其始至也，家人从官送行者甚夥，位尊者握手为礼，卑者则跪一膝，嗅王之足以示亲近。妃妾以巾蔽面，有二孔露其目，衣亦饰金黄，以红袱裹体为裙，行李用杏黄包，有楱一轴一，从官散仍携之归，或曰此册宝也。按马来即柔佛国，古亦称息力。今译为巫来由，或作马来隅，审其音马来为近。新嘉坡、槟榔屿、麻六甲等处本皆其国土地，别有文字与埃及古文略相似，是其初非尽无文化者。今其国君有能名游历欧西，广结纳，英人颇善视之。今且许以练兵之权，虽属藩封，不干预内政，近因南洋华民人众，聘请华商专理其事，措置秩如，亦暹罗之亚也。

二十六日，午刻，舟抵槟榔屿口外，山势平衍，对岸北连大陆，本马来属地，明时为荷兰所据。嘉庆时，英人与荷国立约，议租岁出租银十万元，以九十九年为限，其开辟在新嘉坡之先，不数年间，市舶云集，为南洋巨埠。洎坡埠既开，更得地势，商货转运停蓄，遂移于坡。而此岛天气清淑，林木茂盛，故商民乐居之，有华民二十八万，西人仅数百人，治事之官，系由坡

督转派，职分稍卑，故例不拜晤迎送。全屿无炮台，无守兵，盖与各国约，不以此地作战场，视坡埠胜负为存亡，所以省防费也。华民权限以此埠为最宽，有华议院，议员所议可者，十居八九视他埠相径庭。华民自相约束，至为严密，有公所，有公积之款，有游民入境，则拘之教一技，令自营生，俾足自给而止，有废业者，集资使归里，终身不许再至。法良意美其不为他人所挠，而终能持久者有以也。未刻下碇，副领事道员谢荣光等来谒，此间领事向由商人兼充，驻英使臣派定后，知照英官月给薪水百金，并无公费，仅以保旅民通情意而已。无文牍往来，非使臣有所询问，则亦并无册报云。余于未正登岸一游，申正返舟，戌正启碇开行。

三十九、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五月）二十日，到槟榔屿，槟埠领事梁廷芳璧如等来见。……余与午（桥）帅绕行街市，遂至梁家，延见商人胡国廉子春，张僖光舜卿（弼士光仆之弟）、谢春生梦池、林花镨汝舟，及黄学文、伍连德等。……华民寓此者十二万人，大约皆闽、广籍，而闽较产巨，广较人众。广帮又以潮属为多；富商皆各建第宅，有祠堂衡宇相望。……

二十一日，午后二时到新加坡港口，是处山明水秀，夹峰树阴，商舶往来，货物盈积。总领事孙士鼎及随员、众商家来见，因偕同拜英驻坡总督。五时赴振裕园公宴。园主人李清榍接待甚殷。此为本埠佳胜之处，前醇亲王、伦贝子、振贝子道经时，皆尝至此。席未毕，复往中华商务总会华商公宴。商会以前月开办，规模宏壮，正总理吴世奇转珍、副总理陈景仁云秋，主席宣颂词，在坐有广西道罗乃馨游历至此，余皆商人也。……本埠华人凡二十八万人，广人居百之五十，闽人居百之四十五，其余则各省人也。……有广益银行，粤人所设，资本四十余万元。有报馆二：曰《南洋总汇报》，曰《叻报》，日出共八百余纸。有学堂二：曰华英学堂，其来已久，专教英文，曰应新学堂，乃本年广东客籍所设，生徒五十人。商会近又倡办广肇养正学堂，尚未成立也。……当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英人设华民政务司，翌年（光绪四年）吾国乃设领事。光绪十九年改为总领事，兼辖槟榔屿、麻六甲各岛。

二十二日，领事孙士鼎及众商来送行；医生林文庆来见。

四十、何藻翔《藏语》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六月）二十八日，附芝鸭加轮船放洋，罗瘿公徐电庵来送行。（第 5 页）七月初四日，到星加坡，因港疫人禁海；四日方进口。初七日，船泊星加坡，见猪奴头目押领五百余人登岸，转贩荷兰各埠，为之酸恻。午后登岸见孙领事鸣仲，孙询我国与外国历年所订招工条约，余条举英、法初订未定之招工章程，及近年南斐招工办法告之。荷兰现已派驻使，应向外部妥订章程，派华官监视出口，到埠后，派领事保护，庶免苛虐。孙领事招饮。孙仁和人，生长粤，能粤语，有干才。（第 7 页）星埠华侨三十万，苦力居多，甚嚣尘上。同船英商某向余云：吾不敢以星加坡华人为中国人代表，中国亦有文明上等人，现大梦渐醒，派大臣考察政治，进步未可量云。盖星埠华侨见贱西人已久矣。暹罗喇嘛詹地玛登船请见，年二十一，能英、暹、巫来由语，甚明敏。原籍福建谢姓，因道游其家园，园后即庇能植物园也。规模极大，惜三钟开始，所游未竟十一。（第 8 页）十三日由庇能放印度洋，连日大风雨，十七晚到恒河口，水浑浊，停轮以待带水舢板，是夜风浪极大。寅初进口，计七百里。（第 9 页）十八日未刻，到加拉吉打，寓大客栈，颇清洁，寒暑针九十四度。张使云，六月时，几案均热也。（见吴天任著《何翙高年谱》）

伍　游记类

一、李钟珏《新嘉坡风土记》

新嘉坡风土记校注序

《新嘉坡风土记》一卷，清上海李钟珏著，原木刻本，光绪二十一年仲夏乙未刊于长沙使院。钟珏始末不详，惟知其与新嘉坡首任领事左秉隆子兴有通谱之谊。左秉隆为驻防广州正黄旗汉军忠山佐领下人，同文馆高材生，精英文，为曾纪泽所赏识。光绪四年十月随纪泽出洋，为三等英文翻译官，五品衔，都察院学习都事。纪泽倚畀甚殷。至光绪六年七月，驻新嘉坡名誉领事胡璇泽亚基（一号黄埔）因病出缺，由随员盐提举衔布政司经历苏溎清署理，纪泽遂疏荐秉隆补之，遂于光绪七年八月初三日领凭赴任，为首任正式领事。时领事额少，官阶颇高，其薪俸月给五六百两，今总领事所不及也。三年期满，纪泽更疏留之。钟珏于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往访之时，秉隆在任已将六年矣。钟珏居星匝月，杂记风土，刊为此书。文词雅典，记叙信实，六十年前之风光，跃然见于字里行间。陈育崧先生藏有原刊本，余读而好之，因商借制版重刊，列《南洋珍本文献》第一种问世，并为加眉注，略校其失，而补不足，为读者之助，若责以佛头着粪，则不敢辩。兹值杀青，为志数语如上。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古吴许□钰云樵序于新嘉坡南洋编译所。

新嘉坡风土记叙言

光绪二年丙子六月，钟珏始游京师，识青浦席涂翰伯，因翰伯识元和汪凤池药阶、凤藻芝房昆仲，暨汉军左秉隆子兴。药阶以乙亥举人，供职内翰。三子者皆外省同文馆生，学成上贡，充总署天文馆副教习。时钟珏寓居崇文门内，晨夕过从，亲若骨肉。阅三月，束装南归，临歧握别，情各难遣，佥谓聚散不常，嘉会难再，盍效世俗通谱之谊，以为他日左券。于是翰伯齿最长，药阶次之，子兴、芝房又次之，钟珏最后。盖衣带束帛之赠，古人有不能已者，朋友以齿相叙，比于兄弟之伦，事虽非古，其情均也。越二年戊寅，子兴以奉使英、法大臣奏调出洋，充翻译官，旋任新嘉坡领事。壬午芝房举京兆第二，明年癸未入词林，翰伯、药阶亦已晋级，独钟珏侘傺如故，每以青云难致，良朋相见无期，用怀惭愤。丙戌以优贡北上，恭应廷试，获与翰伯、药阶、芝房重话旧好，中酒，辄言曰："今日欢乐不减畴昔，顾安得飞身天南，复与子兴把臂乎？"八月出都，家居无憀，时动南游之念，请于吾母，曰："可十二月航海至粤，先以书达子兴，约来岁二月赴新嘉坡。"丁亥正月杪至香港，得吾母病耗，折而归，疾已痊，可居一月，母将成子之志，促装戎行。三月中旬，重至粤东，游澳门旬日。四月下旬，始自香港乘轮船南发，行九日而至，盖后四月朔也。昔张敏与高惠友，每相思不能得见，敏于梦中往寻，但行至半途即迷，不知路故。沈约诗曰："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今钟珏一岁之中，南北万余里，外寻旧盟敦夙好，十年之思，一旦尽慰，以视张敏，其乐何如？盖梦虚境也，游实迹也，虚者之不若实，天下事大抵然矣。既与子兴见，下榻公署，谈论不辍，如班、尹之永夕，并乘遨游，如郭、李之同舟，视昨岁京中与翰伯诸子欢乐，不更有加耶？居币月，杂记风土若干则，录而存之，以志鸿爪，叙其缘起如此，亦以见斯游之非偶焉尔。上海李钟珏。

新嘉坡风土记

自暹罗直南伸如舌，长如股，中有山如脊，斗入于海，皆巫来由种人居之，西人统名之曰下暹罗。其国有十：曰斜仔，曰大（六）坤，曰宋卡，曰大年，曰吉连丹，曰丁噶奴，曰彭亨，曰柔佛，在山之东曰吉德，曰沙剌我，在山之西，地至柔佛尽处，谽谺一水，隔二三里而得一岛，西以苏门答腊为蔽，南以爪亚为屏，东以婆罗洲为障，四面环水，如骊龙颔下珠，即英人所

谓新嘉坡也。旧名息力，又称呖叻，华人或称新州府，其地南距赤道三百零四里。

自香港乘轮船，指西南行，计程三千四百七十七里，至越南之西贡。自西贡指南偏西，行二千四百二十一里，至新嘉坡。风顺六日可到，风逆或至七八日，如湾泊琼州、西贡各口又需时日。

考之古册，斜仔以下，皆顿逊地。其后析为列国，而柔佛处极南，叻地属焉。然百年前榛莽未启，一荒岛耳。华人之懋迁南洋者，既乏问津，即欧洲诸邦，如荷兰，如葡萄牙，争据群岛，亦未厝意及此。嘉庆二十三年，英人名士淡不公者始得之，以为海道四达之区，上于政府，伐木开道，遂设商埠，是为开辟新嘉坡之祖。西人尝铸铜像，以志勿谖。

全坡之地，南北十四英里，得中国四十六里有差；东西二十七英里，得中国八十九里有差；中有河，自东达西，划分南北，居人名其北曰小坡，南曰大坡。

苏门答腊、爪亚、婆罗洲一岛，遴为屏蔽，皆在数百里、千余里外。对坡一岛，绵亘东西，东曰廖屿，西曰吉德门，天然近障也。吉德门十余小岛，若断若续，直与坡接。窄处不过数丈，宽处不及一里，轮船自西南来者从此入。其东自柔佛之罗汉屿，与廖屿之马案山相对处。中间海道阔十里，而罗汉屿如髻如拳，错列海中，下有礁石，舟不能近，论其形势，兜裹层层，南洋各岛皆不能及。

海口炮台，西南二座俱在山巅，最得形势。其东一座，在罗汉屿西二十里椰林中，平地高四五尺，台面细草茸茸，自海中闲望，仓促不可辨认，是处海面不及三里。

居民册籍，约分五种：曰中国，曰欧罗巴，统英、法、俄、德各国；曰巫来由，统南洋各岛国；曰亚墨利加，统南北花旗各国；曰东方诸国，统五印度以上诸小国，及缅甸、暹罗等国。五种人数以中国为最多，其次巫来由。

华人住坡，户口最难详确。查光绪七年，英人所刊户口册云：福建男女二万四千九百八十一人；广州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三人；潮州二万二千六百四十四人；嘉应州六千一百七十人；琼州八千三百十九人。三州府生长之华人，九千五百二十七人，不列籍之华人，二百七十二名，统计八万六千六十六人。近五六年来，虽少有参差，总在八九万之间，而历来居叻游叻者，动称十余万，皆约略之词。虽西人所报未必尽确，不列籍者，不止此数，然总不过十万人。

巫来由人，通谓之土人，有书作穆拉油者，闽、广人读无为莫之去声，

故巫亦读穆。其自印度一带来者，谓之吉灵人，又有波斯一带者，谓之齐智人。土人有黑有白，吉灵、齐智俱肤黝如墨。其以布蔽下体，不衫不袴，三种人大略相同。

巫来由，柔佛国王都城，在坡北岸，一衣带水，相望可接，坡中有行宫，时往来其间。其民之在坡者，皆贫无生计，西人役以工作，几若牛马，华人亦有用之服役者。

叻西北三百余里，柔佛之上，沙剌我之下，有埠曰麻六甲，本暹罗属国，葡与荷尝迭据之。道光初，归于英。麻六甲西北九百里，海中有岛，曰槟榔屿，亦属英。两处华人共十余万，英设总督于叻，统辖三埠（按英人以此三埠统言之曰三州府）。

驻叻英官，总督而下，曰辅政使司，曰按察司，曰参政司，曰正副经历司，曰户口司，曰库务司，曰地理司，曰营造司，曰巡理府，曰护卫司，曰船头官。巡理有三堂，分理坡中各案件，略别大小轻重；护卫司专管华人一切事，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

英国驻叻军额，计英炮手一队二百四十八人外，兵总六员，修理军械匠十八人，步兵一队八百九十三人。又印度炮队并修理军械匠共二百七十五人，管理炮队粮道官二员，炮队绘师一名，营医十四名，统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较香港少三百五十七人，其水师兵船，则游泊无定云。

兵房二处，一在升旗山，一在公家花园，对面山坡上，平时不见一人，逢操演齐出，至临海抛球□□。

各国驻坡领事，中国外，曰美、英、德，曰俄，曰法，曰奥，曰意大利，曰丹，曰荷兰，曰葡萄牙，曰西班牙，曰巴西，曰比利时，曰哈华亚，曰暹罗，曰瑞典、那威，二国并一领事，共十有六。

中国领事之设，始于光绪三年郭侍郎使西过叻，体察情形，奏请设南洋总领事，兼新嘉坡领事官。经总署议，以总领事事宜姑缓筹办，准设新嘉坡领事一员，随员一员。

初设领事时，议以华人户口、年貌、身格费及船牌费抵俸薪各项。后户口、身格费未行，船牌费不足抵用。光绪五年，始定仿照出使美国、日本章程，领事、随员俸薪，由出使经费内支给，而船牌费，仍收取抵用。查船牌费，每重一吨，收洋四占半，合银三分有奇，此项岁入不过数百金，仅抵一月经费，而船户涉险犯难，获利无多，似当议除，以示体恤。

泰西各国，凡属通商埠头，他国领事不预听断之权，而洋人之在中国不

然，如上海租界，所设公廨，华洋会审已非西例。西官又好揽事权，必欲华官仰其鼻息，志士愤焉，驻叻各国领事，概从西例，不预审断，而华人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领事可办之件，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掣肘，故除给发船牌外，惟劝兴义学，讲圣谕，开文会，以行教化而已。

居民犯事，统归巡理府审断，轻者判罚，重者监禁。监在西南山坡上，周以垣墉，巡差负枪，昼夜逻察。查西历上年底止，狱中重罪，经臬司判禁一年以上者，华人共存四百八十三名，巫来由人七十五名，吉灵人四十三名。其所犯轻罪，经巡理府判以罚款，或不能完缴，以监禁抵消者。一年之中，华人入监共二千八百九十人，此中期满出狱者，二千六百七十九人，入狱后具赀赎出者，一百五人，巫来由人一年共入一百九十七人，吉灵共入一百八十八人。狱中宽敞洁净，每犯日食两餐，荤素菜各一肴，虽曰拘禁，实则徜徉自在，胜于在外作苦，故犯事人往往不愿纳锾，甘住狱。近西官察知其弊，议裁荤菜云。

叻自开埠以来，进出口各项货物，一概免税，惟烟酒重征，由华商设立公司包纳，烟公司月包税八万六千元，酒公司二万一千元，二项为入款大宗。地租估屋值十取一，其他抽捐名目尚多，惟皆不苛取。

西人每至年终，预将来岁一年进出款目核议，登诸日报，是亦量入为出之道。查本年叻中进款应有三百六十七万元，出款三百六十三万五千四百四十四元，举此可得历年进出款大略。又按槟榔屿上年入赋税一百二十一万六千六百八十八元，支款九十七万七千五百二十九元，计余存二十三万九千一百五十九元。

坡中用钱不用银，同洋钱不用中国制钱。自一镙至一元凡四等，最小为镙，合制钱二文五六毫，四镙为一占，又名先士，十占为一角，十角为一元。角与元以银为之，镙与占以红铜为之。

通用之一元洋钱，铸自日本，轻重与英洋同，英洋光者可用，然甚少。其一二角之小洋钱，皆伦敦及香港所铸，占镙铜饼则港与坡并铸之。

叻地商务以胡椒、甘蜜为大宗，岁必售销数千万元。然皆出自他岛，叻盖聚货不产货者也。叻所出者，惟榴连、槟榔、椰实、波罗、杧果、山竹、波罗蜜、甘蔗、洋桃、香蕉、生姜等，果食有人参果者，形如龙眼，味若鸡心（柿名），最称美品。

胡椒始种于印度之锡兰，运往欧洲，西人以制油佐食，既而苏门答腊亦种之，今则南洋大小各岛无不种植，而运售皆在叻地，商人设公局以主之。

甘蜜树高与人齐，其叶长三寸，两端锐，中宽寸余，采而捣之，其浆成蜜，甘与蜂蜜相埒，欧洲各药中多用之，销行甚广，与胡椒二项，同一公局主其事者，由华商公举，经柔佛国王谕允。

自柔佛以上各国，港口繁多，俱产椒蜜。华人之散处各港者，实数十万，大都占地为园，雇工种树，名曰园主，每一港推园之最大者为港主。叻中富商，设号各港，以收椒蜜，如中国花、米、丝、茶等项，坐庄者然。

潮商多业椒蜜，闽商以各项海货，及往来各埠之轮船为宗。资本俱巨，他商不能及。

各货价目，涨落不定，择其大者记之，以备留心商务者参考。乌椒每担二十一元，白椒四十一元。甘蜜四等，自十一元至六元，上甲锡每担三十八元。乳红白十有四种，自九十元至十七元。牛皮八种，自十七元至十元。藤七种，自七元至三元。椰肉六种，自四元至三元。犀角三等，每斤自四十元至二十六元。鱼肚每担一百二十元。白鱼翅三等，每担一百一十元至四十三元。乌鱼翅三等，三十九元至十五元。海参二十余种，自六十元至四五元。玳瑁七等，自一千元至一百六十元。白燕每斤十七八元；毛燕上每担三百二十元；毛燕中一百八十元。其他杂货不载。

叻中华人最多，亦最富，有拥赀称千万者，有数百万者，若十万八万之户，但云小康，不足齿于富人也。然究其发迹，多在三四十年前，近则鲜有暴富者矣。

土人最贫，吉灵人亦鲜充裕，惟齐智及阿剌伯人，不少殷实。齐智人专以放债为生，重利盘剥，如中国印子钱之类，华商资本缺乏，或向告贷，一时济急，久则剥肤，时有涉讼不了者。居民生死，每月有册刊报查。西历二月册载，居民生育男女一百五十七，死三百五十；三月生二百一，死五百十六；四月生二百十五，死五百二十五；五月生一百九十五，死五百三十二，观此亦可参知民数矣。

生死报册俱有限，生育者三礼拜内不报，查出罚洋五元，死者逾一昼夜二十四点钟不报，即议重罚，盖恐有别故隐匿，故特重其罚也。

在坡生长之华人，一经报册，即隶英籍。其质性良者，恒讳而不言，桀者且以自大，入耶稣教者尤甚，竟有父子不相能如陌路者，风俗人心之坏，不待言已。

年来赈捐防捐，富商乐输巨款，核奖得虚衔，封典者比比，其门前榜大夫第，中宪第，朝议第，一如内地。至顶戴冠服，则惟岁首及婚嫁用之，寻

常酬应往来，或穿单长衣一领，已不多覯，居恒短衣跣足坦率。习惯冠履，忽华忽洋，出门必戴帽，或洋帽，或巫来由人帽，戴中国小帽者甚少，惟御长衣，必戴小帽，虽甚热不露顶，亦风俗使然也。

闽人发辫俱用红线为绺，虽老不改，亦其风俗使然，故见红辫者，望而知为漳，泉二府人也。

土人所操巫来由语，通行南洋各岛，华人久居坡中，及在坡生长者，无不习之，又多习英语，同侪往来，时而巫语，时而英语，时而闽、广土语，他省初到人，往往对之如木偶。

久居叻之华人，多娶土人女为室，其装饰与安南女子略同，窄袖宽衣，其长没足，因而所生之女，亦从土装。闻闽人、潮人家中，竟无一汉装妇女者，不若男子尚有一辫，存其本真也。闽、广士子在叻授徒者，颇不乏人，叻中子弟读书，图回籍考试著亦不少，然叻地无书，又无明师友切磋琢磨，大都专务制艺，而所习亦非上中乘文字。近年领事官倡立文社制艺外，兼课策论，稍稍有文风矣。

地近赤道，有热无寒，然热不过八十度，广厦深居，时有凉风习习，此候拟之江南。在梅子黄时，枇杷熟后，惟日中行路，则杲杲之势，甚于内地炎歊，彼工作负贩挽车辈，日必冲凉数次，或有身涂土人所制一种油以避烈日者，幸时晴时雨，且多树木，故少触热路毙之人。

冲凉之法，自首至足以水醾濯，如醍醐灌顶，透入心中，立解烦热，久居此地者，日必一二次，亦习惯使然，非是不适。初到者往往不敢轻试，然当日中行路后，亦不可不一冲也。

坡中时有风而无飓风，时有雨而无淫雨，卯初日出，酉末日人，终岁不改。日中则热，夜分则凉，四时皆然。居民单衣一领，若将终身，故甚利穷人。

西人之记晴雨者，云近岁最多雨之年，共一百四十日，最少之岁，年一百十二日，然晴雨甚调，五日中三日晴两日雨，从无久旱不雨，一雨经旬者。

叻地一年内有元旦三：华人元旦，一定者也；西人用西历，无定而有定者也；若巫来由人元旦，则有定而实无定。其将近元旦之前数日夜半，彼教中牧师，登高处望日出，见天际一线日光出地，即欣然曰明日元旦矣，于是集众教堂中，立誓以为实见日出。每年元旦在中国六月初，设遇风雨连朝，阴晦无日，有迟至中旬者。今年中历有闰，故五月初二日为其元旦，是日乘车贺年，亦纷纷不绝于道。

坡中平阳多而山少，山亦不高，惟居全坡适中之一山，高五十余丈，英总督署即建其上，轮船入口，首先望见此为最高，他如大、小坡分界处之王家山，及迤西濒海一带诸山，俱高不过十余丈。王家山有石磴可登，磴止三十余级。

轮船入口，王家山及迤西一山，俱升旗帜以报，各商瞻其旗号，可识何国，何行，何船，从何处来，二山因俱名升旗山。两升旗山俱有炮台，王家山每日十二点钟放炮一响，以准钟表；礼拜日改一点钟放，黎明五点钟，黄昏九点钟，各放炮一响，以定昼夜。

凡遇火警，传电至王家山，即放炮放火箭，日则悬旗，夜则悬灯，炮之响数，箭与旗灯之颜色，分出地段，使人一望而知，救火车闻炮即出，沿途皆有水门，浇灌甚便，故无大火。

坡中庙宇寥寥，会馆亦少宏壮，而教堂林立，有天主、耶稣、大方各教之别，若大若小，或崇或卑，不下二十余处。

市廛繁盛，莫若大坡。洋行、银行、信馆、海关均在大坡海滨。小坡虽有市集，皆土人所设，土货及各项食物，无一巨肆。其迤北一带多园林树木，境最幽静，有地名牛车水者，在大坡中，酒楼戏园妓寮毕集，人最稠密，藏垢纳污，莫此为甚。

煤气灯彻夜不熄，各铺户门首，俱悬神灯，初二十六之夜，家家点灯，至九点钟方熄。

牛车水一带，妓馆栉比，闻注籍于护卫司之妓女，共三千数百人，而此外之私娼女伶，尚不计其数，皆广州府人，或自幼卖出洋，或在坡生长者。

频年香港贩幼女来坡，卖入妓院者，踵相接，领事悯之，率同华绅言于英总督允下，护卫司议章保护，投保良局，以时查察，于是此风小息。

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闽剧、潮剧者，惟彼乡人往观之，戏价最贱，每人不过三四占，合银二三分，并无两等价目。

叻中酒楼无多，广菜、番菜各一二家，凡宴客在各家园林者，多菜兼中西，酒饮白兰地、威四嘺、香槟等番酿，饮粤东糯米等酒者已少，绍兴酒则如琼浆玉液矣。

客寓亦寥寥无多，不如香港、粤垣、上海远甚。轮船到埠，亦无接客之人，必须自雇小艇运行李至岸，另唤脚夫，或雇马车装载。然脚夫多闽人，马夫多土人，言语不通，易受需索，故孤客远临，极形不便。

南洋鸦片烟贵于中国数倍，以其税重也。叻中每钱需洋二角，闻加拉巴、亚齐等处，每钱五角云。然吸烟者并不见少，且穷人尤多，彼拉手车者，日夜可得洋一元，缴租四角，可余六角，苟无烟癖，度日有余。乃十人中无烟瘾者，不得一二，炎蒸汗血，博得之蝇头，尽入烟斗，殊可怜已。

英人赌禁綦严，然叻中赌风甚盛，有一局名天师公司，专诱人赌，党羽极多，无法禁绝。前年有华人，上条陈于议政局，请照荷兰办法，尽弛禁令，重征其饷，岁可入数十万元。当时颇有韪其议者，而辅政使司谓，英国不能如荷兰办法，致伤政体，屏置不议，仍求禁绝之法，此亦可谓能识大体者矣。

十年前，途中但有马车载人，牛车载物，后有东洋手车，近又有火车，虽曰并行不害，究之火车兴，而手车牌额截止，旧者汰，而新者不得增，往时有四千辆者，今不通二千余矣。贫民失业无以糊口，往往流为盗贼，劫掠抢窃之案，层见叠出，西官不究其源，但遇案治之，获犯惩之而已。

居民食米，来自安南、暹罗、缅甸。每百斤约洋三元，食物中鱼最鲜美，价亦廉。其他豕、羊、鸡、凫之类，均视粤省昂贵，而菜蔬尤甚。

西人于西北山高处，寻泉源，凿池蓄水，用沙滤清，以铁管引至人烟稠密处。复于山上凿池，激而上之，再用沙滤，散入支管，便民取用，居民多通管入屋，量出水口门多少取值，不限用度，惟数日不雨，则受之以节云。

叻地树木繁盛，尤多椰林，其次槟榔、榴连、菩提等树最多，然皆不甚高大，欲求一百尺之材，十围之木无有也。或曰故多乔柯，六十年前，西人开山，被伐殆尽云。

松有孤干挺特，高八九丈者，枝叶层层，皆圆其下，宽二三围，渐上渐小，多至数十重，其形似塔，因名塔松。初见疑经翦扎，后知自然生成；又有扇蕉，形似扇，其根出地四五尺，两旁各茁叶七八瓣，排列甚匀，远望宛然一扇：此二种皆不多觏。

椰实有大如斗者，其汁甚清，微有酒味，土人多食之。按《南方草木状》云，昔林邑王与越王有故怨，遣侠客刺得其首，悬之于树，俄化为椰子。林邑王愤之，命剖之以为饮器，南人至今效之。当客刺时，越王大醉，故其浆犹如酒云，嘻其信然耶。

叻中向多虎患，西官悬捕虎之赏，岁有所获。近年开路愈多，人烟日密，虎敛迹矣。然闻西北山深林密处，犹有虎穴在。

鳄鱼形似守宫，自首至尾，大者长十余丈，自昌黎驱后，中国海面罕或见矣。而近叻一带甚多，每于夜间游泳，傍舟掉尾，掠人落海吞噬，闻每岁

中辄有被其害者。

坡中道途宽坦，修治之工终年不辍，桥梁多以精铁为之，较之上海租界各桥更形坚固。马车路四通八达，无往不利，每于申、酉之交，驰车骋游沿海滨以入山内，浓阴深树，细草疏花，不绝于目，时或一溪一桥，两三茅屋，或层楼杰阁，隐约林间，昔人所谓入山阴道，应接不暇，殆亦似之。夕阳将下，闻猩猩喔喔声，恍惚峰泖景象，几忘其置身万里外也。

西人所谓花园，与中国异，并无楼台廊榭，惟扩地一区，多植树木，其中罗列名花奇卉，供人清赏，豢养珍禽异兽，广人眼界，而花径纵横，亦颇引人入胜，坡中之公家花园，即此类也。然草多花少，有禽无兽，尚不如香港之园。此外富商巨贾，购地为园，则略有楼台，以时宴客，亦颇饶幽致。

叻中无名胜地，然一草一木，无不向日似笑，禽言鸟语，尽含欢声。日晡时濒海远望，帆樯林立，中浮峦数叠，隐隐送青，此景不可多得。至如公家花园，虽无足观，亦甚幽旷，而两处出水之山，一泓清水，周以铁阑，旁莳花草，别饶佳趣。

西国于大小书院外，别有博物院，所以考平日之耳闻，征诸日见，实与书院相辅而行，于学问一道，大有裨益者也。叻中博物院，规制甚隘，储物无多。然裸之旅有巨人全体之骨焉；毛之族有虎豹、犀象及马牛种种焉；羽之族有射屏之孔雀焉；鳞介之族有鳄鱼、巨鼋焉：皆习闻而罕见者。至如猕之类十有余，鹳之类二十有余，蝶之类百有余，鹦鹉绿者正色，而或朱或黄或白或黑。猬之毫如刺，西人取以为笔，而其形如狼而无尾，豕与羊有一首而二身者，鱼之首有如人面者，蟒之长有十余丈者。又若各国古衣冠、古战具、古钱，奇奇怪怪，莫殚其数；然闻伦敦博物院，百倍于此，殊兴望洋之叹矣。

西人医院之设，所以惠济穷黎非浅，其治法有与中国不同者，故华人每震骇不敢入，然其规制之善，固可仿行。尝见澳门华商所创之镜湖医院，其中养病所，分内症、外症、疯症。男女各别，一切皆如西医院，而医生则华人为之，仍用刀圭方药，此仿西人规制而能通其变者，宜乎仁寿一方也。坡中医院为英人所设，地宽广，病房洁净透风，人设一榻外，又具长桌凳，以时食息。病者或偃，或立，或坐，或行，无拘苦状。因思中国各城邑，施医施药，不乏善政，其大都会，善堂林立，亦有留养病民者，然房舍偪仄，秽气熏蒸，无病人入之难免生病，病者其何能瘳？如西医院，不过拓地数亩，增屋数楹，雇打扫夫数名，而惠不大且实乎？

闽、广沿海人民，至南洋各岛谋生，虽已日久，然皆贸易之商贾，或以

负贩营生，一廛受处，即佣工之辈，往时航海而来，亦多有依托。二十年来，西人开垦招工，佣值顿贵，于是贩卖人口出洋者，名曰卖猪仔，设馆于澳门，公然买卖。沿海人民，或被骗或被劫，一入番舶，如载豚豕，西人以卖者贱视之，即亦虐役之，其惨有不可言状者。迭经查禁，一时稍戢，日久网疏，此风渐长。近来厦门、香港，每一轮船开行，搭客多至千人，少至四五百，其中自愿出洋者固多，被拐者当亦不少，去岁竟有拐同母兄及从兄来坡者。经粤省大宪访闻行查递籍，其由领事就地访确，超拔遣回者，近岁较多。

华人来南洋做工者，抵坡先投客馆，客馆老奸商所设，即猪仔馆也。客或自备舟资，稍有旅费者，不敢虐视，若迫于生计，仓促出洋，身无长物，一投客馆，则此身非己有矣，固不必被拐而来始落陷阱也。在叻华官绅，屡欲清其源，而为英官所持，卒不得行。

中国犯罪之徒，皆以南洋为逋逃薮，地方官访查得确，移文领事请提，皆以约章未载，为西人所持，此例不通，关系政令非小。

生齿日繁，莠民杂糅，结党立会，争立名目，西官迭次严禁，现存一会，名目有五，西人统谓之危险会。凡入会有册，每年报护卫司，据报上年新入者，六千三百五十人，其历年入会总册，共有五万六千二百余人，诚可云危险矣。

坡中开埠伊始，西人政尚宽大，以广招徕，闽、广人接踵而至，懋迁有无，日新月异。当道光末、咸丰初，已成巨埠；同治间称极盛，踵事增华，至今日而发泄已极。近年商务虽未减色，然风气之开，害多利少，奸伪变诈，情状百出，殆亦运会将下之机也。蚩蚩者氓，方谓蒸蒸日上，不知保泰持盈，微识者代用隐忧。

附　高伯雨《李钟珏轶事》

著《新加坡风土记》的李钟珏，字平书，自署上海人，其实是青浦高桥人，大概他久居上海，而高桥也在上海附近，故所称如是。他于光绪十三年（公元 1887）四月到新加坡的，当时左秉隆做新加坡领事，平书与秉隆有通谱之雅，所以特往新加坡探望义兄。他在新加坡住了一个短期，写成这部书，后来江标收入他的《灵鹣阁丛书》中。前几年，似乎是新加坡的南洋历史研究会曾将此书影印。1959 年该会影印左秉隆遗作《勤勉堂诗钞》。陈育崧先生所作的《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一文，曾提到《新加坡风土记》，有云："此书所记都是他耳濡目染的事，所以记载翔实，观察正确。"这几句

话是说得很对的。

李平书是值得介绍给各界人士认识的一个伟大人物，他以小小的一个七品县官居然敢对抗法国侵略者的陆海军，因此被革职。三十年前上海的人，没有一个不知李平书，提到李平书三字，无人不翘起大拇指赞他是了不起的好人。《勤勉堂诗钞》有“李君平书知遂溪县以法人被戕夺职赋此赠别”五律二首，有“直思支大局，遑恤弃微官。恩感民心热，威加敌胆寒。甘棠余荫在，碧映遂溪澜”等句。可见李平书在遂溪任中是怎样尽到守土之责和怎样爱民如子了。

李平书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遂溪履任。这一年的四月，法国海军因强租广州湾事情未定界，就派军舰驶到遂溪县的海口，登陆到达海头汛炮台，将炮台占据了。法国水师提督居然打电报给北京的法公使，要求将吴川、遂溪二县及硇川、东海两岛为租借地。双方交涉，迁延到十月，还议不出一个办法。法海军在海头炮台，时与居民冲突，两广总督谭钟麟知道李平书能干，就派他做遂溪县台。他到任后，一面作军事准备，组织民团，日夜操练，以防法军进攻；一方面又秉承上司训示，亲到海头炮台和法国提督会议。结果法方肯让出吴川县黄坡一墟，至于遂溪县就不止不肯让，还要求增加近石城县安铺埠的罗海口，其时得寸进尺的无厌要求，使得人民更为愤恨。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七月，雷琼道周炳勋与法提督议界不成，民气愈张，操练日勤。那时候有汉奸向法国人献计，教他非击散民团不能成功，民团一日存在，画界事情就有阻碍。法国居然于九月初五日派兵百余人进攻黄略村，邻近各民团纷纷出击，将对方包围，法兵人少，大败而退。各乡人民相约不准以粮食卖给法国兵，法提督电请李平书令人民与法兵交易，誓言以后不再犯。到十月初三日，法军突然开炮攻击麻章墟，自早晨至下午三时，法兵舰放炮二百六十余发，陆上军队和民团英勇抵抗，法军终于退回舰上。此役民团伤者九人，墟内击毁民房五间，当铺高墙一角，压伤三人。初七日平明，法军又攻平石村，民团一见对方渡海来攻，立即鸣锣召集民众抗拒，当场将法军二人击毙。

这个消息传到海头炮台法军耳里，他们立即电北京法公使向清廷交涉，大意说有法国工程师二人到遂溪游玩，被乡民杀死，县令赏五十元，将首级示众，现在首级不翼而飞云云。同时，法军又将周炳勋道台移居法兵船，派兵看守，大有要胁之意。十四日法国派大兵突攻黄略村，乡民正往割禾，卒

不及防，民团应战，死伤甚多，法军早已派兵把守各路，阻止援军开至。由早晨七时战至下午三时，乡民不支，纷向村外逃命。

十月二十日以后，苏元春以钦差大臣和法国兵头莅界会勘，李平书没有随同前往，人民也杜门不出。十一月初一日画界完毕，界线到赤坎福建村上，黄略、麻章幸获保存，不画入广州湾租界中。1938 年冬天，我因事到遂溪、徐闻，从广州湾乘汽车入麻章，此处没有中国海关，当检查行李时，我下车凭吊一番，真是一寸山河一寸金，土地不能轻易失一寸的。

李平书于十一月初三日交卸后，正要回广州向两广总督报告此案一切情形，那时候广州谣言四起，有一说法人出花红三万元买他的头颅，又一说各口岸的法国兵船正守候着，要将他活捉。初三日李平书已接总督密电，教他从内陆回广州，勿为歹人所算。初五日清晨，李平书动身，全城居民都燃放鞭炮欢送，绅士民团都送到岸边，他上木船到阳江县，转轮船回广州。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 1900）李鸿章来广州就总督之职，先到香港，广州大小官员都到香港欢迎，雷琼道周炳勋见李鸿章时说："职道此次被法国人拘禁受辱，完全是因遂溪李县令妄为所致。"鸿章闻之大怒，厉声曰："中国的州县官个个都好像李钟珏大令，洋人敢欺侮中国强要土地吗？"周道台面红过耳不敢作声。同见的人后来忙打电报到广州，叫李平书快些来见李鸿章，必有好处，但李氏没有听从，直到他收到李鸿章叫他去的电报，他才去香港进见。见后，李平书即回上海，后来入武昌，在张之洞幕中为文案。（《南洋商报》）

二、阙名《槟榔屿游记》

至槟榔屿数月，散步河干，临流北望，山峦重叠，烟雾迷濛，以为滨海蛮荒，未作往游之想。一日薄暮，偕友郊行，一客遥指以告，曰越此鸿沟，即亚细亚洲极南之界，直向北行，过暹罗屿南可达中国之云南，惜其路未通，不能作安车故土之适也。余叩之曰：彼境主者为谁？今目力所及者，有村市人物也乎。客曰：此皆隶于英国，设公堂，立捕房以治其事，中多沃壤，土客之民，让畔以耕，其东西北三面皆为吉打国之疆界，而吉打又称藩于暹罗，比诸附庸之列，是亦天南之弱部耳。余念地接中国，又有景物之胜，不可不一往游观，借审形势。因于中秋前一日未初，约导师孙君偕至官码头，登渡客小轮船，展轮东驰。时值风逆潮涌，该船汽机微小，力不足敌，行甚缓。

纵观屿港，共泊有大小火船十二艘，夹板帆船两号，其余华民所乘，土番所置，来往各近埠之船又数百艘，帆樯林立，足征商贩之盛。少刻，船傍北岸行。孙君曰：过海一带英之属境，统归屿辖，共设公堂五，一在北海，一在笨仔牙，一在高淹，一在大山脚，一在武吉淡门。承审官额，设如知府者一员，会同屿府三堂两官，分期就各堂听鞫，重案则解由屿臬科判，其各村落适中之处分，置捕房弹压，是皆英国之所以安良也。言次，舟入对港内河口门左岸，设有船坞为修理轮舶之区，口内有水巡捕船一艘，横泊为镇。再前行百十丈，小船停轮依岸，众皆舍舟登陆。沿岸有村店数家，售卖茶果。孙君为雇定印度人所御之马车一乘，车制四方，式如小亭，仅容二人并坐，车轻马快，驰行最捷。余就道旁小憩，即起乘车东驰。路为公家所筑，极平坦。向内行里许，举目四望，一绿千顷，非蔗即稻，畦陇井井，种植有方，不负沃壤之称。又行数里，见道旁楼舍，高矗云际，询知为英商机器制糖公司，是日为西礼拜日，照例停工。过此前行，又换一番气象，桑麻铺菜，荷锸成云，颇类中国苏杭乡景，不复知身在万里外矣。诸土民男女老幼莫不有事于田间，拔秧分种者有之，俯身栽插者有之，方知中国先农遗法竟有不约而同者也。而道旁活水潺潺，分流润泽，诸农人但有播种之劳，而无灌溉之苦，坐待收成，此诚千百世不变之利。余询停车饮马之际，呼问出畔老农，一岁几作，农曰每年七八月之间雨多水足，播种一次，收获之后，业有余粮，不劳再作，至明年夏就芟其草，引水灌之，日晒草腐，力足肥田，然后再种之，此古传之法也。余又询其为何部之民，农曰：吾世奉回教，为穆勝优人，现隶治于槟榔屿，盖亦不自知其为何国之人矣。葛天欤？无怀欤？为之神往。登车再前至一镇，依于小山之麓，店铺数十家，居民百余户，印度土著各半，余皆中国之赤子。镇中建有捕房，内置炮械，以资弹压。至此换车取路，再前一路，田少园多，各园非蔗即椰，几无旷土。西初又至一村镇，名曰新邦安拔，译以华音即十字路口也。其处有河可达于海，河下泊帆船数艘，乃用以载运出入者也。市中店铺数十家，日用之物莫不粗备。捕房建于通衢，再前则无官路，乃取道承顺兴公司园路而入，约行三四里，至承顺兴公司糖厂，业已钟报六点，暮色迷离，游兴虽勇，不复能进，乃就其司事谢君借宿。主人出盘餐款客，食讫出步园中，仰见月色满林，烟迷远树，余独信步出园，捉萤为戏。数十步外，忽闻有击鼓而歌者，其声悲怆，不忍卒听。寻声觅之，见有茅舍数间，印度男妇十余人，聚歌树下。忽睹余至，拍手来迎，强拉至其屋前，出片席，掖余坐，有妪奉苦酒于前。众咸停歌操土音，就余问讯，

余未解方言，而视其意颇不恶，坐久遥闻有相呼之声，乃别众而行，方知为牧童叱牛夜归者也。余亦信步回园，遍览其制糖机器，盖皆购从泰西。汽锪一副，日可制白糖五千斤，若红糖则可日成万斤，另有压蔗机器，用二牛轮转以行，蔗过其下，汁流于前，渣出于后，法至捷也。闻该公司有田千顷，通种蔗、椰二物，雇用园工数百人，印民十之一，华民十之六七，皆有工头管领，虽众不乱，方可谓之巨制矣。入夜苦蚊，与孙君清谈不寐，俟至黎明，即共踏露遄归，行至十字路口镇，天方大明，乃就车循故道而回。余至南洋五年，以此游为最胜，固知民勤耕植，大得以食为天之道也。彼营营扰扰，日出机心者，方兹褊矣。

三、阙名《白蜡游记》

南洋群岛中有名白蜡者，或译作霹雳，声相似也。近接槟榔屿，由槟榔屿对岸，陆路可通，其地绵亘数百里，层峦叠嶂，林密山深，向为穆拉油人所居，今则属于英国。洪荒以来，未经开辟。同治间，南洋佣工日众，始有至白蜡采锡者。其地锡苗甚旺，出产极多，英人设关征收税项，每年不下数十万金。通岛分大白蜡、小白蜡二境，以一河为界。自司马墩起，溯流而上，由是而笃亚兰、务边、夹版、巴罗巴门、密里洞、剌克沙沥。又由务边而南，至米棚织鹅绒、彭亨、大泥金山，均大白蜡境也。又由沙沥、绫罗口过河，则葫芦江、素太平、新港，均小白蜡境也。从前草创，民舍多结茅为之，近亦有灰泥版筑者。土产槟榔、椰、山竹、榴莲、波罗诸果，此外往往有不识名者。通岛产锡，惟彭亨兼产金，顾天气不时，岚瘴甚盛，故名人亦所罕到。锡米形如碎砂，而黑沙沥所产有重至数百斤者，有巨石一方，岿然危立，土人名曰锡米王，见者必死，行人避途，相戒不敢视，前后死者不知凡几，十年前为天雷所殛，今则无矣。岛产五金，煤炭、玉石亦间有之，然不常见。数年前有粤人某流落其地，采锡糊口，一日于土中掘得巨石，五色斑驳，少去其角，则满中皆翡翠也，邮回粤垣，得值数千金。土番无部落不相统属，间有强酋，亦自君其地，不能兼辖他境，国无官制，亦无兵，其酋与民一体，无所区别。居深山穷谷中，凿井耕田，迁徙无常，性悍戾好斗，一言不合，拼死相持，往往在僻处谋杀过客。英人以其地鸳远，东西梗阻，虽有轮船往来，不能驶入内河，近拟开造车路，俾东西南北，四达同行矣。

四、阙名《游婆罗洲记》

其进口货物皆由星架坡、剌们二埠运来，颇能获利。（同上，477 页下）

五、阙名《南洋述遇》

自吕宋附帆船渡叻（即新嘉坡）……由此开行，数日抵叻。（同上，491 页上—501 页上）

六、阙名《游历笔记》

离缅甸遵海而南至新加坡岛，在暹罗之极南，长四十五里，阔四十二里，户口共九万七千一百十一人，土人三万七千，华人五万四千，余为各国人，与苏门答腊一水相隔，为欧罗巴东来之门户。英人设总督以资镇抚，筑坚固炮一台。海口有二，湾泊最佳，闽广暨西南二洋各国之船帆樯林立，轴轳相接，东西之货毕萃，为西南洋第一埠头。华人皆闽广人，善贸易，绅商富户甚多，有中华街，大小店铺、庙宇、会馆、戏园、酒楼、茶店咸备。其间闽人十之七，广人十之三，亦有与土人通嫁娶，数世不归者。离赤道仅三百零四里，天气极热，四时若夏季，树林荫翳，北人之初至其地者，见之极为奇异，以别处无此繁密也。椰树既长且大，每子一颗，着地即生。藤蔓粗于人身，有长至二三十丈者，缠绕于大树之身，猿猴以为家，千百成群，见人于树下行走，必于树上跟随为乐。性灵敏，常至瓜园偷果，必设四猴于四隅守望之，见人则呼啸以去，小猴之不能奔者，则背负之，人东至则西去，南至则北去，无乱窜者，土人获得卖与外国人者，价一二元或半元不等，性畏冷，携至北方则不能存活。海口多小山，矮如土墩，西人喜建屋于上，绕山皆马路，四通八达。土人面色红紫，与美国土人相仿佛，喜食槟榔，尝患口臭。首缠花布，身穿短白布，袴亦花布为之，腰束短裙长及膝。妇女美姿容，睫毛甚长，首挽髻，额贴花钿，耳鼻穿铜环，手腕足胫带银钏，富者或用金。少女束裙于两胁，外罩长领衣，赤足，奔走若男子。男女俱善泅水，客以银钱掷水中，能没水掘钱而出。其谱系不甚可考，有言其始祖本二白猿，后其苗裔之灵敏者渐成为人，而愚蠢者则仍为猿。有言太初神造一男名拔顿，又

造一女甚美为其配偶，至其地居住，今之人皆为其后嗣。有言地球本空心有水，古时球皮碎裂，水即冒出，是为混沌。后水中有山拥出，即现在岛中之山。神造一舟中置男女各一，闭于舱中，随风飘荡，行抵是山，男女啮破其舟登山即以为家。其后女怀孕，破右足之胫生一男，又破左足之胫生一女，故至今男女之系出一族者不许联姻焉。亦有言其始祖本自天而降，乘大舟而至是岛，其舟至今犹。尤不经之言，殊堪捧腹。婚姻之礼，先款通女之父母，父母若允，命女乘小舟荡桨先行，男亦乘小舟追之，女若有意必舣舟以待，不愿则棹舟他往，不知所之矣。无水之区，则先奔走于陆地，所行一如前法。屋宇极朴陋，或架于大树，或以四木柱撑之，防毒蛇猛兽也。人性刚直，受恩必报。所食惟谷果为多，设遇仇人为势所不敌者，即迁居以避之，亦有其仇悔过而请其回居者，尚有太古之风焉。喜聚族而居，每村约四五十家，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死则掘地置尸，或坐或立而葬之。地多猛虎，遇浅水亦能渡过，人之被其所伤者，日有一人，虎患之烈可知已。但虽食人亦畏人，一日夕阳在山，有土人抱子归家，至丛莽间忽遇虎迎面而来，土人无可奈何，姑俟之，虎亦不敢近，乃逐渐退至大树边，将其子置于树上，而挺身与之对立，相离约十五丈，人逼近虎渐退，后见其无能为鼓勇直前，虎即大吼遁去。然此法惟对面时可用之，若于背后鲜克免者。虎食人必先以掌扑击，俟人昏晕，然后啮破其颈而食之。牝者生子置于树林中，日夜守之，恐被雄虎见而食之也。土产：蜜蜡、豆蔻、燕窝、槟榔、牛皮、木料。猴之小者不盈尺，禽鸟则五色备俱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573 页下—574 页上）

陆　地志、杂述类

一、班固《汉书·地理志》

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

按：皮宗，藤田丰八指为柔佛西南隅海中小岛，而许云樵则认为乃柔佛、星洲一带之总称，且可能为柔佛一地见载于中国史籍之首次者。

二、贾耽《四夷路程》(《新唐书》卷四十三引)

……又三日行至文单外城，又一日行至内城，一曰陆真腊，其南水真腊。又南至小海，其南罗越国，又南至大海。

又卷二二二下《单单国传》后云："罗越者，北拒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罗，商贾往来所凑集，俗与堕罗钵底同。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

按：罗越国之地望，正与柔佛相称。罗越亦作罗卫。汪大渊称："罗卫……实加罗山即故名也。"Rockhill 谓："实加罗即 Singa，指 Singapura。"日本杉本直次郎撰《罗越国考》谓实加罗乃 Bukit Jugra，而 Jugra 即马六甲。

三、（唐）贾耽《皇华四达记》（见《新唐书·地理志》）

质

……又两日行至军突弄山（Pulo Condore），又五日行至海硖，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

按：法国 Ferrend 以“质”即新加坡及满剌加峡（见《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16 页）。G. Maspero 谓“质”即马来语之 selet 海峡之对音（见《宋初越南半岛诸国考》，170 页）。回教徒称为 Salahit。

藤田丰八《狼牙修国考》云：“所谓海峡，即今之 Singapore Strait；质即马来语 selet 之译音，此云海峡。至罗越，夏德氏考位马来半岛之南或称 Ligot，罗越为末罗越之略，即指今之 Singapore。此虽尚待研究，然一言以蔽之，此国实位马来半岛之南端，当属正确。”（何健民译本，16 页）

四、杜佑《通典》卷一八八　边防四

多摩长国居于海岛。……大唐显庆中遣使贡献。……从其国经萨卢都、思诃卢、君那卢、林邑等国，连于交州。

按：通典之思诃罗，日本学人谓即 Singapura（Skt. Simhapura）之对音。详东友荻原弘明所著《唐代新嘉玻名称考》（鹿儿岛大学文科报告第二号别册。昭和三十八年三月）。

五、（宋）赵汝适《诸蕃志》

三佛齐国

三佛齐间于真腊、阇婆之间，管州十有五，在泉（州）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

六、（元）陈大震《南海志》

三佛齐国小西洋　龙牙山　龙牙门

按：《永乐大典》卷一一九〇七“广”字号引《南海志》中诸蕃国名引陈氏此志文同。

七、（元）陈元靓《新编事林广记》卷八

岛夷杂志　《广舶》官本

三佛齐自广州发舡取正南去，冬日乘北风半夜至凌牙门，五日方入三佛齐国，以木作栅为城，别无产物，国人俱姓蒲。

佛啰安自凌牙、苏家风帆，四昼夜可到，亦可遵陆。有地主亦系三佛齐、差来其国。

八、（元）汪大渊《岛夷志略》

（龙牙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门，中有水道以间之。田瘠稻少，天气候热，四五月多淫雨。俗好劫掠。昔酋长掘地而得王冠。岁之始以见月为正初，酋长戴冠披服受贺，今亦递相传授，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梢。产粗降真斗锡。贸易之货：赤金、青缎、花布、处（处州）磁器、铁鼎之类。盖以山无美材，贡无异货，以通泉州之贸易，皆剽窃之物也。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回船之际，至吉利门，舶人须驾箭棚，张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贼舟二三百只，必默来迎战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

又同书：

罗卫，南真骆（腊）之南，实加罗山即故名也。

又同书暹条：

自新门台（Song Vinh-te）入港，外山崎岖，内岭深邃，土瘠不宜耕种，谷米岁仰罗斛。气候不正，尚侵掠。每他国乱，辄驾百十艘，以沙湖（Sagu）满载，舍生而往，务在必取。近年以七十余艘来侵单马锡，攻打城池，一月不下。本处闭关而守，不敢与争，遇爪哇使臣经过，暹人开之，乃遁，遂掠昔里（Selat）而归。

九、《元史》

卷二十七　英宗纪

延祐七年（1320）九月，遣马札蛮等使占城、真腊、龙牙门，索驯象。

卷二十九　泰定帝纪

泰定二年五月癸丑，龙牙门蛮遣使奉表贡方物。

十、《郑和航海图》

吉利门五更船用乙辰及丹辰针，取长腰屿，出龙牙门，龙牙门用甲卯针五更船取白礁。

十一、《顺风相送》（《两种海道针经》中华本）

白礁

正近港打水三五托，礁与水相对，离浅有三十托水。若过浅，仔细。草屿，外遇三十托水，见长腰屿，内过淡马锡门。又礁与港平对换一边船对白礁进，或礁在帆铺边。（注：白礁西名 Pedroblanca，在新加坡东，为进出新加坡港所必经之地。）

淡马锡门

打水三十托，夜不可行船。（注：淡马锡，《岛夷志略》龙牙门条作单马锡，即新加坡古名 Tumasik 之对音。）

长腰屿

打水三十托，龙牙门防南边凉伞礁，是正边正路二十托。又有一沙将北屿泻，有龙牙门。

龙牙门

中央有三十托见长沙浅，北边二十托，南边八九托。（注：托字原本作路，据《东西洋考》卷九《西洋针路》龙牙门条改正。）石礁多，流水紧，夜间切记不可行船。（注：此处之龙牙门即指今新加坡海峡。）

满喇咖回广东针路

浯屿门放洋，用辰巽五更船平射箭山。打水十九托，用辰巽五更船取昆宋屿。打水十二托。对门南有泥浅，北边坤身尾有老古石浅。单巽针三更取吉里闷山，沿山使北边坤身尾谨防。单辰并乙辰，二更取长腰屿不可行，南，恐犯凉伞礁及沙塘浅。出龙牙门，夜间不可行船。单卯针取官屿，防北边牛屎礁。甲卯针五更船取白礁北边遇行船，打水十五托正路，防北边罗汉屿，有礁，打水六七托正路，要防礁浅，方出门离白礁远。用丑癸十更船平苎盘山外，东西竹在东边内过。用子癸针及单癸四十五更船取昆仑山，照前取浯屿为妙。

暹罗往大泥、彭亨、磨六甲

……丙午七更取罗汉屿，有浅，仔细，浅上打水八九托，往来须寻白礁为准，打水十五托。礁在帆铺边马户边，亦不可近屿，防浅，打水八九托正路。用庚酉五更入龙牙门，流水急，夜不可行。出门了又过淡马锡门，用庚酉并辛戌针三更取吉里闷山。乾亥三更取昆宋屿，打水廿五托。单乾五更取射箭山。乾戌五更取五屿，打水廿五托。前去昆峷，一更即磨六甲港口也。

十二、《指南正法》（《海道针经》乙本）

浯屿往咬嚁吧

依前针取昆仑，单未并丁未二十五更、单未二十四更取地盘。用丙午三更取东竹。用丙午十更取长腰。用丁未十更取龙牙大山。单午三更取馒头屿。丁未三更取七星。丁未七更取彭家大山，即牛腿琴，舡取西边南边第二山头对峡门。丙巳沿昆身便取三更屿南打水四五托，东西竹打水七八托，东边是

正路。丙午四更见昆身，打水六七托是高下地。单丁五更打水十托，单子五更取罗山制览傍大山，离罗牙十里之地一条老古线是沙地。丁未见头，丁未五更取咬嵧吧为妙。

咬嵧吧澳回唐

……龙牙山用壬子十更取长腰屿。

十三、（明）马欢《瀛涯胜览》

满剌加国

自占城向正南，好风船行八日到龙牙门（星加坡海峡），入门往西行，二日可到。此处旧不称国，因海有五屿之名，遂名曰五屿，无国王，止有头目掌管，此地属暹罗所辖。

十四、（明）巩珍《西洋番国志》

满剌加国

自占城开舡向西南行，好风八日到牙门。入门西行二日可到。

按：原本牙门上夺“龙”字，中华本据《瀛涯胜览》补。

十五、（明）费信《星槎胜览》

龙牙门（Governador str.）

在三佛齐之西北也。（上八字景本附注在条首地名下。）山门相对（《岛夷志略》云：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案单马锡乃 Tumasik 之对音，新嘉坡（Singapore）之旧名也。番字上下疑有脱文。殆指龙牙（Linga）岛，则龙牙门似指 Governador 峡），若龙牙（三本皆作角，从《岛夷志略》及四卷本改）状，中通过船，山涂田瘠，米榖（原作谷。从朱本、景本改）甚厚（四卷本作薄。《岛夷志略》作稻少），气候常热，四五月间淫（三本皆作汹。从《岛夷志略》及四卷本改）雨，男女椎（三本皆作堆。从《岛夷志略》及四卷本

改）髻，穿短衫，围梢布，掳掠为豪，遇有番船则驾小船百只（《岛夷志略》作二三百只），迎敌数日，若得顺风，侥幸而脱，否则被其截，财被所劫，泛海（原脱海字。从朱本、景本补）之客，宜当谨防。（此条亦尽采自《岛夷志略》而删节其文。）

诗曰：山竣龙牙状，中通水激湍，居人为掳易（原误摅。从朱本、景本改），番舶往来难。入夏常多雨，经秋且不寒，从容陪使节，到此得游观。

〔《纪录汇编》本〕其处在三佛齐西北，山门相对，若龙牙状，中通船过，山田瘠，米谷甚薄，气候常暑。四五月淫雨，男女椎髻，穿短衫，围梢布，掳掠为豪，遇番舶则以小舟百数迎敌，若顺风，侥幸而脱，否则被其劫杀，舟客于此防之。

十六、吴调阳校《东南洋针路》

又从昆仑山取真屿，用辛酉针二十八更取六坤——暹罗属国也，与大泥连。

又从昆仑山用坤未针二十更取斗屿；用丁午针五更取彭亨国；用单午针五更取地盘山，在彭亨港外，打水二十八托，内四十四托；三更至东西竺，为柔佛界；用丁未针十更取罗汉屿，即柔佛港口。柔佛一名乌丁礁林（今属英吉利，名新嘉坡），罗汉屿有浅宜防，往来寻白礁为准（今名白石口）；往满剌加从北边过，船用庚酉针五更入龙牙门（其南为龙牙国地），山门相对，如龙牙状，中通船，多盗；南有凉伞礁，中打水三十托，北二十托，南八九托；又过淡马锡门；用庚酉及辛戌针三更取吉里问山（此与噶剌巴东北马神西南之吉里问大山名同地异），打水二十七托，两边有浅；用乾亥针三更取昆宋屿，取水二十五托……（《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第六册，465 页上）

十七、张燮《东西洋考》

镇国山

永乐中诏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山，御制碑文，赐之勒石其上，五屿未称国时酋镇于此。龙雅山在蒲剌加港外，其山甚高。

柔佛

柔佛一名乌丁礁林。男子削发徒跣，围幔，佩刀；妇人蓄发椎结。王服

与下无别，第带双刀耳。酋见王，弃刀于地，和南而立，各有尊卑位次。字用茭葦以刀刺之，又置乌簿，书浩大及秘密事情，外以绳缚之，涂泥封固，印识其上。宫室覆茅，插木为城，其外有池环之。港外多列沙垓（犹中华蚕户），无事以船载货国外，有警或出征战，则募召为兵，称强国焉。婚姻：王与邻国王家自相配偶，余人缔结，亦论门阀相宜。王用金银器盛食，民家磁器，都无匕箸，以手拈之而已。持斋，见星方食。节序以四月为岁首。居丧妇人方加剃，男子则再削发。逝者火葬也。其酋好斗，屡开疆隙，彭亨、丁机宜之间迄无宁日。先年有大库吉宁仁忠于王，王大信用。二王以兄疏己，谋杀吉宁仁，其后二王出骑马，堕地死。从者皆见吉宁仁为祟，至今人家祀之，竞传灵应，盖夷俗尚鬼，其固然矣。

丁机宜

丁机宜，爪哇属国也。幅员最狭，酋众仅千余。柔佛黠而雄，丁机宜境相接也，柔佛狡焉，有启疆之思，动为国患，悉索敝赋无宁日。近始求通姻好，然安忍无亲？善事之，犹恐其不得当也。其国以木为城，王居，旁列钟鼓楼，出入骑象。以十月为岁首。性好洁，食啖所须，手自操割，民俗都类爪哇。大率爪哇一带，酒税甚广，而酒禁乃甚严，民间携酒具，取水酿酒，国有常赋，然上族之家辄不复御酒，惟细民无赖者，时时阑入醉乡，则曹偶笑之。上族客至，以扶留藤、槟榔代茗。若开宴，则人具一大盘，盘有足，置地上，杂贮肴核。每进一物，客甫尝毕，则客之从人径从后取食之，曰不敢留残，溷主翁也。婚者男往女家，为持门户，故生女胜男。丧用火葬。

地盘山

在彭亨港外，外打水二十八托，内四十四托，三更至东西竺，东西竺此柔佛地界也，用丁未针，十更取罗汉屿即柔佛港口。柔佛国一名乌丁礁林。罗汉屿有浅，宜防，往来寻白礁为准。往满剌加从北边过船，用庚酉，五更，入龙牙门。龙牙门《星槎胜览》曰：山门相对，如龙牙状，中通船。田瘠谷薄，男女穿短衫，围稍布。掳掠为豪，番舶于此防之。今人夜舶不敢行，以其多盗，且南有凉伞礁也。中打水三十托，北二十托，南入九托，又过淡马锡门用庚酉及辛戌针，三更，取吉里问山。吉里问山打水二十七托，两边有浅，用乾亥针，三更，取昆宋屿，昆宋屿打水二十五托，用单亥针，五更，取箭屿，箭屿打水三十四托，用乾戌针，五更，取五屿，五屿先时酋开镇于

此，此中有真五屿假五屿，沿山而入为麻六甲，麻六甲即蒲剌加国也，舶人音讹耳，在古为……

十八、《明史》

卷二百二十五　外国六

满剌加在占城南，顺风八日至龙牙门，又西行二日即至。……

柔佛，近彭亨，一名乌丁礁林。永乐中，郑和遍历西洋，无柔佛名。或言和曾经东西竺山，今此山正在其地，疑即东西竺。万历间，其酋好构兵，邻国丁机宜、彭亨屡被其患。华人贩他国者多就之贸易，时或邀至其国。

国中覆茅为屋，列木为城，环以池。无事通商于外，有事则召募为兵，称强国焉。地不产谷，常易米于邻壤。男子薙发徒跣，佩刀，女子蓄发椎结，其酋则佩双刀。字用茭蕈叶，以刀刺之。婚姻亦论门阀。王用金银为食器，群下则用磁。无匕箸。俗好持斋，见星方食。节序以四月为岁首。居丧，妇人薙发，男子则重薙，死者皆火葬。所产有犀、象、玳瑁、片脑、没药、血竭、锡、蜡、嘉文簟、木棉花、槟榔、海菜、燕窝、西国米、蓌吉柿之属。

始其国吉宁仁为大库，忠于王，为王所倚信。王弟以兄疏己，潜杀之。后出行坠马死，左右咸见吉宁仁为祟，自是家家祀之。

丁机宜，爪哇属国也，幅员甚狭，仅千余家。柔佛黠而雄，丁机宜与接壤，时被其患。后以厚币求婚，稍获宁处。其国以木为城。酋所居，旁列钟鼓楼，出入乘象。以十月为岁首。性好洁，酋所食啖，皆躬自割烹。民俗类爪哇，物产悉如柔佛。酒禁甚严，有常税。然大家皆不饮，维细民无籍者饮之，其曹偶咸非笑。婚者，男往女家持其门户，故生女胜男。丧用火葬。华人往商，交易甚平。自为柔佛所破，往者亦鲜。

十九、《温州府志》卷十八（万历三十三年）

元延祐四年六月……有无舵小船在永嘉县海岛中海山地名燕宫漂流，内有十四人……询问得系海外婆罗公管下密牙古人氏，凡六十余人乘大小船只二艘，欲往撒里，即地面博易货物。

按：据藤田考证密牙古即日语之 miyako，义为宫古，即琉球之宫古岛；撒里即为 salat（海峡）之对音，“撒里”即“昔里”。（藤田《琉球人南洋通商最古之纪录》，《南海丛考》，349 页）

二十、（明）陈仁锡《潜确类书》

卷十三　区宇八四夷

龙牙门在三佛齐之西北，山门相对，若龙角状，中通过船，吉里地闷，居连伽罗之东，其地多瘴气。

二十一、何乔远《名山藏》

彭亨国

万历中，而其国中有柔佛之事。柔佛，彭亨邻国也；其国有副王，为人强悍斗狠。副王子娶彭亨王女，将婚，副王送子之彭亨。彭亨王副王，为置宴戚属。而有婆罗王子者，彭亨王妹之婿也，赘于彭亨。酒半，婆罗王子举觞为寿，其手指有巨珠甚美，副王心欲之，且许以重赀。王子固靳不与，副王恚甚，归而起兵攻彭亨。彭亨、柔佛两国相婚媾，柔佛人猝至，莫为防，不战自废。王与婆罗王子奔金山。彭亨王妃，渤泥王之妹也，率众来援，副王大焚掠其城郭宫室以归。是时也，彭亨国中鬼哭三日。渤泥王迎其妹还渤泥，彭亨王随之，命其长子拥（摄）国。

二十二、（清）宋福玩、杨文珠辑《暹罗国路程集录》

自毒缭向申，长沙海渚，水程二日至龙牙海门，有囥回官镇守。自龙牙海门向庚，长沙海渚，林山丛茂，水程一日半至咽嗐海门，囥回官镇守。

二十三、王大海《海岛逸志》

英圭黎

英圭黎华人呼为红毛……在巴贸易者皆处以土库。其交关亦遵巴国约束。而和兰待之甚厚，无敢有失。近有新垦之地，在麻六甲之西，吉醮之南，与

大年相邻，地名槟榔屿。但其立法苛刻寡恩，华人有在其地者，皆迁徙他处，不能堪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海岛逸志》）

二十四、陈伦炯《海国闻见录》

由暹罗而南，斜仔、六坤、宋脚，皆为暹罗属国。大哖、吉连丹、丁噶呶、彭亨诸国，沿山相续，俱由小真屿向西分往，水程均一百五六十更不等。土产铅、锡、翠毛、佳文席、燕窝、海参、科藤、冰片等，类相同；惟丁噶呶胡椒甲于诸番为美。番皆无来由族类，不识义礼，裸体挟刃，下围幅幔，槟榔夹烟嚼，谷米和水吞，贸易难容多艘。

而柔佛一国，山虽联于彭亨，其势在下，水程应到昆仑，用未针取茶盘转西，至柔佛，计厦门水程一百七十三更。番情与上诸国相似，而所产相同，较之略美而倍。多年经商，可容三四舶，就舟交易。产沙金。国以铸花小金钱为币，重四五分；银币不行。（此条亦见《粤海关志》卷三十“杂识”）

二十五、陈寿祺《福建通志》卷二百七十

国朝洋市

柔佛距厦门水程一百八十更。雍正七年后通市不绝，其属国有丁机奴。

按：以上新加坡开埠前地名质、龙（凌）牙门、昔里（撒里）及柔佛、乌丁礁林等资料。

二十六、谢清高《海录》

溜哩国（Riau）在柔佛西南中，别峙一大山，不与柔佛相连，由柔佛渡海西南行，约日余可到。疆域约数百里……潮州人多贸易于此，海东北为琴山径。

旧柔佛在邦项（Pahang）之后，陆路约四五日可到。疆域亦数百里，民情风俗略与上同。土番为无来由种类，本柔佛旧都，后徙去，故名旧柔佛。嘉庆年间，噗咭利于此辟展土地，招集各国商民，在此贸易耕种，而薄其赋

税，以其为东西南北海道四达之区也。数年以来，商贾云集，舟船辐辏，楼阁连亘，车马载道，遂为胜地矣。番人称其地为息辣（Selat），闽粤人谓之新州府（《海国图志》引此句下有抑或作新嘉坡一句）。土产胡椒、槟榔膏、沙藤、紫菜，槟榔膏，即甘沥，可入药。

按：冯承钧《海录注》："《明史·柔佛传》无此岛名。案英人占领新加坡事在嘉庆二十四年（或西历1819年），下距（谢）清高之死仅二年，而所记晚及数年后新埠发达事，似笔受者有所增益。"

麻六呷在旧柔佛西少北，东北与邦项后出毗连，陆路通行，由旧柔佛水陆顺东南风半日通琴山径口，又日余到此。土番亦无来由种类，疆域数百里。……属荷囒管辖，初小西洋各国番舶往来中国，经此必停泊，采买货物，本为繁盛之区。自暎咭利开新州府，而此处浸衰息矣。闽粤人至此采锡及贸易者甚众。

二十七、颜斯综《南洋蠡测》

南洋之间，有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向无人居。塘之南为外大洋，塘之东为闽洋。夷船由外大洋向东，望见台湾山，转而北入粤洋，历老万山，由澳门入虎门，皆以此塘分华夷中外之界。唐船单蒲，舵工不谙天文，惟凭吊铊验海底泥色，定为何地，故不能走外大洋。塘之北为七洲洋，夷人知七洲多暗石，虽小船亦不乐走。塘之西为白石口，附近有一埠，四面皆山，一峡通进，平原旷野，颇有土人，并无酋长。产胡椒、沙藤，有唐人坟墓，碑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或云此暹罗极东边境。十余年前，英吉利据此岛，名之曰星忌利坡，招募开垦。近闻已聚唐人、杂番数万，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田生齿日众，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乡者。此岛由外洋至粤十余日，由七洲洋至粤仅七八日。近来英吉利甘心留粤，一则恃南洋港脚诸番，沿途俱有停泊；二则恃星忌利坡离粤不远，彼国虽隔数万里之遥，今则无异邻境。此外海岸土瘠产稀，如飞头蛮等处，虽常到不屑顾。其志盖欲扼此东西要津，独擅中华之利，而制诸国之咽喉。古今以兵力行商贾，以割据为垄断，未有如英夷之甚者。（《海国图志》卷六引，又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八册）

二十八、阙名《柔佛略述》

柔佛一部，滨海而立，其陆地北越彭亨六坤等七部即入暹境，由暹达华，是与中国同一疆土，而为亚洲极南，地尽处之一隅，遥与中国云南、四川、甘肃同一经线，在赤道北二三度之间，向事暹罗，自比于附庸之列。今则自立，其国中有地名新山者，柔王之宫室在焉。官府狱禁皆备，境内别无分治，王宫左偏有小街衢，华国商民与土人相错而居，综其大略有类中国一小村市，新山与新嘉坡一河之隔。由坡陆路往，相距十五西里，策马驱车半日即可往还。若棹舟往游，共得水程三十西里，彼境户口土人约共五万名，中国人民种植于其土者十万众。至于西人之旅居其土者，刻仅寥寥数人，彼境原有土民，皆深居内山，敛迹不出，新山市中之土民，则皆由新嘉坡或他处迁往，颇自矜异，而呼原有地主为山人焉。山人深藏于幽谷之中，居无定所，衣无布帛，食无谷粱，其所资以为生者独异乎众，有上古巢居穴处之风，有时就树为屋，猱升栖止；有时依山为穴，洞处如仙。其人不分男女，皆科头赤足，缚蕉叶树皮之类于腰腹下，即蔽体装也。其食也，不耕不植，专事采果猎兽，用以资生，盖其心思鲁钝，知觉未开，天地清明之气至此杳矣。然其人不忮不争，得无怀氏之妙谛，未可以愚鲁而非之，此内山土人之大略也。另有一种人呼之为海民，小舟一叶，家人父子咸集其中，生生世世不谙陆居，出没洪波巨浪之中，而不知惧，常泊青山绿水之旁，而不知乐，以渔为食，迹类浮鸥。其人因食鱼过多，受湿热之毒，故皮肤多生疮疾，身无点瑕者，百无一二。斯二者乃柔境原有之民也。彼族无文，无从考其肇始之由来。至土民猎兽之法，不用火器，专以标枪毒矢吹筒之类为械，而獐鹿是获，盖其人善驰，可与猛兽齐驱，故能期于必得。其地虽近赤道，而天气温和，不觉炎热，因其处树木丛茂，苍翠横空，赤日之炎威，被所遮蔽，而夜露散凉，足消酷暑，故其天气宜人。其土产有藤条、竹木、羔丕、硕莪、甘蜜、胡椒、打马之属，垦殖之工，率皆借资华人力。甘蜜乃染红色之用，运销于欧洲者甚夥。胡椒乌色者，由新嘉坡每年商贩出口；柔椒占三分之二，可见其收产之丰。打马乃以火炙树流出之精液结成，除然以照夜之外，可作下料之漆，运往美洲、中国两地为多。其地尚产一种红木树皮，可用以染牛皮，新嘉坡之柴薪皆取资于此。刻下华人之在彼种植者，其法先纵火烧山，焚其林木，然后垦以植物，一圈成熟则遽易去，另垦新地，盖缘其地虽肥沃，而无再添之肥，

恐地力不能久持，故累易以丰其获耳。

二十九、方东树《粤海关志》

市舶

噶喇巴国

噶喇巴本爪哇故地，巫来由种也。后属荷兰国，在南海中，由万山、外罗、新州，绕陆耐国后，向南行约四日至昆仑山，为安南境，又南行约五日至柔佛国，又南行一日至网甲峡口，又过三洲洋，正南行三日为噶喇巴，山名头峙山，又南行二十余里，至海峙山，过此为噶喇巴，大山广袤，二百余里有城郭。荷兰番在此约三四千人，别有乌番兵二三千人，明时诸番互市，其国未尝一至。其地产燕窝、麝香、丁香、沉香、落花生、蔗糖、咖哒，流连子形如柚而小，孟始生，形似柿，有核，其味清美。

谨按：噶喇巴为巫来由种，巫来由者，莽均达老国也。地在东南海中，雍正七年以后，尝入中国通市。恭载《皇朝通考》，而《海国闻见录》以噶喇巴有土番，无来由种，谓俗以外番之无可考者为巫来由，其误甚矣。

国朝初年，噶喇巴始与吕宋、苏禄等通商。闽海、闽广间人浮海为业者，利其土产，率潜处番地，逗留不返。康熙五十六年，以噶喇巴口岸多聚汉人，恐浸长海盗，禁止南洋往来，其在外人民不得复归故土。嗣奉恩旨，凡五十六年以前出洋民人，限三年回籍，然亦尚有留者。雍正五年，弛海禁，嗣后通市不绝。乾隆元年，闽督郝玉麟复奏准：自康熙五十六年例禁后私去者，不准归国，其例前之民愿归者应听自便。初噶喇巴为荷兰人所占，委夷目镇守更代，皆听荷兰之命。汉人居之者以数万计，生长其地，曰上生仔司；汉人贸易者，曰甲必丹人。有罪则徙之西陇。西陇在西洋中距噶喇巴远甚，荷兰旧国所属地也。六年闰六月，为群番所扰，荷兰力不胜，遣罪人御之，许立功后令还噶喇巴。罪人奋勇效命战屡捷，群番为之退却，荷兰即有立功赎罪之令。又虑遣还罪人，则西陇孤弱，一再令噶喇巴调无辜汉人往代。时有甲必丹连富者，以汉人在此贸易，惟领票输银，无调取之例，不受命。番目拘之，被获者先后不胜计。于是汉人大恐，鸣金罢市，番目怒举火鸣炮相攻，杀伤颇多。署福建总督策楞、提督王郡闻于朝，策楞又奏言：被害汉人，久

居番地，屡邀宽宥之恩，而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其戮杀多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但噶喇巴以地隔重洋，恃其荒远，罔知顾忌，肆行残害，恐嗣后扰及商舶，请禁止南洋商贩，俾知畏惧，俟革心向化，再为请旨施恩。又，广东道监察御史李清芳奏言，商人往东洋者十之一，南洋者十之九。江浙、闽广税银多出于此，一加禁遏，则四省海关税额必至于缺。每年统计，不下数十万，其有损于国帑，一也。大凡民间贸易，皆先时而买，及时而卖；预为蓄积，流通不穷。今若一旦禁止商旅，必至大困，二也。应暂停噶喇巴贸易，俟其哀求，然后再往。至南产各道，不宜尽禁。奏入，高宗纯皇帝令：江浙、闽广督抚详查议奏。嗣两江总督德沛、浙闽总督那苏图、署福建总督策楞、两广总督庆复皆遵旨议奏，王大臣会同兵部奏言：臣等查各督抚所议，或请毋庸禁止南洋商贩，或请暂禁噶喇巴往来，虽所议不同，其大意皆以仰体皇上怀柔无外之盛心，令海外远夷悔过自新，均沾德泽，即议令：暂禁噶喇巴者，原欲使其畏惧，今闻噶喇巴已将夷目黜责于我船，返棹时加意抚慰护送，嘱令再往，并无扰及商客之意，宜仍准其通商为便。奏入得旨俞允。

乾隆十五年四月，闽督喀尔吉善等奏言：龙溪县民陈怡老，久居噶喇巴贸易，娶梦噶适番女高冷为妾，贿通夷目，谋充甲必丹，于十四年五月，潜回厦门，为地方官访获。以闽照例远遣。乾隆二十四年禁丝斤出洋；二十七年复弛暎咭唎、瑞啦诸国之禁，而南洋噶喇巴诸国，饬禁如故；二十九年十二月，广督李侍尧等奏言：噶喇巴诸国仰望殊恩，恳将上丝及二蚕粗丝准一体酌带，其数应以一千六百斤为率。时江南督抚亦以为请，恳严立限制，不使外番求售无厌，或致市价加昂，奏入，报可。由是南洋诸国皆得衣被圣朝章采，奉职弥谨云。

杂识

自柬埔寨大山绕至西南为暹罗。由暹罗沿山海而南，为斜仔、六坤、大哖、丁噶呶、彭亨，山联中国，生向正南，至此而止。又沿海绕山之背，过西，与彭亨隔山而背坐，为柔佛。由柔佛而西为麻喇甲，即丁噶呶之后山也。由麻喇甲而西，出云南、天竺诸国之西南，为小西洋，戈什哒、暹罗沿山海至柔佛诸国，各皆有王，均受于暹罗国所辖。古分罗、暹二国，后合为暹罗国。俗崇佛。王衣文彩，佛像肉贴飞金，用金皿。陆乘象亭、象辇；舟驾龙凤，分官属曰招夸。以裸体、跣足、俯腰、蹲踞见尊贵，不衣裈，而围水幔。尊敬中国，理国政，掌财赋，城郭轩豁，沿溪楼阁，群居。水多鳄鱼，从海

口至国城，溪长二千四百里，水深阔，容洋舶，随流出入，通黄河支流。夹岸大树茂林，猿猴采雀，上下呼鸣。番村错落，田畴饶广，农时阖家棹舟耕种，事毕而回，无俟锄芸，谷熟仍棹收获而归。粟蒿长二丈许，以为入贡土物，因播秧毕，而黄河水至，苗随水以长相同，惟丁噶呶、胡椒甲于诸番为美。番皆无来由族，类不识义礼，裸体挟刃，下围幅幔，槟榔夹烟嚼，谷米和水吞，贸易难容多艘。而柔佛一国，山虽联于彭亨，其势在下，水程应到昆仑用未针取茶盘转西至柔佛，计厦门水程一百七十三更。番情与上诸国相似，而所产相同，较之略美而倍。多年经商，可容三四舶，就舟交易。产沙金，国以铸花小金钱为币，重四五分，银币不行。

三十、邵星岩《薄海番域录》

柔佛在广东琼州府东南，丁机宜、满剌加之西，彭亨之东，一名乌丁礁林。王服带双刀，诸酋望见王弃刀于地，和南序立（《东西洋考》作“而”字）。字用茭草（作葦字）以刀刻（作刺字）之。岁首四月，地不产谷，椎洗喜兵，彭亨、丁机宜之间绝无宁日。

按：此条内容大致与张燮《东西洋考》卷四柔佛条相同。

三十一、管榦珍《职方志》

乌丁礁林产血竭吉柿，海西南采芭蕉实代粮。

暎咭唎海西极远，工匠巧，能制三折桅；船极大，乾隆五十八年入贡。（《松崖文钞》，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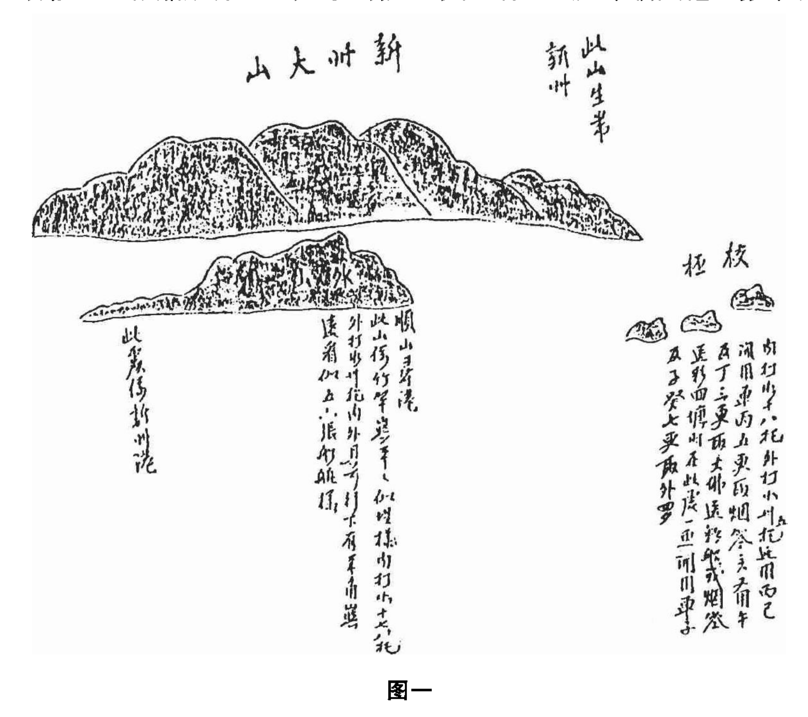
按：以上新加坡开埠前地名质、龙（凌）牙门、若里（撒里）及柔佛、乌丁礁林等资料。

三十二、清代英国海图

新州大山

新州大山简图三页：第一页（图一）上绘新州大山，有“此山生带新州”

数字在右上方；右下方绘三小岛屿，称之为“校杯”。岛屿下并有说明如下：“内打水十八托，外打水卅五托。近用丙已，开用单丙。五更取烟筌，头又用午及丁。三更取土佛，送彩船或烟筌。送彩回塘时在此处，一更开用单子及子癸，七更取外罗。”新州大山对下绘有外山，其下有说明：“顺山寻港。此山系竹竿屿，平平似堤样。内打水十七八托，外打水卅托。内外具可行，下有羊角屿，远看似五六张船舤样。”外山尖端处，其下有“此处系新州港”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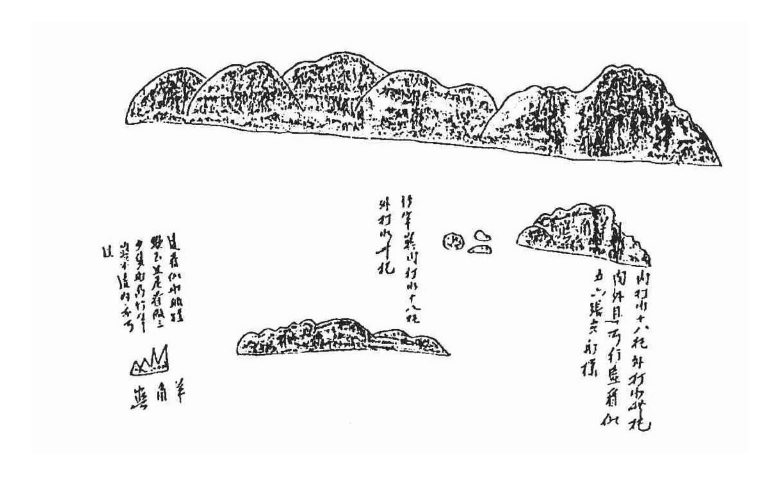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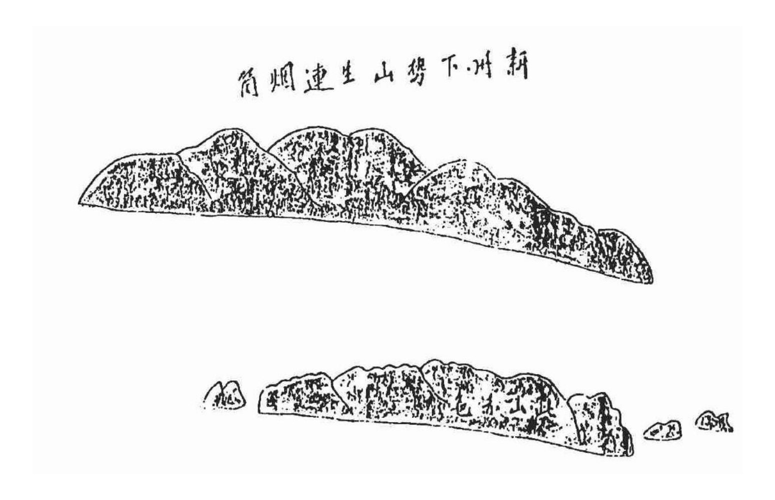
图二中部位置亦绘有新州大山，右下方绘一岛屿，而“羊角屿”三字写在岛屿界限之内。右下方写有：“内打水十八托，外打水卅托。内外具可行。远看似五六张尖船样。”距羊角屿左方不远，绘有三小屿，惟并无说明。中下方有一长岛屿，有说明云：“竹竿屿，内打水十八托，外打水卅托。”左下隅绘有四尖峰小岛一，亦称为羊角屿，其上有说明云：“远看似船舤样，驶至过尾，看做三四只船㐫（?）。竹竿屿不远，内亦可过。”

图三甚简单，上绘一大岛屿，其上有“新州下势山生连烟筒”九字。中下部分亦有一岛屿，写有“此山赤色”，在界限内，并无其他说明。另有小岛屿三，二在右，一在左，亦无说明。

新州大山



图二



图三

按：以上三页简图，据英文笔记所指乃1840至1843年（道光二十至二十三年）间，中国船只往来新加坡海峡所习用。惟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船员渐采用英国较精密之航海图也。然而图中所记文字，有类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所载，可见此种航海图，实为明清期间海员所经常使用也。

This book of Charts was taken out of a Chinese Trading Junk, of between 400 & 500 tons burden, trading from the Gulf of Pechele in China to the Straits of Singapore, by Philip Brown, of H.M.S. 'Herald,' in the year 1848; the Junk being taken as a prize by the 'Herald.'

At that time, charts, like these, were the only guides which the Chinese sailors used in navigating their Junks for the route of China to Singapore, a distance of many thousand miles.

In this chart the form of the headlands of islands is given, with directions as to their bearing on the compass. For the Junks rarely lose sight of the land.

Since the war of 1840–1843, the intercourse of the Chinese with the English has led them to perceive the immense superiority of English charts, which are now eagerly sought for by many masters of Chinese vessels. Hence native charts, like those in this book, are falling into disuse, & may soon be curiosities.

图四

三十三、徐继畬《瀛环考略》

由七州洋过昆仑，越柬埔寨之烂泥尾，趋暹罗内海之西岸，地形如股，由西北伸于东南，中有连山如脊。山之东有小国七：极北界暹罗者曰斜仔，其南为六坤，再南为宋脚，皆暹罗属国。宋脚之南为大哖，再南为吉连丹，再南为丁噶奴，极南为彭亨，俱由小真屿向西分往，至厦门水程一百五六十更不等。诸国皆巫来由旧族，裸体操刃，下围幅幔。所产者铅、锡、翠毛、佳纹席、燕窝、海参、藤条、冰片，惟丁噶奴胡椒最良，贸易难容多艘。闽广贩洋之船时有至者。（节录《海国闻见录》）

过昆仑用未针取茶盘转而西北即彭亨，至斜仔，一山之背与苏门答腊隔港，地形如带，北抵暹罗之西南境，旧本一国，总名麻呐甲，其极南尽头之地，与彭亨隔山相对者，旧名柔佛，一名息力，或称实力，本巫来由番族，国俗与暹罗相仿。所产者金、银、犀角、象牙、铅、锡、胡椒、降香、苏木、燕窝、翠毛、佳纹席之类。厦门至柔佛水程一百七十三更，以息力为大埔头，

更名曰新奇坡（或书为生嘉波）。欧罗巴诸国市舶东来，多萃集于此，闽广贩洋之船亦时至，帆樯林立，而货所聚，华夷流寓，成邑成都，埔头之盛过于噶罗巴，与前此之柔佛迥不侔矣。迤北约千里为麻喇甲，英夷亦建立埔头，而不如息力之富盛。麻喇甲之西北，海中有岛曰槟榔屿，亦英夷小埔头，中国商船，至此而止，过此即印度诸部，中国称为小西洋，舟楫不能往矣。

由麻喇甲沿海北行，为缅甸之西界，英夷尝谋其地，不能胜也，仅得其滨海片土，立埔头曰阿喀喇，一称新埠。

息力之南，噶罗巴之西，有大岛曰苏门答腊，中有大山曰万古屡，即《海国闻见录》之所谓亚齐也。地极广阔，巫来由番部所居。荷兰谋取其地，已得数城，番人攻陷之，竟不能有。仅于其东界海滨，建立埔头。欧罗巴诸国东来不至息力者，必取道于此，收帆抛碇，添备水食，故苏门答腊、噶罗巴两岛中间，为南洋之总门户，乃欧罗巴诸国东道通衢，若由息力转折而来，则间道也。

（按南洋诸岛，皆巫来由番部，蠢蠢如豕鹿。唐宋以后，岭南市舶渐通，其物产如胡椒、补骨脂、丁香、苏木之类，乃流播中土。自前明中叶，欧罗巴诸国航海东来，蓄谋袭夺，番族愚懦，不敢与校，于是大小吕宋，遂为西班牙所据，而苏门答腊以东大小数十岛，处处有荷兰埔头。观其城池坚壮，楼阁华好，市廛繁富，舟楫精良，与前此番岛之荒陋，气象迥殊，而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于此。英吉利诸埔头，在息力以西，南洋诸岛，非其有也。然国势既强，西班牙、荷兰非其匹敌，莫敢逆视，其视南洋诸岛若已有。）

三十四、周凯《道光厦门志》

准内地之船往南洋贸易，其地为噶喇吧、三宝垅、实力、马辰、赤仔、暹罗、柔佛、六坤、宋居胜、丁家虜……诸国，其出洋货物，则漳之丝绸纱绢，永春窑之瓷器，及各处所出雨伞、木屐、布匹、纸劄等物。（卷五，《洋船》）

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人等借此为活者以万计。（卷十五，《俗尚》）

三十五、《夷情备采》(《海国图志》卷五七引)

新奇坡新闻纸云：暹罗国王闻我等攻敌中国之事，甚非笑轻忽我等，以一撮之多，而攻打天朝无数之兵丁。现在暹罗国王将所有赴中国贸易之船，尽收回船厂，而在曼果（暹罗国都）贸易之中国人与新奇坡贸易之中国人，亦皆戏笑我等，可见中国人如何恃其人民之众。又曰国中新得作飞炮之法，可与佛兰西人斗胜。盖佛兰西人初用飞炮之时，英吉利人即十分留心学之，而佛兰西人于打仗时用兵船少而能胜英人者，皆因其火药胜于英吉利之火药。现在喏付厘亦说英吉利飞炮与佛兰西飞炮一样，在英国试飞炮之法，乃建一只大坚固之船，无论船只相距远近，俱可施及，直飞至大船上，炮即裂开，将此船打成碎片，仅剩船底未坏，而片刻即沉海矣。用火药不过十一二棒，弹子内又包藏火药两棒半，亦少有烟，落下时亦无声，而远力闻之如放八十棒火药之大炮。此亦国家之新鲜强勇，故国家封密，不令人知，惟佛兰西有此。

三十六、魏源《海国图志》

圣祖仁皇帝谓：中国西洋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海洋行船，中国论更次，西洋论度数，自彼国南行八十度，至大浪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东华录》又谓西洋至中土有陆路可通，为鄂罗斯诸国所遮，改由中路而行者是矣。天时寒暖，与北方诸国略同，地多田少，驾马以耕，多种豆麦（按：此条又见萧令裕《记英吉利》)，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于是精修船炮，所向加兵，其极西之墨利加边地，与佛兰西争战屡年始得。又若西南洋之印度及南洋濒海诸市埠，与南海中岛屿，向为西洋各国所据者，英夷皆以兵争之，而分其利。乾隆末，已雄海外，嘉庆中益强大，凡所夺之地，曰彻第缸，曰茫咕噜，曰唵门，曰旧柔佛，曰麻六甲，此二地今为新嘉坡，此皆南洋濒海之市埠也。曰新埠，曰亚英，曰旧港国之文都，曰苏门达拉，曰彼古达里，曰美洛居，曰葛留巴，此皆海中岛屿也。曰孟呀剌，曰孟买，曰曼达剌萨，曰马喇他，曰盎几里，曰即肚，此皆印度之地也。分兵镇守，岁收其贡税，若唐时西突厥之于西域，回鹘之于奚契丹，各有吐屯监使之官，以督其征赋焉。

按：以上又见《皇朝掌故汇编》卷十。

……英吉利商粤久，效慕华风，多通汉文、书汉字。盖自顺治来，钦天监用西洋历法，西士如汤若望、南怀仁之属皆入仕于朝，百数十年，渐染同文之治矣。（考旧档，乾隆二十四年，广督李侍尧奏，夷商于内地土音官话无不通晓，即汉字文义，亦能明晰。嘉庆中，广州府知府杨健详定英吉利国夷禀，许用汉字。）麻六甲者，明史之满剌加也。不知何年建华英书院，凡英夷学汉字者居之，又于新嘉坡建坚夏书院，凡弥利坚东学汉字者居之。经史子集备聚其中；才秀者入院渐业，以闽粤人为导师，月刊书一种，谓之《每月统纪传》；或录古语；或记邻藩；或述新闻；或论天度地球，词义不甚可晓，而每月皆有市价篇，取入口出口各货，分别等差，而详其价目焉。盖善贾市争分铢，而王之俸饷经费，一皆于此取办，尤所措意也。凡他国互市，皆船商自主，独英吉利统于大班，名曰公司，其国中殷富，咸入赀居货，虽王亦然。岁终会计，收其余羡，公司限三十年期满，续三十年，近闻来粤之大班多所干没，国人咸怨，限满将散公司矣。（粤中采访）……普鲁社船，所运茶叶，皆不甚多。其印度各埠，销用之茶，每年有英国六七船前去售卖。其阿支比拉俄各岛中茶叶，系中国福建商人装出贩卖，中国人海船放到苏禄、文莱、路哥尼阿、新奇坡附近各处，系顺西北风驶去。英吉利人亦有在新奇坡买中国茶回国者，其茶均是上等。现在各岛每年销茶之数，年增一年，总而计之，中国每年出口之茶叶有七千余万俸，与鸦片贸易可以抵对。

三十七、梁廷枬《粤道贡国说》

暎咭唎自创设公司，使专贸易之事，凡海洋要道，辄据而守之，如孟阿腊、孟买新埠之属，皆以次据焉。然相隔每万里，至数万里，合算之，虽辽广而不能联属也。

三十八、夏燮（江上蹇叟）《中西纪事》

卷之三　互市档案

澳门者，各洋贸易来往之所聚，而葡萄亚实主之。乾隆间定制，归并粤东，暂泊黄埔，交市事竣，仍回澳门住。冬，转向澳夷赁屋栖止，限满则驱

之归国。又澳夷但输船钞，不似诸番船货并税。英人自通市于粤，设四班公司，经理贸易，欲得中国一岛之地，如新嘉坡、麻六甲，以为逆旅，其形便无过澳门，而为葡萄亚所先，已积不能平。又见澳中官吏与之为援，尤阴期之。迨乾隆之末，入贡要求，请令澳门寄住之洋商，得出入自便，意欲效澳夷事例，得以轻赋，自立码头，而未敢讼言。

卷之九　白门原约（道光二十二年）

壬寅白门之抚，是时所议各条，钞传在外，予答友人书论其事，兹核以后来之事多亿中者，因撮其大略于下：

一抚议内称通商码头，一广东、一福州、一厦门、一宁波、一上海，凡五口。查粤东之香港，已于上年奏给在先，此时正宜与之说明，作为粤东码头，不许牵及广州省会，乃该夷竟以香港为已得之码头，辄欲得陇望蜀。且五口通商，彼寄居之，而我取其税，固犹然中国之版图，主客之势界焉。若香港一岛，已与割地无异，将来一切地租杂税，皆输之于英，夷求如澳门之岁租五百，并无其实而犹存其名者，且不可得。予窃虑汶阳之田之不复返也。既给香港，又准在粤东通商，是二口也。闽省异以厦门，又索福州省会，奉谕饬以泉州换给，卒不行，是闽中亦二口也。浙之定海，孤悬海外，无险要之可守。乾隆年间，夷人屡请在舟山建立码头，奉旨驳回。迨伯麦攻陷定海，遽欲在此通商，浙抚刘韵珂胪陈八弊。今因索宁波不复言定海，而浙抚向争定海，今却不争宁波。予谓既得宁波，则定海是其出入之汇，何待于索江苏？既得上海，则吴淞亦然，是江浙名为一口，实亦二口也。通商码头东南四省，一气联络，向则开门揖盗，今且入室操戈矣。（此壬寅私议之原稿，而后来应验，遂不出意料中，如香港码头，近见西人月报，已隶英国埠下，与麻六甲、新嘉坡无异，又核其所收地租杂税各款，每岁可得十余万，居然中国大关一岁之矣。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见第三条中。后见梁中丞《归田琐记》有致刘中丞鸿翱一书，中云执事，亦知该夷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该夷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此间早传该夷欲买武夷山之说，诚非无因。若果福州已得码头，则延建一带必至往来无忌。某记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该夷某国，曾有两大船停泊台江，别驾一小船，由洪山桥直上水口时，郑梦白方伯以乞假回籍，在竹崎江中与之相遇，令所过塘汛各兵开炮击回，则彼时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武夷可知，又言以福建而论，必不能富强于江南、浙江、广东也。乃

江南、浙江、广东每省止准设一码头，而福建一省，独必添一码头以媚之，此所不解。况中原滨海各省不一而足，倘援福州之例，于山东索登州码头，于直隶索天津码头，于辽东索锦州码头，则概将唯命是听乎？况外番如英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援英夷之例，亦于滨海各省，请分设码头，亦将唯命是听乎？且福州省城外距海尚有百十里之遥，苏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过百里，浙江城外，距龛赭海门亦不过百里，广州省城则外距澳门不过数十里，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于各省会城并请分设码头，将何词以拒之？按以上云云核以后来之事，无不亿中，附识于此，以证予说之合。）

三十九、汤彝《盾墨》

西洋各岛至中国海道："西蕃从欧逻巴各国起程，约一年之内，皆聚于边海，春发入大洋。……又逾赤道，至小西洋，南印度卧亚城，在赤道北十六度。风有顺逆，大率亦一年之内，可抵小西洋，至此则海中多岛，道险窄难行，乃换中舶，亦乘春月而行，抵则意兰，经榜葛剌海，从苏门答腊与满剌加之中，又经新加步峡迤北，过占城暹罗界，阅三年，方抵广州，此从西达中国之路也。"（《鸦片战争资料》，231 页）

四十、龚柴《五洲图考》

暹罗

云南之南，越南之西，有暹罗国，南临大海，西南毗连各番部，西接英属部，西北与英属缅甸错壤，本暹罗及罗斛二国地。暹土硗瘠不宜耕艺，罗斛平衍而多稼，夙称沃壤，暹人岁仰给焉。逮元至正间，并合为一。明洪武初年，遣使朝贡，进金叶表，七年九年二十年皆入贡。二十八年，朝廷遣内臣赵达、宋福等使暹罗，立嗣王文绮。永乐元年遣使来京，贺登极。十七年遣使赍诏，谕其国王，俾与麻六甲平。十九年遣使贡方物，谢侵麻六甲罪。自正统至嘉靖，贡使络绎于道。国朝定鼎后，修贡职尤谨。康熙六十一年，上谕暹罗国贡使言其地米甚饶裕，银二三钱，可买稻米一石，谕令分运米三十万石，至闽广浙江，于地方甚有裨益，不必收税。雍正七年，御书"天南乐国"匾额赐之。十四年，又赐御书"炎服屏藩"匾额。乾隆三十六年，国为缅甸所灭，旋恢复，故王无后，众推大酋郑昭中华人为长。子华嗣立，诰

封暹罗国王，至今缵绳弗替。五十五年，遣使贺八旬万寿，受封爵，定十年一贡例。嘉庆十年，上表言攻缅得胜，颁敕谕解之。初西南沿海属部众多，著者曰六坤，曰吉德，曰大年，曰吉连丹，曰丁噶奴。此数部者，虽旋叛旋复，至今仍隶版图。南数部曰彭亨，曰旧柔佛，曰麻六甲等，则久怀叛志，自立酋长，不复纳贡于暹。至旧柔佛部之新嘉坡岛，麻六甲部之内埠，吉德部之槟榔屿，延袤数百里，皆为英人割据。综计居民约得九百万，国分郡邑，县隶于府，府隶大库司。大库司者，规制略似中朝布政使司，犹地亚为其故都，在湄南河上游，新都曰曼谷，在湄南河淤岛上，周十六里，城中有小河，可通舟楫，房屋富丽，楼台雄壮，足为海南各国冠。庙宇更形奢靡，穷极工巧。都城中复建王城，周二里有奇，宫殿用金装彩绘，覆以铜瓦，室用锡瓦；街以美石砌成，规制极为整饬。通国之富裕，由是可见一斑。

四十一、卢蔚猷《海阳县志》七《舆地略》六

康雍时，服贾极远，止及苏、松、乍浦、汀、赣、广、惠之间。近数十载，则海邦遍历，而新嘉坡、暹罗，尤多列肆而居。

按：以上记息力及早期新加坡。

四十二、沈敦和《英吉利国志略》

英吉利本国地只三大岛，其藩属及屯煤扼守之地，多在数千万里之外……在亚细亚洲有九：五印度……锡兰岛……麻喇甲……威尔斯雷省……槟榔屿……新嘉坡（古名息力，在印度洋东南英设总督，驻重兵筑炮垒屯煤）、北灵岛……亚丁……塞伯罗岛……（《补编》第十一帙，2页下）

四十三、刘启彤《英藩政概》

司突来突色得门次（Straits），首邑曰新加坡，地面二百六方英里，居民十五万有奇，内欧洲人二千七百六十九，巫来由人二万二千一百二十五，华人八万六千七百六十六，印度人一万二千五十八；次曰麻六格，地面六百五

十九方英里，居民十万，内欧洲人四十；次曰槟榔屿，巨镇曰交治汤，地面一百七方英里，居民十万，内欧洲人六百一十二；次曰维尔司里，地面二百七十方英里，居民十万五千，内欧洲人七十六；又有地在丁丁岛对岸劈克来境；又有吉令岛亦归统辖。总督岁俸五千镑，其下有麻六格、槟榔屿总管及统兵官理财官机器官税务官，议院除各官外有绅七人，皆由官选。新加坡有审事官一长一佐，槟榔屿有副审事官二人，麻六格有审事官一人。学校之费，每岁议拨入款六十三万镑，国责四万八千五百镑。（同上，10 页下）

四十四、何大庚《英夷说》

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骎骎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远若明呀喇、曼哒喇萨、孟买等国，近若吉兰丹、丁加罗、柔佛、乌士国，以及海中三佛齐、葛留巴、婆罗诸岛，皆为其所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餍足之心哉！（据《大陆杂志》第三十八卷第六期）

四十五、萧令裕《记英吉利》

道光十二年

……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于是精修船炮，所向加兵。其极西之墨利加边地，与佛兰西争战屡年始得。又若西南洋之印度，及南洋濒海诸市埠，与南海中岛屿，向为西洋各国所据者，英夷皆以兵争之而分其利。乾隆末已雄海外，嘉庆中益强大。凡所夺之地曰彻第缸、曰茫咕噜、曰唵门、曰旧柔佛、曰麻六甲，此二地今为新嘉坡，此皆南洋濒海之市埠也。曰新埠、曰亚英、曰旧港国之文都、曰苏门达拉、曰彼古达里、曰美洛居、曰葛留巴，此皆海中岛屿也。曰孟呀剌、曰孟买、曰曼达喇萨、曰马喇他、曰盎几里、曰即肚，此皆印度之地也。分兵镇守，岁收其贡税，若唐时西突厥之于西域，回鹘之于实契丹，各有吐屯监使之官，以督其征赋焉。惟大海之南曰印度海，唐天竺国，居葱岭南，幅员三万里，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南天竺濒海，北天竺距雪山，东天竺际海，与扶南、林邑接，西天竺与罽宾、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会。都城曰茶镈和罗城，英夷在粤自称：辖天竺国五印度地，其东印度之来粤懋迁者，又

名为港脚国（即唧肚也），粤人知港脚，不知即东印度也。印度与后藏、缅甸相邻，距英吉利之本国绝远，而奉其命令惟谨。若新埠（沃野五百里）、新嘉坡，与麻六甲相连（广袤二千数百里），则海道顺风，至广东之老万山，或六七日程，或十余日云。

……麻六甲者，《明史》之满剌加也。不知何年建华英书院，凡英夷学汉字者居之。又于新嘉坡建坚夏书院，凡弥利坚夷学汉字者居之。经史子集，备聚其中。才秀者入院渐业，以闽粤人为导师。月刊书一种，谓之《每月统纪传》，或录古语，或记邻藩，或述新闻，或论天度地球，词义不甚可晓，而每月皆有市价，遍取入口出口各货，分别等差，而详其价目焉。盖善贾市，争分铢，而王之俸饷经费，一皆于此取办，尤所措意也。（又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九册）

按：《海国图志》卷三十五已载此。

四十六、叶钟进《英吉利夷情记略》下

其在东印度各国采买，亦设大班。诸人遇有可乘隙，即用大炮兵舶占踞海口，设夷目为监督，以收出入税。先后得有孟剌甲、新埠及新加坡等处，即葛剌巴本荷兰在前明所踞者，英夷亦曾夺之，近始仍归荷兰。其兵饷费出于公司，各港所征税，公司得收三十年，期满始归其国王。凡用兵只禀命而自备资粮，以故到处窥伺，所恃惟枪炮，炮子用生铁铸，重者至三十斤，故所向无不披靡。至东印度皆回民，仍各有酋长，其夷虽踞其海口，亦未深入其内地。其回夷贸易中国者，所驾舶亦需英夷测度以行，故用英夷旗号，名曰“港脚”。

嘉庆十一二年间，有大班喇佛者，约孟剌甲兵头，以兵船十艘窥伺安南，为安南所烬，无颜返国，以所余三艘顺抵粤洋。喇佛又与内奸说合，欲占澳门不果，喇佛不能回覆兵头，遂潜匿不出，不能开舱，此十三年秋冬间事也。其兵头竟趋澳，占踞炮台，西夷仅保守大炮台，发禀告急，时总督吴熊光、巡抚孙玉庭调兵戒严，饬澳门文武驱逐，夷兵虽回舶，然不去也。直待十四年春，喇佛给与金银带归，以恤死难，方回。喇佛以此被革，改用四班益华成为大班。盖议欲占澳时，惟伊不肯署名，嘉其有识也。喇佛旋以忧死于澳。

益华成之后，有大班吐丹东者，冀我大屿山为居止，寄信回国，求寄异物入贡，自粤趋天津口，天津监政以闻，奉准入都朝见。该夷使等不能行跪拜礼，诏将贡物发还，即饬盐政护送回粤，此嘉庆二十二年秋事也。

四十七、汪文泰《红毛番英吉利考略》

又与荷兰分据无来由息力大山（许宗彦《鉴止水斋集》）由吕宋正南而视，有一大山总名无来由息力大山，山之东为苏禄，西邻吉里问，又西沿文莱即古婆罗国，再绕西朱葛礁喇大山之正南，为马神（《海国闻见录》）。

又有海岛名新加坡者，距大屿山五六日程，平野数百里，英夷亦据之，建集英书院（案刑侍《黄爵滋奏折》英作贤），选国之俊秀，肄业其中，经史子集毕备（《英夷说》）。又建英华书院于马喇格，距大屿山十一日程。

道光十年，英华书院刊有《东西史记和合》一书，上叙中国年代，下叙英夷年代（出《刑侍黄奏折》）。案明天启时，西人艾儒略《职方外记》言：欧逻巴都会大邑皆官设书院，积书至数十万卷，日开门二次，听士子入内抄写诵读，但不许携出，则西夷之建立书院亦久矣。（《海外番夷录》汪文泰《红毛番英吉利考略》）

四十八、阙名《义火可握国记》

义火可握国在马来半岛南端，盖王国也。英属新加坡在其南边，距今前八十年英国购此属地于该王国，价六万圆。此边一带之地多为英属保护国，该国独保其自主特立，环国四面皆为英属地而此一小独立国在其中也，抑英国取此等四邻之地以为己属，独不及此一小国虽似可惊讶，盖有理存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四十九、袁祖志《瀛海采问纪实》

新嘉坡，英属；由西贡至此计程二千四百二十一里，一名呸叻。初为巫乃由人所居，獉獉狉狉，不成人境，又为寇盗逋逃薮。嘉庆二十三年，英人踞而有之，辟草莱而立码头，日盛一日，渐成乐土。巫乃由主退居柔佛，英予以俸而不灭之，亦难得也。

英置总督一，设关榷税，置巡捕厅，设巡逻差，十户一人，稽查民间争斗赌博及一切违禁为事。鸦片烟廊暨酒店甚多，两种生理日纳税银二千元；妓寮极夥，税亦甚巨；置屋产者，利十税一，其他称是，一年所入不知凡几。惟不容民耕种，平畴沃野任其荒芜，不似西贡一带之成阡成陌也；其意谓地方多粟则民易为乱，故禁令独严。近年中国亦设有领事官一员，现膺是秩者为左君秉隆，号子兴，广州驻防汉军人，府衙租于民间，颜其门曰"大清国领事府"，所以保护华人，诚善政也。

土民分为两种：一为巫乃由人，一为吉林人，皆黑如漆。吉林人尤陋，所居亦卑污特甚，大概从事工役及御车牧马等务者居多，亦间有贸易开肆者。此外皆中土闽、广人，约计有十余万，闽居其七，广居其三，半属富家巨室，类皆高其闬闳，额曰"中宪第"、"中议第"、"大夫第"者甚多，以皆膺有职衔故也。开筵宴宾亦极丰腆，中西之俗参半。更有极富者，皆置花园启广厦，车马精良，陈设珍异，莫不以为此间乐，而无还乡之志焉。至于贫者亦易于谋生，故趋之如鹜云。滨海皆山，形势最胜，东西宽广计六十余里，南北计四十余里，大倍于香港者三。为欧洲各国入中国必由之境，盖中外之咽喉也。毗连暹罗、喀叻吧，土谚初有一暹二巴三唊叻之语，近则此地日势一日，彼二处皆远不能及矣。海口创置炮台有二，一在山南，一在山北，因山为垒，凡二重，制度规模极称雄壮。兵分炮兵步队为二，纪律亦极严明。

土亦赤壤，亦甚肥沃，与西贡相仿佛，因不种禾黍故旷废甚多。所产：胡椒、蔗糖、槟榔、椰子、白藤、红木、点锡、牛皮。

有电报局，有自来火，有自来水，其水于山下凿池为二，第一池犹浊，至二池则已清矣。二池之旁为井，井通机器房，火引轮车旋转，则其水自由筒中逆行而上，上及山巅，亦凿二池，其水皆清，从此由管中散布下山，凡街衢要道处皆立有铁筒，任人启机取水，挑运不竭。（同上，453 页下—454 页上）

五十、袁祖志《出洋须知》

由上海至香港二千一百三十九里，为中土内洋。由香港至西贡三千四百七十七里，为外洋，乃出界第一码头（英公司不泊西贡，以新加坡为第一码头，槟榔屿为第二码头）。再向西北行至新加坡二千四百二十一里，乃第二码头。再向北行五千七百里入印度洋至锡兰，乃第三码头。再向西北行八千一

百十三里至亚丁，为第四码头。再向北行四千七百里入红海至苏彝士河，为第五码头。舍海入河，计三百四里，出口至钵碎，为第六码头。再向西行入地中海，三千八百八十二里至义大利国拏波利城，为第七码头。向东南行一千七百二里至法国马塞（赛）海口，从此舍舟登陆，火轮车道遍及欧洲各国，惟至南北阿墨利加洲及阿非利加洲乃顺涉大西洋耳。(479页)

谚云无钱不出门，然带钱亦有诀，中外情形不同处，不在大项，而在零用。盖巨款总以汇票为妥，若随身使用之款，仍须筹备得法。香港地方与上海亦已不一，再历一二码头，若西贡、新加坡则英法两国之洋尚可通用，自锡兰起，越亚丁、钵碎、拏波利、马塞（赛）直抵法都，只用法国之洋（货币），不用英国之洋……

泰西各国语言文字颇不相同，中土之人莫不以英国语言为泰西官话，谓到处可以通行，故习外国语言者皆务学英语，于是此授彼传，家弦户诵，近年来几于举国若狂。乃航海数万余里，除香港、新加坡历十数口岸并抵义大利、瑞士国、德意志、荷兰、比利时等国，皆不晓英语……(480页上)

气候须知

春夏秋冬四时成序，寒来暑往更迭有常。乃出大洋，历西贡、新加坡等处，则竟四时皆夏，草木不凋，其土人生平不知霜雪为何物，不但裘可不披，即絮亦可不拥，故人皆常年披单衣赤双足，虽深冬犹盛暑。(同上，480页上)

土产须知

金刚钻则产于巴西、新加坡。

五十一、张自牧《瀛海论》

南印度之南海中大岛曰锡兰，古狼牙修地，嘉庆时英人灭之，循海而东，阿喀剌郎谷两埠取之缅甸，在东据有新嘉坡（即息力柔佛也）、麻剌甲（即满剌加）、槟榔屿（即新埠）三埠，其地逼近暹罗。(同上书，第十一帙第七册，485页上)

明时欧罗巴人航大西洋海，绕阿非利加之南过大浪山（即岌仆，一称好望角），东泛南洋诸岛而趋澳门，水程约三万里。道光中，由直布罗陀海口东驶入地中海，至埃及之苏尔士登陆，易火轮车至红海，复浮舟出亚丁入印度

海，泛南洋入巽他峡至新嘉坡，经安南达香港，计程可减其半。同治季年，法兰西与埃及凿苏尔士开新河至亚勒散得，由是三万里海面一苇可杭。光绪初，英人购买此河，遂专归英辖。由伦敦四十日可达津门，则火轮之神速也。南洋地近闽广，华人流寓日众。迩年吕宋亚齐之人逐西班牙荷兰所置吏，自立为国，由是南洋岛国骎有胜广求六国后之势，而欧罗东道渐有戒心，竞请中国于新嘉坡金山等处设立领事，保卫华人，亦所以羁縻之，防其揭竿而起也。（同上，487 页上）

五十二、郑观应《盛世危言》

卷五“商务”四论新加坡之形势云：

两海相夹，形如箕舌，南洋锁钥，东西咽喉，新加坡是也。

卷六“海防”上

崇明、舟山、南台、台湾、南澳、雷琼等，处即用舟师扎为水营，不得上岸，建造衙门，安居而逸，处及嫖赌冶游。每岁三洋兵船交巡互哨，所到之处，务以测沙线、礁石、水潮深浅为考绩。每岁于三洋所辖兵轮中，各抽一船出探南洋各埠，如越南、暹罗、小吕宋、新加坡等处。由近及远，徐及于印度洋、波斯海，水道沙线，风潮礁石，绘图具说，坐言起行，夫而后逐渐前进于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皆无不可到之理。一旦海上有警，则调南洋各海船，以扼新加坡及苏门答腊之海峡，迎击于海中，次调中洋台湾南澳之舟师，为接应包抄之举，再次则调北洋坚舰，除留守大沽口及旅威二口外，余船方可徐进中洋，弥缝其阙，坐镇而遥为声援，此寇自南来之说也。

卷八“招工”云：

英人华利言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即光绪十七年，华人被拐经新加坡，分往各埠者，多至十六万余人。其中有少壮者，有中年者，俱由中国口岸引诱出洋。其至新加坡庇能等埠者，尚不至过于困苦。若至秘鲁、渣华、般鸟、昆士兰、岑勿他剌租阿，或东海各小埠，则备受酷虐，呼吁无门。谁非人子，能不为之流涕而太息哉！或谓猪仔登舟，皆经番官讯问，不愿者遣回；其飘然长往、绝无顾虑者，皆自愿出洋者耳。不知拐匪奸谋百出，上下交通，当番官审讯时，皆拐匪冒名自称情愿，并非本人，即一二号呼哀求释遣者，亦

系有意装点，欺饰庸愚鬼蜮心肠，险幻至此。华官番官，纵公正明察，亦安能不堕其术中！夫贩人为奴，本干例禁，今则名为招工，实与贩奴无异，原西律所不容。昔有贩阿洲黑人为奴者，英国上下议院集商禁止，出赀千百万赎还遣释，严申条约，诸国至今称之。

五十三、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

通便（卷三）

……曩者法、越多事，彭刚直檄委潜赴越南、金边、暹罗、新加坡等处侦探敌情。返粤后，上书当道，略谓：法兰西侵占越南，其国危亡，已同朝露；然越南亡而暹罗缅甸未即亡也。现在缅王暴虐，昆弟失和，英萌废立之心，缅不自安，转倚法援，为英所忌，恐愈速其亡。向闻暹、缅二国素称恭顺，附近各岛，如英法和西等国之属土，华民流寓其间者不下数百万人，亟宜简派公使驻扎南洋，所有南洋各国如越南、缅甸、暹罗、小吕宋，及英法各国属土之华民悉归统辖，即选各埠殷商或已举为甲必丹中外信服者为领事，联络声气，力求自强，仍仿西人在华训练民团，以资保护，令各埠商民捐资购置一二兵船，公使乘之出巡各埠，庶信息灵通，邦交益固，声威既壮，藩属不敢有外向之心，以兵卫民，即以民养兵，一举两得，无逾于此。或疑各埠华人多借洋人以自重，董事亦各树党援，不肯受约束于华官，持节南行，动多掣肘，可奈何？此则兵力之不逮而权势所由不行也。非有水师出洋巡缉，不能折外人凌侮之心；非有老成练达精明强干之才，难以胜公使领事之任……（21页上—22页上）

某为马来半岛中部王国一长官，驻在义火可握国，英人以为奇货可居，说之曰："今半岛情形有如乱麻，英雄割据，互为其长，而无能统一者，贵官独奉王命逡巡在此，不亦愚乎？贵官若有雄心称王之意，则我英国请先承认上义火可握国王尊号于贵官。"于是该长官心为之动，遂从其言，创兴一王国，英人从容谓王曰："新加坡僻在国之南端一小岛耳，请王卖于英国以酬英人尊立贵王之劳，不亦善乎？"王以为然，乃许诺焉。英人遂出六万圆购之，且该王在世时每年出二万四千圆为其汤沐之赀焉。英人购得新加坡如是，故其后虽并吞四邻，不复染指于该国，以至于今矣。然其政度简朴，不类朝鲜、暹罗等受诸强国之干涉；其王或出游伦敦而为英皇所优遇，又或宴于新加坡别墅；常住义火可握国宫殿，宫女数人拥侍左右，风流洒落以自娱焉。宫殿

为二层楼，后园纡绕，庭前广阔，前控海峡，与新加坡指呼相应……（同上，1页上）

按：以上记新加坡为英属地。

五十四、《东山薛氏家谱》（陈育崧椰阴馆藏）

薛佛记乃新加坡福建帮之开山祖，原籍福建漳州东山人。东山于清代属漳浦县，故薛氏题名喜用“漳郡清邑”，以示不忘本源。乃父中衍（1751—1804）死于马六甲，有子三人，而佛记居长。佛记字文舟；次弟明记字文仲；季弟佛世早死。女子五人：长曰田娘，适永春李节；次曰和娘，适龙溪王彩凤；三女世娘，适南安梁美吉；四女文娘，适海澄邱双林；五女瑞娘，适海澄翁如水。佛记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卒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其生卒地俱在马六甲。

薛氏家族对华人与新加坡之贡献，值得至为重视。1879年恒山亭重修，主其事者乃公四子茂元（亦作源）。公次子荣樾，经商新、厦之间，而1884年卒于厦门。荣樾季子有福，于同治十三年（1874）在上海应出洋留学考试，名列优等，赏给官费留美，进波时顿大书院学习工艺。光绪七年，奉调回华，入福州船政衙门学习水师；八年派赴扬武轮船学习；十年七月初三日傍午为法人寇福垣马江，见危授命，尽忠殉难，没于王事，仅廿三岁。……（据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论引）

五十五、《陵海吴氏族谱》卷五

庆达公号熙台，家银湖。广业公三子。少孤，世业农，家贫，季侍母，自往新嘉坡购地，种胡椒、甘蜜，历十三年。

作霖公字精臣，家曲溪。芦篦公之父。明典公少时，家贫，附人往外洋，至槟榔屿佣耕。

五十六、《杨氏宗谱》

十五世孙杨汝公，道光十五年间梯航南来星洲，就佣于勿拉江吗底兵营，

胼手胝足，开辟勿拉江吗底。康美乡宗人，相率南来勿拉江吗底佣工，遂家焉。后嗣繁衍繁多，俱业该岛，来往星洲船务，已为星洲公民，而以勿拉江吗底为第一故乡矣。

按：康美乡杨姓来自福建东山县。

五十七、夏同龢《高学能阡表》

（皇考）既冠，辞亲游，徒步千余里，沿嘉惠趋省会，附商航远达暹罗，遂枝栖宗人元盛公家。公伟视皇考，俾司市舶事。……皇考遇事有先识，其在新加坡也，利市三倍，知共事者不可与长处乐，风方顺，帆遽收，是以不遭波累。……皇考为善不近名，穗城创八邑会馆，香江创东华医院，均竭力规措赞成。……皇考讳廷楷，字宗实，号楚香，生道光庚辰（庚辰应是嘉庆廿五年）十二月廿四日，终光绪壬午正月十日。

按：阡表原刻在曼谷。

五十八、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曾祖考讳仆，字仁灼。……再向亲友借贷造船，航往南北两洋，惜所运仅木材树皮诸贱物，不能获利，晏如也。会星洲烟土跌价，勉办多少回国，运往上海，船次崖门，吏以此船向运贱货，免查挥击。抵上海，烟土获利甚丰。（道光时事）

按：以上族谱及移植记载。

五十九、《翁同龢日记》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

英使说：黄道在新嘉坡有扣商人四万元欲入己，今留在新嘉坡总督署，坚拒不接待。

按：此为英使中伤黄遵宪之言。陈育崧曾据1897年二月二十四日《叻报》，为之平反。（详《南洋学报》十九卷一辑，及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

六十、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

《上合肥相国遵谕陈明前办商局各节事略》（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敬禀者：窃维天下之事，不见功于创始之日，而见功于成事之后，必先致功于创事之日。职道一介凡材，知识卑陋，经商沪上，粗晓洋情。同治十一年李爵相奏准设立招商局，运漕揽傤，所以分洋商独擅之利，而收回中国自有之利也。创始之时，札委朱故道其昂经办。十二年六月札委职道与唐故道廷枢入局办事，夙夜兢兢，惧弗胜任。深惟上宪培植之恩，股东付托之重，勉竭愚忱，冀图报效。规模宜扩，不敢存因陋就简之心；风气初开，急思为蒂固根深之计。自同治十二年入局，至光绪九年因病请假离局，先后常州驻局效力者十一年。所有办理实在情形，似不能谓为无功者，谨胪陈其大端……

三曰码头栈房。初时仅有天津紫竹林、上海浦东二处，嗣后逐年营造，至光绪十年共有牛庄、烟台、福州、厦门、广州、香港、汕头、宁波、镇江、九江、汉口，以及外洋之长崎、横滨、神户、星加坡、槟榔屿、安南、吕宋十九处，连前共二十一处。到处设立仁和保险公司，担保商货，堆积货物，以便商旅。岁入租项不下十余万两。此不能谓为无功者三也。

四曰保险。光绪元年冬、二年夏，另招股分设仁和保险公司，续设济和保险公司，保客货兼保船险。推及于中国各埠暨外洋星加坡、吕宋等埠，凡二十一处，系职道与李积善堂创其始……此不能谓为无功者四也。（《洋务运动》第八册，175—177页）

拟兴滦州卞凉订商务公司节略（光绪二十三年丁酉春）

……润自光绪十七年驻办开平矿务，次年创办建平金矿，往来口外者六七年于兹矣。热河后府围场蒙古暨承德、永平两府所属十四州县足迹殆遍，凡其地势物产有关于商务者，随时访查，粗知崖略。计其大宗，厥有九利……

一曰高粱酒。天津广兴居、东丰玉所制高粱酒，并五茄皮、玫瑰露等酒，装运出口，售于南洋新加坡各埠，获利颇厚。麦子、高粱口外出产最广，价比别处为贱，若就近开设机器烧锅，本地销场既广，又能运出口岸，此可获利者三也。（180—181页）

六十一、严复《海军大事记序》

不佞年十有五则应募为海军生。当是时，马江船司空草创未就，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仅百人，学旁行书算，其中晨夜伊毗之声与梵呗相答。距今五十许年，当时同学略尽，屈指殆无一二存者。回首前尘，塔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已而移居马江之后学堂，卒业，旋登建威帆船、扬武轮船为实习，北逾辽勃，东环日本，南暨马来、息叻、吕宋，中间又被檄赴台湾之背旂、莱苏澳，咸与绘图以归……

六十二、池仲祐《海军大事记》

（同治）十年辛未。……船政派学生严宗光（后改名复）、刘步蟾、林泰曾、何心川、叶祖珪、蒋超英、方伯谦、林承谟、沈有恒、林永升、邱宝仁、郑溥泉、叶伯鋆、黄建勋、许寿山、陈毓淞、柴卓群、陈锦荣等十八人并外学堂各生登建威练船练习，巡历南至新加坡、槟榔屿各口岸，北至直隶湾、辽东湾各口岸。（481页）

光绪元年乙亥。……以扬武兵船作为练船，将建威所有练生移入。复添派萨镇冰、林颖启、吴开泰、江懋祉、叶琛、林履中、蓝建枢、戴伯康、许济川、陈英、林森林、韦振声、史建中等登船见习，航行外海，游历新加坡、小吕宋、槟榔屿各埠，至日本而还。（482页）

三十三年丁未。……北洋大臣奏派何品璋为队长，率海筹、海容两舰赴西贡、新加坡等处巡视。抵粤，值粤城革命事起，留资镇摄，事平乃赴西贡。西贡长官欢悦，举三事以表优待：一、不问华侨刑事十日；一、兵舰员兵得以随处游玩；一、兵船员兵登岸不谙禁俗者为之指引。中外商民来船参观者日以千计，侨商额手相庆，三江闽粤之商分日开宴欢迎，谓中国军舰自光绪元年建威练船抵埠后，久无继至者，相隔三十余年，于兹复睹，甚盛事也。嗣以国内需船，北洋大臣袁世凯电调两舰赴赣。秋，农商部奏南洋华侨商会

成立，请派员考察奖励。廷旨派杨士琦乘海圻、海容两舰由上海航行，历美属之飞猎滨，法属之西贡、暹罗之曼谷都城，和属爪哇之巴达维亚、三宝垄、泗水、日惹、梭罗及附近苏门答蜡之汶岛，英属之新加坡、槟榔屿及附近之大小霹雳等埠。（501—502 页）

宣统元年己酉。二月，部派海圻、海容两舰巡视南洋，商部派员外郎王大贞随同抚慰华侨。圻、容由吴淞起轮，过香港，历赴新加坡、巴达维亚、三宝垄、泗水、巴里、坤甸、日惹、望加锡、西贡等埠，至四月先后回华。（503 页）

三年辛亥。正月，派海琛军舰巡视南洋，兼赴西贡并荷属各埠，而商部亦派郎中赵从蕃同往抚慰华侨。（504 页）

六十三、薛福成《庸盦笔记》

一定海某茂才为粤寇所虏，逃出后，改业为贾，尝赁船之新加坡，遭风飘至爪华（哇）岛。尝言爪华南境，有刘庄者，其民皆刘氏，约数千家，聚族而居，盖前汉惠帝之苗裔也。

六十四、李勋《说映》

以手攫食（卷三）

暹罗息力诸土番，凡食皆以手搦之，见者莫不嗤其秽鄙。《困学纪闻》引《理道要诀》云，周人尚以手抟食，故记云共饭不泽手，盖弊俗渐改未尽；今夷狄及海南诸国，五岭外人皆以手抟食。然则岭南旧有此俗，至宋尚未尽改正，不得妄嗤海外人矣。（1949 年澄海莲阳兰芳居刊本，47 页）

六十五、冒澄《潮牍偶存》

大概潮属积弊，潮阳无不有之，如纠结全乡械斗、抢掳、抗粮、拒捕等事，相沿已久，竟成锢习。夫莠民何处蔑有？而潮民倍觉强梁，军械则人有所藏，战斗则视为儿戏，心粗胆大，每易生端。乡村聚族而居，丁男动以万计，而且互相勾结，各树党扰益。凡一乡一族之中，必有烂匪数名主谋领袖，专与官法作梗，而良弱者亦即为其胁制，或且相率效尤，全在公正绅耆□□

约束缉送，为免滋生事端，无如绅士中明白正派者，指不多屈，而恃符藐法者实繁有徒，甚或与烂匪暗相连络，庇纵分肥。地方官非不实力查拿，而若辈党众势强，往往不能缉获，若带兵勇诣办，动辄负隅抗拒，恣逞凶狂，办理稍不得宜，即恐酿成巨患。

卑职抵任之初，接阅民词，检查案牍，每有衅起无端，而控情极为重大，或称拜会劫杀，或称掳掠焚烧，或初词本属细故，而续控忽起巨端，或原控不过数人，而催呈动牵十百，控绅耆则无不主纵，控坟山则无不迁骸，虚实混淆，词出一面，及细加考核，则其中疑窦正多，人命而无尸可验，抢劫而无赃可开，一事而涉及多人，一案而歧分数起，狡者以健讼为能事，愚者听讼棍之主唆，每喜隐匿真情，架虚耸听，或知将被控告，而先发以制人，或以被控有名，而饰词以互抵，支离闪烁，证词难凭。至于拘传犯证到案寥寥，强者藏匿蛮乡，差人不能往捕，弱者虑被拖累，先已外出无踪，又有在籍犯事，不敢到官，辄赴汕头海舶远遁暹罗、实叻（新嘉坡）等处，逋逃不返。在原籍方比差勒缉，而其人已遥隔重洋，此亦事所常有。案内之人证不集，则控情之虚实莫分，是以州县自理词讼，例限二十日完结，而能依限办理者十不得一。（卷一）

六十六、星洲寓公《述南洋群岛猪仔之历史》

文岛一埠，在和岛为小岛，中有八港，皆筑场圃种植，约计华工数万人。在林八记者，利官授以专利之权，与坡（新加坡）客馆联合，势力最大，为全埠商人所侧目。查猪仔由香港、汕、厦来坡，每名客馆约费十二元，客馆卖与林八记可得利金四十盾，核坡银约三十元。林再卖于工头，可得八十盾。该岛必选取青年或强于气力者，方为及格，故其价亦较他埠为优，而凌虐情形亦较他埠为更酷。每岁往者凡数万计，地亩有常，罕闻侥幸生还。

以南洋群岛而言，香港、汕、厦为贩卖猪仔之区；坡埠实转运猪仔之地也。渣甸鸭容洋行轮船七日一至，一舱搭客多者千余人，少亦七八百人不等，折中计算，每船约一千二百人，其余直放厦门、汕头、海口者，以年计数亦相等，核计每年大舱客来者约十数万人，而以此项猪仔居十之七。

附　高永光《关于华工出洋问题》

1860 年（咸丰十年），广东巡抚耆龄设立广州和汕头苦力收容所，及出洋

船舶的检查制度。1872年（同治十一年）乃有汕头洋务公所之设，由曾昭茂任委员，继任者为郭溶、张濬、葛肇兰等人。到1884年（光绪十年）改为稽查汕头海口洋务局，由朱炳华、廖维杰等人任委员。1888年（光绪十四年），廖维杰任内进行和荷兰代表议定华民出洋佣工章程。过去华民到荷属的皆绕道新嘉坡，定章以后可径赴日里了，但在这个时候有客贩曾将华工数名拐至香港再往新嘉坡，而转赴苏门答腊。两广总督张之洞闻知这个消息，立命拘捕客贩斩首于汕头示警。禁令虽严，而诱拐之风并不曾因此而绝迹，正至反由是供猪仔市场价格更为提高。

六十七、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

福州多山，山多嫩石，五色备具，状类珷玞；琢而磨之，可供玩好，其材尤任私家印章之用。有名田黄者，质泽秀腻，华贵异常，价值兼金，前人罗掘，坑产殆尽。其视端州石洞，紫绿二类，可资砚材，为世所宝者，殆无以尚。虽所用异宜而难得，尤过之常品，通号寿山，质地色泽居田黄之次，易得而价不昂。今京师琉璃厂肆，罗列五色印章，索价居奇，皆吾闽之寿山一种也。外省不易得此，亦不恒见，一若天特蕴是以私吾闽之人者。余性喜石交，两度福州访旧采新，不遗余力，平时游箧，每以自随。丙申携之渡海来南，拟辟一阁，命名五百石洞天，以藏畀之。既而丁忧奉榇回帆，中途遇风，石受颠簸，毁其数十，旧时篆刻，以漫漶不可辨识。遂举而瘗诸荒圃，与历年弃稿秃豪，合为一丘。丁酉再至海外，闻人言星洲大野，有莱佣某锄地，见嫩石盈坑，不辨何用，趣往观之，紫光莹目，则寿山材也。意为大慰，以车轰归，使工治之，拔其殊尤，罗列几案，日夕把玩，为之忘倦。乃蹶然起曰，今而后石交为可久矣。因补书斋额曰“五百石洞天”纪实也。自时厥后，星洲之人竞相采取，而地不爱宝，方日泄其奇，与吾乡寿山若相雄长，以名于天下，又无不自五百石主人发其凡云。

新嘉坡本巫来由部落，其地浮洲，自成小国，古称柔佛，狉狉獉獉，莫可详已。归英保护，不满百年。欧亚二洲，轮舶往来，华人流寓，商务繁兴，因民之力，遂成巨镇，在南洋各岛中称巨擘焉。内地稍入，仍听巫来由土酋自治，故柔佛之号不改，沿海埔头政治一禀英人，英人因称为新嘉坡；新嘉坡犹云泊船口岸也。然余尝登高阜而望，每当夕阳西匿，明月未升，隔岸帆樯，满山楼阁，忽而繁镫遍缀，芒射于波光树影间者，缭曲回环，蜿蜒绵亘，

殆不可以数计。及与驰孔道，驾轻车，则又灯火万家，平原十里，与顷者相薄激，明月为之韬彩，牛斗为之敛芒，若是者街鼓统如，东方发白，犹未阑也。乃顾而嘻曰："岛人尝称新嘉坡为星嘉坡，向以为译音之偶异耳，今而后知星字之为美，其在斯乎？况是坡也，一岛濛洄，下临无地，混然中处，气象万千。既以星嘉是坡，为之表异，何不以洲名是坡为即纪实耶？乃号之曰星洲，而以星洲寓公自号。"嗟夫，星坡一弹丸岛耳，容华人至廿余万有奇，其来作寓公者，固不只余一人；而余亦既偶然而为此廿余万寓公之一人。江风山月，式好毋尤，其遂乐此而自足也耶？抑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耶？

丙申，余来星坡，蒙内地流寓诸君子，委校文艺，继左、黄二领事（会贤图南）社，后创兴丽泽一社，以便讲习。无论诗、古文辞、时文、试帖、策论、杂体皆可分课，各自成卷，仿粤东学海堂例也。凡期月而一课之，冀可蝉联不辍。余初颇难其成，窃意南荒僻陋，岛屿林立，流寓文士，散而不聚，声气难通，土著人材，童则失于正蒙，壮且溺于货利，求有一二心通其意思，能洽我同源，响我宗教者，已戛戛难之，况求其干城我、金兰我耶？而诸君子文兴正豪，坚持必行之说，乃以季秋举办初课，一时闻风奔辏，得卷千四百有奇，揭晓流寓十之九，土著十之一，亦云盛矣。

星洲明丽名园，即胡家花园故址，俗呼南生园，从胡京卿璇泽所设肆额名之耳。历任使欧大臣，邮舶往来，必趋星洲，郭筠仙中丞、曾劼刚袭侯皆为载入日记。予友独立山人《西海纪行》卷则称为豆蔻园。其实豆蔻园别为小区，附缀园右，不足以尽兹园也。初胡在粤籍，与英商稔习，嗣贾星洲，操奇倍蓰，名日以著。华商得英勋章，亦惟君始。或传其微时，事颇无稽，不足信也。晚辟兹园，有异乡菟裘之志，使臣鸿雪留题，游客海山雅会，文字藻饰，遂为天南第一胜地。谈瀛者恒著录焉，其嗣不能终保。潮人佘姓，购以二万白金有奇，探胜重来，每起园是主、人人是客之感，夫亦可观世变矣。园之结构，兼中西式，风廊水阁，点缀颇幽。平地数十亩，树木扶疏，禽声上下，殊快眩瞩，绝无岛上林园臃肿陋习。（叻屿甲三州府，华人林园俗呼山巴，其意不在适体，率丛杂阴森，冀收林木之利，借代耕佃而已。）去市不远，凡有供馈，咄嗟立办。余尝以星洲名园，除回回商人，名栖逸摩诃未者，所居园而外无能相尚，盖有见而云然也。去秋主人蔚园观察（蔚园名勉然，充星洲议政局员），樽酒见邀，饱览其胜。曾题长句，铭其柱云："明丽著南方，乐圣长看依日月；名园开绿水，飞仙真个住蓬莱。"格用冠首，徇所请也。明丽名园，本译音，为英京胜迹，前任三州府督施公移以题赠斯园者，

亦主人为余言。

余尝以南洋岛屿，不下百余，华人流寓土著数百万，以无志书，尽附湮没为可惜。各钦使随员日记，择焉不详，徒滋疑惑；内地秉笔者无所征信，则亦等诸化外而已。《瀛环志略》一书，创于数十年前，所称南洋岛屿，不无详略脱节，而沿革大端，门户形势，颇有合者，是书志括寰瀛，不专重一隅，且身未亲其地，随事条载，无怪其略。然以视各钦使随员之身亲其地，贸贸然于食顷客谈，逞臆下笔，以欺饰人耳目者，则有间也。倘以志略为基，复博考近时西人纪载以实之不足，且由采访正名别类，咨考印证，期以十年，或有济乎。

中国驻扎外洋领事，历来悉由使臣派其私人，是以更一任使臣必更一次领事，几类古藩镇之自辟掾者。欧洲不尔也，此等处急当改归总署题补为是。（使臣联邦交，领事保商民，各有职任，不宜随意更置。）

左子兴都转任星洲领事时，以其暇博考周诹，创为《星洲小识》，属稿未毕，恒秘枕中，故外间无副本。永福力轩举孝康钧以医术游南洋，见文献之无征，慨然起著述之念。其间足迹所及，槟屿为久，因先成《槟榔屿志略》一稿，舆图沿革，军政户籍等条，多得诸都转。虽以客官谈人国政，岁月无多，考求未至，不无详略脱节，然都转善英文，随事翻译，率有所本，较近人之凭空捉摸，其得失必有间。闻孝廉辑志略时，请得附刊于各类中不可，因暂假其稿，命钞胥摘其要者，录于别纸。越日遂被索回，未几都转俸满还粤东原籍。名山之藏，正不知何日方得见诸鸡林市上耳。（子兴名秉隆，汉军人，诸生，曾袭侯奏派坡领事者。）

《槟榔屿志略·艺文志》著录凡十数种，据称皆流寓诸子笔墨。余尝欲致之一室，冀有采录，以广其传，使人入市求之不得，始知皆未刊行本也。《人物志》闽、粤散见，且多时人，不足以云论定。此书似宜改题游记笔谈为合。异时晤轩举当与商之。

轩举孝廉才足著书，泽古之功亦深，观其文集可见。《志略》一稿，不过率徇友人之请，偶尔试笔，非完书也。……心纵无亏已半灰，休叹遭逢多缺憾，从来造物忌全材（右焦琴），几载诗筒赖汝传，何堪重话酒炉边。鹧鸪枝上非当日，蟋蟀声中忆去年。驱策岂皆如我拙，短长休要说人前。还思故主深情否，一度相逢一黯然。（右旧仆）后查悉乃叶君季允之作。（季允字懋斌，自号惺噩生。广东人，徽州籍，旅星洲几二十年，尚无田可归也。）

予闻季允名久矣，丙申之秋，蒙先过我五百石洞天，修相见礼，气宇潇

洒，其腹内才华，固可于眉睫间得之。有《赠友谭彪》诗云："万里逍遥志，千秋著述身。襟怀狭瀛海，踪迹悔风尘。吟兴老逾健，辨才穷始新。传衣图画在，吾欲补斯人。"又云："我亦栖栖才，昂藏一丈夫。不堪论事业，兀自误头颅。奇说喜相沃，斯文终不孤。知君多抱负，世事有心无?"即君之自命可想。

星洲丽泽社丁酉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课揭晓，冠军天宝堂梁宝衡咏梅仙馆，其实皆谭兰滨一人前后之作。兰滨名锡澧，番禺诸生，时文笔意，老当可喜，凝构处极似吾乡赵又铭太史稿。原作三篇，具存《丽泽社诗文初编》。骈体学《陈检讨集》，敷词妥帖，不蔓不支，微不足者，诗古文词之学耳。社例殿军，意取后劲，得预是选者，其文必与前茅五卷相伯仲。谭既连掇冠军，复托名戬谷轩寄疏慵馆而分殿十一月十二月之课。十二月课次题是《星洲丽泽社记》。殿军原作骈文云：窃以楩楠杞梓，成材必本乎蒿莱；棫朴菁莪，擢秀每基乎阿沚。箘簬虽美，非省括而弗成；长镖之铦，经炉锤而始就。是故汉崇经术，开虎观以萃儒生；唐重词章，辟风池以优文士。薪错楚而俟刈，金在沙而待披，扩宇聿修，着治闽之常衮，胶庠肇辟，纪莅蜀之文翁，莫不乐育为功，甄陶待化，然而造士之雅，归诸有司。

卷中所录丽泽社诗友，多粤东人之流寓星洲者，其或以游客而入斯社，亦惟粤东人为多。如前得嘉应黎香荪磋尹经张琴柯别驾骧皆是也。今夏六月间，有棉兰（南洋小岛又名日里）归客道出星洲，慕名来访，出所自作诗三卷请质，似学吾闽林芗谿一派者，惟不及其老苍耳。余既为加墨其上，复摘其《四秋》腹联云秋色："两岸荻花迷钓艇，半江芦絮扑溪桥。"《秋碪》："战士干戈家万里，美人刀尺夜三更。"《秋茄》："吹圆塞月三秋冷，响彻荒营万马鸣。"《秋阴》："鸥眠浅渚寒生梦，雁入遥空淡接烟。"又七绝《舟夜》云："拍堤烟水白茫茫，一片闲情写更长。睡起却看凉月坠，引人清梦到潇湘。"《赠妓》云："不待歌台试舞腰，举杯相酌已魂销，知卿好似江头柳，长共离人作絮飘。"《马烈女墓》云："一抔黄土旧埋香，匝地酸风啸白杨，漫道贞魂寻不见，月痕如水怨昏黄。"《越冈怀古》云："木棉飞尽野花开，旧日朝台馆已颓，賸有任嚣坟畔草，年年新绿遍江隈。"《赵佗古冢》云："故国河山賸夕阳，墓门秋老石苔荒，劳人别有兴亡感，不上朝台已断肠。"《月夜有怀子怡叔于江东桥赋此却寄》云："此去江桥路几千，坐看明月各心悬，侬人作嫁曾何补，回首春风又一年。"客张姓，名汉祥，字燕卿，又字药秋，亦粤东嘉应州人。

光绪十三年丁亥七月，王锦堂军门荣和、余元眉都转瓗，奉粤督南皮张香涛尚书之洞奏派南洋游历。由英、荷各属地而暹罗、孟咯、安南、西贡、小吕宋、孟尼拿，凡两载而游毕。王为槟榔屿土著，颇熟西语。发逆之乱，投效水师，以克复金陵，积功至显职。其于撰述一道，自属门外汉。余为粤之新宁县人，虽由科目，而懵于西事。其游星洲也，同因公出而并不同寓。王善土著，余暱粤人，意气之间，若不相谋。愚时犹髦，从先府君后，得见二君，每以未获畅聆高谈为歉。意二君行箧中，必有游记，会须迟之后出者，久乃寂然，仅见合词返报粤督书稿。惜限于程式，语多未详，殊为恨事。近日沔阳刘君彤轩以《小桑园诗草》寄愚，并俪以《南瀛日记》一帙，始知君前者实与余都转偕行，《南瀛》之记，幕中草也。记载虽不免简略，要自是词人本色，亦惟有此一记，方以补王、余二君之阙如耳。

或曰张尚书派员游历，意在知南洋之商务。其各岛中不乏商家豪杰，未闻王、余二君返报大府，同升诸公而收指臂之效者，即如署星洲领事，大埔张弼士观察振勋，署槟城领事嘉应谢梦池太守荣光，亦皆俟其自奋于功名之路，而非由士府之提拔……（卷三）

六十八、邱炜萲《菽园赘谈》七卷本

卷三　沧桑三变

惟同治甲戌，余生于海澄属之惠佐里。甫六月，家君匆匆出门，服贾海外；先期偕生慈襁余附海舶走千里，依中表于濠镜以居（今澳门）。濠镜地本粤东香山县辖，自前明西洋人（即葡国）来租地，自设兵房衙署，以卫居人。政令渐从西俗，虽数百年，然犹香山辖也。数年前，葡人肆其要请，总署不察，遽行奏准，举而畀诸西洋，视同瓯脱。沧桑之变，今之视昔，正不知如何耳。少长，家君自海外归，尽室而南，遂居息力（今新嘉坡也），是为英属，政令较他国为宽。盖其地为亚欧之冲，往来轮舶，皆出其途，所以优待客民，本如是也。欧洲六七大国，英为首，法次之，英以商务雄，法以武事著而不废商务；法之口岸在越南西贡，实偪我国滇桂，故英人轮舶以息力为第一码头，法则以西贡为第一码头，要之均在亚洲洲内。越南本我籓〔藩〕属，西贡安在法有，法乃利而据之，此光绪甲申年事，余犹在息力塾中，儿时闻之，不甚了了，及长读当世名人撰述，始知其详，未尝不叹沧桑之变，能见微而知著，防患于未然之少也。戊子春，侍堂上二老返闽，出应岁试，

连诎有司；癸巳乡科，作南游之行，过马尾江，见昔年法越起衅，事机决裂，扰及我之腹地，感愤久之；不谓甲午难突发于日高，其焰炽于明秋而未已，台湾复从此弃也。沧桑之变，竟至是哉。当高事孔亟，日焰方张，游舰出没不时。春秋两闱，咸有戒心，余则以乘此机会，正好冒险长途，藉资阅历。半肩行李，一个苍头，往返万四千里，萧然无恙，自觉此行所得甚多，人亦莫我信也。呜呼！我生之初，则亦有然；我生之后，未知奚若。身世苍茫，桑田易变，只觉百端之交集耳。（12 页下—13 页下）

卷三　《醒报》

中朝自前明已有《邸报》，仅载官牍，不及民间清议琐事。泰西近代始为报纸，中国自通商后，始踵行之，创始香港，推及上海、广东及南洋等处。去年日本乱平，《福报》、《苏报》、《时务报》、《知新报》复相继起，存庶人清议之权，通寰瀛万国之故，意甚善也。惟内地动多忌讳，如昔年《广报》指斥疆吏李某纵赌殃民，其主笔即因此系狱；《强学会报》康工部立论昂激，常熟杨莘伯侍御崇伊即据风闻奏禁；近且有请禁苏沪各报者，坐使志士箝口，其弊不至率天下而尽为聋瞽之人不止，吁可哀已。吾友林文庆医师（在英京考授大学医师职照，现归星州售技兼充义政局人员）有见及此，慨然而兴，念南洋为亚欧之冲，见闻颇广。又内地疆臣权力所不及之处，可无避忌，似当创设一有益报纸，集天下之公言，新吾民之耳目。乃嘱闽清徐季钧秀才亮铨草其节目，命名曰《醒》，取曾劼刚袭侯先睡后醒之意，所以冀中国也；集资用股，仿西国有限公司之例，所以通声气也。持以示余，余曰：有是哉！林君之热肠也。宗旨既佳，章程既正，文章何患不美？惜余奉讳返闽，匆匆不暇商办，又以规模太大，股本甚宏，自非一手一足之烈可以旦夕几，事之成否，尚在不决。然南洋之众，不乏英才，当有闻风而起者，余拭目俟之。（24 页下—25 页上）

卷三　辛达士

英员辛达士，以字行。少游粤东，尝读中国书，见客能操粤语，无事舌人也。本任新嘉坡巡理府，犹我华之太守者焉，故华人竞以太守呼之。为人谨饬廉干，饶有政声。每逢七日假期退处私衙，不妄出户；私衙与制军第为邻，亦公家业也。孑然一身，了无梅鹤之累。日惟展阅中西书籍报纸，以销永昼，客至则瀹茗清谈，移时忘倦。余在星洲，屡相过从，见其暖暖姝姝，

无西人习气，未尝不心焉爱之。未几槟榔屿华民政务司遗缺，调君往署，遂别去。（29 页上）

卷三　奚尔智

星嘉坡之有华民政务司，何以称也？英吉利政府知数十年来商埠广开，中国内地，如粤如潮如厦，穷檐妇女，被奸民诱掠出洋，转展抑勒者，不可指屈，乃特置司官一职，以重保护，故又称护政司，辖各一员，不独星洲。星洲之始任此职者曰毕麒麟，继之者曰奚尔智，皆勤厥职。奚尤长于干济，除保护妇女外，解散会党以十数万计，会党非他，即内地历年滋事漏网奸徒，私立名目，迫胁善良，小则贻害民生，大则阻挠国计者也；君以只手薙而去之，不张皇，不姑息，而民起安居乐业之思矣，宜彼都人士之所亟许也。保护妇女之政不一，最著者则有保良局，局员以华人为之，君时接见会员，周诹民隐，而犹有未尽善者，则以中西法律不能从同，男女之际为尤甚云。余与君有一日之雅，尝抗论当世时事，颇得要领，始悉君足迹几遍东方，其知之也稔，故其言之也详，盖亦有心人也。（29 页上—29 页下）

卷三　林文庆

林文庆医师者，余同年友，三山黄黻臣孝廉（乃裳）之快婿也。少日读书英伦大书院，学成考授一等职照，归而售技，即以字行，一时声名籍甚，咸谓林氏有子矣。君居英久，改从西装，及返星洲，见夫文献遗徽，慨然有用世之志，遂弃西服，仍服汉制，然犹未有室家也。或造之谋，则曰："蓬矢桑弧，某将为东西南北之人矣，何以家为？"强之，则又曰："世无孟光，谁可配梁鸿者？于环岛之中而求《家人》之卦，吾终咏《雉朝飞》乎？"友人知其意有在，阴代物色，久之始得，即黄公之女公子也，籍隶榕垣，生而不俗，幼随美国教会女塾师诵习，能通欧西语言文字，熟精医学，平生游踪几环地球之半，李傅相使俄返命，与之邂逅太平洋邮船舱面，手书褒嘉为中国奇女子云。今冬行将南下成合卺礼，适余归舟相左，不及见。闻君夫妇虽俱谙西学，然无西人习气，此尤足多者，故特表而出之。（29 页下—30 页上）

卷四　侣影道人

星嘉坡之有丽泽社，余主其政，开课得《侣影道人卷》，亟赏之。他日徐季钧秀才偕其来谒，年可五十许而太瘦生，与之谈甚辩，滔滔不竭，如

泻百川，益奇之。询以何事来岛，始悉素居台湾，去夏使者李经方割台，台众内渡，与其居停均从兵燹中而出，所有荡然，来岛呼将伯也。文人遇苦，可为浩叹。索观吟稿，欣然首肯，归寓即录一册来，余既检付《星报》手民排登报牍矣，兹再择其尤雅者附录于此。代人存诗，生平一乐，原不嫌其屡见也……道人姓李，名季琛，字汝衍，吾闽闽县人，候选巡检。（1页上—1页下）

卷六　徐季钧

去年小住星洲，文字之交绝少，初以为苦，及识徐季钧茂才，聆其言论，宛一解人，意颇善之。越日辱以四诗相投，中有“小楼一夜拜诗人，见说梅花是故身”，又“中原此地求文献，大雅于今属寓公”之句，奖借逾量，愧不敢当，始知其能诗也；由是每来必嬲之谈，漏三下，恒无去。且因君以识君友，如卢季舫秀才等，皆海外一时文字契也，谬以余为知言，诿校社卷，殆无虚日，会吟、丽泽二社盖因是起，迄今邮筒络绎，万里神交，落月屋梁，相思颜色，犹仿佛寓楼话雨时矣。（20页下—21页上）

六十九、曾昭琴刊刻《答粤督书》

缘起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二月，新任两广总督秀水陶子方制军（模）寄札新嘉坡中国总领事府罗忠尧，查明流寓闽士邱、林两人近日情形，乃罗领事得札后并未知会邱、林两君。事阅半月，粤港报馆自向督署录出原札底稿刊印于外，邱时见之，即行电覆，并作答书一通凡三千言，大意将年来维新党人心术行径磊落写出，而已之事迹附焉，以告天下，固不仅为答粤督之问而发也。此书自行刊登《天南新报》而后，即由津、沪、闽、广、港、澳、南洋、日本、新旧金山、檀香山，各华字报馆纷纷选登，而外洋诸西文报馆亦辗转翻译，不胫之驰遍九万里。天下之士得观原稿者，咸谓陶督善能下士，得大臣体；而邱君之披露胆肝，词无隐遁，有以见英雄本色，不受人欺亦从不欺人云。若林君者，少即游学英京，壮年仕于英国，现为星洲政局议员及预官中医师之选，与邱志行相合，雅相引重，每将欧美良法输灌宗邦，冀臻盛治，暇则共译中国古史及时事论说播刊西报，冀通东西之驿骑。时人每两贤而两称之，其在西人则曰林文庆、邱菽园，其在华人复曰邱菽园、林文庆，如车

之辅，如骖之靳，莫能轩轾也。邱既答书，心迹大白，林以所志不替代言，遂不复有词，闻将以英文知禀肃谢陶督而已。邱、林之言曰：某等读书问政，本非淡然忘世者，不幸而所怀久蕴，欲达无门，又不幸而世处泯棼，动辄得咎，甚至蜚语之来，乱其影响，而使人猝无自解，固惟学寒蝉之噤声已耳。吾生有涯，人事无着，伤哉时也，其何能忍与终古。故自陶督寄札之来，二君感其知己惬于五中。又尝言曰：陶公盛意某非不喻，特经此次险阻而后所谓时危出处难者，盖已窥之至微验之至切，功名二字于我浮云然。即淡然忘世，又非初心所安，会有不耻下问之个臣，终当尽吾一得以作刍荛也。邱林之言如此，邱林之志不亦远哉，故此之答书殆其一斑之先见乎。于时邱君适有重订旧著《菽园赘谈》之役，视原稿删汰十之一，而新增十之二，由十四卷改为七卷，卷帙独厚，虽以《庚寅偶存》、《壬辰冬兴》两卷仍附于后，篇数尚憾畸零，乃取此文刊之而附益焉。蒙谓当得题其端曰《菽园著书四种》，邱君以偶然写意之文，非求问世，谢不愿也。世之获此卷而读者，当知《偶存》、《冬兴》为邱君少日之春华；《赘谈》、《答书》为邱君壮年之秋实。行藏出处，落落大方，用世之殷，立志之洁，本末灿然可信于友，而一生逆境危疑谤毁，独复忧患备尝。邱君不以韦脂取客，不以和光入世，卒能诚孚上下，郁久愈彰，而以见履道坦坦幽人贞吉之言之足味矣。

光绪二十有七年岁次辛丑首夏犹清和之吉龙山曾昭琴谨序于新嘉坡旅次

答粤督书

（电稿辛丑二月十九日自新嘉坡发）　两广制台陶大人鉴，敬禀者：窃职近读香港《华字报》，恭录宪台札谕新嘉坡领事，查明邱菽园、林文庆情形等因，祗诵之余，仰见宪台仁明公恕，爱人以德，所以督责之者甚至，而期许之者甚厚，钦佩曷极。职少读书，颇知义命，傥来毁誉，漠不关心；况复素懔失言失人之训，平生不妄以文字干请，亟亟自明。兹遇宪台谦谦下问，相见以天，不图空谷，闻此金玉，敢不披沥腹心，以答宪台之盛意。谨先具电奉闻，上慰仁廑；所有委曲之忱，当缮长禀邮呈宪辕耳，惟冀俯恕不备。内阁中书衔福建举人邱炜萲叩禀。再：菽园系职别号，合并禀明。

秀水督部大人钧鉴，敬禀者：窃职昨从港报，得读宪台谕饬坡领事罗君，查明职与林文庆有无植党图粤一札。职，维新中人也，十载江湖，颇闻爱国之略，恭逢天子仁圣，维新布治，佑保国民，方自与众欢虞，讴歌帝德，翳独何心而忍倡乱，且亦不敢；道路谣传，言过其实，重劳宪念，赐之话言，

职以负罪之深，自顾藐躬，忽丛疑谤，容亦有故，既承明问，督责期望两者兼资，忠爱名言尤惬痞寐，职不自量，窃幸有略迹原心之知己，大君子其人，苟安缄默，益惧失人；谨由十九日电覆外，再缮长禀，沥叙悃忱，惟宪台之明加垂察焉。职生及三十年矣，栖迟海外，何刻忘乡，宗国之亲，维恭敬止。徒以身丁世难，外族凭凌，旅洋华商，时闻厄状，私忧过计，以为中国不更新百度，大变旧风，则立见其危，苟委蛇狐惑，待变无期，则危至亦且不旋踵；常以维新大政，企望廊庙间有能操吾民生命者，庶一举行，将凌欧美而福中国也。戊戌四月，天子下令，咸与维新，海外望风，欢喜无量，继捧明诏，遍立学堂，及于海外。前任领事香山刘君，造庐请谒，共草章程，属稿未定，即闻以职偕林文庆名详禀驻英使臣，欲以中西总校使分任之，辞不获命，时拟别荐能者，自为之佐；不谓急电传来，皇躬称疾，凡百新政，一切反汗，学堂诸董，云散风流，至今为梗。己亥三月，职乃与林就其近者先成一女童学堂，兼课中西，培本姆教，入禀英人，旋蒙批准，并承今署督瑞公夫人允充名誉校长，开议之日，领事刘君翩然来会，愿偕职等同充倡董，众情踊跃。以次而及荷属望加锡埠，则有李商连喜等之中华学堂，又葛留吧埠邱商鸾馨等之中西小学堂，其仰光埠李商鸣凤等之辅仁学社，则仍英属也：南洋闭塞渐见开明，中有华裔土著，传世六七而未一履中土者，亦能讲求爱国。念所自出，饮食颂祷，首唱敬皇，西人许为知礼。其秋九月七日，复有恭请圣安之举，先是西报传疑，宫禁新闻，都无确耗，旅民惶惑，意绪尤歧，职于其时，不揣愚戆，传单会馆，联以群情，首率电达，署名商众，五百余人；各岛效之，接武而起。越时旬日，邮到京抄，恭悉九月八日，内阁钦奉上谕一道：有华民出洋，其心恒不忘中土，忠爱之忱殊堪嘉尚，谕令沿海各省，于华民回籍设法保护，其旅居海外商民，并着各出使大臣妥筹保护等因，钦此。伏读终篇，感激涕零，既有以窥见湛恩之厚，在远不遗，而即以忭庆圣体大安，万几待理，永慰霖望矣。此事原委，具详闽人曾昭琴所辑《星洲上书记》中。职复谨飏末议，广坐陈词，冀以稍定民志，率直之见，方谓逞臆抒诚，可告无罪，而抑知草野言高，疑谤之乘，已基于此。虽然，职以时艰之故，无暇粉饰，惊眠唤寐，口不择言，间于报纸中好为愤谈激论，则亦有矣，如戊戌训政，极言捕党起嫌，迁怒新法之非；己亥庚子，事变尤多，忽而建储，大背祖制，以贻列邦之责难，浸淫而及朝贵通拳袒匪之事，此数大端也。今日内变猝乘，宗社几危，乘舆西狩，四百兆众莫不疾首某王以下，罪魁祸首不可胜诛，职顾于难端未发之始，过抱先忧，心所为危，不容终阋，

尝正言曰："如端庄刚董，妄挟天子，孤注国家，萧墙之忧万一而有，则海邦男子邱炜萲其人者，铁血未寒，有不臣而已矣。"嗟乎，区区之愚，以为所欲言者，天下之公言，亦国民公愤中不敢自逸之本义耳，何图用此大获咎戾。然而中国深知顺逆，感念国恩之志士，即以此故过加存拂。职所为僻居岛上，闭户穷愁，而君子至斯未尝不见者，抑亦怜其愚忠，乐通悃愫也。星坡为南洋总汇之区，锁钥欧亚，轮舶鳞萃，往来过客，何止楚粤一流。职以幼长濠镜，喜亲粤人，平居撰述，如《菽园赘谈》、《五百石洞天挥麈》、笔记五六种，皆尝乐述粤闻，以资谈助。庚子正月及闰八月，粤人康有为、梁启超两者先后道坡，使人将意，职重忆为今上所识拔之人，又自故国政变中来，必知朝事，因开阁见之。文人相聚，结习未忘，考古校经，盘桓旬日，因从问变政始末，我皇圣度，临风慨慷，涕如縻绠，瞻依北阙，图报皇皇，中间谈及时务，指陈得失，英雄所见，虽曰略同，而沉几观变，豪杰各不相下；旁观不察，拟议滋多，猥以康党，妄相附和，庸众目论，汹汹何值一哂；或又以职本闽产，凡所延揽胡独粤亲，疑必有图以快其利，且因粤旅而及楚湘，辗转传讹，骈拇枝指，其说愈凿，而不知有以上诸情实在也。溯自庚子之前，职与康梁了不相识，而戊戌己亥间，侧闻朝政新旧汹汹，因心发词，早伤嫠纬，每与同人匡坐筹议共思补苴，或撰报论公诸天下，或驰书四出劝建学堂以励实学，或合舆情上叩宫门吁圣安而请亲政，凡此种种，谅在宪台洞鉴之中，每烦絮述。倘虑为康梁所煽惑，则士各有志，无能相强，况即电禀一事，日中辟门，联名商众五百余人，其与职素无杯酒欢者，且居大半矣；职之愚戆，自问不惯煽人，亦不愿为他人所煽，康梁何人，而可以煽邱炜萲哉！至若楚人唐才常、才中者，绝未谋面，闻亦未涉南洋；职于丁酉来坡，纡道香港，尝从友人案头获《湘学报》数册观之，始知才常在彼主笔，贻笺辨学，中凡数次；亦越庚子春初，才常以所著《觉颠冥斋内言》刻本四卷由楚邮赠。职见其留心西史，穿穴异同，颇加珍护，然函信往还不及杂事，究不知其兄弟几人，且有弟名为才中也。汉口事起，鄂督张公电咨英伦使馆转饬坡领事罗君，首举才中供词为言向职诘难，职觉波澜太远，有如天外飞来，又如一部《十七史》，知从何处说起？甚欲诠述原委，面恳领事，托其代陈，亦以罗君为职夙友，己亥履任而后，花筵舞席，时共听歌，此际位秩纵判云泥，而短衣怒马挟弹少年之故人，讵便翻手不识，乃自鄂电之来，蔺廉避面，欲语形悭，职尝卑词通使，约会寓楼，而罗君必欲呼职使前，辕门听命，职未知所以对也。爱职者言曰：吾子罪未分明，揆之西律，万毋自向领署之理，职

亦内忖张公之意，本属无猜，惟受委者不察，误承风旨，执才中一偏之词，要求成谳，则辕门以内不难瞬涌惊波，藐尔微躯，曾何足重？他日因沉冤而交涉起，牵连外局，当非所以上慰张公，且亦悖张公意矣。用是引嫌未赴，罗君终不肯来，区区之忱，初心竟左。忽于是月晦夕，岛人传说，海澄邱族已为闽吏围捕，祖兆宗祠刬焚殆尽，职骤闻耗，痛不欲生，连发家电，三问不答，昏垫之余，辄觉我罪伊何，胡畀余毒？九阍日远，生既不能求谅于人。曷亦仇彼谮人，一举大名而死耳，南邦诸节钺，其有乐购吾头者，吾当戴吾头来。于斯时也，北方拳焰日夕正张，估客贾胡，眷念留鹂，救灾心切，尝有署名某某二国商人某氏投函职寓，力加怂恿，谓用白衣摇橹故智，上溯黄河，建议诛拳，当必悉索以助。职终未纳其言，妄有举动者，诚以觚棱在望，不违天威，丈夫欲建勋名，不敢先处嫌疑之地也。况其形拘势逼，又有近于自残同种，为彼驱除者耶？职是之故，不胜迟回，每念时艰家难萃于一时，独坐腐心，风云惨黯，宇内芸芸四百兆众，当以职身为苦人第一矣。未几，恭闻行在晋、陕之信，禹汤罪己，政无私门，凡戴帡幪，天日再睹；而职亦于其际始得家人确耗，自言初闻围捕之风雪，阖族狼窜，巷无居人，以致坡电来询，久沉消息也。呜呼！前事往矣，来日方长，和议迁延，回銮有待，天下想望维新之士，诚共系念圣皇，亦重望在皇所者之能以教养嘉谟，为民请命矣。前读宪台奏更科举学校之折，维新大政亟唯此先，絜领振裘，国民禔福，欧美芳躅，兴也勃然；凡职怀所欲陈，皆为宪台之素裕。即如近日，东省俄约关系隆重，非首严俄人之请，则援例纷前，他不暇论；职家漳、厦定复辙覆台、澎，无国鲜民思之疾首，而宪台复上海、杭州、澳门绅士之电，即允驰章入告，力任回天，逖听之下，尤以仰见中兴硕画，经纬万端之量，令人钦怿靡穷焉。兹之细绎谕札，休休有容，爱人以德，知道路之言不足成信，则饬查以明之；以维新中人有不得已之苦衷，则巽语相求，不啻自其口出，驽骀如职无足齿称，宪台犹复如此，而况天下之大，英绝领袖，伏处草野，伯伯于职者哉。职容为宪台披沥一言曰：维新变法者，天下之公理公言也，无所用其禁，而亦非刑禁所能穷。求行新政，至不得不思去此蠹国背君之权臣；草野微贱似过言高，然君国代谋，思未出位。论皇上，为中国待治之圣君，而中国存亡，实志士之生死以之已。今于忠君爱国之人，概目为袒于康梁之党，康梁身份诚日加增，而志士皇皇，进无以为自解之路，其激昂者，心伤蜚语，击剑悲歌，次之披发佯狂，引维新为大戒，于斯二者，过犹不及，岂身逢圣明而宜有此？比年以往，职尝与十闽百粤间故旧，

笺素通辞，语及此意，相对慨然，郁郁久之，如天之福，瞬盼春夏，和议底成，两全权大臣收京迎主，捧日再中，前之要君祸国诸人，既因此次尽服其辜，道少豺狼，舆情不壅，君臣合体，万国来同，取法维新，与民乐利。不徒楚粤诸党会，本非生而好乱，一旦名义无出，闻而戢其他心，想彼康梁亦犹人耳，望风解散之不暇，否则流离琐尾，今更越在远岛之中，有不烟消灰灭者哉？若夫复辟难期，不闻新政，沉沉此局，坐俟瓜分，是天未欲平治中国也。以职之无知，犹决桑梓为墟，剥床肤切，虽即空山撰述，百篇千策，为着谁来，迹熄诗亡，亦当死不瞑目。旷观古史，大乱之生，多有枭雄崛起，冀附高才疾足之列者，四百兆众，可胜防耶？职投荒海外，忧患百经，情知贝锦织成，几于人皆欲杀，久安义命，有听诸天，倘必亟亟自陈，妄相干渎，亦适取见笑而自点耳。暗然无闷，两岁观心。忽拜金玉之音，若再匿情不告，将有与浮言倒置而长终者，甚非维新始愿所宜出也，故敢述其委曲，藉邮附呈，万里海天，铃辕渊肃，临楮曷胜屏营之至意，祗请崇安不罄，某谨呈。

七十、冼江《尤列事略》

手定“中华民国”国号

公与孙先生同寓于日本横滨山下町前田桥第百二十一番馆时，由公手定“中华民国”之国号，刊“中华民国万岁”圆形象牙国玺一个，于公历1901年元旦约我国留学界，宣布于东京即日启用国玺。又定两大计以实行其革命宗旨：一沟通学界；一开导华侨。尤公于东京留学界首先接洽者，文学生则为张继、王宠惠、戢翼翚、程家柽等君；武学生则为吴禄祯、刘伯刚、吴念兹、蔡锷等君。迨至南洋群岛之首先接洽者，则为邝艺良、黄康衢、何德如、胡伯骧、张永福、陈楚楠等君。是年秋，往新加坡埠悬壶行医，其医馆设于牛车水单边街，以医学鼓吹革命，其门如市。时南洋各埠保皇党声势鼎盛，闽商邱菽园及粤商七家头朱子佩等，咸为康、梁张目。尤公初至，不敢公然向商界谈革命，乃渐以国医术受知工界及下层社会，且常深入社会下层以鼓吹革命排满，久而久之，收效渐宏。继在吉隆坡、槟榔屿、霹雳、柔佛诸埠组织中和堂分部（公历1901年），从之者日众；其会所高悬青天白日旗，随风招展。青天白日旗之实用于海内外公共建筑物者，当以吉隆坡中和堂为最早。自是英属各小埠亦陆续有中和堂之设。会员中有黄耀、黄世仲、康荫田

三人，皆湛通国学之文士，以绌于家计出洋谋生，暇时辄投稿于新加坡之《天南日报》，畅论时事。及与公结识，公乃先后推荐三人于香港《中国日报》及新加坡《图南日报》充任记者。黄世仲字小配，又号禺山世次郎，即香港各报之名记者，尝以撰作《洪秀全演义》及《二十载繁华梦》二说部见称于时者也。

扩大中和堂组织

兴中会于南洋始终并无组织，在壬寅、癸卯以前，南洋马来亚各埠势力几为保皇党徒独占，及尤公创立中和堂后，革命思潮始渐传播。时有闽籍富商陈楚楠、潮籍张永福等，夙醉心民族主义，知公系兴中会员，特登门请谒，一见如故。陈张等向与少数侨商组织小桃园俱乐部，为研究革命聚谈所，自是该俱乐部有公之足迹。旋至坝罗、怡保、芙蓉各埠，组织中和堂分部。同志益众，公思永久维系之法，在新加坡之北山亭地方辟一宏伟公冢，亲题其碑曰“正原总坟”，中和堂人心之固结者，亦一因也。

1903 年，上海《苏报》案起，陈楚楠等乃用小桃园俱乐部名义致电驻沪英领事，请援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引渡邹容、章炳麟二人于清吏，复集资翻印《革命军》五千册，改名《图存篇》，分送南洋各埠及闽粤各县，以广宣传，公与有力焉。

是岁秋冬间，陈楚楠等集资筹备《图南日报》于新加坡福建街二十一号，筹备数月，至甲辰春始出版。初由尤公介绍郑贯公任总编辑，郑以事辞，乃改聘陈诗仲，郑陈二氏皆前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也。此外，更聘公为名誉总编辑；黄伯耀、何德如、康荫田、胡伯骧、邱焕文分任撰述译务。黄、何、康、胡等多属中和党会员。出版第一日，尤公作发刊辞，署名吴兴季子者是也。

推倒清朝完成革命　介绍孙先生参加洪门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 年〕，孙先生由日再至檀香山。公知孙先生未经列籍洪门，不足以联络多数同志（海外各埠华侨多属洪门籍。丙申之岁，孙先生渡美鼓吹革命，洪门人士以其非同盟手足，无助之者），始毅然介绍孙先生加入致公堂。因乙未之前，兴中会要人加入洪门者，仅郑士良与尤公二人之故也。是日拜盟者六十余人，由主盟员封孙先生为洪棍（洪门隐语称首领曰洪棍），孙先生既入洪门籍，且被举为洪棍，遂与丙申到美时情形迥异，此时

孙先生始与尤公声誉并驾齐驱于海外洪门也。

中和堂与同盟会之混合

星洲《图商报》出版后数月，孙先生在檀香山见之，知南洋向无革命派报纸，乃移书尤公，探询此报创立经过，公具以告之，孙先生深为喜慰。未几，孙先生自欧洲东归，先期函电尤公及余力山等，嘱于舟过新加坡时，引诸同志相见。时新加坡禁止孙先生五年入境之期未满，故未便上陆，仅由尤公领陈楚楠、林义顺等登轮晋谒。孙先生谓欧洲留学界已成立革命团体，此行到日本，即可组织革命党总机关，嘱尤公等预为布置，以利进行。尤公唯唯。是年冬，孙先生复由日抵新加坡，适英政府禁止其入境期限已满，尤公遂以晚晴园为招待所。孙先生报告中国同盟会已于八月二十日在东京成立本部，此来目的，乃举公主盟于南方，及组织新加坡分会，革命同志遂举楚楠为分会长；是日摄影纪念。自兹而后，各埠中和堂会员多加入同盟会，然其旧有之俱乐部仍旧存在。是则中和堂发源于兴中会，以济兴中会之不逮；而混合于同盟会，实促革命之成功者也。

救济党人被牵入狱

光绪卅三年七月，中和同志革命军西路都督关仁甫、南路都督王和顺，随孙先生举义于钦州及防城。廿七日王和顺克防城，八月一日仁甫克东兴，遂乘战胜余威，直逼钦州。因在日本购械接济之计划失败，武器无从接济，事遂败。同年十月，关、王暨黄明堂再随孙先生发动进攻广西镇南关要塞。因需款孔亟，尤公即分赴南洋各地，策动捐输接济，士气正盛，筹措就绪，遂于廿六日举事。先后占领镇南、镇中、镇北三炮台。清援军涌至，双方血战七昼夜，卒以弹药告罄，粮食垂尽，于十一月四日突围撤退。翌年关、王、黄三同志又再攻云南河口，三月廿九日举事，克之。黄明堂、关仁甫以云、贵正副都督名义布告安民，仁甫即进攻蒙自，拟会合临安周云祥之兵以捣昆明，历时一周，克地数百里，声威煊赫，大有饮马滇池之势。惟以孤军深入，粮尽援绝，而清军增援，众寡悬殊，迫得撤退，而退入越境者六百余人。越南当局，旋遣送至新加坡，孙先生乃命陈楚楠、林受之、沈联芳等设法收容，且在蔡厝港筹办中兴石山，及介绍于各埠矿山农场以安置之。然败兵多出身游勇，颇不受约束，有声言给养不良而聚众滋事者，有闹事殴人而招警吏干涉者，亦有劫掠行旅而妨害治安者。尤公以孙先生穷于应付，乃出而排解，

败兵亦渐次就范。然尤公竟在此辈殴人嫌疑案被牵，于三月初三日入狱。两月后，孙先生致书英吏保证，五月初六省释。公出狱后，即赴暹罗，进行愈力，继续奔走，联络华侨，孙先生则赴欧洲，因之新加坡党务大受影响。新加坡同盟会支部迁槟榔屿，宣传机关之《中兴报》亦以经费支绌而停版，幸中和同人多属工界，宗旨纯一，以维革命事业之推进。宣统二年（1910 年）尤公回星，继续主持党务。因南洋为中和堂基地，会员众多，且富有牺牲性者，尤公以时机急迫，乃策动同志，潜回祖国，伺机起义。

七十一、《光绪二十四年中外大事汇记》

华人之旅于是间，约有千人之谱。其最有体面者：一为闽人黄君，一为潮人陈君。见该督罗织乱党，华人亦在其中，黄君乃往诣督辕，求为缓办，且分别良歹焉。讵该督斥之，转谓黄君通同煽惑，乃大肆杀戮，惨不忍言。土人以骑虎势成，始相率拒捕。惟军械不足，多有手持大棍，随众喧哗者。其有军器之人，则向兵营攻击，一鼓作气，其势甚凶，营兵避之，多为乱党所殪。该督则与神甫等权避于炮台，土人往攻，苦不能下。随有班国之战舰，闻警驶至，以开花炮照击，土人乱奔，营兵乃乘势逞威，水师亦相继登岸，分头放火，甚于咸阳。所有华人所居，不论贵贱若何，俱付诸一炬，逢人便杀。华人之死于乱者，殆大半焉。各国商人群往本国之领事署避乱，借其保护之力，无一遇难者。而华人则走投无路，无处非死地危机。当日情形，恰似蝼蚁之在沸鼎边乱缘乱走也。其幸免于死者，则伏于山林僻处，路宿风餐；一遇西班牙之兵，又算此生已了矣。如是者数日，该督亦略有悔心，乃禁止军兵不必多戕人命，然后华人方有望活之路。惟尸骸遍地，臭气熏蒸。该督檄令华人充作仵作，将尸搬运而藁葬之。兔死狐伤，未免下泪。营兵之督工者，以其泣也，每执而毒挞，镇日辛苦，腹中已饥，始粗饭一盂、清水一碗相饷，复命起运兵船火食，有欲遁者，则毙之以枪。华人受苦不堪，屡欲他徙，争奈望洋空叹，欲渡无由。缘该督日命营兵四周巡守，凡轮船抵彼，必以兵守舱。如有华人私自附搭者，即击杀勿论，故脱出虎口者，寥寥无几。而两客之得以脱险者，则缘预避于素所熟识之驳艇中。伴凡四人，蜷伏板舱之下，听岸上哭声震地，炮声如雷，不觉肝胆俱摧，心肠欲碎。以呆伏非计，不如舍此逃生，乃共驾小舟，拟往某轮求载。比至，则有西班牙之兵紧守舱口，且拔枪欲击，因返棹急行，讵四桨才飞，一炮横过，船遂覆溺。二人已

中炮而亡，乃泅于水中，偷视轮上，见守舱之兵已去，乃缘柱而登轮上。有一同籍之木工，慨然相救，藏于一黑房之内，仅容一人，乃叠股同伏，计历五夜，然后启轮。今之生入玉门，该木匠之力也。夫以此等惨虐，独于华人施之，谁无宗邦，而乃视同无事？此真可为痛恨者矣。故欲秉国者，一念及此，设法以维持之，使华人不至过于被欺，或者人心尚思汉也。（闰三月《中外新报》）

闰三月《维新日报》云：中国未设领事驻小吕宋，今值小吕宋内讧纷起，外侮频仍，华人经商此邦，迭遭危险，而受苛残，岂海外黔黎，非犹是赤子乎？香港、小吕宋生理商家，特禀请省督谭宫保电咨总理衙门请为保护，经总署电致驻英星使罗稷臣往见英外部，托其电往小吕宋英领事，着保护该埠华人，英外部大臣已允所请。想此埠华人托英庇护，可无受外人凌虐，伤残财货之害，然阅宿务西军待华人之残酷，真出情理外矣。

三月《知新报》载：新加坡某君致本馆书云：伏诵高义之日久矣，异国阻绝，末由迩谒，徒深钦挹。每披读贵报见指陈时病，动中窾要，为四百兆苍生请命，可谓不惜歌者苦矣，然谓君子置身内地，于西人横暴无状，虽甚洞悉，而未尝身受其毒，较旅于外者，幸与不幸，犹如北极之与南冰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仆粤人也，旅叻二十余年，见华人为他族所虐者，每下愈况，辱无可拟，请痛哭为诸君子道之。方仆初抵叻也，见华人之事西人，奉令惟谨，唯唯诺诺，奔走恐后，如事严父，仆已有戒心，然其时有所谓干犯彼例者，提捉辮发，势将下狱，试与辨论，亦有半途宽释者，至舟车往来，虽万事皆落人后，然亦未尝任意诃斥，横加鞭挞，白黑不计，惟威令之是行。至越南一役，弃藩于法，于是西人藐我遂甚矣，揶揄华人，无所不至，编为歌语，使儿童讽唱，沿途为戏。我人之操工于彼族，与夫失业而游行者，稍不如意，即加扑责。其酗酒恶少，尤可畏怖，道路相逢，辟易不及，动见枪毙；被杀之案，偻指难数。天高路远，返诉莫由，惟有饮泣吞声，鸠赀棺殓而已。迨夫甲午之役，割全台，偿巨款，俯首帖耳，为城下盟。南洋华商闻之，皆握腕太息，悼痛斯举，废餐辍寝，如丧二亲，何者？盖念和议成后，外国寓公，受辱必无已时，身命且不可保，其无事奔走谋衣食者，至相戒累月不敢出户，偶见倭人，必讪辱备至，跋扈飞扬，借端寻衅，务使华人沮气噤声，抱头鼠窜而后止。西人由是不惟牛马我，且草芥我矣，税则议加，不加于他国之货者，独加于中国之货，苛例之所及，不行于诸国之民者，独行于中国之民。且谓中国土宇辽广，故包羞丛垢，而亦绰有余地，谓我人肩膊

力厚，故备受万国压力，而无所弗胜，嗟乎！非犹是逐什一，权子母，手行箧，足重洋之商人也哉？胡为他国之商，所至如归，而我人荆天棘地，动获重戾，无所逃于五洲之内也，而失教无耻之尤，又复自戕其同种。阴为发踪指示，导洋蠹以噬其种之肥者，以视日人之互为手足，一夫遇难，万众均心，力图雪耻者，又如北极之与南冰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也，岂不重召外人之虐哉？瞻我华旅五内如焚，眷念乡关，魂魄飞越。自余一切情事，尚非楮墨所能罄，望大君子登之报末，俾斯世之有心者，知南洋百数万人，惴惴乎偷息以求活也，幸甚。

《论说汇》　卷首之三

问英人倡买奴之禁，设护工之司（新加坡有护工司衙门，以保卫华工），待我华人尚无极虐，而荷之属埠，园主不仁，役中人如牛马，苦猪仔以鞭（荷属苏门答腊日里埠，每岁从英属埠华人猪仔馆分雇华工约八九千人，违例荷待非英属埠可比）。神州贵种，不能列于人类，数十万流民受殃，其事既遂而有损华商数百万之名望，其患方长（马关议约日本谓华人旅外国者，皆非上等人，不能授相待最优之例），为之奈何？

答曰：是中国无保种之教也。昨年檀香山（太平洋中群岛之一）刻待羁民，禁倭人登岸，拘留轮船，倭海部外部，会议保全，不留余力，或派兵舰前往（见《时务报》第三十四册），或请比国公断（见《时务报》第三十七册），何其愤激也。而华工五百遭管理人之虐（见《时务报》第四十册），不闻有遣一船、飞一檄向檀政府让之者，自弃其民，而欲他人爱之，不可得也。通商以来，见侮于人，实由于此。今欲夺斯人于虎口，持之过猛，恐兆干戈无已。则有二策焉。考西国民风，健于远略。其行者皆富豪，故无受苦役于外人者，其贫民则只于本国各工厂各耕地，庸工以糊其口（按英人食于工者约一万万人，上工日三先令，次工日二先令，下工日一先令）。我华制造未兴，荒芜不治，愚贱无业，走而之他，亦势迫之也。今请于东北各省，广立垦荒公司，畜牧公司，毡绒公司，各种矿务公司，以安置北人。于东南各省，广立纱布公司，蚕桑公司，水利公司，各种矿务公司，以安置南人，犹患人多，则于沿海，广立渔利公司（按嗹属哀尔兰岛，在英三岛之北，土人多捕鲸者。英属北美洲英法捕鲸船有二百余艘；卑冷海峡，俄人渔业最旺）。风气一开，百废俱举，万物增饶，一公司之内，容魁杰不过数十人，容力役可至数千百人。贫民内徙以作业，富贾远出以求销，猪仔馆无复华人，洋市中定

多华肆矣，此治本之策也。若欲治标，则在公使领事之得人耳，于华商成聚之区，立商会以维涣散，练防兵以资捍御，讲圣学以植根本，束无赖以正声名，我进于文明，彼焉得野蛮之？我进于教化，彼焉得土番之？（西俗最重文明教化。罗马旧律，凡与文教之国战争者皆有公法，虽攻城入邑，无得肆扰，野蛮不在此例。）愿建节诸公，毋褦襶斯言也。

论说汇　卷三　论出洋华民必须设法保护

上古之世，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盖以其时风俗淳厚，士食旧德，农服先畴，不必远涉异地，而仰事俯畜，绰有余裕。三五以降，风气既开，工贸迁任力役者，时或见异思迁，远赴他国，愿受一廛而为氓。然所历仍不逾中国之地，且人数亦必不多从，未有数逾百万，涉历重瀛，以谋生计，如今日出洋华民之多者。考中国与泰西各国通商，以闽、广为最早。故国初之时，两省之人，已有至南洋各岛者。其后海禁大开，轮舶往来，益无所阻，如新、旧金山、古巴、秘鲁、西贡、日里、新嘉坡、槟榔屿、葛罗巴、檀香山，以及日本之长崎、神户、大阪、横滨、东京、箱馆、新潟、夷港等处，华人所在麇集，其初或因故乡无可谋生，不得不放海外别求生业，迨后去者渐多，或经商，或佣工，或种植，或开矿，辗转援引，如水赴壑。华人又起居俭啬，辛苦耐劳，铢积寸累，往往有因以致富者。夫中国人数之多，甲于地球，迩者休养生息，生齿益繁，骎骎乎有土满人稠之患，苟于海外得一谋生之地，是不啻于中国之外，又辟一中国，其利益良非浅鲜。所难者聚数百万人之众，而无领事以镇摄之，其强者恃众滋事，取恶外人，弱者遇有争讼等事，控诉无门，种种苛例，受人挟制，且不特此也。流寓之地，一遇变乱，苟无领事保护，则事起仓促，束手待毙。如本年三月间，施务土民肇乱，先向华人铺户搜掠银物，旋有西班牙兵船到埠，挥兵登岸，击退乱党，班总督饬兵纵火，凡土人屋宇，与华人铺户，焚毁一空。是时，各国商人，皆有领事护卫，独华人以护卫无人，颇觉手足无措，东奔西荡，各自逃生。有死于炮者，有死于火者，又有死于兵者，合埠华人九百余名，逃出者只有两人，残惨情形，几于不忍卒读。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华人抵新加坡之统计

七月《博闻报》登新加坡华民政务司报政公文内，有将西去年间由华来新加坡之人列出，兹特译登，以供众览。

由香港来者，男子三万八千三百二十七名，妇女六千零四十一口，小孩一千九百八十五口，共计四万六千三百五十三人。由汕头来者，男子三万三千一百十四名，妇女五百七十三口，小孩七百六十七口，共计三万四千四百五十四人。由厦门来者，男子三万四千零八十六名，妇女一千六百四十六口，小孩三千零三十口，共计三万七千七百六十二人。由海南来者，男子六千一百九十五名，妇女十一口，小孩二百零三口，共计六千四百零九人。合共四处计男子十万零一千七百二十二名，其中自偿船税者，共七万三千零六十名，赊单来坡者，八千八百五十九名，妇女共五千四百二十七口，童子三千四百八十二口。

华民立约为佣数列　兹将去年内赴坡华民政务司署立约往各埠为佣之数，列登如下：往麻六甲为佣者计九十二名，往英芙蓉及拿吉里士美兰即日里雾等处一百七十一名，实兰莪吉隆二百二十二名，彭亨四百十五名，实朥钺三百十八名，北慕娘之根那峇东颜及仙港那二百五十八名，柔佛一千五百三十三名。

《学术汇》第一之三　总署谨覆令旅洋华人开设学堂折

臣等查华民流寓外洋日众，如英之新嘉坡、槟榔屿，美之旧金山、纽约，日斯巴尼亚之古巴、小吕宋，秘鲁之嘉里约，日本之横滨、神户、长崎等埠，统计侨寓华民，垂数百万，群居错处，其中当不乏可造就之材，特无以鼓舞而教导之，遂令沉沦异域，无由自见。臣荫桓前出使美、日、秘三国时，曾经奏请在金山、古巴、秘鲁等处，设立中、西学堂，奏定章程，规模已具，果能奉行至今，当有成效可睹。遽尔中辍，深为惜之。溯自同治、光绪年间，叠经派幼童学生出洋肄业，无非为储材御侮计。复屡奉谕旨，饬各省建立学堂，讲求经济，凡属簿海臣民，莫不争自濯磨，以冀仰副皇上造就人才之至意。今廖寿丰所请，各就寓洋华人一体建立学堂，兼肄中西文字，洵为切中时务之谕。诚以此等华民生长外洋，或浮家寄寓，凡语言文字，以及船炮工艺等学，习见习闻，不难得其门径，若再泽以诗书之气，晓以尊亲之义，则收效之捷，实较出洋肄业学生，事半功倍。惟在各使臣认真设学，公明孝课，庶可就地取材。查臣衙门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内载府州县设立小学堂，省会设立中学堂，京师设立大学堂。由小学堂领有卒业文凭者，作为经济科生员，本此意推之外洋各埠，情事略同。如有学业已成，应如廖寿丰条奏，准由使臣考校，择尤进取，作为经济料商籍生员，咨明礼部原籍，以资奖劝，

其或才学优长，品望卓著，由各使臣随时保荐，因材器使，量予参随领事等差，并将该员事迹，咨送臣衙门考察，以备录用。除俄法德诸国，流寓华民、未经设立领事，暂缓办理，相应请旨饬下出使英、美、日本等国大臣，体察情形，妥筹办理，并将开设学堂章程，取录人数，详细妥议，先行奏明备案，庶几名实相副，群材奋兴矣。所有臣等遵议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星洲考略

星嘉坡本巫来由部落，古称柔佛国，狉狉獉獉，莫可详已，归英保护，不满百年。欧、亚二洲轮舶往来，华人流寓商务繁兴，因民之力，遂成巨镇，在南洋各岛中，称极盛焉。内地仍听巫来由自主，故柔佛之名不改，沿海埠头政治，一禀英人。英人因称为星嘉坡，亦曰实叻。星嘉坡犹云泊船口岸，实叻犹云海门也。然余尝登高而望，每当夕阳西匿，明月未升，隔岸帆樯，满山楼阁，忽而繁灯遍缀，芒射于波光树影间者，缭曲回环，蜿蜒绵亘，殆不可以数计，及与驰孔道，驾轻车，则又灯火万家，平原十里，与顷者相薄激，明月为之韬彩，牛斗为之敛芒，若是者街鼓统如，东方发白，犹未阑也。乃顾而喜曰，岛人尝称新嘉坡为星嘉坡，向以为译音之偶异耳，今而后知星之为美，其在斯乎。然是坡也，一岛潆洄，下临无地，混然中处，气象万千。既以星嘉是坡为表异，何不以洲名星坡为纪实耶?（按：此条已见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星洲都人士知星洲为表异也，亦群而和曰星洲，载述于此，为新嘉坡得号所自。至星洲受廛之十，华人居其九，流寓者八，土著者一，间有六七传，而乡音冠履，尽弃华制者，问其先，固自麻六甲来也。英属近称三洲，府曰星嘉坡、麻六甲、槟榔屿。星槟二岛，皆孤峙海滨，独麻埠与亚洲大地毗连，壤土尤广，故垦荒为久。我国初，沿海居民谋食南洋者，虽取海道，星槟未开，咸以为麻归宿。其时海禁严，犯无赦，既饥驱而作孑身远出之计，故知故乡永弃，亦复无可如何。求偶于斯，滋族于斯，华巫通种，由来久矣。亦越道咸同光，先因欧美数大国之请，始通商舶。继得使臣薛福成之奏，始弛海禁，相距盖二百余年。此二百余年中，流寓而土著，而巫籍，而英籍，上无家学师承，下阍故乡曲说，朝不闻汉京明诏，野不见夫子宫墙，非中非西，惟俗是师，是故不通巫言，无以浃岛上戚里之欢，即言光裕，亦第安下泽款段之素，求能自拔于二百余年中，如东亚西欧所称闻人者盖寡，其尤失先着者，在于妇女之妆饰，语言习尚，尽从巫俗，而于我华犹有一斑

之似，则仅佞神及称谓间耳。辄从故老闻华人初来，多吾闽漳泉乡人，其从麻埠求妇也，男俾从父，女俾从母，由麻埠以迄星槟南洋各岛，一遵往昔，莫之或越云云。余既因流竟委，意当日流寓诸君，必多拘于乡俗，重男轻女，有以致是，而不知日后改归西人保护，有男女平权之利益也。其子幼与母习，天性少成，与母亲，即与父疏，久而久之，女与母殊，子与母习，易华而巫，尽变种质，理有固然，势成难挽。试思自华人流寓，至今生养休息，不知几何。为间某也女，某也妇，某也母，能通中文或西文之意理者乎？无有也。安在而能善其后耶？目下沪上有创设女学堂之举，效西学教法，若在沪上延聘数人来岛，使之聚学一堂，其渐移默化，必自可睹。星洲诸君，如有意乎，奈敢左袒以示。

按：此段则未知从何处引录。

《商业汇》第七之二　和兰商务

和兰属地，有海岛曰斯马太剌洲，在赤道下，长六百英里，广百数十英里，地极低，居民不多，而出产颇厚。中央有山绵延南北山麓一带，种植珈非，每年约十五万余吨，西北遍栽烟草，每年约四千万吨，所产煤炭油，近时价昂，运往新加坡，压倒俄美两国炭油。岛中有白端地方，所出白理绿煤炭，较英产相伯仲。又有真珠，介贝亦最精。中有两港，一曰势俱利，一曰马雄保土。西历一月新定为贸易通港，从新加坡展轮驶到该洲，来往亦多定期云。

兹将俄国东来商船所到各埠列下：一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俄境各口，曰尼可拉崖甫斯克（即黑龙江出口处），曰窝尔嘎（在日本海），曰撇得罗把勿罚斯克（在康槎喀得海），曰阿烈克三得罗夫斯克（在库页岛）。至别处海口无常期间或到之。一英属各海口，曰格拉斯阔浦；曰盖棚；曰喀郎姆朋；曰婆得萨意特；曰新嘉坡；曰香港。

南洋流用日本银圆

据驻新嘉坡领事报告。明治二十二年至卅年三月，日本输入海峡（新嘉坡地）殖民地银货六千三百五十七万八千六百六十八弗，海峡殖民地输出至日本者五百五万四千七百五十弗，输入多于输出五千八百五十二万三千九百十八弗。然本邦所输入皆银圆，输出至本邦者皆墨银，然则本邦银圆流通于

海峡殖民者，乃有六千三百五十七万余圆，加之由香港、上海至其地者尚不少，如此则本邦银圆，非常信用矣。尚有流布至附近诸国，如小亚细亚、阿剌伯及印度诸地，其区域之广大，如何变迁，可得而知矣。又金融社会据此地书记官长之信：海峡殖民地及英属马诸国，本邦银货流通者，千六百万弗云。（七月《知新报》译东京《日日新闻》）

《医理汇》第十二　同济医院招考医生事

星坡医院考医

昨日为同济医院招考医生之期，钟报十响，各值董齐集院中，颇形严肃；与试医士，皆自带笔砚，陆续而至。计建帮四名，广帮十名，潮帮三名，客帮四名，通共二十一名。时至亭午，诸董事乃当堂拈题面试。首题脉经论，次题营卫生会论，三题问元胡索药性，主治何病，行何经。限下午四点钟缴卷，不许继烛。迨一下钟暂停，吃鸭丝面以当午餐，取其便也。闻其最先完卷者，为李君维桢，系泉州人。所缴各卷，该院董亲自弥封盖印，藏之箧中，十分慎重。闻将汇寄本坡总领事署，托其转送评阅，拔取二名，以补院中医席之缺。鄙意既经此番考取之后，尤当另立章程，分功过而定赏罚。其有医学渊博、医品端纯、为坡众所景仰者，每届年终，除例额修脯外，不妨酌给奖款，以资鼓励。其有荡检逾闲、败坏院规，如夏蔚南其人者，则当禀请地方官为之核办，毋稍宽恕。抑又闻之，院内医生每遇贫民就诊，辄不经意，三指按下，一言不发，旋即援笔开方，给之而去。望闻问切之谓何？惟愿膺斯任者，以实心行实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将见谣喙不作，自能感召天庇，此固阖坡之幸也。（五月《南新报》）

长老会演说保卫生命法

林文庆在竹仔脚长老会礼拜堂总论保护生命受伤急救之法。无论跌打、刀伤、火烧，紧急之时，未及聘医，可以先行自治，其论甚长，拟分数夜演说。当时听者颇多，有华人及印度各色之人，约有三十名之谱，每人捐银一元，以为购买牲畜剖验之费；本馆以其说理新真，有益于生人不少，爰照录之，以供公览。林君之言曰：叻地之人，大抵只知谋利治财，而不知谋身治生，即有为身谋者，亦不过其衣食，免受饥寒而已；至于如何可以治生，则无有出其本然之心性。夫使但知为口腹谋生活，则彼獉狉之生番，蠢顽之禽兽，亦何尝不自顾其饥寒哉？若称为教化之人，则较之生番禽兽，似当讲求

善治其生。盖能自治其生，方能为一家之人治生；能治一家之生，方能治乡邑以及都国天下人之生，使其生齿日繁，康强逢吉，如是方成为真教化之国，可使林林总总之俦胥受其福也。而其原则自人人能自治其生，始所以必须考究吾人之骨骸、筋脉、气血，及牲畜之身躯等类，而后始可了然于胸次也。统观地球上之物，只有生与死者两等。自人观之，生物与死物相去，何啻天渊，而静言思之，实则相去不远。即吾人一身而论，全体皆为活动，而至如指甲、毛发，及脚底皮，岂非死物，何以知其为死物也？试取指甲、毛发、脚底皮等类，以刀割之，殊不知有痛苦，一至生肌之处，即能知之。此即活体有死物之据。若太死物中有生机之据者，如米麦、蔬果及鱼肉之类，经人烹饪成熟，固一死而又死之物也，乃一入吾人之脏腑，竟能化为活血精液，岂非死物有生机者乎？不过不能知其入至何处，始可化此活血及精液耳。而其生物中有死物，死物中有生机，夫固相去不甚远也。且即以生物而论，亦有分为两途，两途者何？即如草木与鸟兽虫鱼是也。夫鸟兽虫鱼与草木对较，自人观之，又不知其相去几何。盖以为鸟兽虫鱼，能飞能走，能跃能鸣，能运动，而较之草木镇定不移，岂不远甚？而不知一经细心详察，则又见其近而不见其远也。试观海水之中有一物焉，即俗呼为海绒是也。其为物界于鸟兽虫鱼与草木范文，正以良相良医并论。是医也者固为济人济世而设，非徒为牟利起见也。业医者诚能精其术，而无谬误之失，即借此谋衣谋食，而润身家，谁曰不宜？今则不然，其自欺而欺人者，以为吾固窥青囊之秘，而备肘后之方者，如属寒暑时疫之疾，几于千百人，可共一方药物未尝增损。一遇病之疑难者，则必张皇其辞，耻言其术未精；第谓其疾不治，诚恐治而不效，预为推诿之计耳。或日出而求医，日入而医始至，此其心岂尚有济人利物之见存哉？甚或药石误用，攻补失宜，因医而转促其年者，人即觉谬误，从而詈之辱之，彼仍脱然无累，不妨高驾笋舆，招摇而过市矣。夫人之所以迎医者，非其父母，即其亲属也。一人有疾，举家为之不安，医而未至，屏息以待之；医而既至，神明以奉之，是举生死存亡之机而决之于医矣。为之医疾者，应感其意之诚切，宜如何殚心毕虑，以期速愈乎？乃或切脉未审，遽为立方，或第询病者所苦以为治疾之据，不求病源与夫医治之要，疾安得而愈哉？如此医而实良，不能必其无误；医而不良，其差谬更不待言矣。世亦何贵有此医术乎？今日欲除其弊，则宜请于大府，以课士之法，集群医而考试之；其考试之要，必立方立说，胪举古人之法，而与为变通；其有学优而识卓者，始给凭而售其术。其医术未明，则必勒令改业。其有凭而或误者，

亦核其致误之由而追缴其凭，不使贻害于人，将见精于医术者多，庸医不能厕其间矣。（五月《星报》）

倡言据地

法人谋据海南一事，久已传说纷如，兹有英人参以所见，登之某西报，云法之欲得海南，已无疑义，但为期之迟速，尚未可知。如果发难于先，则我英亦可趁此机缘以索取西江河一带。试将中国之舆图详细审察，可见海南之地势与西江相埒，英法各占其一，事甚均平。想法人亦必以为是，可无烦言也。况西江所有货物，大都来自香港，其间创业者又以英商为最多。海南商务，亦由港叻而来，该埠商人，居于英属新嘉坡等处者数逾大半，海南既为法人所有，即以西江一带属英，不亦宜乎？法人于海南扼要之地，得之每恨其迟，窥其积虑处心，殆谓中法交仗时，胆取其地隶于法国。今果见之实事，则是法为倡首，我英更为有词，并可施其权力于扬子江一带。此后英国在东方之商务，可决其并无掣肘，惟率由英国之法令，各行其是而已。迩日中国虽有迁都南京之说，亦可毋庸顾虑，不妨毅然行之也。然而西江之外，尚有一要区，我英亦当留意，其地在海南之西南境，名汝陵涧，距中国之南仅六十西里，其险要实居于旅顺之次。而尤有要于旅顺者，各国商人互市，皆以此为经由孔道，独美国则不重在此，法据海南之后，应不准其兼有此土，纵或委曲将就，亦不准在该处建筑炮台等物，始免受其牵制，如法人坚持不允，则英人又当另择善地，庶可与之颉颃。查汝陵涧海面各舟船多往避风，向来失事沉溺者不知凡几，其辖内尚有好港口二处，一名镇澜，一名香浦。镇澜在东北境，香浦在西境，若将全岛通商，此两处亦甚有用。镇澜港口，向有新嘉坡渡船驶往下碇，香浦虽无大宗生意，而一经开埠，自可日骤繁庶，远胜于前，又尝审察统核汝陵涧大概情形，必须与海南相表里，始得或为通商重地，否则无甚吃要云云。（一月《叻报》）

七十二、香港新嘉坡帮

香港潮人经营叻帮商业，有新嘉坡帮协进会之组织。该会为旅港侨胞南郊商号集团之巨擘。溯南郊创设，远在一千八百八十余年间，其初为广府郊朱、罗等号共七家经营。迨清光绪中叶，始有潮商荣泰、南成发等号。同时林俭臣、林璧臣两君昆季亦创林裕美；继林裕美而设者，有林美利、怡利。

旋沈湘波、洪鹤友两君创合顺庄；杨甲初君创致和成，后改公栈，既又改为公同栈。吴君重君则有公和成之设。所有各号，俱营南北国产粮食暨海味、洋杂等货为大宗，运销新嘉坡，转售马来亚及南洋群岛，为数颇巨。（《旅港潮州商会三十周年纪念刊》）

按：以上杂记。

附　译文类

一、魏源《海国图志》卷九

暹罗东南属国，今为英吉利、新嘉坡沿革（即满剌加、旧柔佛等国。新嘉坡，一作新州府，一作星忌利波，皆字音相近）。

郭实腊《贸易通志》：东南洋贸易之盛者，莫如暹罗及新嘉坡。暹罗与安南、缅甸相接，而通商最广，中国买米买货之船赴其国者，岁百余号。所驻中国人五万有余。英吉利、亚默利加等国互市，每年货价约银五百万余元。新嘉坡本非国，乃斗圆入南海中一大峡，地方二千里，距澳门水程十更，向为闽广客民流寓，约二万余人。英吉利屡以兵船争夺。嘉庆二十三年袭而据之，置城戍兵；营肆货招商估，设英华书院，凡国中书籍，皆镂板翻译，延华人教其子弟，屹然为巨镇。计闽广船岁往者八九十艘，安南三十六艘，暹罗四十艘，各南洋小船千三百余艘，夹板船四百七十四艘；货物出入，约计银各八百余万圆。其地近中国，故凡红毛船之自澳门归与自西洋至者，均以此为总汇。此外麻剌甲、槟榔屿等处，亦英吉利公司所据，而贸易有限，不及新嘉坡三分之一。

按：《贸易通志》（*Treaties on Commerce*）为郭实腊（K. F. Gutzlaff）著，道光二十年（1840）刊，共63页。《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十二帙。

吉连丹、宋脚诸国。沿大山相续，土番为马莱由族类，《每月统纪传》曰：麻剌甲地方昆连于柔佛，丁葛奴大年不识义理，裸体挟刀，下围幅幔，槟榔夹烟嚼；贸易难容多艘，土产铅、锡、翠毛、佳纹席、燕窝、海参、藤、胡椒等货，诸国相似，所产相同（马莱由一作无来由）。麻剌甲在明朝时，有马莱西之王，因暹罗侵地，麻剌甲遣贡使至北京控诉。永乐三年，诏暹罗国王勿开兵隙，暹罗王遣使谢罪，然阳遵阴违，竟侵服之。嘉靖年间，葡萄牙兵船往麻剌甲，尽力征服，设官治之。天启崇祯年间，荷兰又战胜葡萄牙而有其地。至嘉庆年间，英吉利以万古累易之，于是麻剌甲为英吉利新藩，开英华院以教唐人与土人，且义学甚多，男女不论土番汉人，皆知读书。故广东与福建人居此，种园耕田，与实力屿、槟榔屿贸易。柔佛为阿细亚大山诸国，极南入海之山，副马莱西王管之，彭亨有金沙锡甚盛。福建船希往彼，以柔佛、彭亨性悍好斗，正是马莱西族类之习。此外海滨国属于暹罗者，皆地小不足比数。

麦都思《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又曰：新甲埔，一名息力。此小岛旧是马莱西土君所辖，为海贼之薮，近归英国所管。地虽极小，其生理为南海至盛，不但西洋夹板断续往来，且武吉及马莱西之船，安南暹罗各国之船，皆无数出入。英国之官不纳饷税，任人贸易，商贾辐辏，福建、广东人在此为商匠士农者无数。英吉利有营汛炮台。（19 页下）

玛吉士《地里备考》曰……又新埠岛一名布路槟榔，在马拉加海峡之间，长六十里，宽三十里，地多肥饶，草木茂盛。

又息辣岛，一名新嘉坡，在马拉加海峡口，田土肮腴，果木丰茂，贸易昌盛，商贾云集。其马拉加旧国，近日人烟反少，贸易萧疏。以上各处，于道光十年皆受驻榜加剌之兵帅节制。

按：即《外国地理备考》（*Geography of Foreign Nations*）十卷，葡人玛吉士（...Machis）撰，道光二十七年（1847）刊，潘氏《海山仙馆丛书》第二十四—二十八册。

马礼逊《外国史略》曰……新嘉坡，或称新实力坡，或称新埠头，海峡中之屿，北极出地一度十五分，偏东一百零四度。土甚硗，大林多虎，出胡椒、槟榔膏，为印度绕至中国之路。海由西转东，此峡为所夷经，故英国公班衙于嘉庆二十三年买以开埠。其始居民仅百五十口，顿增至二万余，中多

唐人，尽免税饷。道光十四年（1834），各西国及他国之甲板四百七十二船、中国之商二十七船、越南四十九船、暹罗二十四船、芜来由七十二船、婆罗岛一百三十八船、西里白岛五十五船、巴里屿六十三船、牙瓦岛七十二船、苏门他拉岛五百一十四船、槟榔屿八船、马六加六十船、西边芜来由族类四十六船、料屿二百五十一船、附近之列屿二百二十船，各国所运入货物，约共一千万元，而运出之物有加于此，各方云集，遂为亚西亚之大市。（21 页上—22 页上）

《外国史略》曰……暹罗土产之丰，与旁葛拉相等，但暹罗米谷价更贱，高地亦能种麦；其木最坚美，宜于造船，且料多而价贱，较中国造船费惟值半价，又多红木，或运出新埠，或载广州、上海、天津、宁波等港……唐人之船，亦载米糖卖与南洋各岛，最多在新埠各港海……（卷七，15 页下—16 页上）

魏源曰……于柔佛故地改名新嘉坡，其入寇之兵皆恃新嘉坡接济。暹罗军栅坚壁，同于缅甸；战舰狭长，同于安南；专尊中国，藐英夷，英夷究不能患。诚使用明季夹攻日本之议，令暹罗出兵恢复满剌加、柔佛故地，而安南以扎船助之，则英夷有内顾巢穴之忧，与驱策廓夷鄂夷攻印度之策并行不悖。（卷八，5 页上）

按：《外国史略》为英人马礼逊（John Robert Morrison）著，道光二十七年（1847）刊，又载《小方壶钞再补编》十二帙（共 56 页）。

郭实腊《万国地理全图集》曰：麻海峡之东口有新嘉坡埠，北极出地一度十五分，偏东一百零四度。屿地不大，独出胡椒、槟榔膏。嘉庆二十三年，英国官宪买其屿，以后广开商路，不论何国船只赴市，概免税饷，遂为南海各岛贸易之中市。中国船只每年几十巨舰，常驾闽粤客数十人到此买卖耕作，所居汉人，其一万有余丁。此外列西国夹板，每年几百只，运进布帛器皿，以南洋物产易之。居民早夜奔驰，日无宁晷。芜吉（Bugis）、芜来由等人住其海滨，皆属英人管辖。每年运进载出之货，价共计银八千九百万元。（24 页上—24 页下）

按：此亦郭实腊撰原名 *Universal Geography*，道光十三年至十七年刊于《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文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十

二帙，共60页。

祎理哲《地球图说》……又麻六申（甲）国之南，有一地名新嘉坡，与中国人通商之处。产鹿角、象牙、白豆蔻、胡椒、各样香料、米、盐、锡、藤、木料、牛虎等皮，所进入之货大抵购自中国。（卷七，11页下）

按：此文在《地球说略》（*Illustrated Geography*）中，全书三卷，美国祎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撰，咸丰六年（1856）宁波刊《小方壶钞重刊再补编》十二帙。

（魏源）曰：英夷开辟新嘉坡，富庶闻于中国，已数十年，皆不知为古时何国。阅《海录》及英夷海图，始知即柔佛、满剌加故墟。盖明以前，满剌加为南洋之都会，英夷始移其贸易于柔佛。（新嘉坡有坚夏书院，弥利坚国人所建；麻六甲有英华书院，英吉利所建，皆外夷习学汉文，及翻刻汉字书籍之所，故所刻书皆署此两书院藏版。）皆暹罗之东南境，海岸相连，并非岛屿，距大屿山仅五六日程，平衍数百里，斗出海中，形如箕舌，扼南洋之要冲。乾隆以前，多为闽粤人流寓。自英夷以兵夺据，建洋楼，广阛市，又多选国中良工技艺，徙实其中，有铸炮之局，有造船之厂，并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了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喟矣哉！方康熙初定台湾时，廷议欲迁其人，弃其地，专守澎湖，独施琅力争之，谓不归中国，必归于荷兰。圣祖从之，设官置戍，海外有截，使当日执捐珠崖之议，台湾今日不为新嘉坡者几希！使后世有人焉，日翻夷书，刺夷事，筹夷情，如外夷之侦我虚实，其不转罪以多事甚坐以通番者几希！彭亨、柔佛等国，明以前不见于史。盖即《梁书》之丹丹（广书作单单，在振州东南），而隋唐书并言往婆利州者，先由赤士、丹丹而至其国，赤士为扶南，则丹丹必其相连之东南境，故有唐人墓及梁宋碑记云。

二、法国晃西士加尼（Francis Garnier）撰《柬埔寨以北探路记》

陶梦伦（即缅甸之"猛壊"）邑距此二十里……水船载货者多郎境之盐，陆道载货系槟榔花树果；两种皆掌人所嗜，花树果味涩，脂从叶中挤出。近

年欧人用为染料，故新加坡独此货出口每年约三万三千担，而中国人早知用染黑色，麻六甲人嗜此更多。（册五）

按：书中南掌，即指 Luang Pra Bang，见陈荆和《暹罗国路程注释》，112 页。《清史稿》卷五二八有《南掌传》。

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英国）慕维廉《地理全志》

马来……海滨有岛曰息力，又名新加坡，树木稠密，薮泽相间，溪水混浊，贸易兴隆。其地当南洋西洋之冲，为诸海国之中市，英人免税以聚商船，西洋夹板、闽粤岛船、南洋诸国之船时至，帆樯林立，东西之货毕萃，为南洋西畔第一埔头。英人筑楼馆以居，建书院，设学堂。其户口大英所属马来隅及所属缅甸之地，共二十六万口。内有高峰，山水清胜。土产金、锡、蜜蜡、燕窝、豆蔻、槟榔、血竭、儿茶、象牙、牛皮、木料、巴马油等。（同上，5 页下）

（美国）祎理哲《地球说略》

暹罗……其南界麻六甲小国，即大英所属之国，内有一地名新嘉坡，今大英立为埔头，中国人往来通商亦在此也。（同上，4 页下）

（美国）戴德江《地理志略》

麻喇甲在暹罗南，约三十万方里，有一带山南北接连，河道狭小，天气极热，地土丰肥……论政事分数小邦，有两处归英国所属，内有一大城名星嘎波，买卖丰盛，人类日见增多。（《再补编》第十六册，5 页上）

（美国）林乐知《中西关系略论》

中俄交界之处，由高丽之北暨满洲、蒙古、天山以北、天山以南，计程一万余里。以中国之南而论，有英国之在印度与缅甸、新加坡、香港也。又有法国在安南与广东、广西相近也。（《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第一册，36 页下）

按：林乐知（Young John AIlen，1836—1907），美国人，咸丰九年来华，在上海尝从王韬游。同治二年任上海广方言馆掌教。光绪三年创《大同公报》，十三年任广学会发行之《万国公报》主笔。（事迹见《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卷九）

四、莱佛士与德门公订约条文（英译）

移花接木割星洲

旧首相王朝苏丹妈末，于1812年在廖内逝世时，长子登孤隆（Tengku Long）正在彭亨和首相之妹完婚。按马来习俗，储君在登位前，必须参预先王的丧礼。登孤隆未能及时奔丧，武吉斯副王便册立他的弟弟押杜剌曼为苏丹。登孤隆回来，虽母后因支持他而保留着御用宝器，可是朝政握在跋扈的武吉斯副王之手，登孤隆竟一筹莫展。这时正想在新加坡立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便想利用他。柔佛苏丹在名义上兼任彭亨和龙牙的王，但内政既为副王所操纵，外交也受荷人所控制，不要说彭亨和龙牙管不到，连在咫尺的星洲和柔佛，也任它荒芜下去，只派一名德门公（Temenggong）在星洲驻守。这时的德门公，名叫押杜剌曼（Abdul Rahman）。莱佛士认为英国人不欲东来则已，要不然，必须在马来半岛南端找一据点，以与荷人抗衡。而这地点，他以为新加坡最为适当。

于是他于1819年1月28日在新加坡河口登陆，便和德门公谈判，1月30日签订草约，租借星洲为商埠。并与德门公计划，把登孤隆自廖内请到星洲，莱佛士立刻册封他星洲苏丹，然后和他正式签约，租借星洲为商埠，莱佛士与德门公所订条约全文如下：

（订条约人）新加坡统治者那督德门公室利摩诃罗阇押杜剌曼，代表本人名下，并柔佛王室利苏丹胡仙谟罕默德沙名下，所统治之新加坡及其附属岛屿，与孟古辫及其属地之副总督汤玛士实登福莱佛士爵士，兼孟加拉大总督大堂代办。由于英国公司与新加坡及柔佛治下地区间之长久友谊及贸易关系，因建议订立一公平条约，以维永好：

第一条　英国公司得于新加坡或柔佛及新加坡统治下之任何地方设立商站。

第二条　因此英国愿付津贴予那督德门公室利摩诃罗阇。

第三条　为补偿因公司设立商站而征用之土地，公司每年须付三千元予那督德门公室利摩诃罗阇。

第四条　那督德门公同意，英国公司得任意长期居留之，惟不得转让其居留地予其他民族。

第五条　一俟首途来此之苏丹驾临，本条约之其他一切问题，均可解决。英国公司宜择定其军队及器材登陆地点及升旗地点。双方同意，谨此签名盖章。时维回历 1234 年 4 月 4 日。

东印度公司印　莱佛士签名

德门公印

2 月 6 日，册封手续完毕后，莱佛士便和苏丹胡仙（Hussien）正式签约如下：

订立友好联盟条约，甲方为统治麻尔婆罗堡（Fort Marbo Rough）及其属地之副总督汤玛士实登福莱佛士爵士阁下，代表英国东印度等地大总督、至贵之法兰西侯爵哈士亭氏阁下（Most Noble Francis Marquess of Hastings），乙方为柔佛苏丹胡仙谟罕默德沙殿下，与统治新加坡及其属地之那督德门公室利摩诃罗阇押杜刺曼殿下：

第一条　1819 年 1 月 30 日，实登福莱佛士爵士阁下，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与统治新加坡及其属地之那督德门公室利摩诃罗阇押杜刺曼，代表其本人及柔佛苏丹胡仙谟摩诃默德沙，所订立之初步协定诸条款，现经上述之苏丹谟罕默德沙殿下全部核准认可。

第二条　进一步考虑初步协定诸条款，为补偿目前及今后柔佛苏丹胡仙谟罕默德沙由于订立本条约所致之一切利益上之损失，英国东印度公司愿按年付予殿下西班牙币五千币。在此时期内，公司得凭约在苏丹殿下领土任何地方建立商站。公司亦愿对苏丹殿下尽保护之责，如殿下继续驻跸于公司势力范围之内诸地。但须声明者，苏丹殿下须明了，英国政府参加此联盟，旨在保护殿下之安全，决不干涉其内政，或以武力侵犯殿下之政权。

第三条　根据 1819 年 1 月 30 日初步协定诸条款，新加坡及其属地之统治者，那督德门公室利摩诃罗阇押杜刺曼，全部应允英国东印度公司，得在新加坡或其领土之设立商站，公司方面为答报其盛情，按年馈赠西班牙币三千元，并接受其入联盟，予以保护，初步协定诸条款，亦全部认可。

第四条　柔佛苏丹胡仙谟罕默德沙殿下，与新加坡统治者那督德门公室

利摩诃罗阇押杜剌曼殿下，许愿协助英国东印度公司抗拒侵犯该公司在殿下等之领土内所建或将建诸商站之敌人。

第五条　柔佛苏丹胡仙谟罕默德沙殿下，与新加坡统治者那督德门公室利摩诃罗阇押杜剌曼殿下，同意许诺与彼等之后裔及承继人，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彼等领土内没有商站时期内，将永受支持及保护。殿下等决不与其他国家订立任何条约，并不得准许任何欧美国家，在殿下等之领土内设立殖民地。

第六条　凡属英国商站人员，或将被置于其旗帜下欲予以保护者，均当登记，认为英国籍民。

第七条　至于对当地居民之司法行政制度，订约双方将另行从长计议。事关各民族之习俗与法律，尺度宜宽，盖彼等将居留于英国商站之内地。

第八条　新加坡将从速接受英国之保护，并遵守其规则。

第九条　至于货物商品，大小船只之税负，今后或将考虑征敛之。那督德门公室利摩诃罗阇押杜剌曼殿下应享有由土著船只所征得之半数。港务及征税费用，由英国政府拨付。

吾主降生后 1819 年 2 月 6 日，亦即回历 1234 年 4 月 11 日订立。

至贵之大总督驻区内龙牙及柔佛代办
东印度公司印　　莱佛士签
柔佛苏印
德门公印

这样移花接木地订了条约，英国便踏进了星洲，干预了柔佛的朝政，使荷兰人大为愤慨，要和英人交涉。事实上，莱佛士确也违背了总督的命令，因为哈士亭只吩咐他在苏丹不受荷人控制之下，始可与柔佛订约。荷人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提出抗议，理由是廖内苏丹自 1785 年订约后，即在荷人控制之下；1818 年，荷人又与苏丹押杜剌曼再度签订过。荷人声势汹汹，大有自马六甲或吧城调兵前来，用武力解决纠纷。那时所委任的驻劄官法夸尔少校（Major R. T. Farquhar），兵力单薄，难以抵抗，只得向槟城太守彭纳曼上校（Colonel Bannerman）乞援。彭纳曼以未得总督指令，不便擅自行动。荷兰人在欧洲方面，也由政府提出抗议。原来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时已破产，自 1803 年由皇家政府接管一切。伦敦东印度公司，在未得印度总督意见之前，暂不向荷人让步。哈士亭以前一直犹豫不决，这时却坚决起来，支持莱佛士的行动。他为缓和局势起见，向荷印总督解释，如果荷人能证实确有占领权，英

人可以把新加坡放弃；不过他同时指出，当马六甲在1795年托付英人时，荷人曾说，廖内是一个独立邦，柔佛和彭亨都不是它的一部分，所以当将廖内交还他们时，自然也没有这些附庸在内。同时，他命令槟城太守调兵声援莱佛士。紧张的空气因此缓和，在德门公控制下的柔佛，也就和廖内脱离关系。同年6月，莱佛士再来星洲，偕法夸尔少校，再和苏丹及德门公签一协定如下：

着诸色人等一体知悉：苏丹胡仙谟罕默德沙、翁孤德门公押杜剌曼（Ungko Tumungong Abdool Rahman），总督莱佛士及威廉法夸尔少校，今共同订立下列协定及规程，俾本殖民地之人民，得有较佳之看护，指示社会各阶层，分别家庭与村长居住其地。

第一条　英人统治地之疆界如下：西自丹戎马冷（Tanjong Malang），东至丹戎加东（Tanjong Katong）；在陆地上，则自商站向四周发炮，所及之地皆属之。凡人民居留于上述疆界内，而不在苏丹及德门公之村落内者，皆受驻扎官之统治。至于目前所有以及将辟之各园圃，当由德门公处理如前，但均须呈报驻扎官。

第二条　兹指定全部华人迁往河之一边，自大桥至河口成一村落，隶属德门公之人民并其他巫人，亦全部迁往河之一边，自大桥上溯至河源成一村落。

第三条　本殖民地所发生之一切事件须评议者，应交上述三者考虑之，一经决议，当即鸣锣或布告，俾居民周知。

第四条　每周月曜日晨十时，苏丹、德门公及驻扎官，应会集于公堂（Rooma Bechara），倘前两人中有不能出席者，得遣派一代表。

第五条　各甲必丹或某阶层领袖，与各村镇酋长（Panghulus），均须于每月曜日出席公堂，将殖民地内所发生之事件递呈报告；并代表人民提出申诉，俾议会考虑之。

第六条　如甲必丹或阶层领袖或村长，不尽厥职，人民得直人公堂，同驻扎官申诉之，因彼乃负有全权审理之者。

第七条　未得苏丹、德门公及威廉法夸尔少校之同意，不得征抽赋税，或设免税制，因未得上述三人之同意，不得实施任何措施。

时维1819年6月26日，亦即回历1234年9月2日，吾等谨此签名盖章，以肯定上述各条文。

苏丹之印　莱佛士签

德门公印　法夸尔签

在此同时，莱佛士曾于书信中述及当时新加坡已有人口五千，大约都在其商站附近，岛上其他地区，还是很荒凉，因此他可以开炮定界。即使如此，英人商站的范围，还只在沿海一带。当时他要把小坡留给欧洲人，所以令华人迁往大坡海滨，马来人则迁往今和瑞山（Bukit Ho Swee）一带河边。德门公的村落在今巴丝班让（Pasir Panjang）浮白山（Mount Faber）下。苏门胡仙的王宫则在小坡苏丹门（Sultan Gate，俗称王府口）。1823 年 6 月 7 日，莱佛士为进一步笼络苏丹及德门公，再订条约，改他们的年俸为月俸，以换取更多的土地权。其条文如下：

苏丹殿下与德门公殿下，于副总督离此之前，征得其同意，制定下列各条款，予以指示，以造福新加坡，同时肯定各界人士之权利，以免日后争执。下列各条款，均由副总督所制定，殿下等一致同意，以奠定未来友善之基础。

第一条　为谋对殿下等之尊敬及其安适起见，同时亦为补偿其由于英国政府之种种措施而蒙受或将受之诸多权益上之损失，如因抵触其条例之码头税、贡献或专利权益，自本月一日起，殿下等将按月领受款项，苏丹殿下一千五百元，德门公殿下八百元，办法如下：

第二条　殿下等应放弃其对新加坡及其附近岛上之格兰芝木（Kranji）与沓卢木（Baloo Wood）之专利权要求，并放弃抽取来往华人及华人船舶之关税及其馈遗之要求。

第三条　除属于殿下等主权之土地外，新加坡及其附近各岛之一切土地，全在英国政府控制之下。

第四条　对殿下等之新居所，驻扎官将受权再拨款项，足以在苏丹殿下行宫附近建一回教堂，并赞助德门公迁居其最近所选定之地。

第五条　经此安排后，殿下等不必于每〔周〕月曜日亲莅公堂，惟彼等如认为有必要时，仍得莅临就座判事席如常仪。

第六条　凡有关宗教仪式、婚礼及承继法等，均须尊重马来法律及习俗，不致与人性、公道、常理相背驰。至于其他事件，得考虑人民之习俗而按英国法律处理之。

第七条　英国政府在新加坡及其附近岛屿之外，目前决不干涉殿下等在其国土及属岛内之当地设备，且仍将予以保护如昔。

苏丹之印　莱佛士签

德门公印

这么一来，英国便把整个新加坡及附属小岛全部控制下来了。胡仙在名义上是柔佛苏丹，却长住在星洲；德门公虽为柔佛的实际统治者，却也常住在星洲。英政府觉得，除非将苏丹及德门公请出新加坡，英国对新加坡的控制便不能算全面完成，因此在1824年8月2日，印度大总督便令新加坡驻劄官约翰·克劳馥（John Crawfurd）再和柔佛苏丹与德门公订约如下：

时维1824年8月2日，亦即回历1239年12月6日，英国东印度公司与美佛苏丹殿下、德门公殿下，订立联盟友好条约。柔佛苏丹胡仙谟罕默德沙殿下，与柔佛那督德门公押杜剌曼室利摩诃罗阇殿下，亲自出面。英国东印度公司方面，则由孟加拉之威廉堡（Fort William）大总督庵赫斯德勋爵威廉毕德钧座大人（Right Honourable William Pitt，Lord Amherst）赋予全权之代表，新加坡英国驻劄官约翰·克劳馥阁下（John Crawfurd）订立之。

第一条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柔佛苏丹殿下及德门公殿下，以及彼等之子嗣，双方均须严守和平、友好，并互相谅解。

第二条　苏丹胡仙谟罕默德沙与那督德门公押杜剌曼室利摩诃罗阇两殿下，从此永远让渡其在马六甲海峡中之新加坡岛上，以及其周围沿海十哩内邻接之海面、海峡与岛屿上之一切主权及产业，并承继权，予英国东印度公司。

第三条　英国东印度公司因上述之让渡，当按约付予苏丹胡仙谟罕默德沙殿下西班牙币三万三千二百元，并按月津贴西班牙币一千二百元，以尽其天年止；另付那督德门公押杜剌曼室利摩诃罗阇殿下西班牙币二万六千八百元，另按月津贴西班牙币七百元，以尽其天年止。

第四条　苏丹胡仙谟罕默德沙殿下，谨此声明：自英国东印度公司收到由以上两条文规定之西班牙币三万三千二百元，及首期按月津贴西班牙币一千二百元。那督德门公押杜剌曼室利摩诃罗阇殿下，亦谨声明，自英国东印度公司收到以上两条文所规定之西班牙币二万六千八百元，及首期按月津贴西班牙币七百元。

第五条　英国东印度公司必守约，按其身份以上宾之礼，款待苏丹胡仙谟罕默德沙殿下，与那督德门公押杜剌曼室利摩诃罗阇殿下，如彼等居留或访问新加坡岛时。

第六条　苏丹殿下与德门公殿下，以及彼等之子嗣或承继人，如欲自新加坡迁出，永久居留于其本人领土内任何地方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当守约一次付迄其津贴，即予苏丹胡仙谟罕默德沙殿下及其子嗣或承继人西班牙币二

万元，并予那督德门公押杜剌曼室利摩诃罗阇殿下及其子嗣或承继人西班牙币一万五千元。

第七条　苏丹胡仙谟罕默德沙殿下，与那督德门公押杜剌曼室利摩诃罗阇殿下，并彼等之后嗣或承继人，应放弃彼等在新加坡岛上，及其附属地之一切权益、尊号、不动产，不论其为土地、房屋、花园、果圃，或木材林等，而迁离本岛，永久居留于其本国领土内。惟此条文所规定诸点，双方应彻底明了，不得推及殿下等扈从及雇员所拥有之产业，而此等产业并不在目前所拨给两殿下居住之范围内者。

第八条　苏丹胡仙谟罕默德沙殿下，与那督德门公押杜剌曼室利摩诃罗阇殿下，如按约欲长期居留于新加坡岛上，并领取其津贴，必须遵守条约，不得与任何外国势力或元首交往，而订立同盟，除非获得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后嗣或承继人之同意允准。

第九条　当苏丹胡仙谟罕默德沙殿下，与那督德门公押杜剌曼室利摩诃罗阇殿下，如第六条所规定，自新加坡岛迁出后，在其领土内遇灾殃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必守约将新加坡或威尔斯太子岛（Prince of Wales Island）供其私人作为避难所，而予以保护。

第十条　订约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干预对方政府之内政，或其他政治斗争，或发生于其国内之战争，亦不得互相以武力支持任何第三方面之对抗。

第十一条　订约双方必须守约，各凭实力，镇压出现于马六甲海峡以及其国土内或边境其他狭小海面、海峡与河流内之盗匪与海贼，盖此举亦有关殿下等之领土及直接权益者也。

第十二条　苏丹胡仙谟罕默德沙殿下，与那督德门公押杜剌曼室利摩诃罗阇殿下应守约，在其国内各地维持一自由而安定之贸易；并须以最公平之态度，在柔佛王国及其属地内各港各埠，对待英国人之交易与交通。

第十三条　英国东印度公司当守约，在苏丹胡仙谟罕默德沙殿下，与那督德门公押杜剌曼室利摩诃罗阇殿下，继续居留于新加坡岛之日，决不准许殿下等之雇员及扈从擅离职守者，居留于新加坡岛上及其附属地区。惟此条文须明确意会：此等雇员及扈从，限于生而为殿下等之子民者，且其出生地之政权，亦仍为殿下等所保持者；而彼等之名字，在初入仕时，经已甘愿按例登录典籍，而为其时职官所收藏者。

第十四条　立约双方同意，以前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柔佛苏丹殿下及德门

公殿下所订立诸合同、条约及协定等，将凭此约一概作废。惟此等文件，虽已废止，若因此而损及英国东印度公司之权益者，则不在此例。

本条约订立于新加坡，年日如上。

苏丹胡仙谟罕默德沙（签） J. 克劳馥（签）

那督德门公押杜剌曼室利摩诃罗阇（签）

此约一签，新加坡的主权便完全落在英国人手中了，德门公想要保留一块土地，也得另行向英政府申请，而于1862年12月19日重订新约时，声明愿意放弃上约第六、第七两条所规定的一万五千元，而要求获得土锅湾（Telloh Blangah）的土地完全所有权（Fee Simple），但划出浮白山一块升旗地及其通路，与沿海马路，以及若干小块土地予英政府。

柒　散文、诗、词类

一、许宗彦《鉴止水斋集》

《海国闻见录跋》："自欧逻巴通中国以来，恃其兵力火器，东南洋小邦多为吞噬。如无来由、息力大山，已为暎咭利、荷兰所分据；而丁机宜为荷兰易名为新息伦。近岁贸易中国，皆西洋人，其自本国来者称祖家船，自各岛来者称港角船，而更不闻有东南洋旧时国名，盖此书所记诸国，已非其始矣。"（卷十一）

二、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设官泰西

……况其出乎数万里之外哉？既无名分之相系，又无势力之相维，一旦交涉事起，殊难措办。至于新嘉坡、槟榔屿、噶罗巴东、南洋诸岛，虽多闽、粤之人寄居，顾其人类皆购田园、长子孙，数世相承，有在其地二百余年而不归者，率入英籍为其管辖，所异者不过衣服、饮食、文字、语言尚如其旧耳。今我国设有领事以临之……近如新嘉坡之黄君（指黄公度）、越南之张君、旧金山之刘君，皆其卓卓者也。……（卷二上）

至其谋生海外，寄处于遐陬绝峤者，更不知凡几。大抵近日东南洋各海

岛，如越南、暹罗、新嘉坡、槟榔屿等处……统计之，不下数百余万，而每岁附蕃舶以往者，犹络绎不绝于道。……（卷二下）

保远民

……远旅东南洋海岛之人，何莫非圣代之苍生、盛朝之赤子，而乃一离版籍，遽昧本来，于何见之？于郭筠仙侍郎衔命出使英京，道经新嘉坡、槟榔屿而知之。当星使旌节之遥临也，闽、粤诸商人，择其耆硕公正者，恭迓于江干。……时有一人，彼众之所推为巨擘者也，起而对曰：我侪托处于兹，受庇于英国宇下，英之官吏，保护有加，我侪固安之久矣，今中朝欲设领事，窃谓徒多此一举也。……（卷三）

三、陈乃玉《噶喇吧赋》

……彼文岛（指 Muntok）无文之可羡；实叻（原注国名）少实以堪扬。庆磐石之安，落落山居，亚齐文身而跣足；收鱼盐之利，鳞鳞水厝，暹罗亚答（Attap 叶）与胶章（Kuchang 即茭葦，可作席）。

四、胡荫荣《恭上卸新嘉坡领事府左公秉隆屏叙》

（1891年11月13日）

国家龙兴辽沈，奄有寰区，声教所临，戎夏慑服。三百年深仁厚泽，早已弥纶宇宙之间；异域之士，知中国有圣人，于是不远重洋，莫不航海梯山而至，献赆而来王者千百国，罗琛而列肆者亿万人。我朝廷志切怀柔，德敷绥辑，谱寰宇大同之盛治，开古今未有之宏规，遣使西洋，以通聘问。惟英吉利属东南洋各埠，向无中国领事官之设。岁丙子郭筠仙侍郎衔出使英、法、俄邦之命，持节欧西，道出新洲耳。先太仆名爰命轻车过访，咨以时事，相与慷慨悲歌，用是托先太仆以腹心，抵英即入告彤廷，表先太仆为新洲领事，拜命之下，即矢以身许国，宵旰图治，以冀仰答朝廷高厚之恩。不意过于忧勤，甫越三年，竟以积劳见背，终以赍志未酬为憾。于时遗差需人接办，即蒙曾惠敏公奏派我子兴世伯夫子大人，以承斯乏，盖惠敏素重我夫子才品，知叻地向居化外，民多顽梗，非夫子不足以布化宣猷也。辛巳之秋，韶旌莅上，荣仰瞻慈宇，已一望而知为有道之人，而公亦青眼特加引荣，列诸门下，

公余有暇，常招荣到署，谆谆勖勉，以道义相期。荣因得追随杖履者十年，久坐春风，故感公者最深，而知公者亦最切。公之善政，久已昭昭在人耳目，又何待荣赘陈，而荣所以拳拳服膺者，则曰知大体，别彝伦，振文风，敦礼让也。初叻民习于洋俗，不知帝力，公莅叻后，身为表率，宣播朝廷威德，于是叻民知汉家仪制自有不同，乃渐知心恋宗邦。公复于恭逢万寿，以及岁时朔望之辰，莫不肃整衣冠，率领众绅商，望阙叩头，以申嵩祝，居恒不忘忠爱，虽屋漏俨对神明。其办理交涉也，悉以尊国体、利民生为主。叻民初不知学，未免伦纪攸乖，于是邀集各绅商，慷慨输将，选循谨之士，使宣讲圣谕训诸书，道民于轨，民乃渐知礼义，而以叻地文风为未足，爰创会贤之社，每月以诗文课士，红毹绛帐，教泽日新。自爱之士，争拜门墙，故治叻十年，民俗翕然以适，不必稍事勉强，而遂就我范围，虽刑政出自洋官，而教化之功，则悉资公任也。盖公学术纯粹，品行端和，寓严于宽，镇哗以静，故自能使异邦臣庶，咸知朝廷大一统之尊者，公之力焉。此外一切善政，叻中父老，自能言之，抑亦公之余事耳。荣随侍有年，见闻最确，窃幸先太仆未竟之志，而公竟之，先太仆未成之功，而公成之，更得贤竹林、树南大兄，能仰体公之心，以为心赞勷罔懈，俾无遗憾。荣方冀常依函丈，进德有资；不意公以任满锦旋，未克长遂瞻依之愿，情难自已。爰将私意所及，发而为词，敬上我公，庶使昭示来兹，垂诸永久云。

花翎同知衔候选州判荫生世谱受业侄胡荫荣顿首拜撰同知衔世谱侄罗乃馨顿首拜书

五、陈宜敏《旅叻潮商联送卸新嘉坡领事府左公屏叙》

（1891年11月12日）

钦加布政使衔赏戴花翎即补道新嘉坡领事府左子兴方伯，以辛卯之冬，任满荣旋，治等托庇有年，攀留莫遂，因有不能已于言者，谨为我公陈舆颂焉。夫四诫设而民知礼义，五教敷而俗变宽和，故荀貌为政，颂起神明，王隐临民，歌传江海。陆云去而人争图像，延鲁迁而民切攀辕，瑞莲披朱守之图，杨柳著辛公之号，斯固循良遗爱，政绩堪传者也。而我公之治叻，则犹有过之者，盖其难有甚焉。亲王者而衣冠有度，近圣人而教化易行。是以畿甸之内，集凤同歌，狉辙之间，鸣鸠有格。化行自迩，命出维新。叻地去中国者六千里，辟草莱者七十年。俗尚犷獉，人多浑噩，所谓劝惩弗至，痛痒

无闻者。我公独能齐之以德礼，绳之以范围，怀之以宽柔，孚之以信义，而使闤中之士，翕然以从，化外之民，于焉以变者，一难也。威者所以行恩，刑者所以弼教，赏之不可徒劝也，则申之以惩；宽之不能滥施也，则济之以猛。故宰治不除法令，齐民犹贵庄严，独是理事一官，本从洋法，责但尽乎保护，谋不预乎诛锄，官虽主而实宾，民有怀而无畏。我公独能敷朝廷之德泽，格草野之浇漓，化顽劣于无形，任存移而有术，政似因而实创，治以卧而益行，二难也。从来为政之道，径行则易，兼顾则难，况入虎穴以牧群羊，拔狼尾以除诸蠹，驱鱼有戒，惟恐潜渊，投鼠虽能，犹当忌器，肘欲伸而辄掣，心有愿而多违。我公独能推异类以腹心，导侨民于矩矱，雍容坛坫，隐寓尊攘，磨错锋棱，不烦辞气，致令异服异言之辈，都怀无虞无诈之诚。用能阻措，无人设施，由我而公。又每行善政，常协惧舆情，一蹶之难兴，必三思而后举，故得一木而支颓厦，片叶以蔽重山，卒使蛮貊之邦，亦秉圣贤之教，三难也。公能因难思慎，因慎思勤，座有铭而法语常新，炉有香而贞心可表，故得名通黼座，秩晋台司，寄阃外之股肱，为邦家之柱石，清如杜密，瓦器何嫌，洁比张陵，玉壶可碎。盖非斯才不足以胜斯任，亦非斯任不足以见斯才也。又岂意十年蒙教养，隶帡幪者寄托方殷，而一旦赋归，来沐膏泽者，瞻依奚自治等。素蒙抚字，久荷提携，指觉路于愚蒙，开利源于苍赤，岑熙治郡，枳棘兴歌，召伯巡郊，甘棠留咏，岂期依刘有愿，借寇无从，桥可毁而莫挽袁公，金可铸而难留陆令，用特敬陈微物，借表愚诚，聊贡乌私，谨成骈语，进赵登之三篋，意有难周。馈刘宠以一钱，心犹多歉，所望元纁，晋秩丹陛扬庥，设清宴于披云，洗浊流于化雨，怅此日挂帆归去，愿少尝父老杯羹，卜他年持节重临，当再遣儿童竹马。

钦加布政使衔赏戴花翎即补道新嘉坡领事府左公秉隆德政颂

公有德泽，我民是施。工有庇宇，我民是依。公有雨露，我民是私。公有诰诫，我民是规。公有训迪，我民是师。贤哉我公，民莫敢欺。

花翎二品封职治愚弟陈宜敏顿首拜撰花翎同知治愚弟黄江永顿首拜书光绪十七年岁次辛卯孟冬吉旦。

六、潘飞声《说剑堂集·老剑文稿》

上许竹篔（景澄）星使书

往年飞声到柏林，敬谒台阶，荷蒙辱存，以飞声为粤人，垂询南洋情状，

并勉以著录海志，补汪大渊、陈炯伦之遗。飞声海滨野人，无所学识，得大君子甄陶而奖诱之，遂忘其贱且愚，竟欲贡言左右，惟深惧冒昧，故出诸口而嗫嚅，方思再谒，而大人衔恤东还。阅三年，星轺重莅德都，飞声已先一月返里，迄今将逾十稔，而勖励之语耿耿不忘，譬诸怀碱砆之石，不陈于波斯贾胡之肆，其意犹不自安也。乃不忖暗陋，谨陈于大君子之前，幸垂采而教正焉。按南洋溟渤汪洋，与中土虽距数千里而岛屿罗布，实遥与中土犄角。康熙时戡定台湾，未移兵舰南定诸岛，遂致今日有门户之失。西人占东来之逆旅，设我军与彼国战，兵舶西下，彼已握重溟之筦钥矣。昔者，日本人以国初失机惜之，而中人之阅地图者亦惜之。然此皆既往之咎，中国虽有南洋，今日恐未能保守也，则就近时之大势酌提其要。踌躇满志，创始为难，当事巨公，谋国艰难，筹款补苴，几经竭蹶；迩者又创银行、开铁路，议论纷如。有人焉忽语以国外经营难图速效，纵不笑为迂谈，即谓留作缓办，不知天下事有关大局者以轻易视之，即后日失机之始，中国百余年来所办交涉屡坐此患也。南洋各岛华民流寓不下数十万，其经商安南暹罗缅甸亦将十余万人，各岛民受制于人，若安南西贡苛敛烦征，尤不堪其苦。今除新嘉坡设领事外，他岛都付阙如，而华民之思慕中朝，若不得事汉而寝食不安者，是以富商大贾远自外域纳粟捐衔，其意以必得朝廷名器为宠荣。又凡遇水患洊饥巨灾，电报一传，绅董相告，无不乐输巨款以赒恤桑梓，其心悬家国一本于至诚若此。窃维西国之善政在保商而爱民，彼国人之贸易中土者，必设领事以治之，又设兵船为护卫。稍闻某埠有警，立调兵船驻泊其间，故商民之财业有恃无恐，而向朝廷之心日益固结，此即孟子所谓保民而王莫之能御者也。南洋流寓华民，既少领事扼其利权，又无兵船为之保护，较衡外国得毋令其寒心欤。侧闻朝廷谋复海军，在德购造大轮，革故鼎新，兴利除弊，四万万之黎民，莫不翘首而观中兴之治业。飞声拟请大人条陈总署，增设兵轮数艘驻泊南洋，设领事等处，以收商民之望，无事则轮派往他埠游历，借壮声援，而每次出使大臣及派至外国学习员弁学生皆附此等兵轮护送，至一切经费，若筹款不敷，即由出使大臣与领事婉谕商董鼎力劝捐，吾知必有踊跃欢呼，抒诚恐后者矣。飞声东归时，重抵新嘉坡，闻人语前日有北洋兵舰数艘游历至此，华人乍见大为欣汴，不减重睹汉官仪，众情趋向不可见耶。大人国家柱石，谋画公忠，方公皇上侧席以待咨询，王公荐剡而资倚畀，安危大计策出万全，非草野所能忖测也。南洋地图承伯纯观察在柏林时曾请一日本人照和兰音将岛名译出，惜未蒇事，不知后来有足成者否。兹乘杨部郎往德之便，肃启上

叩起居，外附一得刍言稿本，恭呈钧诲，不尽惶恐至意，潘飞声顿首。（56 页上—57 页下）

马拉语类序

南洋，中国之门户也。其间万岛环列，野番杂处，西汉时始通贡献，唐以后市舶麇聚粤东，明初诏郑和等遍历各岛，诸番喁喁内向，如吕宋、婆罗川、噶罗巴、苏门答腊等处效共球者数十族，即苏禄三岛其力能拒西人，国朝雍正间遣使入闽贡方物求内附，盖各岛慕义抒诚，无不欲朝宗中国焉。自西班牙、荷兰、英吉利东来，占据各岛，营立埔头，贸易百货，修船备粮，为欧罗之逆旅，而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于此。盖门户一失未有不害及堂奥者，故尝谓中国欲固守边圉经略西洋，则必先经略南洋，驱逐鲸鲵，封溟渤之锁钥。近时已有兵船往来量测海道，异日且将有派游历，以察其扼塞险要人情风土，如黄楙材之作《西辖日记》者，然而游历非谙习彼土言语不能，按各岛自为部落，其种统名巫来由，其语则通用马拉；闽广流寓数十万人无不习此，而惜无译书。冯君遂知曾游南洋，独取其语逐类分门，译以广音，使游者挟卷而行，无须舌人从事也。记余前秋由欧洲东归，泊新嘉坡，登岸雇车访胡氏昆仲，车夫操马拉音，啁啾莫可辨，任其需索而去，益叹游者可不通语乎？此书刻成将见不胫而走也。（68 页上—68 页下）

邱菽园孝廉《五百石洞天挥麈》序

……南洋之外有大岛曰息力，古之柔佛国也。其俗狉榛，其人椎鲁，泰西垦治其地，惟务通商，交易而退，鲜所薅栉。闽中邱孝廉炜萲客游其间，语人曰：开荒革俗，其吾儒之责乎？为设丽泽社以课商子孙之能读书者，又著书数十种以昌明诗之奥义。夫辖轩采风莫先于诗，士人专经亦莫先于诗；以诗乐道性情之正，乃能继之以书礼；学文者必能讽咏字句，乃可发挥为文章。于是知中原之诗殆浩浩其已穷也，外洋之诗方郁郁其独造也……（77 页上—77 页下）

七、黄遵宪《皇清特授荣禄大夫盐运使衔候选道章公墓志铭》

诰援资政大夫　钦命驻劄新嘉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官二品□□补班前先补□道丙子科举人癸酉科拔贡黄遵宪撰。

例授文林郎拣选知县己丑恩科举人□酉科拔贡梁居实书。

公讳桂苑，通称芳琳，字明云，又字熙□。章氏自始祖二舍家于闽，世为长泰县人，及公之父服贾南洋，又为新嘉坡人。曾祖义，祖雨水，父潮，皆以公贵，诰赠荣禄大夫。曾祖妣陈氏，祖妣王氏，妣颜氏，均诰赠一品夫人。自公父南来以财雄边，门闾始大；子四人，公居长，遂世其业。英国通例：凡卖烟酤酒，皆严禁私贩；令富豪纳巨饷以充商，如中国盐引然。前后业此者，多设侦骑，张密网，搜牢摘覆，以网市利；即残膏賸馥，客途所余，捕获亦置之法，甚则举平生仇怨，引绳批根，嫁祸以中伤之；轻则罚锾，重则监禁，赭衣之民，充塞囹圄。公任事十五年，一处以宽大之法，许卖戒烟丸，非私贩得赃均勿罪，即踪迹得私，犹或亲造其庐告之曰："汝事已败露，所藏匿者幸即交余，余不汝疵瑕也。"故人人感愧，私贩几绝，而获利反优于人。公闻望日茂，群情翕服，国家屡试以事，而公亦髦髦竭思，忠以事上。其在英国，初举为海门新疆甲必丹，继充街弹司审判，继充参事局局员，继又充按察司会审监狱所巡察。公于检非违议，庶政皆无徇无隐，无枉无纵，华民倚以为重。隶闽籍者，联名上书，公推为一乡祭酒，总督益优礼之。其在中国，则同治八年福州筹防，公既输军实，复精购枪炮，凡旧式新法皆绘图具说，以上当道。光绪十年，法人构衅，今北洋大臣傅相李公饬令侦伺。公密设逻卒，遇敌船过境，辄短衣台笠，审其船之广狭，入水之浅深，马力之虚实，炮之大小多寡，煤之容积，兵之数目，以时电达。又请于英官，守局外中立之例，严杜蠹民，毋得以军用资敌，傅相手书褒勉，有忠勤可嘉之语。频年顺、直、山东水灾，前山东巡抚宫保张公，会津海关前登、莱、青道盛公，皆委令筹赈，公多方奖劝，涓滴一以归公，筹赈者咸愧谢弗及。公既拥厚资，性又好施，善举无不与。凡施医院、给孤独园、恤嫠会，自一族之义庄、同县之会馆，以及他国之礼拜堂、博物馆、植物园，求者踵门，濡笔立应，义浆仁粟，络绎在道，至不可以数计。而其所尤乐为者：一为义学，槟榔屿公校，和兰女塾、葡萄牙幼学，皆赖公以成；近年又设养正书院，延华、英名师六人，兼治中西学生徒数百，公与公子壬宪，独任其费。一为赈济，十数年来，晋、豫、苏、皖各行省告灾，公无役不从，即埃及洪水、印度大旱，公亦助巨款。其既达于朝者，则光绪七年，傅相李公奏给"乐善好施"字于原籍建坊，十四年郑州河决，又奏赏戴花翎。十五年山东水灾，宫保张公奏称其好义急公，公初以捐助海防，闽督奖叙以道员选用，既迭次助赈，累加三级随带一级给二品封典，又特旨赏盐运使衔，给予三代从一品封

典。夫人杨氏麦氏，先后封赠一品夫人。子十一人皆以公助赈移奖得衔：壬宪花翎郎中加五级，壬全员外郎，均麦氏出；壬庆都察院都事，壬寿光禄寺署正，壬和大理寺评事，壬松太常博士，壬荣銮仪卫经历，壬焕中书科中书，壬光翰林院孔目，壬乾布政司都事，壬坤按察司知事；养子二，曰沧辉、曰耀堂。女三：招莲，杨夫人出，适同安候选同知林癸荣；次癸莲、赛莲，均未字；养女曰清莲，适同安候选同知刘壬寅；孙一人炳谟。公生于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卒于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春秋五十有二。其明年四月，卜葬于新嘉坡之全昌园。孤子壬宪等以状乞余铭。余自奉使外国，由日本往美洲，所见如古巴、秘鲁，往泰西所历如印度、亚丁，多有华民及总领事；南洋则群岛流寓，不下数百万，远者四五世，近者数十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各沿旧习，余私心窃喜。然其中渐染异俗，或解辫易服，蔑弃礼教，视其亲族姻连，若秦越人之视肥瘠者，亦颇有其人。自公少时，居父母丧，即哀毁尽礼，所著明云家训，一以忠厚孝友为本，处己接物，恂恂如不能言。平生菲衣蔬食，有过儒素，而分人以财，教人以善，自一乡一邑推而至于四海，达于五部，博施济众，曾无倦色，两国朝廷深相引重，乃至印度、阿剌伯、巫来由诸族，闻公名无不额手起敬者，岂非传所谓"质直好义，在家必达，在邦必达"者与！余来新嘉坡，始获交于公，公才吏用，正资臂助，曾不一载，遽泚笔铭公，能无慨然！铭曰：禹域人众，居万国首。散居四海，无地不有。南虽文明，毓秀钟灵。笃生贤豪，超出群英。拳拳一心，眷念宗国。为郑弦高，为汉卜式。得如公者，百数十人，如百足虫，足以威邻。凡我华民，视此阡隧。谁欤铭者？为总领事。

广东省城□湖街梁文□□

八、汤寿潜《南洋张公耀轩从政三十年纪念录序》

……君自少开敏，长而阔达大度，与其兄煜南京卿齐名。弃书就贾，侍封翁积居废著，大通货殖之术。维时海禁既开，粤东濒海，距南洋群岛较近，君兄弟以为欲成大事、立大名，非经商海外，不能副其志愿。请命封君，先后出洋，始至新嘉坡、槟榔屿。知英吉利于海门属部，治具张，难表见，则赶至苏门答腊日里埠。地当岛之东北岸，见其山水交会，草木繁殖，遂与和人官斯土者，议开辟，任佐理，创设万永昌号，以为海内贸易之所。既习荷兰语文，又熟于巫来由人方言，高掌远蹠，期年而获大利。和人进略棉兰，

定为都会，凡事倚君兄弟以办，由是京卿与君相继为雷珍兰。时中朝光绪丙申夏，君年甫二十有四，为政明大体，顺舆情，地方称治。嗣是任甲必丹，擢玛腰，益得发摅抱负，兴利除弊，规定市政，消弭讼争，抚流寓而睦种族，侨民归之如父母，奉之如神明。先是和人辟园种烟，雇劳动者任工作，待之稍虐，郁极而发，则起与为难，加以乡土异宜，性情不一，偶有抵触，动辄械斗。君诚以结和官，公以驭侨众，烟园总会，举君领袖其事，遂得久而相安，其为中外所敬服如此。赤道热带，植物滋繁，君乃广购园地，试种树胶，袤延几及千里。盖投赀数百万，用工数千人始克举之。复念我国茶种胜于锡兰，采苗分植，购机焙制，南洋之有华茶，盖自此始。(《南洋张公耀轩从政三十年纪念录》)

按：以上文。

九、尤侗《外国竹枝词》

龙牙犀角　龙牙门　龙涎屿

龙牙犀角可耕田，相对龙门恰过船；更有龙涎香万里，苏门市上换金钱。

十、斌椿《海国胜游草》

至新嘉坡

小儿刳木为舟，见商舶掷银钱海中，则没水取出。

瓜皮艇子小于舟，荡桨儿童水上浮；自古南蛮称鴂舌，果然群作语啁啾。

新加坡多闽粤人，市廛门贴桃符，书汉字中原景。余历十五国回至此，喜而有作。

片帆天际认归途，入峡旋收十幅蒲；异域也如回故里，中华风景记桃符。

楼阁参差映夕阳，百年几度阅兴亡（始为葡、荷两国所据，今为英有）；龙涎虎迹愁行旅（注：西有岛，龙遗涎其上，可采为香。新加坡，洋艘过此，皆停泊上薪水糗粮，乃东西洋必由之埔头。英亦立炮台守之；地产五色彩鸟、大小猿猴，山多虎），何待闻猿始断肠。

平分时刻定朝昏，不爽莲花刻漏痕；可惜从无霜雪降，素娥青女暗销魂。

十一、王芝《海客日谭》

月中望南洋诸岛国　二首

东望星奇夜色开，春帆新自泰西回。红毛浅外风初陡，白石门前潮正来。鱼蹴晶毬银世界，蜃吹珠气玉楼台。一声长笛姮娥笑，快挹清光入酒杯。

龙牙雹里隐烟霏，古达文莱望裹（里）微。山赆难名明草木，航珍争贡宋珠玑（南洋诸岛自宋明已通贡中华）。如芦岛树撑云短，似塔风帆带月飞（塔飞见《老学庵笔记》）。欲访虬髯问奇事，春潮声佐海天威。

晚泊星架坡

两山中断一帆拖，春树斜阳星架坡。满壑烟云藏墨豹（坡中多炭），层峦灯火点青螺。魑魅狡黠含沙毒，鱼鸟贪馋近市多。潮挟海风催月上，鲸声蟾影壮诗魔。

雨后望柔佛（时有青鸟群飞海上如鹭）

过雨望柔佛，重云隐伯儿。赤蛇天末战，青鸟镜中飞。荇锁蛮洲绿，花藏岛国绯。春光已强半，嗟我未言归。（卷五）

白雉吟

庚辰子夜，大雨中登查颠轮船，发星加坡。右揽马神，左挟罗斛，北望越裳，故国远在云霭缥缈中，因立轮船高楼北向，作《白雉吟》。

今时清时，海波不扬。中国毓圣，凤鸣朝阳。蕞尔南国，爰号越裳。尔雉尔雊，网罗斯张。罹尔白雉，羽仪文章。人物向风，重译来王。指南有车，毋或傍偟。毋尌鬼蜮，自速灭亡。为国藩卫，慎尔海疆。世修航贡，俾尔炽昌。（卷五）

十二、曾纪泽《归朴斋诗集》

送左子兴之官新嘉坡领事（己集上卷）

花萼初春日未中，左郎夭矫气成虹，藏身人海鸡群鹤，展足天衢凤勒骢。

涵养生机宜守朴，指挥能事莫矜功。旅亭无物装行箧，赠汝箴言备药笼。

外阪盐车岂足多，骅骝屏不与同科，苦瓜鹳垤赓零雨，酸枣龙渊塞溃河。顾我自嗟还自笑，喜君能饮又能歌，三年欢会驹过隙，不尽深杯奈别何。（10页上—10页下）

次韵答左子兴二首（己集下卷）

暮堂蝙蝠室伊威，庐舍就荒今始归。云近东瀛增瑞彩，山环中夏渐清晖。浮槎下碇劳迎候，故节无旄愧指挥，相庆沧溟鲸浪息，敷天尧德颂巍巍。

蔗竿如柱藕如船，此味不尝经八年，蔬果饱餐除腐滞，笑谈豪纵脱拘缠。鸟力出谷已迁木，龙未跃渊犹在田，事业无穷贤者勉，期君处处着先鞭。（17页上—17页下）

十三、左秉隆《勤勉堂诗钞》

息力（卷三）

息力新开岛，帆樯集四方，左襟中国海，西接九州乡。野竹冬仍翠，幽花夜更香，谁怜云水里，孤鹤一身藏。（86页）

客息力作（卷三）

南去亚洲尽，苍茫孤岛间，游踪羁旧吏，隔岸是新山（柔佛俗称新山）。竹径清风扫，柴门白昼关，数珠生老蚌，相对一开颜。

中国新购铁舰抵坡喜而赋此（卷四）

喜见天家神武恢，新从海外接船回，龙旗四面摇云日，鱼艇中心伏水雷。自古成功多用众，由来豪举总轻财，圣朝自称防边策，分付鲸鲵莫妄猜。（113页）

别新嘉坡（卷四）

几度陈情未许归，今朝喜气动慈闱。鱼冲波浪群争跃，鸟恋山林自退飞。海上罢传苏武节，箧中检点老莱衣。从今且叙天伦乐，世事撄心合渐稀。

十载经营荒岛间，不堪双鬓已成斑。有心精卫思填海，无力蚊虻惧负山。

圣主恩深多未报，使君辕去不须攀。汉家循吏事黄霸，看取声威慑百峦。（继予任者为黄君公度）（179 页）

舟过息力（卷四）

故部重游感易生，无穷诗思写难成。邮船不为人留住，使节徒劳客送迎。杯酒才联合旧雨，河梁又话别离情。经过冷署频回首，蝶去楼空樽半倾。（内人卒于领署，弥留之际，蝶集波楼，须臾散去。）（167 页）

重领新洲七律四首（卷四）　录一首

十七年前乞退休，岂知今日又回头。人呼旧吏作新吏，我视新洲成旧洲；四海有缘真此地，万般如梦是兹游。漫云老马途应识，任重能无颠蹶忧？（168 页）

劼侯奉召还朝舟过新洲恭送以诗

圣朝欲振海军威，特召崆峒使节归。舟过百峦花竞秀，旌摇群岛日增辉。相如已抱连城返（侯曾索还伊犁），诸葛仍烦羽扇挥。闻道紫光添画像，论功谁继老侯巍。

久别才逢又解船，茫茫后会定何年？戴公德似鳌山重，顾我身如茧绪缠。驽钝深惭犹恋栈，乌私未遂欲归田。不嫌他日门生老，愿与吾师再执鞭。

柔佛王御极之辰有作

佛座云开香满庭，百官稽首祝遐龄。彩悬门巷千重锦，灯缀楼船万点星。莺语随风歌细细，蛮腰带月舞娉娉。太平民乐无愁叹，我亦吟诗酌绿醽。

次匀奉和张樵野星使

可忧天下百方多，莫向临歧唤奈何。汉节送归张博望，商霖期作傅岩阿。备边君自有长策，颂德吾能赓载歌。圣教由来南朔暨，小儒宣布幸无讹。

柔佛王宫早眺

清晓倚高楼，云烟四望收。山容环阙秀，海色映帘幽。此地通华夏，何人务远谋。大旗遥对处，指点是新洲。（卷三）

夜宴柔佛王宫

绮席开珠阙，金灯照玉宾。杯盘星月皎（王用各器均铸星月为识），酒玉海山陈。乐奏彤阶细，花铺宝座匀。醉余携手去，满户拥朱轮。

归来夜正中，山径踏玲珑。报晓鸡啼月，知途马御风。乍经村树绿，遥见海灯红。回首追欢会，华胥一梦空。（卷三）

谢事后隐居息力作

名利脱缰锁，妻孥割赘瘤。市从三岛入，舟向五湖游。招隐来松鹤，忘机狎海鸥。故园回望处，斜日满林丘。（卷三）

送黎莼斋星使入觐

诏书昨日下枫宸，虎视龙骧夙志伸。岂有贾生空涕泪，应无季子老风尘。云移使节来天上，月涌仙槎到海滨。自是圣朝多雨露，十洲三岛一家春。（卷四）

次匀酬黄公度观察见寄

平生意气销磨尽，只此诗情未许无。头白自愁窥玉镜，心清差可比冰壶。每思马援犹招谤，拟学虞卿早著书。已是秋风凉冷候，迟君不至益悽如。

十四、郑观应《新加坡》（自注又名石叻）

势扼南洋九道分，石坡高下遍芳芸。层峦耸翠藏朱阁，瀑布悬崖界白云。树盛槟榔称乐土，民多闽粤各联群。中华若早筹先著，守此何愁靖海氛。

十五、袁祖志《海外吟》

新嘉坡原名哑叻，为柔弗人所居。英人利其地，踞而有之。其中流寓华人极夥，闽居其七，粤居其三，皆能温饱，诚乐土也。

郁郁葱葱气实佳，天留海外好生涯；多他开辟蚕丛力，补斡功堪媲女娲。

不必移民民自至，不须移粟粟常盈；四时雨露无霜雪，草木欣欣总向荣。

家家营得好菟裘，高驾骅骝任意游；银烛两行宾四座，居然南面小诸侯。

不堪前沘溯荒芜，六十年来景象殊；实为吾民开乐国，漫矜他族展舆图。

（《谈瀛录》卷五）

十六、黄遵宪《人境庐诗草》

新嘉坡杂诗十二首（卷七）

天到珠崖尽，波涛势欲奔。地犹中国海，人唤九边门。南北天难限，东西帝并尊。万山排戟险，嗟尔故雄藩。

本为南道主，翻拜小诸侯。巧夺盟牛耳，横行看马头。黑甜奴善睡，黄教佛能柔。遂划芒芒迹，难分禹画州。

华离不成国，黔首尚遗黎。家蓄獠奴段，官尊鸭姓奚。（英官护卫司用华文译其姓为奚，最贪秽。）神差来却要，天号改撑犁。益地图王母，诸蛮尽向西。

王屋沉沉者，群官剑佩磨。开衙尊鸟了，检历籍娄罗。巢幕红鹰集，街弹白鹭多。独无关吏暴，来去莫谁何。

裸国原狼种，初生赖豕嘘。吒吒通鸟语，袅袅学虫书。吉贝张官伞，干兰当佛庐。人奴甘十等，只愿饱朱儒。

纣绝阴天所，梨�善眩人。偶题木居士，便拜竹王神。飞蛊民头落，迎猫鬼眼嗔。一经簪笔问，语怪总非真。

化外成都会，迁流或百年。土音晓鴂舌，火色杂鸢肩。马粪犹余臭，牛医亦值钱。奴星翻上座，舐鼎半成仙。

不着红蕖袜，先夸白足霜。平头拖宝靸，约指眩金钢。一扣能千万，单衫但裲裆。未须医带下，药在女儿箱。

绝好留连地，留连味细尝。侧生饶荔子，偕老祝槟榔。红熟桃花饭，黄封椰酒浆。都缦都典尽，三日口留香。（留连，果最美者。谚云：典都缦，买留连；留连红，衣箱空。）

舍影摇红豆，墙阴覆绿蕉。问山名漆树，计斛蓄胡椒。黄熟寻香木，青曾探锡苗。豪农衣短后，遍野筑团焦。

会饮黄龙去，驮经白马来。国旗扬万舶，海市幻重台。宝藏诸天集，关门四扇开。红髯定何物，骄子复雄才。

远拓东西极，论功纪十全。如何伸足地，不到尽头天。宝盖缝花网，金函护叶笺。当时图职贡，重检帝尧篇。

己亥杂诗　选六首（卷九）

浮沉飘泊年年事，偶寄闲鸥安乐窝。急雨打窗浪摇壁，无端平地又风

波。（到新嘉坡二年，因患疟久病，初养疴章园，园在小岛，屋据海石上，风定月明，洁无纤翳，惟狂风一吼，则飞浪往往溅入窗户间，如泛舟大海中也。）

云为四壁水为家，分付名山改姓佘。瘦菊清莲艳桃李，一瓶同供四时花。（潮州富豪佘家，于新嘉坡之潴水池边，筑一楼，三面皆水，余借居养疴，主人索楼名，余因江南有佘山，名之曰佘山楼。杂花满树，无冬无夏，余手摘莲菊桃李同供瓶中，亦奇观也。）

上山如画重累人，结屋绝无东西邻。襟间海上一丸月，屐底人间万斛尘。（余养疴至槟榔屿，有谢姓者，邀余住竹士居，居在万山顶，初用土人舁篮舆而往，至峻绝处，则引手攀援而上，如猿猱然，再用一人护余足到山顶，绝巇俯海，一无所见，惟月初出时，若在我襟带间矣。）

甑蒸汗雨郁如珠，两腋清风习习俱。浴过凉波三百斗，才知灌顶妙醍醐。（客南洋群岛者，每晨起，辄灌顶，用水数十斛。考《北史·徐之才传》，曾以此法治伏热病。盖以水制汗，使不敢出，久之，则并所受郁热滂沛而出，觉意体清凉矣。）

三年团扇在怀袖，六月重裘仍带围。万里归槎北风急，经旬却换五时衣。（余客旧金山四年，全用夹衣；居英伦一年，未脱棉衣，庚寅六月间，曾御裘。住新嘉坡三年，仅一单衣，正二月或用薄纱，惟甲午十一月中旬，由坡回华，十日间炎风朔雪，每日更换，到上海乃重裘矣。）

蟹行草字画佉卢，蜡印红鹰两翼舒，君主花名民主押，箧中留得两除书。（官领事者，其主国例有文凭，日本名曰认可状，余官旧金山、新嘉坡总领事，存英君主美民主签押官文各一纸，上有花字，末作一蜡印，印作巨鹰，舒翼独立，大如盘。）

十七、许南英《窥园留草》

新嘉坡竹枝词　六首（录其三）

海山雄镇水之涯，商贾云屯十万家；三岛千洲人萃处，此坡合好号新嘉。

傍晚齐辉万点灯，牛车水里闹奔腾；笙歌一派闻天乐，人在高楼第几层？

花布红衫浅绿裈，鞋拖鸭舌步温存；金刚钻石簪螺髻，不着胭脂也断魂。（编年在丙申）

十八、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

寄家菽园孝廉炜萲新架坡　二首（录其一）

韩、苏笔力不到处，石破天惊自著书。未悔居夷从凤鸟，真看横海掣鲸鱼。河山烟点齐州外，文字雷屯草昧初。闻说鸡林争购集，百蛮齐拜孝廉车。（卷三）

饮新嘉坡觞咏楼，次菽园韵　二首

春风海上客征歌，消受群花眼福多；我比石斋尤豁达，不妨坐抱顾横波。

风云万里郁神州，人醉天南第一楼；唱遍南朝新乐府，最难天子是无愁。

天南第一楼放歌

亚洲一片云头恶，群花摧折雌风虐。护花幡立海东南，裼裘公子方行乐。千红万紫开春中，团圆月照何王宫。粗豪莫笑虬髯客，妩媚全胜羊鼻公。第一楼头人第一，天女散花香满室。中宵醉卧海云红，梦遣黄人捧朝日。

星洲喜晤容纯甫副使（闳），即送西行　三首

吾国有爹亚，将为欧美游。艰危天下局，慷慨老成谋。新运开三世，雄心遍五洲。南华楼上话，一夕定千秋。

七十尚如此，吾徒愧壮年。排云叩阊阖，救日出虞渊。异域扶公义，神州复主权。柬之原未老，终仗力回天。

廿载知名久，相逢瘴海春。亚洲数先达，岭表有奇人。南出终张楚，西行更哭秦。风云看勃郁，万里送飞轮。

答叶季允（懋斌）见赠　四首

平生风义柳堂门，雄直依然粤派存。谁料南荒柔佛国，听松庐更有诗孙。（季允为柳堂弟子，有私印曰听松庐诗孙。）

万里飞腾志未乖，海山苍莽遣吟怀，他年岛国传流寓，诗屋人寻豆腐街（季允所居）。

廿载风尘粤客装，皖公山远郁苍苍。自来海外称诗老，更望佗城作故乡。

劳赠才人绝妙词，天涯有客遍搜奇。独怜荒峤来相语，绝少韩陵一片碑。

舟过麻六甲（即满刺加国） 三首

南风吹雨片帆斜，万叠山青满剌加；欲问前朝封贡事，更无人说故王家。

碧眼胡儿拜武皇，贡书犹托岛中王；直陈藩国流离状，曾有吾家侍御章。（明武宗时，满剌加已为西人所占，犹托故王名入贡，族祖御史公道隆力陈其伪。）

荒山中尚有遗民，一死居然与古邻；赢得盖棺遮短发，四方平定铁崖巾。（闽人流寓在明代，今相传殓尚以明衣冠。）

由星嘉坡抵槟榔屿舟中口号

柔佛国中逢上巳，槟榔屿里作清明；匆匆雾鬓风鬟影，饱看春山两日程。

游阿易意淡观音阁，次壁间韵（阿易译言水，意淡，黑也）

不使南荒劫火燃，流沙黑水且安禅。六时梵呗潮音静，千眼灵光宝相圆。出洞猿携山果献，归巢鹤抱海云眠。诸天也借黄金力，变现西方九品莲。

槟榔屿杂诗 五首

谷绣林香万树花，青崖飞爆落硞砑；谁知地下潜流出，散作春泉十万家。

海外居然谱学通，衣冠休笑少唐风；黄金遍铸门楣字，不数崔卢郡望崇。（门首皆榜郡望）

一轮月照万花娇，歌管声中长夜潮；宝马香车春似海，打毬场外看元宵。

走马交衢碾白沙，椰阴十里绿云遮；晓风吹出山蜂语，开遍春园豆蔻花。

雾阁云窗启道场，不须极乐数西方；山僧指引频夸客，顶礼曾来白象王。

十九、康有为《明夷阁诗集》

邱菽园孝廉未相识哀我流离自星坡以千金远赠赋谢

天下谁能怜范府？余生聊欲托朱家。英雄末路黄金感，稽首南天一片霞。

菽园投书邀往星坡答谢

飘泊寰瀛九万程，苍茫天地賸余生。狐裘琐尾泥中叹，羊节凄凉海上行。梦绕尧台波缥缈，神惊禹域割纵横。九州横睨呼谁救？只有天南龙啸声。

二十、康有为《大庇阁诗集》

己亥十二月廿七日，偕梁铁君、汤觉顿、同富侄赴星坡，海舟，除夕听西女鼓琴，时有伪嗣之变，震荡余怀，君国身世，忧心惨惨，百感咸集。

天荒地老哀龙战，去国离家又岁终。起视北辰星暗暗，徙图南溟夜蒙蒙。乱云遥接中原气，黑浪惊回大海风。肠断胡琴歌变徵，怒涛竟夕打艨艟。

星坡元夕，乡人张灯燃爆，繁闹过于故国，触绪伤怀，与铁君、觉顿、同富侄追思乡国。

海月团团又上元，波桥影静市声喧。刺天珠爆争星丽，照水银灯夹岸繁。旧国烟花重此见，新亭风景泣何言？忽忆前年燕市夜，酒酣击筑梦中原。

寓星坡邱菽园，客云庐三层楼上，凭窗览眺，环水千家，有如吾故乡淡如楼风景，感甚。

小桥通海枕波流，两岸千家数百舟。廿载银塘旧山梦，忘情忽倚淡如楼。

庚子二月四十三岁初度。寓星坡之恒春园居一楼，名曰南华，梁铁君、汤觉顿为吾置酒话旧，慰余琐尾。

四十三年现化身，五千里外托逋臣。南华楼上环花气，上野场中旧酒痕（去年梁任公偕同门三十余人祝我饮予于日本东京上野园）。天惜残躯经万死，生为大事岂前因。红氍绿叶凭栏话，北望尧台总怆神。

题邱菽园风月琴尊图

天风浩浩引飞舸，海月茫茫照醉歌。别造清凉新世界，遥伤破碎旧山河。变声浪吼灵鼍舞，汗漫天游仙鹤过。我识鸱夷心寄远，五湖预儗泛烟波。

正月廿五日迁居恒春园，二月廿六日离去，凡居一月。楼亭花木未免有情。得四绝句。写付菽园主人。（后十年庚戌两居星坡之憩园在恒春旁每过辄黯然）

恒春楼阁最徘徊，舍宅周瑜亦侠哉。一月南华楼上梦，槟榔过雨记登台。

饮冰池上树阴阴，恻井泉清恻我心。浴发日须三斛水，几忘天地会飞沉。（有二池井：吾一名为恻泉；一名为饮冰。）

幽欣亭上罥丝横，击剑飞拳更论兵。惊破如如心忽动，风吹高树落椰声。（有亭，吾名曰幽欣，铁君神于拳技，辟易百人。）

秋千飞上转如轮，欲入青云绝世尘。三丈树身花满顶，飞花片片着吾身。

正月二日，避地到星坡，菽园为东道主。二月廿六，迁出之日，于架上乃读菽园所著《赘谈全录》。余公车上书，而加跋语过承存，叹沧桑易感，亡人多伤，得三绝句，示菽园并邱仙根。

忧时曾上万言书，十死残生亿劫余。海雨离居读君作，凄凉旧恨集公车。

平生浪有回天志，忧患空余避地身。最恨邱迟伤故国，题名记上少斯人。（今日乃知菽园本联名龙华会上恨少君耳。）

圣主维新变法时，当年狂论颇行之。与君北洒尧台涕。剩我南题孔庙碑。（君创孔庙学堂于南中后，余贻书陆祐，卒成之。今为尊孔学堂。）

遣人入北寻幼博墓，携骸南归

茫茫漠北何山寺，青山埋骨尚无处。清明节到雨纷纷，一尺断石三尺坟。纸钱麦饭送无人，大仇不报负英魂。星坡北望泪沄沄，杜鹃啼血断燕云。鲸鲵横波斜日曛，誓起义师救圣君，魂兮杀贼张吾军。报汝仇愤开维新，吁嗟伤季肝酸辛。

与梁铁君在星坡追话梧州旧游

白月四更冰井寺，与君踏月记曾来。万松兰若崎岖路，几树梅花上下台。绿水夕阳移画舫，银灯雪夜照深杯。可怜鸳水东流尽，又历华严劫一回。

皇上三十万寿时，大乱，京津消息多绝，幸圣躬无恙，小臣在星坡与梁尔煦、汤叡设香案龙牌，望阙叩祝。时邱炜萲鼓舞星坡人全市祝筹，极闹，前此未有也，恭记。

圣躬历险犹无恙，天意存华庶可知。两载房州书帝在，八荒寿域动民思。漫愁蛇豕斗宫阙，梦想龙鳞落海湄。小臣虽乏朝衣拜，喜见黄龙遍地旗。

久不见菽园，以诗代书

我与君居星架坡，日饱郇厨腹其皤。缅邈经月不相见，有似牛女隔天河。重垣闭关绝宾客，竟日枯坐如禅和。捧花洗叶作功课，午鸡一鸣清睡过。翻

思京华人事沓，忽得化身坐维摩。太阴雷雨翳白日，光明大放镜相磨。长天一月夜来赜，龙蛇斗血海生波。鼠啮犬吠有摇杌，鸟鸣花放独婆娑。更从多难得至乐，触处随顺履无跛。众香合沓万花舞，虚空音乐闻清歌。地狱天宫皆净土，华严流转现刹那。如是南华真实境，浩浩天风吹大罗。哀此众生来浊世，烦恼障碍无拣呵。八千往返亦何厌，与子灵会亦已多。海云邈邈春雨暗，楼阁离离隔山阿。垂帘匝地飞絮搓，魂梦从之路若何?

庚子七月十五日，泊丹将敦，泛轮来庇。今日又辛丑七月十五，已经年矣。追思壬寅七月望在印度，癸卯七月望在爪哇，甲辰七月望在那威，乙巳在纽约，丙午在意之美兰那，丁未在瑞典，戊申在瑞士，己酉复归槟屿，庚戌过丹将敦，到星坡，再读之俯仰陈迹，益兴怀也。

去年丹将敦，明月照海雪。今年槟榔屿，又复见明月。我生多去住，明月几圆缺。人生若飞鸟，太空自飞没。踪迹皆偶留，长久同仓促。岁岁客迁次，年年老甲乙。一任大化迁，岂与人间绝。举以问明月，明月不能说。

二十一、潘飞声《说剑堂集》

游豆蔻园喜晤胡叙东赋赠 （二首）

名园负郭出楼台，半日清游得暂陪。四载忽惊为客久，重来真喜对花开。池塘指点疑寻梦，鱼鸟亲人不我猜。多谢故人相慰问，劳薪飘泊愧非才。

萍踪偶合更欣然，天为归人巧结缘。不信相逢仍海外，敢辞烂醉在花前。当年题壁诗应续，今夜开帆月正圆。可惜匆匆负佳节，未能借榻竹窗眠。

二十二、何藻翔《邹崖诗集》

星坡船上见赴荷兰华工恻然口占（丙午六月）

瓦盆草席苎衣单，腌菜干鱼饭一箪；莫纂《黑奴吁天录》，牧猪儿有甲必丹。（某京卿微时鬻身猪奴擢甲必丹。）

使节初闻到荷兰（新派荷使陆徵祥），百年喜见汉衣冠；输边百万咄嗟办，海外于今觅食难。（18 页）

槟榔屿杂咏

五月星洲舶趠归，开春（以阴历五六月为开春，雨最多）天气雨霏霏。

胡椒椰叶江干路，芒果熟黄鱼正肥。（芒果鱼以芒果熟时登市最肥嫩，味似鲥鱼而少刺。）（录第一首，19 页）

二十三、陈宝琛《沧趣楼诗》卷四

息力杂诗　八首

半旬凉吹换炎曦，地缩天移不自知；谁分穷冬搜箧笥，秋纨犹有报恩时。

日日从人冷水浇，寸丹余热那能消；笕泉偏近征夫枕，无雨无风响彻宵。

格林印度马来由，织路班兰各自求；老懒无心知四国，况能从汝学咿嚘。

等闲一雨变炎凉，廛市园林本不常；奴价山中犹倍婢，新来椰子傲槟榔。

女闾东国连樯至，利析秋毫信霸图；海外幸留邹鲁泽，吾宗雄杰一时无。（陈金钟为甲必丹时，不许闽人为娼，至今赖之。）

千户家家货殖雄，斯人忍独坐诗穷；杜鹃北望年年拜，长剩风怀付酒中。（邱菽园近甚贫。）

按：以下二首不录。

槟城鹤山石刻

龙象真成小鼓山，廿年及见请经还；何期五十陈居士，听水椰林海色间。

二十四、尤列《星洲秋夜书怀柬天南叟》

每说神州恨有余，况当携手论交初，十年交友无鲍叔，千古怀人即楚胥。机已陆沉埋组织，势难天问混车书。与君倾盖欣投分，壶碎今犹兴勃如。

南荒秋气扑人来，白壁红楼遍碧埃。今日鼓旗专将阃，旧时弓剑使君台。笳吹月上生寒籁，叶战风鸣彻夜哀。独茧天涯倚惆怅，枕屏残烛更徘徊。

羊石星洲一样秋，怯凉争似海珠头。早齐物我忘生死，敢为飘零怨病愁。急雨乍闻千瀑泻，好风刚恋半衾留。年来自笑真蓬梗，北海南溟尽泛舟。

网轩珠缀昨歌场，翠袖殷勤劝客觞。我发狂吟惟变徵，君腾绮思夹清商。山桐摇落风天撼，江柳扶疏烟水茫。试听沙头叫孤雁，羽毛零乱傍重洋。

二十五、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下）

奉酬星洲寓公见怀一首次原韵

莽莽欧风卷亚雨，棱棱侠魄裹儒魂。田横迹遁心逾壮，温雪神交道已存。（吾与寓公交一年，尚未识面。）诗界有权行棒喝，中原无地着琴尊。（寓公有《风月琴尊图》，图为一孤舟，盖先圣浮海之志也。）横流沧海非难渡，欲向文殊叩法门。

书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首韵

青史古多不平事，修门今有未招魂。西风易送残年尽（隐语），东市难为直道存。王气欲沉山鬼啸，女权无限井蛙尊。瀛台一掬维新泪，愁向斜阳望国门。

难呼精卫仇天演（天演学者，泰西最近学派也。此名侯官严氏定之），欲遣巫阳筮国魂。医未成名肱已折，法无可说舌犹存。（《华严经》云：“知法无可说而常乐说法。”吾以此二语自铭其论学之牍。）玄黄血里养生主，魑魅峰头不动尊。更有麟兮感迟暮，与君和泪拜端门。

万千心事凭谁诉，诉向同胞未死魂。凌弱媚强天梦梦，自由平等性存存。每惊国耻何时雪，系辞吾契易之门。（《乾》上九之龙，即《坤》上六之龙也。坤本无龙象，因干之亢，故不得不战。既战而天地相交，群龙无首，一切众生皆有干德，所谓人人有自主之权也。故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此大易之微言，吾夙受持之。）

欲教一国培元气，要使人人解重魂。佛即众生因不昧，相还四大我何存。君今避地为蛮长，我劝随缘礼世尊。且学度他且自度，大同界即大乘门。

次韵酬星洲寓公见怀二首并示遁庵

万里投荒何日见，九原不作与谁归。酬君驼泪和鹃血，老我蓉裳与芰衣。漫有挥戈回夕照，故应尝胆疗朝饥。人间惜别徒多事，洴澼于今遇壮飞。

我所思兮在何处，卢（卢梭）孟（孟德斯鸠）高文我本师。铁血买权惭米佛，昆仑传种泣黄羲。宁关才大难为用，却悔情多不自持。来者未来古人往，非君谁矣喻余悲。

奉怀南海先生星加坡兼敦请东渡

近闻作计又图南，渺渺离思孰可堪。自是鹍鹏辞斥鷃，不关蝼蚁制鳣鲟。一冬霜雪萧萧鬓，满地烟尘肃肃骖。遥相卜居间詹尹，褐来诗句遍江潭。

共有千秋万古情，为谁岁岁客边城。谗言苦妒齐三士，世务宁劳鲁两生。汉月依微连海气，蛮花悱恻吐冬荣。相逢莫话中原事，恐负当年约耦耕。

不道桃源许再来，旧时鱼鸟费疑猜。风吹弱水蓬莱近，春逐先生杖履回。万事忘怀惟酒可（先生惠书，有“万事不挂眼，终身常避人”语），十年有约及樱开。（先生以己亥二月去日本，有诗云：“樱花开罢我来迟，我正去时花满枝，半岁看花住三岛，盈盈春色最相思。”）何时一舸能相即，已剔沉枪扫绿苔。

二十六、卫铸生（常熟）《寿荣华酒楼即句》八首

五花骢马七香车，辘辘声中月正华。灯火层楼明似昼，一竿挑出酒帘斜。
花枝历乱映瑶台，玳瑁长筵烂漫开。十八云鬟随列坐，胜他刘阮入天台。
楚楚丰姿鬌髻鸦，勾栏第一是儿家。叮咛记取门前柳，吹遍东风未放花。
铜琶弹彻郁轮袍，色舞眉飞格调高。一串清歌珠十斛，天然声价冠花曹。
清丝脆竹奏宫商，小令新翻旧教坊。我自浅斟尔低唱，倩谁窄袖舞郎当。
泊肩两小最妖娆，忍笑佯嗔未易描。兜惹惊鸿抛妒眼，司空见惯也魂销。
衣香鬟影杂钗光，歌扇摇风纵酒狂。老去樊川真艳绝，醉围红袖赌飞觞。
片言喋喋君难解，私语喃喃我未谙。妙到会心皆不远，何妨箝口两情含。

二十七、杨圻《江山万里楼诗词钞》卷三

新嘉坡感怀

〔……新嘉坡为柔佛国旧都，英商来福司（即莱佛士）者，以数千金购地贸易，英船继至，渐侵据全岛，其得之不以兵力也。迁其王沙丹于柔佛之新山，在新嘉坡渡江北一里；其新王少年，余曾谒之。自明王三宝来是，为南荒使臣之祖，其间华人割地据众，称王称霸，如髯虬、赵佗者流，更仆难数。当时目为海盗，未得朝贡，声气不通，遂无文字记载。今各岛华人共五百万

人，直至哥伦布（坡），始无我人踪迹，亦云伟矣。光绪初，曾侯纪泽出使英国，始设新加坡领事官。庚子后，朝廷顾念侨民劳苦，命侍郎杨士琦遍历存问，恩礼有加，庚戌辛亥，遣郎中王大贞，赵从蕃相继抚慰，而槟榔、仰光、拔泰维亚、巴东、泗水诸地，先后添设领事官矣。〕

北户通舟楫，南州洗甲兵。过秋山更绿，入夕海生明。绝岛花争发，殊方鸟乱鸣。黄门来载宝，踪迹亦堪惊。（录一）

游佘氏水源园

北峰新雨绿，车马入秋芜。飞鸟不可见，青山淡到无。听泉诗境寂，望日壮心孤。归路东陵翠，终年总不殊。

醇王前岁道出星洲，存问华侨，主闽人李清渊家，洵邸今岁来，主潮人佘氏园林，洞庭张乐，其事幽胜。

春色来天上，银河泛客星。云霞连夜赤，岛屿入冬青，胡客观仙仗，蛮娥舞翠屏。争看牛斗气，剑佩在南溟。（录一）

附　《哀南溟诗长序》：

尝考明洪武中，南海梁明道（按：应作道明）据三佛齐称王。永乐时，王顺塔国于爪哇之北；万历初，王连据旧港称王，同时林道乾据勃泥称王。后闽人某复王勃泥，同时张琏复王三佛齐，李马奔亦王小吕宋。清高宗时，澄海人郑昭逐缅人而称王暹罗，其子郑华助饷征缅，清封为王。嘉应人吴元盛商于坤甸之戴燕，因其国乱据而王之。同时罗方伯亦嘉应人，据喃巴哇称王百余年；光绪十年，荷人夺之。嘉庆时，嘉应人叶来与柔佛王战八年，王之，复攻取槟榔屿，英人忌之。时我国方禁出洋，英人乃迫官吏严治其家族，叶来不得已以政权让之。同安洪某据呇眼，地近新加坡，叶来族人某王婆罗洲之沙胜（朥）越，嘉应人某王萨拉瓦，地五万方里，人口三十万，在婆罗洲西北，嗟乎！我人之割据称雄握海外霸权者，已非一人一日，其人类皆豪杰不得志于中国，乃亡命入海，卒能驱策异族，南面称孤，不亦壮哉！……余承乏七州海门等处领事馆者六年，考之旧闻，仅得约略，无记载之可寻……私心痛之，作《哀南溟》。（《江山万里楼诗词钞》卷三）

又二首有关星洲掌故者：

辛亥五月朝命赵从蕃京卿赴南洋存问诸岛华侨，留宿星洲两旬，张乐海

山，绕行竟夕。

双林寺落成，美洲无柳，寺僧植两株，竟活。

二十八、谢云声《金门诗人林豪南游诗》

林豪《殆哉行》（录一）

〔余昔闻南洋山中土蕃，有习蛊术，能变为虎者，初时取水浇之，仍复人形，不然，则终其身虎矣。番俗诨号“榛仔渠”云。岁丁未（1907年），余游新加坡，询之犹信。又外洋各港多鲧鱼，即鳄鱼之种类，受害者，求诸暹罗番僧，能拘伤人之鳄抵罪，盖暹僧蛊术尤神已。然则我华民之营利山海者，可不慎欤！爰成长歌两首以示诫。〕

吁嗟乎殆哉！炎荒何来榛仔渠？尔渠缩首芭中居。豺豕为群猩为友，越崖一嚼腥风俱。番中累世习巫蛊，操此怪术胡为乎？尔形虽人心则兽，何怪一变为於菟。於菟变态欲逐逐，幻出蚩犷恶作剧。或传枕秘试所长，或为寻仇噬彼肉。我闻大芭深处产珍宝，沉檀冰麝藤栲栳。重洋万里来华民，入山深恐恣搜讨。逐臭真同蚁慕羶，忘身绝似蛾趋火。踵而至者知不知，九死一生寻危机。逐队番寮萃渊薮，薰心贱价谋居奇。利未可知害必至，顷刻变相思朵颐。惟当徐行尾其后，前途有变能防之。不然死作糊涂鬼，但说虎口还仇谁。嗟尔於菟善变异，所使之术蛊而已。惟将白水浇顽躯，少焉黑头能复始。不然终身为畜世所訾，设阱张弧群待尔。嗟我华人何太愚，迷龙场中经迷途。重以金樽檀板傒女间，甘心陷险图欢娱。殆哉殆哉难须臾，履尾不已将噬肤，咥人之凶因捋须。贵货那堪易身命，丰财拼忍酬头颅。变端早避应如避，怪术可诛不胜诛。虽然华民底事来遐陬，只为家山亦有榛仔渠。殆哉患气无时无，何处远避榛仔渠？（录第一首。谢云声按语谓：土番习蛊术（即降头），能变为虎，谓之榛仔渠。）

林豪《咏榴梿》（八首）

未食不敢尝，既尝方知味。士女剧流连，人情有同嗜。

树高刺如蜚，墙角凭杂植。佳果能避人，夜深方落实。

住久始闻香，大嚼不能罢。臭味本差池，习乃与俱化。

厚貌饰顽皮，中心藏热脑。有刺欲砭人，负腹无乃可。

气味杂薰莸，闻根为之异。俨同剖如何，随刀能变味。

吾闻换心山，住久不言旋。世上心能换，何止一流连。

坠地当残夜，知无阿世心。朵颐为谁使，汝自系情深。

谏果甘徐回，蔗境善其后。人情亦宜然，馨闻重末路。

林豪《金兰寺》(两首)

祇园幽处竹成林，况有安禅清净心；此是天花香乍放，更闻直节史流音。

苍苍古色神如在，节节流香瑞可稽；料得散花还结实，竿头定有凤来栖。(自注：竹能生花，世所罕见。)

二十九、彭国栋编纂《中越缅泰诗史》

程芝僊《送三女佐新赴新加坡应聘南洋女校一年》(四首)

有女有女远别将登途，使我欲留不得，欲送不可，徒搔首而踌躇。(一解)

痴欤？梦欤？偏促我上归车，汽笛呜呜兮忍泪分裾。车轮转辗兮似我回肠；极目怅望兮云海茫茫。(二解)

登汝小阁兮坐汝案傍，书籍凌乱兮令我感伤。食不甘味兮卧不安神，日居月诸兮似失奇珍。(三解)

离情缱绻兮海波不平，苍茫万里兮星稀月明。如期归国兮一载悠长，时势如斯兮我实徬徨。(四解，244 页)

按：以上诗。

三十、《全清词钞》

蒋玉棱《蕃女怨》

新加坡观西乐，亦乙未南归时事也。

白题胡舞融汗粉，春绽香吻。玉衣翻，珠络褪。乳酥双嫩。万枝灯影照沧波，拥天魔。(卷二十五，1311 页)

三十一、杨圻《江山万里楼海山词》卷三

如梦令

〔戊申季冬，冒风雪浮家，南渡星洲，气候温和，花木如春夏。家居山中，遂疑世外，杂兴二阕，记家室清暇之乐。〕

帘外□阶花静，帘里一炉香烬。午睡觉来时，烈日烘烘深径。苏醒，苏醒，玉腕双抬撩鬓。（录一）

南乡子

〔五代李珣有《南乡子》数阕，纪炎方风景，其词甚美。余居南溟久乐之，为填二十二阕，以继其声。〕

花满路，是嘉东，沙登宫殿浪花中。海上艳阳三月里，车如水，十万绿椰青草地。（录一）

菩萨蛮（新加坡暑夜山园即事）

莲房露冷开残半，星河淡点银屏乱。灯影水西楼，冰肌玉骨秋。秋情人不见，花影和帘卷。中有卷帘人，梳头月满身。

按：以上词。

三十二、《新客过番歌》

唉吻景致真正好，也有牛车共马驼，也有番仔讨番婆，也有火车相似雷。……作人龟里（指苦力）真天长，太阳似火实难当；亦无树脚通宿影，一日趁（趂）兄三十铛。……大家行到牛马水，看见马九真正水。身穿苏衣乌绸裤，相似托拐弄仙姑……

按：此歌册题南安江湖客辑，厦门会文堂发行。

按：以上歌册。

引用书录解题（择要）

一、实录类

清朝实录

《圣祖实录》（卷二七九）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月，载柔佛国番人喇哈等乘船漂至广东新安一事。《清宣宗成皇帝、德宗景皇帝实录》及《宣统政纪》皆有记及新加坡事，共录得三十七则。

二、政书、公牍类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

王先谦《东华续录》道光二十一年条记披楞。惟由第56册至101册，即自道光元年正月至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皆无新加坡事。光绪以降则有之，据朱寿朋之光绪《东华录》共录十六条。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印本。

《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涉及新加坡事件者，共录二十四条。

《清文献通考》

录柔佛一条。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

卷三三七《外交考》光绪元年至五年共得五条；卷三三八《外交考》二，自光绪十三年至十四年，得两条，均记新加坡事件者。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

此书由黄岩、王彦威（弢夫）所辑，今录郭嵩焘奏设新加坡领事四则。王氏于清光绪中供职军机处，手录光绪间外交文件，辑成此书，初名《光绪朝洋务始末记》。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

卷五十八通使及选派留学条记黄遵宪领事辖境。1959年三民书局印本。

《清季各国照会目录》

书中著录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署理钦差大臣、事务参赞大臣威妥玛知照新嘉坡中国领事官胡璇泽患病身故。光绪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署理钦差大臣头等参赞格继纳知照福州厘局，附译录福州盛道与星领事面谈节略单一件。又光绪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格氏知照新嘉坡总督，已将华民在槟榔屿行凶致毙人命一案卷宗赍送厦门以作讯办之据。此书原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今有影刊本。

宫中档

李侍尧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四日奏折提及柔佛国。福州总督崇善于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曰查保商局事提及新加坡、槟榔屿各地。俱见宫中档。李氏奏折见宫档二七七三箱二九五二四号，尚未刊印。

包世臣《齐民四术》、《靖海十二札》

世臣字慎伯，号倦翁，安徽泾县人；嘉庆十三年举人，咸丰五年卒。此书卷十一《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作于道光八年，及《与陈阶平、萧枚生书》，均论英人占据新埔，改名新嘉坡事。“中央研究院”藏善本有旧钞

《靖海十二札》，题泾上老人著；述祖德堂本，有"钱泳曾观"印。除《致姚中丞书》外，又有《职思图记为陈军门阶平作》。（阶平号雨峰，安徽泗洲人，道光间官福建水师提督。《齐民四术》言及广东事，邓之诚《桑园读书记》有考证。）

姚莹《东溟奏稿》

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台湾兵备道。《清史稿·邦交志》称："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英人攻鸡笼，为台湾道姚莹所败。是年姚氏奏章言及英人火药在本国及息辣所制；息辣即嘆叻也。"莹著有《中复堂全集》，其《东溟奏稿》有《台湾文献丛刊》本。

黄爵滋《仙屏书屋初集》（《清末民初史料丛书》本）

爵滋（1793—1853）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孙衣言《逊学斋文钞》有行状）。丁晏称丙申间树斋示以（禁洋烟疏稿），以为不当扰夷；洋烟禁而边衅大开（《颐志斋丛书》十五《石亭纪事》）。爵滋于道光二十一年任刑部侍郎，有奏折新英华书院刊书事。此集十六卷，道光二十八年刊，现有《中华文史丛书》本（第六辑），又齐思和整理之《黄爵滋奏疏》本。

薛福成《薛福成全集》（台湾印本）

《筹洋刍议》录船政一段，《海外文编》中载《请豁除旧禁招练华民》，附陈《派拨兵船保护商民事》、《南洋诸岛致富强说》，均涉及新加坡。其《出使公牍》又《续刻》，见《中华文史丛书》本（第四辑）。

丁日昌《丁日昌奏稿》

选堂藏钞本丁、左《海防稿》内，"代陈丁日昌议覆总署原奏海防事宜六条，折中筹饷一奏，言及中国人商于外国者，以老金山、新加坡为多"。

丁日昌《抚闽奏稿》

内卷三记杨武至新加坡游历。此书为丁中丞政书，题门人刘瑞芬、陆润庠校，大埔温廷敬编次，钞本现藏耶鲁大学图书馆。

彭玉麟《彭刚直公奏稿》

有文言及结合暹罗袭取西贡折。又《华随人圣盦摭忆》据湘潭罗正谊奏彭玉麟记新加坡人口十四万（296 页）。

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

奏疏卷二有《请恤新加坡病故领事片》、《恳留新加坡领事疏》。其有关曾氏之外交，请参近史所《近代史研究专刊》十五李恩涵大著。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

合肥《李鸿章全集》，桐城吴汝纶辑。全集电稿卷七（48 页）云："粤督张来电，光绪十二年十月十四日未刻到。""九月初二日，（王、余二员）由吕（宋）起程赴新嘉坡。"按王即福建龙溪王荣和，余即广东新宁余瓗。二人于光绪十二年领率南洋访查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

卷九十五公牍十照会汕头英领事，华民出洋仍应禁用赊单。光绪十五年三月十九日言及赊给船单一张，便可前往新嘉坡或槟榔屿等处。卷十五（7—14 页）有《会筹保护华侨商事宜折》；卷二十三（8—23 页）有光绪十三年十月《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折》。

三、日记、游记类

斌椿《乘槎笔记》

斌椿字友松，正白旗汉军，官内务府庆丰司郎中；斌桐弟。（《八旗艺文编目》史部著录此书作《乘查笔记》一卷，又有《海内胜游草》。）总税务司赫德（R. Hart）尝从椿读中文。同治三年，同赫德至英。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椿到新加坡；同年八月十一日自欧归，再经新加坡，有留题豆蔻园句。（见潘飞声《西海纪行》卷。）此书有同治刻本，首为同治戊辰徐继畬序，及同治八年己巳杨能格序。另一为明治壬申日本修文塾藏本；首为明治辛未宫城县冈修序，松井晔书。卷前题："成斋重野安译阅，东阳大槻诚之训点。"余所见此二种，皆耶鲁大学图书馆藏本。另有《各国日记汇编》本，光绪戊戌（二十四年）上海印小字本，现有《中华文史丛书》本（第十二辑）。

张德彝《航海述奇》

德彝原名德明，字在初，镶黄旗汉军，原籍铁岭。同治乙丑冬总理衙门派汉军斌椿（前山西襄陵知县副护车参领衔）赴泰西考察，德明同行，与英人税务司赫德号乐彬者同往。同治五年二月到新加坡，光绪二年充郭嵩焘随员。光绪二十七年任出使英、义、比大臣；二十八年专任驻英，三十一年召回（见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三十二年偕夫人经新加坡返国。《八旗艺文志》著录有《八述奇》二十卷。其《航海述奇》共四卷，有同治丁卯自序，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者，乃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

又《随使日记》、《使英日记》、《使还日记》。

志刚《丁卯初使泰西记》

同治六年丁卯　以志刚（记名海关道总办章京）派充使臣与孙家谷偕同美国蒲安臣（A. Burlingame）、英国柏卓安（J. M. Brown）、陆德善等前往西洋，办理中外交涉。此书题避热主人编，乃光绪丁丑镌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王韬《漫游随录》、《瀛壖杂志》、《弢园尺牍》

《弢园文录外编》，癸未仲春香港刻本一册，光绪九年，天南遁叟王韬序。卷二设官泰西及保远民二事提及新嘉坡。又《瀛壖杂志》见载于《中华文史丛书》本（第十二辑）；《弢园尺牍》则收入在《史料丛书汇编》（第一册）。

宜垕（厚）《初使泰西记》

曾与美大使蒲安臣放洋，同治七年九月抵新加坡。按《八旗艺文编目》史部游记有《初使泰西纪要》一书，志刚著。“志刚字克庵，氏绥芳瓜尔佳，出使太（泰）西，官库伦办事大臣。”复云：“又一种名《初使太西记》，文字无多出入。”当即宜垕之书。

今有《洋务运动》节印本（第八册，248—270页）。

王芝《海客日谭》红杏山房刊，光绪二年王含校刊本

王芝号子石子，幼军腾越。同治十年（1871）十月，自仰光乘轮游欧；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泊星架坡；二十六日离去，有《晚泊星架坡》七律。（诗后记广东海商朱广兰来星经过，及星架坡地形、历史与异名甚详。）此书原名

《渔瀛胪志》，王含校刊本改称《海客日谭》。张礼千曾摘钞载《南洋杂志》第一卷第五期（1947年3月印行）。

王承荣《游历记》

王承荣，光绪元年二月官通判，金陵机器局派赴英、法、德考察炮厂（见《清季兵工业的兴起》，176页）。是年三月初九日到新加坡，此《游历记》为饶氏选堂所藏钞本。书中称："至印度、新加坡，英之属地，此系印度大码头也。"以是时新加坡属印度孟加拉政府直辖故也。

郭嵩焘《使西纪程》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记自丙午十月十七日于上海出洋，至十二月八日抵伦敦止。李慈铭云："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见《越缦堂读书记》，483页）盖深恶其媚外也。

刘锡鸿《英轺日记》

刘锡鸿字云生，广东番禺人；光绪二年刑部员外郎，任驻英副使，为郭嵩焘副半载。三年改使德国；四年召回，《清史稿》有传。此书李慈铭有评骘（见《越缦堂读书记》，476页）。书原为二卷；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上海书局石印本小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另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第十一帙），又有《英轺私记》一卷，有《灵鹣阁丛书》本（第二集）。

黎庶昌《奉使伦敦记》

《拙尊园丛稿》卷五收《奉使伦敦记》，称光绪丙子抵达新加坡。

李圭《东行日记》

李圭字小池，江苏江宁人。光绪二年丙子以东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之荐，赴美参加美国立国百年大会，十一月抵新加坡，故日记中述及胡璇泽黄埔花园。（原作浦，误。）所著书数卷，总名曰《环游地球新录》四卷，前有光绪四年李鸿章序；光绪三年李圭自序。（圭又著《鸦片事略》一书，光绪二十一年海宁州署刊行。）

张荫桓《三洲日记》

荫桓字樵野，广东南海县人。光绪十一年充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回国到星加坡。事迹见张祖廉撰神道碑（《碑传集补》卷六），及《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168页）。

此书共八卷，光绪二十二年刊，又有《洋务运动》节本。

钱德培《欧游随笔》

德培字琴斋，大兴人，光绪三年十一月初一日抵新加坡，著《欧游随笔》二卷，晚清刻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曾纪泽《手写日记》

曾纪泽于光绪四年（1878）任出使英法大臣；自九月初四启程，十一月十二日抵新加坡。详见影印本《曾惠敏公手写日记》第四、五册。见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

黄楙材《西輶日记》、《印度劄记》、《游历刍言》

楙材字豪伯，江西上高人，贡生，同文馆学习，光绪四年五月奉四川总督丁宝桢委派游三藏五印度，于是年十月到新加坡，著有《西輶日记》五卷及《游历刍言》等在《得一斋杂著》四种本（江标题）、光绪十二年十月《梦花轩》重校刊本，法国国家图书馆有藏。文廷式屡引其书，见《纯常子枝语》二十四。《刍言》中《南洋形势》一文，论星加坡埠头为南洋重镇之由，极有远见。

徐建寅《欧游杂录》

建寅江苏无锡人，原任直隶候补道福建船政局总办。著《欧游杂录》，光绪五年九月经新加坡。

（传见李法章《梁溪旅稿》卷上及《戊戌变法人物传稿》附录。）

马达忠《南行记》

马氏于光绪七年七月到达新加坡，近刊有《马建忠集》。

吴广霈《南行日记》

光绪七年七月，吴氏与马达忠同抵新加坡。

郑官应《南游日记》

郑氏号陶斋，广东中山人。原任上海轮船、电报、织布三局总办，兼办神机营采办军械及侦探军情。光绪十年春，以法国欲并越南，奉命赴南洋，搜集有关情报，《南游日记》即记此行。自光绪十年（1884）五月十八日起至六月二十二日止；郑氏于五月廿九日抵新加坡。

蔡钧《出洋琐记》

蔡钧字和甫，浙江仁和人。光绪二十七年，前苏松太道以四品京侯任出使日本大臣；光绪二十九年，召回。（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91页）

邹代钧《西征纪程》

邹代钧字沅帆，新化人。候选知县，《湘学报·舆地编》撰有题名。（见《戊戌人物传》，366页）

潘飞声《西海纪行卷》、《天外归槎录》、《老剑文稿》

潘氏于光绪十三年七月中旬游星豆蔻园，有诗，《说剑堂集》载录。十六年七月再南游，记新嘉坡附近地理形势。又《老剑文稿》收有《上许竹筼（景澄）星使书》，请求增设兵轮数艘驻泊南洋事。此外尚有《马拉语类序》、邱菽园孝廉《五百石洞天挥麈序》二文，俱与新嘉坡文献有关焉。

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

崔国因字惠人，安徽太平人。光绪十五年出使美日秘大臣，十八年召回。所著《日记》凡十六卷，光绪甲午本共十二册。首有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崔氏于太平洋舟中自序。所记起于光绪十五年九月初一，至十九年八月初四日止。内记有关新加坡者，光绪十六年二月初一日，同月初七日，又十六年四月初七日、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初一日，十七年正月初七日、四月初一日，及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等条。光绪甲午印本，美国耶鲁大学藏。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六卷，光绪甲午孙谿校经堂校刊本

薛福成字叔耘，无锡人。于光绪十六年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所著《出使日记》起自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一日；卷一，四月二十二日记抵新加坡所睹状况，及与人谈香港、新加坡开埠事。六月间，记王荣和、余瓗调查南洋

各地报告；卷四，十六年八月十一日亦记新加坡。至若新加坡、英属各地人口之分布、佣工转鬻别埠之人数、附近岛屿海门所辖之地域，与华人入英籍事，俱见载于《日记》。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十卷光绪戊戌季夏刊本

《续刻》在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二日记婆罗洲；卷十，光绪二十年四月十六日记返程到新加坡总领事，黄公度来见。

卷首载薛氏自序及凡例；凡例云："前编以辛卯二月终卷，是编自辛卯三月朔起，至甲午五月止。并闰计之，得月四十；每卷四月，总凡十卷。日记中文字有已见《庸盦文外编》、《海外文编》者，兹不复录。"其光绪十七年三月初四日记印度甲谷他（注：即加尔各答）一条，可略窥近代中印关系之一斑。兹录其原文以备参考："查华商出洋开埠最早者，惟甲谷他及孟买两埠，远在新嘉坡开埠之先。今新嘉坡设领事已逾十年，而此两埠尚未议及。盖因其地为使节所未经，故商情无由上达耳。"

王之春《使俄草》

王之春字爵堂，又作芍棠，清湖南衡阳人，一作清泉人。官至安徽巡抚，尝以湖北布政使使俄。著有《国朝柔远记》共二十卷（又名《通商始末记》），现有《中华文史丛书》本（第一辑）及《使俄草》。之春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到新加坡；《柔远记》卷十九《瀛海各国统考》，述及新嘉坡及槟榔屿。此书题："彭玉麟敬生，光绪壬寅上海书局石印本。"前有彭玉麟、谭钧培、李元度、俞樾等序及光绪六年王之春自序。

载振《英轺日记》

载振，庆亲王奕劻子，使英大臣，官至农工商部尚书，《清史稿》有传。

是书共十二卷，前有使英大臣载振贝勒自序。振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二十四日抵新加坡。

此书有光绪二十九年上海文明书局印本（中文大学图书馆藏），又有文海出版社翻印本。普林斯顿大学藏有光绪二十九年清写进呈本，精写朱丝阑，十二册。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

鸿慈南海人，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以礼部尚书与端方奉派赴东西洋各国考

察，著有《出使九国日记》。书中卷十二载五月二十日到槟榔屿，二十一日记抵新加坡。书前有光绪三十二年六月自序。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者为光绪丙午印本。

何藻翔《藏语》

藻翔字翙高，晚号邹崖逋客，广东顺德人。光绪三十二年，调为议藏印商约大臣参赞，著有《藏语》。第5页记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自香港乘轮放洋；七月初四日到星加坡、庇能所见情形。（何氏事迹详吴天任著《何翙高先生年谱》）

青浦席裕琨编《星轺日记类编》

光绪壬寅丽泽学会印（小字本），前有光绪二十八年壬寅长洲陈开骥序。所采书凡十八种，兹记录如下：（1）斌椿《乘槎笔记》，（2）郭嵩焘《使西纪程》，（3）刘锡鸿《英轺日记》，（4）何如璋《使东述略》，（5）李圭《环游地球新录》，（6）黎庶昌《拙尊园丛稿》，（7）黄楙材《西輶日记》四种，（8）曾纪泽《使西日记》，（9）李凤苞《使德日记》，（10）徐建寅《欧游杂录》，（11）邹代钧《西征记程》，（12）缪祐孙《俄游汇编》，（13）崔国因《美、日、秘日记》，（14）薛福成《四国日记》，（15）黄庆澄《东游日记》，（16）吴宗濂《随轺游记》，（17）《泰西各国采风记》，（18）谢希傅《归槎丛刻》等。此书卷六“方舆”二，有记新加坡六条：斌椿一、李圭一、徐建寅一、薛福成二、王之春一，均见本书收录。

《各国日记汇编》

光绪上海印小字本；书前有秣陵李廷爵序，收录斌椿《乘槎笔记》二卷，郭嵩焘《使西纪程》，及曾纪泽《曾侯日记》。

按：以上两种皆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

李钟珏《新嘉坡风土记》（光绪乙未长沙刊《灵鹣阁丛书》本；1947年南洋书局重影本，许云樵加眉注）

李钟珏字平书，自署上海人，实籍青浦高桥。此书前有自序，称光绪戊寅左秉隆子兴任新加坡领事，丙戌以子兴约，十二月航海至粤；丁亥（光绪

十三年）正月杪至香港，四月下旬乘轮南行，九日而至新加坡，居匝月，杂记风土云云。钟珏另著有《庆历五年内府覆刻淳化阁帖十卷考》，民国七年所作。书共十册，余所见者为澄海高蕴琴氏旧藏，现归港大冯平山图书馆。

阙名《槟榔屿游记》
阙名《白蜡游记》
阙名《游婆罗洲记》
阙名《南洋述遇》
阙名《游历笔记》

按：以上五种均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

四、地志、杂述类

贾耽《皇华四达记》

文见《新唐书·地理志》，记军突弄山（Pulo Condore），又五日行至海峡，蕃人谓之质。向来说者谓质即“噗叻”之切音。

赵汝适《诸蕃志》

汝适，宋太祖八世孙，官福建路市舶提举。此书卷上记凌牙门。

陈元靓《岛夷杂志》

见《事林广记》卷八，盖据广舶官本所记有凌牙门。

文廷式尝取与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记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舶船名比较，谓是宋时闽、粤之异译（《纯常子枝语》二十八）。

《永乐大典》卷一一九〇七

“广”字号引《南海志》诸蕃国名，有龙牙山、龙牙门在小西洋下（93 页）。

汪大渊《岛夷志略》

大渊字焕章，南昌人。元顺帝至正中，附贾舶浮海历数十国。内记单马锡、

龙牙门。又暹罗国条言及："侵单马锡……掠昔里而归。"藤田谓昔里即吠叻。

此书有三山人吴鉴（字明之）后序。元至正十年泉守偰玉立聘鉴修《清源续志》二十卷。何乔远《闽书》（卷一四六）称其友家得一本曰《岛夷志》凡百国，知此书亦名《岛夷志》。吴鉴以之作《清源续志》之附录（参丹羽友三郎《岛夷志略成立年代》，三重大学《学艺评论》，昭和二十八年四月）。

《元史》卷二十七《英宗纪》

记龙牙门条在延祐七年、泰定二年。

郑和《航海图》

《武备志》无柔佛，只有答那溪屿；又有淡马锡条。

《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指南正法》)

是书记录东西洋各国之间山形水势及往回针路；今本乃自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钞写，由向达校注，然其原有作者尚无可稽考。一说为漳郡吴氏所撰。1961 年中华有新印本。

马欢《瀛涯胜览》

马欢，会稽人，于永乐十一年随郑和往西洋，归志其事，撰有《瀛涯胜览》。今所习见者，有中华书局冯承钧校注本及吉川弘文馆小川博译注本。本书引用冯承钧校注本。

巩珍《西洋番国志》

巩珍，应天人，尝与马欢、费信随郑和同时往海外，所至番邦二十余处。将目及耳闻之事，记录无遗，遂序集成编，传于后世。今有知圣道斋钞校本。

费信《星槎胜览》

费信字公晓，吴郡昆山人。自永乐至宣德间，四次随郑和远征海外，因撰有《星槎胜览》。中华版冯承钧校注本。

吴调阳校《东南洋䤋路》

记柔佛一名乌丁礁林，及龙牙门、淡马锡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

帙第六册收此。

张燮《东西洋考》

燮，漳州人，刻书甚多，如《唐四杰集》即其一种也。《东西洋考》有淡马锡条，又卷四记柔佛一名乌丁礁林。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藏万历刊本。正中书局 1962 年据万历戊午刻本影印。

《明史·列传》卷三二五

书中有《柔佛传》，盖录自《东西洋考》。

陈仁锡《潜确类书》

是书卷十三区宇第八“四夷”有龙牙门条。新加坡大学藏有明刊本。

何乔远《名山藏》

乔远字稚孝，福建晋江人。万历十四年进士，以持正敢言立于朝，尝辑录明季十三朝遗事而成此书，颇行于世。

宋福玩、杨文珠辑《暹罗国路程集录》

安南嘉隆八年（公元 1809）十二月命宋福玩、范景讲、杨文珠等出使暹罗，此为宋、杨二氏纪行之作。书中提及龙牙、海门及岣崂棒（即庇能）。陈荆和、木村宗吉解说本，新亚研究所印行。

王大海《海岛逸志》

王大海字碧卿，福建漳州人。乾隆四十八年（公元 1783）至南洋，为葛剌巴加必丹女婿，归著是书。嘉庆十一年（公元 1806）刊行共六卷，记英圭黎新垦地之槟榔屿。又有《舟车所至》本、《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南洋记》

伦炯为陈昴之子，泉州人，有《海国闻见录》，内有实力一名。昴尝贾海上，往来东西洋，尽识其风土；官碣石总兵，擢广东副都统，方苞志其墓（《望溪全集》卷十）。昴以议天主教闻名（王重民撰《陈昴传》，见《图书季刊》新七卷一、二期）。《南洋记》文中亦述及柔佛。此书王赓武有详细研究

（马来亚大学历史学会会刊，1963）。

陈寿祺《福建通志》

卷二百七十“国朝洋布”条，记柔佛距厦门之水程。

谢清高《海录》

清高（1765—1821），广东嘉应州金盘堡人，年十八随舶出洋，航海十四载；杨炳南于澳门见之，记其口述，而成《海录》一书。炳南字秋衡，亦嘉应州人，道光十九年举人，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笔录成书。书中记旧柔佛言及息辣，闽、粤人谓之新州府；又麻六呷条亦言英吉利开新州府事。

李兆洛于道光元年九月，尝从吴兰修处取阅《海录》，加以整比，列图于首，题曰《海国纪闻》（见《养一斋文集》一）；此书汪文台尝引用之。

颜斯综《南洋蠡测》

颜斯综，广东南海人，事迹无考。谢景卿《云隐印稿》内有“颜斯综”印（见冼玉清《广东印谱考》，37页）。书中尝云：“十余年前英吉利据此岛，名之曰星忌利坡。”按英人得新加坡在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知是书作于道光十年左右。又记云：“有唐人坟墓碑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梁启超于《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中，据此文谓：“新加坡华人坟墓碑载梁朝年，是华人旅此者始于六朝。”按此梁朝亦可为五代后梁。此文已载入《海国图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八册亦有收录。斯综他著尚有《海防余论》。

按：陈颙《秋梦庐诗话稿本》收：“颜斯总，字诒铨，一字君猷，南海人；嘉庆庚午顺大举人，有《听秋草堂诗稿》。”不知与此颜斯综有关否？书以俟考。

阙名《柔佛略述》

文中提及新山与新加坡乃一河之隔，华人种植于其间者十万众；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第六册。

方东树《粤海关志》

东树（1772—1851）字植之，晚号仪卫老人，安徽桐城人。道光间，粤

海关监督豫堃延修是志，十七年入粤督邓廷桢幕。《市舶门》噶喇巴国记及柔佛国事。

邵星岩《薄海番域录》

邵星岩字大伟，清渤海人。此书卷八以下，为重译之国，多从他处钞辑；录其柔佛一条，又龙牙门、满剌加不录。是书为京都书业堂刊本，法国国家图书馆有藏本。

管斡珍《松厓文钞》

管斡珍，阳湖人，总督淮扬提督漕运海防军务。此书有《职方志》，卷六《环海部》分记乌丁礁林；中研院史语所藏。

徐继畬《瀛环考略》

继畬字健男，号牧田，山西五台人，同治六年以太仆寺卿为管理同文馆大臣。其书见于《清代稿本百种汇刊》本，文海出版社印行，又《中华文史丛书》本（第一辑）。

周凯《厦门志》

卷十五记与海外及新嘉坡来往事，书为道光十二年版。

魏源《海国图志》

书中言新甲埔一名息力；又引下列各书言及新加坡，多为外人著作：一、《每月统纪传》；二、《地理备考》；三、《外国史略》；四、《贸易通志》；五、《万国地理全图》；六《南洋蠡测》；七、叶钟进《夷情纪略》。卷五记英吉利创设公司使专贸易之事，亦提及新埠一名，而“公司”即指东印度公司也。卷五十一引《英国论略》，撰者为新加坡人；此文亦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第十一帙，是为新加坡人最早汉文著作。

梁廷枏《粤道贡图说》

廷枏（1796—1861）晚号藤花亭主人，广东顺德人，尝官澄海县训道，曾入林则徐幕，著书甚多，有《粤道贡图说》六卷，道光二十四年刊行。书中卷五提及“新埠”一名。现有《中华文史丛书》本（第七辑）。

夏燮《中西纪事》

是书卷三《互市档案》谓英商自通市于粤后，欲得中国一岛之地如新嘉坡者，盖欲效葡之事例也。又卷之九《白门原约》后附有小注，内容亦与新嘉坡有关焉。书凡二十四卷，为同治四年六月刊本。

汤彝《盾墨》

汤彝字幼尊，湖南善化人，尝佐两广总督卢坤幕。所著《盾墨》，卷四为《市舶考》，文谓："西洋各岛至中国海道……新加步峡。"所提及新加步峡，即新加坡海峡也。彝又著《柚村诗文集》，内有《嘆咭唎兵船记》、《绝嘆咭唎互市论》，皆道光间言洋务之名篇。原书刊于道光十六年，今收入《鸦片战争资料》。

龚柴《暹罗考略》、《五洲图考》

柴字古愚，光绪已卯徐家汇创办。柴记所闻见，著有《五洲图考》，总论暹罗条记旧柔佛属之新加坡岛；《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第四册即录自此。《五洲图考》有光绪二十八年徐家汇印书馆本（港大冯平山图书馆藏）。

卢蔚猷光绪《海阳县志》

卷七《舆地略》记新加坡。

刘启彤《英藩政概》

刘启彤字石琴，清山东宁阳人，道光六年进士，道光二十年任江宁布政使，二十五年任广东巡抚，著有《知止堂集》。《英藩政概》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收录。

何大庚《英夷说》

何氏未详，所著《英夷说》约嘉、道年间所撰（据《大陆杂志》第三十八卷第六期）。

萧令裕《英吉利记》

萧令裕字梅生，清江苏清河（今淮阴）人，居阮元幕，兼办粤海关署事务。所著《英吉利记》于道光十二年成书，载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十三。

书中提及麻六甲出版之华文新闻《每月统纪传》。此篇又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及近刊《鸦片战争资料》第一册。令裕又著《粤东市舶论》，鉴于英人占领新埔，招闽粤人前往开垦，深怀隐忧；道光初屡屡著论，于时艰三致意焉。

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记略》

钟进字蓉塘，安徽歙县人，尝客粤中。道光十一年著此篇上下，所著《寄味山房杂记》即收有此篇。下篇记英国在南洋活动情形。文载入《海国图志》卷五十二；方东树附于所撰《病榻罪言》（道光二十二年作），又载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第十一帙。

汪文泰《红毛番英吉利考略》

文泰（1796—1844）又名文台，字南士，又号碧山学士，安徽黟县人，卒于道光二十四年。尝于道光二十年前后辑录各书之记载英国事，纂为是篇，黄彭年为之刊行。所引有李兆洛之《海国纪闻》，何大庚《英夷说》，见《海外番夷录》第二册。

阙名《义火可握国记》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入。

《陵海吴氏族谱》

记吴庆逢至新加坡事。

《杨氏宗谱》

书中记勿拉干吗底岛（Pulau Blakang Mati），1965年新加坡杨氏公会出版。1971年7月7日，《南洋商报》副刊史旺《圣陶沙绝后岛》一文引用之。

夏同龢《高学能阡表》

原刻完好在曼谷，此据拓本录入。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书中资料颇为可贵，如记光绪初年，新安邱忠波购汽船，航行新加坡、

香港、汕头、厦门各地一段，相当重要。此书又有日文译本，昭和十四年八月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译，见《南洋华侨丛书》第六卷。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

徐氏为广东香山人，其年谱历记中西闻见之事，与洋务之重要设施。书为民国十六年刊本。

薛福成《庸盦笔记》

卷四记定海某茂才运货至新加坡，触礁漂至爪华（哇）事。

李动《说映》

是书卷三载息力土蕃以手搏食，而岭南人亦旧有此俗，不得妄嗤海外人之秽鄙也。书为民国三十八年澄海莲阳兰芳居刊本。

星洲寓公（邱炜萲）著《述南洋群岛猪仔之历史》

文载宣统二年《南洋群岛商坵研究会杂志》第三期；广州中山图书馆有钞本，记文岛华工事。有林八记者获有专权，与新加坡客馆联合，势力最大。据《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二云："乃号之曰星洲，而以星洲寓公自号。"知星洲寓公即邱炜萲也。

清《揭阳湖山罗氏族谱》

旧钞本，高永光君摘录。《湖山罗氏族谱》所记最早出洋人物有罗用歧，康熙甲午年生，雍正十二年（公元 1734）至吧城；次为罗上葵，乾隆十年（公元 1745）至吧城，均卒于旅所。其至吉隆坡者，有罗乐英（咸丰八年）、罗来馨（光绪七年）；至星加坡者，有罗雍鼎、罗宽容、罗德阶、罗源阶诸人。

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菽园赘谈》

炜萲字菽园，福建海澄人。此书中言及将新加坡译为星洲事。邱氏于 1898 太密年主编《天南新报》。其著作在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有论述。炜萲尝从谭炳轩太守得朱九江论史口说，于光绪庚子为之刊行。

潘飞声序云："……南洋之外，有大岛曰息力，古之柔佛国也。……泰西人

垦治其地，惟务通商，交易而退，尠所薅栉，闽中邱淑源孝廉客游其间，语人曰：'开荒革俗，其吾儒之责乎？为设丽泽社以课商子孙之能读书者。……五百石洞天者，孝廉渡海，得五百奇石，即以名地，并以名书。'" 菽园自序谓："是集初名《菽樊琐缀》，后乃改今名，为《五百石洞天挥麈》云。"

《菽园赘谈》七卷、《五百石洞天挥麈》十二卷，今有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广州刻本。

冼江《尤列事略》

冼江所编《尤列事略》记尤氏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公元 1900）至新加坡行医，继于吉隆坡、柔佛诸埠组织中和堂分部（1901 年事），三十四年尤公为安置镇南关败兵被新加坡政府逮捕入狱事皆与革命事迹有关。此书有香港中国文化学院排印本。

倚剑生选《光绪二十四年中外大事汇记》

戊戌广智报局印本，《中华文史丛书》本（第四辑）。

《旅港潮州商会卅周年纪念刊·香港新嘉坡帮》

是书为旅港潮州商会在 1951 年 7 月出版之特刊。潮人商业概况一栏，有记新嘉坡帮在香港经商之事。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英国伦敦布道会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马六甲创办第一部用中文编印之期刊。起西历 1815 年（清嘉庆二十年乙亥）至 1821 年（道光元年辛巳）停刊。凡七卷五百七十四页（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内数期由马礼逊、麦都思及梁发三人编辑，其余均出米怜（William Milne）之手。梁发，广东高明人，卒于咸丰五年（公元 1855），原为广州雕版印刷工人。嘉庆二十年来为六甲，继受洗为基督徒（详张静庐著《察世俗和梁发》，见《图书馆》，1961 年第三期）。魏源《海国图志》引此书一条记新甲埔事。

阙名《星洲溯源谈》

尹梓鉴（腾）著《缅甸史略》内引有此书（见李根源《永昌府文征·记载》二十九）。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

是书由郭廷以编定，尹仲容创稿，陆宝千补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专刊。

《大南洋展览会图录》

南洋团体联会会编。所记自昭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至十一月二日，内有关于新加坡资料。展览会场为东京日本桥三越。耶鲁大学图书馆藏。

《海峡殖民地概览》

大正七年（公元1918）九月印行，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纂，为研究1918年以前新、日关系之史料。全书分十七章，记五十年前之新加坡，自地理至医务俱有记载，为极重要之新加坡史。其第二章《沿革》，附有新加坡附近略图。耶鲁大学图书馆藏。

五、散文、诗、词类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漫游随录》)

书为癸未仲春《香港》刻本一册，前有光绪九年天南遁叟王韬序。卷二《设官泰西》、《保远民》二事俱提及新嘉坡。此外，王氏又有《瀛壖杂志》及《弢园尺牍》；前者有《中华文史丛书》本（第十二辑），后者载在《近代史料丛书》汇编（第一集）。

陈乃玉《噶喇吧赋》

文见《开吧历代史记》(《南洋学报》第九卷第一辑)。

潘飞声《说剑堂集·老剑文稿》

潘氏南游事见《西海纪行卷》及《天外归槎录》，其《说剑堂集》收有《游豆蔻园喜晤胡叙东赋赠》二首，为七律之作。

《张耀轩博士拓殖南洋卅年纪念录》

纪念录有汤寿潜撰序，记张氏购机焙制茶叶事，于是南洋华人始有中国茶。是书在民国九年梓于上海之商务印书馆。

尤侗《外国竹枝词》

尤侗修《明史·外国传》，有《外国竹枝词》，内《龙牙门》诸诗。

斌椿《海国胜游草》

书为同治戊辰刻本，内有关新加坡诗，曾摘载于《南洋学报》第九卷第二辑。

曾纪泽《归朴斋诗集》

己集上有《送左子兴之官新嘉坡领事》诗二首。

左秉隆《勤勉堂诗钞》

秉隆字子兴，正黄旗汉军，同文馆高材生。光绪四年十月，随曾纪泽出洋，为三等英文翻译，官五品衔，都察院学习都事。光绪六年七月，驻新嘉坡名誉领事胡璇泽亚基因病出缺，由随员（盐提举衔布政司经历）苏溎清署理；纪泽荐秉隆补之。七年八月初三日赴任，为首任正式领事，月俸五六百两。三年期满，纪泽更疏留之。邱菽园称子兴拟撰《星洲小识》，属稿未毕。所著《勤勉堂诗钞》，1959年南洋学会影印行世。

袁志祖《海外吟》

是书有光绪十年上海葛其龙（隐耕）序。袁氏所著之《谈瀛录》卷五亦载《海外吟》绝句四首，并系小序；而同书卷六（海上吟）有戏拟《望江南》三十调。（分上下平韵，则咏上海之繁华也。）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

卷七有《新嘉坡杂志》十二首；《饮冰室诗话》录其“以莲菊花杂供一瓶作歌”一长古，即作于新嘉坡佘有进家。人境于星所作不见于集中者，有《章芳琳墓志》，又亲笔书琼州会馆联，现尚存。又其任新加坡总领事时《与女婿实君书》，及光绪十七年将之星洲任《致胡曦书》，两函现藏罗香林处。（参《书目季刊》第二卷第四期程光裕撰《关于黄遵宪研究的新资料》，及吴天任著《黄公度先生传稿》。）

许南英《窥园留草》

许南英号蕴白，或作允白，台南人。清光绪十六年由会魁授兵部车驾司

主事，嗣中日（甲午）战起，筹办台南团练局。光绪二十二年丙申，自暹罗至新加坡；丁酉归国，有《新加坡竹枝词》六首，及《述怀客新嘉坡除夕作》。《窥园留草》有民国二十二年北京重印本。许南英事迹，参其子地山所撰《窥园先生诗传》。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

丘逢甲字仙根，自署仓海君，号南武山人，籍广东镇平，曾祖始迁台，定居彰化；清季名诗人。此集为乃弟瑞甲辑于民国二年；集中有寄邱菽园及新架坡多首，今有粤东编译公司印本。

康有为《明夷阁诗集》、《大庇阁诗集》

前者有邱菽园自星加坡以千金为赠，又投书邀往星加坡二诗。

何藻翔《邹崖诗集》

集中有《星加坡船上见赴荷兰华工恻然口占》，注丙午六月，即光绪三十二年也；又有《槟榔屿杂咏》并自注。

陈宝琛《沧趣楼诗集》

卷四有《息力杂诗》八首，是集有戊寅文楷斋写刊本。

梁启超《饮冰室诗集》

是集编在中华本《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下，有《奉酬星洲寓公（邱菽园）见怀一首次原韵》、《书感四首寄星洲寓公》、《次韵酬星洲寓公见怀二首并示遁庵》、《奉怀南海先生星加坡兼敦请东渡》三首。

卫铸生

铸生，苏州人，号破山冷丐，光绪十五年九月来星与左秉隆唱和（见《叻报》）。

杨圻《江山万里楼诗词钞》

杨圻，吴人，号云史，字野王。所著《江山万里楼诗词钞》，文海出版社有影印本梓行。其卷二、卷三《壮年集》皆旅星洲作品；卷二为丁未迄庚戌，

卷三为庚戌迄辛亥。诗中如《戊申之秋外舅李公伯行奉使英国奏调司书记新嘉坡留别王啸龙、章一山同年》，又《南溟哀》十三篇序云“岁次戊申，不乐居京曹，随轺海外，司书记，寄迹岛国，屏息穷谷，去人滋远，怀人滋深”云云，又《西溪行》序云：“柔佛西南山中，菹洳十里，草木蓬勃……中国人数百业农长林美草间……问之皆闽、广人。先人避乱入海，今不知其几世矣。”皆有关星洲掌故也。

林豪《南游诗》

豪字嘉卓，一字卓人，号次逋，福建金门人。咸丰己未科举人，曾至台湾创修《淡水厅志》，丁未九月，由厦门南渡新加坡，著有《瀛海客谈》四卷、《星洲见闻录》二卷（未见）。生于道光十一年（公元 1831），卒于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八十八。又有《诵清堂诗集》。

程蘅

程蘅字芝僊女史，休宁人，尝从易实甫问学，通杭县邵幼棠。

蒋玉棱《蕃女怨词》

玉棱字公颇，江苏江阴人。此词为乙未（光绪二十一年，公元 1895）在新架坡观西乐作。玉棱著有《冰红集词》，此阕载《全清词钞》卷二十五。

南安江湖客辑《过番歌》

书名《新客过番歌》，厦门会文堂发行，法京施博尔藏，一册。

附录一　清季来往新加坡人物表

人名	抵星日期	事迹	资料
斌　椿	同治五年丙寅（1866）	过境。	《乘槎笔记》
志　刚	同治六年丁卯（1867）	赴西洋办理中外交涉，途经星洲。	《初使泰西记》
王　韬	同上		《弢园文录外编》、《漫游随录》
宜　垕	同治七年戊辰（1868）	过境赴泰西。	《初使泰西记》
王　芝	同上		《海客日谭》
严宗光	同治十年辛未（1871）	时为船政学生，被遣派巡历至星洲。	《海军大事记》
王承荣	光绪元年乙亥（1875）	赴英、法、德考察炮厂，途经星加坡。	《游历记》（钞本）
萨镇冰	同上	登船见习，游历至星洲。	《海军大事记》
郭嵩焘	光绪二年丙子（1876）	任驻英大使，十月二十八日经星加坡。	《随使日记》、《使西纪程》
刘锡鸿	同上	随郭氏赴英。	《英轺日记》
张德彝	同上	经星洲赴英上任。	《航海述奇》
李　圭	同上	赴美参加美国立国百年大会，行经星洲。	《东行日记》、《环游地球新录》
钱德培	光绪三年丁丑（1877）	十一月初一抵星，日记中载该地风物。	《欧游随笔》

续前表

人名	抵星日期	事迹	资料
黄楙材	光绪四年戊寅（1878）	游三藏五印度后，十月间抵星。	《西輶日记》
曾纪泽	同上	曾氏出使英、法大臣，十一月十三日过新加坡。	《使西日记》
徐建寅	光绪五年己卯（1879）	九月间抵星，领事胡璇泽派员上船谒见。	《欧游杂录》
马建忠	光绪七年辛巳（1881）	七月至星洲。	《南行记》
吴广霈	同上	与马建忠同抵星加坡。	《南行日记》
蔡　钧	光绪十年甲申（1884）	三月抵叻，杂记该地华人生活情况。	《出洋琐记》
邹代钧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		《西征纪程》
王荣和	同上	访查南洋华民商务。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七）
余　瓗			
邓世昌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	抵星洲购买粮煤。	《叻报》
洪　钧	丁亥九月二十一日	洪钧（文卿）使欧经叻。	《叻报》
许景澄（竹筼）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	出使俄、德及义、荷、奥各国大臣自欧返国，途经星加坡。	《叻报》
洪　勋	同上	目睹泰西水师会操于星。	《游历闻见总略》
张荫桓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	出使美国兼苏秘大臣自欧洲返国，经星洲时，左秉隆尝作东道，因撰诗奉寄。	《三洲日记》
卫铸生	同上	九月卫氏抵星，与左秉隆领事唱和。	《叻报》
潘飞声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	游豆蔻园赋诗。	《天外归槎录》
梁逢云	同上	过境。	《叻报》
薛福成	同上	偕夫人及随员二十余人乘法国邮船抵叻。	《出使四国日记》
丁汝昌	同上	率领北洋舰队于四月抵星，宣扬清廷德化。	《叻报》

续前表

人名	抵星日期	事迹	资料
刘芝田	同上	卸公使职，自欧返国经星。	《叻报》
陶渠林	光绪十七年	过境返国。	《叻报》
王芷帆	辛卯（1891）		
丁汝昌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	率舰队抵星，顺道抚慰侨民。	《叻报》
王之春	同上		《使俄草》
李鸿章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	赴俄参加庆典，路过星洲，稍作逗留。	《叻报》
吕海寰（镜宇）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	使德大臣经星洲登程赴德就职。	《叻报》
康有为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90）	应邱菽园之邀，避地星洲。（其《中庸注》即撰于槟榔屿之明夷阁）	
载　沣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2）	八国联军之翌年，衔命赴德请罪，途经叻埠。	《叻报》
张德彝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	出任为驻英公使，过境赴欧履新。	《叻报》
载　振	同上	过境赴英参加英皇加冕大典。	《英轺日记》、《清史稿》
罗丰禄（稷臣）	同上	出使英兼义、比；自欧经星返国述职。	《叻报》
杨诚之（兆鋆）	同上	出任为比国公使，路经星洲，再赴欧履新。	《叻报》
载　伦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	出洋考察后，自欧抵星，再返回中国。	《叻报》
张振勋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	往南洋查察商务，兼宣慰侨民。	《叻报》、《槟城散记》
载　泽	光绪三十二年（1906）	经星洲返国。	《叻报》、《清史稿》
尚其亨	丙午（1906）		
戴鸿慈	同上	差往俄国，事毕经叻返国。	《出使九国日记》
端　方			
陈宝琛	同上	专程赴星推销漳厦铁路股票。	《叻报》

续前表

人名	抵星日期	事迹	资料
钱　恂	同上	稽查华侨工商业务实况。	《叻报》
董鸿祎			
何品璋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	奉北洋大臣命赴星巡视。	《海军大事记》
杨士琦	同上	侍郎乘坐海圻军舰巡视南洋各岛，旅次星洲。	《叻报》、《清季外交史料》、杨圻《新嘉坡诗序》
王大贞	宣统元年己酉（1909）	以郎中赴星宣慰侨民。	《叻报》。杨圻《诗序》称庚戌。
赵从蕃	宣统三年辛亥（1911）	以郎中在星洲考察侨民商务。	（星洲）《中华总商会会议记录》
刘玉麟	是年八月	出使英国大臣赴英途经新嘉坡。	《宣统实录》

附录二　清后期西方史地书刊纪略（参译文类）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

马礼逊撰《西游地球闻见略传》（*Tour of the World*），29 页，刊于马六甲。

同年，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撰《地理使童略传》（*Geographical Catechism*），20 页，刊于马六甲。

道光二年壬午（1822）

米怜之《全地万国纪略》（*Sketch of the World*），30 页，于马六甲出版。由米怜主编之《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亦因其逝世而停刊。

道光三年癸未（1823）

麦都思于巴达维亚主编《特选撮要》（*A Monthly Magazine*），此刊物为《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之续编。

英教士马礼逊出版《英华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道光六年丙戌（1826）

麦都思所主编之《特选撮要》，自道光三年至六年期间，合共刊行四卷，惜于是年停刊。

道光七年丁亥（1827）

英美传教士在广东合力出版《广东纪录》(*Canton Registor*)。

道光八年戊子（1828）

麦都思于马六甲主编《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于道光八年至九年（1829）间停刊。

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

麦都思于巴达维亚刊行《东西史记和合》（*Comparative Chronology of East and West*)，是书共40页。

郭实腊（K. F. A. Gutzlaff）撰《万国史传》（*General History*)，共53页，刊于马六甲。又于广东主编《东西洋考》，并在该刊发表《万国地理全集》(*Universal Geography*)，合计60页，至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始全部刊完。

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

郭实腊刊《大英国统志》(*History of England*)。

广州英国教士组织益智会（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并从事编印适合中国情况之书籍。

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

广州英美教士创设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并创设马公书院（Morrison School)，教授华童英文西学教义。

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

郭实腊于《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撰《古今万国纲鉴》(*Universal History*)。

高理文（E. C. Bridgeman）之《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即《亚美理格合省志略》(*A Brief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刊于新嘉坡坚夏书院。

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

郭实腊主编之《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由广东迁往新嘉坡。至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迁返香港。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

郭实腊出版《贸易通志》（*Treaties on Commerce*），63页，《海国图志》引用之。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

林则徐在广东出版《四洲志》。

魏源撰《英吉利小记》。

陈逢衡撰《噗咭唎记略》。

汪文泰撰《红毛番英吉利考略》。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

魏源于扬州刊《海国图志》五十卷。

姚莹撰《英吉利国志》。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

高理文于香港重刊《美理哥合省国志略》（*A Brief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易名为《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

王蕴香刊《海外番夷录》。

梁廷枏撰《粤道贡国说》及《合省国说》。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

英人小马礼逊（John Robert Morrison）所撰《外国史略》出版。《海国图志》采用之。

葡人玛吉士（Machis）刊《外国地理备考》（*Geography of Foreign Nations*）十卷；广东潘氏刊入《海山仙馆丛书》。

姚莹刊《康辅纪行》。

魏源《海国图志》增补为六十卷，重刊于扬州。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

美人祎理哲（Richard Way）于宁波出版《地理说略》。

徐继畬《瀛环志略》书成。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

郭实腊于宁波重刊《古今万国纲鉴》。

美人培瑞出版《万国纲鉴》。

夏燮始撰《中西纪事》。

咸丰元年辛亥（1851）

包世臣刊《安吴四种》。

咸丰二年壬子（1852）

Chinese Repositor 停刊，共刊行二十卷。

魏源《海国图志》增补为百卷，刊于高邮。

咸丰三年癸丑（1853）

美人玛高温（D. J. Macgowan）编译之《航海金针》三卷出版。

麦都思等于香港主编《遐尔贯珍》（*Chinese Serial*）出版。

咸丰四年甲寅（1854）

美人玛高温于宁波主编《中外新报》（*Chinese Ang Gazette*）出版，是报于咸丰十年庚申（一八六〇）年停刊。

咸丰六年丙辰（1856）

英人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大英国志》四册刊于上海。

咸丰七年丁巳（1857）

英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主编《六合丛谈》在上海出版。

咸丰八年戊午（1858）。

英人慕维廉《地理全志》出版。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

高理文于上海刊《大美联邦志略》。

按：参考王家俭《十九世纪西方史地知识的介绍及其影响》（1807—1861），《大陆杂志》（三八，六）；许云樵《新加坡一百五十年大事记》（青年书局印，1969）。

附录三 星加坡华文碑刻系年表

碑刻	年代
恒山亭碑	道光十年庚寅（1830） 薛佛记立，文载《集录》221 页，《古迹》42 页。
恒山亭重议规约五条	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 董事总理会同炉主头家、漳泉诸商人公白。本为木牌，现移藏凤山寺；文见《集录》225 页，《古迹》42 页。
金兰醵资碑	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 陈治生、杨清海立，文见《集录》53 页，《古迹》67 页。
广东省永定县重修冢山碑记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 大总理胡南生等立，在绿野亭；文载《集录》231 页。
重建应和会馆碑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 总理叶光辉等立，《集录》171 页，《古迹》181 页。
陈笃生医院缘起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 陈笃生立，《集录》300 页。
恒山亭重开新冢布告事碑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 董事薛佛记立，《集录》225 页。
重修梧槽大伯公庙题捐碑文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 王闽律等立，《集录》56 页，《古迹》109 页。
重建宁阳会馆石碑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 温道柏等人立，余廷润撰文，《集录》184 页，《馆志》47 页。
建立天福宫碑记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 陈笃生等立，《集录》63 页，《古迹》50 页。
望噶叻王莅星碑	道光三十年庚戌 新加坡众唐民，《集录》321 页。
陈笃生医院碑记	咸丰四年甲寅（1854） 医院董事所立，《集录》301 页。

续前表

碑刻	年代
陈笃生医院增建翼屋碑文	咸丰四年甲寅　陈笃生医院，《集录》301页。
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	咸丰四年甲寅　刘恒兴、陈嘉云等，《集录》70页。
建立茶阳会馆碑记	咸丰八年戊午（1858）　萧贤舞立，《集录》194页，《馆志》70页。
茶阳馆当众面议	咸丰十年庚申（1860）　茶阳公司，《集录》201页，《馆志》70页。
重修坍嗒吧嘀大伯公祠字碑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　刘恒兴立，刘纫芳撰文，《集录》94页。
重修新山利济桥碑记	同治元年壬戌（1862）　怡怡店等立，《集录》235页。
茶阳会馆碑记	同治三年甲子（1864）　曹顺兴立，《集录》202页，《馆志》70页。
兴建崇文阁碑记	同治六年丁卯（1867）　陈巨川立，《集录》283页，《古迹》61页。
续上崇文阁碑记	同治六年丁卯　陈巨川立，《集录》285页，《古迹》61页。
紫云建庙碑	同治七年戊辰（1868）　林应端立，《集录》99页。
新嘉坡重修凤山寺序	同治七年戊辰　蔡鹏南立，《集录》102页，《古迹》75页。
福德祠大伯公碑记	同治八年己巳（1869）　广成当立，《集录》84页。
建筑福德祠前地台园墙序	同治九年庚午（1870）　杨奕高立，《集录》85页。
建修应和会馆碑	光绪元年己亥（1875）　罗翰成立，《集录》176页，《古迹》183页，《馆志》51页。
浯江孚济庙碑记	光绪二年丙子（1876）　黄英伟等立，林衡南撰文，《集录》107页，《古迹》94页，《馆志》80页。
保赤宫碑记	光绪四年戊寅（1878）　保赤宫董事立，《集录》267页，《古迹》102页。
重修恒山亭碑	光绪五年己卯（1879）　薛茂元立，《集录》226页。
重修恒山亭续上碑	光绪五年己卯　永春林一枝撰文，《集录》229页。
重建北极宫序	光绪五年己卯　北极宫董事立，《集录》1114页。
新建番禺会馆碑记	光绪五年己卯　胡南生号立，《集录》205页，《馆志》84页。
重新迁建广福古庙捐题工金碑记	光绪六年庚辰（1880）　梅南乐等立石，林桂芳书，《集录》115页，《古迹》155页。
新建万寿山观音堂壬辰年重修两次碑记	光绪六年庚辰　吴明复、王元德立，《集录》144页。

续前表

碑刻	年代
琼州会馆序	光绪六年庚辰　邱对欣立，《集录》206页，《馆志》65页。
重建琼州会馆碑	光绪六年庚辰　阖郡董事同众立，《集录》207页，《馆志》65页。
重建金兰庙碑记	光绪七年辛巳（1881）　章明云勒，《集录》55页。
保赤宫碑	光绪九年壬寅（1883）　潮郡总理，《集录》272页。
广惠肇重修利济桥道碑	光绪十年甲申（1884）　值理梁孔等立，《集录》238页。
嘉应州五属重修绿野亭利济桥芳名碑	光绪十年甲申　汤广生等立，《集录》243页。
福德祠二司祝讼公碑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　广惠肇立，《集录》92页，《古迹》204页。
重修崇文阁碑记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　黄蓬山书，《集录》288页，《古迹》219页。
丰顺公司碑	光绪十三年丁亥　刘成章立，《集录》211页。
玉皇殿碑记	光绪十三年丁亥　章芳琳立，《集录》142页，《古迹》118页。
清元真君庙碑记	光绪十三年丁亥　章芳琳立，《集录》143页，《古迹》86页。
双龙山嘉应五属义祠碑记	光绪十三年丁亥　源裕昌等立，《集录》247页。
新建番禺副会馆碑记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　胡南生等立，《集录》206页，《馆志》85页。
清元真君庙条规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　章桂苑立，《集录》143页，《古迹》86页。
金兰庙条规碑	光绪十七年辛卯　章桂苑立，《集录》56页，《古迹》67页。
章芳琳墓志铭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　黄遵宪撰，梁居实书，《集录》305页。
同善堂碑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　马纯清立，《集录》148页。
萃英书院募捐芳名碑记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　萃英书院董事，《集录》294页。
重修应和会馆碑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　（《馆志》并无只字提改）
重修大伯公庙碑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　重修三十一年立石，《集录》160页。
新建广福古庙戏台石碑记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　广肇二府众纶盛号等立，《集录》133页。
重建三邑（丰永大）祠碑记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前星嘉坡总领事埔邑张振勋撰，《集录》151页。
重建顺天宫碑记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　王道宗撰，《集录》152页。
惠州会馆碑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　叶唐生等立，《集录》213页。
开山圣侯庙碑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　王水宣等人立，《集录》158页。

续前表

碑刻	年代
永春会馆碑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　周腾飞撰，《集录》211 页，《馆志》72 页。
重修天福宫碑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　陈武烈等立，《集录》69 页。
惠州会馆石碑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集录》215 页，《馆志》77 页。
符氏社勒碑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　符愈贵立，《集录》275 页。
丁未年重修广福古庙捐签碑记	宣统元年己酉（1909）　吴耀南刻并书，《集录》138 页。
芋菜园圣王庙碑	天运己酉　林推千等立，《集录》161 页。
募建莲山双林寺碑记威镇广泽尊王碑	宣统元年　邱菽园，《古迹》136 页。

按：《新嘉坡华族会馆志》，南洋学会出版，简作《馆志》；《新加坡碑铭集录》，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作《集录》。

附录四　《叻报》举例

《叻报》资料 1887—1911 年，共二十四年，现存于星大图书馆。

起自《叻报》一七二四号（光绪十三年丁亥七月初一日），每期必有社论一篇，如《论中西医学之异》。内有《京报选录》，亦引《广报》，又有《闽中纪事》、《澳事余读》、《闽垣杂志》等。八月二十五日《京报选录》载金陵获会匪正法事，记载秘密社会资料颇多。又丁亥七月十九日刊拟增领事：

> 出使美、日、秘钦差大臣张樵野星使……因南洋各岛华民流寓日多，拟添设领事，以资保护。（即指张荫桓）

《开叻实公事略并序》，为之志曰：

> 公讳实点毕（即 Stanford），英国人也。……一千八百零五年，印度公司之董事人员，至槟城经营。……命公作副随员，偕同往屿。……公在船中，究习穆拉油语。……遂往麻六甲，时甲埠尚为荷属，犹未入英版图。而该处居民五方杂处，如爪亚人、暗文人、苏禄人、巴不安人、越南人及华人等，种类不一。……后乃回印度都城谒见总督棉多制军，详论爪亚各地如何丰腴，如何险要，劝制军取之。……至一千八百一十九年，乃又至欧洲总理事员处，详论叻地情形，谓此地可为都会之区，为东西往来之孔道，必须取之为贵。时英国公爵哈士甸充当总理，乃听

公言。越三年，遂取叻地，时西一千八百二十二年也。公得叻后，居约一年之久，大加整顿，区为大小二坡……规模大备。时吧城已由印度还于荷兰，而茫古鲁亦与荷人换易麻六甲地方矣。至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公始由帆船复回欧洲。……（丁亥七月二十一日）

《叻报》丁亥九月二十五日载：

华使洪文卿阁学侍郎奉使欧洲，乘坐德国萨仙邮船，于丁亥（九月）廿一日道经叻海。

其有关中国战船者，九月二十九日《叻报》载云：

英厂所制二船曰致远、靖远，德厂所制二船曰经远、来远，皆在欧洲交割，升竖中国龙旗，并有鱼雷快船一艘随驶而来。四船在叻暂泊约至十月朔日。

此段文字记各船甚详。又记四船驾驶官员人名，谓诸船统带官为北洋水师统领丁禹廷军门。又云刘芝田廷尉使在英、俄曾派随员常州余易斋思诒水部为之护送。《叻报》又载：

廿九日晚，中国驻叻领事官左子兴太守设宴款待。

余氏语华绅新嘉坡甲必丹兼充暹罗驻叻领事官陈金钟云："……今在案头所见会贤社课卷数十本，实不意叻地文风如此之盛！"

丁亥十月初九日，《叻报》载傅云龙记中国自明代以来与西洋交涉大略。傅云龙号懋元，清德人，此为曾侯所取试艺。十月十一日云：

中国过叻游员有兵部候补主事程绍祖、礼部学习主事李秉端。

十月十五日社论有《论中国派员游历事》一篇。十月二十日载：

王锦堂军门、余元眉都转，去岁奉粤督张香帅委派，南来查探，由

新金山返粤。近又于十七日抵叻，不日赴北慕娘地方查核。

丁亥十二月二十一日，记方耀及刘渊亭车门进京陛见情形。戊子二月十一日刊登之消息云：

本坡《出入口人丁总册》：去岁来坡结册，谓是岁诸新客由华来叻者，计共一十六万八千二百三十三名；其中由香港来者，六万四千一百九十四名；由汕头来者，四万五千零七十六名；由厦门及上海来者，四万九千五百九十三名；由琼州来者，九千三百七十名。而所到船只，计共四百二十八艘；其中诸新客留叻者，有一万一千零一十六名；其余诸人系往槟榔屿、麻六甲、爪亚、新金山、毛里屿及暹罗诸处。……

二月十二日，刊有梯云居士林会同《拟苏武复李陵书》，又十七日林会同有《福州南台竹枝词》。戊子二月二十七日奏疏照登，刊出张之洞原稿。张之洞疏云：

光绪十二年二月廿五日，遵旨会同出使大臣张荫桓具奏筹议外洋各埠捐船护商情形……其抵新嘉坡也，与原设领事左秉隆往见坡督各官，礼意尚洽。该处华民十五万人，富甲各处。……（全文载戊子二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叻报》。）

三月初二日，《叻报》因张之洞此奏议有社论《设领事不如求新地说》。三月初三日载有《海邦游记》云：

……由香海鼓轮，阅八日而舟抵新洲，遂在本坡稍为游览。……自新嘉坡至珊摩朗海中岛屿，旗布星罗，大小错峙。……按珊摩朗属于加勝巴，为荷兰藩部，一名刹末伦，乃其海口也，距雪里朋二百四十六里。……

三月初四日，亦为《续海邦游记》。戊子四月二十六日，载有《德源园题襟记》：

戊子犹清和，月二旬有二日，吴翼鼎观察设宴于德源园中，铭恩遇也。……是日所延诸宾，为左子兴都转、邱忠波观察、吴淡如、夔甫两太守、黄古亭司马、左树南通尹、莫翰卿上舍、陈必达守戎，暨家叔彬三兄，以余习礼，特以驾车相迓焉。……使叻地渐成衣冠文物之邦，而观察道引之功岂鲜也哉。……惺噩生记。

戊子六月十一日《叻报》云：

中国派驻新嘉坡理事官左子兴都转，莅叻至今，已逾七载。三年前曾奉谕留任以迄去腊，又届三年期满。经中国驻英公使刘芝田大司允……特奏保推升知府并加盐运使衔。

七月初六日载：

新嘉坡领事示为招商开垦事，准办理台湾招垦事宜，张道李府移开……计淡属内山等处。

又载飘零客刘楚楠《画竹七律》。

光绪庚寅十六年（1890），晚霞生田蓄岳称己丑秋八月南游新嘉坡，邂逅惺噩生叶君季允，谈诗沧波浩淼间，雅相契合，临别蒙以长古赠行，冬仲返沪滨次韵却寄，有“银涛如马从空下，枯槎上天海客诧；中有搜奇倜傥人，破荒来说炎洲话”之句。

庚寅正月十九日：

新简出使英、法、义、比等国大臣薛叔耘京卿……搭法公司伊勝华底轮船抵港，即于十六日中午由港动轮，取道西贡来叻，计期二十二日早可抵埠。

正月二十四日载古梅罗炳南《登竹篙山》二律并序：

此山是叻埠王家之山也，距叻二十余里。“独压群山一洞悬，登临欲访大罗天。……”

同日又载：

（薛星使）于廿二日早抵叻，领事左子兴都转率同随员左树楠明府，恭诣码头迎接……旋往胡氏花园游憩。半刻随即回船，于五点钟再由叻启节赴欧……六月中旬可抵伦敦，而刘芝田中丞当即交卸，到粤履新（任广东抚军）。

庚寅闰二月十五日社论《本坡闽籍义冢事》云：

闽籍义地，以恒山亭为最久，即今人呼为旧冢者。……绅商乃共兴善举，鸠资购买施排埔之山地，以为新冢。嗣于十余年前，复经葬满，由是不得不再求新地。于是义绅陈君明水、谢君安祥二人，乃共送武吉智马之吉地一所……计其地之广阔，约及二百余希葛之多。……

光绪十六年庚寅正月十日记香江人数，谓去岁底曾核算港地居民计共有十九万四千八百四十二人之多，其中有西人及他国人共一万〇八百三十二名，其余均属华人。庚寅闰二月十五日刊有《中国战船抵叻情形登录》。又闰二月十九日社论载《观中国巡叻战船有说》，按丁禹廷军门为舰领道者北洋统领。闰二月二十六日刊：

本坡华绅刘金榜、司马元勋吴夔甫、太守丞球罗子珍、司马乃馨胡心存、州别驾荫荣李冠、常侍诏绍仁等，联上颂词，以扬威德。……

戊子六月十一日《叻报·铜鼓逐疫》条：

二月十三日，为祝融生日。岁时报赛，粤人击之以乐神。声喻呟以鞺鞳，色斑驳而陆离……番禺杨大令饬差请鼓于神，舁至狱中，击以驱邪辟疫。……

庚寅三月十四日社论：

据护卫司所报，叻中之妓，计二千零二十一人；槟城之妓，计一千

三百五十六人；甲地之妓，计一百二十三人；过港之妓，计五十五人。……

庚寅四月十二日刊有：

刘芝田大中丞于初十日抵叻，陈金钟观察、吴进卿观察、邱忠波观察、陈秩园通奉、吴淡如都转、吴夔甫太守等进颂词。

四月十三日：

暹王车驾于十二日下午抵叻，即在陈金钟第宅内，暂驻行旌。

又十五日消息：

暹王来叻，乃以万武剌直游船为御舰。查该船大有四百五十三墩……水手共一百二十六名。扈从之轮，一曰不剌打望，一曰武吉丁牙，一曰牙剌里士，一曰押下剌耶急。并有小兵船二艘：一曰西宾罗，一曰高罗尼申……

庚寅五月十一日载叻地义学亟宜创设说：

近阅本坡遂和号梅君炜贤刊有布启，欲劝善人集款，将广肇会馆改为义塾，所言甚为有识。……

按：兹摘录数段以示例。

新加坡古事记跋

1966年夏，余在法京，忽接已故星洲大学校长林大波先生函，以该校中文系首任讲座教授见邀，心许之而未敢遽应也，迟延至1968年8月杪始莅星洲。未赴任前，尝以半载之力，搜罗清季以来史籍有关星洲记录者，辑为一册，以备省览，即本书之初稿也。历年以来，于役东西，橐笔所至，若巴黎国家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南港历史语言研究所，浏览奇书，辄为摘记于椠，排纂诠次，早已成帙，而踵事增益，至再至三，顷始勒成稿本。向在星洲，尝出示德国傅吾康教授（Prof. Wolfgang Franke），承其推许，欣为弁言，日月易得，及今亦将六载矣。涉览既丰，虑多讹失，未敢造次刊布。尝于星大图书馆欲遍检《叻报》，凡数十册，而纸质朽脆，卒卒未能毕事，仅摘录一二，以为附录。至星洲碑刻，曩日已为论次编年，而世人谬称不佞为南中金石之学，导其先路，马前之卒，何敢居其功焉。此书所辑史料，以1911年为限断，民国以前，新加坡早期华文所记事迹，咸具于斯，因题其书曰《新加坡古事记》。自1973年10月远去星洲，虽复把弱翰、赍油素，而车轨远隔，已无可畴咨之人。愧洽见之滋难，虑杀青之无日，燕石琐细，宁足观采？惟虚耗精力，已逾十年，不忍弃掷，聊复构缀成编，以供治海外华人史者之搴择。若云将以广瘠多闻，则吾岂敢。

1976年8月于香港

补 记

本书印成之后，续有新知。有三事须补记者：

（一）唐宣宗大中年间，真如亲王渡唐归国于南海过狮子州，遇虎被害。

真如亲王为平城天皇第三皇子，皈依佛门，法名真如，于清和天皇贞观四年（公元862）渡唐，六年到长安。苏鹗《杜阳杂编》记其弈棋事。关于真如亲王遇虎之记载，日本方面有《三代实录》、《撰集抄》卷二、《弘法大师弟子谱》卷二、《本朝高僧传》卷六十七等书，遇虎地点则有罗越国及狮子州二说。杉本直治郎著《真如亲王传研究》考证颇详。宫崎市定亦撰《真如亲王二题》。据隋大业三年常骏发南海郡航海便风昼夜二旬抵陵伽钵拔多洲，必通过师子石，即新嘉坡地方，以此比定。亲王死去之罗越国即师子州，新加坡义为狮子城，实为其地，故认为亲王遇虎应在马来半岛今新加坡地方（见《学海》第一卷第五号，1944年10月，收入《宫崎市定全集》）。

本条系清水茂教授提供。

（二）新加坡加冷河（Kalang River）峨嶆区 Lavender Street 社公庙（又名五虎祠）义士神主牌位记录。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成在该庙亲作实地调查，所得资料，十分珍贵，全部开列如下：

A 列

1. 明恩义士讳泽远李府君禄位（生于天运戊子年□月初五日巳时，世居广东潮郡澄邑蓬州都乌汀乡）

2. 乐明义士讳领号云侯陈公府君之神位（没有文字）

3. 皇明义士讳连校吴府君神位（世居广东潮郡海邑上埔都彩塘市）

4. 志明义士讳阿贵字紫光吴公府君神位（没有文字）

5. 待明义士讳名教曾府君神位（没有文字）

6. 教铎义士讳美生简府君神位（享寿五十有二岁，终于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亥时）。[乾隆五十九年（1794）生，道光二十五年（1845）卒]

7. 创建功勋讳姚兰瑞才富梅府君神位（打不开）

8. 扶明护卫将军讳阿细谥作宏钟府君神位（钟公阿细生于天运辛酉年，终于戊午年八月初三日，天运辛酉年二月念六甲申日立）〔嘉庆六年（1801）生，咸丰八年（1858）卒〕〔咸丰一年（1861）建立〕

9. 祧基义士号符义曹府君神位（有文字，不能卒读）〔乾隆四十七年（1782）生，道光十一年（1831）卒〕

10. 诛寇义士讳辉郁先锋陈公府君神主位（没有文字）

11. 复明义士谥兰芳号戊芝许府君之神位（打不开）

12. 创建功勋讳号符成才富曹府君神主位（生于嘉庆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亥时，终于咸丰六年八月廿五日子时大吉，天运九年正月廿五日吉日立）〔嘉庆二年（1797）生，咸丰六年（1856）卒〕〔咸丰九年（1859）建立〕

13. 复明义士讳陈来盛府君之神位（没有文字）

14. 祧基义士讳安字庆联麦公府君神位（咸丰九年卒，七十三岁）〔乾隆五十二年（1787）生，咸丰九年（1859）卒〕

15. 待明义士讳壮彝谥宣敏韩府君之神位（生于天运壬午年八月十四日，卒于天运戊辰年二月十八日）〔道光二年（1822）生，同治七年（1868）卒〕

16. 忠烈义士号昆岗陈府君神位（没有文字）

17. 卓立义士、辉亭陈府君神位（没有文字）

18. 神位文字不明（打不开）

19. 神位文字不明（打不开）

B 列

20. 皇明义士谥文炳字自丰赵府君神主位（打不开）

21. 志明义士谥文蔚号贤奕曾府君之神位（住居广东省潮州府海阳县上埔都骊塘乡，生于乾隆壬子年十月初七日申时降诞，终于咸丰癸丑年正月十三日亥时正寝，吉穴葬南夷嘎叻泰山亭虏红毛厝百余步）〔乾隆五十七年（1792）生，咸丰三年（1853）卒〕

22. 诛寇车骑先锋郑六府君神位（没有文字）

23. 卓立义士讳声实谥称宏陈府君之神位（生于天运丁酉年十月廿一日寅时，终于天运甲子年二月廿七日寅时，享寿七十五岁，世居广东潮郡海邑龙溪都）〔乾隆五十六年（1791）生，同治三年（1864）卒〕

24. 皇明义士讳□□敦琠黄府君之神位（打不开）

25. 皇明义士讳应科陈府君神位（生于壬午正月初八日巳时，终于庚午年七月初六日申时，享寿四十有九岁，世居广东潮郡海邑龙溪都茂陇〔龙〕乡二巷内）〔道光二年（1822）生，同治九年（1870）卒〕

26. 皇明义士谥纯睦号馨华讳族昌张府君之神位（没有文字）

27. 皇明义士谥刚毅讳秤长李府君之神位（没有文字）

28. 明赠义士讳钦元黄府君禄位（生于天运丙戌年正月十八日丑时，享寿不明，世居广东潮郡海邑江东都独树乡） 〔道光六年（1826）生，□□□□（18□□）卒〕

29. 皇明义士谥敦毅号习英谥其员先生梁府君神位（没有文字）

30. 明赠义士号亚泰林府君禄位（生于天运癸未年三月廿六日辰时，终于天运辛巳年九月廿一日申时，享寿五十九岁，世居广东潮郡澄邑蓴浦都月埔〔乡〕儒林乡〔里〕）〔道光三年（1823）生，光绪七年（1881）卒〕

31. 皇明义士讳德财陈府君神位（生卒不明，四十二岁，世居广东潮郡澄邑履露湖芦市）

32. 明勤义士号文坞刘府君禄位（终于天运壬申年四月廿四日，享寿六十有九岁，世居潮郡揭邑）〔嘉庆九年（1804）生，同治十一年（1872）卒〕

33. 待明义士讳如璞杨府君神主（没有文字）

34. 候明义士讳乙卯吴府君神位（广东潮郡海邑上埔都彩塘市）

35. 明赐义士讳其然杨府君禄位（没有文字）

C列

36. 候明义士讳卢惜谥殿定陈府君之神位（寿七十九岁，世居广东潮州府海阳县陈里乡〔东浦都〕）

37. 皇明义士讳子炅吴府君之神位（生于天运戊辰年八月十五日未时，终于天运庚申年五月初五日子时，享寿五十有一〔三〕岁，世居广东潮郡饶邑深村）〔嘉庆十三年（1808）生，咸丰十年（1860）卒〕

38. 皇明义士讳永定郭府君神位（没有文字）

39. 皇明义士谥笃志讳万元字连□李府君禄位（没有文字）

40. 皇明义士讳登道张府君神主（没有文字）

41. 明恩义士号学文讳红记陈府君之神位（生于天运癸酉年□月□日，终于天运丙寅年十二月十四日，享寿五十有四岁。世居广东潮郡澄邑蓬州都所内）〔嘉庆十八年（1813）生，同治五年（1866）卒〕

42. 候明义士号上超字宗贤先锋卓府君之禄位（没有文字）

43. 皇明义士讳嘉利陈府君神位（南桂都，辛未年十月二十四日申时）〔1811 年生，1871 年卒?〕

44. 皇明义士讳沛黄府君禄位（生于天运乙酉年九月廿四日，世居广东潮郡海邑上埔都新华桥乡）〔道光五年（1825）生，□□□□（18□□卒）〕

45. 明勋义士讳长茂蔡府君禄位（世居广东潮郡潮阳县达豪埠〔招收都〕）

46. 辅明义士讳意宁李府君禄位（原籍福建台湾府嘉义县向须公潭保五间厝庄人，生于大英 1817 年岁次戊寅正月初八日辰时，天运辛未年三月初五日，即大英 1871 年吉立）〔嘉庆二十二年（1817）生，同治十年（1871）卒〕

47. 辅明义士讳源国苏府君禄位（没有文字）

48. 候明义士讳御胜许府君神主（仙命生于乙亥年十一月初六日亥时，归终于丙子年正月初十日子时。陆府）〔嘉庆二十年（1815）生，同治六年（1867）卒〕

49. 扶明义士讳睦毅讳碧亭、炳绶余府君禄位（没有文字）

50. 候明义士讳乙卯吴府君神位（没有文字）

51. 明赐义士讳其然杨府君禄位（没有文字）

52. 待明义士讳如璞杨府君神主（没有文字）

D 列

53. 祧基义士讳旭进号瑞宗邓府君神主位（生于戊午年五月十九日未时，终于庚申年八月十四日酉时，大吉昌。天运九年正月廿五日建立）〔乾隆三年（1738）生，嘉庆五年（1800）卒〕

54. 明赠义士号大总理讳锡禧阮府君禄位（没有文字）

55. 创建功勋讳阿敬何公之神主（天运辛酉年二月念六甲申日立）〔咸丰十一年（1861）建〕

56. 明赐义士号如玉卢府君神位（打不开）

57. 明勋义士讳勉旺佘府君禄位（世居广东潮郡澄邑蓴浦都月埔乡）

58. 皇明义士讳孝德林府君禄位（没有文字）

59. 明赐义士号国香许府君禄位（天运生于己卯年八月初十日午时，终于癸酉年九月廿六日子时，享寿五十有五岁，世居海邑阁州乡〔登隆都〕）〔嘉庆二十四年（1819）生，同治十二年（1873）卒〕

60. 候明义士讳开顺号贞国陈府君之神主（生于天运癸亥年十一月初一日申时，终于天运丁巳年正月初七日卯时，享寿五十有七岁，世居广东潮郡海邑南桂都东凤乡）〔嘉庆八年（1803）生，咸丰七年（1857）卒〕

61. 拔华义士号锦惜陈府君神位（没有文字）

62. 明赐义士号大进沈府君禄位（世居广东潮郡海邑……）

63. 教铎义士讳头先生号锡盔郭府君禄位（生于天运癸亥七月十三日亥时，终于天运辛未年十二月二十日戌时，享寿六十九岁，世居广东潮郡海邑龙溪都凤廓乡）〔嘉庆八年（1803）生，同治十年（1871）卒〕

64. 皇明义士号天曜王府君神主（没有文字）

65. 皇明义士讳开先杨府君神主（有文字，不能卒读）

66. 皇明义士号诚杆沈府君神主（生于嘉庆□年□月□日□时，终于咸丰辛酉十月初一日申时）〔嘉庆□年（179?）生，咸丰十一年（1861）卒〕

67. 明勋义士号立成刘府君神位（世居广东潮郡海邑……）

68. 皇明义士讳其亭郭府君神位（没有文字）

69. 明恩义士讳景山郑府君禄位（打不开）

70. 恩勋义士讳典生范府君神位（打不开）

E列

71. 皇明义士讳必蟾陈府君神位（没有文字）

72. 候明义士谥睦群号临江讳赠涌佘府君之神位（没有文字）

73. 候明义士讳如坤洪公府君神主（生于癸未年十二月十四日，终于己巳年十二月廿九日，世居于塘山澄邑吴沟桥，葬于太山亭，坐东南向西北）〔道光三年（1823）生，同治八年（1869）卒〕

74. 皇明义士讳起丰陈府君禄位（生于道光乙酉年六月廿九日卯时生，卒

于光绪丁丑年二月初七日未时己）〔道光五年（1825）生，光绪三年（1877）卒〕

75. 明赠义士谥顺喜吴府君禄位（世居广东潮郡海邑上埔都彩唐市……）

田仲教授依据上列记载，加以分析，其说如下：

(1) 年代

首先研讨这些义士的生卒年代。神位内部所写的年号，除了少数用清朝年号之外，差不多都用“天运”年号来表示。间或有只用干支文字的。可见他们尽量避忌清朝年号。“天运”这一种年号是清代天地会会党创造而使用的。例如，广东海康县天地会会党林添申嘉庆六年结拜时，在表文后，书明“天运辛酉”字样。江西信豊县三点会会党，道光八年，符书札付尾有“周四年”等字，注明“顺天、天运年号”。如此可见，“天运”是天地会会党最爱用的特别年号。上列神主差不多都用“天运”年号，以足以证明他们属于天地会会党反清复明之党徒。神位里记有生卒年的，一共有二十七人。依据生年前后排列如后（表一）。

据后表所列生卒年，生于1790年以前的年长者（表一中1至8），除了表一中4陈声实之外，都用清朝年号，而没有用过“天运”。其中一人只用干支（表一中1）。但有两位，虽然生卒年没有用“天运”，但建立神主年代却用“天运”（表一中1和8）。由此观之，这一代年长的领袖们，不一定有“反清复明”倾向。只是他们死去以后，后人把天运年号用在于建立年号而已。他们本身似乎并不是反清人士。他们的神位称号也是以“祧基”、“卓立”、“创建功勋”、“教铎”等等表示创基者的意义为主的。只有两件表示“志明”、“皇明”等“复明”意谓。尤其是没于嘉庆元年的邓旭进以及陈育崧先生看作曹亚珠的曹符义，他们两人在世之年，是否标榜反清态度，就是可以置疑的。

相反的，比上述长老领袖小十岁至三十岁的年青一代的十九个人（表一中9至27），除了表一中14、16、20、23四名之外，都用“天运”来表示生卒年。这一类的人差不多都是1860年以后亡故的。咸丰初年（1851）年前后，他们大多都很年轻，处于二十岁至三十岁上下。道光咸丰间，闽粤地区天地会系反清起义非常活跃，这些年轻义士们大概受到天地会的影响而投入于起义活动。他们的神主牌上，都刻写着“明”字，可以推想他们一生抱怀着“反清复明”大志，至死不渝。他们之中，享寿最晚的是林亚泰（表一中23），他活到1881年，大概一直从事反清活动。

表一　五虎祠神位生卒年分布表〔姓名后附前出号码，＊表示笔者所推定〕

	称号	姓名	籍贯	生年	卒年	备考
1	桃基义士	邓旭进 53		戊午年（1738 年）	庚申年（1800 年）	天运九年（1861 年）立
2	桃基义士	曹符义 9		＊乾隆壬寅（1782 年）	＊道光庚寅（1831 年）	＊据陈育崧论文
3	桃基义士	参　安 14		＊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	＊咸丰九年（1859 年）	＊生年推定（七十三岁）
4	卓立义士	陈声实 23	潮州海阳县龙溪都	＊天运丁酉（1791 年）	天运甲子（1864 年）	
5	志明义士	曾文蔚 21		乾隆壬子（1792 年）	咸丰癸丑（1853 年）	葬于泰山亭
6	皇明义士	沈□□66		嘉庆□□（179？年）	咸丰辛酉（1861 年）	
7	教铎义士	简美生 6		＊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	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	＊生年推定
8	创建功勋	曹符成 12		嘉庆二年（1797 年）	咸丰六年（1856 年）	＊天运九年立
9	扶明护卫将军	钟阿细 8		天运辛酉（1801 年）	戊午（1858 年）	天运辛酉年立
10	教铎义士	郭□□（锡盔）63	潮州海阳县龙溪都凤廓乡	天运癸亥（1803 年）	天运辛未（1871 年）	享年六十九岁
11	候明义士	陈开顺 60	潮州海阳县南桂都东凤乡	天运癸亥（1803 年）	天运丁巳（1857 年）	享年五十七岁
12	明勤义士	刘□□（文坞）32	潮州揭阳县	＊（1804 年）	天运壬申（1872 年）	＊推定享年六十九岁
13	皇明义士	吴子炅 37	潮州饶平县深村	天运戊辰（1808 年）	天运庚申（1860 年）	享年五十一岁
14	皇明义士	陈嘉利 43	潮州海阳县南桂都	＊辛未（1811 年）	辛未年（1871 年）	＊推定
15	明恩义士	陈红记 41	潮州澄海县蓬州都	天运癸酉（1813 年）	天运丙寅（1866 年）	享年五十四岁
16	候明义士	许御胜 48	惠州陆丰县	＊（1815 年）	乙亥（1867 年）	＊推定
17	辅明义士	李意宁 46	台湾嘉义县向须公潭保	大英（1817 年）	？	天运辛未（1871 年）立

续前表

	称号	姓名	籍贯	生年	卒年	备考
18	明赐义士	许□□（国香）59	潮州海阳县阁州都	天运己卯（1819年）	天运癸酉（1873年）	享寿五十五岁
19	待明义士	韩壮彝 15		天运壬午（1822年）	天运戊辰（1868年）	
20	皇明义士	陈应科 25	潮州海阳县龙溪都茂龙乡	壬午（1822年）	*（1870年）	*推定享年四十九岁
21	候明义士	洪如坤 73	潮州澄海县塘山吴沟桥	癸未（1823年）	己巳（1869年）	葬于太山亭
22	明赠义士	林□□（亚泰）30	潮州澄海县蓴浦都儒林乡	天运癸未（1823年）	天运辛巳（1881年）	
23	皇明义士	陈起丰 74		道光乙酉（1825年）	光绪丁丑（1877年）	
24	明赠义士	黄饮元 28	潮州海阳县江东都独树乡	天运丙戌（1826年）	?	享寿不明
25	皇明义士	黄　沛 44	潮州海阳系上埔都新华桥乡	天运乙酉（1825年）	?	
26	明恩义士	李泽远 1	潮州澄海县蓬州都乌汀乡	天运戊子（1828年）	?	
27	创建功勋	何阿敬 55				天运辛酉（1861年）立

（2）籍贯

接着，将分析义士的籍贯。据陈育崧先生所论，义士们很可能多为曹亚珠手下的曹氏族人或他的同乡人（台山县人或四邑人）。但是，从上表来看，除了曹符义、曹符成之外，找不到曹姓之人或四邑之人。在可以知道籍贯的二十五名之中，潮州系人士达二十三名之多。所以这些反清复明义士，可以说是潮州系会党集团。这一事实是前人所未提及的。为了证明这一点，特将由神主文字可知籍贯的义士，全部排列如下（表二）：

表二　五虎祠义士籍贯分布表〔姓名后附前出号码〕

	府	县	都	乡	里	姓名	称号	生卒年
1	潮州府	海阳县	上埔都	骊塘乡		曾文蔚 21	志明义士	1792—1853
2	潮州府	海阳县	上埔都	新华桥乡		黄　沛 44	皇明义士	1825—?
3	潮州府	海阳县	上埔都	彩塘市		吴连校 3	皇明义士	? —?
4	潮州府	海阳县	上埔都	彩塘市		吴乙卯 34	候明义士	? —?
5	潮州府	海阳县	龙溪都	?		陈声实 23	卓立义士	1791—1864
6	潮州府	海阳县	龙溪都	凤廓乡		郭锡盔 63	教铎义士	1803—1871
7	潮州府	海阳县	龙溪都	茂龙乡	二巷	陈应科 25	皇明义士	1822—1870
8	潮州府	海阳县	南桂都	东凤乡		陈开顺 60	候明义士	1803—1857
9	潮州府	海阳县	南桂都	?		陈嘉利 43	皇明义士	1811—1871?
10	潮州府	海阳县	江东都	独树乡		黄钦元 28	明赠义士	1826—?
11	潮州府	海阳县	东浦都	陈里乡		陈卢惜 36	候明义士	? —?
12	潮州府	海阳县	登隆都	阁州乡		许国香 59	明赐义士	1819—1873
13	潮州府	海阳县	?	?		沈大进 62	明赐义士	? —?
14	潮州府	海阳县	?	?		刘立成 67	明勋义士	? —?
15	潮州府	澄海县	蓬州都	?		陈红记 41	明恩义士	1813—1866
16	潮州府	澄海县	蓬州都	乌汀乡		李泽远 1	明恩义士	1828—?
17	潮州府	澄海县	蓴浦都	月埔乡	儒林里	林亚泰 30	明赠义士	1823—1881
18	潮州府	澄海县	蓴浦都	月埔乡	儒林里	佘勉旺 57	明勋义士	? —?
19	潮州府	澄海县	?	?	塘山吴沟桥	洪如坤 73	候明义士	1823—1869
20	潮州府	澄海县	?		履露湖芦市	陈德财 31	皇明义士	? —?
21	潮州府	潮阳县	招收都	达豪埠	?	蔡长茂 45	明勋义士	? —?
22	潮州府	揭阳县	?	?		刘文坞 32	明勤义士	1804—1872

续前表

	府	县	都	乡	里	姓名	称号	生卒年
23	潮州府	饶平县	?	?	深村	吴子炅 37	皇明义士	1808—1860
24	惠州府	陆丰县	?	?	?	许御胜 48	候明义士	1815—1867
25	台湾府	嘉义县	?	向须公潭保	五间厝庄	李意宁 46	辅明义士	1817—?

据表二来看，二十三名潮籍人士之中，海阳县（潮安县）人十四名，澄海县人六名，其他潮阳、揭阳、饶平县人各一名。如此可见，这一集团主要是以潮安、澄海两县人组成的。

他们家乡集中在潮安南部、汕头以北的地区。就是说，由潮安县城到汕头市一贯通道的韩江下游沿江地区，是市镇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住在这一地区的人有很多机会跟外面社会交流，出外到厦门或南洋皆方便。他们趁着地利，容易作些反清活动，而且容易出外求援。因此，这一带（韩江三角洲）的潮籍义士大概是有一些条件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以上录自田仲论文）

田仲氏考证咸丰年间海阳有吴忠恕之变，忠恕为彩塘市人，五虎祠义士其中有吴连校、吴乙卯二人与忠恕同籍同姓，可能即忠恕之徒党，故疑五虎祠义士，应是道咸年间亡命来星之潮帮会党人士。详见所著《新加坡“五虎祠”义士考 —— 潮州天地会会党与新加坡义兴公司的关系》，文载《庆祝饶宗颐教授七十五岁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3）。

（三）朱杰勤著《新加坡风土记的作者李钟珏》节录其文如下：

李钟珏，清咸丰三年（1853）癸丑十二月十六日生于上海宝山县高桥镇，民国十六年（1927）丁卯十二月十三日卒于江苏省昆山县。原名安，字平书，三十岁改名钟珏，号瑟斋，六十岁，自号且顽。

钟珏生于小康之家，祖父芗（香）琳，习医，年未三十卒。父少琳亦精研医学，颇有时名，是一个廪生（秀才），工于书画，其事迹略载宝山县新旧志书。钟珏的岳父赵少耕，家世业医。尤精于外科，与李氏有中表之亲。钟珏既有家学渊源，亦善于医学。

钟珏九岁时，值太平天国起义，全家在清军与太平军在上海交战的时候，不免颠沛流离，但终于合家平安。他十二岁，从师学习经典和制艺（八股文），十五至十六岁，因家贫弃读习商，后因病回家，病愈后，又再读书。十

七岁，应院试入县庠第十九名，为县学生。他于是一方面授徒，一方面参加书院月课，即由院长出诗文题应征考试，入选的获膏义费（奖学金）来补助生活。此外，还与同学友朋结社论文，互相切磋，诗文大有进步。二十二岁，由龙门书院学生李伯埙介绍晋谒山长（院长）兴化刘融斋先生，得补缺住院，为肄业生。刘融斋名熙载（1813—1881），道光二十四年（公元 1844）进士，官至广东提学使，晚年在上海龙门书院主讲。刘氏以治经为主，著述颇富。《艺概》是他论文谈艺的代表作。钟珏在他指导下，更留意古诗文辞。二十四岁赴北京应壮闱试，寓崇文门内苏州胡同三元寺，因与同文馆算学助教席翰伯、肄业生左子兴（秉隆）和汪药阶（凤池）、汪芝房（凤藻）二兄弟相识，情投意合，并与上述四人及同来的翟鼎卿结金兰谊。同文馆教授西学，左子兴和汪氏兄弟均为同文馆的高材生，钟珏的学术方向不能不受他们的影响。关于左氏和汪氏事迹，拙作《左秉隆与曾纪泽》一文（已收入拙作《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稍有提及。

光绪三年（公元 1877），当代经师俞樾（荫甫）主讲于诂经精舍，月试经解一篇。钟珏加入弟子之列。同年，赴郡应岁试（经学和古文），取列正取第五名，王场一等第二名。补廪生缺，俗称“秀才”。从此以后，他不理举业，专求经世之学。他首先研究地理学。对于中国地理沿革方面，就阅读顾亭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书；研究外国地理，就潜心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徐继畬的《瀛环志略》诸书。并经常与葛子源、姚文楠及张经甫三友讲求中外地理和掌故之学。葛子源有《拟续海国图志说》一文，可见他对于外国史地及中外关系颇有研究。张经甫是上海松江最有学问的人，知名之士。姚文楠留心时务，《江左校士录》收入他的《江防海防策》，钟珏同时亦有一篇入选。可见他们早有密切关系。

钟珏既识时务，留心国事，三十一岁时，他就任字林沪报馆副主笔，日著时事论文一篇，使他不能不追求更多的中外关系的知识。光绪十年（公元 1884），新学使瑞安黄漱兰（体芳）侍郎抵任，出题观风。钟珏呈上所拟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表一篇，合意，置前列。自汉以来，文人学士，用诗文的形式，借古人之口，代古人立言，发挥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并练磨自己的文笔，故有拟作。曾纪泽有《拟扬子云解嘲》、《拟太常博士答刘歆书》、《拟陆士衡吊魏武帝文》及《拟陈伯之答邱迟书》（均见《曾纪泽遗集》）。可见，“拟作”是历来书生习作的文体，试场中亦有出现这种题目的。钟珏所拟之题目是根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

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之事。按延熹九年（公元166）为汉桓帝刘志在位期间，当时罗马皇帝就是安敦（M. Aurelius Antoninus），在位期间由公元161年至180年。中外关系史专家认为大秦国就是罗马帝国，但这次来华使节是安敦派遣抑或西方来华的商人冒充，还是一个难以核实的问题。这个使者自日南（日南郡，汉置，地当今越南中部）边界而来，赠送的东西如象牙、犀角、玳瑁，都是东南亚的产物。所以《后汉书·西域传》又说：“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钟珏这篇拟作，内容有所根据，而且写得很好。兹录如下：

海西国臣安敦稽首顿首，谨奉表大汉皇帝陛下：臣闻百川有朝宗之势，四裔有享王之义。臣僻处西海，立国数百年矣，侧闻大汉德应炎火，祥征卯金，除暴秦之苛政，启天下之文明。臣先世数思修贡，辄闻龙堆葱岭之险，身热头痛之厄。又自高皇帝六年（公元前201），臣国有迦大其（Carthage）之役，越百余年，兵甲未顿，道路多阻，是以贡献缺如。（谨案：迦大其之役指罗马与迦大其（合译迦太基）争夺西西里岛（Sicily）而引起的战争。即布匿战争。迦大其本为腓尼基人Phoenicians的殖民地。Phoenician拉丁文作Poeni，而布匿Punicus又是溯源于Poeni一字的形容词。布匿战争共有三次，第一次由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241年；第二次由公元前218年到公元前201年；第三次由公元前149年到公元前146年。以迦大其毁灭告终。确有“越百余年”。但战争开始的年份不是如作者所说，“自高皇帝六年”吧。）考成皇帝建始三年（公元前30），臣先王奥古士都（Augustus，公元前63—公元14）始销兵罢战，亲闭“仍纳”庙门。（谨案：布匿战争结束在公元前146年，此处误为公元前30年。不过拟作是一篇文艺作品而不是历史考证文章。而且在试场仓促执笔，记忆可能误。年代对照有所出入，不足为怪。至于文中“亲闭仍纳庙门”这一典故，我读之不得其解。后检阅了几本僻书，才知道仍纳（Janus）是一个希腊神，专司一切起源和结局、开放和关闭。神庙在罗马公所附近，庙有两面，和平时期关闭，战争时期开放。在罗马史上此庙只关闭过三次。今说“亲闭仍纳庙门”，就是表示息兵和平了。钟珏能用此僻典，可见熟于西史，博闻强记，而清末世界史的研究水平亦不容忽视。）其时世值隆平，非不思遣一介以通于汉，而臣国东境安息人（今伊朗人）辄遮隔不得达。往者孝和皇帝永元九年（公元97）闻西域都

护遣掾来通臣国，又止于安息人之诞说。

臣之嗣位，在孝顺皇帝永和二年（公元137）。（谨案：罗马有两个称安敦的皇帝。即前后相承的 Antoninus Pius，公元 138—161 和 M. Aurelius Antoninus，公元 161—180。如果根据《后汉书》，桓帝延熹九年遣使中国的大秦王安敦，就是后者。如果根据本文作者所说，在孝顺皇帝永和二年嗣位的安敦，反而又是前者。这可能是作者误记年代，或因同名而致误。）臣数闻孝武皇帝时通西域三十六国，又南建珠崖七郡。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又闻天子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虏、海中砀极、漫行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诚盛举也。

臣在位三十余载，未尝一日忘汉，徒以东阻安息，北为匈奴别部所隔，计可以通汉者惟南路耳。然从陆路则天竺以西仍属安息国境。且自天竺至日南中部历数十番部，使币往来，安知无遮隔如安息者。故臣谨遣陪臣某泛西海至南海以达于日南徼外，敬献象牙犀角玳瑁各数事，庶少慰下邦积年之悃忱。幸大国鉴其诚而纳之。谨拜表以闻。

《拟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表》虽然是一篇数百字的文章，但作者能够完全掌握《汉书·西域传》及《后汉书·西域传》全部资料，并具有罗马史的基本知识，下笔就能片言居要，淋漓尽致。在一百多年前，中西交通史研究尚未在国内开展的时候，尤为难得，钟珏不愧为前驱者之一。钟珏还撰有《拟官军进抵宣光谕安南檄》，亦应古学（经、史、诗、文）考试而作。虽纸上谈兵，无裨实际，但审度形势，为越南上下出谋划策，与中国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法国侵略者，辞气凛然，流露出钟珏支援友邦、反对侵略的思想。此文亦载《江圣校士录》，此书本有六册，木刻本，流传极少。“文化大革命”中，藏书散失殆尽。今只存一本，即第六册杂著。其余五册可能还有钟珏的作品，已经无从查考。

钟珏三十三岁时，赴南京应考，获优贡第五名。优贡在科名中相当于举人，但这次江苏全省的举人名额有百名以外，而优贡名额只有六名。其难度高于考取举人。凡新取优技贡均须赴京考试。翌年钟珏应太和殿考试、写作

俱合格，榜发列正取第十名，引见以知县用。正如钟珏自称："从此脚靴手版，无复玉堂金马之梦矣。"

钟珏交游甚广，胜侣如云，结拜（亦称结金兰谊）的兄弟很多，左秉隆（子兴）是其中之一，相互称谱兄弟。左秉隆（1850—1942），广州人，毕生从事外交工作。他十五岁就入广州同文馆学习英语及地理、数学。十八岁到十九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其进京考试，奏保他为翻译生员并充翻译官，准其一体乡试，仍咨回粤在同文馆肄业兼充将军衙门翻译官，三年后又由广东省宪送到北京同文馆深造。二十七岁时充任北京同文馆英文兼数学副教习。二十九岁，总理衙门奏保都察院都事，加五品衔。曾纪泽任出使英法大臣，派充驻英使署翻译官。三十岁，他由曾纪泽的力荐，派充新加坡正领事官，换四品衔。在任九年辞职。由于工作需要，他五十八岁，复任驻新加坡兼辖海门等处总领事官。六十一岁就告老辞职。秉隆前后迭任新加坡领事官，都由曾纪泽一手提拔。纪泽是秉隆的老上司，对于秉隆极为了解和器重。秉隆当出发任领事时，纪泽写了两首诗送行。录其一首《送左子兴之官新加坡领事》：

花萼初春日未中，左郎天矫气成虹。藏身人海鸡群鹤，展足天衢风勒骢。涵养生机宜守朴，指挥能事莫矜功。旅亭无物装行箧，赠汝箴言备药笼。

左秉隆著《勤勉堂诗钞》中有《次韵留别曾劼刚通侯》一首，即和上面的诗。

萧萧风雨卧庐中，只有精诚贯白虹。讵意南山藏雾豹，却来西域逐云骢。酬知不易姑言志，寡过犹难况论功。一字千金仁者赠，书绅仍合碧纱笼。

曾左二人交情之厚，于上述二诗可见一斑。所以曾氏死后，左秉隆有"茫茫四海谁知己"之叹。

我们说到左秉隆，不能不提到曾纪泽，正如评述《新加坡风土记》作者李钟珏，不能不涉及当时新加坡领事左秉隆一样。钟珏通过朝考以知县用，在未受职前，他就赴新加坡访他的谱兄左秉隆，二人相见甚欢，谈论不休，在坡两月，写成《新加坡风土记》一卷，后由其谱弟江建霞收入《灵鹣阁丛

书》中出版。钟珏这次南行有两大收获：第一，通过调查研究，撰成《新加坡风土记》一书，开创研究新加坡的风气，对于东南亚和华侨史研究有推动作用。第二，正如他自己所说："一岁之中，南北万余里，寻旧盟，敦夙好，十年之思，一旦尽慰。"又享受良朋相见之乐，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满足。

《新加坡风土记》有一最大的优点，就是如实地反映当时当地华侨社会及殖民政府剥削和压迫华侨的情况，对于"苦力贸易"或"猪仔贸易"言之尤详。例如关于华侨从事农业和商业：

> 叻地（新加坡）商务以胡椒、甘蜜为大宗，岁必售销数千万元，然皆出自他岛，叻盖聚货不产货者也。……
>
> 甘蜜树高与人齐，其叶长三寸，两端锐，中宽寸余，采而捣之，其浆成蜜，甘与蜂蜜相埒。欧洲各药中多用之，销行甚广。与胡椒二项同一公局，主其事者，由华商公举，经柔佛国王谕充。……
>
> 自柔佛以上，各国港口繁多，俱产椒蜜。华人之散处各港者实数十万，大都占地为园，雇工种树。名曰园主，每一港推园之最大者为港主。叻中富商设号各港，以收椒蜜，如中国花、米、丝、茶等项坐庄者然。潮商多业椒蜜，闽商以各项海货及往来各埠之轮船为宗，资本俱巨，他商不能及。……
>
> 叻中华人最多亦最富，有拥资称千万者，有数百万者，若十万八万之户，但云小康，不足齿于富人也。……

当地老华侨还能保存中国文化和风俗习惯，向往祖国，敬重桑梓，不愿人英籍。例如说：

> 年来赈捐防捐，富商乐输巨款，核奖得虚衔封典者比比。其门前牓大夫第、中宪第、朝议第，一如内地。至顶戴冠服，则惟岁首及婚嫁用之。……闽人发辫俱用红线为绺，虽老不改，亦其风俗使然。故见红辫者，望而知为漳、泉二府人也。……
>
> 在坡生长之华人，一经报册，即隶英籍，其质性良者恒讳而不言。……
>
> 闽广士子在叻授徒者颇不乏人。叻中子弟读书回籍考试者亦不少。然叻地无书，又无师友切磋琢磨。大都专务制艺，而所习又非上中乘文

字。近年领事官倡立文位，制艺外兼课策论，稍稍有文风矣。……

钟珏是南方人，对于“苦力贸易”，耳闻目睹，他在新加坡流寓期间，曾作过调查研究，有所揭发。他说：

闽广沿海人民，至南洋各岛谋生，虽已日久，然皆贸易之商贾，或以负贩营生，一廛受处，即佣工之辈，往时航海而来，亦多有依托。二十年来，西人开垦招工，佣值顿增。于是贩卖人口出洋者，名曰卖猪仔。设馆于澳门，公然买卖。沿海人民，或被骗，或被劫，一入番舶，如载豚豕。西人以卖者贱视之，即亦虐役之。其惨有不可言者。迭经查禁，一时稍戢，日久纲疏，此风渐长。近来厦门、香港，每一轮船开行，搭客多至千人，少至四五百，其中自愿出洋者固多，被拐者当亦不少。去岁竟有拐同母兄及从兄来坡者。经粤省大宪访闻行查递籍，其由领事就地访确超拔遣回者，近岁较多。……

华人来南洋佣工者，抵坡先投客馆。客馆者，奸商所设，即猪仔馆也。客或自备舟资稍有旅费者，不敢虐视。若迫于生计，仓促出洋，身无长物，一投客馆，则此身非己有矣。固不必被拐而来始落陷阱也。在叻华官绅屡欲清其源，而为英官所持，卒不得行。……

苦力贸易的罪恶勾当，人尽知晓，但无法禁绝。一则中国当局怕得罪洋人，不敢阻挠；二则殖民地当局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起见，只有牺牲华人，甚至共同作恶，坐地分肥。正如钟珏指出：“为英官所持，卒不得行。”

同时亦有中国妇女被拐卖到东南亚各地，称为“猪花”。钟珏又说：

牛车水一带，妓馆栉比。闻注籍于护卫司之妓女，共有三千数百人，而此外之私娼女伶，尚不计其数。皆广州府人，或自幼卖出洋，或在坡生长者。

频年香港贩幼女来坡，卖入妓院者踵相接。领事悯之，率同华绅言于英总督，允下护卫司议章保护，设保良局，以时查察。于是此风少息。

左秉隆身为新加坡领事，对于禁止贩卖人口出洋曾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李钟珏有《禁猪仔议》一文详载其事：

> 前年中国驻坡领事官设法议禁。英员不允。后经移请潮惠嘉道出示查禁，以为清源之策，而示悬旬日，卒为驻粤英领事断斯于大府，檄令收回。于是拐贩之徒，知中国禁令不行，益复肆行无忌。（此段资料见友人陈育崧先生《左子兴领事对新加坡华侨的贡献》一文。）

英国政府本来不希望中国直接委任能员任新加坡领事的，但因国际法有互派领事的规定，而且各国驻坡领事除中国外共有十六个，就不能不接受中国派驻领事之举。但又要求中国把拟派的领事名字送交英国政府征求意见，这对中国主权有不尊重之处。中国委派驻新加坡领事始于 1877 年（光绪三年）十月五日，同年殖民地政府设置华民护卫司。第一任护卫司毕麒麟（W. A. Pickering）于六月一日视事。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殖民主义者对付中国在新加坡设领事的一种紧急措施。中国设领事，殖民政府早已知道，于是在中国领事未到任前，赶快成立一个管理华侨的机构，来夺取中国领事之权。钟珏在《新加坡风土记》中慨乎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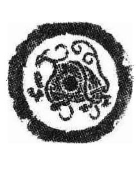
> 护卫司专管华人一切事，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
>
> 泰西各国，凡属通商埠头，他国领事不预听断之权。乃洋人在中国不然。如上海租界所设公廨，华洋会审，已非西例。西官又好事权，必欲华官仰其鼻息。志士愤焉。驻叻各国领事概从西例，不预审断。而华又生聚既繁，事端日出，亦有领事可办之件，皆为护卫司侵夺，动多掣肘，故给发船牌外，惟劝兴义学，宣讲圣谕，开文会以行教化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左秉隆虽有宏大的抱负和才干，但有职无权，不能实现他改善侨胞生活的计划，只有振兴文教，传授知识，培养华侨热爱祖国的思想。于是提倡设立书院和义塾，设立文会（如会贤社）和学会（如英语雄辩会），均收到很好的效果。

钟珏《新加坡风土记》一书，所记都是耳闻目睹的事，观察入微，叙事翔实，大有参考价值。此书有《灵鹣阁丛书》本，商务印书馆据以排印，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东南亚史地学家故友许云樵先生曾把木刻本复制，稍

加注释，附上一序，由新加坡南洋书局出版。许序有云："钟珏始末不详，惟知其与新加坡首任领事左秉隆子兴有通谱之谊。"我特写此文加以补充介绍，以弥其憾，并请读者指正。（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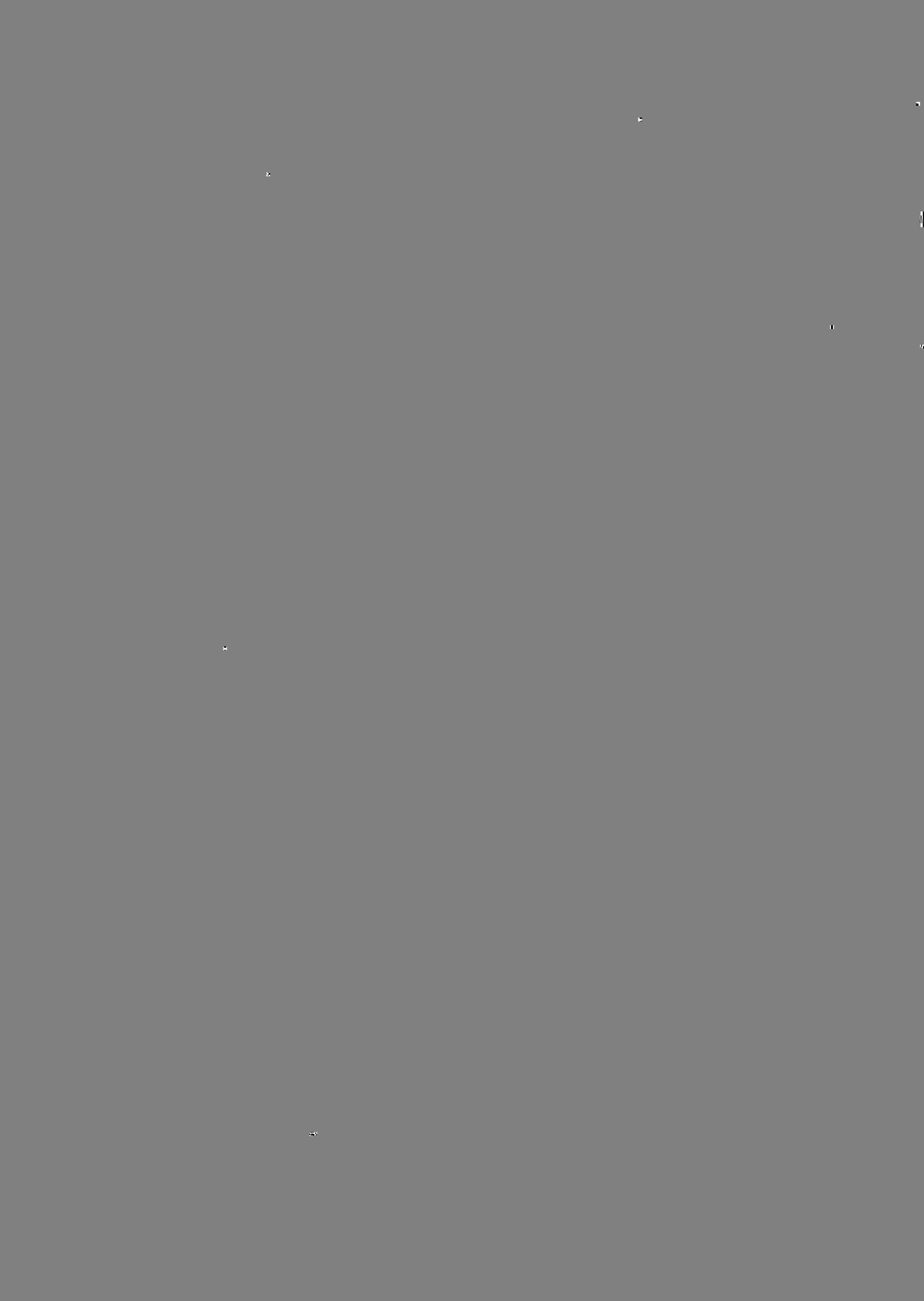
文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编《东南亚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



星马华文碑刻系年

卷七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外关系史



目　录

引　言 …… 587

碑　文 …… 599

附录一　碑目 …… 666

附录二　钟、炉目 …… 673

附录三　匾额纪要 …… 675



引　言

有可据之史料，而后有翔实之史书。碑刻者，史料之最足征信者也。碑之为体，所以昭纪鸿懿，镌诸贞珉，小则封墓著姓，大则勒石赞勋。自东汉以来，碑碣云起（《文心雕龙·诔碑》篇），流风所被，广及域外。东南亚地区，华裔足迹殆遍。朱明而降，闽广之士，鼓棹扬帆，接踵以至，或列肆为蕃舶长[①]，或被命为甲必丹。[②] 显赫者每立冢树碑，吧城之苏鸣岗，其尤著者也。[③] 麻六甲之甲必丹，肇自明季郑芳扬，至李为经辈，多泐碑颂德，至今墓石俱存。风烈流播，亦考史者所必取资矣。[④]

---

① 见《明史·外国传·三佛齐》，称（张琏）"列肆为番舶长"。

② 清王大海《海岛逸志》："华人自明宣德时，王三保郑和等下西洋，采买宝物，至今通商……连衢设肆……富商大贾，获利无穷。因而纳贿和兰，其推举有甲必丹大、雷珍、武直迷、朱葛礁诸名目，俱通称甲必丹。"（《舟车所至》本）清时称官吏曰老爹，故甲必丹后裔受封，或呼曰老爹。林介伦《丁加奴华人垦殖史话》云："丁州首任甲必丹是高玉成，高氏死后，由其子得利继任。之后受封甲必丹勋衔者有刘建治、黄德修二氏。受封'老爹'是高玉成之后裔高瑞龄。老爹似乎等于太平局绅。"（《南洋文摘》四卷二期）

③ 苏氏名见《开吧历代史记》称"苏明公"。1929年，发见其墓，有碑文云："明同邑甲必丹苏鸣岗墓，时崇祯甲申岁孟夏月，奉祀男承娘锡娘立。"（《南洋学报》一卷第二期）

④ 马六甲之甲必丹，张礼千撰《马六甲史》略有采摭。叶华芬著 *Historical Guide of Malacca*（1936），又载入《新加坡中国学会年刊》（1959）。黄存桑撰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1994（张清江华文译本，1965），及 V. Purcell：*The Chinese in Malaya*，皆利用马六甲资料。日比野丈夫作《马六甲华人甲必丹之系谱》，实地调查，较为详尽（《东南亚细亚研究》六卷，四号，1969）。

新嘉坡河口，旧有残石，其文字不可详考。[1] 而华文墓碑，据南海颜斯综《南洋蠡测》云：

（万里石）塘之西为白石口，附近有一埠，四面皆山，一峡通进平原旷野，颇有土人，并无酋长，产胡椒沙藤。有唐人坟墓，碑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或云此暹罗极东边境，十余年前英吉利据此岛，名之曰星忌利坡，招募开垦，近闻已聚唐人杂番数万。

此段魏源《海国图志》亦转录之。英人来星，在清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公元 1819）。文云"十余年前"，知《蠡测》一书，约成于道光十年左右（约公元 1830）。梁任公据此谓，华人南边，始于六朝[2]，顾颜氏所谓梁，究指萧梁抑五代后梁，无法得知。惟其确指咸淳，则有可得而言者。印度南部 Nagapattinam 有咸淳三年（1267）佛塔碑[3]，九龙南佛堂门，有咸淳十年（公元 1274）刻石。[4] 谓古之单马锡，有咸淳墓碑，非不可能之事也。南海各地，自宋初即与闽粤海运交通频数，试举二事证之。

王禹称《小畜集》卷一四《记孝》：

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有父子同载至福州而丧其父者，其子擗踊……庐于墓侧三年。徒跣，既终丧，行有日矣；又绕坟号慕，几绝者数四。然后登舟而去。……进士池文质，闽人也，目睹其事，为予说云。[5]

《宋史》卷四八九《三佛齐传》：

---

① 张礼千《马六甲史》及 M. W. F. Tweedie：*Prehistoric Malaya* 并谓为满者伯夷遗物。参 P. Wheatley：*Malay Peninsula in Ancient Times*，p. 106 及阿难《关于新加坡河口古碑的故事》二文（《南洋文摘》八卷，264、408 页）。

② 见梁启超《世界史上广东之地位》，可参和田久德《东南亚细亚初期之华侨社会》，《东洋学报》八四卷一号，89 页。

③ 见《马可·波罗游记》及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校注》"土塔"条，1963 年，余曾亲历其地，又可参 T. N. Ramachandran："The Nagapattinam and other Buddhist Bronzes in the Madras Museum"（*Bulletin of the Madras Government Museum*，vol. VII，no. 1，1954，Madras）。

④ 详拙作《九龙与宋季史料》。南佛堂门为东莞到南洋必经之地。《郑和航海图》："佛堂门在官富寨、大奚山之南。"

⑤ 王禹称由五代北周入宋，《小畜集》前有宋咸三年自序。

太平兴国五年（980），潮州言：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船舶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药悉送广州。

此为北宋开国之初，占城三佛齐与福州及潮州贸易交往之事实。John Crawford记其1822年（道光二年）考察古代新嘉坡遗址，谓该地有汉人及中国铜钱（brass coins）发现，属于10至11世纪之宋代，有Ching-Chung（967，即真宗）、Jin-Chung（1067，即仁宗）、Shin-Chung（1085，即神宗）诸年号。[①] 今细审真宗诸译语，实近闽潮方音，可推知J. Crawford所言，1822年新嘉坡之汉人，不少必为福潮属人。既有北宋钱币出土，则谓有宋季咸淳墓碑，殆属可信，惜乎湮没无存。

明代马来亚与中国交往，以满剌加（马六甲）最为密切。永乐初，内官尹庆赍诏往满剌加柯枝等国。永乐三年（公元1405），事毕，自古里经满剌加返国。是年十月，成祖赐满剌加《镇国山碑铭》。《罪惟录》（卷五）及《殊域周咨录》（卷八）云："御制碑文拟就时，成祖以蹇义善书，手授金龙文笺，命书诏文。"七年（公元1409）郑和莅满剌加。《星槎胜览》称："郑和等赍捧诏敕，赐以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为满剌加国。"成祖此碑，未知当时有无上石，其文俱载《明实录》（卷三八）。郑和则今马六甲遗迹甚多，有三宝井，且有郑和像存博物馆中。

成化间，琼州人林荣出使满剌加，归途溺死。[②] 是时华人流居海外者已日众，其至马六甲、暹罗者，亦多见于记载，试举数例：

（1）《闽都记》："明永乐时，福州商人赴麻喇国（即马六甲）者，有姓阮、芮、朴、樊、郝等，娶番妇生子，率之返国，改姓为远飘哮盆裔等。"[③]

（2）《明实录》（成化）卷九七："福建龙溪民丘弘敏，与其党泛海通蕃，至满剌加及各国贸易，复至暹罗国。"

---

① 见 *Description of the Ruins of Ancient Singapore*, London, 1958。原文又转录于Paul Wheatley：*The Golden Khersonese*, p. 120附录五。此处庙号、纪年疑有误。

② 张奕善《明代中国与马来亚的关系》35页，《明实录》二百十七：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遣礼部给事中林荣满剌加充正使。丘濬《文庄公集》卷三有"送林黄使满剌加序"，荣为琼州人。

③ 刘强《福州与南洋关系之点滴》（《南洋学报》二卷一，108页），费信随郑和出使，《星槎胜览》满剌加条，记男女中有"唐人种"。

(3) 成化时，汀州谢文彬，因贩盐下海，为风飘至暹罗，官至坤岳(慎懋赏《海国广记》暹罗条)。

(4) 葡萄牙人 (Gaspar da Cruz) 之 1556 年 (嘉靖三十五年)《中国旅行记》云："任何中国人不许出海至国外贸易；其出国外者不再归中国矣。此等出国者，一部分住于满剌加，一部分住于暹罗或大泥，亦多散布于南洋各地。"①

是时正厉行海禁，至外洋者谓之"通番"：

郭春震嘉靖《潮州府志》云：通番谓闽粤滨海诸郡人，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来往东西洋，(售) 诸番奇货，因而不靖肆劫掠。②

《明实录》卷五四："嘉靖四年八月，浙江巡按潘仿言：漳、泉等府黠滑军民，私造双桅大舡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请一切捕获治之。"

虽悬为厉禁，利之所在，闽粤人南来者，仍络绎于道。当日广东至满剌加之针路，"自东莞南亭门放洋至龙牙门港，西行二日程至其国。又满剌加陆行可达暹罗"③，故至满剌加者，可适暹罗，而龙牙门为必经之路。龙牙门峡，即今新加坡海峡是矣。

自元以来，龙牙门之贸易，瓷器占其大宗。元汪大渊《岛夷志略》"龙牙门"条云："贸易之货：赤金、青缎、花布、处磁器、铁鼎之类。……以通泉州之贸易……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本番谓单马锡。处磁器指处州出之龙泉窑青瓷。大渊于元顺帝至正间 (公元 1341) 附海舶浮海历数十国，所记皆由目击。《瀛涯胜览》则记满剌加龙牙犀角等处流通者为青白瓷器。此类瓷器在当日为主要贸易品。永乐二年，琉球山南王使人私赍白金诣处州市瓷器 (《明通鉴》卷一四) 龙泉瓷亦为琉球争购之物。明季中国瓷器输出，曾操纵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手，主要向万丹 (Bantam)、北大年 (Patani) 及中国沿海各地采购，暹罗南部及满剌加皆为转口地区。据该公司日记簿资讯正式统

---

① 张美惠《明代中国人在暹罗之贸易》(台大《文史哲学报》三期，167 页，引自冈本良知《十六世纪日欧交通史之研究》)。

② 见拙辑《潮州志汇编》，70 页，"拓林澳"条。

③ 《海国广记》(《玄览堂丛书续集》一〇一册)。

计，自1602（万历三十年）至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八十年间，华瓷输出额，竟达一千六百万件以上。其后改销日本瓷，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十一月，有船四艘从日本运瓷器五万七千余件至满剌加与印度。[①] 足见明末清初，马六甲在瓷器贸易上地位之重要。

清开海禁，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四月，翌年，粤巡抚李士祯颁发分别住行货税条例，鼓励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牙行官行之制（即十三行）遂兴（《广州文史资料选辑》□关于十三行）。至雍正五年（公元1727）清廷始从高其倬奏，正式开放南洋贸易。明人所作针经《顺风相送》所记谈马锡、长腰屿（Pulo Ponjong）、龙牙门往来航线凡八九处，盖针路之所必经也。

华人南迁，有出于避难者，如曾其禄之称"避难义士"。又有自他处再徙者，如丁加奴林建绍之先代阖蚕公，原居安南，乾隆癸巳（1773），因安南大乱，举家乘木筏，迁往丁加奴（参林介伦文）。

华人之至马六甲，明世实繁有徒。故1913年，葡人尹里德所绘之马六甲城市图，中有中国村及漳州门二名（张礼千《马六甲史》）。其最有名之华人团体，则为青云亭。青云亭列碑如林，其中题龙飞者，不一而足：

郑甲必丹墓碑	龙飞岁次戊午
李甲必丹颂德碑	时龙飞乙丑
曾其禄颂碑	龙飞丙戌
（蔡士章）重兴青云亭记	时龙飞辛酉

龙飞之义，说者纷如，有谓为年号者。[②] 按张琏自称"飞龙人生"，见毛奇龄《后鉴录》，是飞龙而非龙飞。李兆洛《纪元编》以飞龙为年号实误。琏被戮于潮，未至南洋，潮州金山有平寇诗石刻可以为证。[③] 有谓明遗民避用清纪年，故称龙飞，陈达及V. Purcell皆主是说。[④] 然青云亭所见碑，如嘉庆辛

① 陈万里《宋—清初中国对贸易中的瓷器》，载《文物》，1963（1）；《再谈》，载《文物》，1964（10）。龙泉所出青瓷，其分布情况，详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23—26页。东印度公司瓷器贸易详T. Volker：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1954。

② 何建民译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序言云："龙飞年号，近人考为广州海贼张琏流窜南洋，据地为王，以龙飞为纪年。"

③ 参拙作《论明史外国传张琏逃往南洋之讹》，载香港大学《历史学会年刊》二。

④ 见巴素《马来亚华侨史》（刘前度译本），15页。

酉甲必丹大蔡士章所立者，既题“龙飞”；而蔡氏于“灵山第一”匾额则题“时大清嘉庆陆年岁次辛酉桐月，知六甲政事特授甲必丹大蔡士章立。”同年之物，何以一题嘉庆，而一作龙飞，足见其并非不用清朝纪年。余谓龙飞为皇帝登极通称，刘知幾《史通·叙事》篇云“帝王兆迹，必号龙飞”。《贾子新书·容经》篇：“龙也者人主之譬。”盖取《易》飞龙在天之义。《四库提要》史部杂史类有题宋赵普之《龙飞记》书太祖受禅事。刘祁《归潜志》载有金章宗《飞龙记》。明吴朴撰《龙飞纪略》一书，纪太祖成祖创业继统之事。[①] 龙飞某年即谓皇帝御极之第几年，未必有何寓意，毋庸深求也。

碑碣又有不书年号，但题“天运”者，马六甲《三宝井告示》即其例证。此石用华、巫、淡美尔三种文字刊刻，实为多种语言见于同一石刻之重要例证。巫文末署一一，七，〇六，回历当为 1906 年 7 月 11 日，而华文署“天运丙午五月廿日”，1906 年为光绪三十二年恰为丙午。天运谓“奉天承运”，是时仍在英人统治下，故不题光绪年号，但称天运，与龙飞之命意，正相似也。（邱菽园于 1920 年为住持普亮撰之《募建莲山双林禅寺碑记》亦署“天运庚申年”，碑现在双林寺内。）

日比野丈夫君记马六甲之历届甲必丹，据《青云亭碑志》神主缀录，考证甚核；间有缺漏，如书李为经之画像，曾有亮为之题赞，而赞文失录，兹补记如下：

> 闻其……将十世……人几百年，幸而得之邂逅之间。即而视之，有威可畏；趋而就之，有仪可象。容貌庄严，虽善绘事乎图中，然其玄冕素服，轻文尚质，已烛见其肺腑。则余所闻：其行己恭，其事上敬，其养民惠，脍炙讴歌，相传勿替。噫！斯人也，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善夫！
>
> 书赠
>
> 季方君翁老先生寿图之庆
>
> 年家后学曾有亮拜题

---

① 此书《千顷堂书目》著录。河内远东学校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第一二六九四号，为《龙飞纪略》，明吴杪撰。吴朴作吴杪。南港“中央研究院”藏有吴朴此书，嘉靖刊本。《龙飞纪略》初名《圣朝征伐礼乐书》，林希元为改今名，见林氏序。明世宗有御撰《大狩龙飞录》二卷，明华亭钱福印章自称“皇明第七叶龙飞第一科第一甲进士”，见双溪“故宫”藏沈周山水卷题跋。明人习尚如此（《故宫书画录》卷四，158 页）。

君翁为李君常，而上称季方，以李为经行二也。有亮嘉庆十四年知马六甲政事授甲必丹（见“观世自在”匾额），此赞殆作于嘉庆时。

又日比野氏载甲必丹制度废除后，第二代亭主薛文舟于道光二十五年重修青云亭，然其碑记实题“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圭海陈俊卿撰文。文舟即薛佛记，先是道光十年于新加坡构恒山亭，立碑为记，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又为恒山亭布告泐石。道光三十年复于新加坡，与陈笃生等建天福宫立碑，是其人在当时之星马亦福建系之重要人物，活动遍及马六甲、新加坡两地，不可不书。

海外会馆之设，何炳棣于《会馆史论》只云“新加坡宁阳会馆为台山曹亚志所创”一语（98页）。洪锦棠谓：“曹亚志以功得莱佛士准许，创曹家馆，嗣请地一段于山仔顶，建宁阳馆，后称会馆有碑。（第一次修为道光二十八年，第二次为光绪二十年。）内设亚志神主。”按曹家馆现尚存，在新加坡火城广福古庙对面。余尝往访，空无所有。内惟《馆史备忘录》一纸，文略云：“曹家馆为咸丰三年癸丑（1853）岁十二月初五日兴建。”又称“符义曹公，生于乾隆壬寅三月廿七日，终于庚寅五月廿七日，享寿四十九岁。”曹符义有墓在碧山亭第三亭，又社公庙内有“姚基义士号符义曹府君神位”。符义即曹亚志，乃后来曹家族人所传言。其人似为当日秘密会党领袖[①]。其卒在庚寅，即道光十年（公元1830），是曹家馆之设，在符义殁后二十三载。宁阳会馆旧址在大坡大马路（四十二号），其光绪二十年甲午重修碑记，称该馆创始于嘉庆年间，现已改建他徙。又考客属应和会馆道光碑文云：“本馆于道光三年创建。”时去莱佛士莅星仅四年，而其馆史[②]云：“道光元年，马六甲嘉应五属（指嘉应州、镇平、长乐、兴宁、平远等五县）同乡会馆初设，名曰梅州众记公司，由州人郑泰嵩、朱亚宁等组织，馆址在今鸡场街。”又云：“道光四年：郑泰嵩等于麻六甲三宝山东麓，建立嘉应义冢。五年，郑等组织亡魂公司，又名老人会，以保护会员坟墓为宗旨。复规定人公司者，须先要将坟墓做好，并立碑志。”潮侨则自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黄亚佛之父黄亚兴，已侨居

---

① 洪锦堂《开辟星加坡之先锋——木匠曹亚志》，载《南洋学报》第五卷第二辑，63页。陈育崧曾翻地契，寻出曹亚珠签署文件，谓亚志即亚珠，可存一说，见其近作《新加坡开埠元勋曹亚珠考》。

② 见《星洲应和会馆一百四十二周年纪念特刊》。黄富荣《新加坡应和会馆史略》，载《南洋文摘》四卷八期。

马六甲。[1] 马六甲潮人社团，初名潮州公司。据云："碑石可查者，为清道光二年。"（见《马六甲潮州会馆史略》）澄海佘有进于1823年（道光三年）南来。初任帆船财副，航行马六甲海峡及暹罗湾各地。谢清高《海录》称"雷哩国在柔佛西南海中，风俗土产与柔佛同，土番较强盛，潮州人多贸易于此"。雷哩即今 Riau 岛，宋旺相《华人百年史》记最早华籍商人陈叔送，即先到廖岛，后至槟城，再迁马六甲，晚年始卜居新加坡。[2] 恒山亭之建，陈叔送以大董事捐资五百二十元，仅次于薛佛记。凡此记录，均可见华人先在马六甲立足，然后迁徙来星。华人会社若青云亭及梅州、潮州公司均发轫于甲邦，可为证也。

会馆最初组织，辄号曰"公司"。客属曰梅州众记公司，曰丰永大公司[3]，潮属曰潮州公司，广属于新加坡有南顺公司（以南海、顺德两县为首）。[4] 于吉打有"广东大公司"，皆其著例。公司任务，以旅客茔墓之处理，最为迫切。故华人社团，实发轫于公冢，由公冢而组织会馆。槟城现存最早义冢墓道碑，建于清嘉庆六年辛酉（公元1801）在槟城开辟后之第十六年。其后居吉打之粤人，亦于咸丰间（公元1851），创立"广东大公司"及"武帝庙"，辟义山曰"广东列位义冢总坟墓"，石碑犹存。[5] 其在新加坡，墓地概以亭为名，盖沿马六甲宝山亭之制。福帮之恒山亭，其碑勒石于道光十年，为新加坡现存最古石刻，后来莱佛士莅星仅十二年。碑为大董事薛佛记所立，署名捐款者共百人。其碑云："夫叻州者，包络山川，控制武垄，商贾于兹，千仓万箱。"当日之繁荣，可概见矣。《恒山亭碑》，至今诵之，如读王阳明瘗旅之文，令人坠泪。孤客远征，归葬无所，惟赖乡亲，为收拾骸骨，故各帮皆有义山之设。广惠肇等七属有青山亭、绿野亭，广惠肇有碧山亭[6]，永丰大有毓

---

① 黄亚兴于1810年，落业于马六甲，有货船数艘，往返于雪兰莪新加坡间。详《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老会所》（《南洋文摘》二卷十二期）。

② 许云樵《新加坡最早之侨领陈志生》，称其于1826年4月20日，尝由新加坡政府取得地契五份，时则新加坡开辟才七年（《南洋学报》二卷第一辑，114页）。

③ "丰永大公司"，系一管理坟山机构，创办至今，垂八十四载，特联三邑（指丰顺、永定、大埔）人士建立坟山一座，名曰毓山亭（《南洋客属总会第卅五六周年纪念刊》，A130页）。

④ 梁元浩《南顺会馆史略》云："本馆实成立于道光初年，时址在本坡马车街。其始有顺德沙滘陈某，税居马港街五号，后迁福建街七号，即改为南顺公司。""自1889年，注册为南顺会馆。"

⑤ 参《雪兰莪广东会馆纪念刊》，130、139页槟榔屿及吉打之《广东暨汀州会馆史略》。

⑥ 《新加坡惠州会馆沿革史略》云："吾惠州会馆历史悠久。联合广、肇、嘉、丰、永、大七属人士，始建福德祠于直落亚逸岸边，时约乾嘉间。进而设青山亭葬山于今之柏城街。历三四十年，山坟告满，七属协议择中峇鲁原野亭葬山。同治年间，广惠肇设碧山于汤申律。原有之福德祠，绿野亭仍为七属公有。"（《客属总刊》，A123页）今福德祠犹存道光四年匾，此谓始建在乾嘉间，殆非虚语。

山亭，潮帮有泰山亭[1]，三江帮有静山亭[2]，一时蔚为风尚。当日众帮发挥互助之精神，诚如薛文舟记谓“效文正公之妙举”，此范仲淹义田义冢之用心，固华人传统之美德也。

福、琼、潮、客、广诸属，皆有义山，咸镌碑刻，惟潮属无存，会馆亦无碑记。[3] 粤海清庙据谓创建于乾隆末年或1830年（道光十年）。闻旧有碑，现已无存。唯庙内铜钟为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潮府海邑人士，供奉玄天上帝所铸。潮人之来此邦，潘醒农君据该故庙祝郭永福口述，谓：“莱佛士未抵星以前，有海阳人十余名，由暹招集潮侨前来，居住于山仔顶，即今粤海清庙宫地。嗣有庵埠（东）仙溪人王钦（十八万胜之后）及王丰顺两人，首先航海来星，为潮侨领袖，建粤海清庙创义安郡。此后凡潮人南来至星者，红头船舣于老爷官前，宿于庙内。”（庙存旧簿，记初南来有十姓）至义安公司为佘有进于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创立。前此档案，惜无可考，惟义安郡者即义安公司之前身，此潮属最初会所，即附设于粤海清庙；亦如最初福建会馆（陈金钟时代）附设在天福宫内，琼州会馆原为天后宫，古晋潮州公会，其前身为顺丰公司，而顺丰公司又滥觞于老爷宫（即玄天上帝庙），早期地方性之庙与会馆有不可分者矣。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谓1831年（道光十一年）有三十六华商合组庆德会（Keng Teek Whay）在恒山亭立碑后一年，此为土生华人（峇峇）之组织。庆德会会址尚存，在天福宫之畔，其神坛有石牌泐三十六先贤禄位，其人名见于《恒山亭碑》者十人，见于《天福宫碑》者十六人，见于《马六甲三宝山木牌》者多人，惜此石不署年号不能系年；要其创会诸公皆开埠福帮之重要人物也。

庙宇之建，每随所属移民，从家乡带来原有不同之宗教信仰。漳州人之祀开漳圣王陈元光，陈氏之保赤宫是也。永春人祀宋（陈）普足之清水祖师（陈氏原籍永春县石古村，出家于大云院，坐化于安溪清水岩，故称清水祖

① 潮属公墓泰山亭，旧位于东陵乌节律，兼地七十二英亩。于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十月二十日，由东印度公司给契，现已拆毁。

② 新加坡各帮皆有公冢，详《星洲十年》第五编《坟墓附表》，1114页。

③ 潮属各处会馆皆立碑。上海有同治二年潮州会馆告示碑，同治五年陆徵祥书《创建潮惠会馆记》，光绪二十七年吴大澂书《潮惠会馆二次迁建记》（见《学林》第十辑泽人《上海金石录》）。广州有光绪二年《创建省垣潮州八邑会馆碑记》（见《旅港潮州商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51）。古晋有许芳兰撰《光绪十五年立之〈重修玄天上帝庙碑记〉》（见朱伯闻《古晋潮州会馆史略》，《砂朥越潮州公会百周年纪念特刊》，86页）。马六甲潮州会馆有捐款题名碑二，惟新加坡潮州会馆无碑记。

师）。道光十年杨清海倡建金兰庙，槟城之清云岩，即祀清水祖师也。金门人祀圣侯恩主陈渊（开辟金门岛有功），光绪二年，金门建浯江孚济庙，即祀陈渊也。福建南安人祀晋天福时孝子郭忠福，历朝封广泽尊王。丁加奴猪莪许姓，其先世于二百年前南来，即携广泽王之金身与俱（林介伦文）。故星州南安人士于道光间建凤山寺，即祀广泽王。其在古晋，于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建保安宫，亦祀此王。[①] 潮人敬奉玄天上帝，亦称北帝爷。粤海清庙分“上帝宫”及“天后宫”二庙，相与毗连，上帝即玄上帝省称。潮人之在槟城，亦祀玄天上帝。[②] 其移植于古晋也，同治二年（公元1863）亦于亚呇街肇建上帝庙，而庙祝且规定必潮人充任，泐碑为据。[③] 闽人之在吉隆坡、新加坡，或建三教庙祀其教主林兆恩。[④] 故观所祀之神，即可知其人里贯之所属；至于妈祖、大伯公之崇祝，则南来闽粤华人之所共同者，不待论矣。[⑤] 碑记可以考见旧时习俗制度，如金兰庙肇建于道光十年，匾额犹存，下题“金兰雅禊众弟子敬奉”。捐款人有哥与合之号，而庙有道光十九年捐款题名碑，光绪七年重建碑记，及光绪十七年立庙条规，可为考证秘密结社之助。由青云亭各碑可考“亭主”之制。由薛佛记道光十二年恒山亭布告，及光绪十二年海唇福德祠章程，知亭与庙皆有炉主之制。至于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创建，咸丰二年（公元1852）落成之崇文阁，同治六年（公元1867）立有碑记，及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萃英书院碑》，皆为初期教育重要资料，此阁及书院建筑，至今巍然无恙；自教育制度改革以后，旧时书院罕有存者，此则典型犹昔，可谓海外之鲁殿灵光者矣。庙宇匾额，马六甲以曾其禄之“青云古迹”为最早，康熙四十四年置。新加坡则以海唇福德祠匾“赖及遐

① 古晋祀广泽王事，详《南洋文摘》五卷五期，62页。

② 许崇知《槟榔屿潮州会馆史略》，记许武安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建韩江家庙，奉祀北极玄天上帝（《南洋文摘》五卷七期，36页）。

③ 见光绪十五年义安郡司事立之《重修玄天上帝庙碑记》。

④ 林三教兆恩，在星马流行有《林子本行实录》一书，凡六十七页，前有莆田蔡瑄序。星洲奉祀三一教主林龙江之庙不止一处，一在小坡九鲤洞，内有三十七年立莆阳关琼开撰书之《公建九鲤洞碑记》，亦称《瑶法教史碑》。略称：“海之东南岛莆羲有卢士元，仙长谢王陈诸师，同修琼瑶仙道。又立县莆田，自古九鲤湖山天然仙景。更有宋明两朝，林孝女敕封天后圣母，至卓万春真人，林龙江教主，皈依三教为一焉。”此碑极有裨于宗教史，故摘录于此，以见龙江教泽南传之概况。另一为四十三年立之《九鲤洞甲午第二届逢甲大普度纪念碑》，其庙又一在后港天性祠，均祀林三教主及卓万春。

⑤ 天福宫庑之东堂，祀关圣帝君，西堂祀保生大帝，后厅祀观音大士，此为闽俗。越南中圻港口，如顺化陀瀼（蚬港）等地华侨区域，其共同特色，即为天后宫、关帝庙、城隍庙、保生大帝庙之存在（见陈荆和讲《十七八世纪南越华侨史略》）。按客属应和馆祀关帝，有取于义气之结合，琼帮专祀天后，在求渔船之安谧。各处习俗不同。

陬”为最古，道光四年甲申，广惠肇三府信士所送，时去开辟只数载耳。

碑记之有佐于史事者，若吉隆坡之《四师爷宫碑》，所以纪念叶德来、叶致英、叶观盛、陈秀连诸甲必丹。其碑先镌于森美兰，吉城此碑，则立于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略称本庙之立，乃于光绪初元，距今将六十载矣。四公均于咸同光中叶，先后止是邦。维时各州土酋，日相争杀，乱靡有定。叶公德来率众奋起，事既平息，益致力于开辟事业。其后与叶致英、叶盛观及陈秀莲皆司甲政。此碑叙四公之勋望，虽立于民国，亦重要之文献也。他如太平甘文珍冢山于光绪七年（公元 1881）所立之“皇清广东四府义勇总坟”，则与拿律矿区事件有关，尤不可不书。（参梅玉灿《古冈州六邑先侨在马活动史》，1964 年马来亚《古冈州六邑总会特刊》。）

碑记文字，对于语言学又有裨益者：闽人称人为官，马六甲乾隆六十年建造祀坛德碑记皆称官，如唐船主蔡栋官、张佛官、邱猛官（此碑无作“观”者）。道光十一年三宝山墓地捐金木牌记亦均作官（惟一称“舍”，蔡士章之孙称蔡延龄舍）。而嘉庆六年重兴《青云亭碑》则官字全写作觀。觀或简写作观。《恒山亭碑》、《峨嶆大伯公庙碑》、《天福宫碑》，捐款人有称观者，如陈送观、张续观、陈驱观、蔡九观、陈砧观、郭爚观、周銚观、龚锸观、魏蛹观等，陈送观当即陈送叔也。道光《厦门府志》卷十五云：“闽俗呼人曰郎，呼公子公孙曰舍，呼有体面者曰官，讹官为观，遂多以观为名者。”此俗尚见于星马碑刻，而人名间保存俗制之字，殊觉有趣。《恒山亭道光十六年木牌规约》第五条称：“亭之香资，和尚于每月朔望日落坡捐化，而逐年唐船、暹船、安南船及外州郡之舶板船、双层船等平安抵叻者，公议唐船凡漳、泉者每只捐香资宋（吕宋）银四大员。”

可见初期华人船舶之种类。至若捐款人单位，以船舶分计者，闽有下列诸名：

船	如陈合益船	金益顺船		
舶	如沈成仁舶	广　德舶	瑞鵬（鹏）舶	鹏麟舶
双层	如协利双层			
甲坂	如澄源甲坂（以上据天福宫碑）			

琼则称为装，如：

沈成泰装同利装史文开　　益盛装黄学弼

（据《琼州会馆光绪庚辰碑》云“今将迁建会馆船装捐题芳名开列”，知装即船装。）

䑳字殆即舠（《峨嵋伯公庙碑》此字从舟，可证）。《广韵·宵韵》：“舠正遥切。鹪舠鸟也，又竹交切。”又一字见肴韵，陟交切，亦为鸟名。碑中用作船之䑳字，六朝已有之。《梁书·王僧辩传》：“又以舠舠千艘并载士，两边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玉篇·鸟部》有舠（止遥丁交二切，鹪舠），《舟部》有舠（力鸟切，小船）。洪亮吉《释舟》云：“玉篇无舠字，当作鸟了。”（《卷施阁文甲集》）《集韵》上声二十九篠：“舠，舠舠，船长貌。”按宋曾慥《类说》称“越人用海鹘于水军”。《格致镜原》引《海物异名记》：“越人水战有舟名海鹘，急流浴浪不溺。”海鹘构造详见《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一。茅元仪《武备志》一一六有海鹘船图，与福州帆船形甚相近。《说文》“鹘，鹘舠也”。是䑳应即海鹘船矣。又各碑间或开列工料用途，及其工值细项，如光绪五年重修恒山亭碑，即其一例。此则作为经济史料观之，无不可也。

余向有历史癖，南来一载，古刹荒丘，时劳登顿。橐笔怀椠，苦无余晷。马来亚地广，行踪难遍，凡所载录，以青云亭为主，他处未遑遍考。稍为排比年月，断自清季，借备研讨南域华人史事之参考。他日有撰“星马金石志”者，吾文敢谓为其嚆矢。抛砖引玉，企予望之。

原载《选堂集林·史林》下，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 年

碑　文

明

公元 1622 年　　明天启二年壬戌　　黄维弘墓碑
墓在马六甲 Bukit China 西麓路旁。碑文云：

皇明显考维弘黄公妣寿姐谢氏墓。壬戌年仲冬谷旦，孝男黄子、辰同立。

许山林重修，为立墓道，树碑记之云：

皇明黄先生维弘暨淑配寿姐谢氏墓道。

本秋，青云亭诸执事，为黄先生维弘暨淑配寿姐谢氏建竖墓道，系鉴于原有古墓，自前明壬戌冬，由其嗣男黄子、辰建造，距今已三百余年之久，其墓碑破损剥蚀，诸执事恐久而湮没，末由瞻仰，爰举行重修之。勒石于右，以存古迹，而供后人之凭吊焉。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八月二十日，青云亭主席许山林立。英乙仟九百三十三年十月九日，永春刘深书。



图一　明黄维弘墓碑

郁达夫“马六甲游”曾志此墓（《南洋学报》一卷一期）。又马六甲宝山亭后山坡有另一明墓。碑文云：“明故妣　氏夫人之墓”，附记于此。

明程朝元墓碑。

新加坡明墓，现无存者。惟 1949 年 12 月有巫人于乌鲁加郎（Mukin ulu Klang 义顺村附近）发现一明墓。文云：

> 达豪赤港乡
>
> 义
> 　明考朝元程公之墓
> 叙

达豪今称达濠，在潮州潮阳县。《顺治潮州志》云“潮阳县招收都所统有豪浦、踏头埔”，即此。（碑载《南洋学报》六卷一期，刊有拓本。）

丁加奴据称曾发现明永历华人古墓（林介伦《丁加奴华人垦殖史话》，《南洋文摘》四卷二期），今不可考。

清

公元1678年　康熙十七年戊午　郑甲必丹明弘墓碑

龙飞岁次戊午年仲春吉旦立

文山　显考甲必丹明弘郑公之墓

孝男文玄奉祀

青云亭所安神主，关于郑甲必丹者，有下列：

（1）大明显考芳扬郑府君神主，不孝子玄奉祀（面）。大明甲必丹郑公启基，葬在三宝山。生于壬申四月，卒于丁巳年五月。（坟墓座向及生卒日时从略）

（2）显妣孺人吕氏神主，不孝男文玄奉祀（面）。甲必丹姘吕氏葬在三宝山。生于吉年，卒于辛酉年十月。妣吴氏尾娘，生于万历丁亥年十一月，卒于雍政三年四月。

（3）显考贞淑郑公府君神主，不肖男启基奉祀（面）。生于万历丙戌年二月，葬在麻六甲三宝井山殿下。卒于隆武戊子年闰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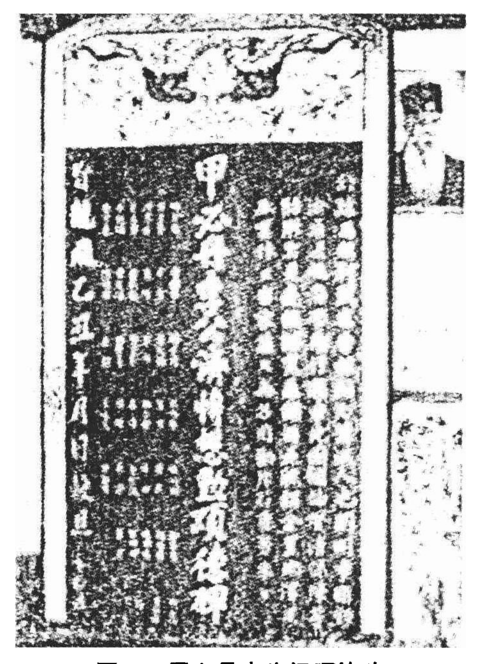
（4）龙溪考文贤郑公神主，不孝男授孟奉祀（面）。公讳贤，葬在三宝井山殿。生于顺治丙申年五月，卒于康熙庚午年五月。

由上可知，甲必丹郑明弘，原名启基，又号芳扬。其父名贞淑，其子名文玄，又作贤或玄。其孙名授孟。原籍为龙溪，即今漳州。神主书其父贞淑，卒于隆武戊子，隆武为唐王年号仅二载（1645—1646）。戊子应为永历二年，即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时南服遗民，仍用唐王正朔也。若尾娘神主之书雍政即雍正，文贤神主之书康熙，则奉清帝年号矣。

1685年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甲必丹李公济博懋勋颂德碑（见图二）

公讳为经，别号君常，银同之鹭江人也。因明季国祚沧桑，航海而

南行。悬车此国，领袖澄清。保障著勋，斯土是庆。抚绥宽慈，饥溺是兢。捐金置地，泽及幽冥。休又（休）有容，荡又（荡）无名。用勒片石，垂芳永永。



图二　甲必丹李为经颂德碑

林芳开　黄显春　谢士俊　丘兆奇　陈元魁　郑金吉　林　惠
陈王豪　吴　宝　黄光福　曾　寅　陈　鉴　林瑞墀　曾继荣
洪盘庚　龚　伟　周　冬　郑士杰　陈　珀　陈瑞鸿
曾是贤　曾新颖　郑登贡　康　待　曾钦让　陈敬瑞
李弘锡　曾廷锦　郑伟萼　张　沛　王　全　黄　士
林中秀　徐德胜　曾　朝　李长茂　黄国珠
时龙飞乙丑年月日谷旦同勒石。

按李君常有墓在 Bukit Tempurong 之东，墓石镌云：

考君常李公
妣孺人宋氏　域

似是后来所重建。又其禄位额云：

孝男肇域奉祀。父讳为经，字宏纶，号君常，行二。生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八月，卒于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七月。

又夫人神主题云：

显妣慈慎太孺人宋氏神主，孝男正壕奉祀（面）。……卒于戊寅年二月。

又李正壕神位题云：

显考甲必丹仲坚李公神主。考讳正壕，字仲坚，乳讳芳，行二。生于壬寅十一月，卒于戊子葭月。享年四十有七。

由上史料，李君常原名为经，又字宏纶，泉州同安县人。鹭江即今厦门之雅称。有子二，长名肇域，次正壕，字仲坚，乳名芳。为经继郑芳扬为甲必丹，正壕又继父为甲必丹。今青云亭内安置郑芳扬、李为经两禄位，实肇于道光二十六年亭主薛佛记。

又为经像赞，已详前言。此颂德碑为韵语。自行、清、庆、兢、冥、名、永俱协韵。文字典重可诵。

1706年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　曾公（其禄）德颂碑

大功德主曾公颂祝碑

闻之，乾父坤母，人生其间，胞与相属，所谓仁也。世之乘权利济者无论已，次则轻财乐施，拯危救国，苟存心于爱物，于事必有所济，又何间乎州闾与四裔也。挽近世风少偷矣；以余所闻，曾公有足称者。公讳其禄，号耀及，吾同之鹭岛曾家湾人也。邑距岛尚一水，余未熟悉公之生平。客自甲来者，沐其惠，思垂永久，求所以文之，因具为余言。公少有大志，卓荦不群，遭沧桑故，避地甲邦，解纷息争，咸取平焉，以故华裔乐就之。遂秉甲政，章程规划，动有成绩，未易更仆数。请言

其加惠我人者：我人之流寓于甲邦也，或善贾而囊空，则资之财；或务农而室罄，则劝之力；或赌博而忘反，则设禁为之防；或死丧而无依，则买山为之葬。至于甲为西洋所经，舟楫往来，不苛其征，商旅说而出其涂，东西朔南暨矣，宁特吾乡戚属为然哉。余闻之，瞿然曰：有是哉！公之仁也。夫仁者必有寿。客从而祝曰：愿公饮食宴衎，万寿无疆。且仁者必有后，客又祝曰：愿公芝兰挺秀，奕叶蝉貂。余笑而应之曰：此皆公之仁所取之若券者，何足以颂公。然吾得子之言，而知公之德之入人深矣。因纪之付于贞珉，以传于后，俾旅于斯土者，咸以为劝云。

赐进士吏部观政年家眷弟陈大宾顿首拜撰。

蔡期昌　郭士俊　林中萃　赵　时　郭天杜　吴维聪　辛廷机
林元仁　黄肇瑞　张惠连　陈瑞完　吴廷麟　曾以忠　黄　愈
陈开霁　郭维城　吴协观　谢鸿渐　吴时恩　曾立博　僧真辉
郑际龙　曾继荣　曾文定　杨廷撰　陈世相　曾经国　陈恋玉

龙飞岁在丙戌腊月谷旦。

青云亭中曾氏神主有二：

（1）故明显考避难义士伯中曾公神主。男应蕺、应葵、应菊、应芸同承重孙开祖奉祀（面）。原籍福建银同禾浦。生于崇祯癸未年十月。公讳其禄，字伯中，行六神位，避难麻六甲，卒于戊戌年二月。（其夫人李氏及意娘神位，不录。）

（2）皇清故考仲植曾公之神主，孝男继祖孝女英娘同奉祀。君名诩，字仲植，讳应芸，行第五。生于康熙癸未年正月，卒于雍正辛亥年十二月。

仲植即其禄之第五子。曾其禄神主题曰“故明”，曰“避难义士”，又曰“避难麻六甲”，则其忠于明室可见。曾原籍福建同安厦门之曾家湾。夫人李氏讳成金，盖李为经之第二女。青云亭1963年住持释金明重修碑记云“继秉甲政者曾其禄居士，乃李公快婿”。是其任甲政，乃席岳父之荫；然其神主、颂德碑均不题甲必丹，青云古迹匾则自称“信士”，设无碑中“遂秉甲政”一语，几疑其为素士也。其禄号耀及，又号曾六官，以其行六。官则闽人对男子之尊称。颂祝碑撰者陈大宾，据民国《同安县志》十五选举，乃“康熙廿

九年进士。号敬庵，官山人，住铜鱼馆”云。（日比野丈夫考证）碑云“客自甲来者，求所以文之”，则大宾实未至六甲，乃隔海乞其撰文，足见康熙四十五年间，海禁大开，舟楫来往，已无困难矣。

1779 年　乾隆四十四年　陈承阳墓石

霞沧显考甲政承阳陈公寿域

时乾隆四十四年端月吉旦

男 次房振德
　 三房振世

长房孙明珠等同立石

霞沧乃厦门别名。此墓规模宏伟，前有两圆柱，镌联云：“金狮振出挺旗鼓，五虎向归朝福神。”次男振德，名见道光十一年三宝山墓地复兴捐金者牌记。三男振世，有乾隆丙午匾题“道济生灵”自署布政使司官科。

1792 年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槟城大伯公香炉石刻

乾隆壬子，六甲弟子李赐答谢。葭月吉日立。

此石刻香炉，据谓原在海珠镇大伯公庙前古榕树下。嗣移置庙内，原物尚存，敷饰金漆，供之神前。此为槟城有纪年之最早石刻。“六甲”果何取义？向有三说。蓝渭桥撰《海珠屿大伯公考查记》，疑麻六甲人所奉献。邝国祥则谓乾隆壬子在槟城开辟后七年，时交通不便。而麻六甲一名，《明史》作麻剌甲或满剌加，古籍似未见作麻六甲者，故从温梓川说，训六甲为恰满六十周甲；而以此炉乃槟城六十岁老人所献（《槟城散记》）。许云樵谓“六甲应是地名，乃指六坤（《南洋三神考》，《文摘》卷二，41 页）”。窃谓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称“麻六甲，即满剌加国也（《惜阴轩丛书》本）”。此名称已出现于万历时。青云亭早在碑铭匾额及神主，均作麻六甲，晚期亦作嘛吙呷（三宝井山义冢碑）。或作“六甲”，又省称曰甲与呷，举例如下：

麻六甲　见郑贞淑神主云：“葬在麻六甲三宝井山。”曾其禄神主云：“避难麻六甲。”

嘛六呷　（光绪保三宝山义冢记）亦称呷国，见邱兴隆木牌。

六甲　曾有亮、陈起厚、蔡士章三甲必丹题匾，皆自署曰“知六甲政事”。

甲邦　康熙四十五年曾其禄颂祝碑云：“避地甲邦”，“遂秉甲政”，“至于甲为西洋所经”。

甲州　乾隆六十年蔡士章建造祀坛记云：“滨海而城，环廓而市者，甲州也。”

呷中　嘉庆六年蔡士章宝山亭记：“幸呷中父老”，“预备呷钱”。

可见“六甲”一省称，康熙时已通行之。则六甲弟子指麻六甲人，不成问题；则李赐乃自麻六甲来槟城者。

1795 年　乾隆六十年乙卯　甲必丹蔡士章建造祀坛功德碑（见图三）



图三　甲必丹蔡士章倡建祀坛功德碑

建造祀坛功德碑记

滨海而城，环廓而市者，甲州也。东北数峰，林壑尤美，背城突起，丰盈秀茂者，三宝山也。山之中，叠叠佳城，垒垒丘墟，因我唐人远志，

贸易羁旅，营谋未遂，殒丧厥躯，骸骨难归，尽瘗于斯。噫嘻！英豪俊杰魄欤？脂粉裙钗魂欤？值禁烟令节，片褚不挂，杯酒无供，令人感慨坠泪。于是乎先贤故老，有祭冢之举，迄今六十余载。然少立祀坛，逐年致祭，常为风雨所阻，不能表尽寸诚，可为美矣，未尽善也。今我

甲必丹大蔡公，荣任为政，视民如伤，泽被群黎，恩荣枯骨，全故老之善举，造百世之鸿勋。义举首倡，爰诸位捐金，建造祀坛于三宝山下，此可谓尽美尽善。今将诸姓名列序于左，俾得旅斯土者，知诸芳名，永垂不朽，余为之序云尔。

陈长官许筝官

甲必丹大蔡公讳士章捐金二百四十大元　广东太学生胡讳德寿捐金一百元

张伴林　钟营官二十五

唐船主蔡　栋金捐金七十大元　许德兴捐金二十五元　张佛官　杨从官

林语官

信士邱　赏官捐金一百大元　李舜官叶抵官林显官　陈沛官　各捐金十元

李　侃官捐金九十大元　谢权官徐朝官林仍官　陈夏官　曾森官

邱　猛官捐金六十大元　曾干官黄官庇陈邱官　陈中官　捐金八文

苏　隆盛捐金五十大元　陈赐福余苗官郑有侯　李华官　李昴官

侯　旋官捐金四十大元　各捐金二十大元　何要官　严育斌

陈　配官
陈　何源　各捐金三十大元　邱诰官捐金三十元　谢通喜　各捐金五文
陈三全捐金二十元　各捐金十二元

澄邑丹屿李宜缨撰文　侯泽官五大元

乾隆六十年岁次乙卯桐月　开元寿僧昆山同募建　日立石

青云亭内有蔡氏神主题云：

显考特授甲必丹谥笃平蔡府君神位。

孝男仓山、明、杰、浪、海，女銮，美娘同奉祀。（面）

父讳乔，号士章，字端甫，享寿五十三，行第三。生于乾隆十五年庚午十月，卒于嘉庆七年壬戌七月。

知士章名乔，又字端甫，谥笃平。其宝山亭记自署圭海谢仓蔡士章，圭海乃福建海澄县别名，谢仓则海澄县中地名。以嘉庆六年青云亭碑记对勘，

邱诰、李侃、邱赏、邱猛、何要、陈赐福辈同属海关公司。此之唐船主蔡栋，在彼则列在厦门合成洋行进来鵃之名下。此祀坛实即坟山。

1800年　嘉庆五年庚申　槟城创建广福宫碑记

创建广福宫碑记

昔先王以神道设教，其有功斯世者，虽山隅海澨，舟车所至者，莫不立庙以祀其神。今我槟榔屿开基以来，日新月盛，商贾云集，得非地灵人杰，神之惠欤？于是萃议创建广福宫，而名商巨贾侨旅诸人，咸欣喜悦，相即启库解囊，争先乐助。卜吉迎祥，鸠工兴建，不数月而落成，庙貌焕然可观，胥赖

神灵默助。其德泽宏敷，遐迩同沾乐利，广福攸归。遂谨其始肇，记诸芳名，以垂不巧焉。

董事 黄金銮
曾青云

嘉庆五年岁次庚申一阳吉旦立石

1801年　嘉庆六年辛酉　重兴青云亭碑记

青云亭何为而作也？盖自吾侨行货为商，不惮逾河蹈海，来游此邦，争希陶、猗，其志可谓高矣。而所赖清晏呈祥，得占大川利涉者，莫非神佛有默佑焉，此亭之兴，所由来矣。且夫亭之兴，以表佛之灵；而亭之名，以励人之志。吾想夫通货积财，应自始有，而臻富有莫大之崇高，有凌霄直上之势，如青云之得路焉，获利固无慊于得名也。故额斯亭曰青云亭。独是作于前者，既有吉士；而修于后者，宁无伟人？历岁月之久远，蠹朽堪虞，经风雨之飘飖，倾颓可虑。览斯亭也，未始不触目兴怀，徘徊而浩叹者矣。幸也而有甲必丹大蔡讳士章在，慨然首倡，爰督同海关诸同人等，议举重修，择吉兴工，不数旬而告竣。噫！微斯人，而青云亭何由俨然巨观也哉！甲必丹大诚哉其英伟人也！不惜重赀鼎力议举，劳心神以董劝，而经始成终。后之览斯亭者，能不幸然高望，追念旧宇之所由新，而相与仰慕夫甲必丹大蔡君等之共乐修此亭耶！宜乎神默而佑之，人颂而美之。自此议同宣昭，将与青云亭并垂不朽也已。

于是乎记。

海关公司开列芳名：

甲必丹大蔡讳士章　邱诰观　李侃观　苏隆盛　邱赏观　何要观

邱猛观　陈赐福

厦门合成洋行题进来鵃　蔡栋观交金一百元　船主叶和观捐金一百元

叶底观捐金三十元

陈沛观　陈三全　陈长观各捐金二十元　张佛观捐金十二元

板主林柱观捐金十大元

曾壹观　邱允漏　蔡瑞富　邱俊明　谢通喜　许士观　李管观　蔡梅观

曾规观　李昂观各捐金十元

时龙飞辛酉年月日信士邱士邱华金敬撰　僧说成

按道光《厦门志》卷五洋船附洋行云："洋船始于雍正五年，盛于乾隆初年。至嘉庆元年尚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至嘉庆十八年，仅存和合成洋行一家。"此碑称"合成洋行"，进来鵃乃船名。《厦门志》云道光元年，厦防同知麦祥详称："洋行和合成陈班观年老资竭，举薛元亨自代。"陈班观一名，是碑不见。是碑捐款人与乾隆六十年祀坛碑多同。叶底官一名见恒山亭碑及道光十一年三宝山木牌。

同年　蔡士章建宝山亭记

宝山亭之建，所以奠幽冥而重祭祀者也。余故开扩丕基，缔造颇备，以视向之冒历风雨，寸诚难表者，较然殊矣。虽然，亭之兴，由我首倡，亦赖诸商民努力捐资，共成其事。兹幸呷中耆老，及众庶等归功于余，立禄位于亭之右，此事诚为美举！第思创于始者，恐难继于终，予是以为长久之计，预备呷钱一千文置厝壹座，于把虱街，配于冢亭，作禄位私业，将来我亲属及外人不得典卖变易，致负前功。全年该收厝税，议定二十五文，付本亭和尚为香资；二十文交逐年炉主祭冢日另设壹席于禄位之前，其余所剁（剩）钱额，仍然留存，以防修葺之费。庶几百载后，可以陈俎豆、荐馨香，相承于勿替。因此勒石而为之志云尔。

嘉庆六年岁次辛酉季春　圭海谢仓蔡士章立

同年　槟屿义冢墓道志

槟屿之西北隅，有义冢焉。其地买受广阔，凡粤东之客，贸易斯埠，有不幸而物故者，埋葬于此。其墓曰义冢，乃前人创置。第其溪水环绕，路道崎岖，登山涉水，是于复筑墓道桥梁，以便祭扫行人，此义冢墓道桥梁，以继前人之未备也。辛酉之春，工始告竣。董事王义德托舍侄东长，旋述于余索记。余欣然爰曰：自古圣贤，首及掩骼埋胔，而西伯有溥柏骸之泽，昌黎有著旅衬之文，至今传之，其盛德也。槟屿有此义举，阴骘之事，孰有大于此哉？阳则可以存乡亲睦姻任恤之谊，阴者可以安死者异地羁旅之魂；此一劳而永逸者也。我粤东东南距海，民之航海以为营生，层帆巨舰以稛载而归者，大率于洋货者居多。然而利之所在，众则共趋，一遇死亡，若不相识，尚何赖乎乡亲乎？有此义冢路桥，勒以碑记，而骨骸不至暴露，既可以表亲友之情，子孙易于跟寻，复可以成孝子仁人之隐，所谓睦姻任恤者，将于过义冢得之。且夫聚首则可以言欢，离群必至于索处，人道鬼道，其理一也，况其远适异域，为昔人之悲乎！得一义冢以聚之，而生前则为腹心之朋，死后则为义祭之友，何异于生前之握手以盟心，眷眷乎（桑）梓之亲，怡怡乎客旅之爱，何殊故土之群居而族处？茫茫长夜，郁郁佳城，或亦乐异地如故园矣，是则所以安羁旅之魂者此也。然其事属艰巨，非一木所能支；赖有董事如王义德张群邓绪乡诸公倡议，沿金而高义者乐助，共计得白金四百元。如不敷者，王义德包成其美。不越月而功成，俾广东之义冢墓道桥梁，岿然于异域之垄，而有志君子，亦将留阴骘而永垂不朽已。于是为记。

广东会邑沙田侯月池应嘱谨识。

董事　王义德　张　群　邓绪乡

嘉庆六年岁次辛酉腊月吉旦　　　　立石

按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史略云："本会起源于公冢，由公冢而组织会馆。据本属最早义冢墓道碑，设立于嘉庆六年辛酉，时为本城开辟后第十六

年。义冢之设，在开埠后数年。其时任职者皆称董事。”（《雪兰莪广东会馆纪念刊》，1960）

1809 年　嘉庆十四年己丑　马福春墓石

永定福春马府君墓　嘉庆十四年春月立（碑在槟海珠屿）。

附《槟榔屿海珠屿大伯公庙重修碑记》（邝国祥等撰）

海珠屿大伯公，吾客族先贤张、丘、马，三公也。张公居长，丘公居次，马公年最少，三公于前清乾隆（18 世纪中叶）南来槟榔屿，或为教读，或业铁匠，或营炭窖，而契合金兰，义同兄弟。居常聚则论道励志，出则讲信修睦，厚德高风，群伦共仰。一夕，张公忽坐化石岩中，即今庙址也。丘马二公因葬张公于岩石之侧，碑书“开山地主张公”。丘公殁，马公葬丘公于张公坟之旁，碑书：“大埔清兆进丘公墓”。嗣后英人莱特少校经营是邦，移居之民渐众，感受张丘二公流风遗泽之化者日广。嘉庆四年己未，公元 1799 年，胡靖公以张公羽化之岩起为庙。嘉庆六年辛酉冬，乡先辈陈泽生等，以公庙香火鼎盛，而交通未畅，顶礼不易，因就市区向政府领得地段九千九百九十六方尺，建筑分祠，以便市民瞻拜，此即大伯公街福德祠也。嘉庆十四年马公殁，吾族人士复葬马公于张丘二公坟下，碑书：“永定福春马府君之墓”，居民感念三公之德之义，俱以神祀之，并尊为大伯公。

按张公即张理，大埔人。俗传张理即大伯公（参邝国祥《槟榔屿海珠屿大伯公》，《南洋学报》十三卷一期）。然乾隆壬子已有李赐造香炉，则槟城大伯公崇祀之习，疑应在张理之前。

1824 年　道光四年甲申　重建广福宫碑记

槟榔屿之麓，有广福宫者，闽、粤人贩商此地，建祀观音佛祖者也，以故宫名广福。初之时，相阴阳，立基址，美轮美奂，前落庆成，亦见经营缔造已，而规模未广也。夫临上质旁，非洁清不足显慈光之普照，

非宏敞不足尊神圣之庄严。甲申岁，乃募众劝题，各捐所愿，运材琢石，不惜资费，重建后进一座告成后，载祀列圣之像于中，旁筑舍以住僧而整顿之。当斯时也，来祷祝者，庭阶雾霭，壮观瞻者，栋宇云连，明禋永奠，肃然穆然，非重建者之与有劳也哉。且夫前人乐建斯宫，今增而丽之，则慕乎今而更恢其量者，亦事之有必然也，可无预以动之与？故列叙捐题诸姓名，泐之于石；非炫美也，以俟将来同心者相观而感劝云尔。诚如是，广福宫历万古而长新矣。

道光四年岁次甲申腊月吉旦

董事	邱明山	何　道	同立
	梁美吉	邱埈整	
	林嵩泮	谢　岁	
	甘时雨	谢清恩	

按梁美吉即青云亭第一代亭主。其名又见道光十一年三宝山墓地捐金木牌（列第一名）。道光二十八年福建会馆主徐炎泉所立颂德碑文，记美吉功绩尤详。美吉盖薛文舟（佛记）之三妹婿。槟城广福宫，首建于嘉庆五年，此为重修。盖广东与福建两省人士合资，故名广福宫。梁美吉，籍泉州南安，则林嵩泮必为粤人也。此庙祀观音佛祖。若新加坡光绪六年迁建之广福古庙，则改祀齐天大圣云。

1825 年　道光五年乙酉　槟城甲必丹辜礼欢墓碑

降地青龙翻水口

大清国道（光）五年岁次乙酉葭月谷旦置

峰　祖考甲必丹礼欢辜公之茔位

祖妣孺人忆娘辜门苏氏之墓

山	孝男	安平	国良	孙	指四	建熏	女	莅娘	同立
		雨水	国珍		登春	繁正		彩莺	
		国彩	龙池		夏莲	壬辰		谦娘	
		国忠	应雷			紫云			

下山金虎抱堂前

按此墓碑之下有（CHEWAN 1826）字样。墓亭前柱楹联云：

帐里孩儿变作螺蛳吐肉
堂前玉机反为白虎争珠

后柱联云：

一世勋劳怀道德
千秋卧冢守仁义

此墓在槟城萏都兰章宰氏家墓，参黄存燊《华人甲必丹》插图第二。

1826年　道光六年丙戌　李士坚配享青云亭木牌记

盖闻尊祖敬宗，原属孙子之分，创业垂统，贵为远大之图。惟我考妣谥士坚，经营栉沐，振作家声，贻谋燕翼，灿乎昭垂；则罔极深恩，生前既无涓埃之报，而明禋巨典，身后或少追远之诚。致使岁时伏腊之祭，间或有缺。微特子职多亏，抑且人伦有变，千载之下，犹留余憾焉。第思华夷远隔，往来莫续。虽有志也而未逮焉。兹立蔡文清宫，承内室邱宁娘，前年嘱托父母之禋祀，怀报追远之悚。迩者爰请年长眷戚，公议遵循旧典，原有配享之事，议将考妣神位，配入青云亭内，与曾六官同龛祭祀，拨出厝壹座，并公班衙厝字一纸，交值年炉主充公为业。住址和兰街，将逐年所收厝税，抽出呷钱□□文，以供壹年祭费，所剩若干，交逐年炉主收存，以为修举之资。上承下接，相延罔替，则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庶几亲心可亦慰于九京，而子职可少补于万一。是为序。

道光丙戌年五月初一日　　吉置

按丙戌为道光六年，文志季士坚考妣配享青云亭，与曾其禄同龛祭祀，盖士坚之子所立，原物为木牌。

1830年 道光十年庚寅 薛文舟立恒山亭碑

夫叻州者，包络山川，控引武垄，商贾于兹，千仓万箱，是皆地之钟灵，水之毓秀者也。爰有人众之盛如此，然而托足异国，昔人所悲，犹未旋返，莫可以期，存则荣归，没则旅瘗。眼见恒山之左，叠叠佳城，垒垒丘墟。或家乡远阻，吊祭不至；或单形只影，精魄何依，饮露餐风，诚无已时。每值禁烟令节，一滴之到，夫谁与主？令人不胜感慨系之矣。是以会诸同人，效文正公之妙举，建亭于恒山之麓，以备逐年祭祀，少表寸诚。今将芳名共列于左，以垂不朽，为之序云尔。

	陈送观		张续观
	高福元		王猜老
大董事	薛佛记	总理	高修词
	瑞茂号		周正春
	振源号		陈篆观

薛佛记共捐金七百六十四元二角正　陈送观捐金五百二十元
蔡沧郎捐金四百大元　高福源捐金三百大元　龚光傅捐金二百大元
陈有郎捐金二百大元　林涩观捐金一百六十元　曾青山捐金一百二十六元
杨佛应捐金一百二十元　陈果能捐金一百二十元　蔡延龄捐金一百二十元
林秉麟捐金一百大元　杨金水捐金一百大元　徐钦源捐金一百大元
陈卓生捐金八十大元　王精老捐金八十大元　张续观捐金八十大元
周正春捐金八十大元　陈篆麟捐金八十大元　杨清海捐金八十大元
刘沛良捐金八十大元　叶抵观捐金六十大元　薛文仲捐金六十大元
陈文源捐金四十大元　杨铁观捐金四十大元　胡魁元捐金四十大元
高梓是捐金三十大元　李映观捐金三十大元　陈三柔捐金三十大元
林在观捐金三十大元　梁壬癸捐金三十大元　王瑱观捐金三十大元
高修词捐金二十四元　许芳隆捐金二十四元　高福章捐金二十四元
周智观捐金二十四元　郑荣华捐金二十四元　薛荣山捐金二十四元
汤赫观捐金二十四元　陈应策捐金二十四元　曾位珍捐金二十四元
郑登州捐金二十四元　黄竟成捐金二十四元　陈周南捐金二十元二木
陈合意捐金二十大元　邱瑞鹏捐金二十大元　周梅观捐金二十大元

林叶华捐金二十大元	陈振记捐金二十大元	王伯梅捐金二十大元
黄乙观捐金二十大元	翁如水捐金二十大元	陈振旭捐金二十五元
蔡其卿捐金一十五元	蔡相甫捐金一十五元	曾福星捐金一十五元
何文信捐金一十五元	刘沛静捐金一十五元	蔡沧明捐金一十二元
陈国朝捐金一十二元	曾安成捐金一十二元	余贺生捐金一十二元
林光宿捐金一十二元	谢宝泉捐金一十二元	何栋梁捐金一十二元
黄朱薇捐金一十二元	陈天泉捐金一十二元	曾梅生捐金一十二元
蔡禾观捐金一十二元	高银河捐金一十二元	魏三杰捐金一十二元
龚盾观捐金一十二元	郑元生捐金一十二元	庄永观捐金一十二元
陈知生捐金一十二元	曾利泗捐金一十二元	谢宝荣捐金一十二元
陈武略捐金一十二元	陈振观捐金一十二元	王傅观捐金一十二元
梁天成捐金一十二元	谢玉田捐金一十二元	曾佳生捐金一十二元
周陶观捐金一十二元	蔡沧山捐金一十二元	何达知捐金一十二元
沈允观捐金一十二元	林沛传捐金一十二元	戴玄黄捐金一十二元
周定国捐金一十二元	蔡边珠捐金一十二元	陈活泼捐金一十二元
杨马观捐金一十二元	黄光渊捐金一十二元	徐天来捐金一十二元
陈阳观捐金一十二元	郭梓华捐金一十二元	杨西观捐金一十二元
陈天成捐金一十二元	黄奏凯捐金一十二元	邱长观捐金灰计二车

时道光十年岁次庚寅蒲月　　　　　　　　　　日薛文舟勒石

恒山亭在新加坡石叻路，此为新加坡现存最早之碑记。额题“恒山亭”三字。捐款人物共108位，若蔡沧郎、沧明、沧山，皆蔡士章之子。薛文仲则佛记之弟也。大董事薛佛记原籍闽漳州东山，继蔡美吉为青云亭主，事迹详见《东山薛氏家谱》（钞本）。上碑捐款人物，若干可于天福宫、崇文阁、萃英书院碑见之，大都福建帮人士，如总理张续观，亦见道光三十年天福宫碑。

1831年　道光十一年辛卯　三宝山墓地捐金木牌

牌序

大凡天地之生物不测，夫山之生于天地，亦犹草木之生于山焉。然天地既有盈虚，草木岂无培覆？故昔圣王体天行道，随山刊木，平水土

也；火烈山泽，除禽兽也。即如今兹兰城，荒芜山冢，草木畅茂，鸟兽繁兴。不有削伐之功，未免率兽而食人者也。爰集众士，各出缘资，非为沽名而计，正为仓（苍）生除害者此也。

次名开列于下

梁美吉官四十盾　　高福源官三十盾　　薛佛记官三十盾
蔡延龄舍二十三盾　　曾青山官十五盾　　杨　旦官十五盾
许荣科官十一盾　　陈天福官一十盾　　陈振德官一十盾
蔡顺和官一十盾　　王　猜　官二十盾　　陈果生官一十盾
徐　朝　官九　盾　　曾佛霖官八　盾　　余朝洗官八　盾
陈长源官八　盾　　王　升　官八　盾　　黄障元官七　盾
陈　忠　官六　盾　　李赞美官六　盾　　陈　策　官六　盾
叶　底　官五　盾　　李珍元官五　盾　　邱　降　官五　盾
王双梅官五　盾　　王谦益官五　盾　　陈　盆　官五　盾
蔡有力官五　盾　　黄光恺官五　盾　　洪俊成官五　盾
陈江海官五　盾　　许祈佛官五　盾　　吴屿山官五　盾
钟　贤　官五　盾　　郑荣华官五　盾　　曾安然官四盾八方
陈宜南官四　盾　　周源流官四　盾　　邱　株　官三　盾
陈坤水官三　盾　　梁赞元官三　盾　　陈国朝官三　盾
林深英官三　盾　　何栋梁官三　盾　　邱肯荣官三　盾
杨青山官三　盾　　颜元珍官三　盾　　李建安官二盾十方
黄齐山官二　盾　　郑　升　官二　盾　　林光报官二　盾
邱　田　官五　盾　　陈文贤官二　盾　　陈三录官二　盾
林仕智官二　盾　　吴江汉官盾半

一开三宝山去工钱三百三十盾
计五十六条总收来捐钱四〇八盾四方　一开山仔后去工钱七十盾
一开做牌去工钱一盾半

道光十一年岁次辛卯菊月既望二日吉置。

按上列二牌记捐款人有观、老、舍等称谓，为闽人习惯，参道光《厦门府志》卷十五“俗尚”。此牌人名与嘉庆六年青云亭碑及恒山亭碑人名不少相同。洪俊成为建崇文阁副董事，其名见于此。又持较《庆德会石碑》三十六人名，相同者计有蔡延龄、梁赞元、郑荣华、杨青山、钟贤（元）、颜元珍、

洪俊成、李建安等。此三宝山在马六甲，可知新加坡开埠之顷，福帮商界人士多来自马六甲，恒山亭捐金者亦复如是。与道光三十年《天福宫碑记》人名尤多相同。

1836 年 道光十六年丙申 潮州义冢公司墓碑

碑在马六甲潮上义冢山上，文云："潮州义冢公司之墓，道光丙申十六年仲春月吉立，众姓等同立石。"按马六甲潮州会馆史略云，清朝中叶，潮人谋生于此者更多，乃组织同乡团体。定名为潮州之公司，会址即今鸡场街一百一十四号。惟碑石可查者为清道光二年，已有潮州公司之存在。嗣有陈罗合君捐地，至光绪八年（公元 1822）乃建馆宇，定名韩江会馆。所谓道光二年碑，未见踪迹。会馆尚存二碑，叠置于石匠工场，无法掀开，据称上镌捐款人名。

同年，恒山亭立"重议规约五条木牌"，末题，由"董事总理会工炉主头家及漳泉诸商人等公白"。牌现移存南安会馆。

1839 年 道光十九年己亥 金兰庙醵资碑

庙在新加坡那施士街，题云"道光十九年岁次己亥荔月初一日吉旦"。额曰"金兰庙"三字，下列捐款人名，共七十四人。首二人"陈治生观喜捐大银三百六十元"，"杨清海观喜捐地壹座"等，余从略。此碑左端镌"道光十年"字样，庙内有道光十年匾，似碑原立于道光十年，此为覆刻。杨清海名亦见于恒山亭碑，仅捐八十元，于此则捐二百二十元。人名多用哥、合字样，与恒山亭碑之称观、三宝山碑之称官截然不同，知捐款者必多为秘密会社之人物。

1843 年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兴隆邱公木碑记

公，邱府之苗裔也，讳兴隆，世居榕城新安。少倜傥有远志，贾于呷国，遂族焉。以为源远流长之计，讵意偕妻王氏讳三娘弃世，不得兰孙桂子。绵绵葛垂，森森竹立，竟成伯道之痛，伤如之何。幸有生下三女，长曰鸾娘，次曰凤娘，三曰养娘，即余之母亲也。余虽属外孙，宁不目击心悲？欲从祖祔食，议非其伦，欲等祝以孝告，后恐难继。第为此事，寸衷耿耿，莫可明言。爰请呷中列位诸耆老，仝同公议配享之事，

蒙其许诺，而外祖考妣之神，有所凭依，实余之厚幸也。今将外祖二位神主配入青云亭内，与曾讳六官同龛。即备出呷钱一千文银盾，充公为业，以便上下相承，代为生息，聊备四时祭祀之需。庶乎笾豆铏羹，世世得充其实，禴祀蒸尝，时时勿替其典。因为之序，勒牌以冀崇祀，永垂不朽云尔。

道光廿三年岁次癸卯端月十三日漳郡浦邑东山营社　　　薛佛记谨立

佛记之母即邱兴隆之第三女，彼系其外孙，故为配享于青云亭内，与曾其禄同龛。

1844 年　道光二十四年　重建应和馆碑

旧闻君子将□宫室，宗庙为先，远适异国，馆舍为重。兹我梅州为邑，设立馆于嘒地。屋建三重，既美神安得所……于当日，谋胜于在斯。道光三年经营创造，年来年去，物换星移。今者我同人义倾山海，气协芝兰，睹远基之有感，发善念而无私。谓之安兹羌旅□□再接其鸿规，扣臂……呼，劝……捐金五邑，卜筑三时。在昔择吉兴工，重建经始；而今收工告竣，落成克终。仰圣殿之辉煌，共奉一龛香火；抚旅邸之宽广，咸叨十笏容居……往……长居夏屋；抑或单寒困苦；得上春台。以利济为心，不必计功计德，而捐题不等，自当列姓列名。

捐题芳名开列于后

总理　刘德馨　叶春辉　朱盘谷

经理　李友清　刘富馨　杨义盛　钟七合　（下略）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岁孟冬月吉旦重建立石

客属在马来亚创设会馆，以槟城为最早。现存 1955 年“槟城屿嘉应会馆”重建落成纪念碑云：“考本馆成立于公元 1801 年（嘉庆六年），往昔名称不一。曰嘉应馆，曰仁和公司等，数名并用。……1938 年 11 月兴工，至 1941 年 7 月，全部落成。”是其草创会馆，在槟屿开埠后之第十五年，比应和会馆为先。是碑文近骈体，曾细心校录；惜残泐过甚，不可卒读。

应和会馆为嘉应州五属（梅县、蕉岭、五华、兴宁、平远）同乡会所，位于新加坡直落亚逸街九十八号。门额榜“应和馆”三字，创于道光三年（公元 1823），实为星洲最早之会馆。奉祀关帝。（有道光辛丑罗德文敬奉联云：“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道光二十四年刘德馨叶春辉等重修，此碑即记此事。（详《新加坡应和会馆史略》，《南洋客属总会第三十五六周年纪念刊》）

1845 年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修青云亭碑

敬修青云亭序

窃惟鸿基垂世，先哲之弘谟堪称；纬业咸新，后生之素抱有在。粤稽我亭，自明季间，郑李二公南行，悬车于斯，德尊望重，为世所钦，上人推为民牧。于龙飞癸丑岁，始建此亭，香花顶盛，冠于别州。民丰物阜，共仰神灵之所庇，猗欤休哉！皆赖先代之善作者也。厥后曾、陈诸公，相踵莅任，仁义居心，化行俗美，芳声丕著，政绩可嘉。兼不惮劳，捐金鸠工，营盖兰若，尊崇佛国，此诚美举，效之固宜。第人以代迁，物于日敝，青云景色，只见榛棘含烟；禅舍僧堂，惟有鼯鼠栖栋而已。幸有甲必丹大蔡君，卓尔迈众，继秉呷政，广发善心，不惜重赀，义举首倡，爰督海关诸同人，重兴斯亭。于嘉庆辛酉岁，告厥成功，美轮美奂，令人敬仰。计今道光廿五年，将有四十余载矣，历多年所，瓦木废颓。舟既推为主治，往来于斯，巡檐趋阶，睹此香界，几化荒庭，触目关心，不能忘怀，舍我谁咎！感佛光之普照攸远，念先贤之创造维艰，一旦任其自倾，深负前哲之功，欲行捐题，殊费周章。舟不忍坐视，愿为仔肩之任，鸠匠仍贯，虽无画栋雕甍之巨观，却免栋折榱崩之贻患，不特舟一人实受其福，定见阖呷降福孔多于无疆耳，特此敬序。

圭海陈俊卿撰文

道光廿五岁乙巳季冬吉旦，漳郡浦邑亭主薛文舟谨志。

按碑言“郑李二公南行”，于“龙飞癸丑岁，始建此亭”，其事在曾其禄之前，则此癸丑当为康熙十二年（公元 1673）。同治六年（公元 1867）重修青云亭碑记谓“青云亭之建，积于今二百有余岁”。自 1673 年 1867，恰为二百年左右。

1846年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青云亭奉李为经禄位碑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方其少也，既有超世之高才，及其壮也，又有避世之远见，展如之人兮，拜之彦也。粤稽李公讳为经，别号君常，银同之鹭江人也。因明季国祚沧桑，遂航海而南，悬车于兰城间，尝有族焉，然不自知其容貌端严温良俭让，言可为表行可为坊，阖呷之人，咸钦其雅度，堪继郑公之任而主持风化者也。自郑公天禄永终，上人推为民牧，别无可旁贷，道德齐礼，慈祥恺恻，宏功既创造于前，伟业自垂统于后，故行商坐贾，共荣升平之庆，民胞物与，咸仰雍和之风，猗欤休哉！皆赖李公之承宣布化者也。所谓不竞不絿，不刚不桑，敷政优优，百禄是遒，殆可为斯人咏欤。噫！公有是德，宜有是福，则当箕裘罔坠，兰桂联芳，此天之所占善者然也。孰意承祧延继，绳绳渐征，春露秋霜，左昭右穆，其谁与归？千载下公有余憾焉。舟偶任亭主，概闻政绩，深慕高风，幸得寿图于邂逅，宛见仪型之在目，第考其富有日新，迄今未泯，诚令人感慨系之矣。佥向其盛族佥议，已皆欣然，奉公之禄位，配入青云亭内，与列位先甲同龛。舟愿备元黄二百大元，充公为业，上承下接，代为生息，聊备禴祠蒸尝之需，庶乎勿替长引，乃为之序云尔。

道光二十六年岁丙午葭月谷旦

漳郡浦邑亭主薛文舟谨志
圭海陈俊卿拜撰

同年　立郑芳扬禄位碑

舟于丙午冬，谨诹良辰，奉请

李公禄位，配享　　　青云亭内。

郑公讳芳扬，乃先代之英贤，实传世之豪俊也。故能开基呷国，始莅兰城，善政早播于闾阎，芳名久载于史册，斯诚亘古之高风，足慰当今之雅望，则公之禄位，入于祀典，宜矣。惜乎祭业无征，虽有禘尝之义，岂足令公快于九泉乎？然舟既任亭主，睹此哲人已往，典型犹在，于心有戚戚焉。爰是因此达彼，再备白金二百大元，充为公业，上承下

接，代为生息，以示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永垂不朽云尔。

道光丙午岁季冬吉旦

亭主薛文舟甫谨志

同年　恒山亭布告碑

（恒山亭）布告

为重开新冢具白布告事：窃谓冢山之建，盖系仁人恻隐之心，欲俾死者所赖以安也。今观夫恒山旧冢，因山地狭隘，历年久远，是故坟堆累匕，叠成鱼鳞，东西界限之内，别无罅隙可寻。仁人君子，一经触目，宁不中心忉怛哉！爰是公议，再建一山，地名柑仔园。涓此十月十二日吉辰，预备牲牷，祷告山灵，厥后凡系福建人，倘有不测，可从此而葬焉。务依旧冢条例，仍向恒山亭炉主给字，然后举行。兹已各事完竣，合应具白布告。

本亭公议：凡有葬新冢山者，定限每穴二丈二尺四方为准，不得多占公司之地。又白。

道光二十六年葭月十二日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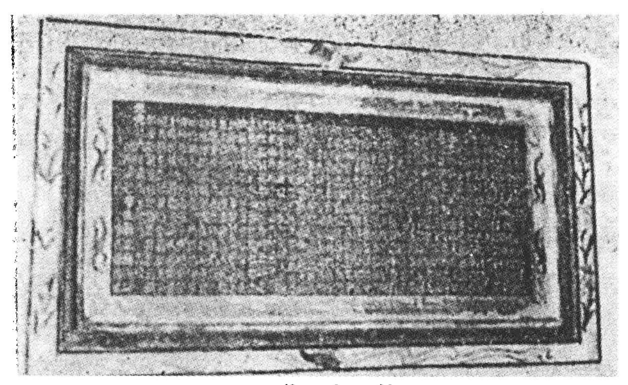
董事人漳郡浦邑薛佛记谨立

同年　薛文舟纪梦碑（青云亭）（见图四）

舟因昼梦，而序其略。

予方昼而寝，梦见一儒雅之士，玄冠缟衣，轻文尚质，恂恂朴实，威仪堪仰，昂然直入，向予而叹曰：嗟呼！世风之不古也，子其知之乎？予应之曰：未也。今将语汝。夫郑李二公之初莅呷政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讴歌弗厌，讼狱无闻，实前辈所不能语，后进靡得而言。故其丰功盛烈，足以垂休光、照后世者，莫不由此始矣。弟年历悠远，踵想之人，其绩屡迁，遂至泯灭，耿介之意莫伸，抑郁之怀靡愬，斯亦九原之遗憾者也。幸子之任于斯，则有慈祥恺恻，欲稽古而记今，以成一世之美，故郑李二公，政绩丕显，是皆子之力也。虽冥冥之中，亦有少补焉，子其勉之。予恍然问其姓，则曰李，问其名，则俛而不答，飘然顾笑。将束整衣冠，若虚左以待，渺无踪迹。予亦惊悟，但见斜红将坠，

凭几而坐，遂有深思远虑，仿佛予怀，未易形言，殊有结绳系之矣。忽焉，予姻翁李义育官，偶刊（到）门庭，陈乃李为经公令嗣二舍讳芳号



图四　薛文舟纪梦碑

仲坚之事，若符所梦。噫！予知之，盖为郑李二公之祀典有征，而仲坚公之神碑，独点点不语，故托予梦而将为之安乎？予抚膺自问，诚哉英伟人也。询其来由，亦职授甲必丹。然宏懿明敏，世载其英，故得任理呷政，循声远播，为国所器，舟亦概闻其作述咸者，缵绪并驱，盖亦寥寥罕睹矣。故修德行仁之事既设，温恭允塞之道尤备，所以德隆业广，令人揄扬不置，岂虚语哉？而今而后，乃知公桥梓，明德惟馨，咸在于此。应其神位，再入祀典，同为经公配享，使神各有所凭依，庶乎典祀无荒于昵，是或一道也。舟是以再备一百大元，充为公业，仍依前规，上下相承，如贯珠可也，因梦并记云尔。

漳郡蒲邑亭主薛文舟再志

澄邑　　陈延选敬撰

道光廿六年岁丙午腊月　　　　吉旦

此记薛文舟为李为经次子李仲坚安禄位以配享事。

1847 年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峨嶆大伯公庙碑

峨嶆大伯公，显赫灵感，护国庇民，神恩浩荡，黎庶沾泽。原自昔年，有福德堂古庙，历年以久，栋宇倾颓，墙壁毁坏，故诸善男信士，同心义唱，捐金鸠集，择地起盖，梁栋焕新，以壮雅观，经已告竣。合

应芳名勒石，永垂不朽于万世矣。

大董事总理王闽律观　　协理陈驱观

蔡九观、陈坤水观捐银二十大元　　谁立号捐银十五大元又庙地一所

王闽律观捐银十八大元　　大埔余荫师捐银十五大元

曾举荐捐银一十大元　　章潮观捐银五大元

洪振盛号捐银一十大元　　胡生记捐银五大元

王大讲捐银五大元　　吗哌金长发鸲捐银五大元

林成家观捐银五大元　　南旺陈德祥观捐银五大元

李珍元观捐银五大元　　李建安观捐银五大元

道光二七年丁未岁桂月董事等公立

按庙内又有民国九年、民国十七年梧槽宫重修碑记二石，兹不录。捐款人陈坤水、李珍元、李建安观，俱见道光十一年马六甲三宝山木牌，章潮疑是章芳琳之父章三潮，漳州长泰人。

1848年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青云亭主梁美吉碑

言水者必探沧海，言山者必陟岱宗，言人者必究动绩。粤稽开基亭主梁公讳美吉，生而岐嶷，素抱大志，殖货财而追猗顿，数分金以效叔牙。拯弱扶孱，令闻久钦于昔日；排难解纷，仗义夙称乎当时。是以伟望孔彰，嘉猷丕著，童叟怀其豪侠，士商服其才干，咸以亭主推之。而公犹卑以自牧，无如众议已定，因是而受其任也。且自下车以来，革奸除弊，劝善戒恶，俗有仁让之风，世无夸诈之习。虽有一二狡猾不法之辈，亦自敛其迹而不敢肆其为，岂非公之盛德以化之乎？然不但此也，更有累次动猷之可考者，犹在吾人耳目所共见。青云亭原为吾侨保障之灵刹，墙围有度，历年久远，突闻上令欲毁垣广道，而公力能挽回其议；三宝山亦是华人瘗玉之古冢，原隰得宜，抔土连络，忽见隶后曾掘土伤坟，而公躬亲遏止其锋。夫若是，较古人之作风，其功不更伟哉？至其修葺宝山亭，与夫捐题不吝者，则又公所乐为矣。碑文之作，恶可已也？俾后之览者，知名识氏，亦将有感于斯文。是为序。

姻眷弟黄位卿拜撰

大清道光岁次戊申年仲秋月谷旦
福建会馆徐炎泉同耆老等谨立

同年　重建宁阳会馆石碑

宁阳阖邑庶姓，来集于新州者，实繁有徒，或为工匠，或为商贾，亦各安分呈能，有干有年于兹土矣。但思远适异乡，散不合之而聚，疏不联之使亲，得毋离志解体，休切不相关乎。赖我圣朝天子，泽普祥和之化，仁义经济，布教于天下。窃以谓人众固贵齐于一心，而能一之具尤捷见于公馆。夫是馆也，岂曰小须哉？乃借前谟之烈，肇启其宇，第岁月既深，渐就倾圮，是以阖邑同心酌议，乐开劝捐之规，重建宁阳会馆。增图式新，依址仍旧，精工几列，规制咸宜，道光戊申岁冬十一月而馆告成。适以时和会，群分者于斯，类聚者亦于斯，敬建神灵而奉祀之，以介眉寿，以迓鸿庥。正堂广大高明，武帝诸神坐焉，附祠清静幽闲，先主位焉。盖以上答神恩，下以妥先灵者，须在是矣。至于祭毕而宴，毋分族姓之强弱，毋论人数之多寡，相视当如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况生同厥邑者乎？间有情事不均，众从公馆理处，以正纲常，以息怨怒。由是在家者可以安心而无忧，羁栖者亦听得所而无患，而可久可大之规模，由此基矣。是为序，甲辰恩科举人余廷润拜题。

大　　总理　　温道柏
副　　　　　　梁德环　（捐款名从略）

道光二十八年岁次戊申仲冬谷旦立。

曹亚志草创是馆时，称“宁阳公会”，继号宁阳馆。此碑现存新加坡博物院，文中称新加坡为“新州”。

1849年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吉礁港口王辜君碑

道光二十九年岁次己酉阳月吉
峰　　特　　港
显考　　吉礁口谥勤辜府君之墓

山　授　王

孝男	女	男孙	女孙
登科	良英	上士	百碧
夏连	玉英	上达	百宁
登春	金凤	上□	
登元			

按辜国材为礼欢长男，1821年至1841年吉打受暹罗保护时，国材被任吉打港口府尹，故有“吉礁港口王”之称。

1850年　道光三十年庚戌　吉打广东列位义冢总坟墓碑

《吉打广东暨汀州会馆史略》云：“1850年（即道光三十年），留居北吉打之广东同乡，发起创立‘广东大公司’及‘武帝庙’。开辟义山，名曰广东列位义冢总坟墓，石碑尚存。”（《雪兰峨广东会馆纪念刊》，1960）

同年　望噶叻王莅星碑

今春，望噶叻大王驾临斯土，仁义兼施，德化丕著，万民欢庆，市井讴歌。壮山川之秀色，开天地之和风，洵千载之嘉会，际太平之景运者也。而惠吾唐人，德泽尤觉有加。惟兹大驾回旌之余，民生受赐之多，悦服之诚，感念无已。爰集坡中各色人众，共建斯塔，齐颂恩德，昭其不忘。其足以勒金石、播诗歌，以耀后世而垂无穷者，良由上有善政也云尔。

道光三十年岁次庚戌端月

暎吉黎一千八百五十年卑不哇里月。

新加坡众唐民敬识

碑在新加坡 Anderson 桥北边石塔，分四面分镌英巫华印四种文字，此为华文，在塔之西面卵形框内，文已载入《星洲十年》。望噶叻即印度 Bengel，明史译作榜葛剌。卑不哇里月，即 February 也。

同年　建立天福宫碑记

新加坡天福宫，崇祀圣母神像，我唐人所共建也。自嘉庆二十三年，英吏斯临，新辟是地，相其山川，度其形势，谓可为商贾聚集之区，剪荆除棘，开通道涂，疏达港汉，于是舟樯云集，梯航毕臻，贸迁化居，日新月盛，数年之间，遂成一大都会。我唐人由内地帆海而来，经商兹土，惟赖圣母慈航，利涉大川，得以安居乐业，物阜民康，皆神庥之保护也。我唐人食德思报，公议于新加坡以南直隶亚翼之地，创建天福宫，背戌面辰，为崇祀

圣母庙宇。遂佥举总理董事劝捐，随缘乐助，集腋成裘，共襄盛事，卜日兴筑，鸠工庀材，于道光二十年告成，宫殿巍峨，蔚为壮观。即以中殿祀圣母神像，特表尊崇，于殿之东堂，祀关圣帝君，于殿之西堂，祀保生大帝，复于殿之后寝堂，祀观音大士，为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规模宏敞，栋宇聿新，神人以和，众庶悦豫。颜其宫曰天福者，盖谓

神灵默佑，如天之福也。共庆落成，爰勒贞石，志其创始之由，并将捐题姓氏，列于碑阴，以垂永久，俾后之好义者，得所考稽，以广其祀于无穷焉，是为记。

	陈笃生		梁赞元	蔡光禾	陈坤水
大董事	龚光传	大总理	苏源泉	曾青山	陈楚观
	薛佛记		周柏梅	周陶观	谢宝荣

（以下人名款项二十五行从略）

时道光三十岁次庚戌年荔月

吉日大董事总理等同立石

庙在新加坡直落亚逸街。大董事龚光传名亦见恒山亭碑，捐二百元，仅次于大董事之高福源。大总理如曾青山、梁赞元、陈坤水等并见于道光十一年三宝山木牌，其余人名同于恒山亭者尤夥。

同年　建立天福宫碑记

大信士陈金钟，于庚戌年造地岸，并修理宫埕，捐添缘金一千七百十九元乙角乙占（下略）三大条共银三万七千一百八十九角八占半，计七十条合共开出大银三万七千（下略）

时道光三十庚戌年荔月日大董事总理再立石。

陈金钟即陈笃生之子，笃生于是年任建天福宫首名大董事，是捐金三千为最巨之额。是时捐款者以船号为多，可考见当日之船名。

1851年　咸丰元年辛亥　槟城龙山堂碑

外国与中华殊俗，所谓槟榔屿，则尤远隔重洋，风教迥别；闻客兹土者，典礼缛节，恪守诸夏常仪，亦可见来此之多君子，故能随处振励，以不失文采风流也。然羁旅之乡，创造尚阙，遇有盛典胜会，必先期择地而后行礼，扫除劳瘁，冗杂非宜，有心者欲建一所，仿内地会馆之制，阅历多年，未得其便。去秋，邱氏族来自海澄新江者，相准其地买得之。是地本英商某肇创基域，外环沧海，面对崇山，栋宇宏敞，规模壮大，因而开拓修葺，高下合制，爰改造而更张之。门高庭辟，植桂种树，遂蔚然成荫而茂盛，颜其额曰龙山堂。凡族之神福赛会，以及新婚诸事，概于是堂以序长幼、敦敬让、修和睦，盖是堂之关于风化匪少也。

龙山堂邱氏，祖原出于泉郡龙山。曾氏诸载家乘取以名堂，不忘本也。且别有曾氏者，其出龙山匪龙山堂海澄新江之邱者，虽不借其出输费而岁时祭享，有事于堂醵饮者，为亲亲谊也。堂之中，奉大使爷香火，盖新江本有祀，而客地亦多被神庥，所以出资成堂者，新江原蓄有本社众公业，因而谋之不别捐题也。成其事者固非一人，而阖族鸠集，用昌于异国，爰为之记。后之人，可以知此堂为新江邱氏之堂，是为记。

大清咸丰元年岁次辛亥阳月谷旦。

<table>
<tr><td rowspan="5">家长</td><td>华栋</td><td>石泉</td><td rowspan="5">董事</td><td rowspan="5">心菊
柳幼
埈文
天德</td><td rowspan="5">同立</td><td rowspan="5">光绪壬寅重新，
生员邱曾铭书。</td></tr>
<tr><td>埈文</td><td>江水</td></tr>
<tr><td>埈对</td><td>台品</td></tr>
<tr><td>埈乞</td><td>四方</td></tr>
<tr><td>心美</td><td>肇邦</td></tr>
</table>

碑在槟城丘氏龙山堂。碑额题“龙山堂”。侧有联语云“龙学恩湛雨渥，山仰德荫云礽”。

同年　录野亭总坟碑

墓碑题云：“显考仁义大兄讳领子世贤谥云佳陈公之墓，辛亥季冬吉日阳居众兄弟立。”（见梁元洗南顺公馆史略）碑在新加坡。

1852 年　咸丰二年壬子　青云亭许永占立碑

（一）

窃思求而必应，神之灵也，沐而必报，人之心也。今青云亭大众爷，固我唐人阴灵之所聚也。中间英雄俊杰之魄，聪明知略之魂，累累叠叠，赫赫明明；而其威灵响应，笔难赘举，阖甲蒙恩，通埠赖庇，故往来之祈祷无穷，春秋之享祀不忒。占商斯土，屡沐恩风，时沾化雨，但无以记之。不见神迹灵显，不有以彰之。切占初承锡商，往祷佛祖，联游坛前，见香灯寂寥，触目有感。遂议同人乐从，许以荫份。厥后果获奇利，此皆神力默佑焉。兹值锡㐷更易会算。计得利银五百大元。即交亭主收管生息，以为供奉香灯，永垂久远之需。愿后之人，守而勿替。庶神只之威灵永著，而吾等亦得少以伸其报答之志，是为序。

咸丰二年岁次壬子孟夏吉旦信商许永占敬立

（二）

窃思锡祥降福，群载英灵之恩，崇德报功，用著明禋之典，既沐麻于昔日，宜报德于今朝。恭惟佛祖，宝筏宏施，商贾咸沾化日，慈帆广布，士女共沐光天。前因弟子许永占初承锡商，经在案前许下荫分，议知同人，俱皆忻从。数年前获得美利，实赖灵庇，际兹锡㐷更易，爰集

同人会计，自丙午年年至壬子春，合得利大银一千六百元，即将此银建置厝屋，交亭主逐年收税，以为佛前香灯之需，愿后之司事，恪守而勿替，则佛祖之威灵永著，而占等亦得无愧于厥衷云尔。

计计

一置鸠场街厝一间银四百九十大元

一置宝锡街厝一间银四百九十大元

一置武望篮厝五间银五百十大元

一置厝扣外尚伸银一百十大元

即日将厝字共参纸并银交亭主收管一百一十元交过

咸丰二年岁次壬子孟夏吉旦　　　　沐恩弟子许永占敬立

按上二碑有误刻。前碑误“窃”为“切”，后碑“恪守”误作“恰”。录此以见经营锡业在马来亚之重要性。

1854 年　咸丰四年　西滨禅师墓石

开元顺寂沙弥西滨禅师，咸丰四年七月立

《槟城散记》云：“道光年间，有和尚法名西滨禅师，曾留海珠屿大伯公庙，祀奉大伯公。咸丰初圆寂，附葬大伯公坟下。”

1856 年　咸丰六年　槟城福建义冢碑记

自谢惠连有祭古之作，王阳明有瘗旅之文，仁人用心，昭然若揭矣。而槟榔屿旧有义冢，鱼鳞叠叠，几无隙地，后之死者，将何以埋骨哉？爰集诸同志，勉力劝捐，共成义举。遂别创一义冢，而设墓亭焉，俾死者无暴露之虞，岂不懿甚？谨将助缘姓名，开列于后，以勒贞珉，垂不朽云。

咸丰六年岁次丙辰桂月吉旦

此为槟城福建第一公冢。其后又有清翰林院庶吉士张藻翔于光绪十八年重修撰波池滑公冢序，及光绪庚寅年解元南安县郑怀陔撰序。又有诗二首云：

“青青原上冢，有客吊遗坟。回首斜阳里，高峰起暮云。”“浮生如大梦，来去证前因。多少英雄事，谁能脱此津。”辛卯年廖廷璋题。又有“公议条规”碑石，立于光绪庚寅年。

1860年　咸丰十年庚申　槟城广东暨汀洲众信士新建槟屿福德祠并义冢凉亭碑记

义冢之设，所以联类聚之众心，妥羁旅之孤骸，生顺死安，谊美恩明，□典□也。我粤东暨汀洲人，自国朝乾隆末间，游新埠者，陆续辐辏，营生理者，渐次豫大，因筹义冢，卜吉于升旗山之左。自西南耸起，绵亘数十里，走至东北隅，迤逦下垂，著倒地木形，两株叠接，虽肩膀护峰不起，而珠海前潮，于斯为聚，遂以始葬，名大伯公坟。崇其窀穸，广其坛壝，为之宗主。后来挨次附葬，初在上株，今葬于下，弥觉藏风聚气，此同以人之和，得地之胜矣。惟祭扫人众斯叙，饮筵多旧，亭虽广犹未能容。

咸丰庚申，倡捐再建，上下略相连，更于其间立一大伯公庙，历壬戌岁告成，设司祝，奉明禋，俾看守山坟有专任，意至深且远也。而从此肆筵设几，酣饮合欢，绰有余地，易此谓可以酬酢，可以佑神者，此物此志也。爰立祭扫定期，以敦和睦。每逢清明之日，则义兴馆，前期一日或二日，则海山馆，前期三日或四日，则宁阳馆。凡各府州县及各族姓，随便订期，同祭分祭，总不离清明前十日之后十日者。是展同心之欢娱，慰旅魂之零落，纵彼不得归葬故乡，当亦无憾于异地，于野之庆何如也。且尤有可喜者，居蛮地而举乡风，声名文物，不随俗变。当其祭扫出行，远十有余里，而仪仗灿著，陈设炜煌，钟鼓喧天，衣冠耀日，较省垣摆游，有过之无不及者，不独乐奏八音，礼行三献，情至而文生已也。繁华观美，中有太和洋溢之概，盖地虽夷也而亦华，人虽涣也而亦萃。睹是举也，类皆仁人君子之用心，其芳名允垂不朽，而兴发更未可量矣。仆适于是年两游斯埠，备知始末，爰详叙之以弁其首焉。

宁邑庠生梅明两敬撰

总理	林启发 黄进德 梅远湛 黄百龄	劝捐人	孙广林 梅耀广 阮仁备 吴百福（下略）

大清咸丰十年岁次庚申十三月吉日

1861年　咸丰十一年辛酉　萃英书院碑文

我国家治隆于古，以教化为先，设为庠序，其由来久矣。然地有宽严之异，才有上下之殊，立教虽属无方，而讲学尤宜得所，信乎士林之攸归，在乎黉宇之轮奂也。新加坡自开创以来，土俗民风，虽英酋之管辖，而懋迁有无，实唐人之寄旅，迨于今越四十有余年矣。山川钟灵，文物华美，我闽省之人，生于斯，聚于斯，亦实繁有徒矣。苟不教之以学，则圣域贤关之正途，何由知所向往乎。于是陈君巨川，存兴贤劝学之盛心，捐金买地，愿充为党序之基，欲以造就诸俊秀，无论贫富家子弟，咸使之入学。故复举十二同人，共勷董建，且又继派诸君，以乐成其美。择日兴工，就地卜筑，中建一祠书院，崇祀

文昌帝君，紫阳夫子神位，东西前屋，建为院中公业，经于咸丰甲寅年，工成告竣。因颜其院曰萃英，盖萃者聚也，英者才也，谓乐得英才而教育之。每岁延师，设绛帐于左右，中堂讲授，植桃李于门墙。夫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今者陈君巨川能首行义举，倡建学宫，不惜重金。买地为址，而十二君曾举荐、陈振生、杨佛生、林生财、许行云、陈俊睦、梁添发、薛荣樾、曾德璋、洪锦雀、陈明水、薛茂元，又能同心好善，鸠工经始，乐观厥成。且也都人士亦皆能接踵其美，输财以助讲贯之需，其好善之心，上行下效，若影之随行，如响之和答，诚有不期然而然者，岂非一举而三善备哉？他日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使荒陬遐域，化为礼仪之邦，是皆巨川君与十二君以及都人士之所贻也。后之问俗者，亦将有感于斯举之高风，故为之序；且复列买地筑舍以并捐金诸芳名于贞石，以共垂于不朽云耳。

咸丰十一年岁次辛酉荔月乙未谷旦。

又　萃英书院捐题石碑

陈君巨川捐献基地一所所值银一千七百一十元正

董事十二君：陈振生　许行云　薛荣樾　陈明水　曾举荐　林生财　陈俊睦　洪锦雀　杨佛生　梁添发　曾德璋　薛茂元　同

捐资建成书院暨东西屋等费银六千三百四十五元正

诸位捐题膏火公银芳名列左（中略）

咸丰十一年岁次辛酉荔月乙未谷旦

按巨川即陈金声。董事中之曾举荐，名见道光二十七年大伯公庙碑及道光二十七年大伯公碑。薛茂元即佛记之子，陈明水则金声之子，佛记之女婿也。

同年

芙蓉惠府甲必丹盛明利碑（按见《芙蓉史话》，《南洋文摘》第四卷第十期）。

1862 年　同治元年壬戌　重修广福宫碑记

槟屿之有广福宫者，固两省都人士所建，于以宁旅人而供香火也，其所由来旧矣。乃年代久远，日就倾颓，岁在辛酉，欲从而更新之，爰集家长宣众议。佥曰：有基勿坏，宜仍其旧；但榱桷之挠折废坏者，从而易之，砖瓦之漫漶不鲜者，因而辑之，毋侈前人，因废后观。众皆曰善。于是劝题议捐，因集腋以成裘，鸠工庀材，借和衷以济事，阅十二月而宫成。是役也，取材多，用物繁，使非都人士之捐金恐后，何以克倡美举，以共成厥功。因欲志其事于贞珉，以垂永久，遂属其序于予。予曰：指困解囊，斯人之高谊也，增华踵事，家长之良图也，其阴为辅翼，使之踊跃捐输者，则列圣之声灵赫濯，有以诱其衷而观厥成也。是宫既成，商民乐业，居常则祈福延禧，共遂家庭之乐；有事则解纷排难，同消雀角之争；将见忠信笃敬，可行于蛮貊，睦姻任恤，旋睹于他邦，

其所系者，又岂止宁旅人而供香火也。是为序。

噒唧郡主许泗漳捐银一千大元正（下略）

同知胡宗吁　　三百大元（下略）

都司黄进德　　一百五十元（下略）

国学涂继昌　　一百二十元（下略）

贡元黄百龄　　一百大元正（下略）

董事　杨一潜　梅远湛　冯登桂　林埠郡　黄道德　谢昭盼　梅耀广　陈玉貌　邱石泉　黄百龄　林启发　杜宏谟　同立

同治元年岁次壬戌腊月吉旦

1865年　同治四年乙丑　槟城　重修海珠屿大伯公宫碑记

“同治四年岁次乙丑冬月谷旦　总理冯登觉胡泰兴”等立。碑多脱落，不录。

1867年　同治六年丁卯　重修青云亭碑记

盖闻青云亭之建也，积于今二百有余岁，原其始，经营者有人，结构者有人，亦可谓同寅协泰，后先济美，肇启其宇矣。自是以来，轮奂聿新，神灵永妥，观音佛祖，列圣尊神，赫厥声而濯厥呷。俾我呷人，春秋享祀，朝夕祈求，农安陇亩，贾安市廛，千祥云集，百福骈臻，此青云亭之所由昉也。夫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今斯亭也，历年多而为日久，风摇雨漂，势将使前人之所经营结构者，几欲中坠，苟非及早重修，何以免倾颓之患哉！第费用浩繁，其事虽修，而工则倍于作，作者难而修者尤难，从可知纂修之功，不在始作之下也。幸有陈君巨川，继为亭主，首董厥事。于是酌议通坡，再为润饰，爰佥举董事总理人等，自捐多金，以励众志，莫不齐坚奉佛之诚，并效敬神

之笃，于壬戌年肆月兴工，至甲子年正月落成。椎轮为辂，集腋成裘；外而规模，较之前人为尤固，内而节目，合诸旧制益加详，向所谓倾颓之患，吾知免矣。且斯亭之建，固借乎人为，而亦有资于地势也，前有平原，后有大海，左挹曝希水，右延升旗山，有此胜地，自有灵神，将见云行雨施，渡苦海而沾甘霖，革故鼎新，蒙慈光而被圣德，孰不从此重修青云亭来哉？后列捐资诸芳名，以垂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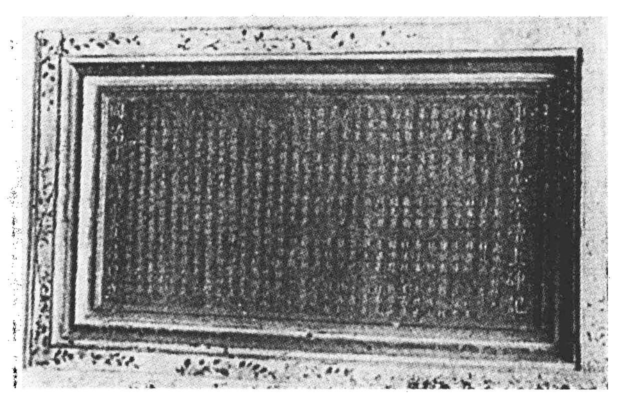
大董事 徐炎泉捐金二千有大元 陈巨川捐金三千二百元 蔡延发捐金一千二百元

薛茂元捐金八百大元 曾佛霖捐金八百大元 许永占捐金一千二百元 薛文仲捐金八百大元 许升云捐金八百大元（下略）

时同治六年岁次丁卯季夏月谷旦吉立

是时陈金声为青云亭主，重行修葺，始于同治元年壬戌，至三年春落成。大董事蔡延发，疑与蔡沧浪子蔡延龄为兄弟行，薛茂元则佛记之子。徐炎泉见道光二八年为梁美吉立碑，时主福建会馆。

同年 又重修青云亭续上碑记（见图五，不录）



图五 重修青云亭续上碑记

同年 新加坡 兴建崇文阁碑记

今夫道之大原出于天，其实体备于圣，而其流传则赖乎文；文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亦即圣与天之所在也。盖天生圣，间世独出。能及其

身，以范围一时；不能留其身，以曲成万世，故立说著书，垂诸久远，则文实天之元气，而为人之所共钦者也。今圣天子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六宇承风，咸遵圣教，虽山陬海澨，各自别其土疆；而户诵家弦，亦兴起于学问焉。况新加坡为西洋之名胜，蛮徼之咽喉。商贾贸易，行旅往来，我中国民多生长于斯者哉！于是陈君巨川，鸠众力而勷盛举，光前烈以示来兹。卜地于鸦翼之西偏，于道光己酉年兴建，至咸丰壬子年落成。其巍然在上者，所以崇祀梓潼帝君也，其翼然在下者，所以为师生讲受也，侧为小亭，以备焚化字纸。每岁仲春，济济多士，齐明盛服，以承祭祀，祭毕，并送文灰而赴于江，因颜之曰崇文〔阁〕，所以宏正道，息邪□而开圣域也。虽僻陋在夷，与文物之邦异，然人杰地灵，古今一理。斯阁也，背冈峦，面江渚，左连凤寺，右接龙门，山川既已毓秀，文运遂卜咸亨；从兹成人小子，读孔孟之书，究洛闽之奥，优柔德性，培养天真，化固陋以为文章，变鄙俗而为风雅，则斯阁之建，其有裨于世道人心，岂鲜浅哉？谨将捐资姓名，共勒贞珉，俾后来知所本云。

副董事洪俊成捐金四百四十元　　总经章三潮捐金三百元（下略）
大董事陈巨川捐金八百八十元　　陈振荣捐金二百四十六元
副董事黄崇山捐金四百四十元　　佘有进捐金二百元（下略）
许丝绵捐金二百二十元
曾举荐捐金三百元
时同治六年岁次丁卯腊月谷日立

碑在新加坡源顺街。文中己酉即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壬子即咸丰二年（公元1852）。此崇文阁之建，实在萃英书院之前。鸦翼地名，今称直落亚逸，此其省称。

副董事洪俊成名见庆德会石碑及三宝山木牌，章三潮即章芳琳之父，漳州长泰借，佘有进则潮人，籍澄海。两书院皆陈金声所倡建。

1868年　同治七年　紫云建庙碑记

尝闻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山之足重，由来久矣。顾人知山之足重，犹未知所以重，即知所以重，谁能营立其宫，俾凭依不远，降福无疆哉！夫仙者，超形声之谓也。想其修身炼性，服气炼形，道应六匡，职司二

籍，天上人间，须臾以往，山陬海澨，顷刻而来，此其尽心竭力，皆以普济众生耳。是故考其平昔之所居，不曰蕊珠阆苑，则曰紫府瑶台，此中之微妙无穷，固难为俗缘未脱者道也。兹幸神仙之下降，自卜胜地于亚翼之西偏，前临大海，后丽文屏。又有龙井甘泉，在之左右，随时涌出，而无不逢其源，诚所谓爰得我所矣。又赖董事，询谋佥同，自捐多金，以励众志，而总理诸君，亦踊跃欢欣，共襄其事，爰涓日晨（辰），乃召工匠，于甲子年创造，丙寅年落成，颜曰（原误田）紫云建庙，义取义气东来，青云得路也。从兹栋宇巍峨，声灵赫濯，感而遂通，求则必应，庇祐我民，无远弗届，则斯宫之构，其有裨于新加（坡）者，良非浅鲜也。后列捐资诸芳名，共勒贞珉，以垂久远。

座酉向卯兼辛乙，谢德修始建理

董事林应端观捐银二百六十六元，

（下略）

信士振成公司……（略）

时同治七年岁次戊辰桂月日董事总理等同立碑

碑在新加坡厦门街六十六号。碑中颇有误字，如以晨为辰，误田为曰是。陈录舛误，不可卒读。此言甲子年创建，即同治三年（公元1864），至丙寅落成，即同治五年（公元1866），捐款人有振成公司，乃陈金钟之商号。庙祀吕祖，有匾曰“仙机妙应”，同治五年立。

1868年　同治七年戊辰　新加坡重修凤山寺序

原夫广泽尊王之于中国也，时当晋代，地在诗山。一凤遥着，结成丹穴；全牛不见，化就道身。溯古迹犹彰彰可考，闻前言每念念不忘，此凤山寺之所由昉也。自是以来，雍在宫而肃在庙，赫厥声而濯厥灵，广泽纷纭，湛恩洋洏，上下沾濡，无分内外。而且永言孝思，使斋明盛服，以承祭祀者，并及乎其先；则非特千秋颂明神，亦万古称孝子也。而新加坡我建人，尤思之深，慕之切。道光丙申，梁君壬癸，爰募众商营立寺室，塑绘像形，仍名之曰凤山寺，不忘本也。俾我建人，敬奉朝夕，享祀春秋，并受其福；始作之功，岂不伟哉！然而历年多，为日久，风摇雨漂，势将倾颓，若不及早绸缪，则栋折榱崩，覆压是惧；欲以尊

神，反以慢神，虽有寺亦与无寺等，其何以引馨香于勿替乎？从可知重修之功，不在始作之于下也，第费用浩繁，非一人之力所能获理，幸赖富户巨商，捐资成美，外而规模较前为尤大，内而节目视昔益加详；则轮奂常新，光浮俎豆，神灵永妥，庆衍民人，千祥云集，百福骈臻，安在外域尊王，不可匹休于中国耶？谨将芳名勒石，以垂不朽。

大董事	蔡鹏南	洪协发	大总理	宋麒麟	江锦兴	
	傅成源	洪藏兴		洪丰安	王协泰	（下略）

大清同治七年岁次戊辰秋桂月谷旦南邑董事总理人谨勒石

按诗山以唐欧阳詹读书得名，其地有凤山寺，祀孝子郭忠福，世居南安郭山下，即今之龙山宫，是其故居。忠福生于后唐同光初，事母以孝闻，里人祀之，有求辄应，乃建庙颜曰郭山庙，即今之凤山寺。宋时屡著灵应，至庆元开庆间，敕封“威武英烈广泽尊王”。南安人来星甚早，道光九年，青山亭有三十一位不知姓名之南安人合葬坟墓。乃道光十六年（丙甲），始由梁壬癸等募捐，倡建凤山寺于该墓附近，同治七年蔡鹏南等重修之，即此碑记也（参《新加坡南安会馆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56）。梁壬癸名，见恒山亭碑。

1869 年　同治八年己巳　海唇福德祠碑

尝思美于前者，固宜美于后，成于始者，尤贵成于终，兹我大伯公之有此祠也，固既历历有年矣。恩泽所敷，同沾大道之化，威赫所至，共沐公正之灵。凡士商之往来，及工贾之出入，莫不交相喜焉。特以栋梁式焕，内既壮其观瞻；堤岸攸关，外当昭其巩固。使定中莫作，则陇畔未凝，恐难保无唇齿之患也。是以合嘉属而连三邑，酌议捐修，勷成美举。庶几度此土工，筑斯垣墉，则祠宇长经于万载，俎豆永享于千秋。故将乐助芳名，尽列于麟序之碑云。

嘉应州五属公司喜题银二百九十二大元

大丰永三邑公司喜题银二百九十二大元

福建章芳琳/元乐助边地一片凑方　同治八年己巳岁孟秋月值年正/副首事

广成当/汤广生等同立

按上碑楷书，近欧阳率更，极为秀整。另有《重修大伯公庙罢信捐题芳名碑记》称“啫叻坡之有福德祠，由来已久”。末人名为“总理信贡刘恒兴陈嘉云”等。年代未明，不录。章芳元即芳琳之弟。

1870 年　同治九年庚午　新加坡福德祠前砌筑地台捐缘勒石碑记

砌筑福德祠前地台围墙序

惠州

尝思福缘善庆，德种心田。兹我广州府士民黎庶，云集于斯土，商贾工匠，营业于嘉坡，神灵庇

肇庆

佑，共沐鸿庥。是以春祀秋尝，峻崇典礼，梨园歌舞，庆颂神恩。惟是祠前之地，乃为演戏酬颂之场，而地附海隅，窃恐波涛汹涌，日久倾颓，必须筑砌土石，以坚垣墉，斯为久远之计。但祠尝无多，难以作事，故爰集公议，开劝捐之规，载册佥题，庶几集裌（腋）可以成裘，众擎乃能易举。所谓善继者必须善承，善作者还期善述。今既蒙神灵式凭，筑砌告竣，磐石巩固，以永千秋勿替之业；颁祷酬恩，以成万年钟鼎之基。是以将芳名姓氏捐资次第者，勒石以垂不朽焉。

值事芳名杨奕高、梅浩耀、李松泰、朱广兰、周益枝、郭洪、潘奕昌、永发厂、曹顺兴、汤五（下略）同治九年仲秋吉日立。

福建长泰县章芳琳章芳源捐地两段。

1871 年　同治十年辛未　琼州会馆“海国观光碑”

今夫会馆者，固所以会众而管事也，亦所以安圣娘之位，祈求平安出入亨通者也。自古今来，即宗邦而经商，犹且必立其馆以敬祀，而况此过都越国？可无此馆，可乎？故庚午年间，集众以造此馆，盖以一木难支，所幸同人有益，以共成此美举也，可不志之？从此落成之后，凡我同人，得彼圣娘之荫，或者即地而成家，其昌五世，或者阜财而还乡，存名万年。此为序。

同治十年三月吉立　　　　　　　　主事龙家传

马六甲琼州会馆馆主黄仕进墓碑，立于同治八年。而龙家传此碑则云庚午年间（即同治九年，公元1870），集众造馆，在其卒后一年。若王国宪于民国二十五年撰之《马六甲琼州会馆碑记》，云“创建始于同治十三年，龙君家传为主事”，实应作同治九年，此碑可证也。（详《马六甲琼州会馆九十一周年纪念特刊》，1960）

同年　暹罗王莅星碑

暹罗国大王三列、勃蚋、巴捞万捞、吗霞、朱捞弄郡，于英咭唎乙千八百七十乙年吗只月十六日，御驾外游，初临新嘉坡。自开国以来，游览远邦者，由斯王始，特刻石以记，永垂不朽。

按此碑在谐街国会大厦前公园，凡分四面，分镌华、暹、英、马来四种文字。此暹王即Somdech Phra Paramindr Maha Chulalonkorn，自三列至朱捞弄郡十四字，即此译名。吗只月盖March也。

1873年　同治十二年癸酉　槟城青云岩蛇庙门口石狮题字

文云：“同治十二年旦岁次癸酉葭月，通唦坡再㑽号陈于陈普叩答。”

同年　槟城　宗德堂谢家庙碑记

古者宗庙之设，所以报本追源，以示不忘也，自天子公卿大夫，以及士庶人，莫不立庙，图谋久远。至于祭祀，则有烝尝，以荐馨香，上下相承，永守弗怠，血食赖以不绝焉。岂好为是虚文云尔哉！谢姓家世，流传久远，昔平王东迁，封其舅申伯于谢，后即以为氏。其间人文之萃，衣冠之盛，至晋尤足称焉。先祖东山仕晋，名高一世，功及百年，当日子孙，仕宦不绝，冠盖相望，时人遂有阶前玉树之誉，此宝树所由名也。石塘谢氏，世居漳郡澄邑三都地方，派出自澄城西门外度凤里，簪缨继起，人丁日盛，素为圭海望族；祖庙之建，由来旧矣。无如境狭稠，衣食不充，间有谋食远方，以致身留异国地名槟城者，积有岁年。今于其处婚姻嫁娶，生聚愈繁，不啻千人矣，非所谓生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者乎？由是其贤而好义者，追本溯源，不忘所自，遂于咸丰八年，

鸠集宗人，捐赀择吉，合议以福侯公租屋之所，以定庙基。复以旧存租项有余者，为之田计，縻费白金一万二千三百六十七元有奇，始足告成，名之曰宗德，以福侯二公配焉。今则庙貌峥嵘，俎豆维新矣，凡我子孙，由是而报本，由是而追远，由是而亲亲长长，即敦谊修睦之道，亦于是乎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然后知外国与中华，本无异情，亦无异理也，岂不懿哉！爰是乐为之叙。

同治十二年癸酉岁次阳月立石

《槟岛春秋》云："槟城社团，最早成立为谢氏宗祠，成立于清嘉庆六年辛酉。"

1875年　光绪元年乙亥　建修应和会馆碑记

尝思朝廷筑城浚池，特为下民之计；豳风亟茅乘屋，稍备补葺之谋。此昔之所以筑城乘屋，事固有不容缓者也。□即世之经□葺□□宫□□□尝以告厥成功者也。□叻邦为□□络绎之□境，各邦往来之……馆，诚以格神灵之默佑，而□人之居安，奈因世远年湮，栋宇墙垣，均经破损。况迩年以来，境胜人繁，栖身狭窄。每欲□□恢廓修葺，旧□□□独力之难，特恒怀众擎之易举。是以庚午春爰集同人曾举董理谢玉郎，发簿各埠捐题，□□□者心怀虎狼，借影侵吞，遂至修废。嗣是辛未八月，举董理刘恒兴等再行发簿各埠捐金，于壬申三月鬻成公司□□之店，于七月中浣，始兴土木，□为义祀之祠，兼修公司栋宇等项，迄今□□告竣。□异灵□□供游观之咏，□□赋□……歌。虽不能与古先王之制度相与较论，而造作之规模有所拟述者焉。顾甚趾宏宽，如松之茂；垣墉巩固，如竹之苞。□构上出乎重霄，如鸟斯革；藩篱辉映乎云物，如翚斯飞。四面青峦秀耸，满江潾水文澜，惟是□□□□称□□□诚称……之五城福地云尔哉。盖斯福地也，幸获诸公司开财用之源，仅得功成之美。是以谨诹吉日，先登牌位之隆，爰处□方，□免□乌之叹。捐题者录姓氏于碑铭，昭昭可览，以垂千古不朽之功。将见人文蔚起，龙运□□□家□□□□□抑或稛佴荣旋于桑梓，岂非福地之所致，猗欤休哉！是为志。总理罗翰诚（下略）

陇西堂李姓题银五十大元　　　　京兆堂黎氏题大银五十元

吻哩洞陈泰六题三十元　　　　李子堂题大银十元
李华合题大银十元　　　　　　邱灶生题大银十元
颍川堂钟氏题大银五十元　　　李细四题大银十元……
光绪元年岁次乙亥阳月九日

碑在新加坡应和会馆内，残泐过多。

1876年　光绪二年丙子　浯江孚济庙碑记

浯江即金门旧名，曰浯洲。庙在牛车水士敏街，祀圣侯恩主陈渊。（唐贞元牧马监，开拓金门。）

1878年　光绪四年戊寅　众造琼州流芳碑

自古来天下之间，人为百物之首，木有根即叶茂，人有心而事成，要以身心为本，忠正为先也。亦有功有德，有仁有义，作善者天降以福。观宇宙之内，人人皆由名利两途，虽观乎气运，而实乎人为。视我良朋益友，过都越国，有千万之数，如何依托？如何仰望？鸟无枝不能宿栖，人无室又何安居，将何如也？而今众人等同陈桂琳邀集，卒众人同心协力，于此戊寅年间（1878），设造琼州公司会馆。一连安其神位，保佑平安，神欣人乐，各位兄弟，亦得安身住迹，出入亨通。且望异日财利蕃昌，回其本乡贵国，即此芳名流传万世，岂不昌前裕后也耶。

马六甲琼州会馆，尚有下列二碑：民国九年文邑林盃传记《琼崖公司山碑息鸿亭记》，民国二十七年王国宪撰《马六甲琼州会馆碑记》。文载该馆九十一周年特刊，不具录。

同年　保赤宫碑记

1879年　光绪五年己卯　重修恒山亭碑志

恒山亭者，为妥冢山诸幽魂而作也。道光十年，文舟薛公董其事，暨同志诸公筹赀创建于星加坡旧冢山之麓。去坡三里许，枕山襟海，虎踞龙蟠，右则新山雾列，左则荒冢星罗，虽非山水形胜之区，颇负灵秀钟毓之

异，祀福德正神于亭中，复募僧以奉香火。自是以来，闽之商旅是邦者，弥觉富有日新，而祈祷斯亭者，亦见熙穰辐辏，信乎地之灵人斯杰也。迄今四十余载矣，日征月迈，雨蚀风残，山川如故，庙宇改容。幸茂元君为文舟公令嗣，有志修葺，遂以重新义举，商于诸君，佥曰善善。乃相与捐金诹吉，革故鼎新，规模概依旧制，气象不减当年。又见新冢山路径崎岖，往来甚苦，竟不惜浩工巨费，修筑坦平，以便行者。是役也，喜文舟公之有象贤子，而又喜诸君之有同善心焉。愿后世登斯亭者，顾名思义，景仰前徽，俾斯亭日新又新，恒久不已，则当年名斯亭之深意，庶乎得矣。兹者重修事竣，捐题芳名，宜备泐石，爰志数言，以垂不朽云尔。

大董事薛茂元捐金八百元　陈明水捐金六百元　谁如号捐金四百元（下略）

大总理高自得捐金二百四十元（下略）

总共计收捐金一万二千〇九禾三元

时光绪五年岁次己卯孟夏月谷旦

重修恒山亭续上碑

承首碑共收捐金一万二千〇九十五元

（下略）

总共：计收捐金一万二千五百三十五元

承七碑计收捐金二百九十二元五角正

贰大条合共收大银一万二千九百二十四元五角

开买楹柴枋桷什柴共去大银九百七十乙元〇七占

开买砖瓦灰石沙涂共去大银一千五百六十乙元〇乙占

开还途水柴工包工共去大银三千四百七十四元五角五占

开还各税件费等项共去大银六百九十元〇五角四占

开还花木包工漆料共去大银二百〇八元三角八占

开还诸辛金并什工共去大银一千二百七十二元乙角五占

开修理新冢路并桥共去大银一千八百廿一元二角六占

开做庆成建醮各费共去大银一千三百十三元一角四占

开做石碑横碑工资共去大银一百二十乙元九角五占

总共开费去大银一万一千四百四十四元〇五占

时光绪五年己卯孟夏谷旦

同年　重建城隍庙碑记

夫槟城据西南之障，峥嵘数仞，蜿蜒千里，枕列岛而带长江，室壁分野，华夷交冲，为西洋之上流，作海邦之砥柱，而蓝缕启宇，王化不及，官礼未颁，不无山精水怪之为害矣。厥后英夷更张，楼阁虽新，而妖魂未除，常出以为民害者，蒙　神农大帝降乩指示，筑聚魂室以安之，而妖魂之祟遂绝。越数年而风雨飘摇梁栋倾颓，势有不能不重兴者。幸逢董事　诸君诚善信士也，素怀义举，喜逢阴功，窃思自古神道设教，有城市以育人民，必有城隍以理阴阳。于是出而劝捐诸善信踊跃乐施，即处请　大帝择日经始，将聚魂室，增其旧制，而以己亥己巳分金，亢曰浮池荷花，森筑大殿，外盖拜亭，中案崇祀　地藏王，东案崇祀　都城隍，西案崇祀　福德正神暨列位　尊神，咸在其中。左筑回廊，以存聚魂室，右造青塔，以押诸妖邪，前则岗陵环列，如排队伍，后则岚峦拥笋，以障青屏，而且潮水旋流，俨然绅带，涛声砰湃，宛若鼓钟；而庙貌巍峨，飞翚羽啄，堂堂煌煌，诚哉巨观也。故改额曰城隍庙，以尊主宰之名，则神灵倍加赫濯，人民愈增康泰，是所谓社稷之神也。兹当告竣，适余绛帐此邦，谨书以彰神道之灵，亦以表诸人之功，并勒诸善信之芳名于下，是为记。

特授儒学教谕海澄杨鹤鸣汉臣谨识

信士　　　　　　　　　　　总理人邱天根

邱天德捐银三百六十大元

邱家　捐银二百六十大元

谢家　捐银二百六十大元

邱忠波捐银二百大元

胡丰文、王文庆、邱金盾以上捐银一百六十大元

杨家捐一百四十大元　王明德捐银一百二十八大元

陈家林花鐕以上捐银一百大元

邱事成捐银六十四大元

邱裕发、许高源，以上捐银六十六大元

万源亚片公司捐银六十元

光绪五年岁次已卯荔月董事人 王文庆 林仁德 邱如磋 邱天德 杨宇宙 谢有荣 陈祖看同立

按碑文颇多误刊，如祟误作崇，队之作坠，又别体字如穴作亢，巨作臣，竣作竣。庙中匾额其一题云“光绪己卯年季冬，泉郡同邑白礁社弟子王元清敬谢”。

1880年 光绪六年庚辰 （新加坡）琼州会馆序

琼南与新州相界，吾乡懋迁此地者，货易辐辏，商旅云集。旧有会馆，祀天后圣母，因岁久倾圮，字向不合，签议重建于兹。澜水回环，壮襟连之体格，秀峰耸拔，卓笔势于云宵，焕然重新，规模式廓，以今冬落成。不远千里，驰书乞序于余，余以吾乡质朴，颇为近古，风俗茂美，不侈繁华。所愿服贾来兹者，岁时荐馨，郭崇乡谊，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每当会集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桑梓故事，以为抚掌之质，致足乐也。喜其大工告竣，书此以勖之。是为序。

赐进士出身特用知府前知柏乡县事乡人邱对欣拜譔。

光绪六年岁次庚辰季春月十三日辰时重建会馆立碑。

琼州会馆（捐额碑）

（1）今将重建会馆捐题芳名开列于下：韩则准（下略）

（2）今将迁建会馆船装捐题芳名开列于后：翁明合……沈成泰装……同利装史文开 益盛装黄学弼

（3）今将重建会馆捐题芳名进支账项开列于后 锦源号捐银七十元（下略）

光绪庚辰年春月十三日阖郡董事同众等

邱对欣文见于《泛马琼侨史略》（67页）。碑额上题“永远流芳”四字。会馆史略云“新加坡开埠后三十七年（即1856年，咸丰六年），有琼侨韩阿二王志德购屋（人名见地契）作为聚会之所。嗣于小坡美芝律购地，建设会

馆，祀天后宫圣母。因当时侨星琼侨多操航业，为求海上安全，故天后宫香火颇盛。至光绪六年，乃集资重修，邱对欣撰记”。（永远留芳碑照片，见《新加坡琼州天后宫琼州会馆大厦落成纪念特刊》。）

同年　重建清云岩碑记

清云岩，祀清水祖师也，原曰福兴宫，踞岩之左，溯厥由兴，盖福建之筑为公所，已数十年矣。时至今日，祖师倍加显赫，故自为择地，更易坐以五庚五酉，向以五甲五卯，串缝针己酉己卯为分金，于是孟夏兴工，越仲冬告竣。噫！曾几何月而岩成。睹斯岩也，非特中殿之高大，轩豁堂皇，即两边翼室，亦开拓华美；况岩以外，而又有回向戏台，凉屋居左，舍亭在右，莫不各尽其美，而焕然可观耶！宜乎神灵益显，无世长兴，则阖坡士女，默受神恩于无既耳。谨将向义芳名，胪列于左，是为序。

大清光绪庚辰年仲冬　　董事子 王文庆 邱天德 同立

碑在槟城蛇庙。末行董事“子”上漏一“弟”字。

1881年　光绪七年辛巳　重建金兰庙碑记

尝谓天下有不可知之祸福，断无不可敬之神明；神明者，所以御灾捍患，为万民造福者也。使其庙宇倾颓，漠然不顾，则妥神灵之谓何！不几以崇而奉之者，转为狎而玩之耶？兹者金兰庙　清水祖师神殿，创于道光十年，迄今日久岁深，栋宇崩颓，垣墉废坏；每当风雨交作，不无倒塌之虞。明云托庇宇下，素沐神庥，睹削落之情形，动寸衷之恺恻。独行己志，敢云一木难支，聊尽此心，不必众擎易举。于是庀材辇石，择吉鸠工，革故鼎新，观成指日。从此规模壮彩，益增聪明正直之灵，庙貌重新，永享黍稷馨香之奉，则庶几神安人乐，患殄灾消，人不敢借此邀福于神者，而神亦必锡之以福矣。是为引。

诰封三代通奉大夫晋秋二品衔中宪大夫章明云敬勒。

清光绪七年岁次辛巳八月中秋日　　重建告成石碑

碑在新加坡金兰庙内。此由福帮章芳琳主理，越数年，重订庙规。

同年　皇清广东四府义勇总坟

此为太平拿律矿区矿工死难葬所，在太平甘文珍冢山。1957年太平古冈会馆重修，改镌“六邑先烈义勇总坟”。（图见《马来亚古冈州六邑总会馆特刊》，75页）

1882年　光绪八年壬午　粤东古庙捐款题名碑

碑在新港门，未见。

1883年　光绪九年癸未　保赤宫碑记

1886年　光绪十二年丙戌　（槟城）创建平章公馆碑记

广福两省公建平章公馆落成捐缘序

闽省梅山王寿春拜撰文

福建同邑厦门七十三叟许嗣黄敬书

天开海宇，地拓要荒，鬼神斧凿之奇，蜃气楼台之幻，忽忽如睹神州。而镜水屏山，蔚然列峙者，则槟屿也。山楼水阁，俨然都会者，则槟城也。繄维杭南引壮，航海梯山，尤为闽粤商贾窟宅，昔也瞳风扑鼻，今也奇气荡胸；文物之邦，计日可睹，邹鲁之风，尚常戴励。故各府州县，创建公馆，无事则悬规植矩，有事则排难解纷，诚举也，而我两省之经始，尤当亟亟焉。英藩司牧，适莅兹土，本心向义，生性疏财，闻斯公举，怂恿勷成，遂于六达交衢观音亭侧，捐地一轴，俾建公馆。相土既合，阴阳咸仪，蔼如松栗，入此室处，因以锡名，名曰平章，盖取诸典史，曰平章百姓，曰同章平事。他如平则不鸣，章可明义。所愿一堂坐论，睚眦胥蠲，百代祥和，界疆勿限，从此衣冠蔚起，羽仪萃万国之休，弦诵兴歌，文教臻中朝之盛，固不特海外奇观，天南胜概也。为序。

公班衙捐银并地计一万元　　福建公司捐银二千元　　潮州府捐银一千八百元（下略）

	邱心美	邱天德	谢允协	许武安	朱昌怀	
董事人	林花鐕	陈锦庆	黄进聪	胡泰兴	伍积齐	同立
	杨章柳	叶合吉	周兴扬	黄秉文		

大清光绪十二年岁次丙戌仲秋谷旦

同年　海唇福德祠章程碑

立合约人广惠肇
嘉庆丰永大等，缘因海唇福德祠内二司祝人争闹哓哓不休，致讼公庭，蒙

总巡捕护衙司二位大人提讯在案。随转谕两造绅商秉公妥办，兹已平允，各无异词。此后共敦和睦，永相亲爱，特立明字存据。

谨将章程列下：

一议：所有入庙参神宝烛香油等项，及内外题福潮、海南帮所捐签之银，一既归入庙尝，不许投充，以免滋事。

一议：众请司祝四人，广帮二名，嘉应丰永大帮二名，其人归值年炉主酌请。

一议：庙内出息或不敷用，由两籍均派，各沾一半。

一议：司祝工食，俱由庙内出息支给，倘有借端滋事，值年炉主集众处革。

大英一千八百八十七年然花里（January）十二号。

清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广惠肇　梅照　李书祥
　　　　何柱　陈立厚

嘉　应　汤璋会　欧阳虞廷　等　同立

丰永大　余宰兆　梁福来
　　　　张族昌　陈欢保

1887年　光绪十三年丁亥　重修崇文阁碑记

盖自三光分而天文启，六经出而人文开者，所以载道亦即道之显者也，我朝列圣相承，首重文德，次尚武功，海澨山陬，皆从文教，故叻之有崇文阁，由来久矣。道光己酉年，陈公巨川综其事，暨同志诸公捐资兴筑于星加坡天后宫之侧，至咸丰壬子告成。前襟沧海，后枕云山，阛阓鳞比，庙宇蝉联，形势纵非廓大之观，山川颇负钟灵之胜，崇祀梓

潼帝君于阁中。每岁仲春朔日，济济多士，肃整衣冠，而诣阁致祭，必竭其诚，广收遗字以化灰，恭送率由乎旧。自是以来，闽之为行商坐贾者，既觉富有日新，即经文纬武者，亦因方以类聚，信乎斯文崇而人才辈出矣。嗣缘岁远年深，风飘雨濯，瓦木毁坏，覆压堪虞。陈君宪章目睹心恻，因商之诸公，爰集资鸠工，于庚辰年，重兴土木，八阅月而厥工告竣。规模咸尊古式，栋宇不让当年，将见文学兴而彼都不陋，大道显而体统自崇。此一举也，巨川公有克家之冢子，且赖诸君有乐善之同心，此文运又一开也。后有作者，登斯阁而景仰前徽，留翰墨而芬扬丽藻，则前人之深幸，亦斯阁所由崇也。谨将捐题芳名，勒彼贞珉，以垂厥后焉。是为记。

南海黄蓬山敬撰并书

陈宪章公捐金四百元正（下略）

时光绪十三年岁次丁亥四月十二日　　立石

1888 年　光绪十四年戊子　保三宝井山义冢资助公班衙碑记

冢何以义名？因其以地葬人而义之也。曷义乎尔？人之死莫不欲速葬，无其地则葬且不能，奚能速？于是有急人之急者，君子即以其能急人许之，故义焉。此中国之俗，先王之教，仁人君子之用心，虽远适异国亦然。顾其势其力，能使未葬者便一日之相需，不能必已葬者历千劫而不变，此前人义举所以不能不俟保护于后人也。嘛吰呷三宝井山，有华人义冢久矣，先是其地属荷兰，既乃归英，符契不行。西人殊俗，不特无钟生樵采之禁，反于山麓间取土修路，划削频施，地脉动摇，势必至坟陇有所损坏，死者有知，其不能旦夕之安于窀穸也明矣。陈公宪章，华人之巨擘也。谋于众，敛赀一千八百，于同治丙寅年，助公班衙为修葺之费，并购送武格峇汝山一所，与公班衙立约，不得妄取此山一抔土，以永妥华人义冢焉。於戏！公之心若比，公之功不将与此山并传不朽欤！夫前人悲其不能葬而葬之，而使一日之旅魄有归，今公悯其不能安而安之，且使千载之精魂长慰，是公今月之盛举，乃与前人后先辉映也，泽及枯骨，公之谓欤。公平日有长者之称，义举甚多，遐迩传颂。余生也晚，不获亲公杖履，意其为人必恻隐慷慨，如于廷尉范文正

之流。虽其他轶事，著作未遇传人，观于斯举，亦可知公之生平矣。华人惧公湮没，将勒碑以示后，谓余有心世道，不可无言以记之。余谓公之高义，能使顽廉而懦立，百世后闻而兴起，必有踵公之志，以维持斯冢于不敝者。独今日之义声云尔哉！爰为志其颠末，以寿于石，同事诸公，例得备书。闽汀举人范绍森敬撰。

时光绪十四年岁次戊子吉月

董事人立石

碑载陈宪章捐六百元。其余捐款人，不具记。

1889年　光绪十五年己丑　（古晋）玄天上帝庙重修碑记

窃维宫庙之设，所以妥侑神灵，锡兹祉福，典至巨也。我商等别邹鲁之乡，入荆越之地，则见赫赫上帝，骏德达于遐方，濯濯厥灵，鸿功振于殊俗，感神德之帲幪，愧庙垣之未立。心伤目击，未免黩神抱痛耳。众乃愿而起曰：吾闻神聪明正直，福仁祸淫，夫仁处之安宅也有神在；苟无庙宅以立之，其何以无贻神明羞？由是人心雀跃，皆萌作庙之思；众志豚诚，愿怀筑宫之意。同治癸亥葭月间，遂卜其地于亚峇街处，即颜其额曰上帝庙焉。斯时，辱在羁人，借俎豆以求祐，何知妇女，习跪拜以告虔，求亥市之金，卜符乎满，来丁男之问，吉叶象轧，无不感之人心，无不神之灵应。窃谓乃寝既歌，即极之百世，百年应无怀宗子之城耳。讵料癸未间被遭回禄，庙城乌有之乡；时当祝融，宇皆不毛之地。濯濯若彼洁已比于童山，烈烈如焚容已灭于火帝。时有过而见之者，莫不踊跃争先，出其言以示我邦众曰：我上帝巨镇海邦，声灵赫濯，历古如昭矣。况乎商等到廛肆以鸠居，屡蒙神祐；寄异方而燕处，共荷神庥；倘当此火灭之秋，不复起再造之想，将地成白壤，适攫神怒之加；土皆菁芜，何堪馨香之祝？丁亥，众再捐其项，购宇买基，以为上帝庙所在，己丑春庆落成。新庙奕奕，屋无叹夫瞻乌；聿宇皇皇，居已安夫息燕。我商人缔造有志，既集腋以成裘；彼上帝灵爽式凭，定降祥于旅客。是为序。

大清光绪十五年岁次己丑孟冬月吉日

义安郡司事等同立

按据朱伯闻《古晋潮州公会史略》，此庙在古晋亚峇街。同治二年（公元1863）癸亥冬始建，至光绪九年癸未大火焚毁。十三年丁亥，众倡重修，至光绪十五年己丑落成，此碑文盖出潮人许应时（兰芳）手笔。末署义安郡司事，后来改为古晋潮州公会，潮州隋时称义安郡云。

同年　上帝庙规定庙祝碑

兹为上帝庙祝事，从前系用潮州人。以后如欲轮流庙祝者，亦惟用潮州人，别人不得相争，立此为据。

光绪十五年岁次己丑元月元旦　　粤海公司　　司事等立

按此碑立者为粤海公司，必为顺丰公司之前身。古晋潮侨公会于1934年曾重修粤海亭神庙。新加坡有粤海清庙，此其支庙也。（以上两碑图片，俱载砂朥越《古晋潮州公会百周年纪念特刊》。）

1890年　光绪十六年庚寅　重修波池滑公冢序

金碗玉鱼，肠断冬青之曲，白杨衰草，心伤夜碧之燐。况乎七洲远客，重译孤魂，莫正狐邱，谁封马鬣。迢遥故国，空瞻万里枌榆，凄怆夜台，孰奠一盂麦饭？阅沧海桑田之变，切沟池道路之忧。爰有仁人，情深桑梓，建兹义冢，荫满松楸。波池滑冢，我闽人之客槟榔屿所购，以周棺而公其同里也。创自咸丰之代，规画未周，迨今光绪之朝，荒芜遽甚！于是募赀修葺，蠲吉兴工，拾其残骸，无使暴露，芟其灌莽，无使蟠根。除旧亭之积秽，会葬可憩宾朋，化仄径为康庄，祭扫尽容车马。择人守冢，器皿俱全，编篱为垣，牛羊勿践，驾双桥以通流水，春潮无泛溢之忧，植嘉木以广浓阴，夏暍有招凉之快。凡兹缔构，具见周详，复有羡余，留为工款。是役也，经始于丁亥年，告蒇于庚寅年，计用银一万六千有奇。李君丕耀为之倡，而诸董等赞其成。夫西伯掩胔，能作游魂之主，文成瘗旅，同为中土之人。今死者无非闽产，何妨聚魂魄以相依，而生者笃念乡情，宜其获鬼神之默报。爰因友人邮寄，而乐为记之，以垂不朽云。

大清光绪戊子科解元南安县郑怀陔拜撰

光绪庚寅年小春福建众董事

林百剑　许心广　杨清江

柯汝梅　陈瑞吉　叶合吉　谢德顺

李丕耀　陈锦江　王文德　杨青德　同立

庄允粒　胡渊衡　颜金水　陈锦庆

邱天德　林花镨　王明德　胡清赞

1891年　光绪十七年辛卯　重修宝山亭碑记

闻之，古圣王所重，民食丧祭，可知祭亦圣王所重，而后人所当继述者也。粤稽呷地，依古以来，历有年所，养生送死，实繁有徒。其祭磨灭而不兴者，擢发难数。或鱼沉雁杳，子孙不知其何之，或亲远戚分，桑梓莫得其所考，此祭之所以磨灭不兴者所由来也。洎乎清初年间，幸有仁人君子李君，发出一片慈悲，乃对众布告献其葬地，名曰三宝井山，尚难如愿。迨后蔡君竭力捐赀，建其祭所名曰宝山亭，斯时也，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流及戊子年，蔡锡胤往往过此，见夫宝山亭瓦桷就萎，墙壁将坏，四顾尽是凄凉景，目击心伤，究思古人，既有始创之巨功，后人何无再造之微力也。爰请亭主陈笃恭之命，同堂参议，佥举董事李桂林蔡锡胤鼎力捐题，重新修葺。则熙来攘往，斯人有地可焚香；而八节四时，灵魂亦得所以享祀矣。自是生者安而死者宁，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捐赀芳名，勒碑刻石，别为序次，千古不磨。

亭　主陈笃恭捐金大银三百大元　　　王步月捐金大银廿四元

姚元章捐金大银五元

副亭主曾廷琳捐金大银二百二十元

大董事李桂林捐金大银一百五十元

大董事蔡锡胤捐金大银一百五十元

副董事王庆云捐金大银一百二十二元

副董事陈温昌捐金大银七十五大元

大总理杨金镶捐金大银三十大元

副总理曾西聘捐金大银一百二十元

信士首李庆烈捐金大银一百二十元

曾馆主徐云梦捐金五十大元（下略）

计一百零九名合收捐大银二千六百五十七元

对除以外尚侵去大银四百九十二元，二角三占

此项四百九十二元二角三占，董事蔡锡胤官添补足额，两讫明白。

时光绪十七年辛卯岁吉月吉日　　董事等立

同年　（新加坡）　金兰庙条规

一庙内香火，举一司祝并副杂相助为理。务必时时打扫洁净，以壮观瞻。

一庙中琉璃灯，须日夜光明，案上香火不离，朔望更宜斋餮，以昭诚敬。

一司祝人等，不得少违王家法律，以干例禁。

一庙内静室，不许司祝人等聚赌聚饮，及设鸦片烟具，邀集胥聚，引诱匪人，以蹈不法。

一司祝之过路亲朋，或游方僧道，偶欲投宿房舍，须本号批许字样方准，毋许擅专。

一无论僧道人等，凡得本号许以渐（暂）时寄住者，亦宜恪诸一切规约。住日满必须及早告行，不得迟延，以昭一体。

一司祝人等，规矩必遵，善信必敬，不可偷闲。自误犯规，违者饬退，决不恕宽。

时光绪十七年岁次辛卯五月　　谷旦

钦加一品衔赏花戴翎盐运使司派驻新北洋委员筹办南洋等处柬账事务章桂苑立

章桂苑即章芳琳，此条规亦见于清元真君碑文全同。

1892 年　光绪十八年壬辰　槟城波池滑福建义冢碑

嗟乎！幽崖阴壑，伤心读瘗旅之文；旷宇流沙，触目下招魂之涕。诚以羁人长卧，谁卜牛眠？名士投荒，只余蝇吊。听残邻苗，路远隔乎家乡，和少挽歌，魂久羁于屿岛，此射声馆里，曹褒所以奠遗棺，广汉

城隅，陈扈特先营幽舍也。槟城波池滑冢，为吾闽旅葬地也。岁时绵邈，陵谷变迁。既雨塌而风摧，遂狸窥而狐搰，残碑半仆，滦水啮及前和，妖穴旁穿，野火烧其残骨。蒿京魄痛，梓里神伤，仁人君子，所以望而生叹也。越至丁亥年，蒙诸君子倡首捐资，培厥初基，成兹善举。于是解其草莱，既戒牛羊之勿践，封其马鬣，可免蛇蝎以为窠。则夜臺（台）之安，当陨首于地下，枯骨得所，岂伤心乎露暴？首丘既正，心坎方安，然是后之举，佥谓为山九仞，始一篑而获成，缀裘百金，集千腋而克举。赖兹仁人仗义，争倾运麦之舟，长者婆心，不吝栽芦之地。企见檀龛翥鸽，影现须弥，蒿里飞燐，光依忉利。慈云普庇，既辟精舍于一丘，法宇同皈，共安幽宅于午夜，众力扛鼎，幸借善施之青蚨；大德渡津，定有衔恩之黄雀。则千鳞青陇，岂仅作美备大观，而一抔黄土，允堪妥九京魂魄。谨将纪实，以作传闻，后之览者，亦将有感而修葺之乎。

翰林院庶吉士张藻翔拜撰

	陈瑞吉	王文德	黄学文	吴有才	
	陈锦江	许心广	李丕渊	谢增煜	
董　事	柯汝梅	林百剑	杨青德	胡清赞	同启
	李丕耀	叶百吉	谢德顺	邱有用	
	林花钻	邱天保	陈锦庆	洪添庆	

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孟春　　月　　日谷旦

1893年　光绪十九年癸巳

皇清特授荣禄大夫盐运使衔候选道章公墓志铭　黄遵宪撰　梁居实书

公讳桂苑，通称芳琳，字明云，又字熙□。章氏自始祖二舍家于闽，世为长泰县人，及公之父服贾南洋，又为新嘉坡人。曾祖义，祖雨水，父潮，皆以公贵，诰赠荣禄大夫。曾祖妣陈氏，祖妣王氏，妣颜氏，均诰赠一品夫人。自公父南来以财雄边，门闾始大；子四人，公居长，遂世其业。英国通例：凡卖烟酤酒，皆严禁私贩；令富豪纳巨饷以充商，如中国盐引然。前后业此者，多设侦骑，张密网，搜牢摘覆，以网市利；即残膏賸馥、客途所余，捕获亦置之法，甚则举平生仇怨，引绳批根，嫁祸以中伤之；轻则罚锾，重则监禁，赭衣之民，充塞囹圄。公任事十五年，一处以宽大之法，许卖戒烟丸，非私贩得赃均勿罪，即踪迹得私，

犹或亲造其庐告之曰："汝事已败露，所藏匿者幸即交余，余不汝疵瑕也。"故人人感愧，私贩几绝，而获利反优于人。公闻望日茂，群情翕服，国家屡试以事，而公亦毣毣竭思，忠以事上。其在英国，初举为海门新疆甲必丹，继充街弹司审判，继充参事局局员，继又充按察司会审监狱所巡察。公于检非违议，庶政皆无徇无隐，无枉无纵，华民倚以为重。隶闽籍者，联名上书，公推为一乡祭酒，总督益优礼之。其在中国，则同治八年福州筹防，公既输军实，复精购枪炮，凡旧式新法皆绘图具说，以上当道。光绪十年，法人构衅，今北洋大臣傅相李公饬令侦伺。公密设逻卒，遇敌船过境，辄短衣台笠，审其船之广狭，入水之浅深，马力之虚实，炮之大小多寡，煤之容积，兵之数目，以时电达。又请于英官，守局外中立之例，严杜蠹民，毋得以军用资敌，傅相手书褒勉，有忠勤可嘉之语。频年顺、直、山东水灾，前山东巡抚宫保张公，会津、海关前登、莱、青道盛公，皆委令筹赈，公多方奖劝，涓滴一以归公，筹赈者咸愧谢弗及。公既拥厚资，性又好施，善举无不与。凡施医院、给孤独园、恤嫠会，自一族之义庄，同县之会馆，以及他国之礼拜堂、博物馆、植物园，求者踵门，濡笔立应，义浆仁粟，络绎在道，至不可以数计。而其所尤乐为者：一为义学，槟榔屿公校，和兰女塾、葡萄牙幼学，皆赖公以成；近年又设养正书院，延华、英名师六人，兼治中西学生徒数百，公与公子壬宪，独任其费。一为赈济，十数年来，晋、豫、苏、皖各行省告灾，公无役不从，即埃及洪水、印度大旱，公亦助巨款。其既达于朝者，则光绪七年，傅相李公奏给"乐善好施"字于原籍建坊，十四年郑州河决，又奏赏戴花翎。十五年山东水灾，宫保张公奏称其好义急公，公初以捐助海防，闽督奖叙以道员选用，既迭次助赈，累加三级随带一级给二品封典，又特旨赏盐运使衔，给予三代从一品封典。夫人杨氏麦氏，先后封赠一品夫人。子十一人皆以公助赈移奖得衔：壬宪花翎郎中加五级，壬全员外郎，均麦氏出；壬庆都察院都事，壬寿光禄寺署正，壬和大理寺评事，壬松太常博士，壬荣銮仪卫经历，壬焕中书科中书，壬光翰林院孔目，壬乾布政司都事，壬坤按察司知事；养子二，曰沧辉，曰耀堂。女三：招莲，杨夫人出，适同安候选同知林癸荣；次癸莲、赛莲，均未字；养女曰清莲，适同安候选同知刘壬寅；孙一人炳谟。公生于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卒于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春秋五十有二。其明年四月，卜葬于新嘉坡之全昌园。孤子壬宪等

以状乞余铭。余自奉使外国，由日本往美洲，所见如古巴、秘鲁，往泰西所历如印度、亚丁，多有华民及总领事；南洋则群岛流寓，不下数百万，远者四五世，近者数十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各沿旧习，余私心窃喜。然其中渐染异俗，或解辫易服，蔑弃礼教，视其亲族姻连，若秦越人之视肥瘠者，亦颇有其人。自公少时，居父母丧即哀毁尽礼，所著明云家训，一以忠厚孝友为本，处己接物，恂恂如不能言。平生菲衣蔬食，有过儒素，而分人以财，教人以善，自一乡一邑推而至于四海，达于五部，博施济众，曾无倦色，两国朝廷深相引重，乃至印度、阿剌伯、巫来由诸族，闻公名无不额手起敬者，岂非传所谓“质直好义，在家必达，在邦必达”者与！余来新嘉坡，始获交于公，公才吏用，正资臂助，曾不一载，遽泚笔铭公，能无慨然！铭曰：

禹域人众，居万国首，散居四海，无地不有。南虽文明，毓秀钟灵。笃生贤豪，超出群英。拳拳一心，眷念宗国。为郑弦高，为汉卜式。得如公者，百数十人，如百足虫，足以威邻。凡我华民，视此阡隧。谁欤铭者？为总领事。

此墓铭据称埋于咖啡山坟场。为新加坡唯一华人墓志，出于黄公度，诚大手笔也。

1894年　光绪二十年甲午　重修青云亭碑记

亭以青云名，意有在也，想其青眼旷观，随在寻声救苦，慈云远被，到处极（拯）厄扶危，而因以取之乎。夫自南海飞来，寺亭创建；莲炬长辉，香烟弗替。微论水旱凶荒，有求必应，即疠疫困苦，无祷不灵。猗欤休哉！何神光之浩荡欤。不谓年湮世远，风雨飘摇、楹桷之丹刻已废，节棁之山藻无存。栋折榱崩，垣颓瓦毁、非兴修焉不可。我亭主陈公笃恭翁，字明岩，号奉玉，念乃父巨川公乃兄宪章公，均受秉钧之任，咸建补葺之动，继述心诚，经营念切。遂不惜重赀，倡首登捐。举凡甲中善信，外埠商人，闻之靡不争先向募。爰大兴土木，斯佛寺重修，而禅房新筹焉，两稔之外，告厥成功，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谨将同志喜捐诸芳名，勒之白石，以垂不朽云。

泉郡银同李鸿儒敬撰

大董事陈笃恭　副董事曾德璋、徐云梦　大理事李庆烈　大总理蔡锡胤

亭主陈笃恭捐金三千二百元（下略）

大清光绪甲午年小阳谷旦　　　　　　　　　　董事暨理事等立

1896年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陈若锦倡修）　萃英书院碑

萃英书院创自巨川陈公，于咸丰辛酉，献地经始，首立规模，嘉惠后学。既而宪章公敬承先志，再加整顿，文教日兴，迄今三十六年矣，造就人才，历见成效。近岁师徒增席，诸费浩繁，自非广筹资用，无以垂诸久远。乃宪章公之哲嗣陈君若锦，祖述前人，集诸董事，于去秋再倡义举，而叻中乐善诸君，作育为怀，竟尔踊跃捐题，爰能宏济本院修膏之需。似此培植维殷，定卜人才思奋，以为海国之光。顾诸君乐助之诚，宜乎贞珉永泐也。谨将芳名胪列如左（下略）

大清光绪二十有二年岁次丙申秋八月谷旦　　萃英书院诸董事等公立

1897年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青云亭主陈宪章颂德碑

亭主陈公宪章德政碑

古来凡有功德道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必以碑铭传之。然歌颂于生前，或谓其谀，而追维于死后，益征其实，斯美名方得与斗山同垂不朽也。溯夫亭主陈公宪章，字明水，号如玉，幼承庭训，孝亲睦族，志趣言行，为邻里乡党所钦。追　先亭主巨川封翁捐馆，众失依归，佥议非公莫属，遂举焉。公闻，自谦才德弗胜，坚辞再四，奈群论翕然，万难固却，不得已从之。由是公修业承志之忱，昕夕无间矣。念公生平，积德累公，仁民爱物，披心腹，见情愫，孚众望，施厚德，诚难仆数。姑就荣膺乡祭酒以来，恩膏德惠，覃敷甲人者，撮要而识之。南洋各岛，惟麻六甲埠最先，华人之旅居流寓，日增月盛，生齿既繁，贫富不一。如席丰履厚，则易延师置塾，依然中国遗风。细屋穷檐，尚忧粗食牛衣，爰暇培植子弟，虽有一目十行之聪颖，究竟终辱于泥涂。文教不兴，英才从何杰出？公有鉴于此，实为世道深忧，当即创设丰顺义学，以恤寒畯，培千百年后之始基，实他人所不能及也。泰西风俗，凿山填海，有

以为常，吾甲有三宝山，乃华人丛葬之地，英人砌路取土，挖伤墓道，物议沸腾；公智量过人，胸有成竹，立谒英官，婉陈枯骨摧残之惨，欲请易地取土，因道远费巨见辞，复坚持不拔之志，亟捐资津贴，并购一山，以听英人取用，立约为据，卒底于成。非公极力周旋，则许多坟茔，何堪设想，西伯深仁，惟公继之。麻六甲地方，虽商贾充斥，民风尚称质朴，廿年前家置时钟盖鲜，每有问夜待旦之苦。公于是不惜重资，筑台置钟，俾远近共闻，受益无穷，公之仁义大矣哉。青云亭为阖甲崇奉香火，神灵显赫，凡捍灾御患，有感遂通，故酬答演剧时有，然支搭篷棚，微特无以壮观瞻，而且最足兆火患。公时时语及，弥留之际，尚谆嘱其哲嗣，深以戏台未建为念。厥后　若锦少君，即善承父志，鸠工庀材，起造完妥，公之心血可想见矣。外给孤独，恤孀婺，惨贫苦，赈灾黎，勇于为善，惟恐人知。民胞物与之怀，诚为不世出之人也。总之，两大间虽有如公之智量，不能如公之德泽；有公之德泽，不能如公之始终不懈，公其可谓完人矣。于是题碑。

光绪廿三年丁酉岁冬吉旦

办理拱北口通商税务广东即补同知魏建勋敬撰

间曾试论：星马一衣带水，树碑者或为置禄位，或为颂功德，大抵以青云亭、恒山亭为中心，捐款者人名多相同，皆闽商之翘楚者也。溯自李为经为甲必丹，传其子李正壕，继之者其婿曾其禄，此三人者，皆漳州之同安人也，李、曾皆有颂德碑。继之者蔡士章，乾隆六十年立祀坛碑，嘉庆六年首为青云亭树碑，又建宝山亭碑，其人则漳之海澄人也。嗣是以后，梁美吉、薛佛记接踵为青云亭主，梁盖薛之三妹婿，泉州南安人，薛则漳州漳浦人，立碑最多，且拓殖自呷至叻，创恒山亭，立碑叻中，闽帮势力于以确立。佛记子茂元光绪五年重修恒山亭。立碑继佛记为青云亭主者，为泉州永春陈氏陈金声、宪章父子，继轨扬徽，宪章盖佛记之婿也。金声于同治六年创崇文阁，咸丰间，构萃英书院，广敷文教，皆有碑。又重修青云亭立碑，宪章之弟笃恭其子若锦均立碑亭上，颂扬先芬。盖薛氏而后陈氏发迹为亭主，蝉联三代。自李为经以来，海上经济咸操于漳、泉人之手，梁薛诸陈，结为姻亲，无异一家眷属。论者每以社会学眼光看之，不曰地缘，即曰血缘，余谓不若视为戚缘，更合事实。兹将各重要人物、籍贯及婚戚关系表之如次：

漳州府同安	李为经	子正壕 婿曾其禄		
漳州府海澄	蔡士章	子沧浪　沧浪子延龄		
漳州府漳浦	薛佛记 （次舟）	子茂元 弟文仲		
漳州府海澄	陈笃生	子金钟		
漳州府长泰	章三潮	子芳琳、芳元		
泉州府南安	梁美吉	薛佛记之三妹婿		
漳州府永春	陈金声 （巨川）	子陈慧章 （明水） 弟陈笃恭 （明若）	（佛记女婿）	宪章子若锦

可见立碑颂德，不特为同乡之地缘关系，而亲族之戚缘关系，更为重要，观于上表，可以见其梗概矣。

1898年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重修五福书院碑记

重修五福书院小引

原夫帝宫烛照，高明即正直之神，阳德鉴临，托庇皆远游之子。客有咏故园于明日，醉新酒于黄花，岂仅重阳令节之称哉，抑亦九重帝君之谓也。溯我五福堂者，崇奉　重阳帝君。咸丰年间之所建、槟屿志内之所载者也。昔日古朴无文，规模略隘，今日届诸久历，风会摧残。为此邀集同人，询谋大众，佥谓旧址既慎翁承去，新基宜慎翁送来。人如希父，竟捐吉地，世无康节，谁筑行窝？前为马枥之场，门楼较近，此际鸠工之地，舍馆增辉，信迁地之能良，遂庀材而具举。但成裘必须集腋，而众志乃易成城，席厚者固宜多捐，腰缠勿吝；受工者犹期踊跃，臂助何难？将见燕贺落成，大雅登堂而畅叙，且喜蜗居旁列，旅人得所以养和。十二县人叙同乡，不有此地周旋，那得恭桑敬梓；数千里客游新埠，勿问何时至止，自然义笃仁联。是为引。

光绪二十四年秋八月吉旦立石

《槟岛春秋》云："五福书院成立于嘉庆二十年，与莱佛士开辟新加坡同时。其原日地址即义兴街郑景贵慎之学塾。"（《槟城散记》，7 页）文中慎翁即指郑也。

1901 年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槟城广东暨汀州重修凉亭并修理山坟撅草石碑

重修旧山凉亭水圳序

旗山之阴，珠海之曲，有亚士槿一地，固粤汀旧公冢之故址也。前则银河为带，环聚宽平，真有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之胜。后则翠嶂如屏，嵩峙云际，则见美木菁葱，四时阴翳，竹篁风韵，蝉琴莺□，悠然而不绝于耳，左右园林秀茂，溪水潆洄，隐约秀峰，旷览无尽，此古志士仁人，睹山川之形胜，所以卜为公冢者也。越后伍君积齐，因省其先君墓，值风雨之淋漓，慨燕毛之无所，乃独捐多金，建亭于斯山之右畔。几筵祭器，俱备于中，凡瘗旅省墓，黄童白叟，咸称得所焉。惟亭畔临川，客秋大潦沸腾，决堤破岸。亭之外廓遭崩颓，因求得伍家园余地，集赀而修复之，使顺水势。父老乃嘱余以为之序曰：始则平冈抔土，地偏一隅，今乃带水环山，亭榭屏列，固有可见前后诸君子之用心。然而绕亭上下，皆程君世帝之所捐者，尤不可或忘也。夫程君寄迹槟城，非有陶朱猗顿之富也，能开辟成园，近我大众之公冢，而不借以居奇，乃自出其意而割送之，此其豁达大度，求诸世而有不易得者。今程已故，其地已营穴无余矣，近又得新宁伍氏兄弟积贺积齐二君，以五千余金购得一地，于是亭之南，相去仅隔一臂。惟是福地灵钟，寿茔价重，群情钦慕，佥议购求。事因公款非饶，众谋将沮，幸其兄若弟，轻财重义，不取分文，慨然将新山全园，捐作广东暨汀州之冢地，故今名其地曰义冢。义冢甫开仅十余年，而鱼鳞砌葬，窀穸又将遍山矣。是故卜葬地者，犹孳孳放旧山寻求，顿使星罗棋布，更无隙地之可下。兹复幸郑君景贵，与其令媛庚娘，购得后山挨连之园圃，仅先各择二穴，余悉全送与我广众，以合为公冢焉。善哉数君者，皆好义可风者。然非程伍诸君开其先，落落寰区，孰得有如是之豪举者。今郑氏父女又续捐于后矣，岂非后先济美，乐善具有同心乎！不然，粤汀人众，远涉重洋，安得马鬣牛眠，共仰发祥于异地哉。是为序。

时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岁次辛丑九月吉旦　新宁籍生长槟城人五百年撰

同年　五福书院创建千益银会碑记序

五福书院，我十二县梓里联情之地也。光绪廿四年，重修该院，曾与增城郑嗣文翁，揭到洋银二万元，落成后，各梓里以未得归还揭款为恨。迨王君纬卿李君荫池李君葵甫暨诸值理辈，日夜焦思，创建一会名曰千益，盖仿庞公遗制，将会本以求息，将息以还揭款者也。其会例议，每月每份供银三毫，供以三十六个月为满。会满后，陆续开投，使彼此均沾其益。询之同人，皆曰善。于是集众商议。又举林君玉衡为总理，林君少年英发，信义素孚于人，所有该会银两出入，彼皆总其成，真所谓得人而理者矣。不料该会未完，而林君遽然溘逝。是以变通办理，将各会友所供出之本银，每百元扣出八元，作为义捐，并将该会所收之息，合同而算，得银二万元。随即将此款如数清还郑嗣文翁，使无拖累之苦，夫有功当赏者，朝廷之大典也；有劳当录者，天下之公理也。今各会友不吝资财，从公踊跃如此，宜如何以为报乎。爰将各友占会二十份者，酬以长生禄位一尊，并将创建该会原委，勒之于石，以垂不朽焉。

总理　林玉衡　副理　元炳培　许炳康　岑伯棠　蔡奇逢

值理　麦次云　温崇德（下略）

光绪二十七年岁次辛丑秋八月吉日立石

1902年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莲山双林禅寺缘起（碑）

余泉州惠邑（惠安）人也。俗姓萧，一家团圞，颇裕田园之乐，缘吾二字觉悟浮生如梦，劝请弃素从缁。于壬辰年（光绪十八年），率合家男女一十有二人，航海到高浪雾，在楞伽山岩栖六载。至戊戌季春下山，遍游佛国后，由槟过叻，拟回故国。蒙刘姓施主喜舍此山，故吾长子贤慧在此创建双林禅寺，并拟于大殿之后，结构珠琳庵一区，以为余并吾长女尼禅慧及吾甥女孙尼月光三人栖身之所。讵意吾子贤慧于辛丑季夏顿舍幻化之躯，进入涅槃之藏，致此工程未能告竣。浮生如梦，固如是乎！但吾母子在此数年，满望大功克竣，上报佛恩，今既如此，复何言哉！今吾子贤慧既已归真，吾三女尼未便居此，故将后事咐嘱我次子性

慧之徒明光大师管理，唯冀克承先志，不堕宗风，是余所厚望焉。兹因将次附航返国，未免感慨系之。特叙数言，勒之贞石，庶游览诸君知其缘起，并知此珠琳庵即法堂，法堂即珠琳庵也。光绪壬寅年孟秋吉旦比丘尼慈妙立。

此碑对面另有一碑上勒“福建漳州南靖刘金榜建，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季冬吉旦立。莲山双林禅寺法堂住持僧明光同立”。

1903 年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诒谷堂碑记

槟城诒谷堂者，经始于道光乙未之秋也。初，我族之捐赀，不过数百金，上下继承，兢兢业业，分毫不敢涉私，至是遂成一大基础。念祖泽遗徽，窃恐或泯，谨将原捐芳名勒石，以垂不朽，后之览斯碑者，其知创守之难焉。是为记。

光绪二十九年岁次癸卯仲夏之月新江哲卿邱曾浚谨记并书

同年　双林寺刘金榜立功德堂碑

光绪癸卯年元月吉旦

功　福建漳州府南靖县人

德　大檀樾刘金榜　大功德颜仕份　同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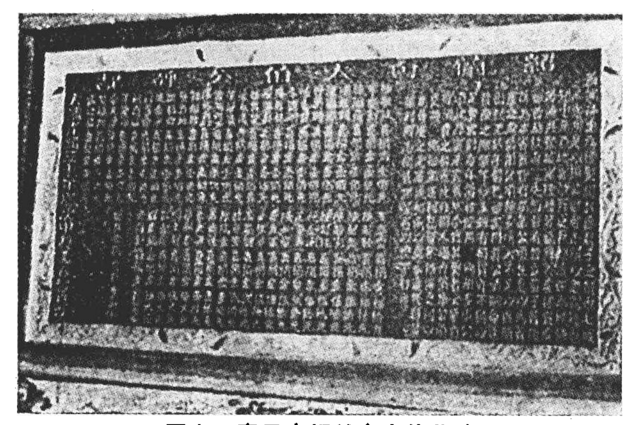
堂　福建泉州府同安县金门住持僧明光敬立

1904 年　光绪三十年甲辰　（青云亭）绍兰会大伯公碑记（见图六）

盖闻神鬼为德，圣赞其盛，君子之祭也，七戒三斋，用是以照其敬者，正所以邀遐福也。矧中元乃地官赦罪之秋，超度孤幽，脱离苦海，共登彼岸，种种皆福缘善庆，犹宜虔诚普施。故吾先辈昔有设立童子普，后改为峇峇普，曾有捐集公项生息，以为普度之需。第因公项无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致至十年前已被尽用其公项。嗣每逢普度之际，值年炉主虽有捐资，亦不得以足费需。则每年常被侵用　佛祖多少公项。此

乃实未尽善，然今宜其更者，必须有可开费之机。爰此我同人竭力捐集公项，交与　佛祖坐还利息，每年所得之利，以为普度之需，庶几相承，以垂永远于勿替，后列同志捐资诸芳名，以垂不朽云。

大清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孟春谷旦立



图六　青云亭绍兰会大伯公碑

1905 年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金兰庙）倡建地藏王庙碑记

不录。捐款者有刘金榜等。

1906 年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重修龙山堂碑记

槟城龙山堂落成，族长属蓤为记，敬陈六事以记之。首曰正名称：据旧碑载龙山堂为新江邱氏之堂，则知自始至终，不捐华宗分毫，凡非吾新江族人皆不得相混，则名称正矣。次曰详沿革：雍、道时，吾族侨寓屿中者百余人，醵金五百元；迨咸丰辛亥，而堂室始立，阅五十年光绪甲午重修。从事八年至辛丑除岁前夕，忽遭回禄，全座焚如，复于壬寅致工重建，阅四年大功克竣。计两役各縻金十余万，知历险夷，以底今日，则沿革详矣。三曰明祀典：吾乡旧祀　王孙大使，今欲无改乡风，堂中额沿正顺宫，以妥　英灵。左福德祠，妥　福德正神，右诒谷堂，妥新江历代　祖考。盖诒谷堂即吾新江大宗题额，观此者如观于乡，则祀曲明矣。四曰备形胜：旧堂外环沧海，面对崇山，仍之不易；今更轮奂增辉，金石刻画也，则形胜备矣。五曰通礼俗：吾族冠婚庆典，咸于斯观礼，而神福赛会，亦于此举行，又安知不因此智识交换，改良之事

以起乎？则礼俗通矣。六曰重继述：堂之旁有崇议所焉，年月之出入，世事之大小，咸于此议之，必如是乃足以维持永久，不失其堂构箕裘之思，则继述重矣。若夫时贤所谓族制进化之理，崇拜英雄之由，此六事中或分统或互见，已萌朕焉，尤望吾族人能光大其主义也。是为记。

花翎二品顶戴派充京师正阳门工程监理官广东试用道乡进士（丘）炜萲撰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仲冬之月朔后二日

董事有用等同立

同上　重修天福宫记

兹将大修本宫工料，并建造戏台后厝七座，置地建筑，并重修丹戎吧葛旧厝三座，所有开费列于下。

一置本宫戏台后空地七间大七千三百五十一脚具，去银一万二千六百六十元零三角九占。

（下略）

李清渊（下略）

大董事　陈武烈　　同立

吴寿珍

大清光绪丙午卅二年
大英一千九百〇六年　二月十六日同立石碑

按陈武烈即陈金钟之子。

同上　（槟城）五福书院创建总坟碑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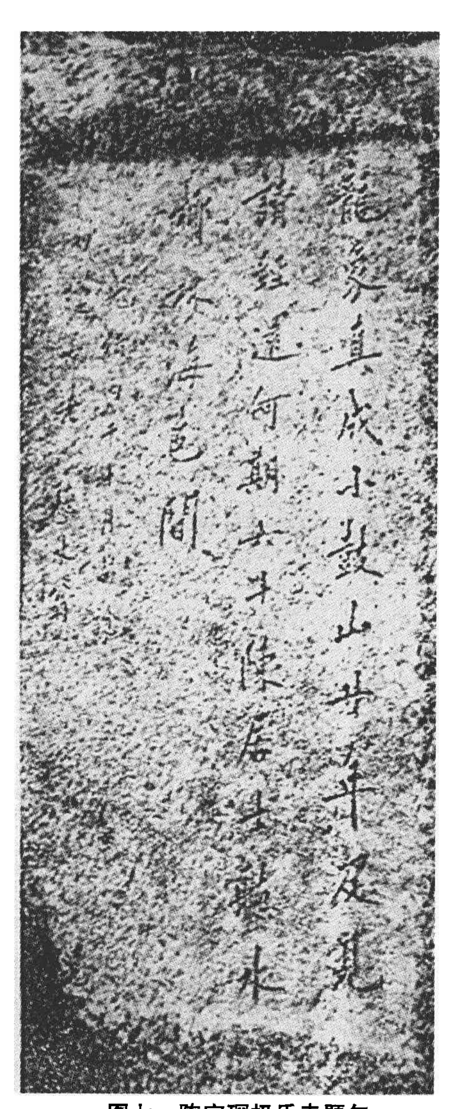
原夫五福书院之建坟也，溯自重修院宇，增长堂基，再造神碑，焚烧木主，虽则规模壮丽，然而灰烬荒凉，塔已储乎数年，俨尸骸之暴露，土未归于三尺，恐魂魄之飘零。爰集同人，特倡义举，合十二邑而举事，愿摅桑梓之诚，借数百金以筑茔，克遂幽冥之志。由是封开马鬣，地结龙蟠，水绕沙环，峰藏气聚；将见春秋奉祀，群瞻有象之辉，窀穸安宁，共获无疆之福。用是原情纪事，粗成纪念之词，颂德歌功，肃沥镌名之

石，是为序。

总理　广安号

总理　万盛号
　　　锦祥栈（下略）

光绪三十二年岁次丙午仲夏吉旦五福书院立石



图七　陈宝琛极乐寺题句

同上　听水翁极乐寺题壁（见图七）

龙象真成小鼓山，廿年及见请经还，何期六十陈居士，听水椰林海色间。光绪丙午十月留诠妙莲长老，听水翁。

释宝慈《极乐寺志》卷三石刻已著录，并云听水翁下有“伯潜题”三字。听水翁即陈宝琛号，此诗已收入《沧趣楼集》卷四。

寺志石刻著录有年月者，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小蓬莱”题字以下，尚有多家，兹不具记。

1907年　光绪三十三年　重建香山会馆捐题小引

盖闻桑梓联情，踵前型而增式廓，枌榆萃聚，怀硕德以焕新猷。我香山会馆乃前贤创建，代远年湮，风雨飘摇，栋宇深虞倾塌，神灵显赫，帡幪自可常依。迩来公班衙屡次谕令更新，我邑人士岂得仍观其旧。爰乃亟集同人妥议。美举同襄，务祈踊跃签题，共蒇厥事，诹吉鸠工庀材，鸿基丕焕。惟是工程浩大，似非一木能支；但求协力匡襄，自能万蚨立办。伏愿阖邑梓里，名流硕彦，当仁不让，事在留名，乐解腰缠，咸舒臂助。从此俎豆常新，蒸尝弗替，美轮美奂，允称闾里之光，肯构肯堂，永赖

荣施之赐矣。是为序。

光绪岁次庚子吉月吉日立

重修会馆总理	郑义安	郑颖南	张荫棠
	郑士三	马英荃	黄焕成
	郑士凤	詹仁良	陈辛酉
	黄仁波	官永昌	谭和韶
	谭和康	林天吉	岑　富
	万安隆	麦　发	张丽棠

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孟冬泐石

本文之作，访录及摄影工作，多得梁荣基之助。星洲则陈荣照、陈真爱两君，槟城则黄晚香先生，蔴坡则陈蕾士君，间为缮录及覆勘原碑。又金兰庙条规，承李业霖君录示，崇文阁碑，亦荷其见告。良朋佳贶，附此致谢，作者并志。

附录一　碑目

马来亚

明

1622　天启二年壬戌　黄维弘墓碑（马六甲）
附明故妣□氏墓（马六甲）

清

1678　康熙十七年戊午　郑甲必丹明弘墓碑

1685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郑甲必丹济博颂德碑

1706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　曾其禄颂德碑　同安陈大宾撰

1779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甲政陈承阳墓碑（以上皆在马六甲）

1792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六甲弟子李赐答谢（大伯公）香炉石刻（在槟城）

1795　乾隆六十年乙卯　三宝山建造祀坛功德碑记　李宜缨撰（在马六甲）蔡士章立

1800　嘉庆五年庚申　槟城创建广福宫碑记　黄金銮等立

1801　嘉庆六年辛酉　建宝山亭碑记　甲必丹蔡士章立（在马六甲）

同上　重兴青云亭碑记　邱华金撰僧悦成立（在马六甲）

同上　槟屿（广东）暨汀州义冢墓道志　侯月池记

1809	嘉庆十四年己巳	槟城永定马福春墓碑
1824	道光四年甲申	槟城重建广福宫碑记　梁美吉、林高泮等立
1825	道光五年乙酉	槟城甲必丹辜礼欢墓碑（在峇都兰章）
1826	道光六年丙戌	李士坚配青云亭木牌记
1831	道光十一年辛卯	三宝山墓地复兴捐金木牌记（在马六甲）梁美吉立
1836	道光十六年丙申	马六甲潮州义冢公司墓碑 兴隆邱公配享牌记（在马六甲）
1843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青云亭序　薛文舟立　陈俊卿撰（在马六甲）
1845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1846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青云亭奉祀李为经禄位碑　薛文舟立
同上		（青云亭）立郑芳扬禄位碑　薛文舟撰
同上		薛文舟青云亭纪梦碑　陈延选撰
1848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青云亭主梁美吉碑　福建会馆主徐炎泉立黄位卿撰
1849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槟城）吉礁港口王辜勤烈墓碑
1850	道光三十年庚戌	吉打广东列位义冢墓碑①
1851	咸丰元年辛亥	槟城（丘氏）龙山堂碑
1852	咸丰二年壬子	青云亭大众爷碑
同上		青云亭许永占碑
1854	咸丰四年甲寅	（僧）顺寂墓碑（在槟城）
1856	咸丰六年丙辰	（槟城）福建义冢碑记
1860	咸丰十年庚申	广东汀洲众信士新建槟屿福德祠并义冢凉亭碑记　梅明两撰
1861	咸丰十一年辛酉	芙蓉　惠府甲必丹盛明利碑②
1862	同治元年壬戌	（槟城）重修广福宫碑记　嗹唧郡主许泗漳捐
1865	同治四年乙丑	（槟城）重修海珠屿大伯公宫碑记总理冯登党胡泰兴等立 （文多脱落不录）

① 吉打广东义冢碑，详《雪兰莪广东会馆纪念刊》，139页，1960。

② 芙蓉甲必丹盛明利碑，详《芙蓉史话》，载《文摘》六卷第十期，42页。

1867	同治六年丁卯	重修青云亭碑　亭主陈巨川（金声）等立
同上		重修青云亭续上碑
1871	同治十年辛未	海国观光碑　马六甲琼州会馆主事龙家传立
1873	同治十二年癸酉	槟城青云岩门口石狮题字
同上		（槟城）宗德堂谢家庙碑记
1878	光绪四年戊寅	众造琼州流芳碑（在马六甲）
1879	光绪五年己卯	（槟城）重建城隍庙碑记
1880	光绪六年庚辰	重建清云岩碑记　王文庆等立（在槟城蛇庙）
1881	光绪七年辛巳	太平甘文珍广东四府义勇总坟碑
1882	光绪八年壬午	粤东古庙捐款题名碑　在新港门（未见）[①]
1886	光绪十二年丙戌	（槟城）广福平章公馆碑记　王寿春撰
1888	光绪十四年戊子	保三宝井山义冢资助公班衙记，陈宪章亭主（明水）立
1889	光绪十五年己丑	（古晋）重修玄天上帝庙碑记
同上		粤海公司立上帝庙规定庙祝碑
1890	光绪十六年庚寅	槟城福建义冢碑记　光绪戊子科解元南安郑怀陔撰
1891	光绪十七年辛卯	重修宝山亭记　亭主陈笃恭（明玉）副亭主曾廷珪立
1892	光绪十八年壬辰	槟城建义冢碑　翰林庶吉士张藻翔撰
1893	光绪十九年癸巳	绥靖伯庙捐款题名碑（在马丹，未见）[②]
1894	光绪二十年甲午	重修青云亭碑记　亭主陈笃恭等立
同上		青云亭礼佛捐缘记（不录）
同上		张煜南极乐寺题诗识云："光绪甲午冬与极乐寺方丈妙莲谈佛经，说因果，不觉俗虑顿清，赋此以志鸿爪。"（诗见《极乐寺志》，不录。）
1897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青云）亭主陈宪章（明水）颂德碑　魏建勋撰
1898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槟城）重修五福书院碑记

① 新港门粤东古庙碑，见黄存燊《华人甲必丹》，87页，注十四。

② 丹绥靖伯庙碑，见上书，87页，同前注。

1899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太平甲必丹陈亚炎墓碑（在太平广东墓场）[①]
1901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槟城甲必丹郑亚贵墓碑
同上		（槟城）重修旧山凉亭水圳序　新宁伍百年撰
同上		（槟城）五福书院创建千益银会碑记　总理林玉衡等立
同上		（槟城）琼州会馆碑　周衡山等立[②]
1903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槟城诒谷堂碑
同上		康有为"勿忘故国"题字（在极乐寺寿佛石上。署"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夏六月"）
1904	光绪三十年甲辰	绍兰会大伯公碑记（在马六甲）
同上		（槟城）重修龙山堂碑　丘炜萲撰
1905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张公煜南纪德碑　槟城极乐寺主持妙莲、监院得如、本忠等立（碑有二载于《极乐寺志》卷三者，多删节）
1906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槟城五福书院创建总坟碑记（陈宝琛）听水翁极乐寺题壁诗　三宝井立示
1907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槟城）创建白鹤山极乐寺碑大总理张振勋、张煜南、谢荣光、郑嗣文、张鸿南、戴春荣等立　韦宝慈撰文（文见《极乐寺志》卷三）
同上		（槟城）重建香山会馆捐题小引碑
1908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雪兰莪琼州会馆碑[③]
1909	宣统元年己酉	青云亭捐款碑　副亭主陈温源立（不录）
1910	宣统二年庚戌	青云亭主陈敬政主碑（不录）

星加坡

明

1622	天启二年壬戌	达豪亦港乡义叙　朝元程公墓碑

① 太平甲必丹陈亚炎墓碑，见上书，78 页。

② 槟城琼州会馆碑，见邝国祥文，载《文摘》六卷七期，36 页。

③ 雪兰莪琼州会馆碑，见林峻雄《雪兰莪琼州会馆史略》，载《文摘》六卷十一期，43 页。

清

1830	道光十年庚寅	恒山亭碑　薛佛记立
1836	道光十六年丙申	恒山亭重议规约五条　移存南安会馆
1839	道光十九年己亥	金兰醵资碑　陈治生、杨清海立
1840	道光二十年庚子	广东省永定县重建冢山碑记　在绿野亭①
1844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重建应和会馆碑　总理叶光辉立
1845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陈笃生医院缘起　陈笃生立
1846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恒山亭重开新冢布告事碑　薛佛记立
1847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重修梧槽大伯公庙题捐碑文　王闽律等立
1848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重建宁阳会馆石碑　温道柏立　余廷润撰文
1850	道光三十年庚戌	建立天福宫碑记　陈笃生、薛佛记等立
同上		望噶叻王莅星碑
1854	咸丰四年甲寅	陈笃生医院碑记　该院董事立
同上		陈笃生医院增建翼屋碑文
同上		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
1858	咸丰八年戊午	建立茶阳会馆碑记　萧贤舞立
1860	咸丰十年庚申	茶阳馆当众面议
1861	咸丰十一年辛酉	萃英书院碑　陈金声等立
同上		萃英书院捐题石碑　曾举荐等立
同上		重修坍峪吧嗝大伯公祠宇碑　刘纫芳撰文刘恒兴立
1862	同治元年壬戌	重修新山利济桥碑记
1864	同治三年甲子	茶阳会馆碑记　曹顺兴立
1867	同治六年丁卯	兴建崇文阁碑记　陈巨川（金声）立
同上		续上崇文阁碑记　陈巨川立
1868	同治七年戊辰	新加坡重修凤山寺序　蔡鹏南立
同上		紫云建庙碑　林应端立
1869	同治八年己巳	福德祠大伯公碑记
1870	同治九年庚午	建筑福德祠前地台围墙碑记　杨奕高等立
1871	同治十年辛未	暹罗王莅星碑
1875	光绪元年乙亥	建修应和会馆碑　罗翰成立

① 绿野亭总坟碑，见梁元浩《南顺会馆史略》，参1964年该馆纪念刊。

1876	光绪二年丙子	浯江孚济庙碑记　林衡南撰
1878	光绪四年戊寅	保赤宫碑记　保赤宫董事立
1879	光绪五年己卯	重修恒山亭碑　薛茂元立
同上		重修恒山亭续上碑　永春林一枝撰
同上		重建北极宫序　北极宫董事立
同上		新建番禺会馆碑记　胡南生号立
1880	光绪六年庚辰	重新迁建广福古庙捐题工金碑记　梅南乐等立石　林桂芳书
同上		新建万寿山观音堂壬辰重修两次碑记　吴明复、王元德立
同上		琼州会馆序　邱对欣立
同上		重建琼州会馆碑
1881	光绪七年辛巳	重建金兰庙碑号　章明云立
1883	光绪九年壬寅	保赤宫碑　总理陈永锡立
1884	光绪十年甲申	广惠肇重修利济桥道碑
同上		嘉应州五属重修绿野亭利济桥芳名碑　汤广生等立
1886	光绪十二年丙戌	福德祠二司祝讼公碑
1887	光绪十三年丁亥	重修崇文阁碑记　黄莲山书
同上		丰顺公司碑　刘成章立
同上		玉皇殿碑记　章芳琳立
同上		清元真君庙碑记　章芳琳立
同上		双龙山应五属义祠碑记　源裕昌等立
1889	光绪十五年乙丑	新建番禺副会馆碑记　胡南生立
1890	光绪十六年庚寅	劝捐碧山亭小引碑
1891	光绪十七年辛卯	清元真君庙条规　章桂苑（芳琳）立
同上		金兰庙条规碑　章桂苑立
1893	光绪十九年癸巳	章芳琳墓志铭　黄遵宪撰　梁居实书
1894	光绪二十年甲午	宁阳会馆重修碑记　同善堂碑　马纯清立
1896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萃英书院募捐芳名碑记　陈若锦倡修
1898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重修应和会馆碑
1900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重修大伯公庙碑　（三十一年立石）
1901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新建广福古庙戏台石碑　广肇二府众纶盛号

		等立
同上		重建三邑（丰永大）祠碑记　前星嘉坡总领事埔邑张振勋撰
1902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重建顺天宫碑记　王道宗撰
同上		莲山双林禅寺缘起　比丘尼慈妙立
1903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惠州会馆碑　叶唐生等立
同上		双林寺漳州南靖刘金榜功德堂碑
1904	光绪三十年甲辰	开山圣侯庙碑　王水宣等立
1905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永春会馆碑　周腾飞撰
1906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重修天福宫碑　陈武烈等立
同上		惠州会馆石碑　叶唐生等立
1907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符氏社勒碑　符愈贵立新加坡华人捐建义勇军演武厅征信碑
1909	宣统元年己酉	丁未年重修广福古庙捐签碑记　吴耀南刻并书
1909	天运己酉	芋莱园圣王庙碑　林推千等立

1968年，余初莅星洲，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翌年游马来亚，以暇晷访碑，遂有系年之作。初意但欲利用当地资料，为南中金石学开拓新领域。嗣是学人闻风兴起，傅吾康教授致力马来亚，浸及汶莱，而年轻学人若李业霖、吴华，且以全力为之。李君在星所得资料，后悉汇入于陈氏《新加坡碑文集录》，吴华专心为社团之调查。叻地古迹，有林孝胜等，亦纂集成书。近年吴君刊其《新加坡华族会馆志》三巨册，可谓盛矣，拙作仅为大辂椎轮。星洲诸碑，今另为目于附录，其详请参阅各家书，不复覙缕及之。

1978年秋谨记

附录二　钟、炉目

1792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槟城海珠屿大伯公庙前石刻香炉，款云："乾隆壬子六甲弟子李赐答谢，葭月吉立。"按六甲即六甲省称。青云亭曾有亮、陈起厚、蔡士章皆自署"知六甲政事"，可证。
1801	嘉庆六年辛酉	丁加奴和安宫，泉州府同安县古浦乡张过铸铁钟。（《南洋学报》四卷一期，11页）
1813	嘉庆十八年癸酉	槟城大伯公庙香炉题"五方父老"四字，"嘉庆十八年首夏吉旦，沐恩众弟子敬立"。
1837	道光十七年丁酉	新加坡粤海清庙天后宫钟，款文云："风调雨顺。道光十七年吉日陈仁合敬奉天后圣母座前。万全炉造。"凤山寺有木香炉，款云："道光丁酉吉旦。"
1838	道光十八年戊戌	粤海清庙上帝宫钟，款文云："玄天上帝，道光十八年仲夏月十一日立。潮庥沐恩弟子海邑。（下残）"
1856	咸丰六年丙辰	星福德祠铜钟，款云："广东番邑沐恩弟子湖本新敬□铜钟一座，虔奉大伯公案前千秋。咸丰六年岁次丙辰吉旦，石叻顺口号造。"

1876	光绪二年丙子	琼州会馆钟，款云："天后圣母琼州府会馆，众信士中和堂等敬酬。丙子年四月吉日谷旦。"
1881	光绪七年辛巳	槟城青云岩门前香炉，款云："福兴宫。光绪辛巳年吉旦，田头社杨荣树叩谢。"

附录三　匾额纪要

秦书八体有署书，萧何题阙，实为权舆。历代制度日繁，扁署嘉名，民间庙宇辄复行之。元至顺东平王士点有《禁扁》之作，蒐集颇备。海外寺院多效华俗，马六甲青云亭题额尤夥，汇而观之，亦足为考史之助。兹记其有年月而较重要者，以见其概。凡括号内，皆匾额原文。

1705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	曾其禄题“青云古迹”匾。“时乙酉岁仲秋谷旦信士曾其禄立”。 青云亭始建于康熙癸丑（十二年），此匾之立，在其后三十二年。
1735	雍正十三年乙卯	王宗典立“普照祥光”匾于青云亭。“时雍正乙卯年瓜月谷旦，鹭江弟子王宗典敬立”。
1786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	陈振世立“道济生灵”匾。“乾隆丙午小阳春谷旦，布政使司官科陈振世敬立”。 知六甲政陈起厚立“慧眼观世”匾。“乾隆丙午小阳春谷旦，知六甲政事陈起厚立”。 黄毓秀题“海国安澜”匾。“乾隆丙午岁小阳月吉旦，现候补分县黄毓秀敬立”。三匾皆在青云亭。
1798	嘉庆三年戊午	蔡士章立“保障幽明”匾。“戊午菊月甲政

		蔡士章”。在宝山亭。
1801	嘉庆六年辛酉	甲政蔡士章题青云亭，匾曰“云山第一”。“时大清嘉庆六年岁次辛酉桐月谷旦，知六甲政事特授甲必丹大蔡士章敬立”。
1803	嘉庆八年癸亥	“钦崇福泽”，“嘉庆八年岁次癸亥仲冬谷旦，槟榔屿甲必丹胡始明皆男臻麒麟动沐叩”。在槟城广福宫。
1804	嘉庆九年甲子	甲政曾有亮题青云亭，匾曰“慈悲普济”，“嘉庆甲子桂月吉旦，特授甲政曾有亮立”。
1809	嘉庆十四年己巳	是年，青云亭有下列各匾： 曾有亮题“观世自在”。“时大清嘉庆十年岁次己巳葭月，知六甲政事特授甲必丹大曾有亮敬立”。又题宝山亭匾曰：“以承祭祀”，“嘉庆己巳花月，甲政曾有亮题”。 漳郡陈遐伯题“母德永昭”。“时嘉庆岁次己巳葭月，漳郡溪邑龙美陈遐伯敬立”。 邱若惠题“慈悲永现”。“嘉庆己巳年仲冬，滋邑新江太学生邱若惠立”。
1816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	青云亭有以下二匾：澄邑何大章题“参赞化育”。“大清嘉庆丙子岁葭月谷旦，澄邑鹏程太学生何大章立”。谢希明题“水德配天”。“大清嘉庆丙子岁葭月谷旦，漳郡澄邑石塘谢希明敬立”。
1824	道光四年甲申	新加坡福德祠匾：“赖及遐陬”。“广惠肇三府沐恩众信士敬送，道光岁次甲申年仲春吉日立”。按此为星洲最古之文物。
1826	道光六年丙戌	甲政曾世芳题青云亭，匾曰“法界时春”。“道光岁次丙戌端月谷旦，知甲政曾世芳敬立”。又曾谋匾曰：“万夷钦服”。“道光丙戌年孟春月吉旦厦岛弟子曾谋敬立”。苏起时匾：“义冠千秋”。“道光丙戌年孟春月吉旦，

		同邑弟子苏起时立”。
1828	道光八年戊子	薛佛记为恒山亭题匾：“福弥春秋”。“道光八年岁次戊子桂月谷旦，漳郡浦邑东山上营社大董事薛佛记敬立”。
1830	道光十年庚寅	金兰庙立“德被生民”匾。“大清道光十年庚寅岁梅月吉旦书，金兰雅楔众弟子敬奉”。
1840	道光二十年庚子	天福宫匾：“光被四表”，“道光庚子年嘉平月谷旦，闽中鹭江源丰行许礼敦敬立”。（又有……）
1849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青云亭章士溥匾：“保民参天”。“时己酉岁月谷旦弟子章士溥立”。
1863	同治二年癸亥	峨嵋伯公庙匾“灵通镜海”。“同治二年仲春吉立，弟子陈金火黄聚财同敬”。
1865	同治四年	丹戎葛福德祠殿内悬有“永沾伯佑”。
1876	光绪二年丙子	应和会馆立“五福堂”，“光绪二年丙子孟秋吉旦嘉应五属同立”。
1891	光绪十七年辛卯	恒山亭黄辉明立“山岳钟灵”匾。“光绪辛卯年秋吉旦，前署延安海防督捕鱼理巡海粮饷黄辉明敬”。二十三年光绪御笔“曙海祥云”匾题粤海清庙。后来天福宫有光绪三十三年“波靖南溟”匾。清帝赠匾只有此二处。
1902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协德宫“崇德尊王”额，吴天赏立。
1910	宣统二年庚戌	陈温源立“显化慈悲”匾。“时大清宣统二年庚戌年月吉旦，知六甲政事特授副亭主陈温源敬立”。



ISBN 978-7-300-10904-6/K · 365